

Series of Linguistics



★ ★ ★ 复旦博学·语言学系列

英汉词汇对比研究

蔡基刚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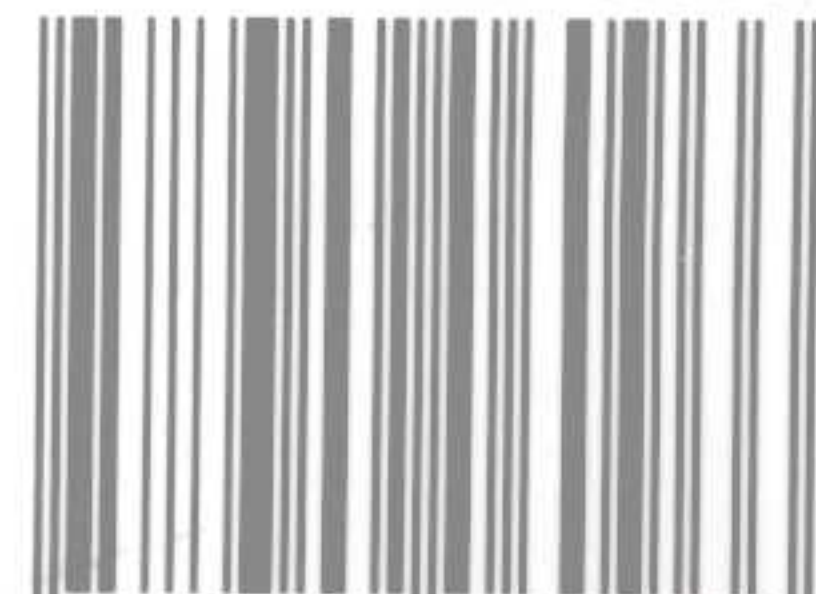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Series of Linguistics
复旦博学·语言学系列

责任编辑 唐 敏
封面设计 马晓霞

ISBN 978-7-309-06096-6



9 787309 060966 >

定价：30.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汉词汇对比研究/蔡基刚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8
(复旦博学·语言学系列)
ISBN 978-7-309-06096-6

I. 英… II. 蔡… III. 英语-词汇-对比研究-汉语 IV. H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88779号

英汉词汇对比研究

蔡基刚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唐敏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3.5
字数 501千
版次 2008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 100

书号 ISBN 978-7-309-06096-6/H·1220
定价 3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我认识蔡基刚教授首先是通过读他的文章和著作。后来,由于研究旨趣有某些相同之处,和他的接触多了一些,并多次邀请他来参加上海外国语大学英汉对比研究方向博士学位论文的答辩工作,从而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蔡教授的主要教学工作之一是大学英语教学。这在外人看来是一项课时多而枯燥乏味的教书匠工作,而他却长期乐此不疲,潜心问学,将大外教学作为英汉对比的实验室,教出水平、教出艺术、教出成果,不仅使他成为国内大学英语教学研究方面的一位权威专家,而且也使他成为英汉对比研究领域的一位知名学者。

王力先生在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全体会上曾经说过,外语教学“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中外语言的比较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4期,第4页)。此话虽然主要是就对外汉语教学而言的,但是我觉得也同样适用于我国的外语教学。

正是本着这一信念,蔡基刚教授在二十多年来英语教学和研究的实践中,除了出版了大量大学英语教学和英汉互译方面的实用性教材和教辅著作,发表了许多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探索性研究论文之外,用力最勤的便是英汉对比研究。本书是他继《英汉写作对比研究》和《英汉写作修辞对比》之后,在这一研究领域呈献给读者的又一部力作。

读了本书书稿之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书中的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在对比的内容上,作者并非以某部现有的英语或汉语词汇学著作作为蓝本,面面俱到地对英汉词汇的各个方面进行对比,而是抓住英汉词汇对比研究中的10个热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展开深入的专题研究。

第二,在对比研究的方法上,作者在实践吕叔湘先生所倡导的“只有比较才能看出各种语文表现法的共同之点和特殊之点”(《中国语法要略》,1942,上卷初版例言)的同时,把重点放在英汉词汇的“特殊之点”上,也就是本书英文书名所说的 Peculiaritie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exis,致力于同中探异,以便深刻揭示英汉词汇在上述10个方面的典型差异。

第三,在研究的目标上,本书以语言事实发掘和理论探索为主,努力对英汉词汇差异产生的原因作出理论阐释,其中不乏作者自己的细致分析和独到见解。在此同时,也注意探讨英汉词汇差异对我国英语阅读和写作教学,以及对英汉互译的启示。

第四,在写作风格上,一如他的其他一些著作,全书章节的标题文字简练醒目、节律整齐优美,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突显了英汉词汇的典型差异,加深了读者的印象。

第五,在文献搜集和引用上,本书在对一些专题的讨论中,既寻根究源、引经据典,引用了诸如 Saussure 于 1916 年出版的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Bloomfield 于 1933 年出版的 *Language*, 以及郭绍虞于 1938 年发表的“中国语词的弹性作用”等名著、名篇,又勤于收集一些截至于书稿完成时的最新论述和资料,因而全书引证丰富,例证翔实。

最后,或许也是本书最大的特点是,作者并非拘泥于词汇本身来讨论英汉词汇对比问题,而是结合词汇的实际使用,特别是各类词语在使用中的语音制约(如节律要求)、句法特征(如一个词语中是否允许其他词语较自由的插入)和篇章功能(如词语重复和指称词语的使用在篇章连贯中的作用),深入探讨英汉词汇的异同。这一处理方法背后的语言学理念,是与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和一些认知语言学(如 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的基本观点相通的。Halliday (1994:15) 认为,词汇语法(lexicogrammar)是语言的内核,是语言赖以表义的资源。其中的词汇和语法两部分是密不可分的,这两部分构成一个连续统(continuum)。词汇语法将语言的语音和书写形式组织成有意义的话语,使用于实际的语篇中,表达具体情景中的篇章语义。

传统的语言学研究,特别是北美传统的语言学研究,以音系学和语法学(包括形态学与句法学)为核心:词汇研究则受到忽视,被认为主要是词典编纂者所关注的事。这是罔为,传统观点认为,词汇是无规律可循的,而语言学是以研究语言的内部规律为其宗旨的。比如, Bloomfield (1933:274) 便曾说过,词汇是“语法的附录(an appendix of grammar)”,是“一张基本上无规律的词表(a list of basic irregularities)”。

近一二十年来,随着语料库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借助计算机和大型语料库,来系统研究词汇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特别是与认知和认知差异相关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因而,国内外词汇学研究得到了迅猛发展。

蔡基刚教授的这部新著把握了当今词汇学研究的新趋势,书中采用了大量的基于大型词库和语料库的统计分析,从形式、结构、意义、搭配、理据、词化程度等方面对英汉词汇进行了对比描述,并从认知和社会文化差异等角度解释了产生英汉词汇有规律的典型差异的原因。正是由于上述的一些特点,本书可以使我们对英汉词汇差异的本质有较为深刻的了解,同时也为我们今后开展这方面的进一步深入探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指引。

早在 1961 年, Halliday 便在他著名的《语法理论范畴》(*Categories of the Theory of Grammar*)一文中指出,“词汇是最精密的语法”(详见丁建新,2000,语法家之梦——

“词汇作为最精密的语法”研究述评,《现代外语》23卷第4期,第431—438页)。显然,要将语言的词汇语法内核(Halliday称之为广义的语法)描写清楚,需要我们对词汇作出足够精密的描述。本书代表了为实现这一目标所作的一种努力,我想读者会从中获益的。

许余龙
上海外国语大学 语言研究院
2008年6月23日

词分成五个等级,这五类词共计 14 700 个,为英语单词使用频率的 95%,星级越高,使用频率越高。其中五星级如:and、to、the、like、go、paper 有 700,四星级如:sea、obvious、danger、argue 有 1 200,三星级如:medicine、aggressive、tactic 有 1 500,二星级如:accuracy、miserable、puzzle、rope 有 3 200,一星级如:abundant、crossroads、fearless、missionary 有 8 100。

章杨恕(1990)的研究发现美国中学毕业生的词汇量平均为 47 000,而大学生平均为 58 000。Zechmeister et. al. (1993)认为本族人个人词汇量估计为 4 万,其中活用型词汇 2 万。Aitchison(1987)认为一个受过教育的英语母语学习者词汇量约在 5 万至 25 万。据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能用 9 万个词(汪榕培,1997)。

仅这些数字的差异就促使我们问出许多个为什么:为什么英语和汉语的词汇量有如此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和两种语言的文字形式、造词方式、社会科技、文明程度以及与世界接触等非语言因素是否有关系?为什么汉语词少,表达的概念这么多,但每个词的平均义项还是不及英语词的平均义项?词的平均义项少是否意味汉语词义比英语词义更严谨、精确和稳定?英汉词汇量的差异是否和英语遣词造句倾向用词变化,汉语用词倾向重复有关?而这种用词倾向的内在原因是什么?英汉词汇量差异和词汇结构有何关系?为什么汉语双音复合词在词汇中占绝对比例,而英语的单纯词和派生词有很大比例?不同的词汇结构和文字形式对民族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是否有影响,如英族人习惯抽象表达,汉族人习惯形象表达?不同的词汇结构和不同的文字形式是否影响识辨学习和事物认识?英语词和汉语词哪个透明度或理据性更高?汉语借词以意译为主,这和汉语倾向理据造词有否关系,如是的话,为什么现代汉语中英语字母原词激增?为什么英语词汇量如此之大,还会有词汇空缺现象,即英语中缺少汉语中对应意义的词,或词的基本意义一致,内涵和联想意义相冲突?词的义项量和词汇信息量是否有关系,汉语词和英语词哪个信息量大,决定词汇信息量大小的因素是什么?词汇信息量大小和阅读速度有否关系,决定阅读速度的因素是什么?另外,更根本问题是,汉语中是否有词的单位,如果有的话,和英语的词是否是一回事?

这么多为什么就是我们进行英汉词汇对比研究的重要课题。Bloomfield 在《语言论》(1985)中指出“各种语言的区别,在词法上要比在句法上更大”。词汇研究是语言研究的关键。本书试图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包括认知语义学理论对英语和汉语的构词原理、内部结构、语义关系、词语理据等进行共时和历时的对比,通过对比发现英语和汉语词汇之间的共性尤其是差异。本书和一般性词汇学著作不同,作者不是按部就班、面面俱到,而是抓住英汉语词汇对比学上的热点问题进行研究性探索,因此每一章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课题。

本书研究性大于介绍性(但尽可能给予丰富的例证以便读起来友好些),因此,不少观点和研究思路是一家之说,存在谬误与疏漏在所难免,在此恳请专家同行批评指正。

作者
2008 年 5 月

目 录

第 1 章 英汉词语的弹性与刚性	1
1.0 引言	1
1.1 弹性的基础	1
1.1.1 语素	2
1.1.2 词缀	6
1.1.3 字词	8
1.2 弹性的表现	10
1.2.1 语素颠倒	10
1.2.2 词语插入	12
1.2.3 词语伸缩	12
1.2.4 语素搭配	16
1.2.5 词语功能	20
第 2 章 英汉词义的精确与灵活	24
2.0 引言	24
2.1 英汉词语义项的多寡	24
2.1.1 文字结构	28
2.1.2 构词方法	29
2.2 英汉词语含义的宽窄	38
2.3 词义差异产生的原因	45
2.3.1 构词模式	45
2.3.2 命名方法	49
2.3.3 认知方式	50
2.3.4 表达习惯	52
2.3.5 词语特性	62
第 3 章 英汉词语表达的求同与求异	68
3.0 引言	68
3.1 节律要求	70
3.2 构词方式	71

3.3 篇章连贯	73
3.3.1 词语重复	73
3.3.2 指称词语	75
3.4 教学启示	92
第4章 英汉词语表达的分析性与综合性	94
4.0 引言	94
4.1 构词特点与词化	95
4.1.1 派生词	95
4.1.2 转类词	97
4.1.3 单纯词	104
4.1.4 复合词	108
4.1.5 借词	120
4.1.6 缩略词	120
4.1.7 类推词	121
4.2 英汉动词词化对比	122
4.2.1 使役关系	122
4.2.2 偏正关系	124
4.2.3 动宾关系	126
4.2.4 动补关系	127
4.3 词化产生的原因	127
4.3.1 语法结构	127
4.3.2 社会文化	128
4.3.3 经济原则	129
4.3.4 使用频率	131
4.4 教学启示	134
第5章 英汉词语理据性对比	137
5.0 引言	137
5.1 语音理据	138
5.1.1 基本拟声词	138
5.1.2 次要拟声词	139
5.2 文字理据	143
5.2.1 表意文字	143
5.2.2 表音文字	145
5.2.3 文字意义	146
5.3 形态理据	152

5.3.1	合成词	153
5.3.2	缩略词	167
5.3.3	类推词	172
5.3.4	外来词	175
5.4	语义理据	176
5.4.1	隐喻性	176
5.4.2	转喻性	177
5.4.3	词源性	180
5.5	总体理据大小及其原因	183
5.5.1	词汇基本结构	183
5.5.2	词汇意义变化	187
第6章 英汉词汇搭配对比		196
6.0	引言	196
6.1	词义容量	197
6.1.1	词的外延性	197
6.1.2	词的引申性	198
6.1.3	词的笼统性	201
6.1.4	词的语体性	203
6.1.5	词的语义韵	208
6.2	语言结构	212
6.2.1	构词方法	212
6.2.2	语言类型	212
6.2.3	语义关系	214
6.3	修辞习惯	216
6.4	认知方式	221
6.5	教学启示	222
6.5.1	动宾搭配错误	222
6.5.2	主谓搭配错误	225
6.5.3	语法搭配错误	226
6.5.4	形容词搭配错误	227
6.5.5	语义韵搭配错误	228
6.5.6	同义反复搭配错误	228
第7章 英汉词汇量对比		230
7.0	引言	230
7.1	语内因素	230
7.1.1	形位数量	230

7.1.2	屈折形态	235
7.1.3	音节数量	236
7.1.4	构词单位	236
7.1.5	构词方式	240
7.1.6	词化程度	248
7.1.7	同义词群	251
7.1.8	词典因素	252
7.2	语外因素	255
7.2.1	词汇历史	256
7.2.2	社会因素	257
7.2.3	世界接触	258
7.2.4	文化态度	260
7.2.5	地域流通	262
7.2.6	科技发展	264
7.2.7	意识形态	265
7.2.8	文明程度	266
7.3	词汇量意义	268
7.3.1	社会发展	268
7.3.2	学习难度	268
7.3.3	事物认识	270
第8章 英汉词汇对应对比		274
8.0	引言	274
8.1	对应词语的空缺	274
8.1.1	生活环境	275
8.1.2	宗教信仰	276
8.1.3	风俗习惯	277
8.1.4	文化观念	277
8.2	对应词语的不同内涵	281
8.2.1	概念词语	281
8.2.2	动植物词语	283
8.2.3	颜色词语	284
8.2.4	数字词语	285
8.2.5	谚语	287
8.3	对应词语差异分析	287
8.3.1	观察视角	287
8.3.2	认知方式	292
8.3.3	语音要求	294

8.3.4 构词方式	296
8.4 教学启示	296
8.4.1 防止“假朋友”	296
8.4.2 辨清词义	297
第9章 英汉借词对比研究	299
9.0 引言	299
9.1 汉语借词	301
9.1.1 借词方法	301
9.1.2 借词特点	306
9.2 英语借词	307
9.3 差异分析	310
9.3.1 语言制约	310
9.3.2 文化习惯	314
9.4 英语词语对汉语影响	316
9.4.1 词语	316
9.4.2 词缀	321
9.4.3 语素	323
9.4.4 词语表达	327
第10章 英汉文字及其阅读速率比较	336
10.0 引言	336
10.1 字符形式	336
10.2 词语特征	339
10.2.1 词化词	339
10.2.2 转类词	341
10.2.3 缩略词	342
10.2.4 冗余词	343
10.3 句法结构	345
10.3.1 展开型和浓缩型	345
10.3.2 对偶性和简洁性	347
10.3.3 意合型和形合型	348
10.3.4 显性和隐性	350
10.3.5 高语境和低语境	351
10.4 篇章结构	352
10.5 结语	353
参考文献	354

第 1 章

英汉词语的弹性与刚性

1.0 引言

所谓弹性,即词语在基本不改变其意义的时候,词形可长可短,音节可伸可缩,功能可实可虚。而刚性,则是指词语在这些方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固定性。最早认为汉语语词具有弹性的人是郭绍虞。他在 1938 年发表的《中国语词的弹性作用》一文中指出(1938:73)“词本位的口头语虽然有趋于复音的倾向,而在字本位的书面语中,依旧保存着较多的单音语词,这就引起了语词本身的不固定性,这不固定性即是我们所说的‘弹性作用’。”他解释说“中国语词所特有的弹性作用,是可以伸缩自如,可以增减随意,极尽错综变化之能事”。

1.1 弹性的基础

说到词,汉语就有字的问题。词和字是否一回事?如有区别,究竟在什么地方?传统语法认为:“词是代表一定意义、具有固定的语音形式、可以独立运用的最小结构单位”(胡裕树 1962)。词本位,即词是汉语最基本的结构单位。但不少学者发现在汉语中要确定一个词并非容易。如张斌(1988)指出“辨认汉语的语素比较容易,因为语素跟语素的界限比较清楚,而辨认汉语的词汇比较困难,因为词汇跟词汇的界限比较模糊”。胡明扬(2003:333)说“‘字’或者说‘语素’是一种天然单位,也就是说是一种容易分辨和确认的单位,而‘词’却不是一种天然单位,不是一种客观上有一定的形式标志,因而普通人和语言学家都能容易地分辨和确认的单位”。王立(2003)用 13 个句子(共含 304 个字或书写符号)让 1 000 多位大学和中学的各个层次的学生划分字和词,结果“将近 90% 的调查对象认定问卷中的 13 个句子是由 304 个字组成的。这一典型值与问卷中给出的 304 个作为书写符号的汉字正好吻合”。但说到词,就各不相同,如“我看清了那棵树,数不清的枝上有许多根一直垂到地下,伸进泥土里”这么一个句子,调查对象对词的划分有 20 多种,最少的只有 8 个

词,最多的有 27 个词,平均是 15.7 个词。“这说明汉语社团对‘字’辨认是比较清楚的,而对词的定义是不统一的,或模糊的。”因此,为了阐明问题,我们首先把词、字和语素关系搞清楚。

1.1.1 语素

语素(morpheme)或称为词素是语言中最小的具有意义的单位,也即语言学中常说的最小音义结合体,是词的最基本的构成单位(Pool, 1999;程雨民,2003)。而词是语言中能够单说或独立运用的最小音义结合体。可见语素和词的区别在于后者突出了“可以单用”的概念。(应该说明的是,这里对词的定义和分类等都是采用西方标准,用西方的标准来分析汉字系统,是比较中采取的一种迫不得已的分析手段。)

语素可以分自由语素(free morpheme)和黏附语素(bound morpheme),前者可以独立运用,因此这时的语素和词重合,如 go“去”、come“来”就都是一个自由语素构成的词。黏附语素是不能独立,不能单用,只能依附于其他语素才能构成词,因此也称为非自由语素,如“危”、“阿”和英语中 bio, ness 等。因此,printer、blackboard、老虎、黑板,就都是由两个语素构成的词,其中“er”、“老”是黏附语素,而“print”、“black”、“board”、“虎”、“黑”、“板”则是自由语素。

如果我们把黏附语素分得再细一点,可分成非自由词根语素(自由词根语素就是词或自由语素)、屈折语素和派生语素。非自由词根语素是有较实体的意义的语素。如英语中:

viv(= life)	sist(= stand)	ject(= cast)	geo(= earth)
scrib(= writing)	equ(= water)	aug(= increase)	aud(= hear)
bio(= life)	spect(= see)	brev(= short)	celer(= swift)
dem(= people)	dorm(= sleep)	ped(= foot)	sume(= take)
dict(= speech)	pet(= drive)	circul(= circulatory)	tract(= draw)

这些非自由词根语素是封闭的,英语中大约有 400 个左右。如果要在汉语中找它们对等物,应该是什么?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类似英语的非自由词根语素,如“觉”、“宜”、“佳”、“校”、“首”、“经”、“生”、“威”、“院”、“具”、“规”、“祖”等。它们和“人”、“山”、“跑”、“哭”这样的自由语素有明显区别:前者只能和别的语素组合成词,却不能单独成词或不能单用。如“规”和“模”是非自由词根语素,不能单用,但合成“规模”后就成为词,同样“范”和“围”,“范”是不能单用的非自由词根语素,但和自由语素“围”组合成“范围”后就成为复合词。与英语非自由词根语素不同,汉语的非自由词根语素是大量的,在汉语单音节单语素中的比例超过能单用的单音节词。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汉字的构字部首如“艹”、“彳”、“辶”、“阝”、“足”等应该是和 viv、hydro、ped、ject 对等的非自由词根语素,因为它是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合起来,可以构成一个词/字。如葵、洱、箜、刚、踢,都是两个构成成分合起来的词/字:艹 + 葵、彳 + 耳、辶 + 争、冈 + 阝、足 + 易。如同英语中 aero(空中的)和 lite(石)合起来就是 aerolite(陨石)、pre(预先)和 dict(说话)合起来就是 predict(语言)。但这里还是和英语的非自由词根有两个差异,第一,语音问题。英语中非自由词根词素都有发音单位,那么

汉语中这些部首发什么音呢?语音单位是什么?即使是有些部首有其发音单位,如“衣”、“足”等,但构成袍、装、踢、跑后,它们原有的发音就完全消失了。第二,意义问题。单个部首有意义,但合成字或词后意义就难解释了,正如熊学亮在反对把部首看成英语中对应的语素时举例说的“把‘侦’字拆成‘人’和‘贞’两部分,看不出两者与相应复杂字的意义关联”(2003:44)。其中原因是汉语部首表达的意义不一致。如“艹”一般具有“植物”的意义:蔬菜、莴苣、苹果,但“茭幕”两个字都没有体现“艹”的植物性质,在2000年版本的《新华字典》中,“艹”字头的字共有496个,但含有“植物”意义有432个字,只占总数的87.1%。按照语素必须意义一致的原则,汉语中许多部首不合此标准。而英语非自由词根语素的意义相对稳定。我们下面列个表,进一步来分析字、部首之间的关系。

表1 汉语字和英语词比较

汉语			英语	
字				
自由语素(词)	非自由语素		自由语素(词)	非自由词根语素
		无意义字(窃/徕/璃)		
水		氵	water	hydro, aqua
土		土	earth	terr
人		亻	man	anthrop
心		忄	heart	cord
手		扌	hand	manu
病		疒	disease	path
草		艹	grass	ceed, gress
立		立	stand	sist, sta
	足	足	foot	peed, pod
	言	讠	speak	dict, log
	食	饣	eat	vor, ed
	行	辶	go	ceed, gress, vad
	骨	骨	bone	oss, oste
	日	日	sun	sole, heli
	目	目	see	vis, spect

很清楚,汉语多了一个字的层次(以及部首和无意义字的)单位。字根据能单用和不能单用,分为词和非自由词根语素,这时相当于英语当中的词和非词根自由语素。汉字最大特点是,一个意义、一个音节、一个方块字的统一。正如吕叔湘(1980:40)说的“汉字、音节、语素形成三位一体的‘字’”。换句话说,“字”既是表义单位,同时又是发音单位,还是书写单位。如我们说“吐字清楚”、“字正腔圆”,指的就是音;我们说“请你把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就是文字;我们说“一字千金”、“一字褒贬”、“一字一珠”就是意义。由于在古汉语里单音节字大多数都可以单用,因此字和词(按英语词

的概念)就统一在一起了,如“字斟句酌”、“用字不当”、“字字珠玑”等,这些成语中的“字”都是“词”的概念。只是到了现代汉语里,在双音化造词影响下,有不少字从独立词的地位变成了构词的词根语素,因此汉字出现了三种情况:(1)有意义能单用的是词;(2)有意义但不能单用,主要是参加构词的是非自由词根语素;(3)没有意义的字,即非语素字,如“窈”、“窕”、“徘”、“徊”和“玻”等。

当然,语素、音节、方块字这三者在数量上不完全一对一。方块字和音节基本上对等,一个方块字正好一个音节。但音节或方块字和语素可以数量上不对等。尽管“印刷”、“上升”和英语 *printer*、*go up* 一样都是双音节和双语素,而汉语中“鹦鹉”、“垃圾”和“桑拿”这些词虽说是双音节,但只是单语素,显然把“鹦鹉”、“垃圾”和“桑拿”拆成“鹦”、“鹉”、“垃”、“圾”、“桑”、“拿”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汉语还有一个音节或方块字有两个语素的情况,如“甬”,就是有“不”和“用”两个语素或词构成的,但这种情况极个别(“甬”和“装”、“垒”等不同,“衣”和“土”的发音在这些词中完全消失,而无论是“不”还是“用”的发音在“甬”词中都得到体现, *beng* 的发音是 *bu* 和 *yong* 同化结果)。英语中的语素和音节也是不对等的,“它的一个语素可能是一个音节,也可能不到一个音节,也可能不止一个音节”(吕叔湘,1980:41)。如 *magazine*、*receive* 虽说有三个音节,但是都只是一个语素的词。总体上说,英语的音节是无意义的,而汉语的音节绝大多数是有意义的,一个音节一般等于一个语素。我们可以把方块字和语素的关系总结为三种情况:i)一对一关系,即一个汉字对应一个语素,如“病”、“我”是一个字一个语素。“儿子”、“园丁”、“道路”正好是两个汉字代表两个语素。汉语中绝大多数汉字属于这种情况。ii)一对几的关系。这里有两个意义,其一,一个汉字有两个语素组成,如甬(不用);其二,一个汉字有两个不相干的义项,如“美”在美丽/美元的词中,“毛”在毛病/毛笔的词中,“端”在端正/极端的词中,“面”在面粉/面貌的词中,“代”在现代/替代的词中,都是两个不同的语素。造成这种复杂情况的原因是假借、简化、翻译等因素造成的。如“美元”是音译选字造成的;“面粉”的“面”是“麵”简化的结果;“端正”的“端”是本字,“极端”的“端”是借字。iii)几对一关系,即两个以上汉字表示一个语素。如科学、参差、斑驳、蜻蜓、巧克力、歇斯底里、布尔什维克都只是一个语素。但不是绝对的。汉语中这些音节字在词中单个说是没有意义的,但脱离词的框架,和其他语素合说就有意义了,甚至可作为独立的词用。如玻璃是一个语素/词,单说的玻、璃是没有意义的音节,但是当它们和其他语素或词组合时,就有了意义,成了语素了:钢玻、蓝玻。再如幽默、黑客是英语 *humour*、*hacker* 的译音,幽和黑是个声音单位,没有任何意义,但我们依然读到“幽了政府一默”、“黑了他们许多网站”。甚至还有“O了K了”的说法。

英语的非自由词根语素和汉语的非自由词根语素有相同之处。i)在词中的位置都是不固定的,可以在词首,在词尾,在词中,如 *capt*(*capture*, *recapture*, *occupation*)、*ambul*(*ambulant*, *perambulate*)、*vag*(*vagile*, *extravagant*)、*drom*(*aerodrome*, *dromometer*)、欢(欢乐、喜欢)、固(固定、坚固)、合(合用、符合)、刻(刻薄、深刻)。ii)它们的能产性都极强,可以构成许多合成词,如 *port*(*portable*, *porter*, *portage*, *portfolio*, *deportation*, *import*, *export*, *transport*, *deport*, *report*)、*tort*(*torture*, *torment*, *tortile*, *torsion*, *intort*,

contort, distort, extort, retort)、memor (memory, memorize, memorable, memorandum, commemorate, remember, disremember, immemorial)、刻(刻度、刻毒、刻板、刻苦、刻意、刻薄、雕刻、深刻、立刻、即刻)、禁(禁止、禁闭、禁锢、禁忌、禁令、禁书、禁区、严禁、犯禁、违禁)、架(衣架、招架、绑架、书架、架子、架势、架空、架设、架次)。

但用西方语言关于语素的标准看,英语的非自由词根语素和汉语的非自由词根语素还是有区别的。i) 英语中词根语素和词的界限比较清楚。一个本族语的五、六年级学生从外形上就能区别出 bibli、heli、cosm、terr、verm、ornith、hydro、aqu、ru 和 book、sun、space、water。而汉语中非自由词根语素和词很难在外形上区分,即使是一个大学生也很难说“哭”、“山”、“枪”是词或自由语素,而“生”、“首”、“校”是非自由词根语素。他们的判定往往需要通过句法上的使用来判定。ii) 英语的非自由词根语素是封闭的,大约400个左右,没有明显扩大的趋势,而汉语的非自由词根语素是开放性的,在整个汉语词库中,数量超过了自由语素,并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当然,如果部首是非自由词根语素,则其数量也是封闭的,大约在200左右)。根据朱志平(2005)对3251个常用双音词的统计,非自由语素在语素总数中占到67%。

表2 汉语双音词中各类语素统计

常用双音词总数	语素总数	自由语素(占总数)	非自由语素(占总数)
3251	1882	622(33%)	1260(67%)

iii) 英语的非自由词根语素只能构成派生词,不能构成复合词,换句话说,英语复合词是两个独立的词构成的:earthquake、seesight、time-consuming。而汉语非自由词根语素却可构成复合词,如景致、施肥、化妆是两个非自由语素组合;出院、见面、动身,后一个是非自由语素。也就是说,汉语复合词确切的定义是两个和两个以上的语素(自由的和非自由的)构成的词,按英语复合词的标准,它们不是真正的复合词。iv) 进一步说,英语中用非自由语素构成语言单位永远是一个词,语素与语素之间不能插入其他成分,而汉语用非自由语素构成的单位,可能是字(不能单用)如法、刚、猾等,也可以是词,也可能是短语。如睡觉、洗澡、理发、挂号、鞠躬,这些词当中都可以插入“一个”、“什么”等,和用自由语素词构成的看书、唱歌、跳舞等,短语如区别不大。所以对这样的词,汉语上称为离合词,即“合为词,离为短语”,具有两种特性。v) 英语中表示同一意义的往往有多个非自由词根语素。如表示“血”有 sangui、aem、em、hem;表示“说”有 dict、part、log、logu、fabl、fabul、lingu、or;表示“拿”有 port、fer、cept、hibit、lat、em、am;表示“二”有 bi、twi、di、amphi。根据我们对蒋争的《英语字根、字首、字尾分类字典》中340个非自由语素的统计,不同非自由语素(两个和两个非自由语素以上)表示相同意义的有228,占到67%。而汉语中这种情况较少。vi) 汉语的非自由语素根据不同意义,可变为自由语素,也就是说,汉语一个语素可以身兼非自由和自由功能。如“工”在表示劳动(工作)和规范(工整)时是非自由语素,但表示劳动日(记工、八分一工)时则是自由语素。再如“功”有功劳的功和物理的功,后者就是自由语素(做功)。“木”在树木、木匠中是非自由语素,在“舌头木了”中是自由语素。而英语中非自由语

素就是黏附性的,专职构词成分,很少可以独立单用。个中原因是汉语的非自由语素基本上是双音化的结果,即是从单纯词演变过来的,由于现代汉语中,双语素词和单语素词还在共同使用,且自由语素和非自由语素在形式上没有任何差异,因此,与其说它们是截然分明的,还不如说是一种连续体,许多语素处于中间状态,界限模糊,可以同时有自由语素和非自由语素功能。而英语的非自由语素除小部分是自由语素演变来的,大多是从外来语引进的。自由语素和非自由语素在形式上很容易分开。

部首是汉语中独特的构词/字单位。它是黏着性的,有词汇意义,但是否是语素,有待研究。有一点是肯定的,它的构词/字能力甚至超过词根语素。如氵、扌、讠构成了几百个汉字或词,而它们意义的对应字“水”、“手”、“言”构词能力就不及它们对应的部首。根据《现代汉语词典》,“水”构成的复合词只有168个,但用“氵”构成的字有大约594个。从这一点上看,有一点像英语中的非自由语素,如hydro、patho、log等构成的派生词要比water、disease、speak构成的复合词多得多。根据统计,用water构成的复合词只有十几个,而用hydro、aqua构成的派生词有三百多个。但英语非自由词根语素构成的是派生词,汉语部首构成的单位可能是单纯词如河、汗、挑,但很多情况下只是非自由词根语素,如泛、泄、捕、拥等。

屈折语素主要是指通过词汇变化,表达语法意义的语素,如(teach)es、(teach)-ing、taught分别表达的是动词第三人称单数、动词进行体和过去时;(boy)s、(small)er分别表达的是名词复数和形容词比较级。汉语中有“看着”、“走了”、“看过”、“我们”这样表示体、时和复数的语法语素。

1.1.2 词缀

派生语素主要是指词缀,分前缀和后缀两大类,如前者英语中有re-、dis-、en-、im-、in-、de-、un-、mis-等,依附在其他语素上,就构成了rewrite、discomfort、enlarge、import、inactive、decode、unluckily、misleading。汉语中也有“老-”、“阿-”、“非-”、“准-”等词缀,和其他语素构成了“老虎”、“阿叔”、“非法”、“准军事”等。后缀英语中有-tion、-ize、-able、-or、-ity、-ship、-en、-ly等,可以构成discussion、realize、believable、actor、activity、leadership、shorten、friendly等。汉语中也有“-子”、“-家”、“-丁”、“-性”、“-化”等,可以构成“儿子”、“科学家”、“园丁”、“准确性”和“工业化”等。但用西方语言对词缀的定义,英语的词缀和汉语的词缀还是有区别的。

首先,关于数量。由于汉语对词缀的认识并不一致,数量多少难以确定。赵元任(1968)认为有78个,任学良(1981)列出68个,腾永超(1999)认为不超过100个,魏志成(2003)认为有164个。叫法也不一,有的称为语缀,有的叫词缀,还有称字缀的。潘文国等(2004:78)考察了20世纪50至80年代论述语缀(词缀、字缀)的著作,发现共有400多个。但是在他收集的14部(篇)论述词缀的专著或论文(如吕叔湘的《中国语法要略》、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郭绍虞的《中国语词弹性作用》、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任学良的《汉语造词法》)中,发现提到的340个词缀,只有16个(4.7%)是8部(篇)以上共同提到的:-巴(8)、反-(8)、-了(8)、-们(8)、-然(8)、-着(8)、-度(10)、老-(10)、-儿(11)、-化(11)、-头(11)、-员(11)、-性(12)、-子(12)、-家(12)、-者

(12);7个(2.1%)是一半著作(论文)提到的:啊-、-的、第-、非-、可-、-人、-士。两者相加只有23个(6.8%)。而竟有223个只有一部著作或一篇论文提到,占到65.6%。“造成这么长时间以来在语缀问题上如此不容易取得一致意见的原因,在于各人对语缀的理解并不一样,因而采用不同的标准。”

而英语词缀数量比较一致。如 Quirk 的《英语语法大全》列出前后缀共 101 个(不包括变体), Zieger 的《英语百科》列出 288 个(前缀 107, 后缀 181), Sinclair 等的《构词法》认为前后缀近 300 个。魏志成的《英汉语比较导论》收集了 337 个(前缀 115, 后缀 222)。这种差异主要是变体造成的, 如 ac-有变体 af-、ag-、al-、an-、ap-、ar-、as-、at-等, -ous有变体-eous、-ious、-uous等。一般说来, 英语有词缀 300 左右。除数量上, 英语的词缀远远超过汉语的词缀外, 还有以下几点不同。

i) 英语词缀有明显的词形特征, 看上去就是词缀, 而汉语词缀和词并没有区别。从功能看, 英语词缀是黏附语素, 永远不能独立使用, 只能附加在词或词根上参与构词。有些词缀几乎没有词汇意义, 只是词性的标记, 如-ly、-ful、-ship、-ness、-ion等。而汉语的词缀除少数几个词缀完全虚化了, 绝大多数词缀都有一定的词汇意义。如词缀“手”(歌手、打手), “家”(作家、杂家)还可以作为非自由语素参与复合词的构成(人手/手心、家庭/大家), 甚至还可以独立成词单用(手、家)。再如“员”: 议员、教员(词缀); 复员、幅员(非自由语素)。也就是说汉语不少词缀, 与其说是词缀, 还不如说是一种构词能力很强的词根。如我们在魏志成(2003:161)列举的后缀中挑出几个:

科: 文科、理科、医科、专科、预科、本科
 钱: 工钱、饭钱、本钱、价钱、酒钱、金钱
 灯: 电灯、油灯、台灯、汽灯、吊灯、床灯
 船: 货船、客船、游船、渔船、邮船、油船
 酒: 啤酒、白酒、烈酒、甜酒、汽酒、黄酒
 炮: 大炮、火炮、礼炮、土炮、迫击炮、加农炮
 票: 邮票、粮票、支票、传票、选票、钞票

显然, 这些词缀的词汇意义都很强, 这样的意义在英语中都是词, 而非词缀。吕叔湘(1979:48)甚至把准-、亚-、超-、无-、代-、单-、反-、前-、半-、-员、-品、-法、-度、-气、-性、-化、-种、-类、-学等称之为类词缀, 因为它们“有时候还以词根的面貌出现。”也就是说, 汉语中不少具有实词意义的词缀处于一个连续体当中, 一头是词根, 另一头是词缀。

ii) 英语词缀是真正的词缀, 因为它只能附加在词上面构词, 而且位置相对固定, 前缀不能换到后缀, 后缀不能作前缀使用。而汉语词缀灵活性大, 同一形式, 可前缀可后缀: 家人、家父和作家、画家; 亲美、亲苏和父亲、乡亲; 以前、以外和难以、足以; 过度、过分和吃过、去过, 等等。同一词缀可以附加在词上也可以附加在短语上构成新词。如洗衣、手推、喷水、文史等都是短语, 但分别加上“机”、“车”、“池”和“馆”, 就构成了词: 洗衣机、手推车、喷水池、文史馆。再如拐骗儿童犯、制造谣言者、妇女服装店、自动控制器、激光打印机等, 都是在短语基础上分别加上后缀“犯”、“者”、“店”、“器”、“机”形成的新词。被盗、被奸、被捕是短语, 但被盗者、被奸者、被捕者就是词。可见, 汉语词缀的构成范围更广, 主要原因: 一是汉语的词缀和非自由词根语素甚至词没有

区别,二是汉语词和短语又很难区分,因此词缀加在它们上面都成词了。可以说汉语中的词缀、非自由语素、词、短语在形式上没有区别特征,在功能上是一个连续体,很难在它们之间有一条鲜明的界限。

iii) 英语词缀中有多个形式表示同一意义,而汉语大多数只有一个。如汉语表示否定的前缀有“非-”、“无-”和“不-”,而意义对应的英语前缀就丰富了,有 il-、im-、in-、ir-、non-、un-、dis-、de-、-less 等。

非金属 non-metal	非官方 unofficial	非法 illegal
非礼 improper	非正式 informal	非正义 unjust
非军事 demilitarize	无名 nameless	无关 irrelevant
无能 incapable	无意识 unconscious	不当 improper
不便 inconvenient	不测 unexpected	不满 discontented
不法 lawless	不快 depressed	不公平 injustice

再如汉语“超-”,英语前缀有 super-、over-、hyper-、ultra-、sur-、extra-等:超音速 supersonic、超编 overstaff、超常 hypernormal、超声学 ultrasonics、超越 surpass、超卓 extraordinary。汉语“-学”,英语有 ics、-logy、-ism、-tion、-ing 等:政治学 politics、生物学 biology、道学 laicism、测量学 surveying、教育学 education。汉语“-性”英语有 -ness、-ity、-ism、-ence、-ance、-hood、-tion、-ive; 严肃性 solemnness、可靠性 reliability、人性 humanism、依赖性 dependence、重要性 importance、母性 motherhood、局限性 imitation、决定性 decisive。还有“-度”:-ith、-ity、-ness、-ion、-tude; “前-”:fore-、pre; “多-”:multi-、poly-; “半-”:demi-、hemi-、semi-等等。

另一方面,英语词缀是多义的,一个词缀一般往往有好几个意义。如 ful-至少有 2 个:“充满的”(handful, eventful)、“有某种特性的”(masterful, careful)。sub-至少有 3 个:“在……之下”(subway, submarine)、“不完全的、近似于”(subnormal, subtropical)、“次要的”(subcommittee, subset)。

iv) 英语词缀构成的各种词性比较平均,除了名词性词缀占较大比例外,动词性词缀如 be-、en-、em-、in-、out-、re-、over-、-ate、-en、-er、-ify、-ish、-ize、-ise、-le、-sh, 形容词性词缀如 a-、able、-ible、-al、-an、-ant、-ent、-ary、ate-、-ed、-en、-ern、-ese、-esque、-et、-etic、-fic、-fold、-ful、-ial、-ian、-ic、-ical、-id、-ile、-ine、-ing、-ish、-ive、-less、-like、-ly、-ory、-ous、-some、-y, 副词性词缀如 -fold、-ly、-ling、-long、-wards、-ways、-wise 都有一定的比例。但是汉语词缀绝大多数是名词性的。动词性、形容词性和副词性词缀较少。如我们发现比较常用的只有:定(确定/固定/坚定)、得(赢得/博得/懂得)、化(绿化/美化/丑化)、切(急切/迫切/热切)、可(可取/可惜/可贵)、于(关于/由于/对于)、且(而且/暂且/姑且)、然(安然/必然/居然)等。

1.1.3 字词

通过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英语的词、非自由语素和词缀有其鲜明、独特的外形标志,而汉语的词、非自由语素和词缀都是用字来担当。前者是通过词或结构来确定非自由语素和词缀的,后者是从字或意义来划定词和词缀的。由于汉语在形式上无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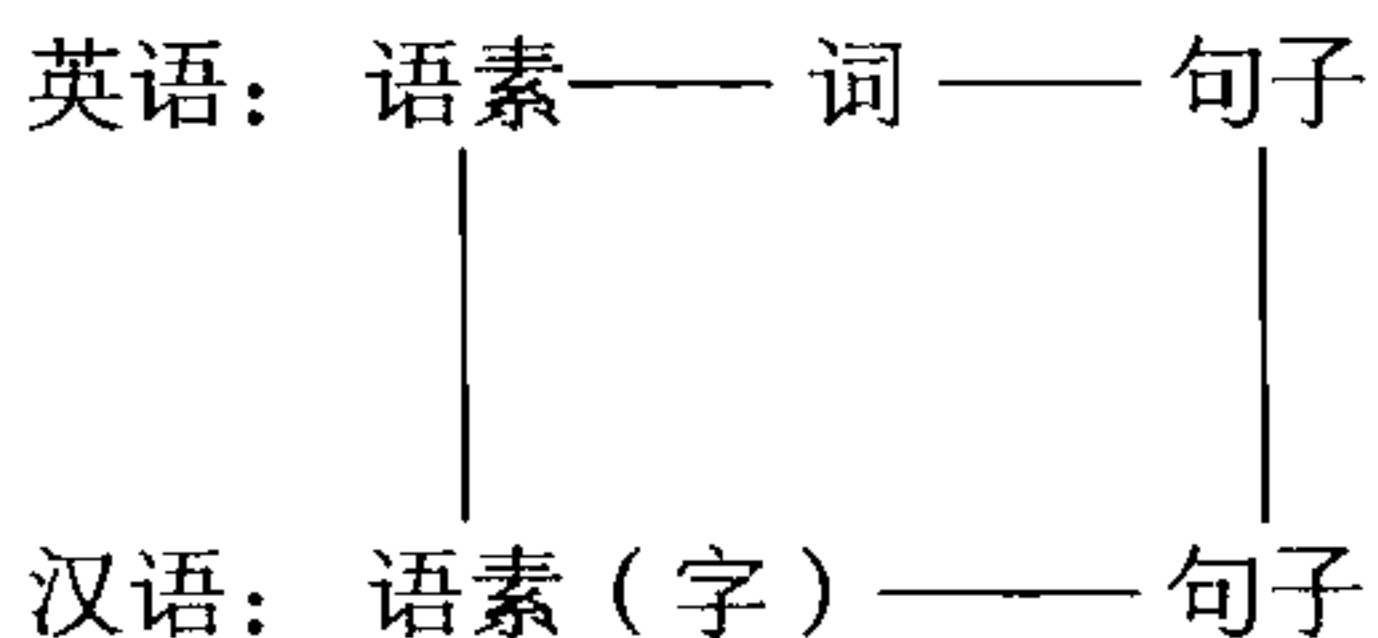
分辨,是词还是语素或词缀,只能从其表达的意义,从担当的功能来区别。而从功能上鉴别不像从形式上区别比较容易,界限分明。功能的差别是渐进的、连续的,难以一刀两断。这就是英语的词和汉语的词最大的区别。

英语词不仅本身有形,在参加造句,担当一定功能时还有屈折形态变化。例如 speak, teacher 是词,但不能用来构成句子。它们必须根据句子结构,在 speaks/speak/spoke/spoken/speaking 和 teachers/teacher 中选定正确的词形,才形成句子: The teacher is speaking. The teacher spoke. The teachers were speaking 等等。也就是说当英语中的词进入句法时,要根据“数”、“格”、“时”、“体”等语法意义加屈折语素。只有具备了这些屈折语素(s, ed, ing, er),词才真正成为句法的基本单位。而汉语恰恰缺乏了这些屈折语素。汉语没有了屈折形态,就可以直接在语素上造句。也就是说,汉语是直接利用字典造句(洪堡特《论汉语》,见姚小平,1995)。如:

他 爱 诗歌	他 看 鸟 飞
He loves poems	He watches birds fly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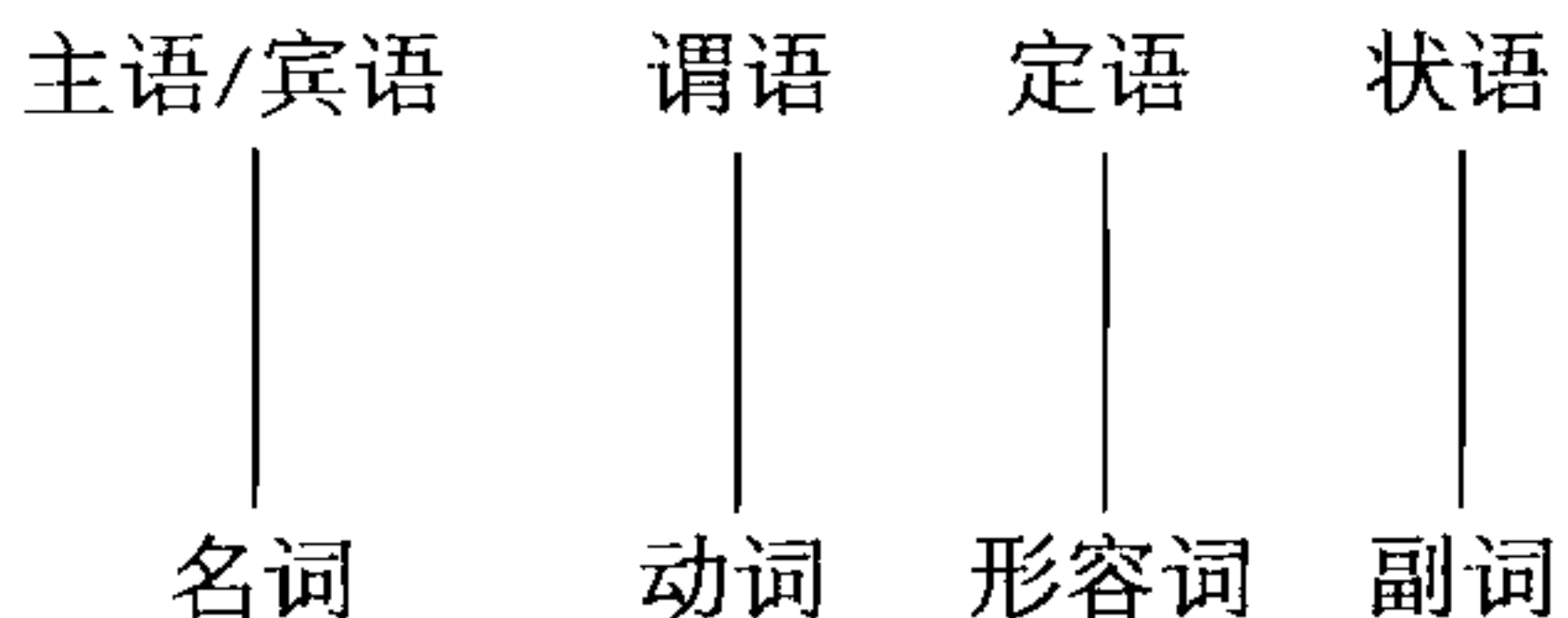
汉语把这四个语素连在一起就成为句子了。也就是说,由于代表语素的字在字形上没有语法要求的变化,字与字就可以直接对接,构成任何句子单位。而英语语素则不能做到这一点,必须按句法规则,先构成“词”:即在 love 和 watch 后面加上表示时态的屈折语素 d(ed);在 poem 和 bird 后加上表示复数屈折语素 s;在 fly 加上 ing 才能成为合格的句子。

如果说英语的语素只是音义单位,英语的语法词才是句法单位,那么汉语的字既是音义单位,又是句法单位。用下面对应图可以看清它们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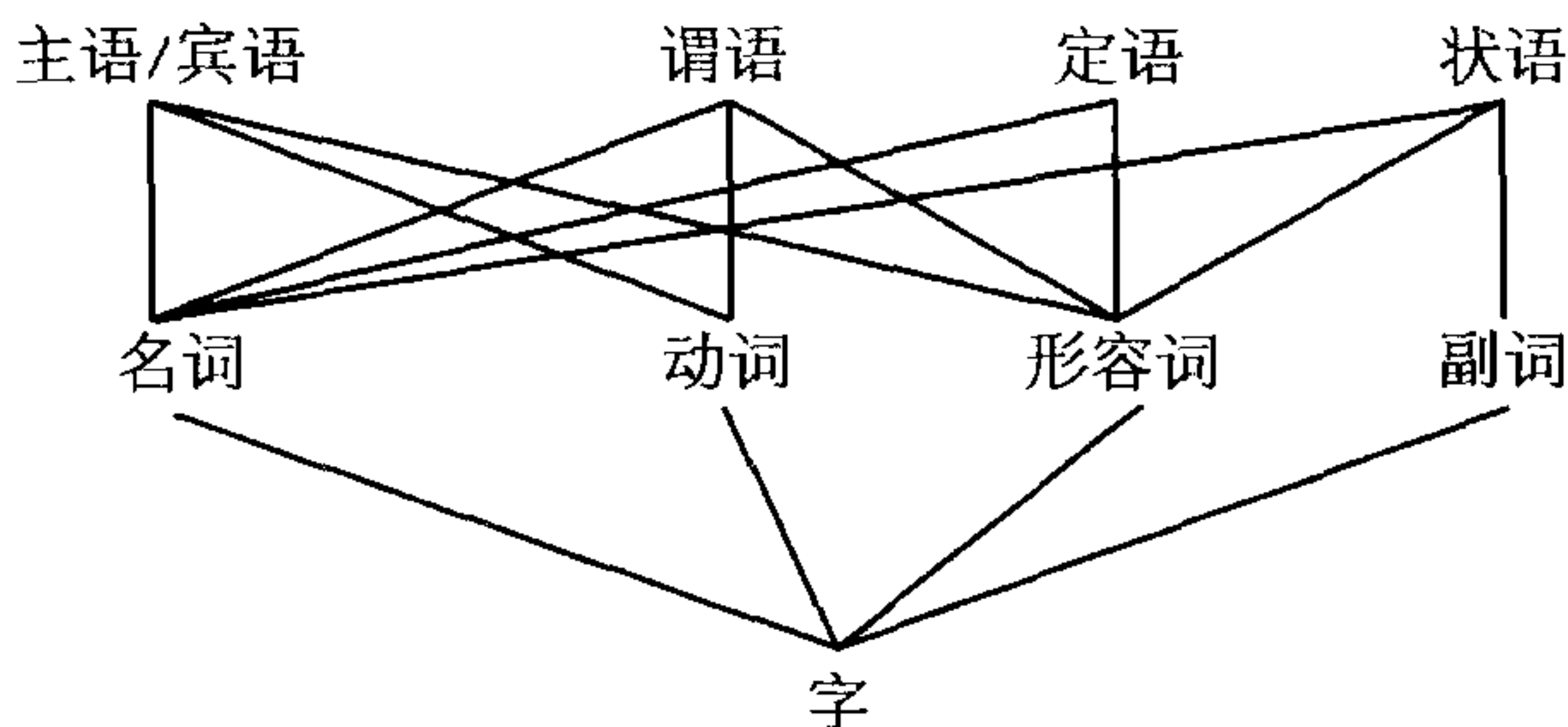


可见汉语的字可以跳过词的概念,直接进入句子。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许多学者认为,分析语法,不一定要有词的概念。吕叔湘(1980:45)指出,“‘词’在欧洲语言里是现成的……汉语恰好相反,现成的是‘字’,……汉语里的‘词’之所以不容易归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是因为本来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东西。其实啊,讲汉语语法不一定非要有‘词’不可”。

英语分出词类,从某种意义上是为了造句的需要。句子各个成分,如主语、宾语、谓语、定语和状语需要有相应的词类: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也就是说英语名、动、形的词类划分和主、谓、宾的语句法成分存在一对一的规律性对应关系。



词能出现在什么样的结构位置是受主谓句法框架一致关系及其相关规则制约的,因此,英语的词体现其刚性和硬性,不能随意变化。但汉语词和句法成分并没有这样严格的一对一关系:名词充当主语/宾语,但也可以充当谓语、定语和状语等;形容词作定语,但也可以作主语、宾语、谓语、和状语。因此分出词类,或给出词的层次没有必要。汉字能够直接充当句子的各个成分而无需有词形变化显示其词类。字或语素完全可以直接和句法各个成分对接。何况“汉语词缺少词形变化,好比各行各业的人穿着一样的衣服,只能凭他们的职司(功能)来分类”(叶蜚声、徐通锵,1997:105)。



因此现在有些学者提出字本位的说法。最早提出字本位的是赵元任(1975:233)。他认为印欧系语言中 word(词)这一级单位“在汉语里没有确切的对应物”,“在说英语的人谈到 word 的大多数场合,说汉语的人说到的是‘字’。这样说绝不意味着‘字’的结构特性与英语的 word 相同,甚至连近于相同也谈不上。‘字’和 word 的关系就好比通常用‘橘子’对译一般的 orange。……英语的一个词我们通常叫做一个‘字’”。简而言之,汉语“字”可以和英语的词一样直接参与句子的构造。

一个是词本位,词有严格的形态变化和词类标记,一个是字本位,语素没有任何形态变化或形态特征,没有词类标记,词在形式上无从分辨,词和短语难以划分,这就是汉语语词弹性的基础。

1.2 弹性的表现

郭绍虞(1938:75)曾把语词弹性归纳为四大类:

- (一) 语词伸缩例,即是语词成语之音缀长短,可以伸缩任意,变化自如。
- (二) 语词分合例,即是单音语词可以任意与其他语词相结合或分离,而复音语词也可分用如单词。
- (三) 语词变化例,即重言,连语任意混合的结果,演变孳生为另一新语词。
- (四) 语词颠倒例,语词既可以分合变化,于是顺用倒用亦无限制。

下面我们从形式和功能两个方面来具体分析。

1.2.1 语素颠倒

从上面一节我们知道,词是由语素构成的。语素分词缀和词根。一般说来,能够单用的,表示实在意义的是自由词根;而不能单用,但有实在意义的是非自由词根;意

义虚化的是词缀。如“老+师”是由词缀加非自由词根合成，“地+震”是由两个自由词根组成，“笑”和“玻璃”都是只有一个自由词素的单纯词。英语同样如此，如 teach + er 由词根加词缀合成派生词，earth + quake 由两个独立词根合成复合词，而 joy 是一个单纯词。

英语语素具有相对固定的排列次序，其在词中的位置不能随意移动，如 dis + courage + ment 不能变为 couragedisment；earth + quake 不能前后颠倒语素为 quakeearth。但汉语词内的语素的位置就相对自由了，如动词：

欢喜—喜欢	叫喊—喊叫	应答—答应	往来—来往
补贴—贴补	演讲—讲演	问讯—讯问	替代—代替
结交—交结	斗争—争斗	妒忌—忌妒	离别—别离

名词：

兄弟—弟兄	力气—气力	感情—情感	式样—样式
互相—相互	语言—言语	士兵—兵士	监牢—牢监

形容词：

健康—康健	直率—率直	感伤—伤感	光荣—荣光
地道—道地	整齐—齐整	笨拙—拙笨	洁白—白洁

这些双音节词的语素次序变换后，意义没有变化，或仅有较少变化。还有四字成语，颠倒组合顺序更是相当普遍的：

苦口良药—良药苦口	千山万水—万水千山	泰然处之一处之泰然
胸有成竹—成竹在胸	海角天涯—天涯海角	单枪匹马—匹马单枪
得意洋洋—洋洋得意	顿开茅塞—茅塞顿开	砥柱中流—中流砥柱

词内部每个语素都可重新排列：

自不量力—不自量力	天翻地覆—翻天覆地	国富民安—富国安民
每下愈况—每况愈下	藏垢纳污—藏污纳垢	夜以继日—日以继夜

不仅是词内的语素次序灵活，即使是词本身受词序的制约也很少。如做人难、人难做、难做人、不怕辣、怕不辣、辣不怕，每个词都可以出现在不同的位置，重新组合，而意义相差无几。更多的是，不少词语中的语素位置互换后，改变了词性，可以表达新的含义：

心中—中心	故事—事故	法家—家法	人家—家人
法国—国法	平生—生平	火柴—柴火	房门—门房
基地—地基	会议—议会	进攻—攻进	到达—达到
送葬—葬送	开挖—挖开	卖出—出卖	

顺序颠倒后，不仅词性发生变化，而且具体和抽象转换：

算盘—盘算	领带—带领	门锁—锁门	舞伴—伴舞
牙刷—刷牙	喜报—报喜		

动态和静态互换：

提前—前提	报警—警报	分工—工分	实现—现实
法办—办法	论理—理论		

虚实之间的转换:

著名—名著 邻近—近邻 枣红—红枣 年老—老年
 领头—头领 友好—好友

这一切告诉我们汉语的语素在构词中出现的位置可以是不固定的。位置越不固定,词语的构成就越灵活,构成词的数量也越多。如 A 和 B 两个语素,不仅可以构成 AB 和 BA,而且还可以构成 AC、CA、BC 和 CB。如语言、言语、语词、词语、言传、传言。汉语语素之所以那样灵活,和汉语历史上,语素本身就是独立运用的单音词有关。虽然到了现代汉语,很多的单音词已降格为单音非自由语素,不再能单用,但并不妨碍其自由出现在词语的各种位置上,活动于词法与句法层面。如“校”不能单用:我们的校*、校的围墙*、他去校了*。只能构成学校、高校、夜校、校友、校徽。再如,“感”,不单用,而只和其他语素构成感受、感觉、感想、感叹、感悟等,但在句子层面上,作为动词可以独立出现:“我常感责任重大”。

反观英语的语素,无论是词根语素,还是词缀位置都是相对稳定的。如:

aqua-、di-、fer-、herb-、hypno-、journ-、liber、manu-、memor-、phan-、reg-、soci-、ver-、-flict、-drom、-ceive、-cover、-gnos、-laps、-plore、-pound、-quit、-pute、-tact、-volv

尤其是在成词后,语素位置就死了,绝对不能换位:pro + spect + ive, bene + dict + ory, extra + profession + al。

1.2.2 词语插入

根据布龙菲尔德,英语的词在其组成的语素之间不容许插入其他语素,如 brain + wash、conscious + ness,只有极少数的一些诅咒词构成的中缀,如 bloody、blooming、fucking 等(许余龙,1997)允许插入其他语素如 handibloodycap、absobloominlutely、guaranfringintee、imfuckingpossible。

而汉语不少词,两个词素当中都可以插入其他成分,如:

出差—出了两次差 洗澡—洗了一次澡 推动—推不动
 惊慌—惊而不慌 积极—积什么极 倒霉—倒八辈子霉
 发财—发不义之财 撒谎—撒弥天大谎 尊敬—可尊可敬
 明朗—不明不朗 脂粉—涂脂抹粉 花朵—插花戴朵

甚至在单个语素中把音节分开可以插入其他词,如慷慨、滑稽、幽默等是一个双音节的单语素词,但还可以出现:“慷他人之慨”、“滑天下之大稽”和“幽他一默”这样的说法。这种汉语称为“离合词”的词具有英语构词所无法达到的灵活程度。

1.2.3 词语伸缩

1.2.3.1 词缀

英语词汇中的词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能改变词性,而且能改变意义,表现出强制性。如在形容词前后加上-en,可以变成动词:enlarge、enrich、soften、sharpen。在形容词后加上-ness、-ism,可以变成名词:business、carelessness、socialism、freedom。在某个词前面加上前缀 re-、pre-、post-、un-、dis-、over-、super-、out-、mis-、mal-等,意义就变

化: rewrite、prediction、unbelievable、discomfort、overthrow、superman、outnumber、misleading、malnutrition。

而汉语的词缀虽然也有这种功能,但不少词缀同时表现出非强制性,即可用可不用。如:

老虎—虎	阿姨—姨	妻子—妻	脑子—脑
纸头—纸	虽然—虽	药品—药	小菜—菜

只要不考虑韵律的因素,都可以把词缀缩掉而不影响词性和意义。这些词缀就是马建忠所说的“增音不增义”。

1.2.3.2 音节

从汉语部分词可有可无词缀,目的是凑成双音节词特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汉语词汇的伸缩性还表现在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上。我们知道,现代汉语的词汇有双音化倾向,但由于双音词本身就是从单音节发展来的,因此双音词还是能回过去,用单音节词表达意义。也就是说,在意义不变条件下,单音节词可以发展为双音节词,双音节词可以缩为单音节词。正如潘文国(2002:246)说的“在汉语中,几乎每个概念都可以有两种说法,一种用单音字,一种用复音(主要是双音)词。”如:

国家—国	偷盗—偷	城市—市	楼房—楼
挑选—挑	夸奖—夸	消灭—灭	追逐—追
急忙—忙	丑陋—丑	寒冷—冷	懒惰—懒
但是一但	已经—已	因为—因	另外—另

“说话人可以采用单音节词,也可以采用双音节词,视言语节奏的需要而定”(张今等,2006)。三音节词可以简化成双音节词。

标准房—标房	农民工—民工	市政府—市府
雪茄烟—雪茄	潜水艇—潜艇	日本国—日本
大兴县—大兴	桑塔那—桑车	公交车—公车
单人间—单间	护理工—护工	早锻炼—晨练

当然,现代汉语中单音节词的独立语素功能已大部分失去,只能和其他语素合起来用:

我们国家—我国	城市容貌—市容	寒冷冬天—寒冬
楼房过道—楼道	学习风气—学风	衣服粮食—衣食

按分类,音节伸缩可以有下面几种:

(1) 同义语素词:

孔穴—穴	遏止—遏	旋转—旋	惊愕—愕
朽烂—朽	飞翔—翔	隧道—隧	厢房—厢

(2) 种概念词:

心脏—心	肝脏—肝	药品—药	果品—果
鲤鱼—鲤	鲸鱼—鲸	身体—身	肢体—肢

茅台酒—茅台

(3) 量词:

车辆一车 船只一船 马匹一马 纸张一纸

(4) 叠言词:

迟迟一迟 哀哀一哀 青青一青 弯弯一弯
 常常一常 仅仅一仅 乱纷纷一纷乱 战兢兢一战兢兢
 糊里糊涂一糊涂 慌里慌张一慌张 凄凄凉凉一凄凉
 躲躲藏藏一躲藏 隐隐约约一隐约 勤勤恳恳一勤恳

可以这样说汉语大多数形容词都可在 AB 式和 AABB 式之间切换。邹韶华 (2001) 从各种语料中列举了 60 个, 如安心、安逸、缠绵、烦恼、纯粹、繁琐、拘谨、娇嫩、清高、清静、神秘、舒畅、体面、委屈、文弱、像样、伤心、潇洒、疑惑、真心、准确、光明、忠诚、正派、严谨、邪乎等。

(5) 象声词:

叮当—叮零零—叮叮当当—叮零当琅

(6) 三字格:

吹牛皮—吹牛—吹什么牛 装洋蒜—装蒜—装什么蒜
 扯后腿—扯腿—扯丈夫的腿 踢皮球—踢球—把我当皮球踢

(7) 四字成语:

欢天喜地—欢喜 七拼八凑—拼凑 翻天覆地—翻覆
 颠来倒去—颠倒 四平八稳—平稳 东拉西扯—拉扯
 千辛万苦—辛苦 取而代之—取代 一清二楚—清楚

而英语很少有这种不同音节的等义表达, 除了缩略词, 无论是词语还是习语都显示出结构的固定性。如 *in the same boat* (处境相同), 其中的 *boat* 不能换为 *ship*。再如 *Diamond cut diamond*, *crook cut crook* (棋逢对手), 当中的 *cut* 不能根据句法, 变成第三人称单数加 *-s*。

汉语词语结构非常灵活, 多一字少一字并没有什么区别性的意义, 有时候其作用无非是凑音节, 增减字数无非是为句子结构的整齐和韵律上好听, 因此一般情况下不影响它们互相替换。如句子结构要求和上句对仗, 是四个字, 就可以用“勤勤恳恳”, 如只要两个字, 就用“勤恳”。如只需要三个字, 就可以用“不在乎(满不在乎)”、“无理由(毫无理由)”和“无拘束(无拘无束)”。同样如需要 5 个字的, 可以说“空口说白话(空口白话)”和“依样画葫芦(依样葫芦)”。正如吕叔湘(1963)说的“由于单音节和双音节有通过扩充和压缩互相转换的可能,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同一内容有时候用四个字来说, 有时候用两个字来说, 也就是有伸缩的可能。”

1.2.3.3 缩略

汉语词语的弹性还体现在缩略词中。在双音节词大量产生和双音节词配对使用的同时, 由于音节一多就难以记忆, 加上社会发展和生活节奏加快, 出于简洁的要求, 就出现了词语的紧缩形式。如“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缩简为“保先”, “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缩略成“高考”。正如张志公(1984)指出“在汉语语汇里, 语素组合到了四个音节, 就到了一个饱和点。四音节词往往就要出简称, 四个音节以上的, 更是要出简称。因为音节太多了, 说起来, 听起来都不方便”, “四个音节词往往用简称的办

法回复到双音节形式。”三个音节缩成二个音节：

照相机—相机 外国语—外语 飞机场—机场
 财产权—产权 磁悬浮—磁浮 展览馆—展馆

四个音节缩成二个音节：

外交部长—外长 历史地理—史地 华侨事务—侨务
 预防治疗—防治 降低聘用—低聘 保险种类—险种

四个音节以上缩成二个音节：

抗日军政大学—抗大 加利福尼亚州—加州
 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导 扶助贫困户或贫困地区—扶贫

多音节缩成三个音节：

人民代表大会—人代会 高等教育出版社—高教社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 个人收入调节税—个税

多音节缩成四个音节：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师大附中 人造地球卫星—人造卫星
 教育部部长—教育部长 上海第一钢铁厂—上钢一厂

取字取义概括的：

思想好、身体好、学习好—三好
 心灵美、行为美、语言美、环境美—四美
 苍蝇、蚊子、老鼠、蟑螂—四害
 稻子、高粱、豆子、黍子、麦子—五谷

当然英语中也有大量类似的缩略词：如

两个词剪裁后拼缀的：

smoke fog — smog automobile suicide — autocide

communications satellite — comsat

切掉部分音节重新成词的：

automobile — auto advertisement — ad laboratory — lab
 helicopter — copter telephone — phone omnibus — bus
 influenza — flu refrigerator — fridge pyjamas — jams

复合词截短的：

public house — pub final examination — finals
 weekly paper — weekly taximeter cab — taxi
 zoological garden — zoo lubricated oil — lub

但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英语中的缩略词随着词形的缩短,语体也明显下降,即缩略词多用在非正式语体,或口语和俚语里。在较正式语体里还是用原来的词,相互之间通用度不大。因此英语词语的形式还是比较固定的。而汉语不一样,原形词和缩略词在任何时候、任何语体里都可以互换的,表现出极大的伸缩性。如：

[1] 口语翻译和笔头翻译不同,口译对一个人的记忆力和反应力要求更高。

[2]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春节晚会获得了成功,这是中央台和地方台通力合作的

结果。

1.2.4 语素搭配

汉语词语的弹性还表现在其词语内部语素的搭配能力或构成能力上。一个语素往往可以和任何其他一个语素搭配,衍生出一大批词。汉语词典都是以代表语素的字作为条目(即单字条)引导的,然后在单字条下面列出独立的词(即字组)。这些代表语素的单字条,有可以单用的(即自由语素词),也有不可以单用的(即黏着语素)。但不管能单用还是不能单用,它都能和其他语素搭配,形成许多词。如语素“刚”(可以单用:他刚从省里回来),构成的词刚愎、刚才、刚度、刚好、刚健、刚强、刚毅、刚正、刚直等。再如语素“佳”(不能单用),但同样可以构成较佳、更佳、特佳、绝佳、极佳、甚佳等。根据《常用构词字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统计,以“人”构成的词语有431个;以“水”构成的词语有325个;以“天”构成的词语有264个,以“手”构成的词语有272个。也就是说,汉语词典中引导的单字条虽然不多,但是大部分是构词的要件,或叫高频语素。因此汉语界都认为,学习汉语只要掌握一千左右的高频语素,就可以顺利地阅读,就是因为一些高频语素具有极强的搭配能力和构词能力,几乎到了能够随心所欲任意搭配造词的地步。如下面括号中都是还未收入词典的,但实际用的词:

遍:遍布、遍及(遍读、遍访、遍游、遍请、遍传、遍寻、遍邀、遍查、遍尝)

遍:(走遍、看遍、翻遍、玩遍、传遍、跑遍、问遍、吃遍、查遍、找遍、尝遍)

开:分开、离开、展开(撬开、剥开、崩开、吹开、搬开、抱开、叉开、裁开)

开:开道、开发、开场、开导、开打、开创、开初、开户、开拓、开映、开展、开市

互:互补、互通、互惠(互爱、互访、互勉、互道、互赠、互帮、互换、互致、互谅)

渐:渐变、渐进、渐悟(渐暗、渐缓、渐冷、渐凉、渐趋、渐增、渐减、渐呈、渐白)

顿:顿悟(顿感、顿变、顿减、顿起、顿失、顿显、顿消、顿增、顿显、顿觉、顿生)

频:频传(频发、频换、频获、频遭、频出、频见、频添、频叹、频响、频闪)

孤:孤本、孤军、孤身、孤子、孤证(孤岛、孤村、孤灯、孤星、孤蜂、孤坟、孤舟)

枯:枯肠、枯井、枯骨(枯草、枯叶、枯竹、枯藤、枯树、枯枝)

补:补办、补报、补考(补测、补记、补交、补领、补登、补赛、补填、补选、补种)

代:代办(代订、代发、代付、代购、代管、代考、代领、代买、代卖、代建、代拟)

而英语语素的活跃性就没有汉语的语素强。因此同样编写词典,英语词典不是以语素为引导的,而是直接以一个个能单用的词列出。英语语素构词受到的语音、语义和句法限制要比汉语大。从语音系统来说,英语一些词缀附加在词素上,是受到音素限制的。如-en作为后缀,放在形容词后面可以构成动词,如sharpen、soften、shorten、blacken等,但为什么没有dryen、calmen、greenen呢?这是因为-en作为后缀,要求它所依附的词的词尾必须是阻塞音(obstruent),如/k/、/t/、/p/、/d/。还有-em/-en和-im/-in词缀的意义没有差异,之所以有的是embody, impatient,有的是endow, incorrect,也是受到词根词首的音素的影响。再如, long — length、deep — depth、wide — width、strong — strength,但是:high — height、weak — weakness。

而汉语词缀的附加和语素的结合在语音和语义上基本没有什么限制:

老:老哥、老外、老记、老美、老港(香港人)、老广(广东人)、老公(丈夫或公家)、老编、老乡(本乡人、同乡人或乡镇企业)、老土(乡下人)、老大(国营企业)、老班(班主任)、老票(票贩子)、老屋、老宅

化:军事化、工业化、产业化、本土化、私有化、数字化、无纸化、校园化、妖魔化、地区化、全球化、货币化、人性化、博士化、社会化、法人化。

性:时效性、消遣性、依附性、应急性、开拓性、可比性、功能性、随意性、有效性、导向性、相干性、趋同性、竞技性、可操作性、可持续性、可观赏性。

更主要的问题是,汉语通过实词虚化,源源不断地产生了构词能力极强的准词缀(介乎于词根语素和词缀之间的构词成分)。如“族”本来并没有什么构成能力,构成的复合词非常有限,但在出现了哈日族、炒股族、下海族等后,马上虚化了,并变成了一个能产性很强的新词缀:上班族、集邮族、炒房族、本本族、打工族、追星族、私车族、钓鱼族、工薪族、按揭族、休闲族、音响族、留守族、刷卡族、单身族、素食族、减肥族、丁克族、下岗族、外来族、有房族、网络族、傍款族、外嫁族、持照族、哈韩族、发烧族。

再如“热”原来是表示温度的形容词,但随着其引申为人们对某些问题或趋势的关心程度,就成为能构成许多新词的准词缀:炒股热、炒房热、打工热、文凭热、出国热、考研热、宠物热、集邮热、旅游热、插花热、书法热、足球热、收藏热、汉语热、英语热、托福热、经商热、下海热、公司热、休闲热、电脑热、手机热、短信热、钢琴热、彩票热、数码热、川菜热。

“户”,原来是一个名词,表示“门户”的意思,但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意义的引申,成为一个新词缀,产生出一大批派生词:万元户、专业户、大户、小户、散户、个体户、重点户、困难户、贫困户、五保户、钉子户等。再如:

零:零首付、零增长、零投诉、零志愿、零起点、零风险、零事故、零故障、零举保、零损耗、零空驶、零换乘、零辐射、零利润、零库存、零压力、零等待、零距离、零缺陷

软:软件、软盘、软着陆、软饮料、软包装、软科学、软技术、软广告、软设备、软资源、软指标、软处理、软人才、软环境、软课题、软新闻、软原则、软挂钩、软任务、软通货

霸:电霸、煤霸、路霸、沙霸、地霸、鱼霸、水霸、车霸、浴霸、油霸、菜霸、钢霸、肥霸、声霸、视霸、财霸、凉霸、影霸、速霸、词霸、解霸、毒霸

坛:神坛、花坛、乐坛、影坛、文坛、剑坛、拳坛、政坛、箭坛、泳坛、体坛、论坛

股:股民、股市、股友、炒股、配股、原始股、认股、权利股、绩优股、垃圾股

风:人来风、抢购风、炒股风、摊派风、吃喝风、送礼风、出国风

泡:泡饭、泡澡、泡汤、泡面、泡吧、泡妞、泡会、泡脚、泡时间、泡病号

流:人流、物流、资金流、现金流

除了这些单音节准词缀,还有一些双音节准词缀也在不断产生,如:

工程:市政工程、基建工程、胡子工程、烂尾工程、豆腐渣工程、马拉松工程、社会工程、希望工程、民心工程、慈善工程、菜篮子工程、送温暖工程、再就业工程、双优工程、减负工程、实事工程、解困工程、凝聚力工程、献爱心工程、形象工

程、211 工程

绿色:绿色食品、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农业、绿色肥料、绿色汽车、绿色工程、绿色设计、绿色营销、绿色科技、绿色档案、绿色管理、绿色警察、绿色意识、绿色教育、绿色包装、绿色家电、绿色蔬菜、绿色服饰、绿色能源、绿色革命、绿色饭盒、绿色农药、绿色电脑

效应:明星效应、深圳效应、名人效应、人才效应、多米诺效应

另类:另类休闲、另类音乐、另类医疗、另类时装、另类旅行、另类体育、另类美容、另类礼物、另类宠物、另类学生、另类作家、另类算术、另类门槛

有些双音节准词缀本身就是由单音节准词缀派生出来的词形成的。如儒将、儒生、儒官、儒医、儒商等是从“儒”字派生出来的。然后在“儒商”的基础上又派生出儒商文化、儒商精神、儒商形象、儒商氛围、儒商企业、儒商论坛、儒商法则等,这样“儒商”也成了一个准词缀。

可见汉语这种准词缀不仅能产性强、扩张力大,在模仿普遍规律下,用类比方法构成的新词几乎多到令人瞠目、随心所欲的程度,而且自己本身在不断地创造出来。可以说汉语语素的词缀化是现代汉语一个重要趋势。再如“网”和“虫”以前都是独立的词,很少作为“词缀”,参加成批的构词。但现在从“因特网”中提炼出“网”,形成网民、网友、网吧、网址、网虫等,同时又从“网虫”中提出“虫”,造出房虫、票虫、车虫、会虫、拍虫(精通拍卖的人)等词。教育部宣布新增 2007 汉语新词语中,“族”增加了 12 个新词:赖校族、乐活族、洋漂族、装嫩族、飞鱼族、奔奔族、合吃族、试药族、啃椅族、网络晒衣族、捧车族、吊瓶族、慢活族。另外,新增词语中还有房奴、车奴、证奴、垄奴、节奴。还有 2 个新词抱抱团和抱抱装,开始是抱抱团,一种模仿西方世界和陌生人拥抱的现象,后来就出现了抱抱装。

语言词语的模仿和复制是个普遍现象。英语中也有这样的类比造词。如 white-collar,用白领指“非体力劳动者”,然后出现 blue-collar、pink-collar(妇女职业)、gray-collar(维修和服务性行业)、gold-collar(专业技术熟练的人)、bright-collar(成功职业人士)、new-collar(收入高于一般白领工人的人)、open-collar(在家工作的人)。电脑产品中有一个常用的 user-friendly,表示“一般人都能使用的”,这样就出现了 listener-friendly(音响产品:一般听者都可使用)、reader-friendly(书籍:一般人都能阅读)、citizen-friendly(法律文件:一般市民都能读懂)。英语中许多词是用这种方法构成的:

bird's eye(俯视):fish eye(全视的)、worm's eye(仰视)

spaceman(太空人):earthman(地球人)、moonman(月球人)

black market(黑市):grey market(半黑市,灰市)

moonlight(晚上兼职):daylight(白天兼职)

highrise(高层建筑):lowrise(低层建筑)

blackout(断电):brownout(减电)

man of letters(文人):lady of letters(女文人)

terrain(地面):marrain(海面)

earthquake(地震):starquake(星震)

eyewitness(目睹): earwitness(耳闻)

television(无线电视): cablevision(有线电视)

landscape(景色): moonscape(月景)、lakescape(湖景)、seascape(海景)、mountain-scape(山景)、riverscape(河景)、skyscape(空中景观)、cityscape(市容)、hillscape(小山景)、campusscape(校园景色)、streetscape(街景)、fieldscape(田野风景)、dreamscape(梦境)、pinescape(松景)

由此可见,英语中不论派生词还是复合词,都产生一些能产性极强的词缀或语素。20世纪60年代黑人运动,出现了表示“静坐示威”的词 sit-in。于是人们就按照这个模式,先后造出了 swim-in(游泳抗议)、pray-in(祈祷抗议)、sleep-in(静卧示威)、laugh-in(哄笑示威)、read-in(表示抗议的朗诵会)、talk-in(抗议演讲会)、love-in(爱情聚会)等。

同样从 earthenware 类比出 ironware(铁器)、copperware(铜器)、glassware(玻璃用具)、hardware(硬件)、software(软件)、kidware(儿童软件)、rentware(出租软件)、freeware(免费软件)、courseware(课件)、houseware(家具器皿)、kitchenware(厨房用具)、cookware(炊具)、sanitaryware(卫生器具)、giftware(送礼物品)等。

英国作家 George Orwell 在他的政治讽刺小说《1984年》中杜撰了 doublespeak(假话)、newspeak(自相矛盾的宣传语)、oldspeak(陈词滥调)后, speak 成为一个较强构词语素,表示各种语言或说话方式:

teacherspeak、netspeak、artspeak、mediaspeak、collegespeak、bizspeak、sportspeak、tech-nospeak、computerspeak、lawyerspeak、consumerspeak、bureauspeak、summitspeak、warspeak、rockspeak、discospeak、Chinaspeak、White-House-speak、Olympspeak、Freudspeak、Reagon-speak、Clintonspeak

英语中还有一种与类推词相近的对比构成,即利用现有的反义词构成新的复合反义词。如:

blacklist:whitelist(准予上演的电影)

baby boom(生育高峰时期):baby bust(生育低谷时期)

nightmare(夜里噩梦):daymare(白日噩梦)

brain drain(人才外流):brain gain(人才流入)

hot line(热线):cold line(冷线)

hard line(政治上的强硬派):soft line(政治上的温和派)

但从语义联系上看,英语所受的限制更大。英语复合词的构成必须遵守其词法规则、句法规则和语义规则。而汉语复合词的内部结构虽然如同句子结构有偏正、主谓和动宾等,但汉语属于一种意合性语言,也就是说,只要语义上有联系,事理上明白,交际双方能理解,词语就可以任意组合,因此汉语复合词和短语的搭配能力都相当强。如“跑”,既有“跑步”,也可类推出跑江湖、跑买卖、跑工作、跑官、跑关系、跑资金、跑赞助、跑项目、跑官司等。再如从“玩”形成的动宾结构:玩电脑、玩股票、玩文字,这种搭配还符合句法,而玩猫腻、玩深沉就很难说是句法规则了。还有泡脚、泡面、泡吧、泡妞、泡病号、傍大款、吃大款。同一词语形式可以表示非常复杂的语义关系。

1.2.5 词语功能

汉语词的弹性不仅仅表现在形式上,还表现在功能上。汉语作为孤立型语言,词的语法功能不依赖于其本身的形态变化,因此进入句法,词类可以相互转化使用,一个字充当动词、名词、形容词等各种词类。正如徐通锵(1992)说的,“字的句法功能很模糊,同一个‘字’,例如‘气’,它的功能有时候相当于印欧语的名词(如煤气。打开窗户透一透气。秋高气爽),有时候又相当于动词(如他气得直哆嗦。故意气他一下)”。早在19世纪,英国人威妥玛(Thoma Francis Wade)在《语言自述集》,这个世界上第一本教西洋人学习汉语的书中就提出了“汉语词的多功能性(versatility)”的命题。他认为汉语词没有英语那样的形态标志和形态变化,一个词可以不改变词形而充当任何语法功能。范晓(1996)在拿汉语跟印欧语比较后发现,汉语词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汉语的动词可以作主语、宾语而不改变词性。汉语的形容词可作谓语和状语。名词可以作定语,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作谓语。下面是些具体例子。

名词和动词兼类:

忠实代表—代表祖国	党的领导—领导人民
接受批评—批评他人	科学研究—研究语言
提出申请—申请工作	解除武装—武装工人

形容词和动词兼类:

人很端正—端正态度	极其繁荣—繁荣祖国
非常讲究—讲究营养	十分孤立—孤立自己
人很辛苦—辛苦大家	非常麻烦—麻烦领导

名词和形容词兼类:

革命精神—人很精神	保守秘密—秘密图纸
克服困难—非常困难	最低标准—标准尺寸
解决矛盾—矛盾心理	没有规矩—非常规矩

申小龙(2003)给出的一组字组,说明同一个字在不改变形态的情况下既可以作名词,也可以形容词和动词兼类:

便宜(拣了一个便宜、很便宜、便宜你了)

方便(行行方便、很方便、方便大家)

游泳(学游泳、游泳池、去游泳)

照顾(需要照顾、很照顾、照顾病人)

意识(思想意识、意识形态、意识到错了)

风光(风光无限、很风光、风光了一阵)

成就(建设成就、成就感、成就了这件事)

我们可以看到,汉语不少词在意义不变的情况下,可同时实现词性转化、结构转化和动静转化:

学习文件—文件学习	安排日常—日常安排	检查任务—任务检查
探索空间—空间探索	反映情况—情况反映	发射卫星—卫星发射

再如“牵手”一歌的歌词:

“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
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苦过你的苦。
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的追逐。”

不仅是实词之间可以转换,甚至实词和虚词这两大系统之间也可互相转化,如介词“给”、“把”、“比”等本身就是动词虚化而来的,因此可以在不同句子里用作不同的词性:

[3] 他给了我一本词典。(动) 他给我买了一本词典。(介)

[4] 老王把着大门。(动) 老王把门打开。(介)

[5] 我们要比质量。(动) 他比我干得出色。(介)

还有动词兼副词、连词等。

[6] 我们可以比较它们的特点。(动) 这辆单车比较便宜。(副)

[7] 他现在在家。(动) 他在学习。(副)

[8] 我跟父母比童年。(连) 我跟着共产党。(动)

启功(1980)是这样比喻汉语词语的弹性:汉语的词“是一种多面功能的零件:比如一个螺丝钉,可以左右旋转,也可以钻进、退出,更可以用锤直接钉入或用钳直接拔掉。例如‘衣’和‘食’,作为名词,是衣服、食物;作为动词则是穿衣的‘穿’、吃饭的‘吃’。所以可以说‘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如果说‘衣我食我’,即是‘给我衣穿,给我饭吃’,那么这句话中的‘衣’、‘食’二字中即同时各具有动、名两种性质。

王宁(1996)也有这样形象性的比喻:“像英语、俄语这种语言,一个词像一根小铁钩,一边有环,一边带钩。这个钩钩进那个环,连成一条,就是一句话。钩和环得对合适了,大钩穿不进小环,大环挂不牢小钩,词的结合自由度很小,错了一点就被判为‘语法错误’。可汉语的词像一个多面体,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胶,面面都能接,而且用点心都可以接得严丝合缝。比如回文诗,干脆接成一个圈儿,从哪儿都能念。”

英语中也有一种类似兼类词的转类词,如:

副转名:He tried to find the hows and whys of the story. (他试图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His future is full of so many ifs. (他的未来充满着许多变数。)

动转名:He is a marvellous find. (他是非常出色的人才。)

Warm clothes are a must in the mountains. (寒衣是山区必备之物。)

You should save all your edits. (保存你所编辑的东西。)

The commute is too long. (每天上下班来回交通的时间太长。)

形转名:The unfortunates lived a homelss life. (这些不幸的人过着流浪的生活。)

介转名:The novel mirrors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city. (这本小说反映了该城的兴衰。)

介转动:I would down the window on my side. (把靠我这边的窗放下。)

The student book store uppered its prices again. (学生书店又把书价提

高了。)

形转动: Don't dirty your hands. (不要弄脏你的手。)

The government tries to narrow the income gap. (政府正努力缩小收入差距。)

He frequented his doctor recently. (他最近经常去医生那里。)

She browned the meat. (把肉烤黄。)

名转动: He pocketed all the profits. (他私吞了所有的利润。)

He is now toothing his saw. (他在给锯子锉齿。)

Don't brother me. (不要和我称兄道弟。)

I can't stomach his insult. (我不能忍耐他的侮辱。)

He thumbed the pages of a book. (他用大拇指翻着书。)

She fingered my face. (她用手指触摸我的脸。)

The stream snaked its way. (小溪蜿蜒向前流去。)

Cocooning in his room, he immersed himself in high theory. (他像蚕茧一样缩在自己房间里潜心研究高深理论。)

英语转类词数量不少。根据 Gramley (2001) 统计, 英语不改变词形, 可作两种词性以上的转类词 (conversion) 占到英语总词汇的 19.6% 左右, 仅次于派生词和复合词。不仅单纯词, 而且合成词也可转类, 如由复合词名词转类的动词: to snowball (迅速增长)、to shipwreck (遭遇海难)、to sandbag (堆沙袋)、to honeymoon (度蜜月)、to blue-pencil (编辑)、to handcuff (铐住)、to cold-shoulder (冷落)、to wait-list (列入等候名单)、to seabelt (系安全带); 由短语动词转类的名词: a breakthrough (突破)、a crackdown (镇压)、a cleanup (大扫除)、a toneup (健身)、a pullback (撤退)、a washout (糟糕)、a liftoff (升空)、a blowout (轮胎爆裂)、shakedown (彻底搜查)。甚至字母词也可以转类。如: don't forget to cc (复写本) this to everyone. Now we can RV (房车) across America. 而汉语兼类词或转类词的比例就少多了。我们对李行健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年第 1 版) 进行随机抽样统计 (因为该词典是标注出词性的)。每隔 40 页 (如 40、80、120、160、200、240……), 统计一个页面的兼类词。这样共抽得 43 页, 共 1780 个词。凡是一个词可作两种以上词性用的, 都作为兼类词统计, 这样共有 90 个, 占 5.1%。其中单音节词 37 个, 占 41%, 多音节词 53 个, 占 59%, 可见单音节词转类占很大比例。

从词性上分析, 英语绝大多数是名词转动词, 而汉语大多数是动词兼名词用。如根据邹韶华 (2001) 对《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 1985—1986》、《新华文摘》(1987.3) 和《读者文摘》(1990.1—6) 的统计, 名词兼动词用的只有 34 个 (如板、画、坑、伤、包、站、堆、火、组织、标志、意识、理论等), 而动词兼名词用的达到 265 个 (如感染、关心、反映、批判、体现、议论、思考、慰问、追求、通知、招待、会谈、挑战、思念、建议、限制、修养、调查、消耗、疑惑、超越等)。

从形态上分析, 英语转类词和汉语的兼类词表现出较大区别。如英语词转类后在句中还是要体现词类和语法变化规则, 如 hows、ifs、a must、fingered、cocooning、to doctor

等。而汉语兼类词即使在句子中,作动词或名词用形态上都没有变化。正因为汉语这个特点,有时很难在两类词中间画出界线,如下面句子中的“咳嗽”、“危险”和“近视眼”:

[9] 咳嗽不宜抽烟。

[10] 这事危险。

[11] 他近视眼。

汉语的词语功能的弹性还表现在动词上。如动词既可作及物用,也可作不及物用:

[12] 我付钱了。/钱付了。

[13] 我擦了桌子。/桌子擦了。

[14] 我扔了一本书。/书已经扔了。

[15] 老张送走了礼物。/礼物已经送走了。

[16] 他克服了困难。/困难克服了。

[17] 他家的一只狗死了。/他家死了一只狗。

[18] 他衣服的纽扣掉了。/他衣服掉了纽扣。

[19] 系里的一个老师走了。/系里走了一个老师。

而英语动词的属性比较死,不及物动词很难转及物用法:

[20] His dog has died.

[21] A button has come off his coat.

[22] A teacher has quit his job.

正因为汉语词的功能灵活多变,富有弹性,实在难以用词性来规范,定义,因此,吕叔湘(1964)认为“讲汉语语法,也许‘词’不是绝对必要的”。其实 Humboldt 在 1826 年发表的 *On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一文中就认为汉语没有词法:“其他语言的语法都有明显的组成部分:词法和句法,而在汉语中却只有句法。”他进一步分析说“其他语言分析句子是从词的语法特点开始,词的语法性搞清楚了,句子也就理解清楚了。这在汉语中完全办不到。汉语的理解必须从字典开始,词的意义……搞清楚了,句子的结构才清楚。”(转引自潘文国等,2006:99-100)。如果这个话是对的,那么我们展开英汉词汇对比研究,本身就不完全在一个相同的基础上进行。尽管如此,我们还需要一个框架,一个参照点。由于英语词法理论体系相对比较完整,我们就选择了从英语的词来分析汉语的字或词。

第 2 章

英汉词义的精确与灵活

2.0 引言

论及英汉词义,不少学者都认为英语词义比较灵活,汉语词义比较精确。如刘宓庆(1980)指出“英语词义比较灵活,词的含义范围比较宽,比较丰富多变,词义对上下文的依赖比较大,独立性比较小。汉语词义比较严谨,词的含义范围比较窄,比较精确固定,词义的伸缩性和对上下文的依赖比较小,独立性比较大。”邵志洪(1997)在分析英汉语言词义的特点时也认为:“英语词义灵活,突出地表现为一词多义。汉语词义比较固定。汉语用词讲究精确、规范、严谨”。贾德江(2002)全部转引了刘宓庆的论述,表示了相同的观点。

为证明这一点,刘宓庆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 *uncle / aunt*, 英语前者可指汉语中的伯父、叔父、姑父、姨父、舅父、表叔以及没有亲属关系的大伯、大叔等,后者可指伯母、婶母、姨母、姑母、舅母以及没有亲属关系的阿姨、大妈等。可见汉语词义清楚稳定。第二个例子是 *parent*, 英语可指父亲,也可指母亲,因此如听到“*I am a young teacher with no experience as a parent, but I have a suggestion for parents*”无法断定讲话者是女的,还是男的。而汉语一般会说,“没有做父亲的经验”,或“没有做母亲的经验”。王宗炎(2001)也有 *colleague* 的例子。汉语中称同一行业的人是“同仁”或“同行”,而在同一单位工作的人是“同事”,而一个英国教师来到中国,他可能称中国教师为 *my colleagues*。

那么英汉词汇中,哪个词汇总体表达得更为精确一点呢?这就涉及语义容量、词义宽窄等问题。

2.1 英汉词语义项的多寡

刘宓庆(1980)认为,“英语词义灵活,突出地表现为一词多义”。多义词(*polysemic words*)是指一个词同时有着几个互有联系而又有不同的意义的词,它是相对单义

词(monosemic words)而言的。多义词是词语在长期语言演进过程中经历的词义变化的结果,是任何语言中都十分普遍的现象。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必然会产生需要命名的新事物、新概念和新现象。除了向其他语言借词和造新词这两个手段外,主要就是利用已存在的旧词赋予其新的词义。因此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存在大量多义词是不足为怪的。它体现了人类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因为通过赋予同一词形以更多的词义可以减少词的总量,可以减轻人们记忆词汇的负担。

所谓多义词是就词典来说的。在词典中,我们可以统计一个词有多少义项。但是在具体语境中,一个词不管有多少意义,由于上下文的限制,意义变得单一和确定。正如 Ullmann(1962)所说:“多义词是语言中产生歧义的丰富的源泉。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如何,仅仅语境就足以排除所有无关的意义”。如一个动词,在句子中只要通过其和什么样的主语或什么样的宾语搭配,就可确定其意义。我们以 run 为例。

和主语搭配:

The cat runs quickly. (跑) The car runs nicely. (驶) The machine runs smoothly. (运转) The road runs continuously. (伸展) The play runs for a week. (演出) The river runs quietly. (流) The colour runs easily. (脱落) The vine runs quickly. (蔓延)

和宾语搭配:

run a machine(使运转)、run a hotel(经营)、run a course(开设)、run an engine(发动)、run drugs(偷运)、run fingers(移动)、run a race(参加)、run the water(注水)

汉语同样有这样的情况。如“起来”和名词搭配,意义不同:

我妈起来了(醒)、人民起来了(造反)、大雾起来了(升)

“打”在词典中有 20 多个义项,但和宾语结合在一起,意义就确定了:

他们打了起来(打架)、他们打伞的(撑持)、他们在打针(注射)、他们在打毛衣(编织)、他们在打电话(互通)、他们在打包裹(捆绑)、他们在打官司(交涉)、他们在打碉堡(攻打)、他们在打水井(挖掘)

而作为名词词义的确立,看其和定语搭配:his father(父亲)、the father of philosophy(奠基人)、the city fathers(市参议员)、中国的艺术(如文学、绘画、舞蹈、音乐等)、唐诗的艺术(创作表现技巧)、领导的艺术(创造性方法方式)。

同样对形容词词义的确立,看其所修饰的名词。如:老人(年龄大)、老房子(陈旧的)、老朋友(时间长的)、老地方(原来的)、老韭菜(过了适口期)、老兵(有经验的)、老顾客(常来买东西的)、hard work(艰苦的)、hard blow(沉重的)、hard discipline(严峻的)、hard winter(严寒的)、hard heart(冷酷的)。

可见,语境的作用只保证激活多义词各个义项中其中一个,而抑制其他义项。

一个词的词义多少往往决定了该词含义范围的宽窄。一般认为英语单词要比汉语单词具有更多的词义。根据高远(2002)对英语和汉语 15 个最常用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的统计,发现英语单词的词义超过汉语的一倍以上。

表1 英汉常用词义项统计

	英 语	汉 语
名词	man, book, water, tree, room	人、书、水、树、屋
动词	eat, sleep, speak, love, give	吃、睡、说、爱、给
形容词	good, hot, deep, thick, ugly	好、热、深、厚、丑
总共 15 词词义	178 (Collins 1979)	83 (《现代汉语词典》)
平均每词词义	11.9	5.5

王惠(2005)对《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详解》所包含的 3 537 个名词进行统计,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义项的多义词共有 671 个,占 19%。苏新春(2002)对《现代汉语词典》(1983 年版)56 147 词条的统计,多义词占总数的 24%。而英语的多义词要比汉语多得多。根据 Byrd et. al. (1987)对 *Webster's Seventh Dictionary* 将近 6 万词条的抽样统计,有 21 488 词条具有 2 个或 2 个以上的意义,即多义词占到近 40%。邵萱婷(2005)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3 版)和《牛津简明英语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年第 1 版)对 L 字母开头的词条进行统计和调查。首先是确定一些取样原则。如词的定义,《现汉》是用【】列出的词,《牛津》是用黑体列出的词。词义数的定义,前者是以每个词下面用 1、2、3……标明的词义项为准,后者由于分词性(n. v. adj.),所以按每个词性下面的词义项总和为准。

表2 L 词条义项统计(1)

汉语 统计 L 字母开头词条 3 081, 平均单个词义数 1.387			英语 统计 L 字母开头词条 2 203, 平均单个词义数 2.115	
词义数	词条数	所占总体词条比例	词条数	所占总体词条比例
1	2 332	0.75690	1 441	0.64049
2	547	0.17754	406	0.18429
3	112	0.3635	149	0.06764
4	43	0.01396	66	0.02996
5	16	0.00519	41	0.01861
6	11	0.00357	28	0.01271
7	6	0.00195	15	0.00681
8	5	0.000162	10	0.00454
9	2	0.00065	13	0.00590
10	2	0.00065	12	0.00545
11			7	0.00318

续表

汉语 统计 L 字母开头词条 3 081, 平均单个词义 数 1.387			英语 统计 L 字母开头词条 2 203, 平均单个词义数 2.115	
词义数	词条数	所占总体词条比例	词条数	所占总体词条比例
12			11	0.00499
13			5	0.00227
14	3	0.00097	2	0.00091
15	1	0.00032	1	0.00045
16	1	0.00032		
17			7	0.00318
19			2	0.00091
20			2	0.00091
21			2	0.00091
22			1	0.00045
23			2	0.00091
25			2	0.00091
26			2	0.00091
27			1	0.00045
29			1	0.00045
31			1	0.00045
46			1	0.00045
53			1	0.00045
58			1	0.00045
合计	3 081		2 203	

通过对 L 词条的统计,结果如下:i)汉语单义词的比例高于英语单义词比例,前者是 75.69%,后者是 64.05%。也就是说,汉语的多义词(含有两个词义以上的词)是 24.31%,而英语的多义词高达 35.95%。和 Byrd, et. al. (1987)统计完全一致。ii)英语不仅多义词多,而且多义词的词义数或词义项也多,英语一个单词平均词义是 2.115,而汉语一个单词的平均词义是 1.387。汉语一个词最多的词义只有 16 个,而英语一个词可有 31 个、46 个、53 个、58 个词义。

为什么一个英语单词所含意义要比汉语相同的单词的意义多?这和语言的文字结构、构词方法等有关。

2.1.1 文字结构

英语是拼音文字。其线形字母表音不表义,词形和词义没有必然的联系。这就使英语的命名有很大的灵活性,人们可以赋予一个词的意义而不受到词形的限制。vanity 既可以赋予其“虚荣”的意义,也可以使其有“无益”、“空虚”、“粉盒”、“梳妆台”等意义,只要意义有点关系,或有点联想,甚至没有任何关系,都可以给一个词以不同的意义。再如 mine 有“矿藏”、“宝库”、“源泉”、“地雷”、“坑道”、“潜道”、“烟火”等词义,意义相差很多。英语甚至可以通过转换词类,赋予同一个词形以更多的意义。如 nose 转为动词意义有 7 个:①嗅、闻②探问、查看③用鼻拱擦④推动、推开⑤朝特定方向⑥小心驾驶⑦勉强胜过。再如 tree 转为动词后有 6 个意义:①把……追赶上树②用树覆盖③长成树④提供木制用具⑤给鞋上楦头⑥使陷入困境。前 3 个和树还有点关系,后面 3 个已经难以有语义联系。形容词的义项更多,如 heavy, light, hard, soft 等平均义项都在十几个。heavy 就有 20 多个义项,其中包括昏睡的、乏味的、怀孕的等边缘意义。动词也是这样的情况,如 set、take、put 这些动词已经彻底虚化了,词义都是四、五十个左右,几乎可以表示任何一个你想表达的相关动作。根据意大利语言学家 Varro 的调查,英语“good”有 228 个义项(Byrd et. al., 1987)。英语有些词甚至可以将相反或对立的意思集于一身。如 sanction 这个名词既有“认可、批准”意义,也有“处罚、制裁”义项。

[1] The government gave its sanction to what the Minister had done. (政府对这位部长的做法给予认可。)

[2] The government applied economic sanction against the company. (政府对那个公司给予经济处罚。)

同样,overlook 同时有“忽略、看漏”和“检查、监督”的意义。再如:oversight 监视/忽略、fireman 消防队员/火夫、overhear 偷听/偶然听到、ambition 抱负/野心、cleave 劈开/粘住。(当然汉语中也有类似情况。如王宁(1996)的考察发现下面汉字都包含正反两个意义:乱—治/乱、藐—广/小、副—分/合、徂—存/逝、特—独特/配偶、被—覆盖/显露、乞—给予/要求。但这种情况只是在以单音节词为主的古汉语中存在。)

由于词义的发展不受词形约束,寓新义于旧词就成为英语词汇发展的主要方式。发明了打字机后,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的文稿用什么词来表示?人们想到了 manuscript,既然这个词表示“手写稿”,为什么不可以同时表示“打印稿”呢?于是,break 一词又增添了“霹雳舞”意义;mouse 演化出“鼠标”;recovery 转指“宇航员的载回”;babysitter 从“替人临时照看孩子的人”引申出“替航空母舰护航的驱逐舰”。陆国强(1984)指出:“现代英语中不少新词语是由于旧词增添了新义或词义的引申而形成的。”如:gay 快乐的一同性恋爱的、homework 家庭作业—为准备某一任务进行的阅读或研究、shuttle 梭子—穿梭外交、jet set 乘喷气飞机的阶层—富人。

词的使用频率越高,词义引申的机会就越多。英语单词的容量就恰如滚雪球一样在不断增加。bird 一词从“鸟”逐渐增添了“人”、“妞”、“家伙”、“飞机”、“火箭”等意义。刘宓庆(1998:114)列举英语中的 story,汉语的词义是“故事”,但在英语中,不同的上下文可以有“事件、事情、情况、情形、情节、案情、内情、真相、消息、报道、内容、电

讯、传说、说法、身世、遭遇、谎言、渲染”等许多不同的词义。

英语文字符号与意义不挂钩的特点使英语能够充分利用旧词,赋予尽可能多的意义。因此,英语单词的平均义项比较多。

汉语是表意文字。词的存在形式即形位本身就有意义。这是因为汉字发源于图像,绝大多数的基本词是象形造字的结果,字有较大的透明度和理据性。人们看到字的书写形式,多少能够猜到其一点意义,如“森”,三个木,因形见义,就是树林。也就是说,汉字的表义性使得自身的“形”限制其意义的表达和引申,因此字不可能表示太多的意思。我们可以赋予一个词以任何的意义,但有一条原则,词义不能违背词形所隐含的基本意义。如“铁”字,可以表达各种意思,但都得和金属有关系。如“拉”字,提手旁表示该词意义与“手”有关,其释义也主要是与“手”有关的本义、引申或扩展义。一个字能表示不同的语素意义是极其有限的。正如高远(2002)说的“汉字的内部形式像是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拴着词义,不让它跑得太远,太自由。”

一个汉字能表示几个没有语义关联的语素主要是汉字简化、假借用字、音译选字和语素分化等原因造成的。如于汉字简化形成的:制(制定、製造)、周(周到、週遊)、面(面貌、麵粉)、游(旅遊、上游)、征(征服、象徵)、志(志愿、雜誌)、复(答復、複杂)、发(头髮、发现)、钟(锺点、钟爱)。假借用字造成的,如“端”、“夫”、“概”、“容”、“原”在“极端”、“夫人”、“气概”、“容貌”、“草原”词中。音译造成的,如千克、毫米、德语、法语、美元、英语、摄氏。

应该看到,外来词音译是现代汉语中产生多义词的一个重要原因。如“的”在汉语中只是一个虚词,但在音译 taxi,出现“的士”后,出现了一大批以“的”组成的新词,如的哥、的爷、的姐、的嫂、的票、面的、残的、打的。这样“的”就增添了“出租车”这一新语素。再如,“奔”因为在音译了“奔驰”(BENS)后,出现了“大奔”、“中奔”、“小奔”、“奔的”,结果形成了“轿车”新语素。“恤”在音译了“体恤”(T shirt)后,出现了“体恤”、“恤衫”、“机恤”、“时恤”、“T恤”后,新添了“圆领衫”这一语素。类似的还有“啤(黑啤、黄啤、冰啤、生啤)”、“咖(冰咖、清咖、奶咖、泡咖)”、“迪(迪姐、迪友、迪迷、迪厅)”、“巴(大巴、中巴、巴嫂、巴姐)”等。但总的说来,汉字基本上还是形义统一的。

2.1.2 构词方法

汉字因形见义的特点使汉语排斥一字/词多义,而转向于造新词。我们前面提到,英语是从 manuscript(手稿)上添加新义“打印稿”,而汉语原先也有“稿”(主要指手写稿),但打印机出现后,并没有在原词上增添新义,而是造出新词“打印稿”。汉语有造字(方块字即语素的形位或外壳。汉字和词是分离的,尽管古汉语中绝大多数字就是词)和造词(字的组合即合成词)之分,英语只有造词。汉语的造字系统是封闭的,到一定时候,不会有新的字出现,而只会减少,而词是开放的,可以不断产生。因此汉语当不能有新字产生时,就只能转而通过用双字、三字组合造新词。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就经历一个由单音节字/词到双音节词变化的过程。古汉语中单音节词即一个语素构成的单纯词占大多数。如张双棣对《吕氏春秋》进行词汇统计(苏新春,2001),全书共有4989词,单音词2972,为59.6%;复音词2017,占40.4%。古汉语中的复音词大

多数是人名和地名,如对《论语》的统计,除了人名和地名,其他词都是单音节词。相比复音词,单音节词的词义比较灵活,多义现象就比较多。如曹炜(2001)对《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A和B字母下的词统计,发现多义词基本上都是在单音节词中。

表3 单义词和多义词统计

	单义词			多义词		
	数量/比例	单音节词	双音节词	数量/比例	单音节词	双音节词
A 词条 39	14/35.9%	6/15.38%	8/20.51%	25/64.1%	19/48.71%	6/15.38%
B 词条 179	49/27.37%	17/9.50%	32/17.88%	130/72.63%	128/71.51%	2/1.12%
合计除 2	31.6%	12.44%	19.20%	68.4%	60.11%	8.25%

仅从两个字母的词条统计表明:i)古汉语中,单音节词占72.55%(12.44%+60.11%)。ii)多义词占到古汉语词汇的68.4%(其中60.11%是在单音节词中),单义词只占31.6%。词义过多,容易造成歧义现象。如:“洁”可表达“洗净”、“刷净”、“冲净”、“刮净”等;“正”可表达“纠正”、“改正”、“扶正”等。

古汉语时期,语音系统比较复杂,音位的组合方式比较多样化,辨义音节较多,所以,尽管古汉语是单音词占优势的语言,但同音词现象较少。只是后来由于浊音清化,辅音韵尾消失等变化,语音趋向简化,辨义音节越来越少。现代汉语普通话有21个声母,39个韵母,由此组合的有效音节411个,加上四个声调和轻声,所有辨义音节也只有1300个左右。而《现代汉语词典》收单字8795个,可见同音字的比例是很高的,一个音节所承担的汉字数量平均为6.79。当然实际上是不平均的,如bi第四声音节有103个,fu第二声有78个,ji第一声音节有77个,li第四声有82个,xi第四声有98个,yi第四声有90个,zhi第四声有90个。如yi第四声:义、艺、议、衣、异、易、译、益、逸、意等等。为减轻单音节词带来的语义负荷过重和同音词过多引起的问题,减少歧义,增添新义,增强语言表达力,汉语不得不把音节增加到两个音节,使原来的单音词成为双音词:意义、艺术、议论、衣服、异常、容易、翻译、益处、安逸、意会。音节拉长不仅使同音词减少了,更重要的是使原来单音节词的词义得到了分摊。

表4 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的义项数

单音节词(古汉语)		双音节词(现代汉语)	
词	义项数	词	义项数
目	5	眼睛	1
爪	3	脚爪	1
翼	4	翅膀	2
节	7	骨节	1
容	5	容貌	1
体	4	身体	1

“人”在古汉语有7个词义(《辞海》),在现代汉语中有8个词义(《现代汉语词

典》),而“人”与“民”结合成“人民”,或和“类”组合成“人类”,词义受到制约,而变得严谨精确,都只有1个词义了。翻开汉语词典,就会注意到原来的单音节词的多个义项现在大多用双音节词来分别表达了。如“净”单音节词中表示“清洁”、“剩余”和“纯”的三项意义,现都用“干净”、“净余”、“净重”三个双音节词来分担了。“释”的四个意义“解释”、“消除”、“放下”和“释放”用“注释”、“释疑”、“释手”和“保释”来分别表达了。古汉语的“道”有“道路”、“道理”、“道义”、“道学”、“道德”等不同意义,变成双音词后,它们的意义也就分开了。由两个语素组成的双音节合成词由于单语素意义的相互制约,而使得词义范围缩小,词义变得偏窄、精确和严谨起来,词语意义就有了较大的独立性。

还是根据邵萱婷(2005)对《古汉语常用字典》(商务印书馆,1998年修订版)L词条的统计,与对《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L词条的统计,对比如下:

表5 L 词条义项统计(2)

汉语 统计 L 字母开头词条 3 081, 平均词的平均 义项数 1. 387			英语 统计 L 字母开头词条 227, 每个词的平均义项 数 2. 573	
词义数	词条数	所占总体词条比例	词条数	所占总体词条比例
1	2 332	0. 75690	63	0. 27753
2	547	0. 17754	54	0. 23789
3	112	0. 3635	59	0. 25991
4	43	0. 01396	30	0. 13216
5	16	0. 00519	14	0. 06167
6	11	0. 00357	4	0. 01762
7	6	0. 00195	2	0. 00881
8	5	0. 000162	1	0. 00441
9	2	0. 00065		
10	2	0. 00065		
11				
12				
13				
14	3	0. 00097		
15	1	0. 00032		
16	1	0. 00032		
合计	3 081		227	

可见现代汉语中的单义词的比例比古汉语大大增加了,前者是 75.7%,后者只有 27.8%。每个词的平均义项数前者 1.39,后者是 2.57。根据曹炜(2001)对《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单义词和多义词的分布情况的统计,发现在词典总收词的 55 443 个词中,单义词有 44 227 个,占总数 79.77%,而多义词仅有 11 216 个,只占总数的 20.23%。

下面是他和他的研究生的具体统计。

表6 单义词和多义词数量统计

首字母	单义词	多义词	首字母	单义词	多义词	首字母	单义词	多义词
A	356	73	J	3 018	827	R	715	156
B	1 305	354	K	1 157	329	S	6 958	925
C	1 264	335	L	2 434	717	T		
D	3 473	759	M	1 719	431	W	1 442	349
E	254	56	N	799	222	X	2 627	748
F	1 593	482	O	33	14	Y	3 516	875
G	2 162	641	P	1 175	362	Z	3 248	935
H	2 376	594	Q	1 772	465			

苏新春(2001)的统计结果和邵萱婷、曹炜统计基本一致。他对《现代汉语词典》(1983年版)统计,发现在56 147 词条中,有42 828 条是单义词,占总数的76%。

尽管现代汉语中双音词的词义大为减少,但是作为构词的基本成分语素,其意义并没有相应减少。和英语不同,汉语的单音节语素在构词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可以从汉语词典是以语素作为引导条目编排可以看出。

仔 ①幼小的。②……

【仔鸡】

【仔密】

【仔细】

【仔猪】

而英语直接以词为编排条目:

care ①worried②love

carefree ①free of worries

careful ①cautious②giving serious attention

careladen ①worried

careless ①thoughtless②resulting from lack of care

因此,我们可以把语素义项的统计和词的义项统计分开来分析(前者大多不能独立运用,只能和其他语素构成一起使用,如“器”、“危”必须和“木”和“险”合成,而后者能独立构成句法单位)。根据朱志平(2005)对汉语467个高频语素的统计,一素一义只有134个,占总数的29%,一素两义以上的有333个,占总数的71%。这统计说明,汉语的语素是多义性的。朱志平又作了个统计,调查了《现代汉语词典》中3 251个双音词的义项数情况和构成这3 251个双音词所涉及的1 882个语素义项数情况,结果如下。

表7 双音词和语素的义项数

义项数	1	2	3	4	5	6	7	8	9以上
双音词数(占总数比例)	1900 58.4%	977 30.1%	279 8.6%	58 1.8%	29 0.9%	8 0.2%			
语素数(占总数比例)	562 29.9%	525 27.9%	389 20.7%	207 11%	97 27.9%	43 2.3%	23 1.2%	17 0.9%	19 1%

从上面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双音词中,一个义项的占到58.4%,两个义项以上的只有41.6%,而其中六个以上义项的只有0.2%。也就是说双音词中,一词一义占大多数,词义也相对稳定。根据数据库对《现代汉语词典》中的45606条合成词的统计,平均载义量是1.163(苏新春,2001)。而语素中,一个义项的仅有29.9%,两个义项以上的占到70.1%,其中六个义项以上的有5.4%。

双音节化不仅限制了词义,把单音节词的众多词义分了出来,而且改变了汉语构词方法,即表达新的概念和事物不再主要是在旧词上赋予新的意义,而是利用现成的语素,通过组合方式产生新词。也就是说利用已存在的单语素造新词已经成为汉语满足表达日益增长的新事物和新概念的主要方法。如采用复合类推法组成新词:试销、试婚、走穴、走红;也有用派生法,利用词缀或类词缀构成新词:戏迷、影迷、刚性、弹性;还有用缩略法:导播、导医、入世、入俗。

这些双音节词基本上都是单义性的。一般说来单音节词的词义最多,表达最灵活。随着音节增多,词义也相应减少。双音节词的词义比单音节少,三音节词的词义比双音节词少。如根据王惠(2005)对3537个名词的统计,单音节词共有198个,其中多义词94个(占47.5%);双音节词3106个,其中多义词534个(占17.2%);三音节词229个,其中多义词仅14个(占6.2%);四音节词只有4个,其中没有一个是多义词。“每个词所承载的义位数量也在递减,单音节词平均有2.8个义位,双音节词有2.2个,三音节词有2个,四音节词则只有1个。”

这也同时告诉我们,即使是构成双音节词,其义项也在增加。词语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一个词如只停留在一个意义上,而不发展出引申或比喻意义,其淘汰可能性就比较大。因此,即使是双音节双语素词也在增加义项。

同时,即使是双音节词,也会出现同音词过多,造成歧义的问题,如:赢利/盈利/营利,统统/通通/通统,权利/全力/权力,情谊/情义/情意,油箱/邮箱/游乡,期中/其中/期终,辜负/姑父/姑夫,一向/义项/意想/意象,议会/意会,机智/机制,气愤/气氛,及时/即时,记忆/技艺,淫雨/隐语,赢余/盈余,古董/股东,印章/印张,异乡/异香,滋味/自卫,指示/指使,中间/中坚,外县/外线,租界/租借,杂技/杂记,琵琶/枇杷,客观/客官,悠悠/幽幽,酒菜/韭菜。据张志公的《现代汉语》统计这样的双音同音词有365组,实际上远不止这个数字。

表8 双音节词词义发展

词语	基本义	引申义/比喻义
串联	贯穿连接	串通联络
出处	词句、典故等的来源和根据	产地,来源
摆弄	反复拨动或移动	摆布,捉弄
短见	见识短浅	自杀的委婉说法
把柄	器物上便于用手拿的突出部分	可被人用来要挟或攻击的短处
挨打	被打	遭受侵略
白色	白颜色	反革命
出路	通向外面的道路	前途、发展的方向
掉价	降低价格	降低身份,有失身份的

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双音节词也会不能满足交际的需要,这样只能朝更多的音节发展。如改革开放来,三音节化、四音节化似乎成了造词的新趋势。苏新春(2001)对83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的统计,双音节词占到62%,三音节词和三音节词以上的词只有19%。

表9 多音词统计

	单音词	双音词	三音词	四音词	五音词	六音词	七音词	合计
词条数	10 540	35 056	5 703	4 365	260	114	27	56 147
比例	19%	62%	10%	8%	0.5%	0.2%	0.04%	100%

但根据《新词新语词典》(语文出版社,1993年版)对建国以来出现的5300余条新词统计,双音节词只占到26.75%,三音节词占24%,四音节词31.39%,五音节词9.55%,六音节词8.30%。可见新时期产生的汉语新词在三音节以上的词数量上明显超过双音节新词。如:

三音节词:问题菜、炒鱿鱼、软环境、跳楼价、乌龙球、贤内助、房地产、农转非

四音节词:集体福利、拳头产品、超前消费、全息思维、小康社会、数字地球

五音节词:可持续发展、结构工资制、西部大开发、交互式电视

六音节词:军地两用人才、城乡集市贸易、阶级异己分子

现在我们来看看英语情况。据统计,英语的单纯词(一个语素构成的词,在这一点上如同汉语的单音节词,所不同的是,汉语一个单纯词一个音节,而英语单纯词和音节是不对等的)要占到整个词汇的50%左右。尽管英语中新产生的词大多为复合词和派生词等,但没有迹象表明,单纯词同时在缩小。英语可以通过借词和创造新的形位不断创造新的单纯词。同时由于英语单纯词大多由多个音节组成(如magazine是三个音节的单纯词),因此单纯词不存在同音词过多的问题。而且英语音位的组合方式比汉语灵活多样,音节结构比较复杂。汉语音位组合方式只有基本4种,音节中必须含

有元音。而英语音节类型可达20种之多,可有纯辅音组成的音节,见下表(v元音, c辅音):

表10 英汉音节类型

Patterns	English	Chinese
v(v)	ah, I	阿, 爱
cv(v)	tea, my	替, 买
v(v)c	an, oil	安, 完
cvc	tongue	通
v(v)cc	task, old	
vccc	asks	
cvcc	meets	
cvccc	next	
ccv(v)	free, play	
ccvc	fresh	
ccvcc	threads	
ccvccc	prompt	
ccvcccc	glimpsed	
ccc(v)v	straw, spray	
cccvc	screen	
cccvcv	strict	
cccvcvv	strengths	
cccvcvvv	scrambles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英语中辨义音节高达近一万个(何善芬,2003)。词的音节越多,组合方式越多,同音词的机会也就越少。尽管英语也有 sight-site、right-write、sea-see 这样的同音词,但数量相当少。因此英语单纯词的数量增加并没有什么语音上的限制。

现在我们来分析英语复合法和派生法造词。英语的复合词和汉语复合词一样是由两个语素合成的。合成后,两个语素的词义相互牵制,语义趋向单一,但是从统计来看英语复合词的引申仍然比较自由(详见后几章)。英语复合词有两类。一类是实词+实词。这一类和汉语复合词区别不大,平均词义1—2个,但从随机抽查看,英语中复合词平均词义还是比较多的,主要原因是引申比喻比较活跃。如 babysitter(①代人临时照看小孩的人②看管人③驱逐舰)。red light(①红灯②危险信号③计划停止令④抓人游戏⑤妓院标志)。sunshine(①阳光②阳光照到的地方③幸福快乐④黄金⑤胡萝卜⑥致幻剂)。英语复合词还有一点不同,转类后往往又能引出其他词义。如 sunshine 变成形容词后,又添了“只能同乐不能同难的”和“禁止召开不公开会议的”两个意义。再如 shotgun,名词:(①猎枪②香辣酱③红娘④盒式建筑物⑤拉开进攻阵势),形容词:(①猎枪的②仓促的③任意的④盒子式的),动词:(①用猎枪射击②强迫)。

另一类是实词 + 副词或介词。由于 up、to、about、down、into、off、out、back、in 等这些副词或介词的本身意义虚化,词义从十几个到几十个不等,因此和一个实词结合后产生的短语性名词和动词,意义也比较多。如名词性:blackout(①灯暗②灯火管制③断电④暂时失去知觉⑤通讯中断⑥不播送节目⑦取消⑧新闻封锁)、backbone(①脊椎②山脉③船骨④基础⑤坚毅)、background(①背景②底子图案③隐蔽地方④背景资料⑤经历⑥背景音乐⑦杂音)、blowout(①爆裂②烧断③井喷④熄灭⑤血管肿胀⑥盛宴)。如动词性:uphold(①高举②支持③维护④赞成)、upset(①弄翻②打乱③使苦恼④使无效⑤推翻⑥加厚)、uprise(①上升②涌现③起身④向上倾斜⑤增加⑥起义⑦诞生⑧复活)、outfit(①全套工具②全套服装③协同工作的人④公司⑤素质⑥装备费用)、outlet(①出路②河口③发泄途径④广播台⑤商店⑥电源插座)。

归纳这两种类型,我们可以说,即使是两个语素,英语复合词的平均义项也多于汉语复合词。

英语派生词主要是由词缀和词根结合、词根和词根结合以及词缀和单纯词结合形成的。由于派生词可以在原来派生基础上不断派生,因此词义不断积累。如初级派生词 American 有美国的、美洲的、美国英语 3 个意义,继续派生为 Americanism,就有 4 个意义:崇美主义、美国式英语、美国文化的特点、美国风尚。初级派生词 collect 有意义:收集、取接、鼓起勇气、控制、积聚。派生为名词 collection,除保留收集、收取、积聚等意义,还增添了收藏品、募捐、募捐的钱、时装展览、学院期终考试等意义。由于词缀本身有意义,有些词缀意义还会和词根意义冲突,结果造成派生词意义更为复杂。如 honour 有“崇敬”、“尊重”和“表示敬意”的意思,但派生词缀-able 有被动的意义:“应该的”、“值得的”,这样 honourable 就有了“表示尊敬的”和“应受尊敬的”互相矛盾的意义。

英语派生词意义较多,而汉语派生词意义比较单一,主要原因是 3 个方面。i) 英语派生词主要是在单纯词和词根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汉语既有在单纯词基础上派生的,也有在复合词基础上派生的:打手/突击手、党派/印象派、反战/反作用、非法/非金属。而且后者的比例不比前者低:超-(自然/物质/音速)、多-(功能/中心/工艺)、副-(食品/作用/产品)、伪-(科学/民主/政府)、准-(艺术/学者/军事)、(图书/天文/博物)-馆、(科学/理论/改革)-家、(人生/世界/价值)-观、(合格/生产/出生)-率、(教育/科技/文艺)-界。由于复合词基本上都是单义的,在这基础上加了词缀形成的派生词也是单义性的。ii) 与英语派生词缀基本虚化,不能单用,不能参与构成复合词所不同的是,汉语的派生词缀比较实,它们同时还可以单用,或参与构成复合词,如前(前辈/前言)、单(单向/单方面)、泛(泛美/泛现代主义)、反(反导弹/反帝)、手(新手/生手)、病(精神病/皮肤病)、学(教育学/政治学)、气(人气/勇气)。也就是说,即使派生词是从单纯词或单语素发展而来,由于词缀有实在意义,因此这样的派生词和复合词没有多大区别,它们的语义和复合词一样也被限制了。iii) 与英语词缀不一样,汉语的词缀比较单一,大多数是单义的,即使是多义的,也都是两个意义的。如半-:①二分之一②部分的;-家:①家庭②有专长的人;-品:①等级②标准规格。根据魏志成(2000:161)列出的 164 个汉语词缀,我们统计发现:汉语词缀平均义项为 1.29 个。

表 11 汉语词缀义项

义项	1	2	3	4	5	合计
前缀(51个)	44	5	1	1		
后缀(113个)	88	17	5	1	2	
合计义项	132 (62.2%)	22×2 = 44 (20.8%)	6×3 = 18 (8.5%)	2×4 = 8 (3.8%)	2×5 = 10 (4.7%)	212 100%

英语的派生词缀大多是多义的,如:

-able: ①可能的、应该的 enjoyable, payable ②值得的 lovable, honourable ③适宜于的 eatable, wearable ④与有关的 fashionable ⑤提供的 comfortable ⑥倾向于的 peaceable, agreeable ⑦易于的 breakable, perishable。

-ism: ①行为 consumerism ②结果 organism ③特征 heroism, barbarism ④语言特色 Americanism, witticism ⑤引起的病 alcoholism, mongolism ⑥主义、学说 capitalism, Darwinism。

-some: ①有……倾向 quarrelsome ②引起……的 troublesome ③达到相当程度的 lonesome ④……人一组 foursome ⑤染色体 monosome。

-er: ①做动作的人 lover, player ②器械、工具等 computer, sharpener, opener ③……地方的人 New Yorker, Britisher ④与某职业有关的人 officer, teacher ⑤和人活动有关的事物 best-seller, three-wheeler ⑥产……者 vealer, wooler ⑦适于用作……者 broiler, fryer

-ly: ①方式 boldly, slowly ②方面 financilly, technically ③程度 relatively, partly ④方向 northwardly, outwardly ⑤顺序 thirdly ⑥时间 recently, annually。

由于词缀意义相差较大,有的词缀在词典里分为两条。如 pro-第一条:①先 prothalamion ②前 procephalic ③原基础 pronucleus ④突出 prognathous ⑤前进 proceed ⑥向外 proclaim;第二条:①副、代 pronoun ②亲、赞成 pro-American。

根据魏志成(2000:130-154)列出的320个英语词缀(根据同一词缀形算一个原则),其中前缀105个,后缀215个,结合《英汉大词典》,我们统计发现英语词缀的平均义项是2.47个:

表 12 英语词缀义项

义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13
前缀 105	48	13	10	9	8	6	5	3	2		1
后缀 215	121	34	18	11	14	7	3	3		3	1
合计 791	169	47	28	20	22	13	8	6	2	3	2
100%	21.4%	11.9%	10.6%	10.1%	13.9%	9.86%	7.08%	6.07%	2.28%	3.79%	3.03%

英语词缀的多义性,除其他因素,还有下面两个原因引起的。i) 词缀义普遍比较虚。像 hemi-(半)、mono-(单)、neo-(新)、-arium(场所)、-mony(婚姻)、-oma(疾病)这样的实义词缀不多。词缀意义越是虚,义项越多。实义词缀一般都只有一个意义,但是 out-、over-、in-、-ic、-ize、-y 词缀意义都在 7—8 个以上。ii) 同一词缀词类转换。如 -ate, 构成动词①成为 invalidate②产生 triangulate③供给 aerate④化合 oxygenate; 构成形容词①有关的 collegiate②充满的 passionate③像……的 stellate; 构成名词①职务 graduate②动作对象 condensate③一群人 electorate。这些因素都造成英语词缀的多义性,而多义词缀必然导致派生词意义的复杂。

综合单纯词、复合词和派生词三种造词法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英语词的义项多而复杂,汉语词平均义项较少。主要原因就是“英语利用引申比喻等等手段寓新义于旧词,词义演变越来越宽。汉语的表意文字使造词法有寓新义于新词的趋势,创造新词比较容易,一般只需要按传统的合成规律将词素进行搭配。”(刘宓庆,引自邵志洪,2005)。正因为如此,汉语中由同一语素构成的近义词或同义词相当多:爱护—保护—庇护、准许—容许—允许、成果—结果—后果。而英语这些细微的差异虽然也有用不同的词表示,但也有不少是在一个词上体现的。如汉语的深刻、深沉、深奥意义英语都用 profound 表达;沉重、繁重、沉痛、阴沉意义英语都用 heavy;粗糙、粗暴、粗鲁、粗陋、粗略英语都用 rough,平滑、平整、平坦、平和、平安英语都用 smooth。甚至相反的意义,汉语用不同的词,英语包容在一个词中:挑衅性的、进取性的—aggressive,可疑的、猜疑的—dubious,野心、雄心—ambition。当然古汉语中也有类似情况,如王宁(1996)的考察发现下面汉字都包含正反两个意义,乱—治/乱,藐—广/小,副—分/合,肆—古/今,沮—存/逝,特—独特/配偶,被—覆盖/显露,乞—给予/要求。但这种情况只是在单音节词为主的古汉语中存在。

因此从多义词角度来分析,说英语词义灵活,含义范围宽,词义对上下文的依赖比较大,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就能以此推理说英语词义就比较模糊、笼统,而汉语因为单词的义项较少,词义就比较严谨、精确和固定,词义对上下文语境的依赖就比较小。我们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分析。

2.2 英汉词语含义的宽窄

我们说英语词义灵活,只是注意到英语单词本身的多义性,而没有注意到英语单词含义范围比较窄,对事物概念化表现出其单一性、细致性和准确性。正如连淑能(2002,276)指出的“精确性是西方近代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西方近代实验科学注重对事物分门别类、分析解剖,重视定量分析和精确计算。”在某种程度上,英语对事物分类得更细,对事物的命名较之汉语更为准确。

汪榕培、卢晓娟(1997:135)认为“在英语中,除了术语外,单义词是很少的;多数的词都是多义词”,但曹炜(2001)仅仅通过对《新英汉词典(增补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中 C, D 两个字母下的 1 133 个词条统计,就发现“在现代英语的词义系

统中,多义词同单义词在数量上基本持平,各占一半”。

表 13 英语单义词和多义词

	单义词	比 例	多义词	比 例
C 词条 545 个	269	49.36%	276	50.64%
D 词条 588 个	295	50.17%	293	49.83%

如 C 词条下的 *caber*(树干)、*caddish*(无教养的)、*calamitous*(灾难性的)、*calaboose*(监狱)、*calcific*(钙化的)、*calefy*(使变暖)、*calendry*(压光车间)、*calescent*(渐增温的)、*calumny*(诽谤)、*calumnious*(污蔑的)、*calligraph*(用美术体书写)、*canning*(罐头食品制造)、*canted*(倾斜)、*capacious*(宽敞的)、*captious*(强词夺理的)、*caressing*(爱抚的)、*car-nality*(好色的)、*carousal*(狂欢宴会)、*carp*(挑剔)、*cater-cousin*(亲密的朋友)、*cattiness*(狡猾)、*cautious*(细心的)、*change-ful*(多变的)等都是单义词,且均非术语。如果包括复合词如 *call girl*、*call slip*、*cackle factory*、*cabin class*、*cabin cruiser*、*cable car*、*cable cast*、*candle stick*、*candle power*、*capital ship*、*capital punishment*, 则单义词更多。

邵萱婷(2005)对《牛津简明英语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1版) L 词条的统计,英语单义词是 64.05%。我们对《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X、Y、Z 这三个字母开头的单词调查,在共 113 个单词中其中具有 2 个或 2 个以上的意义的词只有 43 个,占到 38.05%,而单义词占到 61.95%。而“根据对韦氏大词典的统计,有 40% 的词语是超过一个意义的”(桂诗春,2006),也就是说大约 60% 的词语是单义词。这些统计证实了 Byrd, et. al. (1987) 关于英语单义词占到 60% 的调查结论(见本书第 26 页)。

英语中大量单义词的存在,既和外来词尤其是拉丁、希腊词(多数为单义词)的涌入有关,也和多义词的解体有关。英语一方面充分利用旧词赋予新义,另一方面为了表达准确明了,运用拼音字母的优势,创造新词来分担原来同义词中的义项。如中古英语 *flour* 有“鲜花”和“面粉”两个词义,都是从“精华”(the finest part)引申而来的。后来人们在拼写上作了一些变化,让 *flour* 专管“面粉”词义,让 *flower* 表示“鲜花”词义。再如,*shade*(阴影)和 *shadow*(影子)都源于同一个古英语名词 *sceadu*,这个名词兼有这两个词的词义,后来在拼写上作了变动,用了两个不同的词来分管不同的意思(在这一点上,英语和汉语正好走相反的道路,汉语通过汉字简化等,使原来两个不同的字演化为同一个字,而英语通过拼写改造,使原来同一个词演化为两个完全不同的词,这也就是汉字不断减少,英语单纯词不断增加的原因之一)。下面这些词都是从原来一个词分化出来,分管原来多义词的意义。

draught(拉)—*draft*(草稿)

urban(城市的)—*urbane*(有礼貌的)

curtsey(女子的屈膝礼)—*courtesy*(礼貌)

travel(旅行)—*travail*(艰苦努力)

gentle(有礼貌的)—*genteel*(有教养的)—*gentile*(非犹太人的)

mettle(气质)—metal(金属)—mantel(壁炉架)—mantle(斗篷)

再如古英语 pinna 有“尖、细小、细长”之意,结果创造了 pen(尖头羽毛笔)、pain(像针刺的痛)、pine(带针叶的松树)。又由于/p/、/ph/、/f/的通音,又造出了 fine(细小)、finger(细手指)等。可见拼音文字的优势在于通过一两个字母的改变,或字母的不同组合就能创造出一个新的形位或新词,以表示新的意义。换句话说,英语对事物的概念化之细致,尽量用一个新词表示事物细微的差异,汉语虽然也用新词来表示新的意义,但只能通过已存在的语素的组合形成新的复合词来达到的,更多的情况是尽量用一个词来概括更多相关事物,其差异是让语境来解决。下面我们用实例进一步来说明。

汉语“空的”这个概念在英语中可分“里面没有实物的空”empty,“表面没有东西的空”bare,“没有被占用的空”vacant,还有“当中是空心的空”hollow等。而汉语只用一个“空”字描写所有这些情况。

最明显的例子是“大”和“小”可以描述几乎任何对象,而英语则根据不同对象、质地用不同的词。如“他们犯了一个大错误”,英语应该是 They have made a big mistake,而不是 a large mistake。汉语的“大”,英语一般需要用 big、large、great 来表达。其中 big 描写具体的事物, great 修饰抽象的概念,而 large 是数量上的描写。同样,“我看到一个小孩”,英语说 I saw a little child,而非 a small child,因为 small 内涵意义是“瘦小”。

再如“肉”,英语中表示人和野兽身上的肉,非食用的肉是“flesh”,可食用但还没烹调的是“meat”,而端上餐桌吃的,具体为 pork(猪肉)、beef(牛肉)、mutton(羊肉)。而汉语都用“肉”表示。

汉语中“专家”泛指“对某一门学问有专门研究的人”,因此不仅有考古专家、武器专家,到我国来从事某项技术工作的外国人也称为外国专家。而英语有 expert 和 specialist 之分。尽管都是“a person who is very skilled at doing something or who knows a lot about a particular subject”(Collins Cobuild English Dictionary),但前者有 an expert at playing golf(高尔夫能手)、an expert on ancient vases(古花瓶专家)、an expert in city planning(城市规划专家)、an expert in psychology(心理学专家)。而后者主要偏向医学方面:an eye specialist(眼科专家)、a specialist in plastic surgery(整形外科专家)、a specialist in the disease of the nervous system(神经系统疾病专家)。

汉语中的“同学”可指“在同一学校学习的人”和“外人对学生的称呼”,因此,中国学生之间互相称呼为“同学”,而教师也称学生为“同学”。但按英语分得较细,学生之间用 classmates, schoolmates,教师对学生用 students 或面对学生时称 class。同样情况是“先生”,汉语中既指“丈夫”,也指“老师”。若一女子介绍某男子时说:“他是我的先生”,没有语境,就不知道他是谁了。而英语分别用 husband 和 teacher 来指代,意思清楚明了。

类似的例子不少。同样,“课”,英语说“We are having an English class”、“We have signed up for the courses such as English and Math”和“The textbook contains 20 lessons”,不同情况,用了三个不同的词表示“课”:class、course、lesson。而汉语都是“课”：“我们

正在上课”、“我们选修了英语和数学课”和“这本教材有20课”。

汉语的“男女约会”和一般约会都是用同一词,没有上下文,说“今天晚上我有一个约会”会有歧义。而英语前者用 date: I have a date (with my girl)。后者用 appointment: I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my boss)。

汉语中无论是指商店的买主,还是理发店服务对象、银行的客户、诉讼的委托人,都可叫“顾客”,但英语中只有商店里的顾客是 customer,而其他是 client。

汉语中“尸体”既可用于人,也可以用于动物,但英语中前者是 corpse, 后者是 carcass。

汉语中凡是出现在文章、作品和字画上面、概括说明其内容的简短语句,都称“标题”,但英语中用 title 指“书和文章的标题”,用 headline 指“报纸的标题”,用 headings 指“书中的章节标题”,用 caption 指“诗、画的标题”等,表达就更为具体和准确。

再如,汉语的“住”包括“永久性的居住”和“暂时的逗留”两层意思,而英语分别用“live”和“stay”来表示,也就是说英语不需要语境,单凭这两个词就可以判断居住的性质: Now I live in Australia. / Now I stay in Australia. 而汉语得从上下文的语境才能知道“我现在住在澳大利亚”这句话是讲“暂时性的居住”还是“较长时间的居住”。

汉语的“标准”,英语根据不同情况使用 standard、norm、criterion、yardstick。

汉语的“律师”,英语根据不同情况使用 lawyer、counsellor、attorney、barrister、solicitor。

汉语的“小册子”,英语有 brochure、pamphlet、handbook 等。

显然汉语这种模糊表达对中国学生英语写作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我们经常看到学生这样的句子: When you visit Shanghai, you can live in my home。同样由于汉语中的“原因”既可表示“事物发生的原因”(英语用 cause),也可表示“做事的动机”(英语用 reason),还可表示“解释的理由”(英语用 excuse),因此中国学生出现这样的用词错误: The reason for the accident is clear. 和 The excuse is that spoken English is important in daily life。

还有汉语中的拥有的“有”和客观存在的“有”是不分的。如“我有许多兴趣爱好”和“北京有许多名胜古迹”。而英语前者用“have”: I have many hobbies, 后者用: “There are many places of interest in Beijing”。这样就不难解释为什么“Shanghai has many shopping centers”这样的错误在中国学生的英语作文中相当普遍。

再如英语对“影子”的意义的表达分得很细,“物体挡住光线后,映在地面上的影子”用 shadow; “镜中、水面上反映出来的物体”是 reflection; “模糊的印象、踪迹”是 impression 和 trace。而这些概念汉语中几乎都用“影子”来表达,这就有点笼统和含糊,只有进入了具体的语境,甚至需要人的常识,意思才能确切。如:

[11a] 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

显然,这里的“影子”不是太阳照射物体投下的影子,而是指水滴进大海没有留下任何踪影的影子。而中国学生往往按照汉语习惯用“shadow”去套,结果出现误译。而英语表达用专门的词:

[11b] As water drips from the point of a needle into a great sea, so my days disappear into the stream of time, soundless and traceless.

[12] 当地人都被迫迁移到城市边缘居住。

翻译成 the edge of a town 就不大确切, 而应该用 periphery: Local residents had to move to the periphery of the city. 原因就是汉语“边缘”这个词的外延很大, 既可说具体的, 如碗的边缘(the brim of a bowl)、城市边缘(the periphery of a town)、悬崖边缘(the edge of a cliff)、森林的边缘(the fringe of a forest), 也可指抽象的, 如死亡/灾难的边缘(the brink of death/disaster)、战争的边缘(the brink of war)、破产的边缘(the verge of bankruptcy)等等。我们可以看到英语的表述是根据事物不同的性质用了不同的词。

汉语中“问题”词义很宽, 既指“要求回答的问题”, 也指“要处理解决的问题”, “会议讨论的问题”, 还有“冒出来的事故或麻烦性的问题”。而英语当中分别用 question、problem、issue、trouble 等来表达。如:

[13a] 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 从根本上来说, 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

这里的问题是指出现的麻烦或动乱, 因此英语中 trouble 或 unrest 比较贴切:

[13b] Basically, the root cause for social unrest in some countries lies in their failure to boost the economy.

“经济”, 汉语中可指国民经济和家庭经济。但英语中指家庭经济情况用 financial, 指国家经济则用 economics。所以如表达“近几年来, 他们家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英语应为: In recent years, his family has been going downhill financially.

汉语中的“经验”词义比较含糊, 可指“由实践得来的知识、技巧、教训、经历”等, 而英语用不同的词来表达。如:

[14] 这是中国从几十年的建设中得出的经验。That is the experience we have gained in the decad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15] 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一条经验, 就是不要被假象所迷惑。We should draw a lesson here: Don't be misled by false appearances.

[16] 改革开放是一个新事物,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办。Reform and opening are new undertakings, so we have no precedent to go by.

“历史”, 汉语中可指“社会发展的过程”和“过去的事实”。但英语中有分工, 前者用 historical, 后者用 past, 当说到“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 用 historic:

[17] 搞改革, 总难免要犯一些错误, 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Mistakes are unavoidable in carrying out reforms, as past experience has proved.

[18] 我们必须研究中国的历史情况和当前的社会状况。We must apply ourselves to the study of both China's past and present.

[19] 八十年代, 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Great historic changes took place in China in the 80s.

汉语中的“历史”甚至可以指“历程”:

[20] 现在大多数的私人企业只有十年多的历史, 我们就要求它们那么好, 这是不合理的。As most of our private enterprises are only a little over 10 years old, it

would be unreasonable to ask too much of them.

[21a] 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区的地位。

汉语的“独立”词义很广,如果把“独立关税区”译成对应的“an independent customs territory”,有可能被误解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一个独立于中国的政治实体。从上下文来说应是“独立分开”的意思:

[21b]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ill retain the status of a free port and a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同样,汉语的“宣传”,英语中根据中性和贬义分别有 *publicity* 和 *propaganda*,因此翻译:“这个工程得到很大的宣传”应该是 *The project has gained much publicity*。汉语的“回归”,英语有 *return* 和 *revert*,前者是“物归原主”的意思,后者是“期限到后将财产还给原捐赠人”,所以香港回归,西方媒体用 *revert*,中国人坚持用 *return*。我们再以量词来讨论。汉语量词非常丰富,但英语量词同样如此(尽管不少学者并不认为英语有量词,我们暂且把汉语在英语中的相应表达看作量词)。

一盘鱼 *a plate of fish*、一碟菜 *a dish of vegetable*、一篮水果 *a basket of fruit*、一碗饭 *a bowl of rice*、一壶茶 *a pot of tea*、一瓶水 *a bottle of water*、一管牙膏 *a tube of toothpaste*、一缸水 *a mug of water*、一听烟丝 *a tin of tobacco*、一筒箭 *a quiver of arrows*、一铲煤 *a shovel of coal*、一锹土 *a spade of soil*、一包烟 *a pack of cigarettes*、一团云 *a mass of clouds*、一瓣蒜 *a clove of garlic*、一滴水 *a drop of water*、一片雪花 *a flake of snow*、一卷纸 *a roll of paper*、一捆柴 *a bundle of firewood*、一套房 *a suite of rooms*、一帮强盗 *a band of robbers*、一窝土匪 *a nest of brigands*、一群狼 *a pack of wolves*、一串葡萄 *a cluster of grapes*、一束花 *a bouquet of flowers*、一匹布 *a bolt of linen*。

我们发现,英语量词,除了 *a piece of*、*a pair of* 少数几个量词比较笼统外(如: *a piece of paper/bread/music/chalk/furniture*, etc. 一张纸/一片面包/一首曲子/一支粉笔/一件家具, *a pair of glasses/scissors/trousers/shoes/earings*, etc. 一副眼镜/一把剪刀/一条裤子/一双鞋子/一对耳环),也分得较为细致,往往根据事物的质地、大小、强度等使用不同的量词。

(a) 体积:如同样是“一桶水”,英语小桶用 *a bucket/pail of water*,大的用 *a pail of water*。“一勺汤”小的是 *a spoon of soup*,大的是 *a ladle of soup*。汉语“一袋”用词不分大小,英语中,小袋、中袋、大袋用不同词: *a sachet of sugar*、*a bag of rice*、*a sack of flour/cement*。再如“一捆”小的是 *a wisp of hay/straw/wheat*,大的是 *a bale of hay/straw/cotton*。英语中还有“容器 + *ful*”的量词,表示“多”、“满”,汉语中是没有的。如 *bagful of peanuts*、*a basketful of earth*、*a bucketful of water*、*a cupful of tea*、*a glassful of beer*、*a jugful of water*、*a mugful of coffee*、*a pocketful of coins*、*a roomful of people*、*a spadeful of soil*、*a tubful of water*、*an armful of books*、*a handful of rice*、*a mouthful of food*、*a capful of beans*。

(b) 质地:同样是“一杯”,内是茶用 *a cup of tea*,内是水或牛奶用 *a glass of milk*。英语“一盒火柴”是 *a box of matches*,但“一盒冰激凌或黄油”是 *a tub of ice-cream/margarine*。英语“一罐啤酒”是 *a can of beer*、“一罐酱”是 *a jar of jam*,而“一罐果汁”是 *a jug of juice*。再如“一片”: *a sheet of clouds*、*a slice of bread*、*a slip of paper*、*a flake of*

snow, 而汉语无论是白云、面包还是纸和雪花都是用同一量词。同样, 汉语中“一块”可指糖、肥皂、奶酪、面包、羔羊肉、煤和玻璃, 但英语是不同量词: a cube of sugar, a bar of soap/chocolate, a cake of cheese, a chunk of bread, a cut of lamb, a joint of meat, a lump of coal, a sheet/chip of glass, a block of ice/stone。其他有“一条火腿/裤子/布/雨带”: a leg of ham/mutton, a pair of trousers, a strip of cloth, a belt of rain; “一片水/土地/月光/草叶/面包”: an expanse of water, a stretch of land, a flood of moonlight, a blade of grass, a piece of bread。

复数量词英语范畴化更细。例如“一群”, 汉语可用于人物和动物: 一群人/猴子/狗/豹/狐狸/野兔/狼/狮子/牛/羊/猫/骆驼等, 但英语描写人和动物是用不同的量词。即使是指动物, 还分不同动物种类甚至老幼大小: a host/barrel of monkeys, a kennel of dogs, a leap of leopards, a leash of foxes/hares, a pack of wolves/bears/lions, a pride of lions, a rout of wolves, a sloth of bears, a swarm of rats, a tribe of goats/cattle, a troop of antelopes, a bunch of cattle, a clowder/cluster/collection of cats, a gang of elks, a herd of cows/sheep/horses/pigs, an army of herring, a bale of turtle, a game/troop of whales, a pod of seals, a school of fish/dolphins, a cloud of birds, a colony of gulls, a company of widgeons, a bevy of swans, a cast of hawks, a flock of chickens/ducks, a herd of cranes, a host of sparrows, a muster/pride of peacocks, a pack of owls, a plump of wildfowls, a team of ducks, an army/swarm of ants/bees, a cluster/college/hive of bees, a cloud/horde of locusts/flyes/mosquitoes, a flight of birds/doves, a drove of sheep/cattle, a gaggle of geese, a run of salmon/whales, a skull of foxes, a sounder of hogs, a stang of plovers, a walk of snipes, a watch of nightingales。汉语指小动物时有“一窝”的量词, 而英语更多: a brood of chickens/hens, a colony of ants/bees, a farrow of pigs, a kindle of hares/rabbits, a litter of puppies, a nest of ants/mice, a nide of pheasants。

人的群体, 汉语用得最多是“一群”的量词, 而英语分褒义的: a galaxy of talent/beautiful women/film stars; 中性: a host (crowd, multitude) of; 贬义: a band (gang, mob) of。可以说英语不同的职业和性质的人用不同的量词: a crew/crowd/mass/multitude of people, a circle/host of friends, a bevy of young women, a collection of people, a college of translators, a colony of artists, a community of monks, a company of teenagers/pilgrims, a flock of visitors, a flood of callers/refugees, a galaxy of talent/beauties, an ocean of cheering crowds, a posse of policemen, a swarm of sightseers, a troop of boys, a gathering of people, a stampede of panic-stricken crowd。汉语有“一批”, 英语更多: a batch of students, an army of workers, a body of supporters, a cloud of horsemen, a wide spectrum of writers。汉语“一帮”: a band of robbers/gangsters, a bunch of thieves, a gang of prisoners/slaves, a horde of savages, a pack of robbers/liars。汉语“一伙”: a bundle of rascals, a mob of rioters, a party of madmen。

指物的复数量词, 汉语“一堆”, 英语有 a clump of woods/trees, a cluster of diamonds, a crowd of books/newspapers, a heap of sand, a mass of letters, a mountain of unanswered letters, an ocean of food, a sea of papers, a shower of letters, a stack of hay/bill, a wealth of examples; “一阵”: a shower of applause, a spatter of bullets, a spell of coughing, a

storm of protest、a fit of malaria、a flight of arrows、a ripple of voice;“一连串”: a circle of hills、a stream of events、a flow of angry words;“一股”: a volume of smoke、a gush of oil、a gust of air、a fit of energy、a flow of water;“一包”: a bag of rice、a bale of cotton、a bundle of clothes、a pack of clothes。

可以这样说汉语量词比较笼统,单复数不分、有生命无生命不分、具体和抽象不分,而英语分得相当清楚。如汉语量词“一片”可指单数也可指复数:一片面包、一片树木,英语是 a slice of bread、a group of trees。汉语“一点”有一点书/钱/食品/运气/耐心/常识等,可见,不分具体和抽象,但英语分得较细:a small number of books、a small amount of money、a small quantity of food、a bit of luck/patience、a grain of common sense。同样“一堆”不分具体事物和抽象概念,甚至不分有生命和无生命:一堆木头、一堆垃圾、一堆理由/麻烦、一堆笑话/知识、一堆谎言、一堆人,英语是 a clump of woods、a heap of rubbish、a host of reasons、a fund of jokes/knowledge、a pack of lies、a mass of people。

(c) 强度:尽管汉语和英语都有一丝风 a breath of wind 和一股风 a puff of wind。但是“一阵风”汉语的量词是一样的,而英语根据强度用不同的量词: a breeze of wind (一阵微风)、a blast of wind(一阵风)、a gale of wind(一阵大风)、a gust of wind(一阵强风)、a squall of wind(一阵狂风)、a storm of wind(一阵暴风)。再如 a spatter of rain(一阵滴滴答答雨)、a gust of rain(一阵大雨)、a shower of rain(一阵倾盆大雨)、a flood of rain(一阵滂沱大雨)、a storm of rain(一阵暴雨)。再如声音:汉语“一声霹雳”,英语中根据声音不同用 a bolt/crash/peal of thunder;汉语“一阵雷声”,英语用 a roll/rumble/of thunder;一阵(暴风雨般/雷鸣般的)掌声: a peal/ripple/shower/storm/thunder of applause;一阵(哄/狂/咯咯/响亮/大/哈哈/猛/高声/尖声)笑: a burst/ fit/gale/yelp/gulp/peal/ripple/roar/series/volley/shout/shriek of laughter。

(d) 形状:甚至同一事物,形状不同也用不同量词。“一道闪电”,英语根据不同的形状用不同量词: a stroke/bolt/shaft/flash of lightening;“一串眼泪”: a flood/flow/stream of tears。还有“一块面包”: a loaf of bread(条形)、a cake of bread(糕形)、a slice of bread(片形)、a round of bread(圆形)。

可见英语量词尤其是集体名量词的分工要比汉语细。而汉语一般不作体积、质地和形状等的分工,而是让读者根据语境和自己的百科知识去理解。

通过上面的大量实例,我们是否可以说:汉语词义总的说来比较灵活,词的含义范围比较宽,词义的确对上下文语境的依赖比较大,独立性比较小。而英语词义总的说来比较严谨,词的含义范围比较窄,词义对上下文语境的依赖比较小,独立性比较大。

2.3 词义差异产生的原因

2.3.1 构词模式

构词模式反映思维方式。英民族强调个体和分析,对同一事物中表现出的差异不

是简单地用一个概括词来概括,而是根据不同性质或特征,用一个新的具体词,来表达其差异,一词一物。而汉民族注重整体和综合,习惯于用一个笼统词来概括这一类中的所有事物,突出共性。反映差异时只是在这个概括词前面加上一个区别特征的语素。正如林汝昌、李曼珏(1998)说的“仔细对比英汉语的词汇,我们会发现汉语多表示种概念的词,而英语多表示属概念的词。也就是说,英语中的概念范畴一般来说比汉语具体些。”

汉语中的“酒”几乎可指任何一种,要有区别的话,则在这个概括词“酒”的前面加上一个区别特征的语素就可以了:啤酒、鸡尾酒、白酒、葡萄酒、香槟酒、威士忌酒、白兰地酒。而英语中每一种酒,都是一个新的词:beer、cocktail、liquor、wine、champagne、whisky、brandy。类似的例子很多:

笔:蜡笔、画笔、铅笔、粉笔、钢笔

馆:图书馆、水族馆、博物馆、旅馆、饭馆、体育馆、展览馆、照相馆、大使馆

树:松树、橡树、榆树、柳树、树叶、树干、树皮、树杈、树枝、树根、树墩

机:收音机、电话机、拖拉机、手机、打印机、传真机

管:水管、食管、血管、铁管、塑料管、电线管、气管

车:火车、货车、拖车、马车、机车、出租车、手推车、自行车、独轮车、油罐车、机动车、救护车

红:粉红、绯红、深红、鲜红、桃红、紫红、枣红、暗红、淡红、橙红、胭脂红、樱桃红、牡丹红、玫瑰红、竹桃红、朱砂红

视:怒视、斜视、窥视、呆视、凝视

笑:大笑、微笑、讥笑、嘲笑、傻笑

死:杀死、淹死、毒死、吊死、闷死

即使是抽象概念也是用这种属(genus)加种差(species)的方法构成词:

会:研讨会、大会、小会、班会、家庭会、代表大会、运动会、奥运会

气:空气、大气、运气、怒气、喜气、士气、泄气、生气、脾气、正气、邪气、霉气、内气、外气、生气、煤气、硬气、凶气

汉语这种造词法很经济,但概括词较为笼统和模糊,往往不够准确,如用“鱼”构成的词:金鱼、草鱼、鲢鱼、鲸鱼,而实际上鲸鱼不是鱼;用“马”构成的词:野马、斑马、战马、河马,而河马实际上不是马;用“米”构成的词:稻米、小米、糯米、虾米,虾米不是田里种出来的;用“船”构成的词:轮船、帆船、拖船、袜船,袜船不是船,是一种状如船形的袜子。同样例子还有电线、铜线、毛线、热线;水牛、黄牛、奶牛、蜗牛;糖水、雨水、流水、风水;竹笋、春笋、冬笋、石笋等。这些组中最后一个词和前三个词都不属于一个种类。再如袋鼠和老鼠则根本是两回事。而运动会和研讨会完全是两种性质的“会”,但汉语把几个人聚集在一起,即使不说话,只是活动也是“会”,表达就不够精确。至于煤气和运气更是两回事,汉语中的“气”具有如此巨大的涵盖和概括力,在英语中是无法找到这样的对应词的,因为英语表达注重个体差异,因此汉语各种“笔”、“馆”、“树”、“机”、“车”、“红”、“视”、“笑”、“死”在英语当中的表达分别是:crayon、brush、pencil、chalk、pen; library、aquarium、museum、hotel、restaurant、gymnasium、exhibition

hall、photo studio、embassy; pine、oak、elm、willow、leaf、trunk、bark、branch、bough、root、stump、woods; radio、telephone、tractor、mobile phone、printer、fax; train、van、trailer、carriage、locomotive、taxi、barrow、bicycle、monocycle、tanker、vehicle、ambulance; pink、scarlet、crimson、florid、peach、carmine、maroon、garnet、reddish、salmon、cochineal、cherry、magenta、rose、phloxine、vermilion; glare、squint、peep、gawk、gaze; chortle、smile、sneer、mock、giggle; kill、drown、poison、hang、suffocate。

英语中“会”的意思可分 meeting(一般会议)、meet(运动会)、congress(代表大会)、conference(讨论会)、assembly(集会)、convention(大会)、session(正式会议)、panel(小组会)、seminar(专题讨论会)。“气”的意思可分 air(空气)、atmosphere(大气)、temperament(脾气)、luck(运气)、fury(怒气)、vitality(生气)、morale(士气)、gas(煤气)、discouragement(泄气)、unhealthy trend(邪气)、bad luck(霉气)。

可见,英语即使是用复合词表达,也不是完全用一个概括词表示同一种类的事物,而是根据事物的特性差异,使用不同的词。观察下面例子:

shadow(络腮胡子)、goatee(山羊胡子)、handlebars(八字胡)、tile beard(瓦形胡)、military moustache(军人胡)、stubble beard(残须)、stiletto beard(剑形髭)

bill(账单)、menu(菜单)、policy(保险单)、leaflet(传单)、program(节目单)、subscription form(订阅单)、account note(收款清单)、name list(名单)、ticket order form(订票单)、school report(成绩报告单)

resume(履历表)、timetable(时间表)、schedule(日程表)、price list(价目表)、application form(申请表)、payroll(工资表)、case history form(病历表)

汉语属加种差的构成词法必然会带来理解上的误导。如菜刀、牛刀、马刀、麻刀,实际上并不是一回事。牛刀和菜刀是用来宰牛和切菜的,但马刀却不是杀马的刀,而是骑兵的一种武器,而麻刀根本不是工具,而是“跟石灰和在一起抹墙用的碎麻”。幼师、中师、老师、法师更是相差很远。幼师是指幼儿教师,而中师是指中等师范学校,老师则是所有教师的统称,而法师是和尚。还有足球、网球、排球和橄榄球,草纸、报纸、牛皮纸、和羊皮纸等,理解时都不能用简单的字面推理。如牛皮纸是指一种厚如牛皮的纸,但羊皮纸却是羊身上剥下的皮所做成的一种纸。显然在这里拼音文字就显示其优越性。汉语这些词的意义,英语有的用单纯词:tennis(网球)、rugby(橄榄球)、kraft(牛皮纸)、parchment(羊皮纸),字母组合因其纯符号性,没有意义,当然不会引起任何误解;有的用单纯词(是无意义的字母组合)合成:football(足球)、volleyball(排球)、toilet paper(草纸)、newspaper(报纸),两个单纯词意义相加,意义也豁然。

造成汉语复合词这种含糊性,主要是复合词的形成,意义受到几个方面的干扰。
i) 通假字。如麻刀的刀原来是捣碎的捣,但由于人们常把“麻捣”写成“麻刀”,后来就以误为正了。同样的例子有昭雪(雪通刷)、幅员(员通圆)、差池(池同迟),也就是说,这里的“雪”、“员”、“池”和瑞雪/大雪、教员/职员、泳池/澡池中的“雪”、“员”、“池”是没有关系的。ii) 支点不同。“幼师”取师范学校培养的对象,而“中师”取师范学校的等级。足球是以身体部位和球的关系命名的,而橄榄球是以球的形状命名。同样的例子还有寒衣(抵御寒冷)和寒腿(畏寒)、油印(印刷的颜料)和铅印(印刷字模材料)

等。再如黄梅雨和流星雨,同是比喻,但前者是雨(把雨比喻成黄梅),后者不是雨(把流星比喻成雨)。喇叭花和西兰花,前者是花(花似喇叭),后者不是花,而是一种蔬菜。iii) 双语素模式。英语复合词和汉语复合词一样,基本上也是用两个语素构成,但前者语素是无意的字母组合,后者语素是有意义的字;前者语素所表达的意义是无限的、任意的,后者语素所表达的意义是有限的,是受到方块字字义限制的。由于汉语复合词在意义上采取的是偏正结构,形式上采取的是双音结构,也就是说不管意思多么复杂,都尽可能把其概括在两个字/语素内,这就限制了词语的表达能力,影响词语表达的准确性。举“大会”一词为例。其意义是:“国家机关、团体等召开的全体会议”(《现代汉语词典》),用“大会”或其他什么复合词来概括和表达这样的意思,意义肯定是含糊和不准确性的。而英语用 *convention* 和 *congress* 这样的符号性词语,由于本身不具有任何释义性,就能概括和保留词典中对该词所有详细的定义,或对词典定义的零干扰,意思就要准确多了,如 *convention: a large meeting of an organization or political group; congress: a large meeting that is held to discuss ideas and policies.*

汉语词语和英语词语这种差异在借词意译方面反映得更为明显。如英语的 *cars*、*trucks*、*vans*、*buses*、*taxi* 等,翻译都是纳入汉语的构词模式:小汽车、货车、客货车、公共汽车、出租车。这些翻译无论是从形状取名还是从功能取名都是含糊的:“小”是相对的,“公共”、“出租”更是难以告诉我们准确的含义,两者都是为公众服务的,货车、客货车区别在什么地方? 而英语不同,下面的定义取自 *Collins Cobuild English Dictionary*:

car: a motor vehicle with room for a small number of passengers

truck: a large, open vehicle that is used to transport goods by road

van: a small or medium-sized road vehicle with one row of seats and a space for carrying goods behind. (or covered vehicle, with no side windows, for transporting goods or people)

bus: a large motor vehicle which carries passengers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Buses drive along particular routes, and you have to pay to travel in them.

taxi: a car driven by a person whose job is to take people where they want to go in return for money

当然,汉语的定义和解释在词典上也是相当详细的。但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汉语“小汽车”、“汽车”和“车”,其语素的透明性这一自身无法克服的属性使得人们不能不对“小”、“公共”和“货”语素有先入为主的联想和认识,而无须读词典查定义;第二,翻译成“厢式人货两用小车”或“敞开式大型运货车”等,这不是词,而是短语了。也就是说,构词模式的双音节性与源词释义的详尽精确性之间产生的矛盾在汉语中表现得非常突出。而结果往往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也就是说虽然构成的双语素词合乎汉语构词模式,但却造成了词语的模糊性。郭志谦(2005)列举了这样一个词:“英语的 *gallant* 描绘汉语文化传统中少见的一种男性性格:骁勇无畏(*brave, valiant*)、庄严高贵(*stately, majestic, noble*)、穿着耀眼时髦(*boldly stylish, fashionable*)、轻浮且向妇女献殷勤(*flirtatious, courteously attentive to women*)等,尽管翻译时可以根据具体背景选用上列定义之一,但当需要覆盖其全部含义时(如‘*He is a gallant soldier*’),除非直接借

用(这个士兵很 gallant),汉语无法构成一个与 gallant 完全对应而又简短的新词。”他认为,“当两三个汉字不能解释源词全部含义时,增加汉字数就超越构词而成为定义或解释,于是构词需要的简洁性与释义需要的精确性产生无法避免的冲突。”

汉语这种构词方式不仅造成含糊性,而且还造成语义矛盾和冲突的情况。如:女弟子、男巫、民兵、未婚妻、男保姆、男阿姨。妻子的义素是[+结婚],怎么还会是未婚的?无论是从“弟”还是从“子”的义素分析都是男性的,怎么还有女的?这种违反逻辑搭配的主要原因是对新事物命名的不断需要和双音节构词模式的限制造成的。语言是在人类交际过程中不断变化发展的。其动力就是矛盾,即形式与内容的矛盾。语言的表达形式是相对稳定的,而社会发展的内容是无时无刻的。外在客观世界需要对新事物新概念的命名决定着音形和词义的不断变化。汉语常用字3 000多,造词的主要方法是双字的合成。因而在给新事物新概念命名时不得不在3 000字的范围内选择,在偏正构词模式中运转。传统的武林界收弟子都是男的,巫婆、保姆和幼儿园老师都是女的,但社会发展,出现了女的学武术的,男的做巫师、保姆和幼儿园老师的。而命名方法只是利用原来的字和同样的构词模式,只是加上区别特征的字,结果出现了这些语义矛盾的词。再如船自古以来是在水上。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出现在空间飞行的装置,功能类似飞机,外形类似轮船,结果人们选择了飞+船来命名,显然按传统的意义,这是矛盾的,船怎么会飞?同样“黑夜”是正常的,但有人发现在高纬度地区,往往黄昏还没过去,第二天的黎明就来了,夜不是黑的,对这种自然现象,人们不是用新词,而是借用了“白天”和“黑夜”两词,重新拆分组合成“白夜”这样似是而非的词。汉语中不少类似语义冲突的词都是新事物命名和有限汉字和固定构成模式矛盾的结果:白煤、手袜、活塞、旱冰、静音、黑光、素鸡、干洗、油洗、冷烫、冷焊、无烟煤、铝砂锅、洋中药、油彩粉笔。这种语义矛盾和冲突的词随着社会的发展将越来越多。传统的沐浴指用水洗身体,其特征是裸体接触水,但随着人们裸体在太阳下、在森林中、在细沙里,就自然出现了日光浴、森林浴、沙浴等新词。传统邮件是邮递员传送的,有了因特网,信通过电子网络传递,于是就出现电子邮件。无梭纺机、无针钟表、无性繁殖、无土栽培、无水洗车、无菌炎症、无火拔罐、非哮型哮喘、乞丐万元户、水上高速公路都是科技和社会发展带来的语义冲突的新词。而英语由于主要是单纯词,语义冲突的问题就不突出了。如称呼词,有的两性共用的:fiance(未婚妻)、有的男性和女性用不同词:witch(女巫)、wizard(男巫)。再如 anthracite(白煤)、piston(活塞)、perm(冷烫)。当然英语复合词也有类似的情况:spaceship、electronical mail、sunbathe等,但数量不多。

2.3.2 命名方法

造词实际上是对事物的命名。对事物的命名汉语往往采取比喻的方法,如面包车、驴粪蛋、猫头鹰、马桶包、喇叭花、蝴蝶结、浪花、葱花、燕领、带鱼、冰砖、鱼雷等等。这种比喻命名法的优点是形象生动,但缺点是语义模糊,因为面包车并不是指面包,不过是指外形像面包;葱花也不是一种花,而是一种比喻。即使是外形,也相差很多,如有的面包车并不像面包,喇叭裤也并不一定像喇叭(当然词语作为一种符号,对客观事物的指称,并不要求能指的符号和所指的事物之间要求一致)。这种命名法,即用一种

生活或自然界中的“典型范畴”来概括归类命名造词,体现了人类的交际原则,即尽量用最小的气力来达到最佳的认知效果。根据 Sperber & Wilson (2002),语言交际是遵循认知关联原则(cognitive principle of relevance)和交际关联原则(communicative principle of relevance)的,也就是说在语言交际中既要取得最好的信息传递和接受的认知效果,同时又要付出最少的气力,为此,说话人往往用表整体的词或比喻的方法(虽不精确)来指称,放弃对事物的精确描述。如在生活中,即使你是 11:55 到达目的地,但一般在电话中告诉对方是 12 点到达的;即使你的女朋友只有 1.70 米,但你在跟父母介绍时会说是个“高个子”。同样,我们习惯说的是“窗子打碎了”、“他在油漆窗子”,而不是精确到窗玻璃和窗框。道理很简单,整体要比其组成部分更为突显:无论“12 点”还是“高个子”或“窗子”,较之“11:55”、“1.70 米”和“窗玻璃、窗框”都更具有典型性,传递时更省力,记忆时更容易。至于这样的表达是否精确那是另一回事。这种 Wilson and Sperber(2002)称之为“语言的非严谨使用情况”(loose use of language)在事物命名中广泛存在。我们在介绍一个人的长相时说她是“柳眉”或“方脸”,在说起食品时说 black tea、white meat。即使事实上没有人的眉毛完全像柳叶,脸形完全是方的,茶水是黑的,家禽肉是白的,但不妨碍我们的认知。

这样的关联原则,这样的命名方法,在任何语言中都使用,问题是汉语在造词中用得普遍一些。因为这种造词法的基础是复合词,复合词两个语素是本体和喻体的共现,方式是属加种差的偏正结构。汉语词汇中复合词占绝对比例,构成方式也以属加种差的偏正结构为主,因此类似复合词很多:煤泥、蒜泥、枣泥、冰棍、冰糕、冰砖、黑豆、黄豆、绿豆等等。而英语是以单纯词为主,在合成词中又以派生词占优,复合词比例较低,本体和喻体共现的复合词更少。因此,作为没有意义的单纯符号要比有意义符号表达意思更准确。

2.3.3 认知方式

用词的具体和笼统和人们的认知方法有关。总的说来,汉族人的认知方法倾向于感性和具体,而西方人认知方法比较理性和抽象。汉语数词的使用频率远高于英语的数词很能说明问题。根据虞培洋等(2006)的统计,汉语中每万字出现一到九的数词频率是 143.1,而英语中每万词出现 one 到 nine 的数词频率则只有 70.39。尽管字词并不对应,但这个数据至少说明,汉语数词使用频率高于英语数词。汉语的数词不仅是数字意义,还具有比喻和象征的意义等,因此在成语和习语等表达上大量用数词(一马当先、三思而行、四面楚歌、五体投地、八面玲珑、九死一生、十全十美)给人以形象和直观的理解。而英语的数词就是数字,运用上谨慎,唯恐扩大化而影响数词本身的精确表达。正如蒋冰清(2004)指出的:“数词在英汉语言中的不同意义和作用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即中国人是直觉感受性的具象性思维方式,西方人是理性认识和逻辑推理性的抽象思维方式;直觉性的具象思维所依托的方法是类比、比喻、象征和联想,即用意象—联想—想象代替概念—判断—推理,把物象作为连通思维的纽带,用具体形象代替抽象概念,通过类比按照从个别到个别的思维模式进行判断和推理。西方文化是一种重分析性、实证性、求异性、逻辑性的认识文化。它要求严谨、周密、精确、

明晰的逻辑推理方法和精确性思维。精确性思维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十分重视数学的作用,注重思维程式的数学化、形式化、公理化、符号化和语言的逻辑性。在西方文化中,数学不仅是知识,也是思维的工具。这就导致了数理逻辑的产生,从而使思维更趋精确。”

英汉两种不同认知方法还可以从对方位词的运用中得到证明。汉语表达空间位置的是模糊的、大概的,是基于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如“A在B的上下/里外/旁边”等。而英语则按“点、面、体”的三维空间关系来确定事物的位置。Quirk(1985:674)给了下面一个表说明英语的三种维度:

表14 英语的三种维度

Dimension 维度	Destination 运动:目的地	Position 结果:处所位置
零度(point 点)	to→ Ann went to Oxford	at Ann was at Oxford
1/2度(line or surface 线或面)	on(to) Ann climbed onto the roof	on Ann was on the roof
2/3度(area or volume 域或体)	in(to) Ann dived into the water	in Ann was in the water

也就是说英语对不同维度关系运用不同的介词。而汉语不同维度关系往往使用同一方位词。如:

在桥上: on/above/over the bridge

在墙上: on/in the wall

在树上: on/in/over the trees

在海上: on/at/in the sea

在头上: on/above/over the head

在报上: on/in the newspaper

汉语无论是接触不接触,平面还是立体,都用“在……上”,而英语要用 at、on、in、over、above、up 等介词来描写点、线、面、域和体的不同维度关系。如“气球在桥上”的意义,英语用 on 表示气球是接触桥面的,而且是静止状态;用 above,说明气球虽然在桥上面,但并不一定在垂直的上方;用 over 则表示在“桥”的上空,很可能是飘过的,是动态的。“墙上有个洞”用 in 表示深入墙内,“墙上有张画”用 on 表示在墙面上。

汉语中“那边”,英语要用 beyond、across、over 等词来表示事物不同的维度特征: the village is beyond the mountain(在山的那边), the house is over the river(在河的那边), the bus stop is just across the road(在马路那边)。最常见的例子是 She is between/among us。英语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她”在两个人中,还是在三个人以上的人群当中。

再如,同样用方位词进行空间概念隐喻。汉语的“在”可以比喻“事物正在进行”和“人正在参与中”,而不分是主动还是被动,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在演出、在上映、在出租、在值勤、在度假、在罢工、在上班、在上学、在玩耍、在睡觉、在休息、在听讲座、在看比赛、在修理、在押中、在建设、在控制中、在治疗、在恋爱、在危险中、在悲伤中、在困惑中。

而英语则是根据不同情况用不同的方位词。如表示被动的,暗示受事者受到影响的就用 under: under arrest/repair/control/pressure/construction/treatment。如表示处于积

极从事状态中用 on 或 at: on display/show/rent/duty/holiday/strike/the march; at work/school/play/rest/sleep/ a lecture/ a match。如表示陷于某种情绪或困难处境等状态中用 in: in danger/trouble/difficulty/ disorder/confusion/sorrow/love。可见,在空间位置关系表述上,由于认知方式的不同,汉语比较概括和模糊,英语用词要精确具体得多。

在时间关系上也是如此,英语表达比较具体精确,汉语则较为笼统模糊。如汉语表示“后”,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都用“后”:两天后他父亲死了;两天后我们再见面。但英语必须用不同的词:Two days later, his father died; We will meet again in two days。在表示某个发生的事件后英语用“after”:after graduation/dinner,汉语还是毕业/晚饭后。显然这和西方人二分法的哲学思维观有关系。时间上的过去和将来他们切分得非常清楚,因而有不同的词表达。而中国文化强调的是天人合一的统一哲学思维,过去、将来和现在是一个统一体,过去有将来,将来有过去,因此,“后”可以指将来,也可以指过去。

2.3.4 表达习惯

2.3.4.1 上义词与下义词

上义词和下义词的关系是词项之间的一种含义关系,或一般与具体的语义关系,即具体义包含在一般义中。如 animal、plant、vegetable、colour,这些词是上义词的话,那么 cat、dog、tiger、lion、sheep 就是 animal 的下义词;bush、tree、shrub、flower 是 plant 的下义词;而 carrot、bean、onion、tomato 是 vegetable 的下义词;red、black、yellow、blue 是 colour 的下义词。但上义词和下义词是相对的。如 tree 对 plant 是下义词,而对 pine、oak、ash、maple 则成了上义词。再如 sheep 是 animal 的下义词,但对 ram、ewe、lamb 则成了上义词。也就是说,同一个词可能是一个词的上义词,而又是另一词的下义词;同时同一个词的一个词项可能是上义,另一个词项则是下义。

生物 biology — 动物 animal — 狗 dog — 狼狗 wolfhound — 德国狼狗 Alsatian

生物 biology — 植物 plant — 树 tree — 松树 pine — 落叶松 larch

显然,动物和植物是生物的下义词,而狗和树又分别是动物和植物的下义词,狼狗和松树又分别是狗和树的下义词,德国狼狗和落叶松又分别是狼狗和松树下义词。这些词汇的上下义关系形成了阶层结构。一般说来,当中一个是最基本的层次。说最基本层次,是因为狗 dog 和树 tree 是人类对事物的第一次命名,也即是被人类最易感知、最早认识的层次。它的上义范畴和下义范畴都是随着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后才出现的。如动物/植物,乃至生物都是科学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对事物归纳的结果。同样松树和落叶松又是在人类细心观察基础上的分类和划分。

因此基本层次的词是语言中最常用、最先习得的词。如家长或老师教孩子识字都是从基本层次词开始的:“这是狗/猫/花/树”,没有先说“这是动物/植物”的,也很少先教“德国狼狗”、“波斯猫”、“康乃馨”或“落叶松”。小孩先学会“花”,后来才会辨别玫瑰、百合、水仙、雏菊。在日常生活的指称中,挂在嘴上的也是狗/猫/花/树。这是因为,基本层次的词提供的信息不仅具体而且丰富。很清楚,动物/植物是抽象的概括,而狗/猫/花/树都有具体的形象,在大脑中容易提取,在表达上可以用身体动作比划出来。在信息量的方面,和它的上义词“动物”相比,狗和猫继承了这类动物的所有语义

特征,而“动物”却只拥有较少的、与之相同的特征。一般说来,层次结构越低的词,义素量越多,图像越具体,表达内容越丰富,因此表达上较上义词更为精确。

这是一般的情况,但不同语言在确定和使用基本层次词的情况又有不同,因为各语言国对同一事物的兴趣度、熟悉度不同,使用频率也就不同。如一般民族会把“狗”作为基本层次单位,但游牧民族很可能是把它的下义词“牧羊狗”当作基本层次词。城市居民把“花”看作基本概念,玫瑰、兰花、月季、水仙可能是下义词,但花农很可能把“兰花”当作基本概念,而它的下义词可能是剑兰、山兰、蕙兰、墨兰等。中国古代人把“虫”当作基本层次单位,即可以指老虎、狮子这种大型哺乳动物,也可指蚊蝇蜜蜂这类昆虫,还可以指蚯蚓蛔虫这样的蠕虫。而英语是把“虫”的下义词 insect(昆虫)或 worm(蠕虫)作为基本层次词,英语词汇中没有“虫”外延这么大的词。

这说明不同的民族对基本词的认识也是不完全一致的,更不要说是上义词或下义词了。如我们现在用比较统一的标准来划分,把虫、狗、花、酒、笔、饭、水果、车辆看作是上义词,把昆虫、猎狗、玫瑰、啤酒、钢笔、早饭、苹果、出租车等看作是下义词,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在英语名词的词库中,表示相对笼统概念的上义词往往空缺,而表示较为具体概念的下义词,似乎应有尽有。而汉语恰好相反,上义词比较发达,而某些下义词却往往空缺,只有通过分析法复合而成的短语或复合词。

表 15 英汉动物上下义词

General words	Male	Female	Young	Meat	Wild	Castrated
牛 ox, cattle	公牛 bull	母牛 cow/heifer	小牛 calf/vealer	牛肉 beef	野牛 buffalo	阉牛 bullock
猪 pig, swine	公猪 boar	母猪 sow	小猪 piggy/pigling	猪肉 pork	野猪 boar	阉猪 hog
羊 sheep	公羊 ram	母羊 ewe	小羊 lamb	羊肉 mutton	野羊 mouflon	阉羊 wether
山羊 goat	公山羊 billy	母山羊 nanny	小山羊 kid			
鸡	公鸡 cock	母鸡 hen	小鸡 chick/chicken	鸡肉 chicken	野鸡 pheasant	阉鸡 capon
鸭 duck	公鸭 drake	母鸭 duck	小鸭 duckling			
鹅 goose	公鹅 goose	母鹅 gander	小鹅 gosling			
马 horse	公马 stallion	母马 mare	小马 foal	马肉	野马 mustang	阉马 gelding
鹿 deer	公鹿 buck	母鹿 doe	小鹿 fawn	鹿肉 venison	野鹿	阉鹿

我们从《学生古代汉语词典》中查酉部共40字,其中32字均与酒有关。如酤、醴、醇、醕、醑、醖、醗、醞、醠、醡、醢、醣、醤、醥、醦、醧、醨、醩、醪、醭、醮、醯、醺均指不同的酒。酌、酖、酗、酣、醪、醴指不同的饮酒方式。酩、酩、酩、酩、酩指不同的酒醉程度。而这些词在现代汉语中都已经不用了,或具体的下义词成为上义词,如酩酊,统指酒醉。单音节下义词复合成双音节上义词是一种趋势和规律。“行走”古代是分开的:“行”是相对“停下不动”而言的。“走”是“快跑”意思,与“慢走”相对,显然是下义词。但现在合起来成为了上义词。古汉语中“恭”和“敬”都是表示礼貌,但是前者偏重外表,后者偏重内心,所以有“居处恭,执事敬”(《论语》),但现在合起来统指了。“坟”在古汉语中是埋人的土堆,“墓”是埋人土坑,现在也不分了。《韩非子》有“家有常业,虽饥不饿”说明“饥”和“饿”有程度之分。同样,“疾”在古代指一般的病,而“病”则是较严重的病情。现代汉语构成合成词后就笼统了。

所以,即使词典有丰富的下义词,还有一个现在是否用的问题,有一个表达的习惯问题。总的说来,英语一般倾向于用下义词,而汉语除非有必要区分细节,一般倾向于使用上义词。如汉语说“你认识那个人吗?”英语虽然有 person、human being 等,但一般倾向于说“Do you know that man/woman/lady”。汉语说“人们的态度”、“人们的梦想”,英语虽然有 people,但一般说成 the attitudes of men and women 和 the dream of men and women。

汉语除非特指,一般是说“吃饭”,不管是上午、下午,还是晚上,都问“饭吃过吗?”英语尽管也有上义词 meal,但一般问 Do you have breakfast/lunch/supper/dinner?

更多的是英语中没有上义词的存在,只能用下义词。如汉语中说“他在单位里”,英语中没有“单位”这样笼统的上义词,而只有具体的下义词“He is in his company/school/office /factory”等。

同样,汉语一般问“哪座山”,不会精确到“哪座大山或小山”,而英语没有“山”这样的概括词,而是习惯说“Which mountain?”或“Which hill?”,都是非常具体的。

在商店里,中国顾客会说“给我挑几个杯子。”而英语中没有一个类似的上义词,一般都很具体,或是 glass(玻璃杯),或 cup(茶杯),或 tumbler(平底大玻璃杯),或 mug(有柄的大杯)等。

中国人向他人借笔使用,问的是“笔能借一下吗?”一般不会具体精确到“有钢笔吗?”因为根据语境,听者会作出恰当的反应的。而同样是“笔”,若要找英语中对等的上义词的话,恐怕只有 writing instrument,英语的 pen 是蘸水笔。因此英语习惯用具体表达:Have you got a pen/pencil/ball pen? 而不会说 Have you got a writing instrument?

英语的“酒”没有对应的上义词,只有下义词 wine(葡萄酒)、whisky(威士忌)、beer(啤酒)、brandy(白兰地)、rum(朗姆酒)、champagne(香槟酒)、cocktail(鸡尾酒)等。

汉语的“洞”是墙洞、地洞、篱笆洞、山洞、岩洞的上义词。但英语没有相应的上义词。只有具体的 hole(平面上的洞,一般不通)、opening(指通的篱笆洞等)、cave(山洞等)。

羊只有具体的 goat、sheep;沙发只有具体的 sofa、armchair。而汉语在一般场合都是用“笔”、“酒”、“沙发”、“羊”这些笼统的上义词。

汉语的“裁判”是个上义词,下义词可以是足球裁判、拳击裁判、游泳裁判等。但英语的

referee 可以说是下义词, 仅指足球裁判、拳击裁判等, 而游泳裁判、板球裁判等是 umpire。

正如 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300) 说的“Likewise lexically, at least in constructing participants, it is typical for Chinese to use a general term where the more specific one, even if relevant, is rendered unnecessary by the context.”接着他们举了一个例子:“假设家长和孩子在公共汽车站等车。当公共汽车来了, 停在他们前面时, 英国家长会说 ‘Hurry up and get on the bus!’ 而中国家长会说 ‘你快上车吧!’ ……没有必要把来的车辆 (vehicle) 具体到是公共汽车, 而不是火车或者是马车”。所以我们生活中听到的是笼统的乘车、骑车、搭车、打车、开车, 因为语境非常清楚。但英语不会用上义词 vehicle, 而是具体到下义词: to go by bus/bicycle/ride/taxi/car。

再如根据李弘等 (2005) 统计, 《红楼梦》中有 1 221 个“笑道”, 而杨宪益、戴乃迭翻译时, 在英语译本中用了许多不同的下义词:

二仙笑道	The two immortals smiled
贾母笑道	The lady Dowager laughed
门子笑道	Tzu-hsing chuckled
刘姥姥笑道	Granny Liu beamed
惜春听了, 笑道	His-chun giggled
金荣笑道	Chin Jung sniggered
鸳鸯笑道	Yuan-yang tittered

这种使用上下义词的习惯势必影响中国人学习英语。如我们经常见到教材课文或学生作文中有“*My father is a worker*”这样的表达。我们都知道意思, 但对有英美文化背景的人来说, 这样的句子很难理解。因为 worker 和汉语的“工人”不是同一意义。前者是上义词, 任何有工作的人都可称为 worker, 而“工人”是下义词, 特指工厂工作的人。worker 在汉语中可以等值的是“工作者”。在英语中, 介绍父母工作和职业时, 一般都倾向于用下义词: *my father is a (teacher, doctor, engineer, lawyer, cashier, office worker, factory worker)*。英语当中一般没有 *He is a worker* 的说法。我们平时读到的 *He is a good worker*, 此时不是工人的意思, 而是“他工作得很出色”的意思。

动词方面也有这种情况。如汉语习惯说“狗叫”、“猫叫”、“鸡叫”、“鸟叫”和“老虎叫”, 不具体到下义词, 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才会有龙吟、虎啸、狮吼、狼嚎、马嘶、猿啼、鸟啾、犬吠 (猪、猫头鹰都没有相应的下义词, 只能用“叫”)。而且这些下义词都是单纯词, 使用上还受到双音节的限制, 不得不和“叫”结合使用:

[22a] 忽听房上两个猫儿一递一声嘶叫。《红楼梦》

[23a] 只听得远远的鸡声叫了。《红楼梦》

[24a] 只听见檐外老鸦呱呱地叫了几声。《红楼梦》

而英语则没有相应的“叫”的上义词,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很具体的: *a dog barks, a cat mews, a goat bleats, a sheep baa, a cattle moo, a horse neighs, an ox moos, a tiger roars, a bear growls, a wolf howls, a fox yelps, a hen cackle, a rooster crows, a duck quacks, a bird chirps, a pigeon coos, a crow caws, a mosquito buzzes, a snake sizzes*。如上面的三句翻译:

[22b] Suddenly two cats started wailing to each other on the roof above her head. (David Hawkes 译)

[23b] The maids heard a distant cockcrow. (David Hawkes 译)

[24b] She heard a “cawcaw” outside the window. (David Hawkes 译)

但比较起来,汉语在表达行为,描述动作方面,尤其是和人有关的动作,有使用下义词的倾向。如英语的 carry,汉语可细分扛(枪)、担(水)、提(包)、背(箱)、挑(土)、挎(篮)、拎(桶)、携(款)、搬(家)、驮(粮)等。英语的“hold”,汉语可细分为捧(杯)、执(剑)、荷(锄)、端(碗)、持(枪)、握(笔)、秉(烛)、托(盘)、举(鼎)等。英语中的“marry”,汉语中有相应的上义词“结婚”,但也有下义词“娶”和“嫁”。

因此,我们在研究中有一种感觉:汉语对事物的描述、分类和表达虽然没有英语细,但对动作行为的表达似乎较之英语要细一点。我们这个感觉得到四个方面的支持。i) 借词的比例,汉语从西方尤其是英语中借词许多,但99.9%是名词,鲜有动词。这说明汉语不缺动作描写的词,缺的是对事物概念描写的名词。ii) 张彦昌、张而立(1994)的调查。他们用 Brown Corpus 和 Lob Corpus 这两个英语语库和《现代汉语频率词典》语库对英汉语出现频率最高的2000个词进行统计,发现描写事物的名词(普通)、形容词和描写动作的动词的比例如下:

表 16 英汉三类词比例

	普通名词		形容词		动 词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英语	941	47%	239	12%	405	20%
汉语	790	39.5%	192	9.6%	570	28.5%

当然,2000词的统计还不能足以说明问题,但这一倾向表明“英语动词的意义比汉语动词的意义更概括、更抽象一些……英语动词 hold 相当于汉语的‘捧’、‘端’、‘持’、‘握’、‘托’、‘抓’等,而且还有‘主张’、‘认为’、‘举起’等意义”,而其名词和形容词的意义比汉语的名词和形容词要更具体更细致一些(张彦昌、张而立,1994)。由于任何语言中名词和形容词占的比例要超过动词,因此说英语词语的表达更具体并不为过。iii) 对《英语同义词词典》(高重等编著,同济大学出版社)和《常用汉语同义词双解手册》(郑秀枝等编著,今日中国出版社)两本词典中的同义词数量(组为单位)进行统计。

表 17 同义词统计

	动词		名词		形容词		副词		连词		介词	
	组	%	组	%	组	%	组	%	组	%	组	%
英语	152	38	132	33	98	24.5	7	1.8	5	1.3	6	1.5
汉语	168	49	54	15.7	95	27.4	21	6.1	4	1.16	0	0

统计表明:英语的名词同义词词组要大大高于汉语,而动词同义词词组要略小于汉语。iv) Halliday and Matthiessen(1999:309-312)的论述。他们用 processes 和 things 来说明汉语在动词方面尽量具体,而在名词方面一般倾向于笼统,只有需要时才具体。他们在分析汉语时说“while processes are construed as specifically as possible, things are construed as generally as possible”,在汉语语篇中“things are construed at the most general level that their naming and the context permits”。他们所谓 processes 就是描写过程的动词,而 things 就是描写事物的名词。他们用下面例子来说明问题见表 19、20。

表 18 英汉名词词化情况

笔	writing implement	车	wheeled vehicle	机	machine
铅笔	pencil	电车	tram	打字机	typewriter
毛笔	brush	火车	train	计算机	computer
墨水笔	pen	自行车	bicycle	飞机	aeroplane
		马车	horse cart	织布机	loom
		汽车	car	割草机	lawnmower
				洗衣机	washing machine
				印刷机	printing press
				照相机	camera

就名词而言,汉语都有上义词,而下义词的表达则是通过词化度不高的复合词。英语相应的词没有笼统的上义词,但下义词非常具体。

表 19 英汉动词词化情况

拿	take, bring, fetch, hold, carry	切	cut
抱	in both arms, against body	剁	cut (meat), chop up
怀	in the crook of one arm	剪	cut with scissors
捧	in cupped hands	割	cut (grain), mow
挑	on pole across both shoulders	裁	cut (cloth)
担	on pole across one shoulder	削	cut (skin off fruit), pare
抬	supported from underneath	修	cut (nails, small branches), trim, prune
提	by handle	裂	cut (logs), split
扛	on one person's shoulder	劈	cut (firewood chips), chop
扛	on two people's shoulders	砍	cut (tree), chop
端	in hands with arms outstretched	拆	cut (paper), slit
夹	under arm	刺	cut (skin, flesh), slash, gash
含	inside mouth	刮	cut (flesh), nick
叼	protruding from mouth	解	cut off, sever
顶	on head		
背	on back		
带	(take) along with		

就动词而论,汉语下义词表达非常丰富、具体。而对应的英语词下面,就没有相应的下义词,只能用词组短语表达。无独有偶,同样,西非的某种语言中有六个不同的表

示运载动作的词,用来指①用手拿;②用头顶;③用肩扛;④用背运;⑤用大腿运;⑥携带(如用单车携带)。这种情况至少说明,某个领域的动词发达和该语言国家的生存方式、经济活动有关。同时,由于名词和事物发展有关,动词和人体动作有关,是否意味着事物分类细要比动作分类细对社会和科技的进步关系更大呢?

总的说来汉语有使用笼统的上义词的倾向。这种表达倾向和语言类型、思维方式等有关系。语言方面的原因有三个。

1) 双音化。汉语中动词词组基本都是按两个音节构成的,如吃饭、看戏、读报、打人、喝酒、弹琴。也就是说由于双音化的要求,在动宾结构里动词是单音节的话,后面搭配名词必须也是单音节的词。而在汉语词汇中,单音节往往是上义词,双音节大多是下义词或下义短语,如:

车:火车、货车、拖车、马车、机车

琴:钢琴、提琴、风琴、竖琴、扬琴

人:男人、恋人、老人、坏人、敌人

树:松树、橡树、榆树、柳树、杨树

马:白马、黑马、骏马、公马、母马

鸟:麻雀、喜鹊、鸚鵡、杜鹃、老鹰

也就是说,在双音节的动宾结构(V+O)词语里,充当宾语的语素只有是上义词才符合要求。正是在这种双音节化规律影响下,汉语动词词组出现了上义词选择倾向:乘车、开车、坐车、搭车、骑车。一般不具体到乘汽车、开火车、坐出租车、搭货车和骑自行车等。同样,吃饭、喝酒、开枪、弹琴、买菜、放羊、打人、种树、借笔等表达可以说都是双音节化的需要,要具体到什么样的“饭”、“酒”、“枪”、“琴”、“菜”、“羊”、“人”、“树”和“笔”必然会影响双音节结构。

[25] 她们做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老舍《我的母亲》)

[26] 但是每隔2—7年,秘鲁渔场便发生一次由于海水温度异常升高而造成的海洋生物浩劫:鱼死鸟亡,海兽他迁,鱼类大幅度减产。(罗祖德《厄尔尼诺现象》)

而英语没有双音节的要求,因此用下义词就没有语音上的障碍:have breakfast/lunch/dinner, drink wine/bear/liquor, fire with a rifle/pistol, play piano/violin/organ, buy potatoes/tomatoes, plant willows/pines, beat a man/woman, borrow a pen/a pencil.

在四字成语中选用上义词倾向也是双音节化的需要。如在“人约黄昏”、“人老珠黄”、“人去楼空”、“人命危浅”、“人心惟危”、“人仰马翻”、“人心所向”、“人浮于事”,四字成语中的“人”分别为恋人、女人、故人、病人、坏人、士兵、百姓、工作者,但这里非常笼统,只有熟悉整条成语的人才能知道。同样,我们用“弹尽粮绝”、“睹物思人”、“雨过天晴”、“得鱼忘筌”,而不是根据不同情况,用“枪弹/炮弹”、“米饭/馒头”、“钢笔/书本/台灯”、“友人/亲人/恋人”、“阵雨/雷雨”、“大鱼/小鱼”等来指代那些名词。也就是说对四字成语或四字词组/短语的偏好造成了上义词使用的倾向。英语没有了这样的音节限制,因此一般都用比较精确的下义词:对牛弹琴 play the harp to the bull、

借酒消愁 cry in one's beer。

2) 词化能力。汉语要表达比较具体的下义范畴,不是创造一个新词,而是用属加种差的定中结构表达法,即在表示属类的上义词前面加上表示具体差异的下义词合成一个语言单位。如灾:旱灾(drought)、水灾(flood);党:一党的(one-party)、多党的(multi-party);家庭:只有父母和子女组成的小家庭(nuclear family);数代同堂的大家庭(extended family)。显然汉语用这种方法构成的语言单位因为其结构不稳定,语义显豁而在开始很长一段时间不能作为词进入词典。再如:

[27] 我们来看看棘头虫,它在幼龄阶段生长于一种球潮虫的腹内。(《寄生虫的生存之道》)

也就是说汉语在表示具体的下义概念时,更倾向于使用临时合成的短语,而非下义词。英语就不同了,其词化能力相当强,表达一个新的概念,很容易创造一个新的单纯词,或合成一个派生词和复合词,或利用其表音文字的优势,借进一个。如来自爱斯基摩语的 parka(派克大衣)、来自德语的 kindergarten(幼儿园);来自西班牙语的 alligator(美洲的鳄鱼)、来自意大利语 scenario(特定情节),来自日语的 tsunami(海啸)等等。

3) 经济原则。用笼统、模糊和泛化的上义词有利于词汇的搭配,有利于适合不同的语境。如“打狗看主人”(不说打大/黑狗看主人)、“靠捕鱼为生”(不说靠捕黄/带鱼为生)、“朝中有人胜过钱”(不说朝中有朋友/亲戚胜过钱)这样的用法就能适合不同家的狗、不同地区的鱼、不同关系的朝中的人。

非语言方面的原因有社会和文明的发展程度。生活中最需要的是具有基本范畴的上义词,因此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首先出现的总是花 flower、树 tree、风 wind、山 mountain、鸟 bird、房 house、食 food 这些上义词。而下义词往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人们对自然世界的了解越来越深刻,对客观事物观察得越来越细致,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的追求越来越高,才不断概念化而涌现出来。换句话说,社会发展程度越高,技术越进步,下义词也越多。如在我们社会中刚开始出现沙发、轿车时,它们都属于奢侈高档品,一般人知道沙发、小汽车就可以了,根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像英美社会那样要区分沙发是单人沙发(armchair)、还是有坐垫的两人沙发(sofa)或是坐卧两用的长沙发(couch);小汽车是轿车(sedan)、旅行轿车(estate)、上掀式斜背轿车(hatchback),还是豪华轿车(limousine)。当人们没有普遍需要,社会没有高度发展时,我们“往往给外来的事物或概念一个比较笼统的称呼”就足够了(张清源,1957),如古代的胡琴、胡桃、胡椒,近代的洋船、洋人、洋酒等,现代的西服、西餐等。随着这些事物的大众化,变成普遍需要,对这些事物或概念进一步细分就成为必要:小提琴、大提琴、钢琴;威士忌、白兰地、香槟。抽象概念同样如此,如我们社会法制还不健全,个人有律师或请律师还是少数人的事,有个律师的称呼就足够了,根本没有必要像西方社会那样细分事务律师(solicitor)、当事人律师(attorney)、诉讼律师(barrister)等等。如果从这个角度分析,同一个上义词,英语中的下义词要比汉语多。

当然,下义词发展程度和一个社会的地理环境、文化习俗也有关系。语言与文化互相依存、互相反映,不同的文化正是造成千姿百态的不同语言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

之一。与人们生活最密切相关的事物在该语言中的词化程度最高。如前面说到的“拿”和“运”。汉语下义词如此丰富,和中国几千年来依靠手、肩、背等进行劳动生活不无关系。再如汉语的亲属称谓词分得非常细,反映了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对家庭观念的重视,和对辈分、性别、长幼等级的细分。而英美人的家庭观念就有所区别,因此汉语中的姑妈、姑姑、姨妈、阿姨、伯母、婶娘、舅妈,英语中只有一个词: aunt; 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表哥、表弟、表姐、表妹: cousin; 内兄、内弟、大伯、小叔、襟兄、襟弟、姐夫、妹夫: brother-in-law。再如:



英语中有 sibling、brother、sister, 但对兄弟姐妹, 没有细分, 而汉语中没有 sibling 相应的上义词, 但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下义词非常丰富。在一个等级森严又讲究礼仪的社会里, “爱”必然要细分为情爱、慈爱、友爱、母爱等, 不能错乱, 而西方社会的圣经文化, 讲的是全人类的互爱, 因此只有 love。汉语除了“结婚”, 还有具体的“嫁”和“娶”, 反映了中国的婚姻风俗, 而英语中只有上义词 marriage/marry。我们的饮食文化中有饺子、馄饨、汤团之分, 而英语只需要一个上义词: dumpling。汉语中有绫、罗、丝、缎、绸、绢等, 英语只有 silk 和 satin。再如稻、谷、米、饭— rice, 印、章、玺— seal, 柑、橘、橙、桔— orange; 铃、钟— bell; 月季、玫瑰、蔷薇— rose; 潮、汐— tide; 头发、毛— hair。可见各个民族用语言对同一事物的概念化或范畴化是深受其文化影响的, 这就造成了不同语言语义的宽窄或精确和笼统。

正因为如此, 奈达(引自潭载喜, 1999: 171)认为“泛指词和特指词的使用比例在几乎所有语言中都基本相同。当然, 如果专家们处于某种特殊目的需要采用泛指词或抽象词(如古希腊的哲学家就创造了许许多多供哲学研究用的抽象词), 那么该语言在那一方面的泛指词就会增多。虽然我们不曾对各种语言的词汇做过全面比较, 但通过系统研究一系列语言在互译中出现的问题, 我们发现各种语言的常用词汇之间, 泛指词和特指词的使用比例是基本相同的。不少学者认为, 有的语言不适用表达抽象概念, 因为这些语言缺乏抽象词汇。这种观点是带有偏见的、错误的, 其产生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学者们喜欢用自己的语言作为衡量标准, 生搬硬套其他语言。”奈达这里所说的泛指词就是上义词, 特指词就是下义词。尽管如此, 汉语在表达习惯上使用笼统的上义词的倾向是存在的。

2.3.4.2 抽象词与具体词

同一概念, 英语可以用具体表达, 也可以用抽象表达。而汉语往往依赖于具体的表达。如:

[28] What's the best medication for the conditon? 这种病用什么药最好?

[29] She has taken different kinds of medicines. 她吃了各种药。

英语前句用了抽象名词, 后句用了具体名词。即使是在同一上下文中, 英语也可

以同时用抽象词和具体词表达细微的语体差异,而汉语一般只用具体词。

[30] 一个星期了,要洗的衣服堆积了起来。

A good deal of laundry had accumulated during the past week.

A lot of clothes that needed to be washed had accumulated during the past week.

[31] 大量看电视会影响一个人的读写能力。

Heavy exposure to TV will affect one's literacy.

Watching too much TV will affect one's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y.

[32] 他有许多的信要写。

He has many letters to write.

He has a heavy correspondence to attend to.

[33] 我带够了足够的衣服,因为我知道我会碰到最冷和最热的天气。

I brought enough clothes, because I knew I would encounter extremes of weather.

I knew I would encounter the hottest or the coldest weather.

..., because

[34] 他打电话通知我她回来了。

He called to inform me that she had come back.

He called to inform me of her return.

2.3.5 词语特性

2.3.5.1 词语双向性和单向性

根据石毓智(2004)的研究,英汉动词在概念化传递性动作行为时,存在着规律性的对立:汉语对于表示同一类型,但作用于两个不同方向的动作,往往采用一个动词来表示;而英语则采用另一种概念化方式,对类型相同而作用方向不同的动作采用两个不同的动词。“结果,汉语动词的矢量方向一般是不具体化的,而英语的则是确定的。”

表 20 英汉动词矢量方向

汉 语		英 语	
右向	左向	右向	左向
借(进)	借(出)	borrow	lend
租(进)	租(出)	hire/rent	rent out/lease
赊(进)	赊(出)	buy on credit	sell on credit
分(进)	分(出)	get one's share	distribute

“我借他五元钱”,既可以理解是我向他借,也可以理解是借给他。“我分了他半碗饭”,既可以是我给他半碗,也可以是他给了我半碗,其准确意义只有在具体的上下文中确定。“我爸爸要开刀”,这里的“我爸爸”既可以理解施动者,也可理解为受事者,意思完全两样。汉语这种独特的动词概念化在古汉语中就存在,尤其和单音节动词有关系。

表 21 古汉语动词矢量方向

动词	右向	左向
假	借入 borrow 久假不归。(《孟子》)	借出 lend 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左传》)
受	接受 receive 权辞让不受。(《三国志》)	给予 give 因能而受官。(《韩非子》)
请	邀请 invite 乃布置酒请之。(《汉书》)	拜见 visit 其造请诸公,不避寒暑。(《汉书》)
沽	买 buy 当为子沽酒。(《墨子》)	卖 sell 当垆自沽酒。(《陆鬼蒙》)
视	看 look 目不能两视而明。(《荀子》)	让……看 show 亦视项羽无东意。(《史记》)
食	吃 eat 食而不知其味。(《礼记》)	给……吃 feed 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商君书》)

双音化以及使动结构和兼语结构等的使用,这种情况已大为减少,但现代汉语中双向动词的现象还是大量存在。

如“吹火”和“吹电扇”是两个不同方向的动作,同样起点是“人”,一个是通过火往物体上吹,一个是物体往人身上吹,汉语用的是同一个动词,英语则用不同的词:

[35] 他在吹火。He is blowing a fire into flames.

[36] 他在吹电扇。He cools himself by an electric fan.

“老师在上课”,“学生在上课”,没有常识和上下文,就会产生歧义。问题就是前者是老师作用于学生,而后者是学生接受老师,但用的都是相同的动词。而英语则不同:

[37] The teacher is conducting an English class.

[38] The students is having /attending a class.

还有我们经常说到的“晒”和“烤”,汉语中不同的对象,不同的作用都是同一动词:晒麦子/晒太阳,烤白薯/烤火。前者是物体到物体,后者是物体到人。英语中是用不同的动词:

[39] He dried wheat in the sun. / He basked himself in the sunshine.

[40] He is baking sweet potatoes. / He is warming himself by a fire.

尤其是汉语中的容纳结构,即以吃、喝、装、盛、淹、坐、睡、走、跑为动词的结构,其动词的方向都是双向的。这里有两种情况。

i) 主语和宾语是数量名词,如:

六个人住一间寝室/一间寝室住六个人

两人撑一把伞/一把伞撑两人

三吨货装一辆车/一辆车装三吨货

一人睡一床/一床睡一人

两人喝一瓶酒/一瓶酒喝两人

一张桌子坐十人/十人坐一张桌子

ii) 动词是动态性的,有“了”或“着”的体的特征,如:

大雪覆盖着田野/田野覆盖着大雪

水淹了村庄/村庄淹了水

笑声充满了晚会/晚会充满了笑声

水灌满了瓶子/瓶子灌满了水

狼冲进了羊圈/羊圈冲进了狼

孩子跑出了教室/教室跑出了孩子

铁路连上了县城/县城连上了铁路

我们想死你了/你想死我们了

这些动词的表达非常灵活,具有双向作用,使得动词前后的施动者和受事者可以互换位置而基本不改变意思。而英语则不行,要表达同一个意思,要么换动词,要么使用被动语态:

Six people share one dormitory. /One dormitory accommodates six people.

Two people share one umbrella. /One umbrella is shared by two people.

Big snow covered the field. /The field was covered with big snow.

Water flooded the village. /The village was flooded with water.

The railway has linked the towns. /The towns have been linked by the railway.

汉语和英语在容纳结构上出现不同的表达方式和汉语语法的隐性/意合与英语语法显性/形合有关。正是汉语的句法结构可以隐去介词“在……上”(一人睡在一张床上),因而使原来的SVA结构轻易地转化为SVO:一人睡一张床,进而为主语和宾语的换位成OVS结构创造了条件:一张床睡一人。而英语介词是显性的,是不能省略的,这就阻碍了句子结构难以从SVA向SVO转化。正如余祥越等(2006)指出的:“英语是形态标记相对发达的语言,对不同的语义范畴用不同的形式标记来标明,介词因此必须强制性显现;对于形态标记相对匮乏的语言,相似或相异的语义范畴可以用相同的形态标记标明,‘处所’前介词的隐现因此成为可能。这种不同的形态选择所带来的一个句法后果就是,‘介词’的隐现导致句法结构的改变:汉语中的SVA向SVO转移,并使SVO中的S和O位置互易成可能”。

汉英这种表达上的差异和主题结构或主谓结构突出的语言类型也有关系。Li & Thompson(1976)认为的汉语是话题结构占优的语言(topic-prominent languages),英语是主谓结构占优的语言(subject-prominent languages)。话题结构占优的语言,其话题和谓语动词的关系,无论在句法上还是在语义上都远不如主谓结构占优的语言中主语和谓语的关系那么紧密。如在“这件事中国人经验太多了”、“一个北京城走了大半个”、“那座房子幸亏去年没有下雪”这样的句子中,“这件事”、“一个北京城”、“那座房子”是话题而非主语,和句子中的谓语几乎没有什么句法上的关系。因此,“村庄淹

了水”、“大桥在造”、“会议内容已经通知到委员了”无须使用被动句(被动句是针对主语)。这也就为主谓易位创造了条件:“水淹了村庄”、“在造大桥”、“委员已经通知到会议内容”。

汉英这种表达上的差异还和这两个民族的哲学思维方式有关。汉语注重的是综合性思维,在构词中尽量反映对立统一的辩证观,“在表述一件事一个观念,描绘一种状态一个动作时喜欢顾及矛盾的两端”(苏新春,1955:199),把两个相反对立的意义统一在一个词上。如古汉语中除了“受”、“假”等,还有乱(乱一治)、贾(买一卖)、赋(收税一发给)、被(覆盖一显露)、乞(要求一给予)、副(分一合)、徂(开始一逝去)、肆(故一今)、韧(柔韧一坚韧)等,都是把同一事物中互为依存的两个对立方面放在一个连续体上表示。这种思维倾向可以从现代双音节词的构成上继续得到佐证:离合、恩怨、贵贱、虚实、呼吸、荣辱、盛衰、出纳、存亡、死活、利弊、早晚、是非、始终、赏罚、动静、本末、矛盾、褒贬、功过等。根据潭达人(1989)统计,汉语中这类反义复合词有371。而英语比较侧重的是分析性思维。除了少数因引申造成的两个对立意义发生在同一个词上的情况,基本没这种有意识的造词倾向。

2.3.5.2 词语的显性与隐性

英语是屈折性语言,词汇有着丰富的形态变化。在名词方面有性、数、格的变化,在动词方面有时、体、语态和语气等变化。通过这些词的屈折变化,就能够清楚地反映事物的性质和状态等。而汉语作为孤立性语言,用词上就没有语法变化。这些语法意义表达是隐蔽的,往往通过上下文或词序来体会。

如英语的人称代词有格的变化,同样表示“他”、“她”、“他们”或“我”、“我们”等时,英语可以用he/him, she/her和they/them, I/me, we/us来明确区分,表达的是主格还是宾格,一目了然。

表 22 英汉人称代词

代 词	主格代词		宾格代词		形容性物主代词		名词性物主代词	
第一人称	I	我	me	我	my	我的	mine	我的
	we	我们	us	我们	our	我们的	ours	我们的
第二人称	you	你	you	你	your	你的	yours	你的
	you	你们	you	你们	your	你们的	yours	你们的
第三人称	he	他	him	他	his	他的	his	他的
	they	他们	them	他们	their	他们的	theirs	他们的
	she	她	her	她	her	她的	hers	她的
	they	她们	them	她们	their	她们的	theirs	她们的
	it	它	it	它	its	它的	its	它的
	they	它们	them	它们	their	它们的	theirs	它们的

我们可以看到,汉语最基本的就是“我”、“你”、“他”、“她”、“它”。其中的“她”和

“它”的出现还不到一百年时间。是刘半农在1920年《她字问题》中提出“把‘她’字假定为第三位的阴性代词”，“第三位除‘她’外，应当再取一个‘它’字，以代无生物。”而复数在这些代词后加“们”，物主代词加“的”。显然汉语代词主格还是宾格，形容词性的还是名词性的，词的本身并不能反映出来，而是根据句子中位置和上下文确定的。而英语的概念化就分得比较细，不仅单复数不同，主宾格不同，物主的形容词性和名词性也不同。从语法角度来讲，英语的精确性表现在无须读一个句子，词的本身就能显示其语法意义。如在数的方面，英语中有 few/little, many/much, a great number of/a great deal 来分别表示描写的对象是可数还是不可数，也就是说，词的本身能反映事物性质。而汉语对应的“少”和“许多”是不分可数和不可数的，不管是说“河里有许多水”还是说“林中有许多树”，不管是有界还是无界，都是用相同的词，其事物本质只能通过上下文语境和一个人的百科知识来判断。还有表示单复数，汉语尽管有时可以通过加“们”或“一些”、“许多”来表示这个意义，但不少时候，这些词是省略的：“其优点是……”、“看到孩子，老师太高兴了”，究竟是复数还是单数，全凭上下文语境。而英语则通过词的单复数表示得非常清楚明了：the advantage is/the advantages are, The teacher was /teachers were delighted at the sight of the child /children。

再举个例子，“他将手插进了口袋”这句话，如果没有上下文，汉语中至少可以有6种解释：①他将双手插进了自己的口袋；②他将双手都插进了一个口袋；③他将一只手插进了自己的口袋；④他将双手插进了他人的口袋；⑤他将双手都插进了他人的一个口袋；⑥他将一只手插进了他人的口袋，等等。但英语 He put his hands into his pockets 就排除了所有的歧义。也就是说英语精确表达是强制性。英语要么说 close your eyes, 要么说 close your right (or left) eye, 而不说 close your eye。但汉语只需说“闭上眼睛”就可以了，不必说“闭上双眼”。

英语动作表达的时间也是强制性准确。动词的使用必须有时态变化，通过动词时态的变化能够比较清楚地反映事物或动作的状态性质。而汉语动词的时间概念是模糊或隐含的，往往要通过语境来判断。如我们说“这个孩子靠卖报谋生”，究竟是说过去的情况还是现在的情况只能通过上下文，而英语用了不同的时态，句子本身能说明问题：The boy **sells/sold** newspapers for a living。正如 Halliday and Matthiessen (1999: 304) 指出“英语时态是用语法形式表现的，而汉语时态则通过语境反映的”。如他们给出的例子：

我看着报。I (am, was) reading the newspaper.

我看了报。I (have, had) read the newspaper.

我看报了。I (have, had) read the newspaper.

也就是说英语能够从动词的变化上看出时间概念，而汉语动词能够反映“体”，却无法表明确切的时间概念。

再如词性，英语也表现出其精确性。是名词还是动词，是形容词还是副词，英语绝大多数词在形态上就清楚地表示了出来。如 red, redden, reddish, 一看就知道它们分别是名词(也可当形容词)、动词和形容词。但汉语当中的“红”只能通过语境来确定其词性：红花、花红、红黄。类似的例子太多了。美景和美容，前一个美是形容词，后一

个是动词,但这种判断全靠意义感觉和上下文用法,词的本身没有任何形态标志帮助区别。再如 criticism、critical、criticize 能够从独立的词形上,就可知道它们分别是名词、形容词和动词,无须借助语境。但汉语中要确定其词性,只能进入具体的句子:他接受批评。他谈出了批评意见。他批评手下人。可见汉语“词的语法意义只有我们知道句子中一个或几个词的意思才能有所了解”(Humboldt,转引自申小龙,1990)。

曾剑平(2002)指出“英语是形态语言,词语的形式(如名词复数、词缀等)本身就有语法意义和实体意义,词义受语境制约的程度小。而且英民族长期受形式逻辑和原子主义哲学的熏陶,形成了一种重形式论证的思维方式,词语表达概念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意义的界定,从定义到推理就显得极为重要。当词语根据习惯组合时,句法对词语的意义控制力不大。所以英语是低语境语言。这种词义较少受语境影响的特点使英语具有更强的科学规范性,成为表达更加合理,更加符合逻辑的典型理性化语言。汉语是非形态语言,汉语词语本身不带任何标志。语境对词语的理解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汉语是高语境语言。这种词义高度受语境约束的特点使语言成为一种‘骈体模糊型’的语言”。

第3章

英汉词语表达的求同与求异

3.0 引言

搞英汉语翻译的人,不无感受到英语和汉语在词语选择上的差异。前者在用词上讲究词语的变化,反对简单的重复,而汉语用词不怕重复。我们先看下面一些例子。

[1] *TV Guide* is the most popular magaz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weekly sale reaches 18, 870, 730 copies. *Reader's Digest* is second with a circulation of 18,193,255. *National Geographic*, a popular travel and nature magazine, distributes 10,560,885 copies each month. *Better Homes & Gardens* has a circulation of 8,057,386 copies. *Women's Day* is a popular woman's magazine selling 7,574,478 copies each month. *Family Circle* has a month sale of 7,366,482 copies. 《电视周刊》作为美国最畅销的杂志每期销售量达 18 870 730 份。《读者文摘》居第二位,销售量是 18 193 255 份。《国家地理》是人们喜爱的旅游和自然月刊杂志,每期销售 10 560 885 份。《美丽家园》销售量达 8 057 386 份。《妇女节》是受妇女欢迎的月刊杂志,每期销售量达 7 574 478 份。《家庭》月刊的销售量为 7 366 482。

[2] A senior executive's instinctive capacity to empathize with and gain insights from customers is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skill he or she can use to direct technologies, product and service offerings, indeed, all elements of a company's strategic posture. People like Bill Gates brought this ability to the enterprises they founded. 作为一名业务高级主管能很自然地设身处地为客户着想,并从客户那里获得真知灼见,这可是无比重要的一项本事。它对指导技术、产品和服务售后,乃至指导公司大政方针的方方面面都有裨益。比尔·盖茨之辈曾经把这种本事带进了他们各自创立的企业中。(何刚强:《现代英汉翻译操作》)

英语中表达“销售量”、“本事”用了不同的词,而汉语基本上是原词的重复。我们再从不同文体中选用一些例子。

[3] The foreign research scholar usually isolates himself in the laboratory as a means of protection Both the visiting professor and his students lack background in each other's culture. Some concept of what is already in the minds of American students is required by the foreign professor. While helping him to adapt himself to his new environment, the university must also make certain adjustments in order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what the newcomer can offer. It isn't always known how to make creative use of foreign faculty, especially at smaller colleges. This is thought to be a field where further study is called for.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1996年6月试题阅读理解文章)

[4] 近年来,使用英语的国家经济是很发达的,这就是英语能够传播的重要的物质条件。其他民族的表音文字之所以消亡,或者没有英语在世界上传播得广泛,不是这些语言文字本身的问题,或有什么致命的缺陷,而是在经济上的成就没有使用英语的国家发达。和英语相比,德语、法语、西班牙语都有很大的优势,它们没有英语传播得广泛,就是它们经济成就没有英美国家发达而已。(朱鲁子《走火入魔的英语》P84)

例[3]谈论的是“到美国来进修的外国教师”,作者竟分别用了 the foreign professor、foreign faculty、the visiting professor、the foreign research scholar、the newcomer 五种说法。“利用”:take advantage of、make use of;“需要”:required、called for;“调整”:adapt、make certain adjustments,没有一个重复。而例[4]“传播”、“广泛”、“经济”、“成就”、“发达”、“国家”等词语都是重复使用。

[5] The principal of a great Philadelphia high school is driven to cry for help in combating the notion that it is undemocratic to run a special program of studies for outstanding boys and girls. Again, when a good independent school in Memphis recently closed, some thoughtful citizens urged that it be taken over by the public school system and used for boys and girls of high ability, that it have entrance requirements and given an advanced program of studies to superior students who were interested and able to take it. (Seymour St. John: *The Fifth Freedom*)

[6] 这一对新人都洋气得很,反对旧式结婚的挑黄道吉日,主张挑选洋日子。说阳历最不利结婚,洋历6月最易结婚,可是他们订婚已经在6月里了,所以延期到9月初结婚。据说日子也大有讲究,星期一二三是结婚的好日子,尤其是星期三;四五六一天坏似一天,结果他们挑的是星期三。(钱钟书《围城》)

例[5]三次提到“好学生”,但分别用了 outstanding boys and girls, boys and girls of high ability, superior students。两次提到“好学校”,作者分别用了 a great high school 和 a good independent school。两次提到“高级教学大纲”,一次用了 a special program of studies, 一次用了 an advanced program of studies。例[6]中“日子”、“结婚”、“挑选”等词都重复使用。

英汉在表达同一事物时用词的这种差异,不少学者都是从文化角度来解释。如杨自俭(2000)认为“东方人求同、求稳,重和谐,西方人求异、求同,重竞争等等”。连叔

能(2002)也从“求同性与求异性”角度来分析汉民族有守旧求稳的倾向,而英美人相对来说喜追求变化。西方人“这种求异忌同、标新立异的”的思维习惯反映到他们的语言风格上,就是用词忌讳不必要的重复。潭载喜(1986)说“如用英语写作、说话,应当尽可能避免用词重复。一篇新闻报道里,可用许多不同的字眼、称呼来指示某某人。如在报道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一篇文章里可有如下的称呼出现:Mrs. Thatcher、She、the Prime Minister、the Iron Lady、the leader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the first woman Prime Minister等等。”Fowler(1908)把词语的重复看成是一种反常。他认为,写作中重复词要么去掉,要么有变化。因为重复出现某个词多少有点反常。只要反常就要去掉。他喜欢用不同的词来表示同一个意思。Hodges等(1998)则认为,英语写作在一个句子中同样的词不应出现两次,除非为了强调等修辞目的。

我们试图从语言的角度上来分析这种现象:汉语倾向于词语重复的内在原因,英语追求词语变化的语言条件等。

3.1 节律要求

词语变化受制于造句的语音结构要求。汉语遣词造句讲究对仗工整,音韵声律平衡。无论是古代的骈文和诗歌还是现代的散文和论说文都是在结构上追求整齐平衡,在声音上追求平仄和谐。根据吕叔湘“凑音节”说和王力“骈语法”观,为了达到结构的整齐美和音乐的韵律美,汉语在相邻的句子中表达同一意思时尽量要求用相同音节数的词,甚至是相同声调结尾的词。而当这样的词难以找到时,重复用过的词语,“拿相同的字眼起头或收尾”(丁声树,1961)达到结构和韵律的整齐,就成为最便利和常见的手段。如:

[7a] 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毛泽东选集》)

[8a]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毛泽东选集》)

[9a] 但是她都能忍受……没有屈服,没有讨饶,没有流泪。(《新凤霞回忆录》)

如从词汇变化的角度,完全可以改成:

[7b] 停止的论点,悲观的意见,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8b]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擅长于建设一个新社会。

[9b] 但是她都能忍受……没有屈服,讨饶,流泪。

用词是有了变化或避免了重复,但听起来,远没有原来重复词产生的音感好。首先,汉语是音节计时的语言(syllable-timed language),一个语素、一个汉字都统一到一个音节上来,句子结构的整齐和韵律全依赖于音节数即字数的相等。其次,汉语用词讲究平仄音调,如果不重复,而是改为擅长于/善于、论点/意见,这样的替换就较难达到结构和语音上要求。也就是说,把词汇变化要求和音律节奏要求相比,后者对汉语显得更为重要。郭绍虞(1979:444)认为“汉语对于音节,看得比意义更重一些”,潘文国(2002)认为“语义让步于节律”。也就是说对汉语来说,用同义词或近义词来表达,

首先得看所选的词语是否达到音节整齐的要求,如音节参差不齐,或平仄音律不均,就避免之。在“坐车不能保证时间。所以我到学校去一般是走路,但今天例外,还是坐车”这个句子里,第二个“坐车”完全可以用“乘公共汽车”或“坐公车”替代,但重复了“坐车”后就可以和前面的“走路”形成对仗性双音节的呼应。同样,如果在前文用了“晨练”、“吉普”、“标间”后,后文是重复这些词还是换“早锻炼”、“吉普车”、“标准间”以求变化,用“款子”、“年底”、“冰凉”代替前文提到的“款项”、“岁末”、“冰冷”,还是重复等等都取决于音节是否对等,平仄是否和谐。

而英语情况不同,英语的词和音节没有数量上的对等关系,词的音节长短不一,单音节和双音节词不少,但三个四个音节的词也很多,一个双音节的词加上一个词缀就可以是三音节词,如加上二个词缀就变成四个音节的词。如 person + al, person + al + ity, inter + person + al。更不同的是,英语的词不可能像汉语的词那样,其音节可以随语素的增减而任意增减,可以灵活组合成双音节词,四音节词等。也就是说英语句子不可能像汉语句子的利用字词和音节的对等优势去追求结构和音节的整齐。英语是一个重音计时语言(stress-timed language),两个或多个句子音律的整齐是取决于句子中的重读音节数量对等而非音节数量的对等。我们比较一下:

[10]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

[11] Break, break, break, / On the cold grey stones, O sea. (Tennyson)

[11] 尽管第一行是3个音节,第二行是7个音节,看上去参差不齐,但它们的重读音节都是3个,因此这两行诗发音所占用的时间长短是一样的。再如:

[12] The boy is interested in enlarging his vocabulary. Great progress is thus made daily.

第一句有16个音节,而第二句只有8个音节。尽管第一句中音节多了一倍,但重读音节和第二句一样,都是4个。按照英语发音规律(桂灿昆,1978),只有重读音节才读得清楚突出,发音时间较长,而轻读音节一般念得含糊迅速,因此它们所用的时间大致相等。

由此可见,英语不是利用音节数的对等整齐去追求短语或句子结构和音节的整齐。换句话说,英语追求词语变化,不是非得用相同音节数的同义词或近义词不可,词语本身的音节长短对整个句子的音律节奏整齐影响不是很大。如同义词 huge 和 tremendous,前者是单音节,后者3个音节,但由于它们重音节数量一样,发音时间基本一样,因此,词语变化符合语音的要求。这样,上面几例在英语中就没有必要词语重复,因为没有音节整齐上的需要:

[7c] Ideas of stagnation, pessimism, inertia and complacency are all wrong.

[8c] We are not only good at destroying the old world, but also building the new.

[9c] But she bore all this with fortitude, never submitting, pleading for mercy or weeping.

3.2 构词方式

词语的重复与变化和词汇构成方式有关。词汇构成主要有分析表达法和综合表

达法两种。前者是用属加种差的偏正结构方法构词,即表示基本范畴差异特征的语素和表示基本范畴的语素相加合成复合词或短语,如,旅+馆、出租+车、自然+环境。而综合表达法则把这两个不同意义合在一个语素里形成单纯词表达,或用派生词表达:hotel、taxi、environment。我们知道在一篇论述某个主题的文章中,关键词语会反复出现。如果用分析表达法合成的词或短语,那么其中作为基本范畴的语素,重复频率是很高的。如一篇关于“精神文明”的文章必然会反复出现“物质文明”、“文明社会”等词语。在一篇讨论“医生”功能的文章中,也很有可能涉及“儿科医生”、“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而如果这些词语或词组所表达的意思用的是综合法,即单个词,而不是依靠属加种差的偏正结构词组,那么词汇重复的现象就会大大减少。

[13] 一般说来大四学生和大三学生远没有大一和大二学生勤奋。Generally speaking, seniors and juniors work less hard than freshmen and sophomores.

[14] 一个大规模考试如四、六级考试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A large-scale test like CET test can produce both benefits and backwash.

[15] 智力测试能够测试一个人的阅读能力,但却不能测试一个人的社交能力。An intelligent test can test one's literacy, but it does not measure their sociability.

[16] 报纸标题和图书标题的不同点是前者更多注意运用修辞手段。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headline and a title is that the former uses more rhetorical devices.

[17] 这是一个竞赛,参加者有电视节目主持人、司仪主持人、会议主持人等。This is a contest, and TV hosts, masters of ceremonies and chairmen all attend it.

[18] 这些年轻人都是嬉皮士。他们有的留着八字胡子,有的留着山羊胡子。These young men are hippies: some wear handlebars, others goatees.

[19] 对一个人的个性形成,社会环境比自然环境更为重要。Social circumstances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one's character than natural environment.

汉语表达有时也可以换一个同义词进行偏正结构的搭配,如“正面效应”和“负面作用”(不用“负面效应”),“汉语能力”和“英语水平”(不用“英语能力”)。但是,词语的变化受到音律的制约,同时又受制于信息负荷的要求。和英语运用重复手段不同,汉语中重复词的运用往往是为了弱化所重复的词语,突出变化词语的内容。如:上面例[7a]和[8a]中反复运用“论点”、“善于”及“世界”等词语的目的在于弱化这些词语在句中的意义,以便突出它们前面修饰语的意义,即“停止”、“悲观”及“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这些新的信息,强调这些不同论点都是错误的。而“世界”的重复运用目的也在于强化“新”与“旧”的对比关系。在阅读中,我们往往会把相同的词语看成已知信息,而形成“跳读”忽略,以加快阅读速度。根据心理学理论,在篇章阅读中,只有在当相同的语言结构或词语搭配中出现局部变化,即出现新的词语才会引起我们注意而放慢阅读速度,成为关注的“重点”,加以领会和记忆。我们可以看到[5b]和[6b]词语是变化了,但信息的重点却不清楚了。同样,如果使用“正面效应/负面作用”和“汉语能力/英语水平”这样的变换,要求读者注意的是后面的名词还是前面的形容词就会显

得模糊。

3.3 篇章连贯

3.3.1 词语重复

从语义上说,词语变化和篇章连贯是一对矛盾。一般来说,词语的重复和篇章的连贯是成正比的。词语重复度越高,连贯性越强。如:

[20] Leadership is as much a question of timing as anything else. The leader must appear on the scene at a moment when people are looking for leadership ...

Great leaders are almost always great simplifiers, who cut through argument, debate and doubt to offer a solution everybody can understand and remember. (Michael Korda: *How to Be a Leader*)

[21] A parent will ask a one-year-old child what color balloon she wants, which candy bar she would prefer, or whether she wants to sit next to mommy or daddy. The child's preference will normally be accommodated. (Gary Althen: *American Values and Assumptions*)

我们看到正是 leadership, leader, prefer, child 词在篇章中的重复出现,使得这些篇章的连贯性和可读性加强了。反之,词语变化越大,篇章连贯性就越可能受到影响。如:

[22]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some ways gave birth to less novelty and genius than the First. It was, of course, a greater cataclysm, fought over a wider area, and altered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our of the world at least as radically as its predecessor. 二次大战在某些方面来说,不像一次大战那样产生了诸多新奇事物和天才。诚然,它是一场更大的灾难,战事蔓延到更广阔的地区,改变了世界的社会和政治的轮廓,至少在极端程度上和它的先例不相上下,或许为害更烈。(《英国文化选本》)

“cataclysm”的词典意思是“大的灾难”,但这里显然是作者为避免重复“war”而选用的近义词,这从它的搭配“fought”可以看出。同样,“predecessor”的词典意思是“前任”或“先前的东西”。但在讨论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作者显然是用它作为上义词来指代前一次大战。而译者的误译就是没有注意到替代词语之间的语义联系。这说明词语的变化对一般读/译者来说是一种挑战。如果作者不用“cataclysm”,而是重复“war”,不用“predecessor”,而是重复“the First”,理解就不成问题了。

因此词语变化必须在保证篇章连贯的条件下进行。但是英语和汉语篇章连贯所依赖的语言手段是不同的。英语是一种形合性语言,它有连词过渡,代词冠词照应,关系词连接等显性的语言形态手段保证它词语之间、分句之间、句子之间的连接和篇章的连贯。有这些衔接手段的支撑,英语就可以无所顾忌地追求词语的变化。也就是说,由于英语语句内形合已经完全自足,因此通篇行文可以充分追求“变”,不必仅仅

依靠用词语的重复来加强连贯。在例[22]中,能够用 predecessor 指代“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不造成误解,和它前面用了 its(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直接关系。再如本章开始的例[2],正是原文中的 but、and、they、he or she、this、it、their、those 等语言衔接手段帮助我们能够把“ability”,“skill”理解成一个东西。如 this ability 有了 this,“ability”指代前文的“skill”就清楚了,而“skill”前面有“the”照应,又处在“an important skill he or she can use”句子中,由于 he or she 指代前文的“a senior executive”,因此“skill”指代“capacity”也没问题。

Halliday and Hasan (1976)把 and/but 这些连词,he/them 这些人称代词,this/that 这些指示代词,his/their 这些物主代词,甚至包括 a/the 冠词(“the presence of the creates a link between the sentence”)看成加强篇章纽带的衔接词。如例[3]中的 the foreign professor,foreign faculty, the visiting professor, the foreign research scholar, the newcomer 之所以被理解成同一人,就是前面的冠词的作用。也就是说,正是这些衔接词的照应,才使得作者能够大胆地追求词语变化,而不需顾忌由此造成的误解。再如:

[23] The real question, then, is how Asian parents imbue their offspring with this kind of motivation. ... Underlying this bond between Asian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is yet another factor I noticed during 15 years of living in China, Japan, and Vietnam. It is simply that Asian parents establish a closer physical tie to their infants than so most par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I let my baby son and daughter crawl on the floor, for example, my Chinese friends were horrified and rushed to pick them up. (Fox Butterfield: *Why They Excel*) 于是真正的问题是,亚洲的父母是如何将用这种动机来熏陶孩子们的。……连接亚洲的父母和孩子的纽带下还有另一种更深层的因素,这是我在中国、日本和越南生活了15年中发现的。它不过是,亚洲的父母对其幼儿比美国大多数父母建立了更加贴近的身体联系。例如,我让幼小的儿女在地板上爬来爬去时,我的中国朋友大为惊骇,赶紧冲过去把他们扶起来。(《21世纪大学英语教师参考书》)

英语中的“孩子”作者用了四个不同的词:offspring、children、infants、baby son and daughter,之所以不会引起误解,就是因为这些词的前面有 their、my 代词形成的照应和粘连。

汉语是一种意合性语言关系。汉语几个相关词语和句子的组织,不是靠形态形式变化和连词,代词等语言的衔接手段,而主要靠句子内在的意思来连接的,因此连贯是隐性的。这就给用词提出更高的要求。词语意思必须清楚、明了,歧义性和模糊性要低,句子才能行文连贯通畅。也就是说,在不主要使用“因为”、“所以”、“然而”这些连词,在名词主要以光杆形式出现的情况下,即名词前面可以不用像英语“his/their/its”等物主代词(如“我穿上衣服,等待客人”,但英语的物主代词是强制性的:I put on my coat and wait for my guest.)和没有 a/the 冠词情况下,依靠词语的简单重复,来增加句子的凝聚力和连贯性,便是很自然的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词语的重复是一种形合手段。潘文国(1997:356)认为汉语的形合手段有二,“一是话语中的同字重复,二是

通过骈偶以互文见义”。骈偶结构既是结构的重复,也有部分词语的重复。可见词语的重复在汉语篇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连贯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对听者或读者来说,词语的简单重复要比使用代词、同义词、上义词更能使句子意思显而易见。同样也说明了为什么在讲话中,在演讲中,词语重复的频率大大高于书面文章。原因在于,对听者的注意力和理解力要求更高:只讲一遍,或没有注意听,或一下子没有理解,意思就丢了,不像书面文章,可以来回地读。因此讲话者有时只能放弃同义词、上义词、近义词、抽象词这些需要高度理解力的词汇手段,而转向词语的重复。这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结构比较严谨,阅读难度比较大的说明文、议论文和科技文章中往往少用词汇的变化和代词指称,而多使用一些重复词汇手段。陆振慧(2002:325)对11篇汉语文章和21篇英语文章的统计,发现说明文和议论文中的词语重复远远超过记叙文和描写文。

表1 各种文体代词和名词重复使用

体裁	英语文章		汉语文章	
	代词	名词重复	代词	名词重复
记叙文	69%	31%	43%	33%
描写文	73%	27%	37%	22%
说明文	48%	52%	11%	76%
议论文	32%	68%	13%	86%

由于汉语篇章连贯主要是意合的,缺少外显的衔接标志,就需要在词汇运用上尽量“显性”、明了,以减轻语言运用者的理解难度和记忆负担,平衡汉语在语法衔接手段上的“隐性”。而英语是“显性”语言,有着丰富的外显的各种衔接形态标志,因此在词汇运用上可以追求变化,即使语义是“隐性”的,或相对模糊的。

3.3.2 指称词语

在篇章中无论是代词同义词,还是重复词等都是指称词语,都是用来指代篇章中存在的先行词语。而选择哪一种词语,代词或同义词,还是重复词都是受制于指称语的可及性,也即考虑听者或读者能否迅速便捷地将这样的指称词语与所指的先行成分对起来。按照语言接受者的记忆和注意力模式,当听话人的记忆处于激活状态,讲话者选择非重复原词手段,如代词指代等是没有问题的;而当听话人的记忆不处于激活状态,选择代词和同义词等,就会给听话人带来理解上问题,要多想一会儿,才能弄清指代的是什么。但如用原词重复就不存在理解困难。

根据 Ariel(1990)的可及性理论(Accessibility theory),影响可及性有四个因素: i) 距离,即指称表达与上文语境中先行成分之间的线性距离。距离越短,可及性越高,理解越容易; ii) 竞争,即两个以上的先行成分或实体的存在在解码者心理上的可及程度的大小,如先行成分只有一个,可及性就越高; iii) 凸显,即先前语境中的先行成分或实体是否是当前谈话的主题,如是现在正讨论的主题,可及性就高; iv) 一致,即当前的指称表达与先行成分或所指是否属于同一心理框架,世界知识、情景或观点是

否一致,一致的,可及性就高。Ariel(1990)认为,指称词语形式和可及性有关联性。使用零代词说明可及性最高,也就是说听者的记忆处于最激活的状态,不用费力就可以理解指代的是什么,依次是代词、名词、名词短语等。换个角度说,如使用名词或名词短语的语言形式,说明听者记忆处于最不激活的状态,讲话人只能通过重复名词,甚至加解释(名词前的定语),形成名词短语才能让听者理解。如果我们按照 Ariel 的可及性模式,我们可对名词再细化一点,按照影响可及性的因素对各种名词词语形式也排个队,就会发现这样的排序:重复词—复合词—派生词—代词—同义词—抽象词—上义词—同指词。也就是说,在记忆处于不激活状态下,对篇章连贯最直接,最易理解的是重复词,其次是复合词、派生词,再次是同义词等,同指词对听者或读者的篇章理解要求最高,必须要求语言接受者的理解和记忆处于最激活的状态。例如:

[24] The more people are jammed together, the more hostile and irrational they become. Such irrationality is evidenced in the higher crime rates, the general impersonality and lack of community in large cities. And people need recreational space, too, especially if they live and work in cramped quarters. Yet recreational areas—beaches, camping grounds, national parks, ski resorts, and the like—are already crowded with people. (《21 世纪大学英语》第一册)

显然 people 的重复,最有助于读者建立篇章连贯,irrational /irrationality 派生词关系也容易对上;they 只要篇章中存在一个复数先行词,理解也不难;jammed/ cramped/crowded 构成的同义词关系需要词汇知识;而 space/ quarters 是同指词,如前面没有 recreational 的重复,就较难看成同一东西,而 cramped quarters / large cities 上下义关系,没有读者的百科知识,就很难意识到是同一事物。英语和汉语的这些词语对可及性或篇章理解的影响程度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在使用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如最明显的是英语很少使用简单重复的词。下面我们分析其他几种词。

3.3.2.1 复合词

英语复合词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了追求语言表达的变化。Hatch & Brown(2001: 191)在解释复合词说“Compounds are useful ways of condensing information and they add variation to the way we refer to concepts in discourse. For example, in a composition we might begin by talking about *cuts in education* and then later refer back to this as *education cuts*. On a campus having fiscal problems, we can say that students have organized *a protest against hikes in their tuition fees*. Later in the discourse, we might refer back to this with the compound *tuition fee hike campaigning* ... Compounds provide us new ways to refer to the same information ...”从这段话,我们不难看出复合词在语篇中的作用,它不仅仅是语言经济的表现形式,还是语言修辞的表达手段,复合词是同一内容的短语甚至句子的变体,因此英语复合词的使用是积极的。汉语复合词就有所不同,两个词素的组合是语言内在要求的结果,即双音化,而非修辞要求,或追求表达变化要求,如道路、城市、地震等。在许多情况下汉语复合词的使用是唯一的选择。

3.3.2.2 派生词

英语中存在大量的派生词。由于词根相同,只是词缀的变化,因此其篇章理解度

几乎和重复词一样,如下面的 retrieval/retrieve 和 compare/comparison。

[25] In a radical departure from conventional organ retrieval methods, transplant surgeons and coordinators are exploring controversial new techniques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organ donors. People may be concerned that there is a tendency to re-trieve organs when the donors have not truly died. (*Los Angeles Times*, 92/7/4)
移植手术的外科专家和协调人员正在探索新的技术以增加器官捐献者的数量,这些技术错综复杂,与传统的器官移植方法大相径庭。人们也许担心会有这样一种趋势:在捐献者尚未真正死亡时器官就被移植。

[26] Indeed, until two centuries ago, the West was so backward in agriculture com-pared to China, that the West was the underdeveloped world in compar-ison to the Chinese Developed World. (Robert Temple: *The West's Debt to China*) 实际上,直到两个世纪以前,西方在农业上与中国相比仍落后许多,与发达的中国相比之下,西方就是欠发达地区。

而汉语中的派生词就少得多了,这主要是由于汉语大多数的词都是兼类词,虽然词性用的不同,但从词形上,很难看出有变化。如上面两个例子中,词性不同,但都是“移植”、“相比”和“中国”。汉语中某些词语即使有派生形式,但由于某些原因,变化也很少。如例[22]中的 irrational, irrationality,汉语只能译为“表现出的非理性。这种非理性”。因此,派生词对英语是变化的手段,而对汉语来说则不是。

3.3.2.3 代词

总的来说,汉语代词并不发达。“学习古语的人都知道,古人不爱用第三人称代词,在该用第三人称代词の場合,要么就重复名词,要么就干脆省略。直到现代汉语,大致仍是如此。”(潘文国,1997:351)如:

[27] 宝玉忙抢上参见,北静王从轿内伸手搀住。见宝玉戴着束发银冠,勒着双龙出海抹额,穿着白蟒箭袖,面如春花,目如点漆。北静王笑道:“名不虚传,果然如宝似玉。”问:“衔的那宝贝在哪里?”宝玉见问,连忙从衣内取出,递于北静王。北静王细细看了。又念了那上头的字,因问:“果灵验否?”贾政忙道:“虽说如此,只是未曾试过。”北静王一面称奇,一面理顺彩带,亲手与宝玉带上,又携手问宝玉几岁,现读何书。宝玉一一答应。(《红楼梦》第十五回)

这一围绕宝玉身上佩带的一块玉在宝玉和北静王之间展开的一番对话,七次说到北静王,六次提到宝玉。但作者都不以代词替代,而是不厌其烦地用名词一一重复。现代汉语小说,运用代词指代人名情况多了起来,但是在用代词指代无生命的东西或抽象概念时,还是倾向与原词重复,主要原因是当有两个以上可能充当先行词的时候,用代词往往会指代不清。而英语不管是指称人名、动物名、地名,还是指称无生命的东西或抽象概念,照样用代词,受影响不多。

[28] There will be a television chat show hosted by robots, and cars with pollution monitors that will disable **them** when **they** offend. 同时,将出现由机器人主持的电视访谈节目,和内有污染监测器的汽车,一旦汽车污染超标,监视器就会

使其停驶。

显然如果译文是“……一旦它们超标,监视器就会使其停驶”,就会产生理解上的困难。

[29] Its beginnings obscured by unemployment caused by the world economic slow-down, the new 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 may emerge as the great socio-economic challenge of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新技术所引起的失业在开始时被全球性经济衰退所造成的失业掩盖了,但到了20世纪末,它却可能会成为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

如果翻译成:“它一开始就由于全球性经济衰退所引起的失业而显得前景暗淡……。”就会使读者不知所云。陆振慧(2002:325)对指称人物、动物、事物和概念时使用代词的情况统计表明:汉语在指称事物和抽象概念时,使用代词非常谨慎,只有7%和15%,而英语高达37%和49%。

表2 代词在各类指代中的使用

属性	英语文章		汉语文章	
	代词	名词重复	代词	名词重复
人物	72%	28%	44%	28%
动物	78%	22%	42%	20%
事物	37%	63%	7%	85%
概念	49%	51%	15%	78%

下面我们再举一些例子:

[30] At last they came to a little river called the Rubicon. It was the boundary line of Caesar's province of Gaul, on the other side of it was Italy. 最后,他们来到了一条叫做卢比孔的小河边,这条小河是恺撒管辖的高卢省的边界线,河那边就是意大利。(James Baldwin, "Cross the Rubicon", 徐栋良译)

[31] (黛玉嗑着瓜子儿,只管抿着嘴笑。)可巧黛玉的丫鬟雪雁走来与黛玉送小手炉。(《红楼梦》) Now her maid Hsueh-yen brought in her little hand-stove.

[32] Why are we ignorant of this gigantic, obvious truth? The main reason is surely that the Chinese themselves lost sight of it. If the very originators of the inventions and discoveries no longer claim them, and if even their memory of them has faded, why should their inheritors trouble to resurrect their lost claims? (Robert Temple: *The West's Debt to China*) 为什么我们对这个巨大而明显的事实全然不知呢? 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中国人自己忘记了这个事实。如果发明者和发现者本人不再要求这些发明和发现的所有权,如果连他们对于这些发明和发现的记忆都已经逐渐消失,他们的继承人又何必费神要求恢复他们失去的所有权呢?(《21世纪大学英语教师参考书》第四册)

[33] 今天,人类最沉重的负担是军备竞赛,军备竞赛残酷地把我们带向灾难的边

缘。“我们有责任制止并逆转军备竞赛，以防止军备竞赛扩散到外层空间。”(陆振慧) Today, the heaviest burden on mankind's shoulders was the arms race, which was inexorably bringing it to the edge of an abyss. "It is our duty to stop and then to reverse it, to prevent it from spreading to space." (Mikhail Gorbachev, "Today, the Heaviest Burden on Mankind's Shoulder Is the Arms Race")

我们可以看到汉语在指称非生命事物尤其是抽象概念时基本不用代词,而英语基本不受影响。当然不同的语体,使用频率有差异。如说明文、议论文、法律和科技文体等代词的使用频率就低一些。同样在演说文体、广播新闻中,考虑听者的注意力和理解力等因素,代词使用也比较注意,凡是容易引起模糊的地方都用名词重复。

3.3.2.4 同义词

同义词是音形不同但具有完全一样或非常接近的意思的一对或一对以上的词。就其分类上来说,同义词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完全同义词(perfect synonyms),另一类是相对同义词(partial synonyms)。所谓完全同义词是指不受(或较少受)语体、感情、对象和搭配等影响,能够随意替换的等义词,汉语中土豆—马铃薯、维生素—维他命、话筒—麦克风,英语中的 malnutrition — undernourishment (营养不良)。这种情况比较少,因为如两个词语的语体、感情等各方面都一致的话,根据经济原则,必须有一个词语要从词汇系统中退出,这就是阻断效应。因此绝大多数同义词是相对同义词,即受语体、感情和搭配等影响,不能随意替换的同义词。从词语变化的角度,我们感兴趣的是:i) 语言中同义词的数量,尤其是同义词群的大小;ii) 受语体、感情、对象和搭配等方面影响较小,能够在一定语境中可以替换的同义词的数量。

我们知道英语在其发展中,不断吸收了各民族的词汇,借词达到90%以上。正如 Baugh(1978)指出,“英语同义词丰富主要是由于拉丁语,法语和本族语的混合所致”。来自各语言、表示同一意义的外来词,加上本族语词,形成了极为丰富的同义词群。如“格言”的意思,英语本族语已有 saying,又从法语、希腊语、拉丁语和意大利语中借入 proverb、aphorism、precept、motto。外来词和本族词,外来词和外来词之间形成许多成对和三个一组同义词:

answer — reply	hide — conceal
help — aid	world — universe
buy — purchase	friendly — amicable
might — power	house — mansion
share — portion — part	break — sever — separate
ask — inquire — interrogate	fear — terror — trepidation
end — finish — conclude	time — age — epoch
rise — mount — ascend	fast — firm — secure
weary — fatigued — exhausted	yield — grant — concede

尽管这些词在语体上有一定的差异,但不是很大,绝大多数可以替换,可以出现在一个语体中。英语同义词群的丰富还由于外来词和本族词组成的动词短语形成的同

义词:

choose — pick up	abandon — give up
encounter — come across	postpone — put off
implement — carry out	withdraw — pull out
disintegrate — break up	surrender — give in
explode — blow up	investigate — look into
participate — take part in	endure — put up with
reduce — cut down	demand — call for
concentrate — build up	dispense — hand out
promote — move up	arrangement — layout

短语动词属于中性语体,语域宽度大,适应于从一般的口语语体到一般的书面语体,因此替换的价值也是较高的。这样随着英语词汇的不断发展,同义词群随之形成,形成有四五个,甚至更多个的同义词群。如:

动词类:

离开:leave, depart, quit, retire, withdraw

承认:admit, own, concede, confess, acknowledge

显示:reveal, show, indicate, exhibit, demonstrate

提高:increase, boost, enhance, improve, upgrade, raise

批评:criticise, blame, reprehend, censure, condemn, denounce, reproach, slash

增长:grow up, mount, rise, go up, gain in

发现:discover, disclose, ascertain, unearth, learn, identify, find, reveal, come upon

描述:describe, portray, picture, recount, report, narrate, delineate

得到:get, attain, obtain, acquire, gain, procure

提供:give, supply, provide, offer, furnish

结束:end, finish, terminate, cease, stall, bring sth. to a close

完成:finish, end, conclude, complete, terminate, end up, wind up, finalize

利用:use, employ, apply, make use of, take advantage of, utilize, make the most of, exploit, draw on, harness, capitalize on

宣布:announce, declare, publish, proclaim

保卫:defend, protect, guard, safeguard

修理:mend, repair, patch, rebuild, remodel

颤抖:tremble, shake, shiver, shudder, quiver, quake

想要:want, wish, hope, desire, long, aspire, crave for, thirst for, yearn for, hunger for

形容词类:

显然:clear, plain, distinct, obvious, evident, apparent

简洁:brief, terse, condensed, short, succinct

虚假:artificial, unnatural, affected, false, spurious

笨拙:awkward, clumsy, ungraceful, ungainly, embarrassing, unskilful

免费:free, gratuitous, gratis, complimentary, costless

快速:fast, quick, rapid, swift

漂亮:pretty, handsome, beautiful, pleasant-looking

劳累:tired, weary, exhausted, fatigable

安静:quiet, calm, still, silent

焦急:anxious, concerned, worried

肥胖:fat, obese, portly, plump, stout, corpulent

特异:strange, odd, weird, unusual, unconventional, uncommon, unorthodox, offbeat, unique

名词类:

方法:means, method, technique, device, approach, way

教师:teacher, professor, instructor, faculty

工作:job, work, career, occupation, profession, position, employment

旅行:journey, trip, voyage, tour, travel

会议:meeting, conference, congress, rally, convention

力量:power, force, strength, might

路:street, road, way, path, avenue, lane

痛苦:pain, ache, suffering, distress, misery

结果:result, effect, consequence, outcome

协定:agreement, accord, pact, entente

计谋:strategy, artifice, ruse, ploy, tactic, scheme, trick, intrigue, maneuver

缺点:weakness, shortcoming, fault, defect, disadvantage, demerit

这些同义词受语体和感情色彩较少,可以在同样的语境下替换使用。王逢鑫(2001:34)举了几个例子,每个例子中给出一组同义词,说明它们在同一语境下,互相替代,意义并没有什么区别,从而说明英语同义词或同义表达的丰富。

[34] One of the examinations _____ me completely. (confused/bewildered/perplexed/baffled/puzzled/confounded/mixed up)

[35] The speaker _____ his knowledge of the subject by his informative lecture. (showed/demonstrated/displayed/indicated/exhibited/presented/denoted)

[36] The effects made by information overload have _____ the professional world. (gone beyond the range of/extended beyond/exceeded the scope of/transcended)

[37] Quality fashion trade _____ the performance _____ the practicality. (over-emphasizes/over-stressed/pays much attention to/pays much heed to/puts much emphasis on/lays much stress on/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rather than/instead of/but neglects/but overlooks/but ignores/but disregards)

英语同义词群的庞大,不仅仅是因为基本义相同的同义词多,还有不少引申义相

同的词。如 heavy 和 sad, 基本义完全不同, 但 heavy 词义引申后, 就有 sad 的意义, 因此我们说, 在 heavy news 和 sad news 搭配中, 这两个词是一个意思。由于英语单词的引申能力强, 因此不少转义比喻词丰富了同义词群。如在“减少”同义词群中, 除了 decrease、reduce、lessen、diminish、minimize 等这些基本义相同的词, 还有比喻性词 cut、trim、slash、shrink、axe、lop off 等, 这些词引申后都表示“减少”意义。再如 criticise、reprehend、condemn、denounce、blame、reproach、rap、bash、slash、lambaste, 后四个都是比喻性词汇。

同样 story、scenario、syndrome、parameters 这些词和 situation 似乎没有任何关系, 但引申比喻后, 都可以表达“情况”。

[38] Having come to the conclusion, we began to plan for the worst possible **scenario**.
If you can handle the worst, then you can handle anything. (Norman Schwarzkopf) 得出结论后, 我们便开始为应付最坏的情况制订计划。如果你对付得了最坏的局面, 别的就什么也不怕了。

[39]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jobs during a boom time. This **syndrome** is having a terrible impact on the morale of the minority community. 在经济繁荣时期也难找到工作。这种情况对少数民族社区的情绪, 有一种极坏的影响。

[40] Almost single-handedly, she changed the **parameters** of British politics, ending the free-lunch mentality that had prevailed since 1945 and replacing it with an unyielding commitment to free markets and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Robert Knight) 她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改变了英国的政治情况, 结束了 1945 年以后风行一时的享受免费优惠的心态, 而坚定地奉行自由市场和个人责任。

scenario 原指电影或歌剧的脚本, 转义为“情况”。syndrome 原义是医学上的综合征, 转义为“情况”。parameter 原义是数学上的参数, 物理上的标轴, 转义为: 在特定情况下决定其他条件的一个常数 (any constant in a given situation that determines other conditions of that situation)。此例中指撒切尔夫人改变了英国政治中的坐标, 即扭转了方向, 也可以说, 改变了英国政治界的格局或情况。

正是这些大量的、受语体和感情色彩等影响较小的同义词群的存在, 为英语追求词汇变化创造了条件。如例[2]的 require/call for; take advantage of/make use of 和 adapt to/make adjustment; 例[22]的 jammed/cramped/crowded; 例[23]的 method/techniques。这些同义词都可以互换。再如:

[41] The press and television keep showing us the faults of the public figures, until we lose faith and start looking for defects in any person who seems worthy of respect. In a neighbor or a statesman, we try to discover the weaknesses or ugly motives that are surely hiding behind his noble actions. (*A Changing Scene*)

缺点: faults — defects — weaknesses; 发现: look for — discover。

英语同义词群庞大还体现同义结构的参与。如:

[42] They like salad. / They are found of salad.

[43] His behavior seems to be unexplainable. / His behavior seems to defy explanation.

[44] The situation won't last. / The situation won't remain unchanged.

[45] A successful career costs some women a happy marriage. / A successful career is achieved at the expense of a happy marriage.

[46] The plane crash caused 200 people to die. / The plane crash claimed 200 lives.
词性不同,或结构有些差异,但并不妨碍它们形成的同义关系。

现在我们来分析汉语。汉语相对说来同义词群较小。如对《英语同义词词典》(高重等编著,同济大学出版社)和《常用汉语同义词双解手册》(郑秀枝等编著,今日中国出版社)两本词典中的每一组同义词中的数量统计,发现汉语一组同义词中最多的词条只有4个,且比例低,而英语6个以及6个以上还很多:

表3 英汉同义词词群

每组词条数	2个	3个	4个	5个	6个及以上
英语	161(40%)	127(31.8%)	62(15.5%)	31(7.8%)	19(4.8%)
汉语	282(82.2%)	58(16.9%)	3(0.9%)	0(0%)	0(0%)

汉语同义词还有三个特点限制了同义词替换变化。

1) 汉语的同义词基本上都是用同一语素组成的双音词。如有的是第一语素相同:

廉直—廉正 朴实—朴素 利落—利索 艰难—艰辛
表扬—表彰 妨碍—妨害 尊重—尊敬 处理—处置

有的是第二个语素相同:

破碎—粉碎 分外—格外 连续—陆续 错误—失误
含糊—模糊 辩论—争论 减弱—削弱 保卫—捍卫

有的不过是语素颠倒一下:

式样—样式 力气—气力 源泉—泉源 整齐—齐整
感情—情感 效仿—仿效 呈递—递呈 察觉—觉察
忌妒—妒忌 引导—导引 通畅—畅通 地道—道地

就是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构成的同义词也是用相同的语素:

忧—忧愁 砖—砖头 备—准备 从—跟从
别—告别 应—应对 敌—敌人 友—朋友
买—购买 阅—阅读 用—使用 查—调查

同义词群也大多是由同一语素构成的:

改进—改善—改良 优良—优秀—优异 包含—包括—包罗
步调—步伐—步骤 颁布—公布—宣布 流言—谰言—谣言
大众—民众—群众

粗鲁—粗俗—粗野—粗蛮 强烈—猛烈—激烈—剧烈
思考—思虑—思索—思忖 大风—暴风—飓风—狂风
抛弃—摈弃—屏弃—弃绝 熟悉—熟识—熟谙—谙熟

侵害—侵占—侵夺—侵犯—侵吞—侵入

巨大—庞大—硕大—粗大—高大—广大

空想—幻想—梦想—妄想—遐想—瞎想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语音限制了同义词的数量。而英语有非常庞大的辨义音节数,有复杂多样的音节组合形式和语音表现形式,同义词很少是用同一语素构成的,这就为同义词的发展提供了语音条件。根据我们对英语 *Penguin Dictionary of English Synonyms and Antonyms* 和《新华同义词词典》的统计,用同一语素构成的同义词英语仅占 7.5% (基本上是词缀,如 un-、dis-),而汉语高达 93.75% (基本上是词根语素)。英语中用同一语素构成同义词较少,除了语音因素外,还有几个原因。i) 英语词汇中单纯词多,用单个语素构成的同义词不可能是用同一词形的。如“大”: big、great、huge、large、vast、giant、jumbo、immense、enormous、colossal; “路”: street、road、way、path、avenue。ii) 英语中表达同一意义的词缀和词根很多。如“前”: ex、pre、ante、pro、fore; “超”: super、ultra、meta; “过分”: hyper、out、over、super; “下”: sub、de、under、hypo、infra; “转”: vert、rot、trop、gyr; “拍”: terr、tim、horr、phob; “言”: dict、parl、log、loqu、fable、lingu、or; “行”: gress、vad、vas、ambul、vag、ced、cess; “切、割”: tom、sect、tail、cid、cis。这样形成同义词,使用同一语素的机会少了,前言: foreword、prologue、preamble, 前辈: predecessor、forefather, 先驱者: antecedent、forerunner, 可怕的: terrific、horrible, 入侵者: aggression、invasion, 前进: proceed、progress, 语言学: philology、linguistics。iii) 表达同一意义的语素来源丰富,既可以是本族语的,外来语的(其中又可以是拉丁语的,希腊语的和法语的)。如寿命: life/span/longevity, 水手: seaman/sailor/mariner, 年刊: year book/annual, 怀乡病: homesick/nostalgic, 多雨: rainy/pluvius, 水道: watercourse/aqueduct。

使用同义词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追求词语的变化,避免用词的单调和重复,以增强语言的表现力。但当同义词群中的同义词都包含相同的一个语素时,重复因素就不可避免存在,因此用陈说、沉溺、导引、偏偏、探视、年月来替代陈述、沉湎、引导、偏巧、探望、岁月,其替换的作用意义就不是很大。

2) 汉语同义词群中词大多在程度范围、词义视点、感情色彩和文体意义上存在差异,因而能够在同一语境中替换的词不多。汉语同义词基本上是“自力更生”的结果。外来借词的规模和数量比较小,绝大多数是填补汉语当中没有的词,如民主、电话等,从词性看,基本上都是名词,极少有动词外来词。因此不像英语,同义词的来源丰富,词性完备,形成了庞大的同义词群。汉语除一些具有很深文化意义的词有较大的同义词群,如死(去世、逝世、病逝、长眠、归天、咽气、安息、完蛋、上西天、撒手、翘辫子),大多数的同义词群中的词数量不多,能够在同一语境中可以互换的同义词更少。有的是所指范围大小不一:

边疆—边境 气候—天气 时代—时期 珍宝—瑰宝

功劳—功绩—功勋—功业

有的是词义着重点不同:

顾虑—顾忌 追求—寻求 培养—抚养 草率—粗率

巡行—巡回 融合—交融 漏洞—破绽 迁就—俯就

有的是感情色彩有差异,如下面同义词群分别表示褒义、中性和贬义的色彩:

爱护—保护—庇护 顽强—固执—顽固 成果—结果—后果
理想—想法—幻想 团结—结合—勾结 殉国—殉职—毙命

有的是搭配对象不同:

希望—期望 摧毁—摧残 夸耀—夸奖 侵犯—侵略
败坏—破坏 喂养—饲养 流利—流畅 删节—删略

有的是语体色彩不同。如下面的同义词群,前者多用于口语,比较通俗随便;而后者适用于书面语体,语气庄重:

脑袋—头颅 小气—吝啬 得到—获得 生日—诞辰
礼拜—星期 睡觉—就寝 吃饭—进餐 磕头—叩首

这其中,有的是文言词语,即使在正式书面语体中,也很少用:

阙如—空缺 翘楚—俊杰 缱绻—缠绵 囹圄—监狱

有的是方言词汇,书面中无法通用:

吃力—疲劳 吃瘪—服输 背兴—倒霉 玉米—棒子

当然汉语中也有方言或外来语形成的同义词可以通用的情况。如理发店—发廊。后者是广州一带传开的,现在和前者通用。小窍门—小贴士。后者是由英语 tips 经香港音译过来的。当然这种情况还是少数。

英语中的同义词虽然也有范围大小 (climate/weather)、词义视点 (beautiful/handsome)、感情色彩 (statesman/politician, slim/underweight/skinny) 和语体色彩 (child—offspring, true—veritable) 的差异,但受这些因素影响较少的同义词却大量存在,如前面的英语同义词群中的词基本上在同一语境中都可以替换。英语同义词群中更多的是程度上的差异,如从强到弱: amaze/astound/surprise/shock, shake/tremble/quiver, icy/frosty/frigid/chilly/cool/cold。程度上的不同可以通过副词甚至上下文来修正,但感情、语体色彩上的差异很难通过修饰语来矫正。如,英语中的 pain、ache、twinge、pang 尽管存在疼痛程度和范围的差异,但不影响它们的替换,如它们都可以描述精神方面的痛苦: the pain of separation (分离的痛苦), the ache of loneliness (孤独的痛苦), a pang of remorse (懊悔的痛苦), a twinge of guilt (负罪的痛苦) (《英语详注词典》), 在描写肉体痛苦时,也可部分替换:

[47] To take off her boots or to put them on was an agony to her, but it had been an agony for years. In fact, she was so accustomed to her pain that her face was drawn and screwed up ready for the twinge before she did so much as untied the laces. (Ma Parker 引自张韵裴, 1986: 204)

3) 汉语同义词还有声调和音节的差异。汉语非常讲究句法结构对称和音韵节奏和谐。如前面句子是平声结尾,后面的句子也要求是平声结束。因此公母—雄雌, 胜败—输赢, 聚散—离合虽然是同义词,但有的是平声结尾,有的是仄声结束,声调有异,难以随意替换(陈爱文、于平, 1997)。还有是单音节和双音节构成的“同义词”,如: 闻—听见, 归—返回, 戍—防守, 颈—脖子, 日—太阳, 逾—越过, 覷—窥视, 翼—翅膀。但是由于不少单音节词实际只是非自由语素,而不是能够真正独立运用单纯词,因此严

格意义上说,闻/听见、归/返回、戍/防守、颈/脖子、查/调查、第/宅院、济/渡过、咎/责备等并不是同义词,因为它们在同一句法结构中不能替换。

即使有些单音节单纯词,也不能和其双音节同义词随意替换。如汉语中有大/巨大/硕大/伟大等同义词,但是在双音节模式里,只有一个选择:“大”:大兵、大战、大作、大腕、大亨、大户、大喜、大典、大势等,即使是多音节的,也尽量纳入三音节模式:大革命、大世界、大市场、大曝光、大流通、大广角、大手笔、大都市等。因此,“大”的使用频率极高:从古代的“大学”到上世纪的“大鸣大放”、“大跃进”,再从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大批判”到现在的“大款”、“大作”、“大市场”。而英语有所不同, great、super、hyper、mega、enormous、immense、huge、gigantic、king-size、colossal 这些同义词的用法并没有在音节上的限制,如英语中有 supermarket、hyper-market、megamarket,有 big bed、king-size bed、megabed、huge bed、gigantic bed 等,因此,英语可以不断开发表达 great, big 的新同义词,追求变化和新意,而汉语音节声调限制了同义词的替换。再如,种/播种水稻、搬/搬运家具、投/投掷标枪、印/印刷文件。看上去这些单音节和双音节词可以互换,但仔细分析,还是有区别的,单音节词限制性比较大,如用在抽象宾语时,单音节词就不行了:播种方法(种方法?)、搬运工作(搬工作?)、投掷姿势(投姿势?)、印刷速度(印速度?)。

也就是说单音节词可以和具体名词搭配,难以和抽象名词搭配。取/取得是同义词,但我们说取钱(物、信),取得胜利(成绩、学位)。不同音节对宾语的具体性和抽象性有要求,对宾语的名词性和动词性也有要求,如给/给予:给书(笔、钱、枪、人)和给予合作(配合、支持、帮助、理解),前者跟名词性宾语,后者是跟动词性宾语。

单音节有要求,双音节也有要求。在某些词语组合里,一个双音节成分要求另一个成分也是双音节(潘文国等,2004),汉语整齐对仗规律也限制了词语的变化。如:

进行调查(进行查?)	加以整顿(加以整?)	各自照管(各自管?)
互相埋怨(互相怨?)	共同使用(共同用?)	日益增多(日益多?)
管理工厂(管理厂?)	开垦土地(开垦地?)	粮食收购(粮收购?)
货物运输(货运输?)	伟大人物(伟大人?)	强大国家(强大国?)
鲜花盛开(花盛开?)	洪水泛滥(水泛滥?)	果树栽培(树栽培?)
铁塔耸立(塔耸立?)	骏马奔驰(马奔驰?)	雄鹰翱翔(鹰翱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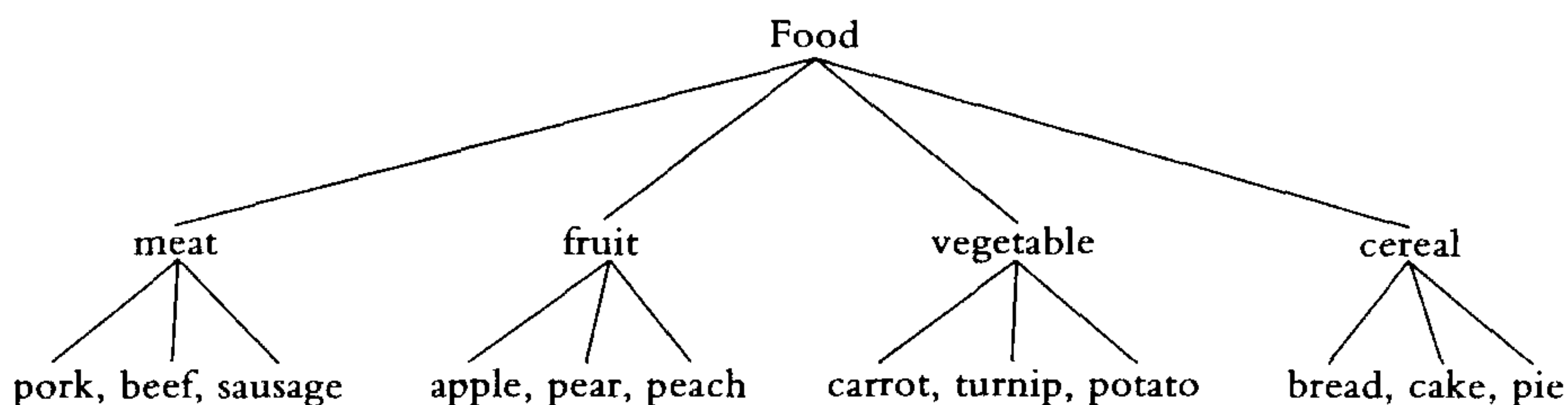
3.3.2.5 上下义词

词的上下义关系是指一个词所表达的意义属于另一个词所包含的意义范围之内。也就是说:A是B的一种。其中A是下义词,如 apple、pear、lemon、orange、banana、grape。B是上义词,如 fruit。当然上义词和下义词都是相对的。某个上义词在其他情况下可能是下义词。如 fruit 和 vegetable、meat、cereal、drinks 一起构成了 food 的下义词。用图表示就是:

由于这种关系,上义词往往可以指代下义词。如:

[50] Pneumonia has arrived with the cold and wet conditions. The illness is striking everyone from infants to the elderly.

pneumonia 是 illness 的一种(还有 bronchitis、rheumatism、heart attack),因此用 ill-



ness 指代,意思没有变,但变化达到了。尽管英语和汉语都有这种替换手段,但是英语使用上义词替代下义词,追求用词变化的意识似乎更强烈。一般说来,先出现的是下义词,然后用上义词,通过这样的回指,求得用词的变化。

[51] Higher water levels in the lake area may also damage bamboo groves. That means giant pandas, which feed on these plants will suffer, too. 湖区水位的提高可能会危及竹子的生存。这意味着以竹子为食物的大熊猫也将受到威胁。

[52] The monkey's most extraordinary feat was learning to operate the tractor. By the age of nine, this remarkable animal had learned to drive the vehicle single-handed. 猴子最惊人的本领是学开拖拉机。到了九岁,猴子竟能学会用单手驾驶拖拉机。(《中英文对比与翻译》,www.51jy.com.cn)

由于中国学生不了解这种用词习惯,没有注意到上义词和下义词的同指关系,因此往往在翻译中出错。如:

[53] These, as long as the sun was above the horizon, intercepted much of the light and color; but when the great luminary has passed away from our direct vision, its light shines more directly on the under sides of all the clouds and air strata of different densities. 原先只要太阳还在地平线上,云雾就截住不少阳光和色彩,但现在太阳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阳光便更为直接地照射到密度不同的云层和大气层的底部。

例[53]是《中国翻译》组织的竞赛题,不少人把这里的“the great luminary”误译成“大发光体”,就是没有意识到这里是用上义词“the great luminary”指代下义词“the sun”,而汉语没有这样的语言习惯。

这至少反映了汉语用上义词指代下义词来追求词语变化往往受到一定的限制,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作为一种修辞手段。

[54] On July 14, 1965, Mariner IV passed within 6,000 miles of Mars and transmitted back to the earth 21 pictures of the surface of that planet. 1965年7月14日,“海员四号”从火星不到6000英里处经过,把21幅火星表面的照片传回地球。(《农业英语》,www.heagri.gov.cn)

[55] Erich Kempka received an order to deliver immediately 200 liters of gasoline in cans to the chancellery garden. Kempka had some difficulty in rounding up so much fuel, but he managed to collect 180 liters. 埃里布·肯普卡接到命令,要

立即将 200 公升汽油装入油罐,送到总理花园。肯普卡要搞这么多汽油有点困难,但还是设法收集到大约 180 公升。(《大学英语精读》第三册第九单元)

显然,汉语如和英语一样用“行星”和“燃料”来追求词语变化不能不导致表述的混淆不清。

[56] The taxi is more expensive than the subway, but it will deliver you to the exact location you want in the shortest time possible. This kind of transporting instrument is especially convenient if you are in a hurry or if you are taking along a number of suitcases or packages. And as an added attraction, many cab drivers will tell you their adventures as taxi drivers or even the details of their lives. However, the taxi is rather hard to find during rush hours. 出租车比地铁贵,但是可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把你送到要去的确切地点。如果你要赶路,或带了很多箱子和行李,出租车就特别方便。出租车还有一个诱人之处,那就是司机会告诉你他们当出租车司机的有趣的故事,甚至他们生活的细节。但是在交通高峰时段很难叫到出租车。《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

[57] Film is a visual medium, presenting in instantaneous images what takes many paragraphs to describe. In this respect it makes prose look primitive. On the other hand film is a clumsy vehicle for conveying concepts of analysis; it has to find dramatic substitutes for what novels tell us about motives, feelings, contexts and social meanings. Furthermore, unlike verbal communication, film lacks indication of tense. Its images always exist in the present, although it has various devices for suggesting past and future action. The effects of these differences are profound and far-reaching. (《研究生考试 MBA 全国联考英语必读》)

这里作者在表达“手段”时用了同义词和近同义词 medium, vehicle, devices, substitutes,而在表达与电影对立的“文字”时,作者用上义词 verbal communication 来指代前文提到的 paragraphs, prose, novels。

比较说来,汉语较少使用上、下义词来追求词语变化。除了汉语缺少形合手段,如语法照应等,(在以意合为主和话题突出的语言中,原词复现和指代省略是增进篇章连贯和理解的重要手段),另一原因是汉语上义词和下义词的构成与英语有所不同。英语上义词和下义词一般是由不同语素构成的词,而汉语是用相同的语素或单字构成的,这也影响了词语替换的目的。如:

season — spring/summer/autumn/winter

季—春季/夏季/秋季/冬季

tree — pine/oak/elm/willow

树—松树/橡树/榆树/柳树

vehicle — van/taxi/bus/ambulance

车—货车/出租车/公共汽车/救护车

red — crimson/scarlet/pink/rose/cherry

红—深红/猩红/粉红/玫瑰红/樱桃红

sing — solo/chorus/round/duet/trio

唱—独唱/合唱/轮唱/二重唱/三重唱

shop — stationer's/grocery/restaurant/pharmacy

店—文具店/杂货店/饭店/药店

更突出的问题是,汉语中的上义词往往是单音节词,而下义词则是通过这些上义词属加种差的偏正结构方法来构成的多音节词,因此替换就受到结构整齐和韵律组配的限制。而英语的上义词和下义词在词形音节长短区分都不受篇章中相互替换的影响。动词情况也是如此:

look — stare/gaze/peep/peer/glare/glance/blink

看—斜视/注视/傲视/凝视/呆视/逼视/窥视/扫视

laugh — chortle/chuckle/giggle/guffaw/snicker/sneer/smirk

笑—大笑/讥笑/傻笑/狂笑/暗笑/冷笑/偷笑

walk — amble/saunter/stride/stroll/strut/swagger/totter/pace/shuffle/trudge

走—漫步走/散步/疾步走/拖着脚走/踮脚走/方步走

speak — whisper/mumble/exclaim/howl/snap/reiterate/stammer

说—低声说/含糊说/大声说/吼叫着说/厉声说/反复说/结结巴巴说

[58] His heart beating fast, because of the frightened screaming, he stepped carefully off the rock, and went toward a line of trees. He was moving cautiously, for not so long ago he had seen a leopard in just this spot. (*A Sunrise on the Veld*)

3.3.2.6 抽象词

抽象名词的意义一般说来比较笼统,概括性大。正是这个特点它往往能够替代一些具体、复杂的说法。由于英语抽象名词相当发达,抽象表达非常普遍,因此抽象词成为英语词汇变化的主要手段。而汉语的抽象名词不够发达,就很少有这种词汇变化手段。如:

[59] Red-light running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a minor wrong, and so it has never been taken seriously. When the violation becomes habitual, however, a great deal more than a traffic problem is involved. 人们常把闯红灯看成小错,不当一回事,然而闯红灯一旦形成习惯,则问题远非是违反交通规则。

[60] Why do food prices keep on rising, when there seems to be much more food? Is the abundance only temporary, or has it come to stay? 为什么一方面粮价不断上涨,另一方面似乎粮食非常充裕? 粮食充裕是不是只是暂时的,或一直如此?

英语有 violation 和 abundance 抽象名词替代,汉语没有这种高度抽象的名词。Jespersen(1949)认为,单个抽象名词往往隐含着一个小句的内容。如下面句中的“tolerance”意为“people tolerate”;“fondness”意为“people are fond of”,这样就避免了“people”的重复使用:

[61] Naples is far dirtier, and so are Bombay and countless other cities, but a toler-

ance for dirt seems to grow where fondness exists. 那不勒斯更脏,孟买和其他无数城市同样如此。但是人们似乎越来越能够容忍肮脏,而人们对这些城市的感情依旧。

由于英语单个抽象名词可以包含一个比较复杂的意思,因此它可以替代一个复杂的短语或词组,甚至一个句子。

[62] Encourage your associates to hold a stake in the company. Offer discounted stock, and grant them stock for their retirement. It's the single best thing we ever did. Motivate your partners. Money and ownership alone aren't enough. Constantly, day by day, think of new and more interesting ways to motivate and challenge your partners. 鼓励你的同事与公司同甘共命运。给予打折的股票,在他们退休时分给他们股票。这是我们所做过的最好的事情。激励你的合伙人。单靠给钱和给股票是不够的。日复一日都要不断想出新鲜有趣的方式来鼓动你的合伙人,给他们挑战。(《21世纪大学英语》第三册)

[63] Somewhere or other — I think it is in the preface to Saint Joan — Bernard Shaw remarks that we are more gullible and superstitious today than we were in the Middle Ages, and as an example of modern credulity he cites the widespread belief that the earth is round. 记得在什么地方——我想是在《圣女贞德》序言中——萧伯纳评论说,今天我们比在中世纪时更加轻信,更加迷信。而作为现代人容易轻信的例证,他举出地圆说这一广为传播的信念。(《大学英语》第四册)

例[62] ownership 就是指前面的具体说法: offer discounted stock 和 grant them stock, 例[59] credulity 就是 we are more gullible and superstitious today than we were in the Middle Ages 的意思。而汉语只能重复或部分重复用过的词语。

[64] In other words, he was not ready to join the Nixon team, but if they wanted to call him from time to time, his expertise would be available. Why such an extraordinary leap, literally overnight, from overt antagonism to qualified accessibility? 换句话说,他不准备参加尼克松的竞选班子,但如果他们想经常找他,他是愿意提供他的专业知识的。为什么几乎一夜之间就发生这样一个不寻常的飞跃,从不愿参加变为肯提供有限的帮助了呢?(《现代英语表达与理解》)

antagonism 和 accessibility 这两个抽象名词意思笼统,其确切要表达的就是 he was not ready to join the Nixon team 和 his expertise would be available。显然用了抽象名词,就避免了重复。而汉语没有这样的抽象名词。

3.3.2.7 同指词

同指词是指在指称同一事物时不同词义之间存在的一种关系。英语中有些词孤立来看两者完全没有什么语义联系,但是在篇章的上下文里,可指同一件事。如两面派、蛀虫和毒瘤。它们的比喻意义比较接近,但不是同义词。然而它们在同一篇章里,同指“两面派”,构成了同指词。同义词可以是同指词,但同指词并不一定是同义词。

- [65] Retirement often brings many problems surrounding the “What do I do with myself today?” question, even though there may be no financial cares.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regularly get headaches and other illnesses on weekends when they don't have their jobs to go to, and must fend for themselves. It has been observed that unemployment, quite aside from exerting financial pressures, brings enormous psychological troubles and that many individuals deteriorate rapidly when jobless. (Leonard R. Sayles: *Why People Work*) 即使没有经济压力,退休也常常会带来许多问题,其中心问题是“我今天要做什么?”在周末没有工作去做,必须自己照料自己时,很多人会犯周期性的头痛以及其他疾病。据观察,失业除了造成经济压力以外,还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问题。许多人失业后健康迅速恶化。

这里的 problems — cares — troubles — pressure,严格说并不是同义词,因为它们单个表达的意思完全不同。但是放在这样一个上下文中,它们就是指同一东西“经济问题,心理问题”。这可以从它们之间能互相替换中得到证明。financial cares — financial problems; financial pressures — financial problems; psychological troubles — psychological problems。替换后意思并不发生变化。英语中有些同指词意思相差较大,对篇章理解要求就相当高。如例[12] predecessor 是“前任”意思,指代 the first world war,不注意其衔接词 its,就很难把它们等同起来。再如:

- [66] The phrase “women and children” attributes to women the same dependence and moral simplicity we find in five-year-olds. Such an attitude perhaps made sense in an era dominated by male privilege. Given the disabilities attached to womanhood in 1912, it was only fair that a new standard of gender equality not suddenly be proclaimed just as lifeboat seats were being handed out. That deference — a somewhat more urgent variation on giving up your seat on the bus to a woman — complemented and perhaps to some extent compensated for the legal and social constraints placed on women at the time. (Charles Krauthammer) “妇女和孩子”这一短语将我们在5岁孩子们身上所发现的依赖性和道德上的单纯也赋予了妇女。这样一种态度在一个男性特权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也许还讲得通。考虑到在1912年妇女被视为软弱无能的情况,在安排救生船的座位时,确实不宜突然宣布一种性别平等的新标准。这种尊重——就像在公共汽车上给女士让座一样,但形式多少有点紧迫——对当时加在妇女身上的法律和社交限制是一种补充,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一种补偿。(《21世纪大学英语》教师参考书)

这里的 disabilities 是 constraints 的同指词,表示的同一个意思“限制性的不利条件”,这可以从其搭配“attached to womanhood, placed on women”得知。但一般读者往往不能注意到这种对应性,有时连译者也看不出,上面的译文就是一例。这也从另一方面看出,汉语不习惯这样的词语变化。汉语作为意合性的语言,缺少篇章内在的衔接手段,用同指词对篇章理解要求太大。而且汉语同指词在情感和搭配上的要求,使

其很难进行随意替换,在同一上下文中同指一个东西。如:

发现/find — 发明/discover 希望/hope — 期望/expect
 充分/adequate — 充足/sufficient 满足/content — 满意/satisfied
 暴露/expose — 揭露/disclose

上面这些词,汉语要能够同指很难,而英语没有问题。

3.4 教学启示

英汉词语变化对比研究对于我们中国学生的英语写作有很大的教学指导作用。如在写作方面,中国学生的作文用词的重复性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句子:

[67a] More and more families who become more and more rich can buy more and more TV sets.

[68a] We must encourage investor to invest in west China

[69a] Cultur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re different.

根据杨达复(2000:127)对 Lancaster-Oslo/Bergen(LOB)语料库中 128 179 个词篇幅(主要是新闻报道、社论、评论等文章)抽样调查和对中国四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贸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的 271 篇议论文(涉及人文社会 12 个不同的题目)总共 128 168 个词的统计,发现前者的词汇重复率是 13.92,而后者高达 17.60。这里既有中国学生的词汇量问题,也有词汇变化意识问题。如上面几个例子,英族人很可能会说:

[67b] The growing number of families who become increasingly rich can afford more than one TV sets.

[68b] We must encourage investment in west China.

[69b] Cultures vary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英汉词语在选词上的这种差异对我们进行英汉翻译也有很大的启示。英译汉不少误译是对词语的误解引起的,而其中主要的就是没有意识到词语变化,按字面意思翻译造成的。我们这里再举一些例子:

[70] Most studies suggest that when women and men do the same job and have the same experience, pay rates tend to be similar. Most of the dollar differences stem from the fact that women tend to be more recently employed and have less years on the job.

原译:大多数的研究表明,当男女做同样的工作,有同样的工作经验时,他们的工资往往差不多。而大多数的美元不同是由于妇女往往是不久前才就业的,工龄比较短。

改译:大多数的研究表明,当男女做同样的工作,有同样的工作经验时,他们的工资往往差不多。而大多数的工资的差别是由于妇女往往是不久前才就业的,而且工龄也比较短。

按字面意思,把 dollar differences 译成“美元不同”是可以的,但在上下文中显然是不通的。如果了解英语中追求用词变化的特点,就可看到这里的 dollar differences 是 pay rates 的另一种说法。dollar 和 pay 意思完全不同,但在这个上下文里 dollar 的工资意思是清楚的。

而汉译中,译文英语味道不浓,地道性不够,原因之一也是词语缺少变化。如:

[71] 由十余位中国教师和美国教师共同开设硕士学位的各种课程。美国学生由中国教师负责教学,主要研究中国问题。

原译:Up to a dozen Chinese professors and American professors will offer a variety of the master's courses. The Chinese professors will teach American students about China.

改译:Up to a dozen faculty members of both nationalities will offer a variety of courses at the master's level. The Americans, studying with Chinese professors, will concentrate on China.

原文多次提到“中国”、“美国”和“教师”。英语中不必要重复。中国人、美国人,其上义词就是国籍,所以在这个上下文中用 both nationalities 指代,是很清楚的。同样英语中 faculty 是 instructor、associate professor、full professor 的上义词,在同一上下文中可指代某一个。

第4章

英汉词语表达的分析性与综合性

4.0 引言

一般认为,较多的信息内容需要用较多的语言符号来编码(Givon, 1990:969),两者成正比。但词化(lexicalization)的出现,使这条原则有了例外。词化是指一个短语或句子在不断的使用过程中逐渐凝固为一个词或词项(Packard, 2000:216, Hopper & Traugott, 1993:223)。如我们说“a person who collects stamps”,后来这个句子的语义成分被“概括”(package)在“philatelist”一词中(Leech, 1975:188)。从一个不固定的、临时组合的短语或句子表达形式逐渐凝固为一个结构稳定甚至“石化”(fossilization)了的、被词典收入的词就是词化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词化是创造新词的另一重要来源。罗思明(2005)把词化特点归纳为四点:i)词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研究“语义成分整合为词”的过程;ii)词化是造词过程,是语言使用的产物;iii)词化前的语义成分结构较为松散,不具备词的特征;词化后的词具备了词的所有特征,如语义固化、结构固定、句法独立等;iv)词化的主要结果是词,而非其他语言单位,如语素、词组、短语、小句、句子、句子复合体等。

根据 Banczerowski(1980:336),对于一个同样的概念或意义,如果是用一个短语来表达,我们往往把这种表达法称之为分析型表达法(analytic expression);而如果用一个词来表示,则把这种表达法称为综合型表达法(synthetic expression)。显然,综合型表达法是一种词化了的表达法(许余龙,2002:127)。

综合型和分析型这两种表达法可以在同一种语言中同时存在。如以动词为例,英语中的 to foul 和 to make sth. dirty,汉语中的“奶”和“给……喂奶”;同样英语中的 please 和 make sb. happy, remind 和 make sb. think of,汉语中“取悦”和“使……高兴”与“提醒”和“使……想起”。选用一种表达法,而不选用另一种表达法,除了个人的风格和修辞效果的考虑外,同该语言中词化程度(degree of lexicalization)的高低有关。一般说来词化程度越高,综合型表达法也就越多,词化程度低,综合型表达法也较少。而一个语言的词化程度与该语言中派生词、转类词、单纯词、复合词和借词的发达程度有

密切关系,也和词化过程有关。

4.1 构词特点与词化

4.1.1 派生词

世界上的语言根据词汇的形态特征大致可以分为综合语(incorporating languages)、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s)、粘着语(agglutinating language)和屈折语(inflecting language)。一般认为汉语接近孤立语,而相比之下,英语偏向综合语型。综合语的最大特点是词缀和粘着词根丰富。如英语前、后缀有300多个,而粘着词根有400多个。由词缀或词根形成的派生词往往表示较为复杂的意思。如:

- cultural(文化的)—multicultural(多种文化的)
- conscious(意识)—subconscious(潜意识的)
- install(安装)—installment(分期付款)
- cycle(自行车)—cyclist(骑自行车的人)
- swim(游泳)—swim-in(到只供白人游泳的游泳池去游泳)
- brink(边缘)—brinkmanship(玩弄边缘政策的手法)
- arm(武器)—disarm(解除武装)
- monition(警告)—premonition(预先警告)
- live(生活)—outlive(比……活得长)
- balance(平衡)—overbalance(失去平衡而倒下)

[1] With virtually unlimited **access**, television both precedes **literacy** and, increasingly, preempts it. (George Gerbner: *The Scary World of TV's Heavy Viewer*)

这里两个派生词 literacy = being able to read and write; access = having opportunity to use sth.。显然汉语中只能借助具体的分析法来表达:access:“可以随时打开”;literacy:“阅读和写作能力”。

[2] 电视以其密集的信息量和观看的愉悦舒适性,占据了人们大部分的业余时间,这就使人类文字阅读的时间日益减少,从而造成语言文字能力的下降。(李安东,《20世纪谁改变了我们的生存》P. 213—214)

汉语词缀数量不多,最多不超过100个,并且已经包括了新兴词缀如非-、准-等,和类词缀如半-、好-等(藤永超,1999)。显然,在数量上汉语词缀远没有英语丰富,使用范围也没有英语那么广泛。因此,英语中许多通过派生词表达的意思,汉语是无法用相应的词化手段来表达。换句话说,英语通过词缀和词根,形成一个词来表达的较复杂的概念,汉语往往是用短语或复合词来表示。下面我们从动词派生词和名词派生词进一步分析。

1) 动词。如表示使役动作意义,英语有用 make/have/let + 宾语 + 补语的分析型表达法,但更多的用综合型表达法,也即通过加前缀 dis-、en-、de-, 后缀 -fy、-ize、-ate、-en 等来表达。如 inflame(使燃烧), interlace(使交织), enable(使能够), embarrass(使为

难), justify (使有正当的理由), identify (使等同于), derail (使火车出轨), dispirit (使气馁), flatten (把……弄平), soften (使柔和), dramatize (使引人注目), modernize (使现代化), counterpoise (使平衡)。

[3] Thatcher made history when she privatize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elling off British Airways. 撒切尔首相使许多国有企业私有化, 如出售了英国航空公司。(David Reed: *Maggie Thatcher: "She's All 'Backbone'"*)

汉语要表示这样的意思, 大多数只能用分析型的“使/令/让……”结构。虽然汉语也有通过加后缀如“化”来表达使役意义: “美化侵略者”、“绿化城市”、“强化训练”等, 但用“化”构成的名词如“工业化”、“现代化”、“军事化”并不是直接用作动词。而且除了-en, 很难找到其他词缀可以构成使役意义。

英语表示动宾和动补意义的派生性动词的词化程度也很高:

[4] When I got to my hotel room I didn't unpack right away. 我进了旅馆房间之后, 没有马上打开箱包。(《全新版大学英语第一册》)

unpack 一个词表达了“打开行李”或“从箱子取出东西”这样复杂的意思。许多用前缀 un-、dis-、en-、over-、out-构成的派生词都是如此: unlock (把锁打开), unload (把货卸下), unmask (脱下面具), unplug (拔去插头/塞子), unseal (除去封条), disembark (下飞机), disown (否认同自己有关), disfigure (毁损外形容貌), overbalance (因失去平衡而倒下), outgrow (长得太大而不适合于)。

新闻英语强调简洁, 因此不少复杂的表达都是在媒体中通过派生词缀词化的 (Seidl, 1978)。如:

to change into the decimal system — to decimalize

to organise into different departments — to departmentalize

the process of putting things into containers — containerization

2) 名词。几乎任何一个动词或形容词, 加上恰当的词缀, 就可以变成名词, 且其表达的意义是相当丰富的。如: 后缀: consumerism (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运动), mindlessness (思想上混沌状态), deregulation (取消限制和规定), anchormanese (电台新闻节目汇总编排人员使用的特殊语言), Eurocrat (欧洲经济共同体), luncheonette (供应便餐的小饭馆), educationwise (就教育方面而言), plutography (专写富人生活的富贵作品), stuffer (把毒品暗藏在身体器官里偷运的人), swallower (把毒品吞食腹内偷运毒品的人)。前缀: ecofreak (一味关注生态保护的怪人), antihero (不按一般传统创作方法写成的小说、剧本等中的主人公), super-jumbo (超大型喷气式客机), polygamist (实行或赞成一夫多妻者)。

尤其是派生的抽象名词的词化程度很高, 如:

[5] To insure the widest acceptability (or greatest potential profitability), the plot lines follow the most commonly accepted notions of morality and justice. (Expanding Reading Skill) 为了确保电视能被最广泛地接受, 或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 情节应按照大众对道德和正义最常见的看法。

这里两个名词的意义如用分析法来表达就是: acceptability = people can accept it,

profitability = potential profits can be gained.

可见英语中单个派生名词本身含有一个复杂的主谓关系,或动宾关系或形容词偏正关系的内容。这一点,丹麦语法学家 Jespersen(1949)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了。他在其 *Modern English Grammar* 一书中,把从动词派生来的抽象名词称为动词性主谓连系词 (verbal nexus-word),而把从形容词、名词派生来的抽象名词称为表语性主谓连系词 (predicative nexus-word)。也就是说单个抽象名词隐含着一个小句的内容。尽管这个小句没有出现,读者根据抽象名词的对应动词或形容词的惯用搭配,仍可以理解其意思。

[6] Naples is far dirtier, and so are Bombay and countless other cities, but a tolerance for dirt seems to grow where fondness exists. 那不勒斯更脏,孟买和其他无数城市同样如此。但是人们似乎越来越能够容忍肮脏,而人们对这些城市的感情依旧。(《研究生英语泛读》)

[7] The future, then, to which the epoch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 is leading is one of never ending economic growth, a world in which ever growing abundance is matched by ever rising aspiration. 现代经济发展时代所要引向的未来是一个经济发展永不停止的时代,是一个物质不断丰富、人的愿望永不满足的世界。(《研究生英语阅读》)

这里的单个派生名词 tolerance, fondness, abundance 和 aspiration 分别隐含着 people tolerate, people are fond of cities, materials are increasingly abundant, people aspire 这些较为复杂意思的动词结构和形容词结构。也就是说用分析型表达,就一定要用小句或短语结构,但改用综合型表达,单个词就够了。

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学派则从语法隐喻角度提出同样观点。韩礼德(1994)认为语法隐喻是将一个常见的形式即一致式 (congruent) 转变为名词化形式即隐喻式 (metaphorical)。实际上一致式就是分析型表达法,隐喻式近似于综合型表达法。语法隐喻是把小句的内容浓缩在一个名词里表达,因此,这样的派生名词词化度很高。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 特别举了 quadruped 这个例子。指出该词的初始形式是小句内容 an animal that has four legs, 然后利用派生词根 quadr-(四部分)和-ped(足)词化为 a quadruped(四足动物)。

4.1.2 转类词

倾向于分析型表达法,还是综合型表达法,与转类词(零派生词)的发达与否直接有关。转化法是英语中一个比较能产 (productive) 的构词法,几乎任何一个词可以不经过任何词形变化而用作另一类词,使该词能表示新的意义。尤其一个具体名词转成动词后往往能表达一个更为复杂的概念。如下面两例中的“用手打着手势”和“像公鸡一样歪着头”仅分别用 gesture 和 cock 两个单词来表达:

[8] He gestured toward the walls and I saw that books were stacked everywhere. (Michael Dorris)

[9] He raised his eyebrows, cocked his head, and regarded me as though measuring

me for a suit. (Michael Dorris)

也就是说一个具体名词转类为动词后,不仅保留了原来名词的属性,而且引出了相关的动作及其过程,如提供、去除、使用、模仿、改变等。根据 Quirk(1972),英语具体名词转为动词后生成7种动作意义:

i) “to put in/on”: to bottle(装瓶), to garage(送入汽车库), to pocket(装进口袋), to corner(逼到角落), to can(装罐头)。

ii) “to give sth. /to provide with sth.”: to shelter(给予遮蔽), to man(配备人员), to fuel(提供燃料), to finance(提供财政), to sheet(铺床单)。

iii) “to deprive of sth.”: to core(挖去果心), to dust(去掉灰尘), to peel(削皮), to scalp(剥头皮), to shell(去壳)。

iv) “to perform with”: to brake(刹车), to shoulder(用肩扛), to finger(用手指触碰), to knife(用刀杀)。

v) “to be/act as ... with respect to”: to tutor(辅导), to dog(尾随), to shepherd(看管), to father(像父亲般地对待), to nurse(护理)。

vi) “to make/change ... into”: to group(把……编成组), to cripple(使受伤), to wreck(使车船失事), to cash(换成现金)。

vii) “to send/go by sth.”: to bicycle(骑自行车), to mail(邮寄), to telegram(打电报)。

Clark 等人(1979)则根据名转动的语义关系把这些动作分成了8类:

i) locatum verb (运动动词): blanket the bed, sheet the furniture, carpet the floor

ii) location verb (处所动作): ground the planes, bench the players, shortlist the candidate

iii) duration verb (延时动作): summer in France, honeymoon in Hawaii, winter in California

iv) agent verb (施事动作): butcher the cow, jockey the horse, author the book

v) experience verb (体验动作): witness the accident, boycott the store, badge the officials

vi) goal verb (目的动作): powder the aspirin, line up the class, dupe the voter

vii) source verb (来源动作): word the sentence, piece the quilt together, letter the sign

viii) instrument verb(工具动作): nail the carpet, ship the goods, paddle the canoe

Adams(1982)把这些动作分得更细:

i) to produce, make, give birth to the entity denoted by the noun(cho, coin, bud, scheme, carpet, roof)

ii) to perform the action implied in the noun(campaign, queue, parade, file, motion, orbit)

iii) to play the instrument denoted by the noun(drum, pipe, fiddle, trumpet, flute, whistle, saw)

iv) to feel, experience, suffer what the noun denotes (experience, pity, hunger, panic, lust)

v) to produce a representation of sb. or sth. (copy, model, mimic, photograph)

vi) to make sb. or sth. like the noun (cash, fool, orphan, outlaw)

vii) to take on the role denoted by the noun (captain, tailor, tutor, pilot, witness, rival)

viii) to behave in the manner of to act as, to resemble the person, animal or object denoted by the noun (shepherd, usher, dwarf, ape, wolf, parrot, bridge, shadow, slave, fool, chicken, snake, bollon, snowball, sponge, mushroom)

ix) to cause sth. to be, resemble the object denoted by the noun or to treat sth. like the noun (riddle, landscape, purse, treasure)

x) to perform an action by means of what the noun denotes (brake, mirror, X-ray, elbow, axe)

xi) to put sb. or sth. to be in, go (in) to the place, container denoted by the noun (bottle, center)

xii) to send, pass the period of time denoted by the noun (weekend, honeymoon, winter, vacation)

xiii) to remove the object denoted by the noun from sb. or sth. (brain, weed, milk, bone)

Ankist (1985) 则分成 6 种:

i) function (提供或去除): to newspaper the shelves (把报纸上架), to flea the dog (给狗除跳蚤)

ii) location (表地点): to youth-hostel Europe (在欧洲下榻青年招待所), to jacuzzi (按摩浴缸—水中按摩)

iii) duration (表时间): to Christmas in Hawaii (在夏威夷度圣诞节)

iv) resemblance (模仿): to carpool the people (拼车), to trash the neighborhood (把街区搞得都是垃圾)

v) goal (表过程): to suction the ear (吸耳朵里东西), to conference (去参加会议)

vi) instrument (表工具): to RV across America (驾着房车在美国到处走), to scissor the material (把布料剪开)

可见原本需用一个谓语结构(动宾、主谓、动补结构等)来表达的意义随着词性的转变而都打包到单个名词里。再如:

He used the blanket to cover the bed. = He blanketed the bed.

He killed the cow like a butcher. = He butchered the cow.

因此,名词转动词是一个很强的词化过程,其特点是把复杂的内容浓缩为一个词。这种词化过程相当普遍,几乎在任何名词中发生。

人体部位: He breasted every trouble as it came. (顶住困难)

家具器物: She will microwave the chicken. (用微波炉烧)

- He will chair the meeting. (主持会议)
- 植物蔬菜: She flowered into a young womanhood. (发育成一个少妇)
- Mother onions the sausage. (做洋葱香肠)
- 动物名称: He will flea our dog. (把狗身上的跳蚤除去)
- The cars are just snaking. (所有汽车都像蛇一样慢慢地移动)
- 食物名称: I will pizza a bit. (我要吃一点意大利馅饼)
- She will Haagen-Dazs. (她要去吃哈根达斯)
- They want to champagne this reception. (他们要用香槟酒招待客人)
- 自然现象: The quarrel will cloud the issue. (把问题搞复杂了)
- I sun myself at the beach. (晒太阳)
- The team summered in Colorado. (在科罗拉多度夏)
- 人名称呼: She nursed her aged mother. (照顾老母)
- We don't want to scapegoat anyone. (不找替罪羊)
- 交通工具: We shipped grain to Africa. (把谷物运往)
- Children are bused to school. (乘公共汽车)
- 一般工具: We've axed the price. (我们大刀阔斧把价格砍了下去)
- He shovelled the snow. (他把雪铲掉)
- 衣物服饰: He tried to clothed his family. (使家里人有衣服穿)
- He is determined to button the facts down. (决心把事实弄清)
- He bagged a prize immediately. (把奖放进了袋子)
- 物质材料: She shampoos her hair every week. (用洗发水洗头)
- We have to wait-list some passengers. (我们只得把一些乘客列入等候名单)
- The young people trashed the neighborhood. (把街区搞得都是垃圾)
- 甚至人名也可以词化,如:
- to Alice to be in an ideal realm(像爱丽丝一样想入非非)
- to Richard M. Nixon the tape(像尼克松一样非法揩去录音带上的内容)
- to Uncle Tom(像汤姆叔叔一样逆来顺受)
- to Shylock the poor people(像夏洛克一样敲诈穷人)
- 有些人名已经小写,根本看不出是人名,已完全词化为一个普通的名词。如
- to galvanise(给……通电)
- to hamlet(优柔寡断)
- to clinton(在性问题上进行欺骗)

Clark 等人(1979)在他们的文章中收集了 1 300 多个这种名转动的转类词。事实上英语中转类词远不止此。近些年来,英语中新出现的名转动的转类词越来越多。根据 Leech(引自张韵斐,1985)统计,现代英语中的转类词占到 10.5%。但 Gramley(2001)统计为 19.6%。事实上,现在不仅是具体名词,而且抽象名词也都可以转类当动词用,如: to position a picture(给画定位), to conference in Geneva(出席大会), to

impact the plan(产生影响)。Education Age (Aug. 13, 1985, 引自邵志洪, 1997) 评论大量涌现的转类词时用了大量抽象名词转来的动词:

One of the fastest-growing trends is verbing (or the practice of converting nouns into verbs). A few years ago would you have attended a meeting and dared to say you had **categorised** your subject? **Areaised** and **prioritised** it? Then **time-lined** and **agendaed** it? Yet you hear this constantly in education and business. Matters are **resourced** and **targeted**, **trialled** and **actioned**. Soon I expect to hear they have been **impacted**, **statemented** and **mediaed**.

正如 McArthur (1992) 说的, 英语中没有不可以转类为动词的名词 (there is no noun in English that can't be verbed)。不仅单纯词, 而且合成词也可转类, 如由复合词名词转类的动词: to snowball (迅速增长), to shipwreck (遭遇海难), to sandbag (堆沙袋), to honeymoon (度蜜月), to blue-pencil (编辑), to handcuff (铐住), to cold-shoulder (冷落), to wait-list (列入等候名单), to seatbelt (系安全带); 由短语动词转类的名词: a breakthrough (突破), a crackdown (镇压), a cleanup (大扫除), a toneup (健身), a pull-back (撤退), a washout (糟糕), a liftoff (升空), a blowout (轮胎爆裂), shakedown (彻底搜查)。甚至字母词也可以转类。如: Don't forget to cc (复写本) this to everyone. Now we can RV (房车) across America. 而汉语兼类词或转类词的比例就少多了。我们对李行健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年第 1 版) 进行随机抽样统计 (因为该词典是标注出词性的), 隔 40 页 (如 40、80、120、160、200、240…), 统计一个页面的兼类词。这样共抽得 43 页, 共 1780 个词。凡是一个词可作两种以上词性用的, 都作为兼类词统计, 这样共有 90 个, 占 5.1%。其中单音节词 37 个, 占 41%, 多音节词 53 个, 占 59%, 可见单音节词转类占很大比例。

从词性上分析, 英语绝大多数是名词转动词, 而汉语大多数是动词兼名词用。如根据邹韶华 (2001) 对《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 1985—1986》、《新华文摘》(1987.3) 和《读者文摘》(1990.1—6) 的统计, 名词兼动词用的只有 34 个 (如板、画、坑、伤、包、站、堆、火、组织、标志、意识、理论等), 而动词兼名词用的达到 265 个 (如感染、关心、反映、批判、体现、议论、思考、慰问、追求、通知、招待、会谈、挑战、思念、建议、限制、修养、调查、消耗、疑惑、超越等)。

从结构上分析, 英语中转类词词化程度较高的主要有两类: 一类就是名词尤其是具体名词转动词, 如 plague (使染上瘟疫), bog (使陷入泥塘), wrinkle (使起皱纹), powder (把……弄成粉末), frown (皱眉表示反对), hedge (用树篱笆围起来), spiral (呈螺旋状上升), diagram (用图来表示), garden (把……辟为花园), shepherd (像牧羊人一样照料), parrot (像鹦鹉一样学着说话), scalp (剥去……头皮), email (发电子邮件)。另一类是形容词转使役性动词 empty (把……弄空), perfect (使完美), clear (使明净), free (把……释放/解脱)。其中前一类占绝对多数。而汉语恰好相反, 在现代汉语中, 名词尤其是具体名词转为动词用的很少, 较多的是形容词转动词。

以 Quirk 提供的英语名词转动词的七种类型为参照, 我们在汉语中只发现三类: 电、浆、粉、油漆 (英语第 2 类); 剪、锯、梳、盖、锁 (英语第 4 类); 弓、虎、板、猫 (英语第 5

类)。不仅是数量,在使用频率和使用范围等方面都不及英语。这主要和汉语双音化倾向有关。在秦汉前,任何一个单音节名词都能轻易转类来表达一个比较复杂的意义。如:

i) 工具名词:

左右欲刃相如(用刀杀)。

有好事者,船载以入(用船装载)。

ii) 处所名词:

馆于上宫(住旅馆)。

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在朝廷上呵斥)。

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在水上打仗)。

iii) 身体名词:

驴不胜怒蹄之(用脚踢)。

左右皆肘之(用肘推)。

汤武身之也(亲身体验)。

iv) 称呼名词:

君不君,臣不臣(君子和大臣)。

孔子主我(当作主人)。

孟尝君客我(待作客人)。

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像对待哥哥那样)。

v) 一般名词:

雨我公田,逐及我私(降雨)。

夫人蚕巢,以为衣服(养蚕)。

甚至数量词也可以转为动词用:

六王毕,四海一。(《阿房宫赋》)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古汉语和现代英语在使用单纯词转类方面有相似之处:

表1 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单纯词转类

转类类型	古汉语	现代英语
adj. → v.	会盟而谋 <u>弱</u> 秦	to <u>weaken</u> the Qin
	必 <u>固</u> 其根本	to <u>strengthen</u> the foundation
	齐宣王欲 <u>短</u> 丧	to <u>shorten</u> the funeral
n. → v.	左右欲 <u>刃</u> 相如	to <u>knife</u> the prime minister
	有一母见信饥,饭 <u>信</u>	to <u>feed</u> sb.
	船 <u>载</u> 以入	to <u>ship</u> the animal

语言的双音化限制了单音节名词的这种转类。在古汉语中,“妻”是名词,用作动词也很方便,但变成双音节词“妻子”后,就不大好用作动词了。也就是说,随着双音节词的增多,词类语法特点逐渐稳定,具体名词转动词变得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困难,

把“书架”、“泥塘”、“报纸”、“花园”、“微波炉”这样的具体名词转为及物动词,简直难以想象。

相反,现代汉语中的形容词不少保持单纯词的地位,因此和古汉语的形容词一样,依然保持动词能转性的特点。如:“那可苦了你啊”、“这场雪乐了孩子”、“他强我一百倍”、“城里人先富起来了”等。

石毓智(2006:181)曾对《应用汉语词典》和 *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中各 20 个对应的形容词(高 high、大 big、富 rich、黑 black、红 red、好 good、强 strong、重 heavy、稳 stable、净 clean、脏 dirty、远 far、小 little、快乐 happy、高兴 glad、硬 hard、亮 bright、厚 thick、长 long、易 easy)进行统计,结果发现汉语“70%的形容词具有动词的用法”,而英语“只有 15%的形容词具有动词的用法”。

这个结果也很好理解。汉语的形容词和动词本身就有许多相似的语法特征,如都被通称为“谓词”(朱德熙,1982),因此即使是双音节形容词也可以和动词一样使用:“便宜你了”、“稳定一下情绪”、“他轻松了”、“上山容易”。石毓智(2006:173—181)从概念化的方式的差异来解释,认为汉语的形容词是动态的,同动词一样是有“了”、“着”和“过”的体标记的:“他比去年瘦了”、“灯一直亮着”、“粮仓也空过”;同动词一样可以有祈使句形式:“冷静一点”、“严肃一些”;同动词一样可以带宾语:“端正学习态度”、“丰富我们的生活”。而英语形容词是静态的,缺少“时”和“体”的语法标记,“在表层形式上就必须借助其他动词来表示时间信息”,因此除非是少数零派生形容词,一般不能充当动词。

转类词还有一种是动转名,在英语中其词化程度也很高,尤其是在科技法律经贸体育的术语中,一个从动词转来的名词往往能表示动词的结果和过程等复杂的意义。这可以从各类专业词典中很容易得到证实:

- hit【计算机】:两个数据项的成功比较或配对
- swap【经济】:互惠外汇信贷
- sink【物理】:大量吸收某种物质的器件或系统
- erase【电子】:销迹放大器
- cut【电影】:镜头切换
- repeat【贸易】:同样货物再次订购
- stand【生物】:个体植物群丛
- exchange【法律】:双方同意进行交换的契约

汉语中动转名也相当发达,如设施、笔记、报道、教练、主席、经理、先驱、填房、信用、司机、司仪、编辑、主编等,有的表示动作结果,但更多是表示动作的执行者。这些双音节兼类词几乎都是动宾结构,分析性强,意义和名词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只有古汉语中的单音节动词转名后,其名词往往表示复杂的意义,因而和英语单纯词一样,词化程度较高。如“殫其地之出”和“则其至又加少矣”其中的“出”、“至”分别表示“出产的物品”和“到这里的人”。

通过上面分析,我们注意到英语转类词的比例要比汉语大,且词化程度高。现代汉语转类词不再是一个能产的构词手段。我们对《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进行统

计。全文有 25 处单纯词转类现象。但在《文言散文普通话翻译》(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 年版)中,这些单纯词无一例外都用复合词或短语表述。单纯词转类现象在现代汉语中基本上只是保留在成语、习语固定搭配里。如“破釜沉舟”、“富国强民”、“息事宁人”、“兴师动众”、“祸国殃民”、“惊天地,泣鬼神”、“送往迎来”。

现代汉语出现的名词转动词绝大多数是临时活用,是一种为了取得一定修辞效果的修辞手段(陈望道,1979),并没有词化或列入词典,而且以单音节词为多数:

- [10] 他在屋角猴着,一动也不动。
- [11] 这次他铁了心要和他斗到底。
- [12] 姑娘的皮肤电了我一下。
- [13] 他铆足了劲一定要赢。
- [14] 农村基金会以前“基”了大批农民资金。
- [15] 那饮料能否用微波炉给“微”一下。
- [16] 美国黑客网站黑了 100 多家中国网站。

双音词转类较少:

- [17] 这些官员只是在鱼肉百姓。
- [18] 母亲都宝贝自己的儿子。
- [19] 科员了一辈子。
- [20] 真运气了他们这批人。

由于是临时活用,因此汉语中这些词数量不会很大。而英语主要把它看作一种构词手段(Quirk et. al.,1985),因此数量是庞大的,是与日俱增的。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汉语中,离合词往往通过拆分,使原来的名词或形容词当作动词用:“我们可以幽他们一默”、“他大了半天的便”。但这还是修辞性,而且转类的是单音节词。

4.1.3 单纯词

单纯词主要是指形态上不可分析的、由单个语素(可以单音节如“俩”,也可以多音节如“葡萄”)构成的词。一般说来单纯词的词化程度比较高。如许余龙(1992:141)给了一个 stink 的例子,它是一个单纯动词,表达的是一个复杂的语义:give a strong bad smell(发出强烈的臭味)。显然,和派生词一样,一个语言中单纯词越多,综合型表达法也就越多。根据汪榕培(1997:15),英语基本词汇大多数是简单词(即单纯词),而且使用频率很高。如表示使役意义:annoy(使生气),puzzle(使迷惑),shock(使震惊),dim(使……看不清),baffle(使困惑),fidget(使坐立不安),strike(使人突然想到)。

在名词方面,英语的单纯词更是占绝大多数。如名词 restaurant、palm、rose、trolley、coach、ram、ewe、ruby、stout、pure、quiet。而汉语用作名词的单纯词相当少,在表达上面这些意思时汉语往往采用词加词的复合词分析法:饭+馆、棕榈+树、玫瑰+花、有轨+电+车、长途+汽+车、公+羊、母+羊、红+宝+石、黑+啤酒,清+白,清+静等。

根据《汉语词汇的统计与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5),汉语单音节单纯词在现代汉语词汇中仅占 16.7%,加上双音节和多音节单纯词,汉语中所有的单纯词

也只占总数的20%左右(其中包括不能单用的单音节词根词)。

古汉语词汇中,单音节单纯词占优势。尤其是动词性单纯词相当活跃:

夫固国者,在亲众而善邻。(国语)

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

这里的“固”为“强固”,“亲”为“亲近”,“善”为“善待”,“远”为“远离”。有些单纯动词往往能表达更为复杂的语法关系,词化程度相当高。如单个动词表示使役意义,集动作和结果于一身:

乃弛弓而自后缚之。(于是把弓弦放松,从后面把他绑住)

无折我树杞。(不要把我的杞树折断)

齐宣王欲短丧。(把丧期缩短)

却匈奴七百里。(使匈奴后退)

予我千金,吾生汝。(使你活下来)

纵江东父老王我。(使我成为大王)

单个动词还表示被动关系:

操军破,必北还。(被打败)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史记》)

鲁酒薄而邯郸围。(《庄子》)

屈原既绌。(被废黜)

单个动词表示主语补语关系:

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认为天下小)

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认为他儿子聪明)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认为……可耻)

古汉语中用单纯词表达使役意义非常普遍,其词化程度甚至高于现代英语:

亦以病吾子。(使……生病)(《答韦中立沧师道书》)

甚失孤望。(使……丧失)(《赤壁之战》)

昔先王以道明民。(使……明白)(《逆旅小子》)

归璧于赵。(使……归)(《史记》)

鞣以为轮。(使……弯曲)(《荀子劝学》)

复释去张仪。(使……离开)(《屈原列传》)

春风又绿江南岸。(使……变绿)(《菩萨蛮》)

上面有些表达词化度甚高。但自秦汉来,单音节占优势情况开始朝着向双音化的方向发展。如:

[21] a. 宁不亦淫从其欲,以怒叔父?(《左传·成公二年》)

b. 乃激怒张仪,入之于秦。(《史记·苏秦传》)

[22] a. 请轻之,以待来年。(《孟子·滕文公下》)

b. 汉氏减轻田租。(《汉书·王莽传》)

也就是说,古代汉语中的单纯词在现代汉语中都被相应的双音节词或短语替代了:

古代汉语	现代汉语	古代汉语	现代汉语
污	弄脏	砸	打破
腆	挺起	坑	害苦
摧	折断	视	看见
闭	做完	涨	升高

双音词的大量使用外在动因可能是社会文明的发展,需要表达的意义更为细微复杂。如古汉语中,表达的概念有限,有“小之”足够了,但现代社会要求表达的概念可有“砍小/裁小/缩小/削小/磨小”等;“净之”可有“洗净/刷净/冲净/漂净/酸净”等,显然,用一个“小”和“净”来概括是远远不够的。而内在动因是因为单音节词容易引起歧义现象,影响交际:

- [23] a. 权辞让不受。(《三国志》)
 b. 因能而受官。(《韩非子》)
- [24] a. 乃布置酒请之。(《汉书》)
 b. 其造请诸公,不避寒暑。(《汉书》)

古汉语中的“受”既可作“接受”解,又可指“授予”;“请”既有“邀请”的意思,也有“拜见”意思。而由两个语素组成的双音节合成词就大大减少了同形异义、同音异义相混的现象,使词义比较明确。但在词义变得趋于单一和固定的同时,词化度也随之降低。如词语双音化后,运动动词涉及的目标、背景、动作、路径、方式、结果、原因等事件都分在不同词(或语素)里表达了。而在古汉语中这些事件可以在一个单纯词里表达。

因此,Talmy(1985)认为,现代汉语已发展为典型的“附属框架语”,即汉语中一个“动作”的完成情况(如结果、方式等)从动词中分离出来,通过附加语来完成。也就是说,一个动词只表示“动作”,要表示“结果”或“方式”必须用另外的词或词素,形成动补结构。而英语的单纯词发达,“动作”和“结果”或“方式”可以被概念化一个整体,在一个单纯动词中完成,体现了综合性表达。下面作些对比。

i) 动作与结果

英语一个单纯词可以表达汉语需要一个动词加上一个附加语才能表达的动作和动作结果两个意义。如:

raise = 举 + 起 squeeze = 夹 + 住 cure = 治 + 愈

再以“死”为例,根据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drown: die in water or kill in this way

poison: kill or harm sb./sth. with poison

hang: kill sb./oneself by hanging from a rope around the neck

shoot: kill or wound sb./sth. with a bullet, an arrow, etc.

显然这里的 drown = 淹 + 死、poison = 毒 + 死、hang = 吊 + 死、shoot = 射 + 死。

ii) 动作与方式

严辰松(2004)发现,英语中好多单纯性动词可以同时包含动作和方式或方向两个意义,而这两个意义,汉语当中是用复合词,甚至短语来表达的。如:

动作 + 方向: take = 拿 + 走、bring = 带 + 来、fetch = 取 + 回、lend = 借 + 给

动作 + 方式: munch = 用力 + 咀嚼、trudge = 艰难地 + 走、giggle = 咯咯地 + 笑、呜呜地哭 = sob

我们研究还发现英语可将动作(结果)、方式和工具都融合在一个单纯词中表达的情况,而汉语都得分用不同的语素表达如表2所示。

表2 综合性和分析性表达

施事	工具	方式	结果	受事
他	用药 用肘 用榔头	毒 挤 敲	死了 开 击	老鼠 路 钉子
He		poisoned elbowed hammered		the mouse his way the nail

iii) 动作与背景

英语还有将动作和目标或动作和背景两个事件用一个转类词来表达,而汉语要用两个词分别表达:

He tagged the suitcase. (他在箱子上贴上了标签。)

He has skinned the mouse. (他把老鼠的皮剥去了。)

He garaged his car carefully. (他小心地把车开进了车库。)

He is shelving the books. (他正在把书放到架子上去。)

iv) 动作与对象

英语中还有一种气象动词可以同时表示动作和对象,而汉语中则需要有两个词分别表达,如:rain = 下 + 雨、thunder = 打 + 雷、snow = 下 + 雪、freeze = 结 + 冰

由于古汉语的词化程度也很高,因此,朱德熙(1982:127)评论说,古汉语和英语一样,有关的概念也多是用一个单纯的语素构成的动词表示:

古代汉语	现代汉语	现代英语	古代汉语	现代汉语	现代英语
缢	吊 + 死	hang	戍	保 + 卫	guard
污	弄 + 脏	foul	断	折 + 断	break
闻	听 + 见	hear	视	看 + 见	see

下面是些具体例子:

古代汉语	现代汉语	现代英语
闻寡人之耳者。《邹忌讽齐王纳谏》	听 + 到	hear me
项伯杀人,臣活之。《鸿门宴》	救 + 活	save one's life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鸿门宴》	率 + 领	lead his men
士不敢弯弓而抱怨。《过秦论》	拉 + 开	draw a bow

参三太史公以著其洁。 《答韦中立沧师道书》	显 + 示	show his integrity
可烧而走也。《赤壁之战》	逃 + 跑	flee
晚洁斗室。《聊斋志异》	打 + 扫	dust the room
避水神。《说苑卷十二》	躲 + 避	shun the god

另外,同样是单纯词,词化程度不一样。单纯词的词化程度同语言文字的类型有关。世界上的文字可大致分为音素文字和语素文字。英语是属于音素文字或叫拼音文字,其基本单位是字母,其构成方式是字母的组合。这种组合是音、形一体,字母形(letters)表音不表义,即字母形和表达的意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象似性低。由于英语的词形是抽象的,表义是任意的,这样就可以人为地或自由地表达较为复杂的概念。如就动词而言,一个单纯词不仅可以表示动作,还可以表示动作的方式,结果等,如:stammer(结结巴巴地说),creep(蹑手蹑脚地走),brawl(高声地叫喊),whisk(*vt.* 飞快地带走),beam(*vi.* 愉快地微笑),buffet(反复不断地撞击)。名词也是如此。一个名词可以表示一个小句的内容:orgy(通常伴有纵酒和淫乐的狂欢活动),vista(从长长的两排树木或建筑等中间望出去的景色),wow(马达速度变化造成的唱片或录音带发出的走音失真现象)。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人为地创造一个英文单词表达任何你想表达的意义,而不受符号的束缚。而汉语就不同了。它是语素文字。汉字以形写意,“无论是古体的文,还是现代的字,都以形为基础,就是占汉字90%以上的形声合体字也是在形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贾玉新,1997:250)。即便现代汉字已大大抽象化,符号化了(如词的双音化、多音化),但由于汉字是由图画文字发展起来的,所以它至今仍或多或少保留形象表意的原形。由于绝大多数汉字是音、形、义一体,字形表音又表义。汉字顽强的表义性特点使它在用单纯词表示一个语义复杂的概念或新的概念时就不如英语自由灵活。因此,词化度较低。

4.1.4 复合词

4.1.4.1 复合词定义

词汇中除了单纯词,就是合成词。合成词有两大类,派生词和复合词(汉语有所不同,由粘着语素构成的也是复合词:洗澡、睡觉)。我们知道汉语的合成词大约在80%左右。而由于汉语中的词缀数量不多,可以认定现代汉语中的绝大部分合成词是复合词(胡裕树,1981)。

那么复合词是否都是词化了呢?传统的复合词有三条鉴别标准。i)结构的结合度。如果它们当中不能插进任何成分就是词;能够插进的就是短语。如“白铁”,不能说“白的铁”,也不能“雪白的铁”,因此它是个复合词,而“白布”可以说是“白的布”,也可以说“雪白的布”,因此它就是短语。同样,复合词blackbird当中不能插进任何东西,而短语black bird可以有the blackest bird和a black night bird的表达。ii)词义的透明度。如果词义不能从两个语素意义相加而推导出来,那这个组合就是词,相反词义是等于两个语素意义的相加就只能是短语。如“心疼”和“胃疼”,前者是词,后者不

是。因为“心疼”不是“心脏疼”，而是指“舍不得”。同样，“新鞋”和“破鞋”，“穿大鞋”和“穿小鞋”，前者是短语，其意义是两个语素相加，后者具有比喻意义。英语中 green-house(玻璃暖房)和 green house(绿色房子)，redcoat(英国士兵)和 red clothes(红衣服)同样如此。iii) 重音的改变。短语或词组中的词都保持各自的重音，而复合词，则第二个成分的重音就脱落了或只发轻声。如 'hard 'cover(硬的盖子)和 'hardcover(精装本)，'break 'fast(开斋)和 'breakfast(早餐)，'red 'cap(红帽子)和 'redcap(文牍主义)。汉语中，重音的区分能力就没有英语明显，只是轻音能区别意义：

'东'西(东边和西边)→'东西(事物)、'下'场(退场)→'下场(结局)、'大'意(主要意思)→'大意(疏忽)、'管'家(管理家务)→'管家(管理家务的仆人)、'来'往(来和去)→'来往(交际)、'自'然(自然界)→'自然(不勉强)、'运'气(把气运到某一部位)→'运气(命运)

因此理论上说，汉语重音的脱落往往意味着词化的形成。Packard(2001:244)对汉语20对复合词(每一对复合词的首词素一样，如拘票/拘泥、任务/任性、特效/特务、通商/通融。一对中的一个复合词两个词素都发重音，如拘票、特效，另一个复合词后一个词素发轻音，如拘泥、特务)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两个词素都发重音的词发生词化的有10%(两个：马脚、任性)，其中一个词素重音脱落的词发生词化的达到35%(7个：拘泥、来往、力巴、马虎、木樨、特务、通融)，因此他认为“重音的脱落能造成语义和语法的不透明，其结果词化程度高了”。

尽管如此，比较而言，汉语中的复合词确定比较复杂。按这里的标准，“跳舞”、“唱歌”、“看书”可以插入其他成分，因此是短语，而“怀疑”、“成功”、“解决”当中不能插入其他成分是复合词。但“洗澡”、“推翻”、“游泳”和“倒霉”呢？词典是把它们看作词收进的。但我们仍然可以在它们两个语素之间插进某些成分：“洗一次澡”、“推不翻”、“游个泳”和“倒八辈子霉”。同样，“心疼”符合第二条标准，但达不到第一条标准，语素之间还是可以插入其他成分：“心有点疼”、“心不要太疼”。甚至两个语素的位置还可以颠倒：问讯—讯问、替代—代替。有些复合词颠倒后可以表示不同的意义：算盘—盘算、著名—名著。因此有人把这些特殊词称为离合词，即没有真正词化的词。汉语中双字组合还可以同时是短语和复合词，主要取决于其表达的意思。如“龙头”本义(龙的头)就是短语，而比喻义(自来水龙头)就是词。“打手”本义(打手心或手背)是短语，比喻义(雇佣打手)就是词。另外，汉语是声调语言，每个字都有声调，重音难以弱化，因此从发音上难以辨别是短语还是复合词，意义是“东边和西边”还是“东西”主要是靠语境上下文，不是靠发音区别。而英语复合词和短语的重音在发音上有明显的区别，一听就知道是“开斋”还是“早餐”。

另外从书写形式上，英语复合词尽管也有类似短语和词组的开方式：tear gas、red tape、fish pond，但绝大多数是和短语有区别的。如用连字符号的：deaf-mute、smoking-room、deep-freeze、sweat-talk；完全像一个词的：earthquake、spotlight、cutthroat、ashtray；甚至读音也完全像一个词的：handicraft、tubiform、statesman。而汉语复合词和短语在书写上没有任何区别：视野—看书，打诨—打人、进食—吃饭。凭什么说前者是复合词，后者只是短语？也有人认为从语素自由不自由可判断，如野、诨、食是非自由语素，结合

而成是词,而书、人、饭是自由语素,结合而成的是短语。但是汉语中不少非自由语素组合的词也可以拆分开变成短语:进点食、睡个觉、游一次泳、服什么务。甚至是两个没有意义的字(音节)组合成的词,即非语素组合也可以分开作短语用:慷国家之慨、滑天下之大稽、幽他一默。这时,这里的字或音节变成了语素,变成了词。而自由语素既可以是复合词(白天、黑话)也可以是短语(白纸、黑字)。因此可以这样说,汉语复合词和短语无论在书写形式,发音轻重,音节组合,语素判断乃至语法功能上都没有区别。一定要区分只能是一个连续体,两端可能有较典型的复合词和短语,但当中就很难有一个截然分明的界限,说某个字字组合是复合词或短语,全凭个人感觉,任意性较大。

4.1.4.2 复合词词化

Packard (2000:219)提出判断复合词词化的两条标准:i) 复合词的构词语素是否还保留其原来意义或已经完全丧失了,是否引申出比喻隐喻意义;ii) 构词成分中的相互语法关系是否在整个复合词中还存在。也就是说构词成分的语义对复合词整体语义和构词成分的句法关系对复合词整体结构的贡献越小,一个词的词化程度就越高,反之亦然。根据这两条标准,Packard (2000: 219—222)分析了汉语复合词中的五种情况,认为它们的词化程度是由低到高。

i) 常规词汇化词(conventional lexicalization)。如吃饭、努力、爬虫、黄豆等。这样的词其构词语素还基本保留其原来词汇意义和语法结构,透明度较高。

ii) 隐喻词汇化词(metaphorical lexicalization)。如吃醋、软木、泡影、炮筒子。这些词的构成成分已失去了其原来的意义,出现了比喻或隐喻意义,但是还保留原来的语法关系。

iii) 去语义词汇化词(asemantic lexicalization)。如千张、问世、穿插等。去语义词汇化词的词素意义已经完全丧失(只有通过历时分析如古汉语词源分析才能得出),甚至连隐喻意义也看不出,但是它们还是保留相互间的语法关系。

iv) 去语法词汇化词(agrammatical lexicalization)。如沟通、壁挂、学究、主笔。这些词的构词语素意义可能还有些保留在复合词上,但是相互之间的句法关系已丧失。

v) 彻底词汇化词(complete lexicalization)。如花生、物色、烧卖、介绍。这些词的内部两个语素意义和相互间的语法关系都没有了。

Packard(2000: 226)认为复合词有一个中心词原则(Headedness Principle),即名词性复合词应当以名词结尾(黄豆、赌局、传票),动词性复合词则是以动词开头(吃饭、借用、购买)。而词化词往往是违背这个原则的,词化程度越高,中心词原则越是不起作用。如壁挂、买卖、构造是名词,但中心词(尾词素)是动词。沟通、瓜分、物色是动词,但中心词(首词素)是名词。它们都是词化程度较高的词。

根据 Packard 分析的汉语词化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汉语复合词词化的四个重要途径。

1) 句法词汇化。汉语中的复合词大多数是在原来同一句法结构中两个紧邻的单音节词在双音化倾向作用下逐渐融合,或复合而成的。也就是说,“今日之词法乃昨日之句法”(Givón, 1971:413)。黄志强(1985)考察了《左传》中 955 个复合词,得出的结

论之一就是多数复合词词根之间的关系都是句法关系,说明这些复合词都是由词组凝固化而逐渐形成的。董秀芳(2002)给出的汉语句子结构词化的例子:

作者:作者之谓圣,述者子谓明。(《礼记·乐记》)

相信:赵氏上下不相亲也,贵贱不相信也。(《韩非子·初见皇》)

非常: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可观:物大然后可观。(《易·序卦》)

可见,现在的复合词原先只是句法中偶然的搭配,只是它们后来一直共现,出现频率高而逐渐稳定下来,最终词化为一个固定的词语。石毓智(2003:74)同样认为动补型复合词大多是从分离式动补结构演变而来的,下面是它的例子:

[25] 公出自其旃,射而杀之。(《左传·宣公十年》)

[26] 即便以觜啄雌鸽杀。(《百喻经》)

[27] 风吹窗帘动。(《华山畿》)

[28] 击李曲军破之。(《史记·曹相国世家》)

[29] 汤武篡而夺之。(《荀子·正论》)

这些分离型动补结构 V……R:“射……杀”、“吹……动”、“击……破”、“篡……夺”、在双音化趋势等因素的作用下,发生了融合: $S + V + O + R \rightarrow S + VR + O$,成为一个共现频率很高的动补结构性复合词:射杀、啄杀、吹动、击破、篡夺。

董秀芳和石毓智的例子都说明了两个成分高频率共现搭配是最后融合成复合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2) 语素义脱落。两个经常共现搭配成分最终是否词化还取决于它们的单独意义是否弱化,或其中一个语素的语义已脱落或虚化和泛化,失去了原有的重音和声调,只有这样,词化才算完成。正如 Packard(2001:265)说的“通过两个单音节词的复合和长短语的缩略而形成双音节词会使原来的词失去独立地位,并在词化的作用下经历语义变化或语义脱落”。

如“妻子”古汉语是妻和子(儿女)两个词的结合,长期搭配使用,“子”的语素义脱落,而虚化为一个表示“人”意义的词缀。同样,“窗户”词化结果是“户”的语义脱落。再以“开刀”和“开门”两个词为例。这两个词很可能是由于构词成分经常搭配而融合为一体的:开个刀就可以了/不用开大刀;开前门/开后门。也就是说“刀”、“门”和动词“开”分别融合后,逐渐丧失了它们原来具体的指称意义。这个刀不一定是刀,可以是激光器,也就是说刀虚化为一种医疗手术器械。门也不是具体的门,开门的意思可以是指“营业开始”(《现代汉语词典》)。再如“伤心”和“心疼”,可能是从动宾结构和主谓结构紧缩演变来的,但这里的“心”已经虚化,失去了名词的指称意义,不再是“伤了他的心”和“我的心很疼”中的具有的“心”。英语也是如此,如 a) She home-schooled her two children. b) Attempts at bridge-building between the two fields will be difficult。显然这里的 home 不再是“家”,而是由自己教孩子的意义;bridge 也不是“桥”而是喻指“联系”。正如 Hopper & Thompson(1984:711)指出的,动词复合词形成的条件是失去指称意义的名词黏附在动词上。Mithun(转引自刘润清等,2004)同样指出的,作为宾语的名词在并入动词,合成一个词后有以下特征:i) 表示的是习惯性、熟悉性的行为;

ii) 表示一个统一的概念,各构成成分失去独立的显性度,名词丧失了作为论元的句法地位;iii) 整个词仍然作动词使用,不过是不及物动词;iv) 被并入的名词一般是表示受事、位置和工具的名词。名词性复合词也是如此,“的哥”、“打工妹”这样的词也很可能是“开的士的大哥”和“打工的妹子”缩略而成的,但成为词后,“哥”和“妹”不再是具体有血缘关系的哥哥和妹妹,而是泛指男性和年轻的女性。

可见,尽管在双音化的趋势下,短语有浓缩为双音复合词的倾向,但这些复合词要真正凝固下来,做到其中一个词的语素义脱落或虚化需要时间和不断运用,因此下面这些偏正性和动补性复合词即使是收进了词典,也很难说是真正词化了:

偏正结构:仰望、宽纵、激战、独占、怒视、淡妆

动补结构:折断、激怒、减轻、扩大、说明、推翻

3) 比喻义引申。汉语词化的另一途径就是比喻意义的出现。有两种形成过程,一种用比喻的方法合成复合词。比较下面动名结构:丢人/丢钱、卖劲/卖布、用功/用力、吃亏/吃药、吹牛/吹气、拔尖/拔草、得手/得奖、埋头/埋钱、生气/生疮、担心/担水。前者是词,后者是短语。前者都有一种比喻意义,其整体意义并不是两个单独的词素意义的组合。尤其是这个结构中的名词“牛”、“尖”、“手”等都已喻化。再如,抢滩、问鼎、出台等词语,其中“滩”、“鼎”、“台”都已失去了原先的“海滩”、“大鼎”、“舞台”意义,发生喻化。名词结构也是如此。如虫牙、肥皂、玉米、水平、电脑、电影、云彩、耳朵等,都是通过形象化思维,使用比喻手段合成的复合词:牙好像被虫钻过的、皂的外形和质地如肥肉、米的颜色像玉、平得像河面的水一样、电的装置像人脑一样、电放出的东西像影子一样、云的颜色像彩色一样等等。另一种是从普通词中引申出比喻意义。大多数词化了的复合词都经历了一个认知域到另一个认知域的概念投射的过程,即用一个具体熟悉的事物来理解一个抽象概念。如“开刀”和“开门”,不仅意义虚化,而且还分别引申出比喻意义:前者的词义从医学领域投射到社会领域,比喻义为“打击、处罚、下手”;后者从生活领域投射到政治领域,如开门整风。同样,“伤心”、“分手”和“肩负”不仅其中的“心”、“手”和“肩”都虚化,而且都喻化。再如“风雨”和“风暴”是自然现象向人文领域投射;“白领”和“蓝领”是颜色域向行业工种投射,“硬科学”是感觉向学科投射等。再如“线路”,根据《说文解字》,线,缕也。线缕形状向马路、公路投射,形成线路。再如“背心”、“领袖”、“骨干”、“矛盾”、“规矩”、“纲领”、“尺寸”等无不是意义的引申投射而形成的词化词。一个词的进化路线可以用下面来表示:

本义(没有引申比喻)→比喻义(本义和比喻义同存)→比喻义(本义丧失)→基本义(本义无法考察,因此无从知道如何喻化过程)

下面是“风”为基本语素的词化过程。

i) 只有本义:风沙、风雪、风寒、风力、风速、风级、风害。这些词都是短语的紧缩,因此很难说是词化了。但有朝一日,从这些本义中引申出比喻义,就有可能真正词化了。

ii) 本义引申出了比喻义,但本义仍然存在。这时用作比喻义时,词就词化了:

风声:①刮风的声音②传播出来的消息

风雨:①风和雨②艰难困苦

风云:①风和云②变化动荡的局势

风暴:①大风大雨的天气现象②规模大而气势猛烈的事件

风色:①刮风的情况②情势

风势:①风的势头②情势

风月:①风和月景色②男女恋爱的事情

风向:①风的来向②情势

风雷:①狂风暴雨②气势浩大而猛烈的冲击力量

风浪:①水面上的风和波浪②艰险的遭遇

风卷残云:①大风吹散残存的浮云②一下子消灭干净

风平浪静:①没有风浪,水面很平静②平静无事

风起云涌:①大风起来,乌云涌现②事物迅速发展,声势浩大

iii) 只用比喻义,不用其本义(词典也不记录),尽管我们能够猜测本义意义。因此,这个词是词化词:风波、风尘、风头、风靡、风霜。

iv) 只有基本义,本义已经丧失(只有通过历时分析,才能知道原来意义),也无从考察喻化过程,因此是完全词化词:风采、风操、风潮、风传、风度、风发、风范、风格、风骨、风光、风华、风纪、风景、风流、风貌、风气、风情、风趣、风骚、风尚、风水、风俗、风味、风闻、风物、风险、风行、风雅、风谣、风韵、风致、风姿。

我们注意到其中 ii) 类是本义(语素义)和比喻义同用,再如高峰、饭桶、潮流、结晶、脉搏、包袱、羔羊登台,它们用作比喻义就是词化词;iii) 类只有比喻义,语素义已脱落不用,再如把手、矛盾、浪潮、爪牙、冰炭、刀俎、关键等,这些词就是彻底词化了。

复合动词也是如此,如加油、点火、下海等。根据中心词原则,不遵守中心词原则(动词性复合词的中心词应该是动词)的动词都有一定的比喻意义,词化度都比较高。如网罗、瓜分、蜂起、蚕食、龟缩、鞭策、云集、鼎立、星驰、瓦解、左右、沟通、物色等,都是引申出的比喻义。

尽管引申出比喻意义是复合词词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根据对整个复合词的统计,不难发现,具有比喻意义的复合词比例还是低些。

4) 构词法运用。如果说,不少从古汉语演变来的复合词主要是通过句法结构词化,那么新的复合词多数是通过构词规则(如派生、类推、缩略等构词法)形成的。一般说来从句法结构演变而来的复合词,词化度较低,而用构词规则形成的词,词化度就较高了。如:单干+户、反对+党、研究+员、计算+机、辩护+人、空降+兵、搬运+工、吹鼓+手、理发+师、发言+人。

这些复合词的前半部是根据主谓、动宾、偏正、联合、动补结构合成的双音词,后半部是词缀,两者相加,其结构是变成了 VS(谓主结构),脱离了句法结构。我们注意到复合词中和句法结构冲突的,基本上都是根据词法规则形成的词:

VS 型:乘客、演员、记者、教师、贪官、逃兵、唱机、赢家、病人、流民、战士、年轻人、体弱者、研究员、裁判长、反对党、单干户、空降兵、煽动者、游击队、侦察兵

OV 型:素食、眼罩、门卫、手套、书展、冰雕、木刻、发夹、瓶塞

OVS 型:文学爱好者、资料分析员、古玩收藏家、飞机设计师、遗嘱执行人

VS型和OVS型都是用名词词缀派生构成的,这是名词形式的词法要求:

客:刺客、游客、看客、说客;民:移民、游民、牧民、渔民;士:战士、教士、护士、隐士;者:读者、编者、告密者、买报者;兵:骑兵、步兵、卫兵、伞兵;鬼:烟鬼、赌鬼、酒鬼;家:赢家、玩家、改革家、收藏家;人:介绍人、辩护人、推荐人;员:教员、演员、领航员、管理员、机:计算机、印刷机、收音机、压路机

OV型是运用类语素(或准词缀)类推而成的(汉语动词词缀不发达,只能采用动词语素):

食:素食、肉食;罩:眼罩、耳罩、胸罩;套:手套、头套、脚套;展:书展、邮展、画展;雕:冰雕、木雕、牙雕;刻:木刻、石刻、版刻

这种现象就是词缀化过程,即通过加上名词词缀或动词语素,使短语成为词,使词的词化度更高。

通过对词化的四个重要途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汉语复合词词化的难度性,尤其是动词性复合词。Packard(2001:118)认为动宾结构词化有三条标准,第一,结构后面可以跟宾语;第二,其中一个成分是非自由语素,第三,结构整体意义不能从构词成分中推导出来。这三个标准和赵元任(1968:415—434)对动宾结构是否是复合词的五条标准基本相似,只是赵元任还认为,不能在结构之间插入其他成分。

我们同意这样的看法,动宾结构能否带宾语是该结构是否词化的一条重要标准。一般说来,动宾结构本身已含有一个宾语成分,因此不可能再带宾语。但当结构中作宾语成分的名词指称意义脱落,词义虚化或喻化,甚至已丧失了自由语素的地位,整个动宾结构就融合为一体,词化为一个词,才有可能带宾语。分析下面两类动宾结构:

- i) 列席、出版、告别、讨厌、满意、动员、起草、关心、担心、丢人、吹牛、吃醋
- ii) 结婚、诉苦、告密、理发、撤职、说情、鞠躬、搬家、谈话、破产、请假、帮忙

显然i)结构都可以带宾语,原因就是结构中作为宾语成分的名词已虚化或喻化,整个结构的意义已经凝固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再不能从两个语素的字面意义推导,它们已经词化了。刘正光(2006:73)列举了“提速”这个新近词化的例子。“提速”最早用于“火车提速”即“提高火车运行速度”的缩略用法,显然这个“速”是有具体的所指意义,是作“提高”的宾语,因此“提速”是不及物的。但随着“提速”共现搭配频率的增加,人们开始看到这样的用法“全面提速 Window XP”、“治本出路在于提速高校后勤服务改革”,显然此时的“速”的语义已经虚化,丧失了自己独立的句法和语义地位,因此“提速”可以带宾语了,也就逐渐词化了。类似较新的例子刘正光(2006:269)还给出了一些:

领军现代主义别墅。

浙江整治滥用抗菌药,出台临床合理应用指导方案。

小灵通破冰京城。

韩国趁机抢滩台北公开赛。

八一男篮连续问鼎全国男篮联赛冠军。

这些动宾结构之所以能够带宾语,也就是这个结构中宾语成分“军”、“台”、“冰”、“滩”、“鼎”的名词指称意义丧失,词汇基本意义虚化,或已融合到前一个动词的意义

中。这类词化度较高的动宾结构根据所带的宾语可以大体分成几类:

动作处所: 留学、登陆、移民、落户、出兵、吞并、称霸、迁都、受聘、供职

动作一般对象: 服务、插手、献身、支招、解禁、提问、挑战、发难、投资、联络

动作心理对象: 留心、留神、满意、中意、担心、操心、恶心、授意、讨厌、取悦

同样 ii) 结构基本上都不能带宾语, 相对 i) 动宾结构; ii) 结构中的宾语成分虚化不大, 如理发的“发”、结婚的“婚”、撤职的“职”、搬家的“家”等, 即我们还是能从两个语素的字面意义推出整个结构的意义, 显然它们没有彻底词化。但我们不能以此为标准把它们排斥在复合词外。在汉语中, 由于动宾复合词主要是从动宾结构演化来的, 因此除少数词化了, 大多数都顽强保持着动宾结构的句法地位, 都不能带宾语, 整体意义都可以从构词成分推导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是第一类已词化了的动宾复合词, 还是第二类没有词化的动宾复合词, 结构之间都可以插入其他成分: 起一下草、担什么心、牛不是吹的、结一次婚、搬什么家、假只可以请一次。因此 Packard (2001: 120) 认为, 即使某个动宾结构是复合词也还是可以被重新分析为短语词组, 如果这个结构当中可以插入其他成分, 或第二个成分可以被其他成分修饰或可以移到前面作为话题。这些似是而非的标准等于说明汉语的复合词具有词和短语的双重地位。

根据李大忠 (1996: 225) 对 1973 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的统计, 动词性的动宾格共有 3 025 个, 而其中“真正中间不能插入其他成分的, 为数极少, 仅有 322 个”。而周上之 (2006: 143) 对这 322 个所谓词化的复合词分析, 发现还是可以插入“什么”等词: 辍学、失态、含羞、翘首、润色、偷安、从戎, “因此可以说, 动宾离合词与动宾复合词是一个连在一块的整体, 扩展度从大到小逐渐减弱, 凝固性从小到大逐渐增加”。施茂枝 (1999: 124) 的统计也证实了这一结论。他发现《现代汉语词典》里 4 263 条双音动宾组合中大部分可以“离”, 被“词典视为非离合词却能拆开来使用的为数众多”, “述宾结构的非离合词、离合词、短语三者之间没有明显界限, 只是在离的频率大小、自由程度、方式多少上存在差异。”

他们的统计都表明了汉语中的复合词即使是由非自由语素构成的, 即使整体意义不能从构词成分中推导出来, 但还是具有短语词组的特征。如担心、小便、伤风和生气, 它们是词, 因为它们的词义都不能从构词成分中推导出来的, 甚至都带有一定比喻意义。但我们可以说: 让他担了三年的心/这个心让他担了三年、他竟然小了二十分钟的便/这个便他竟然小了二十分钟、我只是伤了一点小风/这个风伤不了我、他在生他妈妈的气/气不能生得太大。正因为如此, 石毓智 (2003) 认为, 真正词化的复合动词是有限的。大多数复合动词, 包括其他一些复合词并没有彻底词化, 也很难彻底词化。这里有几个原因:

i) 透明度。汉语是表义文字, 汉字形、音、义三位一体。即使组成了复合词, 其构词的语素意义仍然清晰可辨, 难以虚化或喻化, 透明度相当高。而且汉语造词也尽可能给予理据, 如传销、试婚、上岗、瓶颈这些新词, 词义的透明度阻碍了词的词化。

ii) 结构性。汉语大多数复合词都是短语句子紧缩造成, 即按句法规则产生的, 如来意——来的意图、监工——监视工人的人、裁并——裁减后合并、错怪——错误责怪。尤其是动词性复合词, 大多是由动宾结构或动补结构的短语演化来的。只是在双

音化的作用下,这些短语结构日趋紧凑,语义逐渐凝固,一部分成为了词化词,一部分停留在离合词或短语上。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这个结构中还是插入其他成分:告密(告了我的密)、捧场(捧中国人的场)、淋浴(淋半身浴)、补课(补上缺席的英语课)、帮忙(帮了我的大忙)。

iii) 单音字。汉语单音节字/词有很强的构词/短语能力。尽管现代汉语有双音节化倾向,但不能改变汉语单音节字起决定作用的本质。这就是说,一个字即使是粘着语素,也有很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能独立使用,兼类性强(名词词素转动词词素等),分离性、再组性和结合能力和搭配能力也都很强。如一个字即便它作为构词成分参与形成了一个复音节词,但并没有丧失其自由身,在其他场合又可以和另一个词素搭配,组成另一个复合词或短语。在双宾结构中,即使首个成分的词素不是动词性的,甚至不是词素,也可以在转成动词后插入其他成分:小一下便、黑他们一客、幽了他一默可以说(幽根本不是词素,只是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字)。甚至在外来词中,原先无意义的音译字在获得意义后竟然可以变成自由语素,作单词用。如:音译词“作秀”中“秀”和“哈日族”中“哈”：“她一直有分寸地‘秀’着”、“孩子们‘哈’一‘哈’西洋和东洋也并不是什么大事”。

iv) 双音化。古汉语中许多单音节动词都是综合表达法,一个动词蕴含动作和结果的意义,如:攻、活、从、避、晒、捅、阻、举、租等。但在双音化中,这些动词把其中一个意义让给另外一个词:攻击、救活、跟从、避开、晒干、捅死、阻止、举起、租出。处于双音结构补语位置上的词或表示结果或表示趋向,意义很难虚化,因而大多没有词化。如:

第一类表状态:

(碎/震/压/喊/笑/扎/击/侦/咬/撞/碰/摔/踢/敲) + 破

(淹/杀/毒/射/熏/烤/哭/捅/压/掐/打/踢/咬/吊) + 死

(烧/拔/除/咬/杀/呕/灭) + 尽

(哭/笑/踢/掐/摔/摇/喊) + 醒/痛/坏

(炒/烘/烤/晒/煎/熨) + 干

第二类表方向:

(攻/踢/租/杀/吞/撞) + 进/出

(跳/爬/浮/跑/调) + 上/下

第三类表完成:

(解/撞/踢/撬/砸/挤) + 开

(看/听/搞/弄/读)到/懂

(记/管/抓/看/拿)住

从深层次分析,汉语复合词尤其是动词性复合词难于词化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语言表达的经济性。语言经济性是语言交际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Chomsky(1995)提出的最简方案的核心就是经济原则(the Principle of Economy),即语言结构的产生过程和表达方式都尽可能做到经济。法国语言学家 A. Martinet(引自李延福,1999)在解释语言变化时也提出了语言交流经济原则。他认为言语活动内部具有某种力量促使语言不断发展变化,这种力量就是人的交际和表达的需要与人的生理及精神上的自然情

性之间的矛盾,因此,省力原则和交际需要是语言变化的两个主要因素。例如为了交际需要,表达清楚无误,人们本应采用更多、更复杂的语言单位或形式,但同时出于经济和省力,又想尽可能地用越简练和最省力的形式完成交际和表达。这种矛盾冲突的结果使语言处在不断地演变中。

我们知道,相对词化词而言,离合词,乃至短语这样的语言单位更具有灵活性,它们可以进行任意拆装、扩展、插入和颠倒,这样,能够表达的潜在意义就越丰富:

又咳了两声嗽。(巴金)

这个务是如何服的。(赵树理)

接他娘个蛋风。(蔡其康)

丢了工资,心不要太疼噢。

他小了二十分钟的便。

显然,根据经济原则,人们就更倾向于把这样的双音动宾结构和动补结构用离合词甚至短语的形式保留下来,让担心、鼓掌、散步、照相、费神、吃亏、看病、聊天、打针、服务、咳嗽、锻炼、考试、负责等这些常用动宾组合根据需要随时插入“什么”、“一次”、“点”等成分,让租出、攻下、摇破、独唱、洗净、煮熟等动补组合处于短语状态,根据表达需要灵活地和其他语素结合:租进/入/掉、攻上/进/入、摇痛/醒/坏、独占/霸/创,这样就可以表达更丰富更生动的意义,甚至可以表达在词化词中难以表达的矛盾意义:洗脏(了)鞋、煮生(了)饭、腌淡(了)蛋。显然如果洗衣、煮食、腌鱼这样的词组彻底词化了,就“死掉”了,就很难再表达上述的矛盾意义或其他意义。也就是说,如要表达其他各种意义,人们就不得不创造新的词语、短语或语法结构,显然这不是经济的做法。况且,由于汉语辨义的音节数有限和汉语词汇双音节模式,汉语能够创造新词的数量毕竟有限,因此尽量利用现有的短语通过拆分添加来表达更多的意义是语言表达的内在需要。这也是汉语中的动宾组合或动名组合之所以难以词化的真正原因。而且,双音动宾组合越是常用,越是可能以短语形式保留下来,成为离合词的可能性越大。

与动词性复合词相反,名词性复合词就少有这样的情况。首先,名词性复合词在句子中的作用和活跃程度远不如前者,两个经常共现的自由语素一旦合成,很少有需要临时拆分表示其他意义,因此词化的可能性就大(尽管如此,汉语的名词性复合词偶尔也有拆开使用的:拖鞋——拖着一双破鞋、决议——这是大伙决的议、专政——让敌人专了我们的政、同学——和他同过三年学、幽默——能幽政府政客们一默才算有水平,但这里都转作动词用)。其次,尽管动词和名词是反映人类认知活动和社会活动最丰富的两个语言范畴,但相比较而言,名词更能对客观世界的经验和认知(如在科技、经济等领域)范畴化和概念化。也就是说,名词是自然语言表意系统中最基本的信息载体单位,是人类历史文化的“化石”,名词变了,其承载的内容也就丧失了。如故事—事故、会议—议会、火柴—柴火、语言—言语,词语—颠倒,意义就变了。而动词词序变化,意义并不受到很大影响:欢喜—喜欢、妒忌—忌妒、问讯—讯问、演讲—讲演。第三,社会文明程度越高,科技经济越发达,名词性表达的使用频率和需要程度更大,而越是使用频率高,就越容易词化,这一点和动词性复合词恰好相反。第四,名词性复合

词比起动词性复合词更易词化的另一个原因是前者大多是词法规则形成的,语素结合紧密,后者大多是句法结构形成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离合词基本上都是动词性复合词。如1.4.2提到的VS型、OV型、OVS型都是名词性复合词。因此,如果我们把名词性复合词和动词性复合词作个比较,就会发现前者词化的绝对比例大大超过后者。这也和名词在整个词汇中的比例总是最高一致的。张韵斐(1987)统计英语名词占总量的73.6%,动词只占8.6%,汉语比例也差不多。

石毓智(2006:256)把汉语和英语中名词性复合词最丰富、动词性复合词最少看成是两种语言构词中的共同现象,并把它列为“我们尚没有解释的重要现象”。实际上,从语言经济原则来解释是其中一个渠道。

英语复合词按语义可分透明(transparent)的和隐晦(opaque)的两种。前者如railway、fingerprint、ashtray、snowwhite、picture book、smoking car、girlfriend、bookshelf;后者如weather-beaten(久经风霜的)、house-mother(学生宿舍女管家)、high-born(出身高贵的)、clearway(超高速公路)、full-length(未删节的)、telltale(搬弄是非的)、cross-question(追问)、point-and-shoot(傻瓜相机)、under-the-corner(秘密的)、hole-in-the-wall(街头取款机)。

我们可以注意到,透明复合词一般是向心复合词(endocentric compounds),即中心词素的意义一般是本义,如railway是一种路,cathouse是猫的屋。而隐晦复合词是外向复合词(exocentric compounds),构成的复合词没有中心词素,整个意义是不能简单从其构词成分中推导出来的,往往都已引申出比喻义。英语中这样的复合词很多,如形容词:stone-deaf(完全聋的)、sweet-tempered(性情温柔的)、open-handed(慷慨的)、fishwifely(粗野的)、lip service(口头上敷衍的);动词:blackmail(敲诈)、brainwash(实行头脑清洗)、browbeat(厉色威吓)、bedhop(随意换性伴侣);名词:pickpocket(小偷)、cutthroat(凶手)、blackleg(当工贼)、pigeonhole(文件分类)、deadline(最后期限)、couch-potato(终日看电视者)、mouse-potato(鼠标迷)、red tap(文牍主义)、egghead(知识分子)、bigwheel(要人)、greenhorn(新手)、shellback(老海员)、big potato(大人物)、feather-brain(健忘者)、nethead(网虫)、fat head(呆子)、accidhead(吸毒者)、skinhead(暴徒)。外向复合词还有一类是从短语动词(phrasal verb)转来的,如slipup(不幸事故)、upstart(暴发户)、take-away(外卖的)、in-your-face(厚颜无耻的)、go-between(媒人)、pick-me-up(刺激性的)。这些复合词的意义也难以从构词成分的字面意义上获得。

英语复合词还可按句法分成句法复合词(syntactic compounds)和非句法复合词(asyntactic compounds)两种。前者如blackboard(黑板)、earthquake(地震)、snake weed(蛇草)、service industry(服务性行业)、sunshine(阳光)、pump room(泵房)、它们都是按句法结构形成的。后者如:ice-breaker(a ship is able to break ice 破冰船)、tear-gas(something that is able to stimulate tears 催泪弹)、thought-reader(person who can read one's mind 揣摩他人思想的人)、cat-green(green color like cat's eyes 像猫一样绿)、weather-free(fly or navigate unrestricted by weather), table talk(talk during the dinner 餐桌漫谈)。这些复合词都不是按句法结构词化的。再如“home-made(*a.* 家制的,本国制的)、book-learned(*a.* 迷信书本的),将名词和过去分词放在一起;new-born(*a.* 新生

的)、deep-laid(*a.* 处心积虑的),将形容词和过去分词放在一起,这些结构在一般的词组里是不允许的”(汪榕培等,1997)。如果说汉语主要是以句法复合词为主,那么英语除了句法复合词以外,非句法复合词也有很大比例(详见6.3.1.3)。

英语复合词较之汉语复合词更容易词化。除了隐晦复合词和非句法复合词较多的因素,还有下面几个原因。

i) 英语复合词主要是为了表达精简而浓缩信息形成的语言形式。Hatch & Brown (1995)在解释为什么要构成复合词时说“Compounds are useful ways of condensing information”。而汉语复合词除了语言简约的要求,更多是出自于双音化的语言形式要求(如道路、乡村等联合型复合词并没有简约什么),也就是说形式的需要,大于信息的需要。而为信息浓缩而产生的复合词,规约性和比喻性都较高。

ii) 英语复合词构成成分结合度更紧。一般说来英语构词语素之间是不能插入任何词语甚至词素或词缀,如 flowerpots,即使花很多也不能是 flowerspots。adult day care(成人日托服务)三个词合成的复合词也高度词化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重音从第二个成分或第三个成分脱离也非常明显。有的复合词已彻底固化(entrenched)成一个单纯词。如 because 就是由于 by 和 cause 经常搭配使用(由于+原因),最后在发音和拼写上起了变化,而彻底融合成一个语素词。再如 sty(麦粒肿)是 sty on eye 短语(sty“猪圈”,sty on eye 即肮脏东西在眼睛里)经常搭配出现,而逐渐固化为一个单纯词。

iii) 比喻性复合词的比例更大。张博(2005)对现代出版社的《朗文现代英汉双解词典》(词条部分1647页约55000词条)和商务印书馆修订本《现代汉语词典》(词条部分1689页约56000词条)各20页的复合词转喻情况调查(从两本词典第170页开始到第1521页为止,每隔150页抽取两页统计,即170—171页、320—321页、470—471页、620—621页、770—771页、920—921页、1070—1071页、1220—1221页、1370—1371页、1520—1521页,发现英语的复合词发生引申比喻比例要远远大于汉语复合词。

表3 英汉语比喻性复合词

	复合词数量	发生比喻的数量	比喻性占复合词比例
英语	98	72	73.47%
汉语	630	227	36.03%

我们再以容易喻化的视觉、触觉和感觉三个方面的6个词所组成的复合词进行统计(英语用陆谷孙《英汉大词典》,汉语用《现代汉语词典》),结果如下:

表4 英汉视觉、触觉和感觉复合词喻化统计

分类	视觉				触觉				感觉			
	white	白	red	红	soft	软	hard	硬	hot	热	cold	冷
比喻	35	26	28	27	25	12	46	25	25	14	18	18

* 这里仅统计复合词,如把单纯词也统计进去情况就不一样。而且也仅统计静态词条,如从动态使用频率统计,情况又有不同。

因此,尽管英语复合词的比例不大,但喻化、词化复合词的比例要大于汉语喻化、词化复合词。当然词化对不同语言只是相对而言的,汉语某个意义,有时已词化为一个复合词,而英语要用分析性短语来表达。如来意(the purpose in coming)、眉批(notes and commentary at the top of a page)、傲视(look at with arrogance)、平视(look straightly and quietly)、骋目(look into the distance)、瞭望(look vigilantly from above into the distance)。王文斌等(2004)认为“汉语中的‘看’类动词的词化度远远高于英语”。

4.1.5 借词

借词有两种基本方法:音译和意译。前者一般被认为综合表达,后者则是分析性的。由于通过音译词的词义和构词成分之间没有任何语义联系,也不遵守中心词原则,因此音译词是彻底词化词。汉语借词倾向于意译,倾向于充分利用汉字的表意功能,精心地选择语素,融入汉语的造词模式。如手机(mobile phone)、激光(laser)、踢踏舞(tittup)、蹦极跳(Bungee)、情人节(Valentine's day)、千年虫(millennium bug)、自助餐(buffet)、超级市场(supermarket)。即使考虑到音的因素,也加进表示该词的类别或属性的范畴词,使所用的汉字做到音意兼备,纳入汉语典型的偏正结构:啤酒(beer)、艾滋病(AIDS)、桑拿浴(sauna)、黑客(hacker)、万维网(World Wide Web)。这些词的透明度高,分析性强。汉语借词中纯音译词很少,如沙发(sofa)、克隆(clone)、比基尼(bikini)、巧克力(chocolate)等。根据对《新词新语词典》和《现代汉语新词词典》的统计,外来词中的音译词不足1.5%。

而英语借词和汉语恰好相反,意译较少,大多数是采取音译的,透明性和可分析性都不强。如前苏联、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希伯来和日本借来的 sputnik(人造地球卫星)、mafia(黑手党)、matador(斗牛士)、blitz(大规模闪电战)、rabbi(犹太教教士)、sushi(寿司)。从汉语来的 kowtow(磕头)、yum cha(饮茶)、tai chi(太极拳)、yen(瘾)、pin yin(拼音)、tofu(豆腐)、wonton(馄饨)、fengshui(风水)、kungfu(功夫)、chow fan(炒饭)等等。因此从借词的方式看,英语的借词完全词化了。

4.1.6 缩略词

汉语词汇形成的过程和短语词组缩略过程有关,如从“等待就业”到“待业”,从“公共墓地”到“公墓”,从“进行抗议活动,以显示自身威力”到“示威”,从“地下铁道”到“地铁”。应该看到汉语词典中的词相当大的比例都是短语缩略的结果。也就是说,缩略语的最后结果是词化,因为只要某种缩略形式被接受,并不再以全称形式出现,或缩略后派生出新的意义,就成为一个和一般复合词没有区别的词。但即使如此,由于缩略后的词透明度高(并没有建立新的语素,只是截掉了部分语素,保留了有显著特征的语素,因此很容易把截掉的语素添进去,回复到原来的短语),要真正词化就相当困难了。有两种情况缩略词化程度较高。i) 缩略后的词不再遵守中心词原则。如“文摘”(文章摘要)、“公托”(公办托儿所)是名词,但中心词是动词。实际上这里的“摘”和“托”不再是动词,而是摘要和托儿所的代名词,这可以从“入托”得到证明。ii) 缩略后的词又引申了。如下面词的第二个意义:地道(①地下坑道;②真正的、够标

准的),地下(①地面之下;②秘密、不公开的)。但这两种情况在汉语中比例不高。

英语就有所不同了,词语缩略不是语素的减少,而是旧语素的破坏,是新语素的创建。由于缩略词大多是只含一个语素、不可分析单纯词,词化就容易了。下面有几类:

i) geep 山绵羊←goat sheep、motel 汽车旅馆←motor hotel、cermet 金属陶瓷←ceramic metal、brunch←早午餐 breakfast lunch、slurb 市郊贫民区←slum suburb、radar 雷达←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这一类缩略词是取原词的部分音节合成的,原来语素没有在缩略词中保留下来。

ii) IOC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GATT 关贸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Hawk 霍克地对空导弹←Homing All-the-Way Killer、coo 业务经理←chief operating officer。这一类缩略词是取原短语中各词的首字母合成的。

iii) hydro 水上飞机←hydroplane、chair 主席←chairman、phone 电话←telephone、cycle 自行车 bicycle。这一类缩略词只取原词中其中一个语素,因此也不能单从保留的语素中,推导出省略的其他语素。

iv) info 信息←information、lab 实验室←laboratory、mart 市场←market、frige 冰箱←refrigerator、condo←公寓套间 condominium、tec 侦探←detective、bra 胸罩←brassiere。这一类缩略词只取原词中其中一个音节,截短后的词很难回复到原词。有些截短词自己又可以加上后缀:navy (navigator)、telly (television)、ciggie (cigarette)、nightie (nightgown)、goalie (goalkeeper)、fresher (freshman)、starkers (stark-naked),可见这些词已经完全是一个一般的单词,而非缩略词。

v) interpol 国际刑警←international police、biopic 传记影片←biographical picture、heliport 直升机停机坪←helicopter airport 这一类各取两个词中一个语素或音节构成的,因此也难以从残存的语素或音节中推导出它们各自代表的词。

4.1.7 类推词

类推形成的词也经历一个词化过程。类推词的词化度是由类推过程决定的。如果原词词化度较高,一般说来类推词的词化度也较高,反之亦然。如果原词词化度不高,但类推过程是抽象化,或泛化和虚化的过程,那么,类推出来的词词化度就较高。比较下面:

原来词化度较高:国手→国脚、热区→冷区、热点→冷点

原来词化度不高:空姐→空嫂、参军→参政、邮购→电购

泛化和虚化:炮弹→肉弹、爆满→爆冷、扫街→扫黄

英语情况也是如此。如下面这些词原词词化度较高,类推词词化度也高。

moonlight(晚上兼职)→daylight(白天兼职)、brain drain(人才外流)→brain gain(人才流入)、blacklist(黑名单)→whitelist(白名单,准许上演的节目名单)、hotline(热线)→coldline(冷线)、infonet(信息网)→infoport(信息港)

原词比较具体,但抽象化后,词化度就高了。如 watergate 是美国一个政府机构名,但出现水门丑闻后,gate 变成了一个词缀,引申出“问题”、“丑闻”意义,结果类推出词

化度较高的词:Nannygate(保姆问题)、Reagongate(里根丑闻)。相反,原词词化度高,但向具体化类推,词化度也会受到影响,如hotline(热线)→chatline(聊天热线)。

4.2 英汉动词词化对比

从词性角度来分析,英语名词的词化程度要大大高于汉语。那么动词情况如何?何善芬(2000:127)曾对英汉动词词化程度进行调查对比,发现在表达使役关系、偏正关系、动宾关系和动补关系时,英语除了少数运用分析型结构,大多数采用了综合型词化表达法,而汉语除少数采用了复合词表达,大多数依赖分析型的非词化表达。何善芬等使用的语库是《大学英语》(周珊凤、张祥保,1985)的辅导丛书《词汇双解》(198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他们调查书中的英语动词和相应的、根据课文所对应的汉语意义。结果发现:在表达使役关系的80个动词中,有78个动词英语和汉语使用不同的表达法,比例达97.8%;在表达偏正关系的105个动词中,有98个动词英语和汉语使用不同的表达法,比例达93.3%;而在表达动宾关系的21个动词中,英语和汉语都使用不同的表达法,比例达100%;在表达动补关系的7个动词中,英语和汉语也使用完全不同的表达法,比例达100%。

4.2.1 使役关系

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观点,一个使役关系模式是有施事、受事、致使、方式、结果和工具等要素组成的。所不同的是英语在对这样一个使役关系范畴化时往往把致使、方式、结果甚至是工具等要素综合起来用一个动词来表达,而现代汉语则用分析的方法分开表示。

表5 使役意义综合性和分析性表达

施 事	致 使	受 事	方 式	结 果
他 他 他 他 战争 一棵树	把 把 将 使 让 导致	病人 奖品 学生 犯人 这男孩 火车	隔 放 分 恢复	离开 进口袋 成小组 正常生活 成为孤儿 出轨
地 震	造 成	百 人		死 亡
He He He He The war A tree The earthquake	isolated pocketed grouped rehabilitated orphaned derailed claimed	the patient all winnings the pupils the criminals the boy the train hundreds of lives		

显然现代汉语使役关系主要是通过三个途径:i) 把字句;ii) 使字句,iii) 使成结构,即使用“导致”、“造成”词语的句子。这三种结构都是把致使、方式、结果和工具语义成分分开表达,用“使/把+宾语+补语”分析性结构。英语也有 *cause sb. to do sth.* 和 *make sb. do sth.* 使成句法结构,但更多是用词化手段即用单个动词。表示使役关系主要有下面三个词类。

(1) 派生词:

如由 *in-*、*inter-*、*de-*、*en-*、*dis-*、*counter-*等前缀构成的动词,如:

<i>inflamm</i> 使愤怒	<i>derail</i> 使火车出轨
<i>interlace</i> 使交织	<i>ensnare</i> 使掉入陷阱
<i>embarrass</i> 使为难	<i>dispirit</i> 使气馁
<i>disgrace</i> 使出丑	<i>counterpoise</i> 使平衡

也由 *-ize*、*-en*、*-ify*、*-ate* 等后缀构成的动词,如:

<i>dramatize</i> 使引人注目	<i>isolate</i> 使隔离
<i>modernize</i> 使现代化	<i>associate</i> 使联想
<i>flatten</i> 使倒伏,把弄平	<i>identify</i> 使等同于

而汉语作为分析性语言,派生词缀尤其是动词性词缀不发达,除了用“化”派生的动词,很少有其他派生使役动词:绿化、美化、强化、丑化。

(2) 转类词:

英语中有两类。

i) *n.* → *v.*

<i>plague</i> 使得灾祸	<i>bog</i> 使陷入泥沼
<i>wrinkle</i> 使起皱纹	<i>light</i> 使发光

ii) *adj.* → *v.*

<i>busy</i> 使忙于	<i>dirty</i> 使肮脏
<i>foul</i> 弄脏	<i>narrow</i> 使变细小
<i>sour</i> 使变坏	<i>empty</i> 使清空

这两类词英语非常发达,而汉语只有形容词谓语句才有使役意义:苦了我妈、累我一辈子。

(3) 单纯词:

<i>fidget</i> 使坐立不安	<i>hit</i> 使认识
<i>grate</i> 使焦急	<i>foul</i> 使缠住
<i>baffle</i> 使困惑	<i>strike</i> 使人突然想到
<i>float</i> 使漂流	<i>daze</i> 使眩晕

汉语也有恼/疼/吵/乐/烦/苦(我)这样的由形容词转来的使役动词,但在双音节语言中,这类单纯词使役动词使用的机会很少,主要是在构词或构成双音节短语上使用:便民、美容、爽身、起搏、碎石等。现代汉语中一般是用复合词或短语来表示使役意义。如前者有刺激(*excite*)、征募(*enlist*)、完善(*perfect*),后者有打破(*break*)、叫醒(*awake*)、杀死(*kill*)。无论是复合词还是没有词化的短语,内部结构都是分析性:*V* +

adj. 或 V1 + V2。

英语中的使成动词是大量的。张继东等(2005)对《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词汇表》6 500个单词的统计,发现其中的使役动词有 950 个,如:

accelerate、accustom、activate、adapt、adjust、advance、advise、affect、alter、allow、appeal、apply、assure、benefit、change、concentrate、control、cut、decrease、determine、develop、devote、disappoint、discourage、disturb、divide、drop、enable、encourage、end、engage、enhance、enlarge、enrich、ensure、expand、force、fulfill、gain、impress、improve、increase、keep、kill、limit、lower、occupy、persuade、pollute、perfect、prohibit、promote、protect、punish、purify、puzzle、qualify、raise、realize、recycle、reform、relieve、renew、satisfy、stimulate、strengthen、survive、threaten、transform、widen。

有些动词虽然不是明显的使役动词,但在其众多义项中有使役义项,如 He fell the tree. (把树砍倒), He ran the horse. (使马跑起来)。也就是说,英语中不少不及物动词都能转为及物动词,从而产生使役意义。再如:

He will disappear you. (让你失踪)

I tried to hurry him up. (使他快起来)

This lost him a scholarship. (使他失去了一笔奖学金)

Shut him up. (让他闭嘴)

She sat the baby on the table. (让孩子坐在桌子上)

He tried to stand the egg. (把鸡蛋站起来)

如果这样的不及物动词算进去,英语中表达使役的动词无以计算。

4.2.2 偏正关系

4.2.1 两个表告诉我们,一个动作动词,涉及的过程不仅是动作,还有路径、方式、原因、结果和工具等。Talmy(1985)根据谓语结构把人类语言分为两大类型:i) 附属框架语(Satellite-framed language)。像英语、德语和汉语那样,动作是用一个谓语动词;路径、方式和结果等概念成分用一个状语或补语性质的词说明或修饰谓语动词,其抽象结构为“谓语动词+附加成分”。ii) 动词框架语(Verb-framed language)。像法语、西班牙语和日语那样,把动作、路径、方式、结果等概念成分都融入一个谓语动词中表达。如:

The boy went out of the yard.

这个孩子走出了院子。

Le garçon sortit de la cour. (法语,de la 是定冠词)

“出”这个路径概念在法语中融入动词 sortit。也就是说,英语和汉语的位移动作和路径方向是分开表达的,而法语只需要一个动词就可以表达这个语义因素。但如果在英语和汉语中比较,那么英语既有“谓语动词+附加成分”分析型表达法,也有用单个动词的综合表达法(因此用谓语结构来划分语言类型似不妥当),从程度上看采用词化手段的比例大一些。而汉语,“谓语动词+附加成分”分析型表达则多一些,尽管“古汉语的谓语结构显然是属于罗曼语和日语一类”(石毓智,2003:230)。如何善芬

(2000:127)统计:

表6 英汉动作不同表达

	动词类型	数量	英汉表达法不同的动词数量	比例(%)
1	表“说”的动词	16	16	100
2	表“笑”的动词	5	4	80
3	表“叫”的动词	7	3	42.8
4	表“看”的动词	2	2	100
5	表“移动”的动词	8	6	75
6	含介词意思动词	17	17	100
7	其他动作意义动词	50	50	100
	合计	105	98	93.5

(1) 表“说”的动词

exclaim 大声说

guffaw 大笑着说

howl 吼叫着说

snap 厉声说

bet 打赌说

reiterate 反复说

gasp 气喘吁吁说

mutter 含糊说,咕哝

blurt 脱口而出

stammer 结结巴巴说

mumble 含糊说

whisper 低声说

babble 喋喋不休

ejaculate 突然说出

flounder 错乱地说话,支吾

hiss 嘶嘶说出

(2) 表“笑”的动词

sneer 轻蔑地笑

beam 眉开眼笑

chortle 哈哈大笑

titter 傻笑

(3) 表示“叫”的动词

brawl 高声叫

clamor 大声叫

blubber 喳喳哭叫

scream 尖声叫

(4) 表示“看”的动词

stare 目不转睛地看

blink 惊愕地看

glare 怒视

peer 凝视

peep 偷偷看

(5) 表示“移动”动词

creep 蹑手蹑脚走

tiptoe 踮脚走

stumble 蹒跚而行

shuffle 拖着脚走

trudge 吃力地走

stagger 跌跌撞撞走

stalk 踱着方步走

(6) 含介词意思的动词

browbeat 对……吹胡子瞪眼

drown 把……淹死

approach 向……靠近

overwrite 将……写得太多

jam 把……塞进

score 给……评分

tint 给……着色

(7) 其他动词

派生词

resume 再继续

forestall 预先阻止

televisе 电视播送

expound 用例子说明

proceed 继续进行

单纯词

feast 大吃大喝

buffet 反复不断撞击

accost 走向前与之攀谈

foist 偷偷塞进

nudge 用肘轻推让人注意

dread 极度害怕

tinge 着色于……

grapple 与……格斗

succeed 继……而来

crumble 把……弄碎

group 把……分组

advertise 为……做广告

huddle 把……卷作一团

remeasure 重新量

coincide 同时发生

embrace 紧紧抓住

disembody 从看不见的地方来

emerge 从困境中摆脱出来

grip 紧紧抓住

wash 用水吞下

slouch 将帽沿拉下来遮住

swish 刷刷甩动

dangle 晃来晃去地吊着

从相应的汉语表达可知,具体描述动作时,汉语大多数用“状语+动词”分析型表达法。少数词化表达借助复合词如凝视、溜达、塞进,但即使如此,还是可以分析的,而英语不少是词化表达。

4.2.3 动宾关系

英语可用动词+宾语的分析型表达法表示动宾关系:They have the right to possess it. 但英语中好多动词的意思中已经包含了动宾关系,如 entitle:They are entitled to the right. 而相应的汉语一般是分析型表达:“动词+定语+宾语”或“动词+直接宾语”。

(1) 包含要带定语的宾语

enjoy 享受……的乐趣

imply 含有……意思

disarm 解除……的武装

enlist 谋取……的支持

time 安排……时间

divest 剥去……的衣服

decimate 杀死……的大部分

discredit 损害……的名声

afford 负担得起……的费用

underlie 成为……基础

patent 获得……的专利权

overtake 遭受……的突然截击

shuck 剥去……的壳

drain 排去……的水

scalp 剥去……的头皮

(2) 包含直接宾语

entitle 给……权利

supply 不断供给……饮食

locate 确定……的地点

impress 给……深刻印象

personify 赋予……人性

4.2.4 动补关系

英语中有好多动词的意义包含了汉语“动词 + 补语”的分析型表达结构。

flutter 坐立不安

thaw 变得更友好

assemble 聚集一起

outgrow 长得太大而不适合

range 排列成行

hesitate 犹豫

survive 活下来

4.3 词化产生的原因

4.3.1 语法结构

从上面的词化分析,我们看到,现代汉语表达较多依赖短语,除了汉语形态简单,能构成派生词的词缀数量有限和双音化倾向使得汉语单纯词数量锐减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秦汉代以来,汉语语法朝分析性结构发展,使原本用单个动词表示的意义,可用各种谓语结构短语来表达。如:

动补式:聚集一起(assemble)、长得太大而不适合(outgrow)

动宾式:解除武装(disarm)、脱掉衣服(undress)

偏正式:跌跌撞撞地走(stagger)、偷偷地塞进(foist)

使成式:使他感兴趣(interest)、使灯光柔和(soften)

处置式:把他们分成几类(classify)、把钱存在银行(deposit)

比较式:比他住的时间长(outstay)、人数超过他们(outnumber)

比况式:像母亲般的照料他(mother)、像鹦鹉一样学着说话(parrot)

连动式:去商店买东西(shop)、去拿东西(fetch)

兼语式:给……看(show)、给……留下深刻印象(impress)

再如,同一意思,英语用单纯词表达,汉语可以依赖兼语式:

seat a boy on her knees 让孩子坐在她腿上

stand the child 让孩子站着

bath the baby 给婴孩洗澡

divorce her husband 跟她丈夫离婚

正是汉语这些谓语结构的出现和成熟,汉语就可能进行分析性表达,而不必用一个单纯词来表达。而英语基本上还是通过单纯动词来直接表达。英语语法化过程有从分析性走向综合性倾向。如英语派生词缀-ful、-less、-ship、-ly等,原先都是自由语素。-ful来自形容词full(表示“满满的”、“充满的”意义),经常后置修饰具体名词

mouth、spoon 等,形成形容词短语。由于一直搭配着使用,逐渐虚化成词缀,表示“有的,多的”;fruitful、eventful,并转喻修饰抽象名词,表示“有某种性质的”;powerful、successful、careful、hopeful、trustful、hateful、regretful 等。与 full 词义相对立的是古汉语中 *leas*,本来也是一个独立的自由语素,表示“无”、“没有”,后逐渐虚化为 *-less*,成为一个词缀;fruitless、sleepless、homelss、useless、careless、hopeless。*-ship* 来自古英语 *shape*,表示人或事物的形状、状态和性质,由于经常和表示人的名词搭配,后也虚化为词缀:friendship、fellowship、partnership、dictatorship、relationship、membership、citizenship、ladyship。

另外,汉语句法结构具有省略主语和使用一价结构(动词只有一个受其支配的成分)的倾向。因此用复合词和短语形式是符合这种倾向的:下雨(了)、刮风(了)、地震(了)、着火(了)、来客(了)、可行、有道理。而把支配和受支配的两个成分即动词+附加语词化在一个单纯词里,就难于符合这样的结构倾向。相反,英语中零价结构发达(动词没有受其支配的成分,但必须有一个形式主语),单纯词就有适合的土壤:*it hails*、*it rains*、*it thunders*、*it snows*、*it freezes*、*it works*、*it makes sense* 等。

4.3.2 社会文化

词化同一个民族的文化、看待事物的方式有关。各个民族都是依据各自的自然环境,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对世界进行切分和概念化的。根据 Gyori(1993)的观点,词化过程可与整个文化层次的范畴形成等同起来,文化范畴的形成不可避免地包括语言编码,因为只有通过编码,这一文化范畴才能在文化中传播。我们说英语动词的词化度高是从整个倾向来说的,但并不排除由于文化的缘故,在某个领域中或某个语义场中的汉语动词词化度高于英语。如“看”类动词的词化:窥、顾、瞰、瞟、眺、睨、盯、瞄、瞪、瞧、睹、瞥、睇、睽、瞻、睥。

根据王宇(2000)的研究,在烹饪语义场里,汉语动词的词化度就高于英语。如在用水煮的子义场里,汉语有煮、煨、炖、焖、熬、炆、氽、汆、涮、焯、焯、煲等动词。而英语对应的动词只有前三个:*boil/coddle*、*simmer/poach*、*stew*。其余九个意思在英语中都需要用短语甚至句子才能表达清楚。如“涮”,英语的表达是“*scald thin slices of meat in boiling water*”;“炆”的英语表达是“*cook by boiling meat or vegetables for a while, then dressing with soy sauce, vinegar, etc.*”。再如在炒的子义场里,汉语有炒、烩、熘、烹、煸,而英语只有 *saute* 勉强和“炒”等值。而其他几个概念英语都只好用分析型方法来表达。同样“烹饪”类动词词化似乎也是汉语高。

汉语在烹饪语义场方面词化程度高于英语和两国的饮食文化差异有关。中国较之英国等地域广阔,有各种各样的庄稼、蔬菜,鱼肉包括草药,这就需要对不同的原材料在烹饪的时间长短、火候的大小以及是否在沸水中烧煮等方面有较为详细的区分。同时中华民族较为注重饮食文化,非常讲究“色、香、味”,除注意火工等外,还讲究用油数量,温度高低,翻动速度。尤其是调料,通过添加各种作料,使菜肴的味道更加浓郁,色彩更加艳丽。而传统的西方饮食有“烹”无“调”,西方人更注意的是营养和自然颜色。当然事物不是绝对的,在煮和炒的子义场里,汉语词化程度高,但在烤的子义场

里,英语的词化程度就高了。如英语中有 bake、toast、roast、broil、grill、barbecue 和 sear 七个词,分烤箱内烤、直接接触火烤和户外烧烤等。而汉语只有烤和烙两个词。这是因为,“西方人的祖先从事畜牧业,肉和奶是他们的的主要食品,所以饮食上无主副食和饭菜之分。他们最初的烹调仅在把生肉烤熟,在肉里加香料用以防腐和掩盖异味。”(杨乃济,1993:87),而在现代,面包成了西方人的主要食品。

另外,英国作为岛国,造船发达,根据航海特点和需要,有各种词化了的船名: barge(驳船)、brig(双桅横帆船)、ketch(双桅纵帆船)、yaw(双桅帆船)、barque(三桅帆船)、punt(方头平底船)、freighter(货船)、schooner(纵帆船)、ferryboat(摆渡船)、store-ship(军需船)、catamaran(双体船)。显然汉语这些船名大多数都没有词化。

再如表示与用手有关的动词,汉语的词化程度相当高。如挑(carry sth. on the shoulder with a pole)、扛(carry sth. on the shoulder)、撂(to throw down)、搨(to wipe or dab with a soft dry object to sop up liquid)、捻(to twist with the finger)、掖(to support sb. by the arm)、掐(break sth. between the thumb and a finger)等。这和中国农业和手工业历史较长有关。像撂、扛和挑都和扁担有关,捻和稻草有关。英语中没有这些相应的单纯动词,只能用词组来表达。

事实上汉语在体位动词方面,词化度相当高。所谓体位动词,即涉及身体的动作,如和手、目、耳、足等有关的动词,如:

手:扛、挑、抽、搽、捻、掂、摊、拎、扔、投、拖、抱、拾

口:吸、吵、吻、叩、吹、唤、喝、啃、咽、哄、咏、呻、啜

足:踢、跑、蹬、蹲、踏、踹、跪、跛、跳、踩、蹦、蹶、蹭

目:眺、睇、睨、瞠、瞰、盱、瞥、眈、瞟、盯、瞧、瞄

这些动作都和人的原始动作有关。问题是,这些词化度较高的动词由于都是单纯词,受制于汉语双音化倾向,而已失去了独立使用的地位,因此现在用得不多。

另一个方面,英语中虽然可能没有对应的词,这完全是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中没有这种需求而造成的词汇空缺现象。也就是说,如果有这种表达的话,他们完全可以造 pluck(摘)、pinch(捏)、slap(掴)这样的动词来填补词汇空缺,或通过借词来解决,如 tea(饮茶,给……沏茶)和 silk(抽丝)。

4.3.3 经济原则

词化的根本动因是语言内在的经济原则。Carrol & Tanenhaus(1975)认为“在交际中,讲话者总是尽可能简化言语的结构形式,同时尽可能向对方传递最大的内容信息”。因此,词化和某种信息表达的频率高低有关。一种内容信息的表达越是与人的生活关系密切,越是容易词化,因为,如果一种表达(如短语句)总是固定出现,人们总会想方设法浓缩这种表达为一个专门的词,以免每一次表达都要用较复杂的语言。这就是词汇产生的根本动因。如前面说的煮、煨、炖、焖、熬、炆、余、涮、炒、烩、熘、烹、煊等词,就是厨师为简化日复一日相同的表达而用词把各种复杂的烹调方法词化起来。再如根据王灿龙(2005),古汉语中“恨+不得VP”是一个经常使用的语法结构,其中的“恨”是心理动词表结果,“不得VP”是动词短语表原因:

路人不遑惜其金,惟恨不得以献耳。(魏《笑林》)

儿病皆笃,乃思念恨不得渡与念神咒。(南朝《高僧传》)

夜皆亡去,伯恨不得杀之。(东晋《搜神记》)

少年不思归,女曰:“与君邂逅合欢,恨不得偕老”(宋《夷坚志》)

这里都是因不能(献出、共渡、杀之、告别)而生恨。由于经常搭配使用,久而久之,“恨+不得VP”就自然过渡到“恨不得+VP”,即从A(BC)到(AB)C,“恨不得”从一个语法结构紧密结合为一个词,在“得”的原来意义“获得”丧失的同时,整个词意义也从“因得不到而生恨”而变为“急切希望”,最终被词典收入。如《现代汉语词典》不仅给“恨不得”以独立词条地位,还给出例句:“他恨不得长出翅膀来一下子飞到北京去”。从“恨+不得”到“恨不得”,语言没有精简多少,但是结构的重新分析,产生了一个新词。

王灿龙(2005)还举了一个例子。“物色”在古汉语中表示“绢帛之类贵重丝织品”,经常和“求”搭配使用:

帝思其贤,乃物色求之。(晋《高士传》)

范即如言,令物色觅之。(东晋《搜神后记》)

脱有至者,愿以物色名氏求之。(唐《李章武》)

这里都表示“用物色来寻求,交易”的意思。按照王灿龙的解释,由于经常搭配使用,“物色”就开始受“求”的语义沾染,并逐渐吸收“求”的语义,在语言经济原则的作用下,人们开始舍弃“求”而用“物色”代之。

舅复与往寝所物色之,则无所有矣。(元《娇红记》)

从者以告,华令物色之。(明《情史》)

日以物色人才为职志。(清《秋瑾传》)

不仅是语言浓缩了,而且“物色”词义也逐渐发生变化:绢帛之类贵重丝织品→用绢帛丝织品来寻求,交易→寻求。如《现代汉语词典》在“物色”词条下的解释是“寻找(需要的人才或东西)”,例子是“物色演员”和“物色衣料”。

再如现代汉语中的“门户”就是来源于古代经常使用的“一扉曰户,两扉曰门”。英语也有这样的情况,如be going to是一个比较常用的短语结构,语法意义是“打算要干某事”:I'm going to visit her. What am I going to do? 经常使用的结果就是凝固为一个词gonna:I'm gonna visit her. What am I gonna do? 英语中的won't、isn't这样的缩略词都是这样产生的。英语中的名词hearsay,就是从hear somebody say演变而来的,原因就是使用频率高,自然浓缩为一个词。也就是说一个短语只有经常使用,才有可能发生词化,形成一个新词。如“安乐死”在西方的历史不长,刚开始时是用短语或句子来描写这种现象:the practice of ending a person's life painlessly in order to stop their suffering from a terminal or incurable illness。由于这种现象多了,就通过希腊语的构词成分“eu”(优、好)和“thanatos”(死)合成新词euthanasia。同样在西方,结婚后夫妻双方工作但不愿要小孩的情况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报界经常提起a couple who have dual income but no kids,于是出现新词dink。NATO、GASP(Greater Alliance to Stop Pollution)等缩略词无不是这样产生的。

同样,由于一些人在休假日喜欢睡懒觉,睡到上午10点后起床,把早饭和中饭合了吃,经常如此,就创造了brunch这样的新词(各取breakfast和lunch一部分)。英语中几乎所有拼缀词都是高频率短语合成的结果:motel←motor hotel、camcorder←camera recorder、videophone←video telephone、medicare←medical care、comsat←communication satellite、infotainment←information entertainment、stagflation←stagnation inflation。

这种情况就是Zipf(1935)所说的,使用频率高的语言成分在形式上倾向于缩略。也就是说,某种表达用得越多,人们越熟悉,其语言形式越可能简化缩略。再如:

lab(实验室) — laboratory	bus(公共汽车) — omnibus
auto(汽车) — automobile	flu(流行性感冒) — influenza
netizen(网民) — net citizen	forex(外汇) — foreign exchange
email(电子邮件) — electronic mail	Eurodollar(欧元) — Europe dollar
zoo(动物园) — zoological garden	pub(酒吧) — public house
pop(流行音乐) — popular music	fries(法式炸薯条) — French fried potatoes

4.3.4 使用频率

从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到,使用频率是词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使用频率越高,越容易词化。如汉语的“爱国”和英语的patriotism都是词化词,但表示“爱花”、“爱校”和love flowers、love my school都是短语。其主要原因就是,“爱国”和patriotism作为一个词具有特定的社会价值,具有特定的含义(不是一般的爱,而是指一种精神,这里的“country”也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而是特指“my country”),是被全社会所接受的,流通度越高,作为固定结合出现的频率就高,因此在使用中凝固为一个词。而“爱花”、“爱校”、“爱民”和“love flowers”、“love my school”、“love people”等同类结构所表示的行为则没有这样的社会价值,作为固定结合的次数只局限于某个领域,因此流通度不高,就不容易词汇化。

汉语中有“尸体”一词表达死去的人和动物,但没有专门的词表达死的植物。同样英语中分别有corpse和carcass两个词形容死去的人和动物,但没有相应的词表达死去的植物。原因也在于使用的频率:人们有解剖和掩埋死人和动物尸体的习惯,而没有解剖和掩埋死去的植物的习惯。

同样,汉语的“猪肉”、“猫肉”、“狼肉”,为什么“猪肉”在人们的心理上经常被看成词,而后两者没有当作词?原因就是“猪肉”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更密切,在各种食用肉中,猪肉吃得最多,以至于我们平时说吃肉,就是指吃猪肉,这样高的使用频率很容易词化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同样,英语中牛肉、猪肉、鸡肉、羊肉是西方饮食的主要食用肉,因此有pork、beef、chicken、mutton等词,而“猫肉”、“马肉”和“狼肉”等由于表达的机会相当少,只是停留在短语的形式上。

人的基本器官,英语和汉语中都有专门的词来描写其正常功能:see看、hear听、speak说、smell闻、taste尝。但在说其丧失正常功能时,都只有blind瞎、deaf聋、dumb哑,而没有失去嗅觉和味觉的专门词。原因多半是看、听、说是生活中最重要、最不可缺的器官,而且丧失其功能的人比例也大。相对嗅觉和味觉,重要性就差一点,而且失

去此功能的人相对少一些。

分析单纯词、派生词、复合词、短语等语言形式,最早和最容易发生词化的当数单纯词,这是因为语言中用单纯词表达的基本层次范畴最常用,出现频率最高。如根据《现代汉语频率字典》(1986)统计,基本词鸟、鱼的词频分别为165和448,而它们的下义词麻雀、鲤鱼的词频仅分别为19和12。同样,根据 *The American Heritage Intermediate Corpus* 统计, bird、fish 的词频分别为144和228,而北美很常见的 robin(知更鸟)、cod(鳕鱼)仅分别为8和3。

这种情况正如董秀芳(2004)说的“越常用的、与人的生活关系越密切的概念越倾向于用单纯词表达,越不常用的概念越倾向于用短语表达。派生词和复合词则介于单纯词与短语之间”。所不同的是英语即使是上位范畴和下位范畴,其语言形式也往往词化了,而汉语除了基本层次词化为单纯词,上位范畴和下位范畴词化度相比之下就低了一点,常常用复合词来表达,甚至空缺或短语。请比较:

基本层次	上位范畴	下位范畴
树 tree	植物 plant	松树 pine
狗 dog	动物 animal	狼狗 wolfhound
人 man	生物 biology	工程师 engineer
床 bed	家具 furniture	吊床 hammock
风 wind	气候 weather	龙卷风 tornado
鼓 drum	乐器 music instrument	小鼓 side-drum
红 red	颜色 colour	朱红 vermilion
跑 run	移动 move	慢跑 jog

正如张国宪(2005)指出的“就汉语而言,可以说单音词与基本层次范畴的概念相对应,多音词通常与非基本层次范畴的概念相对应。词长是概念复杂化的映射。”这里的单音词就是词化了的单纯词,而多音词是可分析的复合词或短语。

我们再以序数词来说明。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前三位是用得最多的,使用频率最高:总结至少有三点,颁奖一般是前三名,排行看重的也是前三名。

表7 英汉序数词频率统计(数据由虞培祥等提供)

	汉语			英语	
	出现次数	占总数比例		出现次数	占总数比例
第一	42 663	38.94%	first	204	56.51%
第二	26 664	24.34%	second	67	18.56%
第三	15 342	14%	third	36	9.97%
第四	7 361	6.72%	fourth	15	4.16%
第五	4 143	3.78%	fifth	11	3.05%
第六	2 684	2.45%	sixth	7	1.94%

续表

汉语			英语		
	出现次数	占总数比例		出现次数	占总数比例
第七	1 996	1.82%	seventh	9	2.49%
第八	2 274	2.08%	eighth	8	2.22%
第九	1 505	1.37%	ninth	2	0.55%
第十	4 937	4.51%	tenth	2	0.55%
合计	10 569	100%	合计	361	100%

朱汇(2007)对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和 *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两本英语辞典进行检索统计之后发现现代英语基数词中的 one、two、three、four 词化的复合词数量最多,换句话说,它们的词化能力最强。

表8 英语基数词合成的复合词

基数词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构成的复合词	38	49	40	32	14	17	4	8	9	12

另外从表7可以看到英语序词一般采用分析法构成(用派生法),即在数词的后面加-th: fourth、fifth、sixth、seventh、tenth,唯独第一、第二、第三是凝固为一个不可分析的词: first、second、third。就是因为这三个序数词使用频率最高。而汉语中的序数词基本没有词化,都是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这样的分析性的派生词或短语来表达。

英语中在表示动物的雌雄长幼时,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常见的动物,如家禽(为了繁殖必须知道雌雄)、宠物(对幼小的更为宠爱)等,有专门的单纯词来表示。但汉语相应的动物基本没有词化。

表9 英汉动物词化对比

雄	雌	幼	雄	雌	幼
bull 公牛	cow 母牛	calf 小牛	boar 公猪	sow 母猪	piglet 小猪
ram 公羊	ewe 母羊	lamb 小羊	stallion 公马	mare 母马	foal 小马
buck 公鹿	doe 母鹿	fawn 小鹿	dog 公狗	bitch 母狗	puppy 小狗
cock 公鸡	hen 母鸡	chick 小鸡	tomcat 公猫	tabby 母猫	kitten 小猫
drake 公鸭	duck 母鸭	duckling 小鸭	gander 公鹅	goose 母鹅	gosling 小鹅
tiger 公虎	tigress 母虎	cub 幼虎	lion 公狮	lioness 母狮	cub 幼熊

比较而言,英语中和人们生活关系不大的动物,如狮、虎等(只有动物学家或饲养员才有必要搞清它们是雌是雄)就不用单纯词,而是用派生词,或者和汉语一样,用短语: he-bear/she-bear、male dolphin/female dolphin、male wolf/female wolf。但汉语都是短

语:公豚/母豚、公熊/母熊、公狼/母狼。

再比较英语和汉语三种不同用词情况:

i) man/woman 男人/女人、boy/girl 男孩/女孩

ii) actor/actress 男演员/女演员、waiter/waitress 男招待/女招待

iii) male doctor/female doctor 男医生/女医生、boy student/girl student 男学生/女学生

我们看到,英语第一种概念是最常用的,所以是单纯词,第二种是用派生词,第三种概念不是和每个人都有关系的,因此用了短语。可见,英汉具有不同的构成方式:英语中只有不常用的、暂时性的概念倾向于用短语表达,而汉语不管常用不常用,一般都用属加种差的偏正结构方法构词。再比较:

pupil 小学生、undergraduate 大学生、freshman 大一学生、sophomore 大二学生、junior 大三学生、senior 大四学生

pneumonia 肺病、diabetes 糖尿病、gastritis 胃病、psychosis 精神病、tuberculosis 结核病、venereal disease 性病

square 方形、rectangular 长方形、triangular 三角形、circular 圆形、cube 立方体、sphere 球形、cylinder 圆柱形、cone 锥形、pyramid 菱锥形

monogamy 一夫一妻制、bigamy 一夫二妻制、trigamy 一夫三妻制、polygamy 一夫多妻制。

4.4 教学启示

英汉在词化上的差异,对英语写作教学的启示是很大的。根据,我们从对中国学生的英语作文分析,不难发现他们在表达使役动作意义时倾向于使用“make + 宾语 + 补语”和“动词 + 状语”分析型表达结构。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新题型汉译英有一个句子:他不仅向我收费过高,而且也没修好。前半句大多数学生翻译为 Not only did he charge me too much,很少有人用词化表达:Not only did he overcharge me。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张继东等(2005)对 24 所高校的 1 040 篇 6 分到 14 分的(满分为 15 分)英语四、六级考生的作文分析,其中“make + object + complement”的使役结构出现的频类达到 453 例。而这些分析表达法,都可以用综合性动词来表达。如张淑静(2002)对中国英语学习者语料库的大学英语四级作文和英语专业八级作文进行调查,发现下面的例子:

The Americans are going to make euthanasia legalized. (to legalize euthanasia)

... make women released from heavy housework. (to release women from heavy housework)

Air pollution is making fresh air less and less.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fresh air)

...make women have an equal opportunity with men (to offer women an equal opportunity with men)

He may do something to make his family to notice him. (to draw his family's attention)

These measures make criminals to get the well deserved punishment. (give criminals the punishment they deserve)

It is the duty of the prison system to make them to be able to live an ordinary life. (to enable them to live an ordinary life)

They feel a heavy burden, which makes them at the edge of collapse. (which brings them to the edge of collapse)

A very small amount of drugs can be enough to make you spend the rest of your life in prison. (to land you in prison)

张继东等(2005)用《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词汇表》中950个使役动词来分析学生作文中使用这些动词的情况,结果“发现绝大多数使役动词在抽样的中国学生作文中未得显示。”

表10 常用使役动词在抽样作文中的频类显示

使役动词	频类	使役动词	频类	使役动词	频类	使役动词	频类
annoy	2	damage	3	fulfil	4	relax	1
assure	3	darken		heighten		relieve	9
attract	9	deepen	2	improve	444	soften	
beautify		disappoint	5	industrialize	2	stabilize	
better		discourage	5	legalize		suffice	
bore	6	distress		lighten		torture	
comfort		enable	12	modernize	2	trouble	
compel		encourage	18	please	4	weaken	
confuse	1	enhance	10	purify	6	worsen	1
convince	1	enlarge	20	puzzle	6		
cost	2	enrich	14	quicken			

中国学生能够使用的少数使役动词依次是 improve、enlarge、encourage、enrich、enable、attract、relieve,而这些词正好和汉语的表达一样:提高、扩大、鼓励、充实、吸引、减轻。annoy(us)、comfort(our life)、darken(the building)、legalize(euthanasia)这些中国学生不用的词,正好是汉语中没有的表达。汉语说“使某人生气/舒服/迷惑”,一般不说“生气/舒服/迷惑某人”;汉语说“使某事变黑/合法/稳定”,一般不说“变黑/合法/稳定某事。”

陆元雯(2005)也对英美大学生英语作文语料库和中国非英语专业学生的四、六级英语作文语料库的统计发现,在每10000词中动词和名词搭配的附属框架语用法前者只有61个,而后者高达104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作者只是从本族语者有更丰富的表达法而中国学生词汇贫乏方面去解释。但作者没有提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母语的影响,即汉语句法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动词为中心的动宾结构。受汉语表达的影响,中国学生习惯于以动词加名词的分析性表达,而本族语者还可以用单个

动词的词化表达。

表 11 中国学生英语表达

汉语习惯表达	中国学生英语表达	词化表达
骑自行车	ride a bicycle	bicycle
提问题	ask the question	question
皱眉头	make a frown	frown
得出结论	draw a conclusion	conclude
穿衣服	put on clothes	be dressed
作出贡献	make a contribution	contribute

正如何善芬(2000:135)指出:“中国学生在用母语即汉语表达时,大多数情况下习惯采用分析型表达,只偶尔用一用复合词,这是语言的形态使然。但这种定式对用英语表达相应的汉语意义时选择表达法干扰甚大,而英语动词本身的情况(词化程度高的单纯词占绝大多数)则要求中国学生在用英语表达时不能只使用或太多太滥地使用分析型表达法,必须采用一些综合型表达法来表达用分析型表达法来表达的一些汉语意义。否则,不可能学会比较地道、简练的英语,无法做到尽可能缩小中国式英语和地道英语间的差距。”

请看下面[a]是学生作文句子,[b]是改用综合表达的,表达效果就不一样:

[30a] Setting off firecrackers might make people's lives dangerous.

[30b] Setting off firecrackers might endanger people's lives.

[31a] The present situations make us have the reason to be optimistic.

[31b] The present situations justify our optimism.

[32a] Most families still have not enough money to buy a car.

[32b] Most people could not afford a car.

[33a] We took a Boeing 767 plane to fly to Shanghai.

[33b] A Boeing 767 flew us to Shanghai.

[34a] The campaigns have, however, made more and more people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traffic rules.

[34b] The campaigns have, however, promoted a growing realiz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traffic rules.

[35a] The flood caused some 500 people to lose their lives.

[35b] The flood claimed some 500 lives.

[36a] Doing things too hurry will make you careless.

[36b] Doing things too hurry will invite your carelessness.

因此,要提高学生英语写作水平,写出地道的英语,就要学会用综合表达法。而首先要克服在表达使役概念时的母语影响,不要单纯地依赖于“make/cause + object + complement”分析性结构。其次要熟悉和学会英语中存在的大量使役动词的用法。

第 5 章

英汉词语理据性对比

5.0 引言

词作为一种符号是音与义的结合。一个词由外在形式(包括语音和书写形式)和内在意义(包括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构成。一个词为何具有这个意义?为什么表达这个意思用此词比用彼词更合适?为了弄清这些问题,必须先弄清词的理据。

词的理据(motivation)是指词义形成的可释性,即某个词称呼某事物或表达某意义的动因、理由或根据。它是研究词义和所指事物之间的联系,通俗地说,就是解释某事物为什么获得这个名字的原因。

但是词是否有理据,语言界乃至哲学界一直有争论。一种观点是任意论(arbitrariness)或规约论(conventionalism)说法,即认为名称和事物之间没有内在和自然联系,之所以用这个词来指这个物体,完全是任意的,是约定俗成的。而另一种观点是象似论(iconicity)或自然论(naturalism)说法,即认为名称和事物之间具有内在的或自然的联系。应当说,在 20 世纪,任意性说法是占主导地位的(Jony Taylor、胡壮麟,1998)。如现代语言学创始人之一 Saussure(1916)明确指出:语言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著名语言学家 Hockett(1958)也认为:人类语言在其语义的约定方面几乎是完全任意的。

显然,人们约定用什么符号去指称什么对象,实际上是一种选择活动,即选择或创造一种符号去代表一种客体。人们完全可以用“黑”字指称不同于黑的红色对象或属性。人们也可约定用不同符号来标志同一对象,如汉语的“水”,英语用“water”。它们显然和真实的水没有内在的联系或相同的特性,无论是说出还是写出“水”的符号,既不能供人解渴,也不能用以灭火,因此所有符号最初都是任意性的。

尽管任意论占上风,包括 Saussure 本人从来没有否认词语有一定的理据和可论证性。如他(1916)说“在任何语言中,只有某些符号是完全任意的。对于其他符号,我们涉及可能任意程度的问题”。Ullmann(1962)更直接地认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绝对的,有理据性是相对的”。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语言学界开始注意理据,

注意像似。如 Bolinger(1982) 认为“Language is both arbitrary and non-arbitrary”。John Haiman(1985) 提出了“意义相近,形式相似”的原则。

按照符号学的观点,词的外在形式和音响就是能指(signifiers),内在意义即所指的事物就是所指(signified)。汉字的能指是笔画偏旁组合,其符号的功能是区别意义,但不区别语音(汉语中有大量的同音字和近音字,但通过不同的字形,区别了它们的意义)。而英语的能指是线性字母组合,它主要是区别语音。

Ullmann(1962)将词的理据分为三类:语音理据、语义理据及形态理据(包括俗理据)。张志毅(1990)将词的理据也分为三类:自然型即人们根据在自然界看到的事物造出的字,譬如甲骨文中日、月、水等字,习惯型和自然与习惯相结合型。许余龙(1992)在 Ullmann 分类基础上,加上了文字理据。因此这里我们采纳许余龙的分类进行对比分析。

5.1 语音理据

5.1.1 基本拟声词

语音理据(phonetic motivation)表现在词的语音形式与词义的联系上。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基本拟声词(primary onomatopoeia),即人们直接模仿自然界声音如动物等的声音或是根据客观事物声音加上想象造出的词。因此,任何一个语言中,都有不少词的发音和自然界的聲音有直接内在的对应关系,不少词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模拟声音而形成一个词的发音。如汉语中“叮咚”泉水声、“哗哗”流水声、“扑通”落水声、“噼啪”鞭炮声、“的的”汽车喇叭声、“咚咚”敲门声、“喵喵”猫叫声、“汪汪”狗叫声、“咕咕”鸽子声、“哞哞”牛叫声、“哈哈”、“咯咯”人的笑声、“隆隆”雷声作响,等等。英语中猫的 mew、鸽子的 coo、牛的 moo、羊的 bleat、公鸡的 crow、马的 neigh、蟋蟀的 chirp、蜜蜂的 buzz、蛇的 hiss、蛙的 croak、狗's bark。还有钟的 tick-tack、树叶的 rustle、等。由于是对自然声音的直接模拟,因此英汉中有相同的语音形式:

The car whizzed by him. 汽车“嗖”的一声从身边过去了。

The door banged shut. 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Thunder rumbled. 雷声“轰隆”响。

The rain kept pitter-pattering. 雨“滴嗒滴嗒”不停地下。

His stomach keeps rumbling. 他的肚子“咕噜”直响。

This door always creaks. 这门老“叽叽嘎嘎”地响。

Crickets are chirping in the grass. 蟋蟀在草丛里“唧唧”地叫。

The baby is babbling out its first speech sounds. 这婴孩正在“牙牙”学语。

The children began to clap their hands. 孩子们“噼啪”地鼓起掌来。

The corn leaves rustled in the wind. 玉米叶子被风吹得“刷刷”响。

尽管如此,“它们必须适应于特定的语音系统,而不是直接地模仿它们所代表的那些个声音”(Lyons, 1977)。因此,即使是基本拟声词也存在某种程度的任意性或约定

俗成。例如从上面的句子我们注意到英语拟声词大多是动词性,而汉语拟声词不是动词,而是副词性,作状语。

5.1.2 次要拟声词

次要拟声词(Secondary onomatopoeia)是利用一个音素或音素组合成词,使人在影响上产生某种语义上的联想。Leonard Bloomfield(1935)给定义和例子:“certain sounds and sound-sequences are associated with certain senses in expressive relationship. That is, the sounds evoke an movement. For example, the English sounds bash, mash, smash, crash, dash, lash, clash, trash, splash, flash are for English speakers icons for sudden, violent movements or actions.”。

表1 次要拟声词举例

声音	意义	例子
-abble	说话不清楚	babble(含糊不清地说), gabble(急促不清地说)
-ap,	打击	clap(拍手), rap(拍打), slap(拍击), snap(砰地关上), tap(轻拍)
-amp	重压	champ(大声嚼), clamp(钳), stamp(踩), tramp(重击)
-are	强烈的光或声	blare(怒叫声), flare(闪耀), glare(强光), stare(凝视)
-ash	剧烈动作、快速碰撞	bash(猛击), clash(碰撞), crash(碰撞), dash(猛冲), flash(迅速发出), smash(捣碎), slash(猛砍), splash(溅)
-atter	①散开、碎状 ②快速重复动作	scatter(驱散), shatter(砸碎), spatter(泼洒), chatter(快速而断续声音), clatter(噼啪声音), batter(连续猛击), pitter-patter(雨滴噼啪声)
-aze,	令人迷惑	daze(耀眼), faze(使担忧), haze(迷惑), maze(迷宫)
bl-	①充气 ②颜色	blast(鼓风), bloat(膨胀), bladder(气囊), blow(吹气), bluster(汹涌), bubble(气泡), blue(蓝色), black(黑色), blond(金发的), blood(血色), bleach(漂白)
cl-	①抓住 ②断续的声音	clench(紧紧抓住), claw(抓), cling(紧贴), clutch(抓住), clinch(钉牢), cleave(粘住) clang(发叮当声), clank(发叮当声), click(发滴答声), clink(发叮当声)
cr-	①破碎声 ②爬行	crack(发破裂声), creak(发吱吱声), croak(发嘎嘎声), crackle(发噼啪声), crisp(发脆响声) crawl(爬行), creep(爬行), crouch(蜷缩)
dr-	①水掉下来 ②拉、拖	drip(水滴), drop(落下), dribble(滴下), drizzle(毛毛细雨), drag(拉), draw(拖)
-eer	嘲笑	jeer(嘲笑), leer(斜眼), sneer(讥笑)

续表

声音	意义	例子
-er	有规则重复动作	hover(盘旋), flicker(忽隐忽现), waver(摇摆), stammer(结结巴巴地说话)
fl-	①不稳定、移动的光 ②重复动作	flame(火焰), flare(闪耀光), flash(闪光), flick(闪烁), flamboyant(火焰似的), flip(挥动), flap(拍动), flop(扑打), flail(用连枷打), flood(涌出)
fr-	寒冷	frigid(寒冷), frozen(冻结), freeze(冷冻), frost(霜)
gl-	固定的光	glow(红光), glare(刺眼的光), glimmer(微光), glitter(闪光), gloss(光泽), glass(玻璃), glaze(上光)
gr-	沉闷而又令人不快的声音	groan(呻吟), grumble(抱怨), gruff(粗哑的), grunt(咕哝), grundle(叽咕), growl(咆哮)
-ide	移动	glide(滑动), ride(骑马), slide(滑动), stride(大踏步)
-im	微弱的光和音	shimmer(发微光), glimmer(微弱闪光), dim(昏暗)
-ip	①轻打 ②微小	flip(翻书), tip(翻倒), trip(绊倒) clip(夹子), drip(滴), kip(小牛皮), pip(小毛病), sip(呷), tip(小费), dip(蘸)
-ish	贬义	selfish, childish, foolish, womanish(娘娘腔)
j-	①上下跳动动作 ②快乐快活	jump(跳), jig(跳动), jog(慢跑), juggle(上下往空扔球), joy(欢乐), jubilant(喜气洋洋), joke(开玩笑)
-one/-oan	单调声音	drone(嗡嗡声), intone(吟诵), groan(哼哼声), moan(呜咽声)
-oo-	沉闷或愚蠢	fool(傻瓜), looby(傻大个), noodle(笨蛋) coon(傻货), goon(傻字), goop(呆子), droob(可怜虫), doom(厄运)
-op	落下	drop(掉下), flop(猛然倒下), slop(泼出)
-ounce	快速动作	bounce(跳跃), pounce(猛扑), trounce(痛达)
qu-	颤抖或摇动	quiver(使颤抖), quaver(声音颤抖), quake(震动), queasy(引起呕吐), queer(晕), qualm(疑虑)
-rain/ -rein	控制	refrain(克制), rein(控制), restrain(抑制)
sc-	①在表面留下痕迹 ②表现愤怒藐视等	score(刻痕迹), scar(结疤), scale(表面脱落), scoop(铲), scorch(烧焦) scowl(怒视), scold(责骂), scorn(轻蔑), scoff(嘲弄)
scr-	刺耳摩擦声	screech(尖叫), scream(尖叫), scrape(刮), scrap(争吵), squeak(尖叫), scrub(擦)
sk-	表面移动	skin(皮肤), skim(掠过), ski(滑雪), skitter(掠过水面), skate(滑冰), skip(掠过), skid(侧滑)

续表

声音	意义	例子
sl-	①滑动 ②肮脏	sleek(滑的), slick(光滑), slide(滑动), slippery(光滑的), slope(斜坡), sloppy(泥泞的), sly(狡猾), slimy(泥泞的), slush(烂泥), sloth(懒惰), slouch(懒散), slut(邈邈女人), sleazy(邈邈的)
sm-	与烟有关	smoke(抽烟), smother(浓烟), smut(黑烟灰), smudge(用浓烟熏), smolder(熏烧)
sn-	①鼻子呼吸声 ②爬行	sniff(用鼻吸), snuffle(抽鼻子), sneeze(打喷嚏), snore(打鼾), snort(发哼声), snot(鼻涕), snivel(流鼻涕), snake, snail(蜗牛), sneak(偷偷走), snoop(窥探)
spr-	展开	spray(喷), sprinkle(喷洒), spread(伸展), sprawl(无规则伸展)
str-	与绳、线有关	strand(一股线), strap(带), string(细绳), stripe(条纹), straight(笔直)
sw-	摇摆、突然转弯	sway(摇摆), swing(摇动), swagger(大摇大摆), swerve(突然转向), switch(开关)
tr-	行走	travel(旅行), trace(跟踪), trudge(跋涉), traffic(交通), trip(旅行)
-umble	声音沉闷, 动作笨拙	rumble(隆隆声), mumble(含糊说话), fumble(摸索), bumble(笨拙地做事), stumble(步态不稳), tumble(跌倒)
-ump	笨重	bump(冲撞), clump(块), chump(木块), dump(堆成堆), hump(驼峰), lump(肿块), stump(树桩), slump(沉重倒下), thump(重击)
-url/-ir	旋转	curl(卷曲), furl(卷起), hurl(投掷), purl(旋涡), swirl(旋涡), twirl(旋转), whirl(旋转)
-urry	匆忙	flurry(慌张), hurry(匆忙), scurry(急赶)
-utter	无规则重复行动	flutter(飘动), scutter(疾走), splutter(杂乱而快速讲话)
-ush	流动	blush(脸变红), flush(冲洗), gush(喷出), lush(茂盛的), mush(糊状), slush(烂泥)
wr-	扭曲	wrap(缠绕), wreath(花圈), wreathe(盘绕), wrench(猛扭), wrest(扭夺), wring(绞)

为什么这些字母组合所产生的声音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联想,当然还是从发音上看。如 Leech(1969)认为/m/、/n/、/r/、/s/等发音柔软,/b/、/d/、/g/、/p/、/t/、/k/等刚硬,/i:/、/i/、/e/等清脆单薄,/ɑ:/、/æ/、/ɑi/等比较响亮,/u:/、/u/等音比较低沉。这些字母的不同发音特点当然会产生不同的音响效果。发/i/音时,口腔张开程度最小,适宜表达“小”的意义,而发/ɑ/音时口腔张开程度较大,适宜表达“大”的意义。所以有“We chip a small piece but chop a large one.”和“A slip is smaller than a slab and a

nib is smaller than a knob.”的说法。这也不难理解英语单词中表示“小”的意思,不少都是发/i/: little、minute、drip(滴)、bit(一点)、pip(小毛病)、sip(呷)、tip(小费)、kip(小牛皮)、piggie(小猪)、islet(小岛)、streamlet(小溪)、booklet(小册子)。再如 near — far、this — that 的对照,近指的用低声,远指的用高声。当然也有例外,如 big — small。如要表示含糊不清,低沉的意义,人们就会倾向用/u/音:murmur(低语)、mutter(咕哝)、rumble(隆隆声)、dumb(哑)、muzzy(迷糊);需要表示响亮的声音。就用/æ/或/ɑ/的声音:answer、crash、clash、clap、dance、stamp、sharp、shout、cry;需要表示短促的动作,就用发音时肌肉紧张的短元音/i/等:quick、swift、rapid、rush、gush、sudden;而要表示缓慢悠闲的动作就用长元音或双元音如/ɑ:/、/ei/等:tardy、clam、stay、wait、steady、leisure、lazy、walk、slow。需要表示轻柔的声音就利用/s/音:soft、smooth、sweet、and soothing cigarette,需要表示“一下子爆发”意义的,可以用爆破音/b/构词,表示“脆”声的事物用/kr/,如crab(螃蟹)、crack(爆裂)、cracker(爆竹、饼干)、crash(撞击声)、creak(嘎吱声)。

Margaret Magnus (1999) 认为:“You pronounce /b/ by building up pressure behind your lips and then releasing suddenly in an explosion, so words containing /b/ should involve bulging, blocking, booming, bursting, bubble, break, blow”。Ralph Emerson (2003) 认为,鼻音 + 爆破 nasal + stop cluster, 如 mb、mp、nd、nt、ng、nk 构成的单词与冲击声响意义有关,如声响:ping、clink、clank、clunk、bump、thump、sound、rumble、thunder、bangle, 冲击:impact、pound、tumble、stamp、stumble、stomp、spank、jump、impress。再如用短元音表示急促或短暂的动作:quick、swift、rapid、rush、gush、hustle、sudden、run、scuttle、spring、skip、drip、whip、spin、swing 等。而长元音或双元音表示缓慢的动作:walk、lazy、slow、wait、stay、clam、leisure、tardy、idle、steady、doze、gradual、delay、sleep、roam 等。再如婴儿喊“妈”声,都有 m 音声,因此/m/音构成的词和女性有关:mother、mum、maternal、milk、matrix。而以/i/结尾的词在许多语言中都表示“喜爱”或“小”,如 baby、Buddy、granny、dolly 等。表达“愤怒”、“厌恶”感情时,倾向于用发音时肌肉收缩和器官紧张的元音/æ/、/e/、/i/或/ei/:angry、hate、detest 等。

早在 19 世纪我国的陈澧就提出了“声象乎意”的观点。他在《东塾读书记·小学》中这样说:“盖天下之象,人目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如‘大’字则声大,‘小’字之声小,‘长’字之声长,‘短’字之声短。又如说‘酸’字如口酸之形,说‘苦’字若口食苦之形,说‘辛’字若口食辛之形,说‘甘’字若口食甘之形,说‘咸’字若口食咸之形等。”也就是说发音口形是状事物之形的:表示广、宽、宏等“大”的意思,口型即大;表示细、微、米等“小”的意思,口型即小。状“高”则口腔隆起,言“低”则两颌贴近。发音“踏”字为爆破送气;“打”则舌尖与前齿碰撞;“擦”有舌齿摩擦;“扎”则舌尖“扎”入上颌等等。表示愉悦和舒适时,发音肌肉向上向外放松;感觉痛苦不适时,发音肌肉向下向内收紧,试读下面的词:欢/愁、喜/怒、笑/哭、香/臭、甜/苦。发[ni]音时,舌齿成黏着状态,因此泥、膩、拈、薦、黏、捻、碾、捏、拧、扭都表现着黏结性动作;发[sa]音时气流大面积散出,所以有撒、掌、洒、散、伞、扇等意义。下面是朱兰芝(1995)的归纳:

表2 汉语声、韵母的语义联系

b, p	表爆破闭合之义	h	众物合而流动义	z	浸入附加之义
f	表气体流动之义	k	如g而又有破裂义	c	摩擦之义
m	表细密之义	i	平静、平淡、细小义	s	散落、扫、洒之义
n	表黏着之义	ü	平坦扁宽、贴近义	a	大、高、宽、阔义
d	硬性撞击、靠紧义	x	细小之义	o	圆阔笼罩之义
t	较软撞击冲突义	zh	有支义	e	平静、平淡之义
l	表挽回之义	ch	有持义	u	稍隆突起之义
g	触碰而带附着义	sh	有流畅穿动之义		
j, q	紧密靠近、切入义	r	柔软、附着不离义		

汉语普通话还有四个声调,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如李世中(《光明日报》1987/4/14)认为,表示“飘、扬、漂、浮、升、翱、翔、翩”等义字词用平声;表示“降、坠、溃、读、破、碎”等义字词用去声;表示“绝、裂、拆”等义字词用入声是有一定道理的。有些字可以发两个声调,随意义而不同。如“难”作“困难”时是第二声,但作“苦难、灾难”时读去声。“哄”在作“哄堂大笑、乱哄哄”时读平声,但在表示故意吵闹的“起哄”时读去声。说话要响亮,因此此时的“说”是平声,但强调目的要说服别人时,说变成了去声的 shui。所以许国璋(1988)也认为“声调和语义的关系是有规则可循的。”

就句调而言,无论英语和汉语,升调表示疑问,降调表示肯定。Lakoff & Johnson (1980:138)解释说,站在地上,脚踏实地才有肯定感,而离开地,往上飘,才有不确定的疑惑感。可见,英语和汉语词都存在一定的语音理据,都体现了语言的语音形式与人类思维模式以及行为方式之间存在的一定映照关系。汪榕培(1997)发现英语和汉语有些词的发音惊人地相似:amor(爱慕)、back(背)、cheat(欺骗)、cough(咳嗽)、dawn(旦)、ditch(堤)、give(给)、murmur(喃喃)、palm(巴掌)、rude(鲁莽)、shy(羞)。但总的说来,英语的拟声词要多一些,语音理据也要强一些。这与两种语言在文字形态上的差异有关系。英语作为拼音文字,因此在创造拟声词方面有更多的自由、更直接。

5.2 文字理据

文字理据(graphemic motivation)主要表现为词的文字书写形式与词义之间的联系。英语是表音文字,汉语是表意文字,因此书写形式不同,取得理据的方式也不同。

5.2.1 表意文字

汉字是典型的表意文字(morphemic systems)。汉字的理据主要反映在汉字造字法的“六书”上,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其中,前“二书”所造之字是最原始的单纯词,后“四书”造的字是派生的单纯词。从字形结构看,象形和指事造的字是独体字,会意和形声造的字是合体字。独体字是汉语的基础部分,是可以“看”的

词。汉字源自象形,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自源性文字”。绝大多数的原始词在词形和意义之间存在象似性,即文字形式本身具有表意功能。“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古人是通过通过对对象的直接观照来造字的。许慎《说文解字》的羊部,“美”,古人以羊为吉祥之物,故在“人”头上戴“羊角”就是“美”;“闩”,门上横一根木栓就是将门关了。最早的象形字:田、木、水、火、日、鸟、刀等都是源于模拟自然界物体的图画。

具体事物有形可像,抽象东西就难以画出,于是指事造字就出现了。指事造字是在象形字上加上提示符号组成新字,如“本”是在木字下面加一个表现特征的标识符号“一”,表示树的根部;而在“木”字中间加一道绳索,就成为“束”。“刃”是在刀字上加“、”表示刀的锋利部分。“灭”是在火字上面加一横,表示灭火等等。

说会意、形声字是“派生”词是因为它们是象形、指事字的原始单纯词基础加进了另一个有意义的形符,也即用两个或几个偏旁合成派生而来。如:“日”和“月”结合,表示光“明”;“口”和“犬”合成“吠”表示狗叫;“禾”和“火”禾谷成熟表示“秋”;目上有毛就是“眉”;日于木上为“杲”;双“木”成“林”;三“木”成为“森”林;三人合力为“众”;一人靠树为“休”息;用“刀”插入“牛”“角”就为“解”字;“田”和“力”结合为“男”,因为田间劳动出力的人一般是男人。《说文解字》对这样的会意字有很好的解释。如《说文》中“娶,取妇也”、“婚,取妇以昏时”。

实际上最早没有娶和婚,表达“把女子接过来结婚”是分别用“取”和“昏”借代,这种现象就是假借。假借是指借用一个同音字来表达一个新字的象形意义。“难”本来是指一种鸟,由于该字的读音在古代与另一词“nian”(意“艰难”)正好同音,于是古人就用表示鸟的同音字“难”来表示艰难。“其”原来是表示“簸箕”意义,后来借来表示虚词的“其”。显然假借字造成的是理据的扭曲和丧失,因此后人就通过形声造字来使假借字具有理据。既然结婚是和女子有关,因此在“取”和“昏”上添“女”,有了“娶”和“婚”。用“其”表示虚词,而原来表示“簸箕”意思的“其”就在上面加“竹”,成了“箕”。再如“凳”,开始时作“登”,因为它用来登着上炕床,所以有了“凳”子。同样,“椅子”这个家具刚出来时,是“倚”子,因为它有靠背,能倚在上面,后为了显示特征就改“倚”为“椅”。汉语中不少假借字通过这样的方法,取得或加强了理据。如原一源、责一债、反一返、要一腰、文一文。

形声字是会意字的高级阶段。如果说会意造字还只是个别的行为,那么形声造字就是比较有系统、有规律的了。原始单纯词通过“比类取象”的实物参照方式造字不但困难,而且需要无限制地不断创造新的形位(形体单位),才能跟上语义系统的发展,也就是说象形和指事造字因其能产性不足,是不足以维持汉字系统的生存。而假借字虽然可以表示更多的意义,但它不仅使会意字失去了理据,更重要的是造成大量的同音字,区别意义的功能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形声字出现了。

形声造字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形符,表示该字属于什么类属义,一部分是声符,表示该字的读音。两部分结合成字,就表明该字的意义。如机(枪/枫)、花(芳/蕾)、氧(氛/氮)、围(圆/固)。形声字是汉语造字的一大进步。借形借声表意具有极强的理据性。如“雨”是象形字,好似空中水点下来,而雪、雾、雹、霜、霭形成的形声

字,其意义都和雨水有一定关系。“贝壳”最早是用作货币,尽管现在是用纸票,但用“贝”形成的字,都和钱有关:财、货、贿、资、费、贵、贱、赊、贷、赈、贪、赏。再如“木”是树,因此用“木”作为偏旁的字都和树木有关:松、柏、杨、柿、柑、梨、梅、橄、榴、杉、桐、榆、杆。抽象事物同样如此,用“心”表示心理活动,有了思、想、念、虑、忘、恐、愁、悲等。宋代学者张世南的《游宦记闻》卷九中写到:“日无障蔽者为晴,水之无溷浊者为清,目之能明见者为睛,米之去粗皮者为精。”形声偏旁仅《说文解字》就有540个部,形声字占到80%。汉语中,象形表意通过字根和部首弥漫到整个汉字系统,根据统计,现代汉语中90%的汉字是这种形声字。

汉字通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组成,字形传递字义,具有很强的理据性,正如王力(1980)说的,“汉字是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字形和意义有密切的关系,分析字形有助于对本义的了解。”可见,文字理据可以说是汉语的一大特征。

5.2.2 表音文字

英语是一种表音文字(phonetic systems),或是以字母为代表的线形文字(an alphabetic system)。这样的文字应当说和客观世界是没有什么象似性,因为同样的罗马字母可以记录英语、法语这样的西方语言,也可以是汉语的东方语言。但现在有不少学者发现线形文字最早起源于表意文字,即埃及象形文字。当时的腓尼基人(the Phoenicians)或闪米特人把他们字母的发音和写法和所指示的物体联系起来,后来这样的文字被希腊人所采用(Poole, 2000:182)。也就是说,现今的欧洲拼音文字都可以追溯到腓尼基字母去,而腓尼基字母是在古埃及象形文字基础上创造的,和汉字同源。根据国际知名汉学大师饶宗熙(1998)的考证,腓尼基字母和半坡系陶符(中国初文)有20个以上完全相同的形状。

可以说拉丁字母最初时也包含一定的意义,只是这种意义逐渐被人遗忘,只剩下表音的。如慈拉特科夫斯卡雅(1984:44)在其《欧洲文化的起源》一书中说:

文字是爱琴文化最重要的成就。公元前17至公元前15世纪,克里特居民从每个符号表示一个一定的字或概念的图画式表意文字,过渡到每个符号表示一个音节的线形文字。这种线形音节文字是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因为有三分之一的线形文字符号可以看出象形文字的原型。

Givon(1984)认为字母A最初是倒写的,是牛头形,表示牛的意思。蔡勇飞(2005)认为在闪米特语字中A、B、C、D、E、H、I、K、L、M、N、O、P、Q、R、S、T、V、X的图形符号分别是指牛头、房子、狩猎投掷棒、门、双臂举起的人、栅栏、手、手掌、牛棒、水、蛇、眼睛、嘴巴、绳环、头颅、牙齿、标记牌号、分叉、鱼。而袁立(2000)依据现在的拉丁字母形状,认为有象形意义。如breasts、depart、joint、hedge、mountain、oral、snake、tree、vagina、wave、zigzag,这些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B、D、J、H、M、O、S、T、V、W、Z,分别像乳房、弓弩、联结、篱笆、山、嘴、蛇、树、女性生殖器、波浪和弯曲道路。H像似栅栏,因此,以H开头的house、hospital、hostage、home、hermit、harbor、habitat、hovel、hall、hull、hut、hedge、hide、hoard、hamper、hinder的词都有房子、隐藏、包围、阻碍等意思。S和人的体形像

似,因此 snake、skin、skull、skinny、slender、slight、slim、straight、string、strip 等词的意义都和身体和形态有关。同时,S 给人以 snake 的联想,因此 slip、slide、slink、slither、swagger、sway、sweep、swerve、swim、swing、swish、swivel、swoop 都和蛇形运动有关。当然这种推测科学性不是很大。

不过英语中确实有象形表意法,即利用字母的形状表相类似的词义。如在英美生活中,用 L 表示转弯延伸的建筑物、直角弯管等义;在交通标志中用 S 表示大转弯,用 Y 表示三岔路口。再如 T-shirt(T 恤衫)、V-belt(三角皮带)、V-block(V 型夹铁)、T-strap(丁字鞋扣)、T-square(丁字尺)、U-turn(U 型转弯,引申为急剧转变)、Xmas(圣诞节,X 代表十字架)。

5.2.3 文字意义

按照西方语言学理论,文字是语言符号的符号。也就是说文字必须是无意义的抽象符号,其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记录语音。显然从这一点上说,汉字不是理想的文字,因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了的、简化了的图画系统。就是说,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而不是通过口头的词去表示概念”(帕默尔,1983)。换句话说,汉字本身表达意义,和发什么音没有任何关系(Saussure,1959:27)。但正是汉字字符表意性强、表音性差,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的特点使汉语成为一种视觉性语言,而这种语言具有超越时空,以不变应万变的特点。古今汉语语音系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几千年前,即使几百年前古人讲的话我们现代人都听不懂了。但是数千年来,汉字的拼写形式相对稳定(除了极少数避讳字或繁体字),所代表的意义变化不大。因此我们到西安、到曲阜读几千年前的碑林,还是能够读懂大半。现代人读几千年前的《诗经》和《论语》,困难不是很大。正因为如此,即使中国经历了历代的动荡、战乱和掠夺,几千年历史给中华民族留下的丰富的文物宝器已经所剩不多,但是依靠碑文和史书这样的文字档案还是使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保存丰厚。

同样,由于汉字不是跟着读音的改变而改变,使得同一个汉字就有可能在不同的方言区里得到共同的理解。操不同方言的闽南人北方人,语音差别大,很难进行口头交流,同一发音有不同意义,但是把说的话用汉字写下就能互相理解(Saussure,1959:27)。可以说,正是汉字表意的特点,克服了各地由方言所形成的语言上的障碍,使得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能够政令畅通无阻,从而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Pool,2000)。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采用表意文字和中国的地理人文环境不无关系:中国需要有一个能够克服语音方言隔阂的文字。同样源自埃及象形文字,欧洲语言却走上了拼音文字的道路,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产生一种类似汉字表意文字的需要。他们的民族或地区在政治地理上都相对独立为一个主权国家,因此在整个印欧语系下,随各个地区发音不同,就演变成西日耳曼语族和东日耳曼语族,在它们下面又分化成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斯拉夫族、俄语、乌克兰语等,他们不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文字。可以这样说,“中国人其实早就知道了欧洲的字母文字,但他们一直顽固地抵制使用,绝非因为他们如何忠于自己的传统或对外来事物的反感。而主要是由于汉语及其结构本身的能力,在内部没有产生对字母文字的需要。否则的话,就

中国人所表现出的巨大的创造能力,以及他们所使用的书写符号本身,就会使他们不仅将声符作为一种辅助手段,还会创造一种完整的、真正的、纯粹的字母文字”(Humboldt,转自潘文国等,2006:236)。

汉字“形符表类,声符示音”的造字特点符合人的认知原理。正如李约瑟(1985)说的“中国人所使用的表意文字使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某种生物应该归入植物界还是动物界,以及应该归如哪一个门类”。汉语近200个部首如木、土、雨、马、虫、足、目、口、皿、车把万千事物分门别类,有利于记识。如汉语在引进西方的化学元素周期表,就把抽象的拉丁字母组合以形声字来表达,以示类别。如金属类:钡 barium、铝 aluminium、钛 titanium;非金属类:硅 silicon、硒 selenium、磷 phosphorus;气体类:氢 hydrogen、氮 nitrogen、氦 helium;液体类:汞 mercury。在认知方面显示其优点。

汉字作为和发音没有关系的视觉性符号系统还对儿童早期智力开发和成人扫盲都有积极的意义。汉字本身就有意义,就减轻对语法、句法规则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扫盲的全部活动往往就是识字。只要认识了一定数量的字,就有文化了,就能看信读报了。即使发音不准,句法知识缺乏,不知道主谓宾,这一切都不阻碍理解,因为文字本身就能说话,就能构成一幅画。最能说明例子的是马致远的《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而英语则不同。作为一种音素文字和拼音文字,其语音在语言中的位置非常重要,意义是通过语音传递的。正如潘文国(2002:89)指出的,汉字是从概念到文字,语音弱化为附属,而音素文字走的是由概念经语音中介再到文字曲线道路。换句话说,英语是一种听觉语言或耳治语言,某个词所表达的概念信息是依附在词的语音外壳上的,驳去这个外壳,词形破坏,意义就荡然无存。因此音形是一个分币的两面,互相依存。文字符号记录语音系统中的音位,发音变了,语音系统变了,拼写也就发生变化。如词根 cap(=seize),处于词首和词中发不同音,结果引起拼写的变化:captive, deceptive。同样词根 sed(=sit)和 spec(=look, see),处于不同的语音环境,发不同的音,结果出现不同的拼写:sediment/president, spectacle/conspicuous。因此英语的拼写自古至今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下面是用古英语写成的一段《主祷文》(*The Lord's Prayer*)。

Old English (450 BC — 1150):

1. Dá æfter fēowertigum dagum undyde Noe his ēahðyrl. ðe hē on ðam arce gemacode.
2. and āsende ūt ænne hremn; sē hrem flēah ða ūt, and nolde eft ongēan cyrran, ær ðan ādrūwodon ofter eorðan.
3. Hē āsende ða eft ūt āne culfran, ðæt hēo scēawode gyf ðā wætera ðagýt geswicon ofer ðæi dnysse.

Barly Modern English (1611年版):

1. And it came to passe at the end of forty dayes, that Noah opened the window of the Ark made.
2. And he sent forth a Rauen, which went forth to and fro, until the waters were dried carth.
3. Also hee sent forth a doe from him, to see if the waters were abated form off the

face.

从这两段文字可以看出,古英语书写的文献和文学作品对今天的英语读者来说无疑是“天语”。因为古英语文字使用了一些现代英语不复使用的字母,如 æ, ð, ρ, 等。此外一些单词的拼写也不一样,比现代英语具有更多的一致性。(林汝昌、李曼珏,《英汉文字比较试验报告》)

在古英语时期,only 有 4 种拼写:oneley、onely、onley、only。下面是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拼写:publik(public)、skold(scold)、hee(he)、on(one)、grief(grief)、thease(these)、swoord(sword)、noorse(nurse)。如果我们再读一下公元 1000 年版的《圣经》和 1966 年版本的《圣经》,就会发现,90% 以上的词和现在的词拼写完全不一样(Fisiak, 1995),现代人不经专门的训练,即使读几百年前的莎士比亚的作品也有困难。根据 Halliday(2006),英语的拼写之所以不稳定,有三个原因:i)英国许多方言,各地区发音不同,导致不同的拼写。ii)英语向不同语言(如拉丁语、法语等)借词,造成极其复杂的语音系统,拼写因人而异。iii)民族的标新立异。无论是商家的店名广告,还是个人的车牌等,都喜欢用独特的拼写,逐渐被大众接受。

英语拼写之复杂,打个比方,读不同时代的英语,需要有不同的密码,才能解码。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西方,在拼音文字的国家里,博物馆相当发达。因为博物馆里的实物能够清楚地记载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反而是文字,即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由于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给现代人的理解带来了困难。

16 世纪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发明(William, printing technology, 1476),正字法(文字的书写和拼写规则)的规定,词典的出现(Samuel Johnson, English Dictionary, 1755),尤其是莎士比亚作品的发表和教育的普及,英语的拼写基本固定了下来,这就有利于拼写的规范化和读音的稳定性。但是印刷机能凝固拼写形式,却不能凝固语音变化。方言、借词始终存在和不断产生,这一切使得单词的读音永远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基本固定并在社会广泛使用的拼写又不易随着读音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已熟悉原来拼写的大众不愿随着拼写的改变而重新需要学习。这样英语中就逐渐出现了拼写和读音不全挂钩的情况,读音规则受到破坏,不少字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读不同的音。如 map、father、all、about、date、many 这几个词中的 a; hot、action、go 这几个词中的 o; go、gear 这几个词中的 g; cook、cease 这几个词中的 c 读音是各不相同的。同一字母有时发音,有时不发音。如 gh 在 sigh、sleigh 等词中;k、g、b、s、c 在 knife、design、subtle、bristle、acquire 中都不发音。两个字母只发一个音的:p、l、m、c、s 在 happen、common、collapse、success 等词中。单词的读音和拼写不符,音变不规则,甚至在同一语言环境中,形素(表音的字母或字母组合,和字形、字符一个意思)ou 在 though、cough、bough、through、thorough、brought 这些词中发不同的音。而同一音位(区别意义的语音单位)/i:/可以有不同的形素来表示,如:fee、sea、me、machine、field、conceive、key、quay、people、subpoena、Caesar。这说明英语中的音位和形素并不对应,根据 Ehri(1998),英语中 40 个音位(phonemes)有 70 个形素(graphemes)来对应。

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的本身差异说明了汉语是一种理据性较强的视觉性语言,英语是一种透明度较低的听觉性语言。汉语是以形别义,文字图像作用于视觉神经,从

而实现形和意的统一,因此学习汉语必须注重字形分析,通过分析字的部首和结构来理解字义,习得语言。因为是字形,而非发音激活了大脑中的字义。如下面这些成语是原来的意义,还是广告商的意义,单听是辨别不出的,只有看了才能领会其意:

霸王别姬/鸡、引/饮以为荣、百依/衣百顺、无微/胃不至/治、刻/咳不容缓、
默默无闻/蚊、贤/闲妻良母、其/棋乐无穷、依依/衣衣不舍、乐在其/骑中、
兴/性趣盎然、机/鸡不可失、一见/件钟情、随心所欲/浴、无可替代/带

从另一方面分析,汉语不仅单字可以部首结构分析,词也可以进行语素分析,因为汉语绝大多数是复合词,因此学习汉字依靠视觉表征,通过字形和词形分析获得词义是有效手段。

而英语不同了。英语是以音别义,字母形符本身没有意义,意义是通过字母的组合,形成独特的音来表达的,因此是语音记词,语音在文字和意义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语音激活意义。也就是说只有读出其音,或听懂其音,才能理解该词意义。何况英语大多数基本词是不可分析的单纯词,也无法进行词形分析(当然,英语中的派生词和复合词具有一定的形态理据,因此可以同时使用词形分析。但分析到最后还是单纯词和语素)只能靠整词记忆,而整词记忆的最佳方法就是读音,通过语音表征作为中介来储存和提取词条。我们曾做过一个实验。用一组英语单纯词分别让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学生背记。实验组学生先听,后对照单词跟读,控制组学生仅看着单词默读。一周后测试他们的记忆情况,结果表明,实验组学生的单词记忆率高出控制组学生20多个百分点。

由于英语是拼音文字,因此辨义音节多(大约1万多,汉语1300左右),音节结构复杂(大约20个左右,汉语4个),也就是说只有熟悉这1万多音节和20个音节结构,才能辨别听到的音的词义。另外,汉语基本上是一个音节一个语素,听到一个音节单位就是一个意义,英语不仅几个音节不等的组合传递一个语素,而且词与词、句子与句子之间听起来是一串连在一起连续不断的音流(虽然写下词与词之间有分隔,短语与短语和句子与句子之间有标点符号显示意群),尽管有表示意群的停顿和换气,但同化、弱化、增音、脱落、合音等连读因素,还是需要听者有语音切分技能,才能抓住语素意义。正因为如此相对学汉语,学英语的听说难度较高。

总体来说,英语文字形式的理据性要比汉语文字形式低。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表意性文字也为其高理据性付出了代价。

其一,吸收外来词不便。从语言符号的角度,翻译外来词最好是音译。但是汉字的本性就是音形义一体,音译中,无论挑选哪个字,字符本身就有意义,翻译 romantic, 无论是“罗曼蒂克”还是“浪漫”,翻译 America 无论是“美利坚”还是“美国”,都会因人而异带来不同的联想。正因为如此,汉语在处理外来词中尽可能避免音译。但是意译也有问题。i) 意译词能否准确传递原词的意义。现代汉语构词以双音节复合词为主,用这样的复合词对译外来词效果不理想。如 furniture 和 referee, 翻译成“家具”和“公断人”都不准确,前者把使用范围缩小在家里,后者并没有把“品行鉴定”的意义反映出来。正因为汉语难于用字符透明的词来对译字符抽象的外来词,因此不少外来词的翻译只能停留在汉语的短语里,如 van、gallant、presentation 的翻译,都没有词形成。

ii) 一个好的意译往往需要时间的证明,包括大众接受的时间,如“激光”。而现代全球化经济文化特征,大量外来词每天都在涌入,原来可以精心琢磨的意译法就有点力不从心。这样音译词,甚至不进行任何加工原词借入就成为处理外来词的主要方法。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汉语字符的表意性制约了外来词的借入。因此汉语词汇中,外来词的比例不高,大约在3%左右。相比日语,外来词(主要来自英语)几乎占到词汇总量的30%左右。日本的《三省堂简明片假名语辞典》收外来词52 000。原因是日语是使用片假名(相当于汉语拼音)音译外来词,限制就少了。

其二,汉字难学。这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i) 字符复杂。拼音文字是一种比较简明的文字体系,26个字母就可以拼写出语言中所有的词汇,而汉语则需要有成千上万个字符去表示汉语中的所有语素。这么多的图形对于学习和记忆都是极大的负担。问题不在于字符数量多,还在于每个字符笔画多,平均达到7划(笔画越多,准确辨认率越低);基本部件繁多(构件单位就多达648个);字形结构复杂(部件组成方式可以有上下、左右、包围等结构),字形差异小,许多字仅在部首,甚至只在笔画的数目和形状上存在差异,如侯/候、抵/抵、胃/胃、任/任、余/余、刊/刊、吃/吃、祇/祇、圻/折、彊/彊、犁/犁、巳/己等,这些字只差一点一划的区别,这对于学习者,尤其是对习惯了以音记词,不习惯以形辨义,对文字形体上的细微差异敏感性不强的欧美学生不能不感到吃力。吕叔湘曾批评中小学语文教学“慢、差、费”时说“在10多年里用2 700多课时学习本国语言,却又大数过不了关,岂非咄咄怪事”(《人民日报》1978年3月16日)。据说达到基本扫盲,中国孩子比起使用拼音文字的孩子至少多两年。除了其他原因,其中繁多的汉字不能不是其中一个原因。汉语被列为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Scott McGinnis, 1973),主要原因就是汉字难认、难读、难写、难记。相比而言,英语只有26个字母,掌握其拼写和发音规律所费时间不长。如我国儿童不得不花6年时间学完的小学课程,使用拼音文字的越南或音节文字的朝鲜,他们的儿童只需要用4年时间(刘泽先,1985)。保科孝一经过调查研究后指出,使用汉字教学的日本小学每周平均有11.5小时的语文课,六年只能学8 000个词。一个儿童每记忆100词平均需要4.5小时,这样的语文教学效果只等于使用拼音文字的欧美各国的1/7到1/15(转引自华星白,1994)。

ii) 意符不实。汉字有很强的表意性和理据性,人们往往依据字形猜义,但往往也被字形所误,造成“秀才识字读半边”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是表意文字不能有效提示意义。诸如虹、笨、轻、骗这样的字已经成为纯粹的符号:虫、竹、车、马这些意符并不能反映意义。这种情况除了假借造成外,还有社会发展,当初意符已不合现在意义。如“马路”,现不再是马走的路,“机”、“枪”、“楼”、“桥”等,现在这些东西都已不再是木头造的了。英语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如car源于拉丁词carrus,是古代一种四轮马车,时代变了,人们早用引擎驱动了,但还是用car。pen也是如此,当时是指一种用羽毛杆做成的笔,现在材料是用塑料金属等,但pen一词没有变。英语之所以没有一种误导情况出现,原因是英语的词是无意义的字母。car和pen过去指马车和羽毛笔,现在赋予其汽车和钢笔的意义,将来可以赋予其太阳能车和太空笔,词形都不会成为障碍。换句话说,英语的词可以和其历史割断,只要词典上不记录词源,没人能从词形上看到

它的历史,因此它是一种适合发展的语言文字。而汉语的字身背历史的烙印,不管指称什么,赋予其什么意义,无不受着历史的影响,因此它是一种适合继承历史的语言文字。

汉语中的假借字也造成形义不符、理据扭曲的情况。如“马蜂”,不少人认为是一种喜好叮马的蜂,实际上这里的马是“大”的意思,马蜂即蜂中身躯最大者。“女墙”并非女儿墙,而是“城墙上面呈凹凸形的短墙”。

根据万艺玲(2001)对国家语委制定的《现代汉字常用字表》的2500多个词的统计,汉字构形理据“显性存在”的达到50%，“隐性存在”的达到23%。也就是说,2500多个现行常用汉字中只有70%以上的字是可以通过对它们的构形理据的分析而获得语素的意义的。同样根据朱志平(2005)用《说文解字》对1652个汉字分析,发现形义统一的字只占到77%,有23%字由于假借(6.4%)、音译(0.2%)和其他原因(16.3%)造成形义不一致。而如扩大到6000字,意符能提示意义的只有50%左右。正因为如此汉语中存在不少读音、意义相同,但拼写不同的异体字,如简练/简炼、称心/趁心、装潢/装璜、漂泊/飘泊。

iii) 表音困难。根据周有光(1978,《中国语文》)统计,汉字声旁的表音功能的有效率只有39%。也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形声字里的声旁不能提示正确的读音。如下面的“曷”和“各”与不同形旁组合发不同声。

藹/霭(ai)、曷/喝/褐(he)、遏(e)、揭/碣/竭/羯(jie)、渴(ke)、歇/蝎(xie)、谒(ye)

咯/格/阁/恪/铬(ge)、咯/喀(ka)、咯(lo)、咯/烙/落/洛/骆/络/珞(luo)、辂/赂/路/露/璐/潞(lu)、客/恪(ke)、烙/落/络(lao)、略(lüe)、貉(he)、貉(hao)

这种情况不少,再如粮和浪,诚和盛,端和喘、瑞等,所以有“认字读半边”的批评。根据对6000个常用形声字的统计,声旁读音相同的只有25%左右。甚至同一字可以发不同音。

胳膊(bei)/臂(bi)膀、薄(bo)荷/薄(bao)片、大伯(bai)/伯(bo)父、露(lou)脸/露(lu)骨、触角(jiao)/配角(jue)、松柏(bai)/柏(bo)林、大(da)哥/大(dai)王、得(de)到/得(dei)干点什么、鲜血(xue)/鸡血(xie)、胳(ga)肢窝/胳(ge)膊、蛋壳(ke)/地壳(qiao)、吓(xia)唬/恐吓(he)、绿(lu)营/绿(lù)色、行(xing)走/银行(hang)、差(cha)别/出差(chai)/参差(ci)

在对3500常用字的统计中,多音字高达12%左右。这种情况造成了见字不敢猜读,认识后还易混淆遗忘。这不仅对国人而且对外国人学习汉语都带来极大的困难。正如刘宓庆(2001:158)说的,“汉字有提示性形象功能(如‘明’:日月映照为‘明’)和提示性发音功能(如‘慷’和‘糠’的发音都以‘康’作提示),可惜这两种功能都并不健全,均有‘浅尝止’的特点,仅止于‘提示’,这就反而增加了汉语辨义、辨音的复杂性和难度”。所以现在又出现了拼音化和符号化的呼声。尽管拼音字母字还不能替代表意方块字,但我们认为拼音输入应该是突破汉字难写的主要手段。现在在年轻一代中已经出现不少人会读不会写,或手写错别字连篇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完全是坏事。我们是否可以预料,随着电脑进一步的普及和键盘输入的广泛使用,手写汉

字将逐渐成为历史,在未来只作为一种艺术而存在,大部分人将用键盘拼音输入作为主要的文字交流手段?

当然,汉字如同英语、日语等,作为文字符号的发展也都经历,并正在经历了一个从具体到抽象,从象似到任意,从有理据到无理据的过程。如“间”字,古代金文的写法是“間”,两道门的缝隙中撒下一地月光,表示“缝隙”很贴切。后来简化为“間”和“间”了,并从“门的缝隙”逐渐引申出“中间”、“间隔”的意思,最后引申出“离间”、“窥视”、“偷偷地”、“秘密地”等意义。门缝的本义反而因长久不使用而慢慢失落了。汉字的引申、假借、简化、翻译等原因加速了汉字理据的减弱,如“好像”中的“好”、“面粉”的面、“现代”中的“代”等,要从字形辨别出其语素意义已是不容易的。也就是说,早期的符号有不同程度的象似性或理据性。后来,字形显义功能逐渐退化,渐渐发展成没有任何内在联系的抽象符号。当然,这和双音节词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原来有明确词汇意义的单音节词成为构词语素后,意义逐渐脱落。如大方、走狗、消息、寻常这些词中的“方”、“走”、“消”、“息”、“寻”、“常”,现在很少人知道它们的个体意思。但这是一种进步,因为作为符号来说,越抽象,越任意,符号系统的效率就越高,语言功能越大,语言越成熟,越高级。

汉字在其发展中,一直在形象性高透明和抽象性低透明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汉字要尽可能保持其象形表意的示差功能,如排斥假借字,拒绝音译词。根据对在1958年版本的辞海中存在,现在词典已淘汰的32个词的调查,发现其中因透明度不高,不能通过字面表示其意义的词有30个,淘汰率为93.75%。另一方面,假借、汉字简化,本义的引申和转喻,借词,尤其是英语原词和缩略词的大量出现,又在使汉字的透明度降低,朝符号抽象化发展。也就是说原本理据性较高的汉字受语音借用和经济表达等因素的“腐蚀”,任意性成分越来越多。如果哪一天,汉语字符的功能只表音而不表义了,字符数量继续减少,那么汉字是否可能有质的飞跃,成为拼音文字。如越南语原来是以汉字为基础的表意文字,但在法语的影响下(越南长期来是法国的殖民地),抛弃了汉字系统,走上了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朝鲜语也采用过汉字的表意文字,但现在已转变为拼音文字。只有日本和韩国都在同时使用汉字表意文字和自己的音节文字,但在强势语英语的影响下,这两种语言使用汉字越来越少,正在朝拼音文字进化。

5.3 形态理据

形态理据是指一个词的词义可以通过对该词的形态构成进行分析而获得的。索绪尔(1991:181)认为“只有一部分符号是绝对任意的,别的符号中却有一种现象可以使我们看到任意性虽不能取消,却有程度的差别:符号可能是相对地可以论证的”。我们的理解,索绪尔所说的绝对任意的符号是指单纯词符号,而相对可论证的是指合成词符号,它们内部结构是可以分析的,意义是可以推理的,也即形态理据。我们一般把一个单纯词符号构成的词称为一级词,把由合成词符号构成的词称为二级词。

一级词是最初形成的词,主要是单纯词,即由一个语素构成的词。从前面的文字理据的讨论中我们知道,汉语属表意文字,无论是独体字单纯词如“日”、“鸟”、“人”还

是合体字单纯词如“超”、“雪”、“球”,其理据性都很强,都可以进行分析。而英语中的一级词的理据比汉语的低得多,如 sun、bird、man、flower、snow、ball 这些字母组合,为什么表示“日”、“鸟”、“人”、“超”、“雪”、“球”是没有理据,或是任意的。Ullmann(1963)把英语中这些单纯词称为“隐性词”(opaque words whose form and meaning are not related; they are conventional.)。

二级词,即合成词,主要指由两个和两个以上构成的词,如向日葵/sun-flower、雪球/snowball、超人/superman,这些合成词就很难说没有一点理据了。Ullmann(1963)把这些词称为“显豁词”(transparent ones whose meaning are motivated),就是因为通过构词法形成的词都有理据性。王文斌(2005)把这些词构成的方式称为“会意构词法”。他认为词的内部有一种线性结构,能够将各种意符即语素串联起来,这样一个人就能根据实际的语言表达需要构造出以前从未说过的词。而这也就是理据的基础。

因此,总体上说,二级词的透明度(semantic transparency)和理据性都要高于一级词。如汉语中:小牛>犊、宅院>第、船桨>楫、桅杆>樯、越过>逾、愉快>悦,英语里:deer-meat>venison, luggage car>van, flashlight>torch, baking powder>yeast。这也可解释复合词在非正式文体和中性文体出现的频率要大一些。

5.3.1 合成词

合成词分派生词和复合词两种,由于是在有意义的符号基础上合成的,因此理据都很大。用两个单纯词复合而成的词大多数词义是透明的:seatmate(同座乘客)来自 seat + mate; car-park(停车场)来自 car + park, sightseeing(观光)来自 sight + seeing。再如:theme park(主题公园)、freezing point(冰点)、raincoat(雨衣)、shoe lace(鞋带)、generation gap(代沟)、mail order(邮购)、open-heart surgery(体外循环心脏手术)。

派生词虽然不全是由词合成的,但无论是词根还是词缀都是有意义的语素:a(升)+scend = “上升”, trans(越)+scend = “超越”, de(下)+scend = “下降”, con(一起)+de+scend = “降格相从”, de+scend+ant(人) = “后裔”。

英语中这些派生词都可以从词根和词缀中推知其语义关系。就是说,词缀与词根构成的词后都有较强的理据。如 super-是一个表示“be of unusually large degree”的前缀,用这个前缀派生的词,都可以猜出其意义:super + market(超级市场)、super + power(超级大国)、super + computer(超级计算机)、super-model(超级模特)、super-jumbo(超大型喷气式客机)、super-rich(超级富翁)、super-fresh(超级新鲜)、super-fit(身体特别强壮)。anti-表示的是“抗”、“反”、“非”,因此用 anti 构成的派生词意义显豁:antibiotic(抗生素)、antifat(减肥)、antifreeze(抗冻剂)、antihero(缺乏英雄气质的男人)、antiparticle(反粒子)、antipollution(反污染)、anticinema(非正统派电影)、anti-novel(非正统派小说)、anti-establishment(反正统派)。

合成词成分即使都不是词也有理据。in-、ex-、intro-、pro-、re-、circum-这六个前缀分别有“向里”、“向外”、“向内”、“向前”、“再回去”、“周围环绕”的意思,而词根-spect表示“看,瞧”,合成的 inspect、expect、introspect、prospect、reprospect、circumspect 的词意是词缀和词根意思相加:“朝里看,检查”、“朝外看,期待”、“朝内看,内省”、“朝前

看,前景”、“再朝后看,回顾”、“向四处张望,环顾四周”。可见这些派生词存在着形态理据。再如 ject(=to throw)构成的派生词:

- ab + ject(被抛弃的) = away + throw
- de + ject(扔下,使情绪低落) = down + throw
- e + ject(逐出) = out + throw
- con + jecture(推想,猜想) = together + throw
- in + ject(注射) = into + throw
- inter + ject(插入) = between + throw
- ob + ject(反对) = against + throw
- pro + ject(投射) = forward + throw
- re + ject(拒绝) = back + throw
- sub + ject(臣民、服从、从属) = under + throw

汉语的派生词和复合词同样如此,汉字形义一体的特征不仅使得其单个语素本身具有理据性,而且还在此基础上为多音节词语的理据性提供了充分的根据。如:灵活性、可行性、合法性、非法性、房产热、炒股热、出国热、考研热。

尽管汉语中由于词缀较少,派生词不发达,但是复合词数量非常多,而一个语素加上另一个语素(尽管很可能是不自由语素),意义往往可以从两个语素相加推导而出:

- 图—图案、图形、图像、图纸、草图、蓝图
- 生—生计、生辰、生平、生活、生路、生命
- 收—收获、收取、收集、收罗、收治、收视
- 成—促成、达成、炼成、学成、写成、长成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合成词的意义不完全是两个单纯词意义的和。按照语法构造理论(Langacker, 2000),两个构成成分组合为一个单位,其意义不完全是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意义的整合。在意义整合中出现浮现意义,浮现意义就是创新意义(沈家澹,2006)。如由 wheel 构成的复合词:wheelbarrow 和 wheelchair。前者是 wheel 和 barrow 词义的相加,而后者就不是 wheel 和 chair 两个单词意义的和,也就是说其意义不是一般的轮椅,而是专供残疾人用的推车。显然,合成词中这种整合意义的理据要远远低于组合意义的理据。再如,一般人会把“大车”一词中的“大”看成和“大树”中的“大”一个意思,大车就是大型的车,实际不然。大车是指“牲口拉的两轮或四轮载重车”,因此,也有小型大车的说法。显然“牲口拉的、载重的”是“大”和“车”两个概念整合后产生的浮现意义(沈家澹,2006)。

尽管如此指出“与英语相比,汉语词汇具有更高的透明度。汉语大部分的组成部分清晰可辨,词内部的理据暴露无遗”严辰松(1990)。汉语复合词,包括派生词之所以有较强的透明度和理据性,主要是构词上有四个特点。

5.3.1.1 高透明度构词语素

由于二级词主要是由一级词根语素合成的,因此只要一级词根语素的透明度高,理据性强,二级词的理据性同样高。也就是说,汉语合成词的内部语义之所以透明度高,像“高潮”、“道路”、“白菜”、“毛笔”、“语言”等词的造词理据一目了然,这和语素

的语义相对稳定,构词的大部分语素意义在说汉语的人的头脑中是很容易提取的有密切关系。汉语中真正需要解释其词源的是很小一部分。如“奥秘”中的“奥”,根据《说文》,即“室之西南隅”,是屋子的西南角,光线不易照到,经常是古人供神的地方,因此有神秘之意,这样就能理解奥秘、深奥、奥博等。根据朱志平(2005)对3251个常用双音词内部结构的分析,发现仅有5%其语素结合理据的清晰度是含糊的。

而英语的合成词就不同了,英语中非自由语素意义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较高的教育程度和专门的语源知识。如下面这些词根语素意义,不是一般人知道的:avid = 飞、鸟,cand = 白色,cant = 唱歌,err = 漫游,jur = 发誓,mur = 墙壁,necro = 死, noct = 夜,plore = 流出,preda = 掠食,semin = 种子,vulse = 摘、拉。用这些词根和词缀构成的词,其意义不是很容易猜出的:aviate 飞行,errantry 游侠,perjure 作伪证,inmure 监禁,necrology 讣告,noctiluca 夜光虫,semination 播种,convulsion 变动

同样是词根语素,汉语一般都是最常用的字,透明度大。我们把英语构词的词根与汉语的构词词根比较就不难发现这一点(见表3)。

表3 英汉语构词词根对比

构词词根	例 词
flu/流	fluency, confluence, fluidity/ 流利,合流,流度
ard(s)/烧	ardent, ardometer, arson/ 热烈的,高温计,放火
capt/获	capture, recapture, captivate/ 捕获,重获,迷惑
somn/眠	insomnia, somniferous, somnolent/ 失眠,催眠,嗜睡
vac/空	vacancy, evacuation, vacuum/ 空处,撤空,真空
pisc/鱼	piscatology, piscicultural, piscivorous/ 捕鱼学,养鱼术,食鱼的
vorous/食	herbivorous, piscivorous, vermivorous/ 食草的,食鱼的,食虫的
carp/果	acarpous, pseudocarp, exocarp/ 无果的,假果,外果皮
noct/夜	noctiluca, pernoctation, nocturn/ 夜光虫,整夜不眠,夜礼拜
encephal/脑	encephalitis, encephaloma, metencephalon/ 脑炎,脑瘤,后脑
hidro/汗	hidrorrhea, hyperhidrosis, anhidrosis/ 大汗,多汗症,无汗症
phob/恐	hydrophobia, acrophobia, neophobia/ 恐水病,恐高症,恐新事物
alg/痛	cardialgia, gastralgia, antalgic/ 头痛,胃痛,止痛的
ambul/行	ambulate, circumambulate, noctambulation/ 行走,绕行,梦行
migr/移	migrate, emigrate, intermigration/ 移居,移出,互相迁移

这主要是因为英语构词的词根使用的是两套系统。复合词使用的是自由语素的词根,派生词是使用粘附语素的词根。前者由于大多是本族语词构成的,独立出现在各种篇章中的频率高,因而透明度较高,而后者由于都是来自外来语词根,不能独立成词,使用频率较低,因此理据不高。请比较:

stone/lith-(lithograph, lithology) earth/terr-(terrace, terrain)

city/urb-(urban, exurb)	year/ann(annual, centennial)
water/hydr-(hydrotherapy, hydrant)	water/aqua-(aquatic, aqueduct)
star/astro-(astronaut, astrology)	sea/mari-(mariner, submarine)
life/bio-(biograph, biology)	tooth/dent-(dental, dentist)
touch/tang-(tangent, tangible)	eat/vor-(herbivore, devour)
break/fract-(fraction, fracture)	hear/aud-(audiometer, audi-visual)

另外,用自由语素构成的复合词大多和日常生活有关,使用频率高,相反用粘着词根构成的词和科技有关,使用频率低,因此即使在英美人中,一般也是属于生词或大词之类的。如下面是 stone 和 lith-构成的词,同样表示“石”,前者透明度高于后者:

stone-coal, stone-cutter, stone-breaker, stone-bruise, stone-fence, stone-fish, stone-fly, stone-hearted, stone-mason, stone-mill, stone-wall, stone-worker, stonework, stoneware

aerolith, lithology, entomolith, lithograph, lithiasis, lithophyte, lithify, lithoscope, megalith, lithometeor, lithification, neolithic, urolith, zoolith, lithotomy

而且,由于外来词根源自不同语言,造成了表达同一意义的词根,一般至少有两个,有的是更多个。这样,派生词的熟悉度和透明度更低于复合词。下面是四组表示同一意义的复合词和派生词的对比:

water: water-bird, watershed, waterway, water-bed

① hydro-: hydrogen, hydroairplane, hydrodynamic, hydroelectric, hydrography, hydrology, hydrophobia, hydrosphere

② aqua-: aquarium, aquaplane, aqualung, aqueduct, aquatic, aquamarine

hand: handbag, handbill, handbook, handshake, handclap

① manu-: manuscript, manufacture, manual, manacle, manicure

② chiro-: chiropodist, chirograph, chiromancy, chiropology

walk: walking stick, walking tour, walkway

① -gress: progress, aggress, egress, ingress, transgress, regress

② -vade: invade, evade, pervade, invasion

③ vaga: vagary, divagation, noctivagant, vagabond

④ -ceed: precede, exceed, proceed, antecede, recede, successor, recession

⑤ ambu: ambulant, circumambulate, noctambulist, perambulator

run: runway, running mate, running story

① cur: current, excursion, course, courier, incursion

② drome: aerodrome, dromedary, dromometer, prodrome

因此,即使是表达同一意思,用自由语素构成复合词透明度明显高于用词根语素构成的派生词:

homesick/nostalgic(怀乡病)

airport/aerodrome(飞机场)

spaceman/astronaut(宇航员)

water pipe/aqueduct(水管)

life span/longevity(寿命)

sleep-walker/noctambulist(梦游者)

mercy killing/euthanasia(安乐死)

根据刘毅(1999)的统计,英语黏附词根语素有418个。英语中用这样的词根构成的派生词(有些根本看不出是派生词,有点像不可分析的单纯词)超过了复合词。英语当中有许多同样内容的表达,只有派生词,没有相应的复合词。如英语中说“视听室”不是 see and hear room,而是 audio-visual room;说“牙医”不是 tooth doctor,而是 dentist,说“宇航人”不是 space traveler 而是 astronaut,说“食草动物”不是 eating-grass animal,而是 herbivore。我们平时用的许多词,只有外来词根构成的词,而没有其他表达法:

illiterate, catalog, elusive, admittance, tangible, ornament, innovator, diploma
nutrition, novel, collapse, telescope, medical, commercial, migrant, modest

与英语不同,汉语只有一套构词词根语素(或称为构词基本部件),根据《现代汉语词典》,数量在189个。这些构词基本部件除少数专作部首用(因没有发音单位,不能成为词素),大多数既可以作为独体字构成单纯词,也可以作为偏旁构成合体字,还可以作为单语素构成复合词和派生词:

车/轮/车辆	斗/抖/烟斗	士/仕/战士	止/址/禁止
出/础/出口	老/姥/老鸦	甘/酣/甘苦	赤/郝/赤诚
至/到/甚至	面/緬/面孔	雨/霜/雨伞	辛/辞/艰辛
齐/脐/整齐	穴/空/虎穴	亢/抗/亢进	玄/炫/玄妙
夕/矽/除夕	仓/创/仓库	象/像/想象	川/训/川流
皿/孟/器皿	习/熠/习惯	异/翼/异常	思/缙/思想
鼎/薰/问鼎	戈/战/干戈	麦/麸/麦芒	死/毙/死神

像“人”、“水”、“手”这样的字,不仅频繁作为单纯词使用,还有极强的构词能力,构成复合词和派生词。根据《常用构词字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人”构成的复合词有431个,以“水”构成的复合词为325个,以“手”构成的复合词为272个。因此,从使用频率和透明度关系来说,汉语单纯词和单语素字的理据性还是很高的。另外汉语词素的透明度还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数量。构成汉语合成词的词素是字,而汉字是有限的,常用字在2500—3000,其覆盖率达98%以上。这样小的数量和高的使用频率显然提高了构词词素的熟悉度和透明度。而构成英语复合词的词素至少十几万,其熟悉度和透明度当然低了。第二,内容。汉语构词部件大多和人体、人的动作、生活器皿、动植物等有关,这可以从汉语189个词根语素中得到反映,因此,也提高了其熟悉度。而英语400多个派生语素不少是自然学科性,比较抽象的。

5.3.1.2 强势能产构词模式

汉语生成名词性复合词有一个“提示特征+中心概念”的强势构词模式(定中构词法)。中心概念表明事物的范畴,往往用上义词来担任。提示特征揭示该事物的形状、材料、特征、方式、颜色等方面的差异,一般用下义词充当。这种构词法揭示了词语内部的语义逻辑关系,因而理据性很高。而且作为中心概念的上义词也可在另一上义词的搭配中作为提示特征的下义词出现。

松树、杨树、柳树、柏树、榛树、桦树、槐树

树木、树林、树枝、树条、树墩、树皮、树叶
 木器、铁器、银器、机器、瓷器、报警器、测谎器
 器具、器件、器械、器量、器皿、器材、器物
 木船、木版、木屐、木床、木房、木棒、木棍、木箱

这种构词模式之所以普遍和强势,是因为名词的构成无不需要满足这样的模式。如外来词要进入汉语词汇系统,往往就在音译后再加上一个事物类:让外来词的音译字成为提示,纳入这个模式:sauna—桑拿+浴、toffee—太妃+糖、sardine—沙丁+鱼、poker—扑克+牌、gypsy—吉卜赛+人、AIDS—艾滋+病、DINK—丁克+家庭。

再如单音节要成为双音节词,也借助这个模式,即使是意义的重复也在所不惜。如石碓、布衣、木屐、图画、鲸鱼。显然这里的“碓”、“衣”、“屐”本身就含有“石”、“布”、“木”,而“图”本身就是“画”,“鲸”本身就是“鱼”,成为双音节词后并没有增加什么新的信息,除了双音化要求,就是这个构词模式的要求。根据周荐(2004:158)对《现代汉语词典》中32 346个双音节复合词统计,定中格复合词有13 915个,占到总数的43%。

在生成动词性复合词方面也有一个“方式(途径)+行为(结果)”的强势构成模式。如:

扔进、顶进、插进、挤进、塞进、踢进、捅进
 电死、吊死、烧死、淹死、毒死、累死、笑死
 跳读、略读、粗读、细读、精读、泛读、默读

Pinker(1999)把这种构词模式称之为“模式联体记忆”,即大脑是把事物的相关词语形成模式来进行记忆,并按此模式生成新词。模式联体记忆和心理活动,神经系统有关,因此从记忆、生成和使用角度来看理据性更强。

比较英语,虽然也有类推这样的构词模式在影响复合词和派生词的产生,但远没有汉语那样普遍和鲜明。汉语这样鲜明的构词模式和其命名方式有密切关系。汉语对事物的命名倾向于具体,在语言表达中表现在名词的功能明确,动词的结果清楚。

面+罩 mask/眼+罩 eyeshade/胸+罩 brassiere
 手+套 gloves/耳+套 ear muffs/头+套 wig
 护+膝 kneecap/护+目镜 goggle/护+肩 shoulder pad
 围+墙 enclosure/围+巾 muffler/围+嘴 bib
 飞+船 airship/飞+弹 missile/飞+机 aircraft
 卧+室 bedroom/卧+铺 berth/卧+具 bedding
 吊+车 crane/吊+床 hammock/吊+带 suspender
 包+厢 box/包+机 chartered plane/包+皮 wrapper
 跑+鞋 track shoes/躺+椅 sling chair/立+柜 wardrobe/人行+道 pavement

而英语的对应词要么是没有理据的单纯词,要么是表示事物的名词和表示部位的名词相加:眼上挡光东西、耳上保暖东西、膝上的帽子、肩上的垫子,并没有功能或作用的提示。

5.3.1.3 句法词法结构一致

Given(1971)认为“今日之词法乃昨日之句法。”尽管如此,不同的语言在词法和句法结构相似程度上是不同的。汉语复合词的内部语序和构造原则与其句子语序和构造原则更多地表现为一致性。正如李行健(1982)指出的“汉语复音词,除连绵词和音译词外,大多是由词组演变来的,因此他们的结构规律同句法是一致的”,词法结构体现了句法结构:

主谓结构:地震、日出、事变、头疼、年轻、眼红

动宾结构:观光、留言、讲和、失明、怀疑、登陆

动补结构:减轻、提高、推翻、冻僵、看见、煽动

并列结构:骨肉、根源、岁月、选择、分析、反对

偏正结构:草帽、火葬、单干、轻信、合唱、空降

连动结构:查封、借用、报销、抽调、接管

兼语结构:请教、逼供、召集、劝退、促进

研究表明,《现代汉语词典》中32000多个双音节复合词中的96.57%是可以偏正、并列、动宾、动补、主谓等短语结构进行解释的(王洪君,2000)。也就是说有较大的理据。即使构成的四字词语内部结构也是如此,如主谓式:妻离子散、天高地厚、胆战心惊;动宾式:寻根问底、断章取义、节衣缩食;偏正式:银装素裹、赤胆忠心、急风暴雨;并列式:招摇撞骗、分崩离析、刁钻古怪。

汉语中和句法结构冲突的复合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量补复合词,如:

马匹(一匹马)、枪支(一支枪)、书本(一本书)、信封(一封信)、

花朵(一朵花)、人群(一群人)、酒杯(一杯酒)、沙包(一包沙)

另一种是以词法规则构成的复合词,如游客、演员、记者、教师、贪官、逃兵、唱机、赢家等。但数量较少,主要是名词性的,而且,严格地说,这样的词不是复合词,而是派生词。其原因我们在下面说明。

Bloomfield(1933)认为,英语复合词有三种情况,句法复合词、半句法复合词和非句法复合词。它们呈现连续体特征,以句法复合词为多。如:

主谓结构:snake-bite, godsend, headache, sunshine, population growth, nightfall

主补结构:poverty-stricken, frost-bitten, man-made, tailor-made, color-fast, heart-sick

动宾结构:pickpocket, cutthroat, telltale, passport, cease-fire, catch-penny, break-neck

动补结构:put-off, breakdown, set-back

并列结构:bitter-sweet, deaf-mute, British-American, social-political, adder-subtractor

连动结构:push-start, kick-start, daresay

偏正结构:prison camp, handlebar, death penalty, fingerprint, magnifying glass, loud-speaker, condensed milk, civil rights, crystal-clear, razor-sharp

与汉语比较,英语中,和句法结构相异或相反的复合词要比汉语多。如主谓结构和动宾结构除了SV和VO式,还有VS和OV式。

宾动结构(OV式): haircut (cut hair), blood test (test blood), brainwash (wash brain), firewatch (watch fire), handshake (shake hands), bloodshed (shed blood)
 time-saving (save time), peace-loving (love peace), fault-finding (find fault), fortune-hunting (hunt fortune), eye-catching (catch eyes), breath-taking (take breath), self-deception (deceive self), life-insurance (insure life), meat-eater (eat meat), truck-driver (drive truck), blood-donor (donate blood), book-maker (make books), germ-resistant (resist germ), self-destructive (destroy self) canal-built (build canal), diamond-cut (cut diamond), safety-test (test safety), book-keep (keep book), caretake (take care), gatecrash (crash gate), housebreak (break house), housekeep (keep house), sightsee (see sight), house-hunt (hunt house)

状动结构(AV式): broadcast (cast broadly), deep-freeze (freeze deeply), hot-roll (roll hotly), crashland (land in a dangerous way), daydream (dream during the day), world-famous (famous in the world), night-blind (blind at night), air-borne (bear in the air), spoon-fed (feed by spoon), jet-propelled (propel by jet), travel-weary (wear because of travel), camera-shy (shy before the camera), seasick (sick because of sea), lip read (read by means of lip), winterfeed (feed in the winter), earmark (mark on the ear), tape-record (record by means of tape)

谓主结构(VS式): cry baby (a baby cries), playboy (a boy plays), rattlesnake (a snake rattles), hangman (a man hangs sb.), managing director (a director manages), falling star (a star is falling), pop-gun (a gun pops), reception committee (a committee receive sb.)

英语这样的复合词,其句法结构并不很容易从词的构成中判断。heartbeat 和 haircut,都是由“N + V”构成,但句法关系不同,前者是主谓结构:the heart beats,后者是动宾结构:to cut hair。playboy 和 callgirl 都是由“V + N”构成,但前者是主谓结构:a boy plays,后者是动宾结构:to call a girl。因此,英语理据性就低了。

英语中出现这种和句法结构不一致的复合词情况至少有两种原因。i) 古英语 OV 结构的遗留。Baker(1998)认为,古英语的句法是 SOV,只是到了现代,才变成了 SVO,但复合词的语序却没有做相应的变化,因此,churchgoing、book-keeping、dressmaking、storytelling 都是古英语句法结构。ii) 词法规则需要。英语词本身一般具有明显的词性标记,如以 ize、-ify、-al、-en 结尾的都是动词,以-ing、-ed、-ous、-ive、-able 结尾的是形容词,而以-ness、-ity、-th、-tion、-ment、-ship、-ance 结尾的都是名词。在构造复合词,考虑词素位置的安排中,这个词法规则同样起作用,即尽量使居后的词素和整个复合

词的词性保持一致。如是复合形容词,其中有形容词特征的词居后: world-famous、duty-free、life-long、peace-loving、germ-resistant; 如是复合名词,其中有名词特征的词居后: crybaby、playboy、meat-eater、nickname; 如是复合动词的,一般具有动词特征的词居后: sightsee、toothpick、haircut、daybreak、diamond-cut、backslide, 即使它们和句法结构相异。英语中这种宾语提前的复合性动词有发展的趋势,如最近出现的 fund raise、problem solve、guest conduct 等。胡壮麟(2003)记录了两个用法:“The plane nose dove into the field.”;“Doreen and Patty troubleshooted problems with the NT server”。再如“She also received \$500 from Pricewater Cooper as a part of its policy to contribute to staff's efforts to fundraise for charity(*Central Reading* 2003/1/30) ”。

汉语不是形态丰富的语言,没有词性的外显标记形式,复合词内的居后词素和整个复合词词性是否一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和句法结构一致。因此汉语复合词中居后的词素和整个复合词的词性不一致的情况相当普遍。如:

名词性复合词: N + V 地震、霜降、冬至; V + V 教授、裁缝、参谋; A + A 长短、死活、烦恼; A + V 速写、新闻、外交

形容性复合词: V + N 缺德、伤心、刺眼、丢眼、失望

动词性复合词: V + N 开刀、理发、旷课、说嘴、算命

另外,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分析的,汉语复合词内部的词素可以交换位置,体现不同的句法功能。如我们既可以说答谢、代谢、酬谢、称谢、辞谢等,也可以说谢幕、谢恩、谢病、谢客、谢步。前者是名词性复合词,后者换个位置,整个复合词就是动词性的。当然也有名词性的如:谢词、谢忱。这进一步说明了汉语语素本身没有词性标记,使得语素位置富有弹性和灵活性,更有利于句法功能的顺利实现。

何元建等(2005)认为汉语中也存在不少和句法结构不一致的复合词,并给出下列例子:

VS 型:游客、演员、记者、教师、贪官、逃兵、唱机、赢家、病人、流民、战士、巡警、研究员、裁判长、反对党、单干户、空降兵、煽动者、游击队

OVS 型:文学爱好者、飞机设计师、古玩收藏家、资料分析员、水文勘测队、遗嘱执行人、文物诈骗犯、产品经销科、纸张粉碎机、论文指导教师

OV 型:素食、眼罩、门卫、手套、书展、冰雕、木刻、发夹、瓶塞

但我们认为这些词与其说是复合词,还不如说是派生词,和英语中 cry baby (a baby cries)、playboy (a boy plays)、haircut (cut hair)、blood test (test blood) 这样的 VS 式和 OV 式复合词完全不同:英语是词 + 词构成的,而汉语则是词或短语 + 词缀,即 S 是由词缀充当的: -客、-民、-士、-者、-兵、-家、-人、-员、-师、-长、-户、-机、-科。即使是 OV 式中的 V,虽然不是词缀,但有准词缀或类语素的特征: -食:素食、肉食, -罩:眼罩、胸罩, -套:手套、头套, -展:书展、画展, -雕:冰雕、牙雕, -刻:木刻、石刻。

另外,把文学爱好者、飞机设计师、古玩收藏家、资料分析员、水文勘测队等分析为复合词也有待于商榷。我们认为与其说它们是个 OVS 式复合词(文学爱好 + 者),还不如说是个定中结构的短语,即修饰语加复合词:文学 + 爱好者。原因很简单,爱好者、设计师、收藏家、分析员、勘测队、粉碎机、指导教师、鉴定委员会等都是独立的、不

可分割的指称词,这些词前面的修饰语只是对指称词的细化和限定。如我们同样可以说英语/体育爱好者、发型/模具设计师、邮票/钱币收藏家、地质/石油勘测队、食品/饲料粉碎机、钢琴/演讲指导教师等等。而且它们前面还可以有更多的修饰语:中国古代文学爱好者、美国大型飞机设计师等等,他们在结构上是开放性的。正因为爱好者、设计师、收藏家、分析员、勘测队、粉碎机等是一个严密的结构:在语义上表示施事者身份及其功能,在词法上用动词+名词词缀表示一个指称名词,因此这样的语义和词法结构不可以分,不能颠倒语素次序说成是:爱好文学者、设计飞机师、收藏古玩家、分析资料员、勘测水文队、经销产品科、粉碎纸张机、指导论文教师等。如果这样的指称词解体了,则另当别论,如我们可以说碎纸机、签名者、理发师、理事会,但还是保证动词/作+名词词缀的词法结构。同理,我们可以说新闻播音员、电影摄影师、电影制片人、电视剧编剧人,而不说播音新闻员、摄影电影师、制片电影人、编剧电视剧人,这足以说明播音员、摄影师、制片人、编剧人是紧密的搭配,动词/作+名词词缀是名词性复合词的一般词法结构,而新闻员、电影师、电影人、电视剧人则不是。另外,还有一个语感问题,文学爱好者、飞机设计师、资料分析员、论文指导教师、新书存放架、房屋装修图、汽车生产线、教师休息室这些词和我们心目中的词总有点不同。正如吕叔湘(1979:21)说的“说这些都只是一个词,行吗?从语法理论这方面讲,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一般人不会同意。一般人心目中的词是不太长、不太复杂的语音语义单位,大致跟词典里的词目差不多。”

词法结构和语义结构并不总是一致。虽然汉语中绝大多数复合词是遵循了主谓、动宾、动补结构,意义显豁,但还是有不少复合词在这个语法框架中,存在违背语义逻辑关系的倾向,这就削弱了词的理据性。如以动宾复合词为例,诸如谢幕、请罪、救火、偷嘴、养病、抢险、吃馆子等词,难于从逻辑上说得通,对没有汉文化背景的汉语学习者,理解是非常困难的。汉语中之所以存在这样缺乏理据的复合词,主要是语言经济原则在起作用。正如王寅(2007)说的“说汉语的中国人有一定的容忍逻辑偏差的能力,以求得语言表达的经济性和灵活性”。语言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交际,而有效的交际既要把信息清楚明了地表达出来,同时为节省精力又要采用最简约的语言形式。语言的编码就是在内容的达意和形式的简约中进行平衡。要避免歧义,表达清晰就要使用较为复杂繁多的信息,尽量提高词语的透明度和理据性;而要使语言形式简练,就要更多地利用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用约定的方法把信息浓缩。因此以语言经济性和任意性为一方,以语言达意性和理据性为另一方的矛盾始终伴随着词语的创造。谢幕、救火、请罪这样的词语就是这两股力量斗争的结果。《现代汉语词典》对这三个复合词的定义分别是“演出闭幕后观众鼓掌时,演员站在台前向观众敬礼,答谢观众的盛意”、“在失火现场进行灭火和救护工作”、“自己犯了错误,主动请求处分”。如果能把这么多的信息编入只有两个语素的词语中,“人们就能在‘谢幕’这个词的基础上现成地思考或谈论这件事情,不必像词典的定义那样从头思考谢幕情景的内容,或者先向对方作番介绍,然后再来谈论它了”(叶蜚声、徐通锵,1997:131)。但要把这么多的信息用词的形式表达出来,就只能摒弃语音文字物质外壳的桎梏,冲破线性的主谓、动宾语法结构束缚,转而采取浓缩性的语义意合方式,即抛弃一切语法和语义形式,让信息中少数

几个语素(如两个语素“谢”和“幕”)直接对碰组装。而用两个语素浓缩概括众多的信息,对理解必然要带来难度,因此要提高词汇的理据性和可及性,就要提取这些信息中最关键,或(用认知语言学观点来说)最能激活整个谢幕这个事件框架的语素。

英语的编码同样受到语言经济原则的制约。和汉语有所不同的是,作为一种拼音文字,任意性大于理据性,而任意性又为语言形式尽可能的简略创造条件。我们知道,英语是以单纯词为主的语言,而单纯词是以无意义的拉丁字母组合而成的,因此在传递“a person willing to testify to the character of an applicant for employment etc. (愿意为求职者提供人品证明的人)”和“a long narrow view as between rows of trees or buildings(从长长的两排树木,或建筑等中间望出去的景色)”这样复杂的信息时,英语无需从中挑出几个语素组合而成一个词,只需要用完全任意性的符号 referee 和 vista 就可以。当然这样的词语几乎没有任何理据性可言,完全是意义约定在起作用的。而汉语的谢幕、救火等词义虽然也是约定的,但由于符号(字)本身有意义,因此当字的意义(或语素义)和词义不一致时,语义冲突和违背逻辑的感觉就会产生。referee 和 vista 是单纯词,那么复合词如何呢?和汉语一样,有两个意义的语素构成的英语复合词,理据性也很强,如 bird flu、marital rape、distance learning、food court、human shield 等等,但英语中也有如谢幕、救火这样的语素义和词义不合的情况,也有语法和语义上很难讲通的意合性复合词,而且比例更多。如 moonshot(把宇宙飞船发射到月球)、Nannygate(雇佣非法入境的外国人看孩子)、free beach(容许裸体的海滩)、people person(善于和人打交道者)、need-blind(招生收费时不考虑学生支付能力的)、smellfeast(专门在吃饭的时候来串门的人)、starter marriage(夫妻双方并不指望白头偕老的首次婚姻)、scratch card(封蜡刮去后能显示得奖与否的刮刮卡)。还有短语动词性的,如 readout(宇宙飞船发回地球的资料)、pull-up(司机长途驾驶途中的休息处)、walk-up(无电梯大楼的楼上房间)、spin-off(派生出来的小公司)。显然这些词从其语素义或字面义很难猜到词义。它们也是抓住这些复杂信息中最主要的,能激活整个信息内容的语素。对这些词,中国英语学习者之所以没有像读“谢幕”、“救火”这样的词时产生的语义冲突的感觉,是因为他们把这种复合词当作单纯词来解码了。

5.3.1.4 向心结构复合词

Bloomfield(1933)把由一个以上成分构成的结构分为向心结构(endocentric)和离心(exocentric)结构两大类。向心结构是指整个结构的功能和结构内某一个成分或两个成分的功能相同。后者则相反,结构内没有一个成分的功能和整个结构的功能相同。运用这个理论来划分复合词就有了向心结构复合词和离心结构复合词。向心结构复合词有两类,并列式和偏正式。前者如 n. + n. (girlfriend、道路、城市)、v. + v. (停止、呼吸)和 a. + a. (deaf-mute、潮湿、干净),复合词内两个构词成分的句法功能和整个复合词结构的句法功能是一致的。后者如 a. + n. (sleeping-baby、blackboard、甜菜、香油)、ad. + a. (highly-developed)和 n. + a. (bottle-green、tax-free)等,其中一个为中心成分,另一个是修饰性的。中心成分的句法功能和整个复合词句法功能一致。

离心结构复合词的定义比较复杂。一般有三种。i) 句法功能说。如主谓式(如 manhandle、handcarry、sunshine,地震、日出、心疼);动宾式(如 passport、cease-fire、dress-

make, 点心、观光、伤风)和动补式(如 breakdown、set-back, 克服、推翻、留言)等,在这些复合词中的两个构词成分中,没有一个成分的句法功能和整个复合词的句法功能是一致的。ii) 中心词性说(Packard, 2001:39)。根据中心词原则,名词性复合词第二个成分作为中心成分应当是名词性的,动词性复合词第一个成分作为中心成分应当是动词性的。违背中心词原则就是离心结构复合词,因为中心词的词性和整个复合词的词性不一致。如名词性复合词 toothpick、haircut、daybreak, 排灌、排比、买卖,但它们的中心成分是动词(pick、cut、break, 灌、比、卖),动词性复合词 brainwash、dressmake、fire-watch, 情知、体谅、身受,但它们的中心成分却是名词(brain、dress、fire, 情、体、身)。iii) 语义关系说(Bauer, 1983:57)。主要是比喻性复合词,如 couch potato、egghead、white-cap 中心词分别是 potato、head 和 cap,但复合词的整个语义却是人、知识分子和白浪,和 head、cap 的字面意思没有关系。同样汉语当中,伤风、草包等,中心词语义是“风”和“包”,但复合词的整个语义是疾病和无用的人。

我们这里采用第一种定义。分析英语和汉语中的复合词,我们明显感到汉语复合词中的向心结构占很大的比例,根据周荐(2004:158)对《现代汉语词典》中双音节复合词的统计,汉语中并列式复合词(联合格 25.7%、递续格 1.7%、重叠格 0.8%)占 28.2%,偏正式复合词(定中格 43%、状中格 7.72%)占 50.72%。两者相加竟然有 78.92%。剩余的离心结构复合词只有 21.08%,它们是主谓式(陈述格)1.17%、动宾式(支配格)15.6%、动补式(补充格)0.93%,其他式 3.4%。

一般说来,向心结构复合词的理解要比离心结构复合词的理解容易。下面我们就并列式复合词的透明度作一个分析。并列式或联合式复合词是有两个意义相近、相对或相反的语素构成的词。如名词性:音乐、道路、买卖、疾病、夫妻、田地;动词性:调查、安慰、重叠、替代、婚嫁、弃取;形容词:奇怪、透彻、光明、特殊、巨细、红专;副词:刚才、仅只、根本、千万;方位词:左右、东西;介词:自从,等等。四字词语中的两个结构联系也大多是并列关系,如上面举到的四字成语妻离子散、寻根问底、急风暴雨、分崩离析等。并列复合词两个词素义或相近或相对,意味着只要理解其中一个语素就能猜到整个词的意义,因此透明度较高。它们的语义情况有四种。

(1) 语素义相加型。即两个语素义之和等于整个复合词的意义。例如:品德、威信、镣铐、内外、评注、培训、呼吸、逃脱、供求、往返、公廉、率真、完美、异同、始终、好歹。

(2) 语素义同义型。即词内任何一个语素义就是整个复合词的意义。如文学、道路、海洋、疼痛、根源、谬误、路途、替代、穿戴、模拟、问询、追逐、阻塞、弃取、肥胖、完整、明晰、平庸。

(3) 语素义单一型。即其中一个语素义等于整个词义,因为另一个语素义因太笼统而脱落了。如真菌、徒弟、品貌、头颈、鸣叫、攀登、忘怀、描写、灵便、泼辣、麻利、微弱。

(4) 语素义增值型。即两个语素义加补充意义等于词义。例如:粮草、片断、名目、泡沫、殴打、怜爱、统领、指挥、灵敏、蛮横、零碎、温饱。

汉语中并列复合词比例高的原因从思维上分析反映了汉民族对立统一的哲学观,即注重阴阳对立,又崇尚对称和谐。从语言上分析,语义相近相对和汉语双音化造词

倾向有关系。由单音节词扩大到双音节词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同义单音词,两者组合而成。因此在并列复合词中,语素义同义型的比例最高。随着词义的发展,其中一个语素义逐渐脱落,或增添了新义。

我们转向英语。首先英语复合词中的离心结构占很大的比例。我们从前面一节可以看到,宾动结构、状动结构和谓主结构的复合词有很大比例。朱汇(2007)用中心词性方法(如 one-man “adj. 个人的,仅供一人的”就是离心结构,因为 man 是名词,而整个复合词则是形容词。one-armed “adj. 单臂的”和 one-seater “n. 单人座小客车”就是向心结构,因为 armed 和 seater 和整个词的词性一致,分别是 adj. 和 n.)对英语中基数词+名词构成的 148 个复合词进行统计,发现 80 个(54.1%)是向心结构,68 个(45.9)%则是离心结构。

英语中并列复合词很少。语素义同义型,即由两个意义相同语素组合而成的复合词基本没有,原因很简单,英语从本质上反对同义反复。英语一般不会用两个意义相似的语素去构词表达一个意思。也就是说,英语多用一个单纯词去表达汉语并列复合词的意义:literature 一文学、road 一道路、sea 一海洋、teeth 一牙齿、pain 一疼痛、obese 一肥胖、replace 一替代、chase 一追逐、block 一阻塞、difference 一异同、breathe 一呼吸、supply 一供求、source 一根源、years 一岁、wear 一穿戴、analyze 一分析。并列词的语言结构要比主谓词、动宾词的语言结构容易理解,因此从人的认知理解角度和解码过程来分析,并列结构复合词的理据性要高于后者。英语并列复合词只有语素义相加型。如 deaf-mute(聋哑人),bitter-sweet(又苦又乐)、actor-manager(演员兼经理)、bed-sitter(卧室兼起居室),而且数量极少。

5.3.1.5 明喻性复合词

复合词中比喻透明度高和理据有关。透明度高,理据也高。汉语中具有比喻意义的复合词有两种情况。

A类:明喻性。词的本身就是比喻,即本体和喻体同时出现在词语中,喻底即词义是不言而喻的。这些词要么前面部分是本体,后面是喻体:乳峰(乳房像山峰一样高)、针眼(针头像眼睛一样有洞)、山脊、炉膛、书眉、冰砖、尸蜡、墙裙、树冠、人梯;要么后面部分是本体,前面部分是喻体:带鱼(鱼像带子一样细长)、齿轮(轮子像牙齿一样高低不平)、龙舟、虎口、鱼雷、猫头鹰、银环蛇、马尾松、马桶包、喇叭花、鸭舌帽、黄梅雨、鹅卵石。这些词语都是以摹状方法构成的,形成的明喻关系给人以强烈的联想,喻底(词义)很容易想到,因此透明度高,理据性强。汉语中,明喻性复合词是大量的,因为它体现了汉语偏正结构的造词模式和摹状拟人的具体思维。王艾录等(2002)总结了 10 种形式。前 3 种为(本体+喻体),后 7 种为(喻体+本体):

- (1) 甲形似乙:法网、云海、浪花、篱墙、月牙、雨幕、流星雨、驴粪蛋
- (2) 甲质似乙:煤泥、葱花、豆饼、冰棒、蜡泪、糖衣、塑料布、豆腐脑
- (3) 部分似乙:松针、棉铃、龟板、屋脊、鼻翼、肾盂、驼峰、蘑菇伞
- (4) 乙形似甲:剑眉、筒裙、鞍鼻、飞跑、蝴蝶结、瓜子脸
- (5) 乙质似甲:棒冰、桶瓦、槽钢、饼银
- (6) 乙似甲部分:柳眉、菊芋、龟裂、燕领、罗汉豆、蛤蟆镜

- (7) 乙部分似甲:斗车、蓖麻、金钱豹、凤尾竹、燕尾服、喇叭裤
 (8) 乙部分似甲部分:狐蝠、兰草、鸭茅、老虎钳、孔雀石
 (9) 乙似甲 + 语素:针叶 + 松、剑齿 + 虎、伞翼 + 机
 (10) 语素 + 乙似甲:水 + 龙带

英语词汇中,类似明喻性的复合词也有,如 bubble economy(泡沫经济,经济增长像泡沫一样虚的)、glow worm(萤火虫,虫子像火一样发光的)、spindlelegs(细长腿,腿像梭子一样细)、sunrise industry(朝阳工业,工业像太阳刚升起一样新兴)、butterfly stroke(蝶泳)。但比例远没有汉语多。英语中的明喻性表达大多数没有词化,只是停留在短语上,如:the foot of a mountain、the bed of a river、the teeth of a saw、the tongue of a shoe、a sea of troubles、a rain of bullets、a shower of stones、the mouse of river、the hands of clock、the eye of needle。

B类:隐喻性。词中只出现喻体,不出现本体(也有个别出现本体的),共同点:喻底是不清楚的。汉语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本义已经消失,只存比喻义的词,如饭桶、桃李、铁饭碗、踢皮球、擦屁股、炒鱿鱼、卷铺盖、风波、粗心、铁牛、花招、说穿。这些词虽然也能给予一定的形象,但比喻的意义都不是能够从字面推导出的。另一种情况是既有本义存在又有比喻义的复合词,其透明度也不高。

表4 词语比喻义的引申

词	本义	引申比喻义
小灶	集体伙食标准中最高的一级	享受特殊的对待
墨水	写钢笔字用的颜色水	学问或读书识字的能力
关子	小说最吸引人的地方	事情的关键
骨头	支持身体、保护内脏的坚硬组织	人的品质
包袱	用布包起来的包	某种负担
滚雪球	一种雪地游戏	越搞越大
牛鼻子	牛的鼻子	事物的关键或要害

不管哪一种都可以看到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都有一定的距离,主要原因是本体,即要比喻的对象不在词中,因而喻底无法推测,词语的比喻义带有一定的规约性和任意性特点。英语中这类复合词也有,而且数量更多:sweet talk(奉承)、loudmouth(高谈阔论者)、cut-throat(凶手)、bottle-neck(障碍)、pickpocket(偷儿)、featherweight(无足轻重者)。相比较而言,英语中,暗喻性复合词要大大高于明喻性复合词,原因是词语的引申比较方便:red carpet(隆重接待)、cement ceiling(妇女在职业晋升方面不可逾越的障碍)、hot button(对政策起关键作用的因素)、hot potato(棘手问题)、hot ticket(热门事件)、love handles(腰间的肥肉)、milk round(大公司在大学校园内的巡回招聘)、phone tree(一种由一人打电话联系多人的方法)、rat pack(捕捉绯闻艳事的新闻记者)、thought bomb(附带评论、警句)、mouthpiece(代言人)、white cap(白浪)、hardback(精装本书)、big potato(大人物)、boss-shot(拙劣的尝试)、white collar(白领)、black-

horse(黑马)、greenhand(生手)、egghead(知识分子)、skyscraper(摩天大楼)、white-cap(白浪)、night-cap(临睡前喝的酒)、midwife(接生婆)、blue moon(很久)、red tape(官僚)、bigwheel(耍人)、highbrow(自以为文化修养高的人)、cat's paw(被人利用做坏事的人)、cat's eye(公路上反光镜)、cathouse(妓院、廉价住所)、rocket science(高深的事)、leaf-peeper(赏秋游客)、smokescreen(烟幕)、small shot(小人物)、ball-park(近似于)、fat city(舒适的生活环境)。就big构成的就有十多条:big apple(核心)、big ass(极端的)、big bug(大亨)、big head(傲慢的人)、big hearted(慷慨的)、big mouthed(吹牛的)、big name(名人)、big noise(耍人)、big shot(耍人)、big wheel(耍人)、big stink(丑闻)、big ticket(高价的)、big stick(威胁)、big smoke(大城市)、big time(一流、最高级)。

5.3.2 缩略词

二级词中除了派生词和复合词,还有缩略词。汉语中的缩略词有较高的理据性。如:

知青—知识青年	外事—外交事务	基建—基础建设
留职—保留职务	政协—政治协商	国联—国际联盟
采育—采伐培育	拆装—拆卸安装	卫校—卫生学校
司局级—司级、局级	农牧场—农场、牧场	
使领馆—大使馆、领事馆		

无论是省略全称中第一个词的首词素还是第二个词的尾词素,还是提取相同词素等,缩略词实际上都是语素的简化。这和文字类型有关。汉语是音节文字或表意文字,音节和词素统一在方块字上,即基本上每个音节/字都有意义,都是词素,音节/字的压缩和保留,都是在词素范围内进行。在词素的弃留选择中,一般是将其中主要的、较有代表性的,或单用可能性较大的词素保留了下来,因为这些词素较能够使人们推测到全称,如胸透—胸部透视、自筹—自己筹集、民用—民众使用,影评—电影评论。相反如省略其他词素,组合成:部透、胸视、自集、己筹、民使、众用、电评、影论,效果就不一样。

英语的缩略词有所不同,压缩的大多数是无意义的音节。这和英语是拼音文字和形态性语言有关。英语的音节不是词素单位,音节的取舍主要是从读音和词形(如词性)考虑,意义是其次的。因此英语缩略词的任意性和符号性比较大。如:

gym(体操馆)—gymnasium	sig(签名)—signature
rad(激进分子)—radical	rev(革命)—revolution
techie(技术员)—technician	stereo(立体声)—stereophonics
memo(备忘录)—memoranda	pro(教授)—professional
math(数学)—mathematics	typo(印刷错误)—typographical error
piano(钢琴)—pianoforte	champ(冠军)—champion
homo(同性恋者)—homosexual	vert(垂直)—vertical
camo(迷彩服)—camouflage	bi(两性错乱)—bisexual

这些截断词没有规则,大多数是保留前半部分音节。有的甚至截断两头,保留中

间音节:flu—influenza、fridge—refridgerator。有些不是简单的截断,而是根据语音规则还要调整加减。如cuke(黄瓜)—cucumber、fax(传真)—facsimile、skell(骨架)—skeleton。

有些词截断后和另一个截断词或单词的拼写形式一样,形成了同形异义词,给辨识带来困难,如:vet分别截自于veteran(老兵)和veterinarian(食蔬者);con分别截自于convict(囚犯)和convention(大会)。van(拖车caravan)截断后和单词van(客货车)一样拼写。同样disc(迪斯科discotheque)和disc(圆盘),pike(高速公路turnpike)和pike(矛)。可见这样的截断词理据性很低。

英语缩略词还有两个词截断后再拼缀的(blending):

vegelate(蔬菜巧克力)—vegetable + chocolate

emergicenter(紧急中心)—emergency + center

V-chip(防暴集成块)—violence + chip

misper(失踪人员)—missing + person

ballute(气球跳伞)—balloon + parachute

dawk(非鹰非鸽派)—dove + hawk

educrit(教育批评)—education + criticism

humint(人工情报)—human + intelligence

sitcom(情景喜剧)—situational + comedy

mobot(移动机器人)—mobile + robot

telco(电信公司)—telecommunications + company

informercial(专题广告片)—information + commercial

commart(欧洲共同市场)—common + mart

telethon(电视马拉松)—television + marathon

domo(为追求生活质量而自动低就的职业人士)—downward + mobility

无论哪一种,由于原来的语素受到了破坏,保留下来的大多不是语素而是没有意义的音节,因此透明度就较低,人们对这样缩略词的认识和记忆往往不是通过对原来全称词的复原,而是把它们当作一个新词,因而理据性就低。有些截短词甚至连音节也不保留,即只取原来合成词中一个词或一个音节,另一个词全略去:

express(快车)—express train

private(士兵)—private soldier

general(将军)—general officer

lens(隐形眼镜)—contact lens

sloane(上流阶层女子)—sloane ranger

dynamo(电动机)—dynamo electronic machine

narc(缉毒探员)—narcotics agent

pop(流行音乐)—popular music

perm(烫发)—permanent wave

co-op(合作商店)—co-operative store

至于英语首字母缩略词的理据性就更不及汉语的缩略词理据性,因为是用字母代替语素。如:

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ME(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s)
 AIDS(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SoHo(Small Office, Home Office)
 Twoc(taking without the owner's consent)
 OMOV(One Member, One Vote)
 GASP(Greater Alliance to Stop Pollution)
 GHQ(General Headquarters)
 OAU(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Radar(radio detecting and ranging)

就是本族人也难从几个字母组合中了解意义。英语缩略词透明度低有5个原因:

i) 英语单词是由26个字母构成的,几个不同的复合词或短语在通过首字母提取缩略后成为一个字母完全相同的缩略词的概率很大。如:MP既是member of parliament的缩略语,也是military police的缩略语;DOS既可以指Disk Operating System(磁盘操作系统),也可以指Department of States(美国国务院);HS分别是Home secretary、Home Service、House surgeon、High season等缩写,根据《英汉缩略语大词典》,HS构成了78个缩略词。根据我们对《英汉缩略语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收进的532词条的统计,33%的缩略词有两个以上的全称,10%以上的缩略词有5个以上不同的全称。还有缩略后的词和词典中的单纯词词形一样:basic—basic(Beginner's All-purpose Symbolic Instruction Code)、fast—fast(fast food)、shrink—shrink(head-shrinker)、bull—bull(bulldozer)、hard—hard(hardware)。

当然汉语中也有这种情况:北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方航空公司;人大—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大学。但是这种情况较之英语要少一些。歧义的产生必然降低词的透明度和理据性。

ii) 英语单词缩略后,只成字母或字母组合,在词形上和原来的词完全两样,如果不熟悉其词义,很少有人能够把这样的缩略词复原到原词。而且这些字母或字母组合体本身不是语素。如: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ABM(Anti-Ballistic Missile)、Euromart(European Common Market)、cmd(command)、flt(flight or fleet)

单个S、A、R或M没有任何意义,即使euro和mart也不是语素。当然缩略后的整个形式,可以成为新的语素和词,如:TOFEL(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flu(influenza)、fridge(refrigerator)。

但由于和缩省前的词在形式上完全不一样,因此需要重新认识和学习。而汉语缩略词则不同。即使缩略后,其组成部分还是字,还是语素,意义显豁。而且缩略词本身又是原词中的一部分,因此无需学习:达标(达到标准),超重(超过规定重量),房管所(房地产管理所),文史哲(文学、历史和哲学)

换句话说,由于汉字的形象性和高透明,词即使缩略了,意义也是自明的,不需要解释。我们曾在中美大学生中作了个调查,中国大学生对“影评”、“航母”、“国标”、“扶贫”这样的缩略词能够写出全称的几乎达到100%。但是美国大学生对GRE、ASM、PSC、SARS这些缩略词,没有上下文也是无能为力的。

iii) 英语词语缩略没有规则,有的取每个词的首字母,有的只取几个词首字母,有的顺的排,有的反过来排,等等不下几十种。下面是一些例子,每个代表一种方法: POW(prisoner of war)、POP(Point of Purchase Display)、ASAT(Anti-Satellite Interceptor)、FAE(Far East)、PN(North Pole)、Emer Req(emergency request)、vet(veterinary surgeon)、New Test(New Testament)、blotch(blotting paper)、jumbo(jumbo jet aircraft)、fab(fable)、dz(dozen)、Bs/E(bills of exchange)、bn(billion)、adrm(airdrome)。

除此以外,有一词多种缩写形式的:cigarette(ciggie, ciggy)、House of Commons(house, Commons)、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UK, UKGB-NI),有多级缩写的:taxi(taxicab←taximeter cab)、tlx(telex←teletype),有句子缩写的:IMF(I am fat)、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

而汉语相对说来缩写较有规律,如科技、影视、港澳、拆装、中西医、绿化办、高真空。当然汉语也有倒排的如南非(非洲南部),多级缩写的如微机(微型电子计算机),和句子缩写的:农转非(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但不管如何缩写,一般说来只有一种形式。语素挑选不当,就会引起误解。如人造猪肉,只能缩为“人造肉”,而不能是“人肉”。

iv) 英语缩略词构词成分是字母或字母组合,而非语素,因此已经没有任何词法结构了:

ID — identification card	VIP — very important person
motel — motor hotel	medicaid — medical aid

而汉语缩略后还是保持原先的词法结构:

联合:科技、影视、摊派	动宾:达标、扶贫、扫盲
动补:超重、增多、异化	偏正:外事、微机、彩电
主谓:环保、家访、地震	

v) 英语缩略词的数量繁多。英语《缩略语词典》(*Abbreviations Dictionary*)的1986年版本就收入缩略词多达23万条。*Acronyms, Initialisms & Abbreviations Dictionary* (Gale, 1989)收入的缩略词超过45万。除了一般缩略语词典,各专业还有自己的缩略语词典,如:《英汉工程技术缩略语词典》(国际工业出版社1983年版,收词6.6万条)、《英汉农业缩略语词典》(农业出版社1991年版,收词2.2万条)、《英汉医药学缩略语词典》(吉林科技出版社1987年版,收词3.8万条)。需要编撰词典的本身就说明英语缩略词总量多,同一形式的缩略词多,透明度低,需要解释。而汉语除了科技缩略语词典(由于都是外来词,因此都是英汉的),没有一般性的缩略语词典。原因就是汉语的缩略词本身自明,无需解释,而且多为一个意义。

词语的缩略和语义的理据是一对矛盾。Hopper & Traugott(1993)认为语言交际是受到“省力”和“明晰”这两条原则的支配。一方面,较复杂的信息需要使用较复杂的

语言结构,和较长词语;另一方面,为了省力,人们往往采用缩写形式,甚至省略形式,这是语言的经济原则。但是形式上的缩略,词语的截断又影响了其“明晰”度。正如 Zipf(1935)所说的,使用频率高的语言成分在形式上缩略,形式的缩略意味着象似性降低。因此在“省力”和“明晰”之间不得不保持一个平衡性。在这方面作为拼音文字和单纯词占优的英语,情况更严重些。所以,为了弥补词语缩略后带来的明晰性和理据性的降低,减少歧义,英语在缩略词的使用中往往同时又加上部分全称词。

表5 词语缩略过程

全称词	缩略词	缩略词 + 部分全称词
Disk Operating System	DOS	DOS operating system
Private Identification Number	PIN	PIN number
Vehicle Identification Number	VIN	VIN number
Greenwich Mean Astronomical Time	GMAT	GMAT time
Anti-Ballistic Missile	ABM	ABM missile

从全称词到缩略词,再到缩略词 + 部分全称词,可见语言就是在有效表达和追求省力之间不断地寻找平衡点。当然透明度和熟悉度有关。当一个缩略词频频使用,耳熟能详,人们会只认识缩略词,而对其全称词反而不知所然,这种情况反映在科技词汇和专业术语上尤其如此。如:

PVC — polyvinyl chloride(聚录乙烯)

DDT — dichloro-diphenyl-tricloroethane(滴滴涕)

AIDS —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艾滋病)

ROM — read only memory(只读内存)

SARS —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综合征)

尤其对中国人,公众都知道以上的英语缩略词,很少人知道其全称。对本族人也是如此,除少数几乎经常出现在媒体和社会生活中的字母缩略语能够叫出其全称,大多数字母缩略语要么只知道其义,不知道全称,要么连意义也不知道。即使是文化程度很高的人,对专业术语也无法知道,可谓是隔行如隔山。汉语也有这种情况。如保先教育(保持共产党先进性教育活动)和超女(超级女声)这样的缩略语,对住在偏僻山沟、不大了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人是完全陌生的。一般人对狼烟(点燃狼粪而冒出的烟)和耳农(栽培或采集木耳的农民)这样的词语,也可能知道其意,但不知道怎么来的,主要原因是这些缩略词或词语的全称因不并行使用,久而久之,人们只知道缩略词,不知道其全称内容。天长日久,甚至人们不知道是一个缩略词,而是当一般词来看,如 radar(雷达),许多人认为是一个普通词,实际上它是 radio detecting and ranging 的缩写。再如, bus、petrol、pants 等词,现在学英语的人很少知道是从 omnibus、petroleum、pantaloon 截断而来的。

但汉语缩略词,不仅保留了语素,而且字形本身至少能给一些猜测想象的余地。正是由于英语首字母缩略词的透明度和使用者的熟悉度有关,因此,英语中使用首字

母缩略词还是相当谨慎的。如根据我们对《韦氏开放字典》(*Merriam-Webster's Open Dictionary*)从2005年6月到11月收进的在人文社会方面的44个缩略词统计,首字母缩略词仅有3个,其余41个都是拼缀性缩略词。

5.3.3 类推词

二级词还包括类推词(analogy)。类推构词的特点是仿照原有的同类词创造出对应词或近似词。可以这样说,类推造词是现代汉语和现代英语构词的主要方式。如果说最早出现的词都是任意性较大的单纯词,那么现代的新词几乎都是通过类推的方式合成或派生出来的。主要原因就是模因原理在起着作用。根据 Richard Dawkins (1976),模因是文化复制的因子,通过模仿,使其得到传播。在语言中,无论是词,还是短语等,都很容易成为模因而得到模仿、类推和复制。

六十年代末期美国黑人运动,出现了 Black Power(黑人力量),随即不少表示“……权力”的新词语仿此而出现:Brown Power(褐色力量), student power(学生力量), Red Power(红色力量)等,更有人戏谑地创出 green power 一语,意指“金钱魔力”(因美元纸钞背面是绿色的),这些类推词的理解是很容易的。有了 generation gap(代沟),根据需要类推出 credibility gap(信誉沟), income gap(收入差距), culture gap(文化沟), communication gap(通信隔阂)等词。再如:

hotline(热线)→coldline(冷线)→chatline(聊天热线)→jokeline(笑话热线)→helpingline(服务热线)

fingerprint(指纹)→palmprint(掌纹)

earthquake(地震)→moonquake(月震)→starquake(星震)

bulldozer(大型推土机)→calfdozer(小型推土机)

history(历史)→herstory(妇女历史)

on-the-job(在职的)→off-the-job(非在职的)

automatic(自动调整)→cashmatic(自动提款)

spaceman(空间人)→earthman(地球人)

landscape(风景)→moonscape(月球上的景象)

sunrise(日出)→moonrise(月出)

bird's eye(俯视)→fish eye(全视)→worm's eye(仰视)

可以说现代英语造词基本都是根据模因原则,用类推方法进行,一旦某个词或语素成为因子,其能产性极强:

单词因子:

virus(病毒):virus scanner, virus detection, virus vaccine, virus killer, boot sector viruses, stealth viruses, polymorphic viruses, cruise viruses

tool(工具):toolkit, toolset, toolsmith, toolbar, toolbox, tooltip

watch(警惕):badger-watch, foxwatch, whalewatch, hacker watch, stormwatch

centric(以……为中心):user-centric, customer-centric, desktop-centric, pen-centric, male-centric, network-centric, liquor-centric

ware(制造品): freeware, giftware, rentware, courseware, kidware, teamware, shareware, meatware, charityware, mindware, peopleware, groupware, liveware

instant(快速): instant tea, instant soup, instant noodles, instant meal, instant bread, instant rice, instant mail, instant speech, instant songs, instant camera, instant performance, instant team, instant lottery, instant poetry, instant star

复合词因子:

on-demand(应要求): video-on-demand, near-video-on-demand, full-video-on-demand, film-on-demand, fax-on-demand, news-on-demand, advertising-on-demand, audio-on-demand, shopping-on-demand, games-on-demand

粘着语素因子:

mega(巨大): megabook, megahit, megabudget, megafirm, megarich, megamarket, megamall, megachurch, megatrends, megamerge

cyber(电子网络): cyberspace, cybernaut, cyberart, cyberculture, cybersex, cyberworld, cyberhippies, cyberpunk, cyberphobia, cybercafe

techno(技术): technophobe, technofear, technospeak, technostress, technohippy, technojunkie, technonerd, technothriller, technoporn, technosex, technofix

汉语造词尤其是新词的产生无不使用类推复制的方法(详见 1.2.4):

如单语素:

股-(股票): 股资、股权、股民、股盲、股评、股友、股运、股价、股经、入股、炒股、玩股、原始股、二手股、热门股、成长股、潜力股、绩优股

竞-(竞赛): 竞拍、竞猜、竞答、竞饮、竞标、竞买、竞岗、竞聘、竞卖、竞价、竞投

-龄(工龄): 婚龄、房龄、官龄、党龄、军龄、歌龄、舞龄、刊龄、医龄、骨龄、癌龄

如复合语素:

傻瓜(傻瓜瓜子): 傻瓜咖啡、傻瓜照相机、傻瓜传真机、傻瓜洗衣机、傻瓜轿车、傻瓜技术

滑坡(经济滑坡): 利润滑坡、教育滑坡、医药滑坡、科技滑坡、学术滑坡、思想滑坡、道德滑坡

我们注意到由于类推的原词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语言形式,使用频率和熟悉度高,因此当读者一看到类推出来的词,就会自然从形式的相似搜索原词并发生意义联系,这就是类推词的理据性。当然,类推词都不是简单的复制和模仿,而是不同程度在引申和喻化。按照认知语言学的观点,词语在类推中出现了新的含义,即浮现意义(emergent meaning)。如从 Black Power(黑人力量)到 green power(金钱力量),从基建工程到希望工程等,无不如此。尽管有别于原来字面意义的浮现意义是新的,是喻化了的,但是由于其传播速度和高频率使用,加强了其透明度和理据性。

另外类推词的方式比较有规律,也加强了理据性。如类义型: 医保—财保、休学—休会、channel surf(电视频道搜索)—net surf(网络信息搜索)、power breakfast(权利早餐,商业巨头早餐会议)—power lunch(权利午餐)、starter home(简易房)—starter marriage(简易婚姻,不准备持久的)、knowledge industry(知识工业)—knowledge economy

(知识经济)。反义型:外资—内资、优生—优死、淡市—旺市、冷饮—热饮、moonlight(晚上兼职)—daylight(白天兼职)、cold war(冷战)—hot war(热战)、blacklist(黑名单)—whitelist(白名单,准许上演的节目名单)。模音型:才气—财气、引资—引智、性骚扰—信骚扰、寒流—韩流、brain drain(人才外流)—brain gain(人才流入)、internet(互联网)—intranet(内联网)。

比较汉语和英语的类比词,英语中除了单词、复合词、粘着语素类比词,还有不少是截短性、缩略性类比词,其理据性就要低一点。所谓截短性类比词即从原词中截取部分音节进行类比造词,之所以说音节,因为截取的部分既不是独立单词,也不是粘着词根,更不是词缀,它们本身没有意义,其意义是后来赋予的。如 boycott 原先是“联合抵制”的意思,后来有人从这一词形中截取了后半音节“-cott”,造出了 girlcott(妇女联合抵制)。再如,一些制造商,从 excellent 这一词形中截取了前半音节 ex,构成了 Rolex(手表)、Ampex(磁带)、Pentax(照相机)和 Kleenex(手纸),传递“优秀”的意义。下面是更多的例子:

yesterday(yester-): yesteryear(去年)

university(-versity): polyversity(多元大学)、megaversity(超级大学)

robot(-bot): bugbot(智能窃听器)、knowbot(机器智人)、sexbot(性智能用具)、cancelbot(销账机器人)、chatterbot(饶舌机器人)

marathon(-athon): bikeathon(远距离自行车赛)、danceathon(马拉松式跳舞)、walkathon(步行马拉松)、talkathon(马拉松式辩论)、drinkathon(马拉松式喝酒)、bombathon(长时间的轰炸)、sellathon(销售马拉松)

sputnik(-nik): beatnik(垮掉的一代)、peacenik(反战分子)、computernik(计算机迷)、protestnik(抗议者)、refusenik(拒绝者)、filmmik(电影迷)

exercise(-cise): Jazzercise(爵士乐体操)、aerobicise(有氧体操)、sexercise(性训练)、bikercise(健身车运动)、aquacise(浅水练习)

cafeteria(-teria): fruiteria(小水果店)、roadeteria(路边小吃店)、chocolateria(巧克力糖果店)、luncheteria(供应便餐的小饭店)、grocerteria(食品杂货小店)、restauranteria(小饭店)、washeteria(小自动洗衣店)、snacketeria(快餐店)

hamburger(-burger): cheeseburger(夹乳酪面包)、steakburger(夹牛肉面包)、turkeyburger(夹火鸡面包)、fishburger(夹鱼面包)、nothingburger(无馅面包)

alcoholic(-holic): computerholic(计算机迷)、spendaholic(嗜花钱者)、movieholic(电影迷)、workaholic(工作狂)、beerholic(喝啤酒成瘾的人)、sexaholic(作爱狂)、clothesaholic(嗜穿衣打扮者)、creditaholic(信用卡迷)、bookaholic(读书狂)、shopaholic(购物狂)、writaholic(写作狂)、colaholic(喝可乐成瘾的人)、teleholic(泡电话者)

entrepreneur(-preneur): netpreneur(网络企业家)、softwarepreneur(软件企业家)

hippie(-ppie): Yuppie(雅皮士,都市专业青年)、Buppies(黑人雅皮士,黑人都市专业青年)、Huppies(哈皮士,拉丁美洲裔都市专业青年)、Guppies(嘎皮士,都市同性恋专业青年)、Juppies(日皮士,日裔都市专业青年)、Puppies(孕皮士,有身孕都市专业妇女)、Muppie(玛皮士,都市中年职业人士)、sippie(夕皮士,老年但身体健康,已婚、

有稳定经济收入的消费者)、pippe(裨皮士,继承父母财产的人)、woopie(富皮士,富有老年人)、yappie(耶皮士,年轻富有家长)、yeepie(逸皮士,积极投入各类活动的精力充沛老人)、yuffie(雅皮士,失败的都市青年)、zippie(滋皮士,嬉皮士与高技术舞迷结合体)、zuppie(筑皮士,正当壮年、事业处上升阶段人士)

flexible(flexi-):flexi-drive(弹性驱动)、flexi-disc(软唱片)、flexi-life(万用寿险)、flexi-fix(弹性安装)、flexi-hours(弹性时间)、flexitime(弹性工作时间制)

information(info-):infonet(信息网)、infocenter(信息中心)、infowar(信息战)、infoware(信息软件)、info-education(信息教育)、infoport(信息港)、infonaut(信息用户)

alternative(alterna-):alterna-products(另类产品)、alterna-art(另类艺术)、alterna-boy(另类孩子)、alterna-medicine(另类疗法)、alterna-fund(另类基金)、alterna-rock(另类摇滚乐)、alterna-sin(另类罪行)

最有趣的是 documentary 一词被一分二,分出两个构词成分:docu 和 mentary,前者是“文献/真实”的意思,后者是“纪录片或电视节目”的意思,从而各自类推出一批新词。

documentary(docu-):docu-truth(文献真实性)、docufiction(纪实小说)、documaker(纪录片制作者)、docu-film(纪实影片)、docudrama(电视纪录片)、docunet(文献网络)、docusearch(文献搜寻)

documentary(-mentary):mockumentary(故事纪录片)、rockmentary(摇滚电视节目记)、shockmentary(暴力与事故纪录片)、stalkumentary(人物纪录片)、jockmentary(体育明星纪录片)

甚至从 McDonald 中产生截得 Mc-,产生新词:McFood(麦当劳式食品)、McEmpire(麦当劳帝国)、McForum(麦当劳论坛)、McJob(麦当劳工作,指低薪工作)、McDoctor(麦当劳医生)、McComputer(麦当劳式计算机)。从 office 中截取 Of-,产生 Of-tel(通讯部)、Of-gas(煤气供应部)、Of-wat(用水部)、Of-rail(铁道管理部)、Of-lot(彩票发行部)、Of-sted(教育标准部)。

再如缩略性类比词,是在缩略词基础上类比,由于英语缩略词本身的理据不高,这种类比词的理据性也不很高。如:从 DINK(Dual Income, No Kids) 类比出 DEWK(Dual Employed, With Kids)、NILK(No Income, Lots of Kids)、TICK(Two-income Couple With Kids)等。再如:

MIDI(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MIDI keyboards(乐器数字键)、MIDI devices(乐器数字键)、MIDI files(乐器数字键)、MIDI sequencer(乐器数字序列发生器)、MIDI channels(乐器数字频道)、MIDI systems(乐器数字系统)。

还有单个字母的。e-(electronic):e-mail, e-text, e-cash, e-zine, e-money。

5.3.4 外来词

对外来词的处理上有意译和音译两种方法。如 laser, 翻译成“莱塞”就是音译,而翻译成“激光”则是意译。显然意译法有较强的理据。旅美物理学家程贞一曾对“激光”这个意译作过评论:“‘激光’这一英文单词对不熟悉物理的人来说,并未含有表明

其实质内容的形象信息。但在汉语中,激光二字就分别形象表达了‘激发’和‘光线’这样的意义。这样,对于懂中文但不懂技术的人来说,只要他看见‘激光’两字,立即就能从字面猜到它的大略意义”(李冬,1988)。

汉语借词处理基本上采取意译或音译加类词的方法,形成复合词:

蜜月(honeymoon)、自助餐(buffet)、超级市场(supermarket)、情人节(Valentine's day)、千年虫(millennium bug)、软着陆(soft landing)、电脑病毒(computer virus)、啤酒(beer)、艾滋病(AIDS)、桑拿浴(sauna)、踢踏舞(tittup)、蹦极跳(Bungee)。

可见,用意译吸收借词,语义透明,理据性强,正如严辰松(1990)指出的:“对于外来语,汉语尽可能地用理据性较强的词汇来翻译。音译法往往站不住脚。历史上,民主、科学、电话、等原先都有音译译名,现在都废弃不用了。”

而相比英语借词,多数是用原形借入(如文字形式也是拉丁字母的语言),或用音译的方法,因此没有什么理据可言。如:rabbi(希伯来语,意即“老师”)、sputnik(俄语,意即“人造卫星”)、maffia(意大利语,意即“黑手党”)、gemutlich(德语,意即“舒适的”)、ombudsman(瑞典语,意即“调解员”)、macho(西班牙语,意即“特别有男子气概的”)、tabla(印地语,意即“手鼓”)、ikebana(日语,意即“插花艺术”)、honcho(大亨、老板)。汉语中的kowitz(磕头)、tea(茶)、Yum Cha(饮茶)、tai chi(太极拳)、yen(瘾)、wen-yen(文言文)、pin yin(拼音)、tofu(豆腐)、wonton(馄饨)、fengshui(风水)、kungfu(功夫)、chow fan(炒饭)。

5.4 语义理据

语义理据(semantic motivation)是一种心理联想。通过事物的相似性,由一事物激发对另一事物的联想,是思维和认知过程在语言中的体现,因而这样的语义有较强的理据。语义理据主要有隐喻性、转喻性和词源性。

5.4.1 隐喻性

隐喻指用一事物暗喻另一事物,是用一个熟悉的概念投射另一要表达的概念的结果,简而言之,隐喻是词义引申的结果。如bonnet、coat、veil等表示衣饰的词,通过词义引申,就可用来喻指其他事物:“发动机罩盖”、“涂料外层”和“遮盖物”。汉语中这种隐喻表达也非常多,如虎口、树冠、浪峰、墙裙等。

由于隐喻是对原型或本义的偏离,因此根据语用学的关联理论(Sperber & Wilson, 1986),读者对隐喻的理解所付出的努力要比直接表达付出的努力多。也就是说,语言中的隐喻总量和质地都影响词汇的理据性。由于文化思维方式和构成隐喻方式不同,英汉语隐喻词在词汇中的比例和构成质地存在一定的差异。我们在研究中发现:i) 总体来说,英语隐喻词在词汇中的比例要高于汉语。ii) 英语词汇以单纯词为主,汉语词汇以复合词为主,而由单纯符号引申出的比喻意义一般要比由两个有意义的语素合成的复合词引申出的比喻意义,理据性要低。iii) 英语一个词语引申出来的平均喻义要高于汉语,引申的比喻义越多,理据越低。iv) 英语词语普遍存在跨词类引申,如

名词转为动词后,引申出来的动词意义和名词的基本义相差很多,而汉语即使有跨词类引申,比喻意义还是原来名词基本义的静态到动态,理据性强(我们将另文探讨)。

5.4.2 转喻性

转喻是相近和相关事物间的替代,如局部替代全体,容器替代内容等。典型的例子就是 *The kettle is boiling*。这是容器和所盛物之间的关系。水壶和水是密不可分的(其功能就是盛水烧水),由于人们一看到水壶就会联想到壶中的水,也就是说, *kettle* 和 *water* 是处于同一个认知框架里,因此它们构成了很强的语义联想。再如“有心无力”,这里用“心”指“愿望”,用思维工具代思维内容,人们头脑中关于思维知识结构很容易把它们联系起来。这种语义联想就是词语的理据。再如 *sail* 和 *ship*, *willow*(柳木)和 *bat*(球棒), *copper* 和 *coin*, *town and gown*(大学教师穿的长服)和 *university* 的关系。提到前者就会联想到后者,提到 *Wall Street* 就会联想到美国金融,读到 *White House* 就知道是指美国政府,说到 *gray hairs* 就是指 *elderly people*。还有 *black market*、*green party*,都是用颜色借代。汉语中也非常普遍,如同样是颜色,有绿色消费(绿色代环境)、黄色消费(黄色代淫秽)、灰色消费(灰色代不完全合法)。再如用服饰代人的:“青衣”(戏剧中的扮演庄重的中青年妇女)、“红领巾”;以容器代内容的:“吃火锅”、“壶开了”;以物代人的:“千金”、“桃李”;以工具代活动或结果的:“干戈”、“笔墨”;以部分代整体的“国脚”、“首脑”;以形状代人或物的:“娇小”、“穹碧”(天空);以发明者代发明物:“张小泉”、“瓦特”;以地域代人或物的:“中南海”、“滑铁卢”;以地名代产名的:“茅台”、“青岛”;以动物代人的性格:“千里马”、“走狗”;以日期代事件的:9·11、五四等。

最近十几年转喻机制已从替代性向邻近性(*contiguity*)发展,如根据束定芳(2004),转喻关系可以有语音邻近、词语邻近等,这就突破了传统的转喻范围。如语音上邻近:蝙蝠和福、苹果和病故、气管炎和妻管严;词汇上邻近:不惑和四十、人流和人工流产;事物上临近:洒脱和男女如厕、听雨轩/望瀑楼和男女厕所。这样一来,转喻的范围扩大到了缩略词(TMD, CU),委婉语(云雨、破鞋)等。不管怎样,这种邻近性和替代性一样也提供了很强的理据。

隐喻和转喻有什么关系? Lakoff & Tuuner(1989)认为它们的区别有两点:i) 隐喻有两个认知域,其中一个的理解是依靠对另一个的理解;而转喻只涉及一个认知域。ii) 隐喻是一个结构映射于另一结构,起投射作用;而转喻则是一事物替代同一认知域中的另一事物,起替代作用。沈家渲(2006)的解释是:“隐喻和转喻的相同点是,两者都是概念形成的手段,都可以是下意识的。两者的相异点是:隐喻是两个相似的认知域之间的‘投射’,转喻是两个相关认知域之间的‘过渡’。”可见,隐喻的根据是相似性,主要是一种表达手段,转喻的根据是相关性,主要是一种指称手段。再具体说,前者是在始源域和目标域两个没有关系的领域内建立的共同的概念联系,后者是在同一认知域(认知框架)内用一个更容易辨认和理解的实体去替代另一实体,或用邻近的原则,用显著度高的属性激活和凸显显著度较低的属性。如 *school*,常用意义是“学校”,但词典中还有一个意义是“全校师生、全校学生”:*The teacher is liked by the whole*

school。这就是转喻,因为用“受教育的地方”代“教育者”,两者是在同一个语义框架或概念域内。但词典还有一个意义是“鱼群”,一起学习的学生和一起游水的鱼就是两个不同概念域通过物理相似而形成的隐喻。再举个鲁迅《故乡》中的杨大嫂例子,把她叫成“细脚”就是转喻,以特征代本体,而把她唤成“圆规”,只能算隐喻,因为杨大嫂和圆规是两个不同的认知领域,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似性:杨大嫂像个圆规。

尽管定义上隐喻和转喻的界限比较清楚,但是实际上,由于转喻的定义在逐渐扩大,尤其是把关联性扩大到邻近性,这样就使得隐喻和转喻常常很难区分。面对一个引申比喻性词汇。我们往往很难确定它是两个概念域的映射,还是同一概念域的映射。如下面两组,除了A组和C组的词分别是比较典型的隐喻和转喻,B组词就很难肯定是隐喻还是转喻。

A	B	C
草包(无能的人)	白领(管理人员)	红颜(美女)
饭桶(不会做事的人)	肌肉(力量)	白宫(美国政府)
园丁(教师)	狐狸(狡猾者)	便衣(执行特殊任务的警察)
油水(利己的好处)	首脑(国家领导人)	箱底(不经常动用的财物)

可见隐喻和转喻是一种连续体关系,两头比较典型,能够区分出来,当中就是 *borderline cases*。也就是说 i) 转喻的指称尤其是借代的功能非常显著,而隐喻可以有指称功能,但几乎不用作借代, ii) 转喻只局限于名词,而隐喻可以是名词性、动词性和形容词性的。下面是转喻的例子。

He ruled his orchestra with a brilliant ear and an iron fist. (听觉、手腕)

He could read Shakespeare. (作品)

He is fond of the bottle. (酒)

This fox goes well with your cap. (狐皮围巾)

It is the team with the best bench. (替补队员)

He decided to enter the bar after college. (律师)

白大褂已走到病人前。(医生)

我们还是缺少大量的人手。(人)

全城都出动了。(城市居民)

班上又多了几个新面孔。(人)

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金钱美人计)

孤帆远影碧空尽。(船)

从上面的举例,我们注意到,由于转喻的喻体和本体是密切相关的,两者又共现于同一认知域或同一概念结构中,是用凸显、易感知、易记忆、易辨认的部分去激活整体。因此,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转喻性词汇的透明度和理据性都要高于隐喻性词汇。

转喻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中进行的,因此喻体不同并不影响理据。如汉语用“朱门”转指“富贵人家”,英语则用“紫色”或“银调羹”指代: *born in the purple*, *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one's mouth*; 汉语用“饭碗”指代“生计”: 丢饭碗, 英语则是“面包”: *out of*

bread;汉语用“戈(盾乾)”代表武器,所以有“金戈铁马”和“化干戈为玉帛”,英语同样意思的是“to bury the hatchet”,hatchet 是战斧。汉语有“贪杯”的转喻,因为汉人一般是用杯子喝酒的,但英语是 fond of the bottle,因为西方的酒鬼是携身带着酒瓶喝的。

影响透明度的是构词方式。英语转喻词的构成多为单纯词,如:bench 替补队员、bar 律师、iron 熨斗、pen 笔杆子、sword 武器、dish 菜肴、bottle 酒、hand 人手、table 饭菜、copper 硬币、paper 文件、sail 船、metal 五金、irons 镣铐、gold 金币、silver 银币、willow 球棒,也就是说工具、物件都直接转指,在字面上缺少中介的提示,在 bar 和 lawyer、sword 和 arms、bottle 和 wine、hand 和 helper、paper 和 documents 等之间的语义关系需要读者的知识去联接。而汉语转喻词多为复合词,如:人手、金币、冷盘、贪杯、餐桌、银根、全城、饭碗、糖弹、国脚。物件或容器词都有一个提示其作用的词陪伴:“人”、“币”、“冷”、“贪”、“餐”、“全”、“饭”、“糖”、“国”,不少时候是以短语形式出现的,即有一个表示语境的搭配词:千帆竞发、扬帆远航、手无寸铁、坐板凳。因此,汉语转喻词的透明度要高于英语。

另外,汉语的转喻词的喻源域一般都是具体事物,如朱门、饭碗、红袖、金戈等,而英语可以是抽象事物,甚至是行为动作。如英语中不少短语动词表示的动作都可以转喻为具体的人或物:standout(突出、显眼)一标兵、stand-in(代替)一替手、layoff(解雇)一下岗者、holdover(留下)一留任人员、runaway(逃亡)一逃亡者、playabout(随心所欲地玩)一游手好闲者、follow-up(紧跟)一随之而来的信件和电话等、walk-up(走上去)一无电梯大楼的楼上房间、pull-up(停车)一司机的休息处、walk-in(走进)一无需预约的诊所、layover(中途停留)一集散地、getup(起床)一服装。显然这种转喻在喻源域和目标域之间有较大的距离,尤其转指物的,因此透明度都很低。汉语中也有这样的指称性转喻,但加了“的”后,透明度高得多了:卖菜的、留学的、开车的、做生意的、画画的(人)、进口的、降价的、塑料的、小李做的、新生产的(东西)。

影响透明度的还有转喻词的使用频率。虽然我们没有对英汉语转喻做过统计,但我们认为汉语同音词的发达、句法结构的意合性以及语用习惯笼统表达等特点似乎更有利于转喻的使用。如汉语中同音替代:

道似无晴却有晴(晴代情)
孔夫子搬家一尽是书/输
外甥打灯笼一照舅/旧
小葱拌豆腐一一青/清二白
秃子打伞一无发/法无天
卖鱼的一不管虾/瞎事。

由于汉语的句法更多是依靠语境和意合,而非语义的逻辑性和结构的形合,因此下面这样的转喻在汉语中相当普遍,而英语是无法做到的:

吃火锅/吃食堂(这里是用容器和地点代内容)
我喝汤,他吃肉,圆原吃我(用“我”代“我的奶”)

也就是说汉语是一种主题突出性语言,没有了主谓在语法和语义上那种强制的一致性关系,转喻使用的环境非常松:

你也破了(“你”代“你的鞋”)

新鲜的买不到(“新鲜的”代“新鲜的水果”)

上海建起了一幢幢高楼大厦(“上海”代“上海人”)

经济特区采取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经济特区”代“经济特区政府”)。

而英语的主谓结构就限制了这样的转喻,如上面四句英语表达只能补全,或调换结构:

Your shoes have been worn out.

Fresh fruit is not available.

Skyscrapers are being built in Shanghai.

A series of preferential policies have been adopted in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 to attract foreign capital.

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转喻不仅是语言经济表达的普遍需要,也是汉语笼统表达的特殊需要。如说“吃食堂”,用食堂代“饭”,就无须交代是在食堂吃饭,还是在食堂搭伙,或是买回来吃,因为是强调处所,还是强调方式,在这样的交际中没有必要。也就是说“吃食堂”这样笼统含糊的表达正适合这样的需要。同样,说“吃大碗”和“听半导体”,就回避了,或没有必要交代是“用大碗吃面”还是“用大碗吃饭”,或是“用半导体听新闻”还是“用半导体听故事”。

5.4.3 词源性

一个词语的来源就构成了理据。这里有两种情况,典故性和词义性。

5.4.3.1 典故性

英语不少词含有“典故”,而这些典故多以人名和物名词化,或称为“专有名词普通化”(commonization of proper nouns)。

1) 人名性。如 siren 是希腊典故中一个女妖的名字,她用美丽的歌声诱惑无数的水手,由此引申出“报警”意义。tantalize(逗引)来自希腊典故中的宇宙之子 Tantalus,被罚捆绑在一棵果树下,但是每当他饿极了要吃果子时,果子就被风吹走。由此他的名字引申为普通词义。quixotic(浪漫,想入非非)则是塞万提斯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个充满理想主义,狂热狭义的人。Frankenstein(作法自毙)这个词原来是英国作家 Shelley 小说中的一个生理学家的名字,他用解剖室中的尸体创造了一个怪物,结果反被它毁灭。再如 sandwich,是来源于一个叫 Sandwich 的人(也有说是一个小镇名),他赌博成性,无暇吃饭,经常边赌边吃夹心面包,久而久之,这种食物就被叫做 sandwich。braille(盲文)这个源自盲文的创始人 Louis Braille。robot 一词原是捷克戏剧 Rossum Universal Robots 中一个能模拟人类活动并从事人类工作的自动控制装置,后引申为“机器人”。boycott(联合抵制)源于 Charles Boycott,他是爱尔兰一位收地租的人,由于手段残暴,引起人们联合抵制。sadism(性虐待狂)源于法国作家 Marquis de Sade,他以性倒错色情描写著称,即从给恋人施加痛苦中寻求刺激。可见这些词的理据就体现在这些典故里。尤其是西方的《圣经》提供了不少这样的词语:Judas(犹大一叛徒),Solo-

mon(所罗门—聪明人), Samaritan(沙门泰—乐于助人者)。

英语中大量科技词汇是以理论创始人或物品发明人的名字来命名的,这种现象英语中称为 eponym(名祖)。下面一张表仅举几例我们比较熟悉的(事实上英语电学、物理学、化学、医学中几乎所有技术术语都是由人名而来的)。

表6 科学家姓名词化

技术术语	科学家名	技术术语	科学家名
watt(瓦特)	Jame Watt	volt(伏特)	Alexadro Volta
ampere(安培)	Andre Marie Ampere	ohm(欧姆)	Georg Simon Ohm
newton(牛顿)	Isaac Newton	joule(焦耳)	Prescott Joule
curium(镅)	Marie Curie	einsteinium(镭)	Albert Einstein
nobelium(镎)	Alfred Bernhard Nobel	fermium(镭)	Enrico Fermi

有趣的是这些词一旦形成还可以通过派生的方法,引出更多的新词,如从 watt 引出 wattmeter(电表)、wattsecond(瓦秒)、wattless(无功的)、kilowatt(千瓦)、megawatt(兆瓦)。从 volt 引出 megavolt(兆伏)、kilovolt(千伏)、voltmeter(电压表)、voltaic battery(伏打电池组)。再如,marconi(发无线电报)、marconigram(无线电报)、marconigraph(无线电报机)都是从诺贝尔奖得主、意大利科学家 Marchese Guglielmo Marconi 名字来的。而 galvanic(电流的、惊人的)、galvanise(给…通电、使兴奋)、galvanism(伏打电、感染力)、galvanometer(电流计)、galvanistical(电疗的)则是从另一位意大利科学家 Luigi Galvani 的名字来的,他在解剖青蛙时发现了物点现象。

2) 物名性。如 china(瓷器)一词源于产地中国。fig leaves(无花果树叶),源于《圣经》亚当和夏娃用无花果树叶遮身,现用于遮羞意义。jeans(牛仔裤),源于法国 Genes,当地产耐磨的棉布。champagne(香槟酒)是法国地名,gin(杜松子酒)产自于日内瓦,gin 是 Geneva 缩写。cashmere(羊绒)是用 Kashmir 的羊毛制成的。spa(矿泉)源于比利时有名的矿泉疗养胜地 Spa。waterloo(遭到惨败)源于拿破仑军队大败 Waterloo 一地。badminton 原是英国一个庄园,据说羽毛球运动发源此庄园。rugby 是英国一所学校所在地,由于在 Rugby School 盛行橄榄球运动,这种球类活动就被叫做 rugby。pinchbeck(冒牌货)来源 Pinchbeck,即伦敦一专事造假的珠宝店商号。zipper 拉链源于美国的一种拉链的商标。Walkman(随身听)是日本一个电子产品的商标。catch-22 原是一本书名,描写第二十二条军规带来的问题,引申出“无法摆脱的困境”意思。Utopia 原也是书名,描写的是一个充满美好但又不现实的地方,即乌托邦。

汉语中用人名形成的词语就较少,“伯乐”、“杜康”和“诸葛亮”这些例子是屈指可数。这主要和中国的社会文化意识有关,除帝王或政治领导人,很少有用普通人名字来命名事物。另一更主要的原因是汉字的表意功能。构成汉语姓名的字和构成普通名词的字(词素)有很大区别。“蔡伦”中没有“纸”,很难词化去指称纸,“鲁班”中没有“木”,也难于词化为木匠,更不大可能把蔡伦、鲁班带明显名词特征或姓氏的词转用动词。英语是拼音文字,姓名的专有名词和事物的普通名词都是字母组合,除了首

字母大写外,没有任何区别,因此要造一个新词去指称一个新的现象,用相关人名或地名是最简单不过了,而且英语词的词义都是约定的,用人名或地名,意义更清楚。第三,中国的百家姓绝大多数专用为姓,很少用作其他意义,如蔡、赵、鲁等。但英美人多以有其他意义的普通名词作为自己的姓。如 i) 以职业为姓:Blacksmith(铁匠)、Carpenter(木匠)、Taylor(裁缝)、Miller(磨坊工)、Butcher(屠夫)、Baker(面包师)、Harper(竖琴师)、Archer(弓箭手)、Locker(保管员); ii) 以自然为姓:Bridge、Brook(小河)、Ford(浅滩)、Cape(海角)、Hill; iii) 以动、植物为姓:Lion、Swan、Wood、Wolf、Flower; iv) 以颜色为姓:Black、Red、Brown、White、Pink、Silver、Green; v) 以绰号和器物为姓:Stout(胖子)、Arm strong(大力士)、Coffin(棺材)、Stone(石头)。因此,专用姓名和普通名词互换也就相当容易了。

汉语的词源词大多是和事物典故有关。如:问鼎、临池、染指、中肯、左袒、涂鸦、东床、华容道等,后面都是一个一个典故。如“推敲”来自贾岛的“僧推(敲)月下门”;“弄瓦”有“生女儿”的意思是来自《诗经》中把“瓦”看作古代织布;“解手”据说是监犯迁移途中,手是被结在一条绳子上的,他们需要大小便时就高叫“解手”;“梨园”是唐玄宗在皇家梨园培训歌女的地方。据统计,汉语中的典故词语包括典故成语有3万多条。

我们注意到汉语专有名词转为普通名词的,除少数词化了如梨园、东床,大多数都只用作临时性的修辞手段即转喻,如“来了一位‘华佗’”;“他们喝的是茅台,抽的是大中华”。

5.4.3.2 词义性

对现代人来说,“交错”这个词的理据性是低的:“错”什么意思,和“错误”的“错”有何关系?就需要查词源。如根据《说文解字》,在古汉语中,“错”的本义是金属涂饰和镶嵌,由刻画花纹引申为纵横交错,而又从交错引申为“错误”。同样“地理”中的“理”,在《说文》中意即“治玉也”,表示“顺着玉的纹理将它从石中剖分出来”,这样就形成了纹理,又引申出道理、地理、治理、整理、处理、管理等。再如,“毛笔”可理解,但“毛病”就难于理解了。查“毛”的词源,原指动物的毛发,因毛发细小,所以把小病、问题称为“小毛病”。汉语中还有通假字造成词的理据性丧失。如“码头”本为“马头”,是古时专供兵马上船用的水边建筑,但后来这种建筑是用石头造的,就形成了“码头”。

如果说汉语词语的词源词义主要是在语言内产生的,是词汇历时发展的结果,那么英语词语的词源词义主要是在两种语言的互借中产生的,主要是词汇共时变化的结果。如 mushroom(蘑菇),学英语的人不好理解:蘑菇和房间有何关系?实际上这个词是从法语 moucheron 借来的,由于-ron 在英语中没有这样的拼写组合,而 ron 发音又和英语 room 相似,于是在书写时就变成了 mushroom。同样,sirloin(牛腰肉)来自法语的 surlonge。在法语中 sur 等于英语 over, longe 等于英语 loin,把 longe 意译为 loin 没有问题,但把 sur 音译为 sir(爵士)引起了整个词语的语义上的误导:爵士腰肉。还有 sovereign(君主)从源自法语 souverain,法语 rain 不是词素,但借进时由于其发音和 reign(统治)相似,而 souverain 整个词义也和统治有关,因此就改成了 sovereign。这些词都是在借词中由于外来词在读音或拼写上和某个本族词相近而诞生的,因此基本上都丧失了

理据。再如 cockroach(蟑螂)不是 cock(公鸡) + roach(小鲤鱼)。当然,汉语中也有互译产生的理据扭曲的情况。如“干葡萄酒”从英语 dry wine 翻译过来的,英语中的 dry 有“干”(not wet or damp)意思,但也有“不甜”(not sweet or fruity)的意思,翻译时取了前者的意思,但这种情况较少。

所以词源性的词,虽然有一定的理据,但由于需要有一定的知识背景,透明度都不高。

5.5 总体理据大小及其原因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判断一种语言的理据性大小,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词汇基本结构和词汇意义变化,前者是静态的,后者是动态的。

5.5.1 词汇基本结构

任何一个语言的词汇体系中都有一级词(单纯词)和(二级词)合成词,它们的结构比例可大致决定一个语言的词汇理据性大小。由于一级词的音义、形义关系有较大的任意性,而在二级词中,很多就是运用约定俗成、具有固定音义、形义关系的一级词组成的,合成的词就存在明显的理据痕迹,因此一般说来,单纯词越多,理据性越小(汉语另当别论)。反之,合成词越多,理据性越大。而在合成词中,由于复合词是由实词组成,派生词的词缀意义较虚,因此,复合词越多,理据性越大。

下面我们来讨论英汉单纯词和复合词比例。根据《汉语词汇的统计与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5),汉语单音节单纯词(应为单语素)在现代汉语词汇中仅占 16.7%,加上双音节和多音节单纯词,汉语中所有的单纯词也只占总数的 20% 左右。这样有 80% 左右是合成词。由于汉语中词缀数量不多,我们可以断定,80% 合成词中,绝大部分都是复合词。于平(1999)对《红楼梦》的词汇进行了分析,发现“如果按照语言类型、语义类型、形态类型、句法类型把词汇分成单纯词、复合词、派生词作一统计,可以发现,《红楼梦》使用最多的是复合词,其次是单纯词,再次是派生词。”

英语方面,根据 Dupuy(1974)对 267 000 词族的统计,单纯词大约为 45% 左右,复合词为 25% 左右,派生词 24% 左右。可见英语中单纯词的比例远远超过汉语。这还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证明。

(1) 不同的概念需要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词化。基本层次概念是人们对世界万物进行最初范畴化的结果,一般是用单纯词来表达的,如人、山、地、水、信、鞋、球:man、hill、earth、water、letter、shoe、ball。随着社会物质发展和人类认知深化,观察更细的范畴化就形成了下层概念,而抽象概括的范畴化形成了上层概念。由于这些上层概念或下层概念是在基本层次概念基础上进行的,表达的是基本层次概念的个性差异,因此体现个性特征的上层概念或下层概念往往采用个性特征 + 基本层次概念的方法合成复合词或短语,也即“修饰语 + 名词”。如鞋(跑鞋、皮鞋、高跟鞋),信(平信、航空信、挂号信),球(足球、排球、篮球);shoes (snow shoes, tennis shoes, leather shoes), mail (surface mail, air mail, electronic mail), ball (football, volleyball, basketball)。但统计

发现英语除基本层次范畴用单纯词外,上下层概念也往往是单纯词。

flower(plant — rose, lily, violet, narcissus, chrysanthemum)

tree(plant — pine, oak, chestnut, yew, willow)

bird(animal — pigeon, parrot, swallow, crow, hawk)

dog(animal — husky, hound, spaniel, bitch, puppy)

water(fluid — spit, ink, urine, tear, glue)

oil(fluid — petrol, diesel, kerosene, petroleum, grease)

wind(weather — breeze, gust, hurricane, typhoon, tornado)

rain(weather — drizzle, shower, cloudburst, sleet, hail)

bed(furniture — hammock, cradle, cot, bunk, double bed)

chair(furniture — bench, couch, sofa, rocking chair, armchair)

walk(move — pace, amble, stagger, stride, tiptoe, trudge)

run(move — race, dash, jog, sprint)

cry(emotion — wail, howl, sob, mewl)

laugh(emotion — jeer, smile, grin, chaff)

而汉语上下层概念都是用复合词构成的。

花(植物—玫瑰花/水仙花/菊花/桂花/荷花)

树(植物—柏树/松树/柳树/梧桐树/针叶树)

鸟(动物—麻雀/鸽子/鹦鹉/燕子/白头翁)

狗(动物—猎狗/鬣狗/狼狗/牧羊狗/哈巴狗)

油(液体—汽油/柴油/煤油/菜油/石油)

水(液体—淡水/海水/墨水/泪水/洪水)

风(气象—旋风/飓风/台风/信风)

雨(气象—雷雨/暴雨/阵雨/酸雨)

床(家具—吊床/摇床/铁床/单人床)

椅(家具—长椅/躺椅/靠椅/轮椅)

走(运动—疾走/散步/正步走/踮脚走)

跑(运动—赛跑/慢跑/快跑/冲刺)

哭(感情—恸哭/号哭/呜呜哭/低声哭)

笑(感情—嘲笑/微笑/露齿笑/打趣笑)

(2) 语言借词有音译和意译。音译结果基本上是单纯词,而意译往往是复合词或短语。英语借词大多是音译,因此都是不可分析的单纯词。如 reign、court、tax、sermon、clerk、crime、fine、peace、guard、veil、plume、scarlet(来自法语); genius、history、polite、quiet、civil、altar、shrine、candle、organ(来自拉丁语); bust、violin、opera、bass、piazza、trill、stanza、duet(来自意大利语); lager、flak、plunder、poodle、waltz、quartz、nickel(来自德语); steepe、taiga、sable、hamster、sputnik(来自俄语)。不仅如此,而且外来借词在英语单纯词中占大部分,由本族词构成的单纯词只是一小部分。根据汪榕培等(1997:293)对英语中最常用的5000词(大部分是单纯词)的词源情况统计,本族语只有30%不到。

相反,汉语借词绝大多数是根据意译的复合词,如电话、隐形眼镜、蜜月、软着陆、超市、千年虫、网民、冷战、温床、处女地、代沟、快餐、泡沫经济、家庭影院、摩天大楼。即使一度是音译的单纯词,也因不合汉语的造词习惯而改成可分析的复合词,如德律风/电话、司的克/手杖、水门汀/水泥、麦克风/话筒、格士林/汽油、格朗码/语法等。

表7 英语词源调查

	本族语	法语	拉丁语	其他
前1000词	83%	11%	2%	4%
前2000词	34%	46%	11%	9%
前3000词	29%	46%	14%	11%
前4000词	27%	45%	17%	11%
前5000词	27%	47%	17%	9%

(3) 汉语单纯词使用频率不及可分析的复合词。在古汉语中单纯词的使用占绝对比例。但现代汉语中,单纯词的使用越来越少。阅读任何一篇现代文章都可发现,理据性更强的双音节复合词唱主角。反观英语,不可分析的单纯词在日常交流中一直是主流。根据李冬(1988)统计“英美人平均每使用100个名词,就有60个简单词;平均每使用100个形容词,就有62个是简单词;动词更是以简单词为主”。这里的简单词我们理解就是单纯词。和汉语相反,在古英语中,复合词曾占很大的比例,复合法是主要的构词法。根据汪榕培等(1997:282)统计,在英国最早的史诗 *Beowulf* 3183行诗句中,复合词有1069个。只是进入了中古英语时期,随着大量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词汇进入英语,英语才改变了运用复合法作为造新词的主要手段,转而直接引进借词的方法来满足对新词的需要。而外来词中单纯词占很大比例。即使单纯词有其对应意义的复合词存在,英语也倾向于用单纯词,如 venison — deer meat, volcano — burning mountain, hippopotamus — river horse。

也就是说汉语构词表达倾向于分析性和透明性的复合词,而英语倾向于把复杂的信息浓缩在一个不可分析的单纯词中。

溜冰—skate	细香葱—chive	顶针—thimble
手套—glove	大陆—continent	导水管—aqueduct
离婚—divorce	独身—celibacy	原因—cause
开始—commence	法律—law	语言—language
结婚—marry	高潮—climax	包围—siege
面纱—veil	城镇—town	存款—deposit
污染—pollute	省略—omit	出现—appear
装配—assemble	挂上—hang	听到—hear
小孩—child	小时—hour	小费—tip
小号—trumpet	小睡—nap	大雨—shower
大笑—laugh	大陆—continent	大米—rice

大学— college	高效— efficiency	高度— altitude
高峰— peak	高利贷— usury	高原— plateau
低级— junior	低廉— cheap	低劣— inferior
低语— whisper	低俗— vulgar	

即使都是单纯词,汉语单纯词和英语单纯词的质地也有所不同。首先汉语单纯词基本上是由单语素汉字构成的,由于汉语是从象形文字发展来的表意文字,汉语的单纯词有较强的表意性和透明度。英语是拼音文字,英语单纯词是由字母组合而成的,几乎没有什么理据。

从词的结构来划分,主要是单纯词和合成词两大类。由于英语中单纯词要占到45%左右,剩余的即使都是合成词,其比例也要远远低于汉语的合成词。而在合成词中,英语派生词又占到24%左右,因此可以确定其比例大大高于汉语派生词,这可以从汉语中词缀不多得到证明。我们可以看到汉语中复合词的意义,英语中除了用单纯词表达,主要就是用派生词来表达:

电脑 computer	马路 street	橡皮 rubber
机器 machine	地球 earth	移民 emigrant
童年 boyhood	厕所 lavatory	幻觉 illusion
公寓 apartment		
<u>打碎玻璃</u> broke the <u>window</u>		<u>劈开木头</u> chop the <u>wood</u>
<u>错失良机</u> miss the <u>opportunity</u>		<u>加深危机</u> deepen the <u>crisis</u>
<u>贬低工作</u> devalue his <u>work</u>		<u>澄清事实</u> clarify the <u>fact</u>
<u>缩小差距</u> narrow the <u>gap</u>		<u>打扫房间</u> dust the <u>room</u>
<u>释放囚犯</u> free the <u>prisoner</u>		
水族馆 aquarium	博物馆 museum	体育馆 gymnasium
打字机 typewriter	录音机 recorder	打印机 printer
计算机 computer	打针 inject	打电话 telephone
打折扣 discount	打扰 disturb	消失 disappear
拆卸 disassemble	取下 unhang	偷听 overhear

为了进一步证明英语的单纯词和派生词在词汇中的比例大于汉语的单纯词和派生词,我们对《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本)》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前者正文共1691页,后者为1774页。两本词典隔24页抽取1、25、50、75、100、125……页上第一个词。前者共得68个词,后者得71个词,它们的单纯词、派生词和复合词比例如下(由于汉语抽得的词都是合成词,所以我们按下面标准来判断:凡是合成词第一个语素可以单用的,这个词就按单纯词计算;如不能单用,而其中一个语素是词缀就按派生词计算,两个语素都不能单用的则为复合词)。

表8 英汉语三类词的词汇比例

	单纯词		派生词		复合词		合计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汉语	21	30.9%	4	5.9%	43	63.2%	68	100%
英语	35	49.3%	32	45.1%	4	5.6%	71	100%

尽管统计中有些出入(如汉语单纯词中没有区分单纯词和单音节字,如果去除不能单用的单音节字,汉语单纯词比例还要低),但这个统计基本上证实了 Dupuy(1974)的统计和我们对英汉单纯词、派生词和复合词比例的分析。

综上所述,从词汇结构分析,汉语词汇的理据性要强于英语。原因就是绝大多数汉语的词是复合词,都有较高的透明度,其意义都是可从组成的语素意义中推断。因此王艾录等(2002)下结论说“现代汉语是世界上理据最丰富最发达的语言之一”。尽管汉语在其词汇发展中,已趋向于符号化,如不少新词意义和原来象形词意义关系越来越小,音译词和字母词的迅速增加等等,但是汉语偏正结构,属加种差的复合造词方法,使新词依然具有很强的内部理据。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英语命名方法也在向透明度和理据性发展。如,“新古典复合词”就是朝这个方面努力的尝试:

肝炎— hepatitis	肠炎— enteritis	肺炎— pneumonia
胃炎— gastritis	肾炎— nephritis	关节炎— rthritis
脑膜炎— meningitis	鼻炎— rhinitis	喉炎— laryngitis
语言学— linguistics	语音学— phonetics	语义学— semantics
语用学— pragmatics	经济学— economics	政治学— politics

尤其是新词发展的方向似乎更倾向于复合词。如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和 *The Origin of Everything* (王逢鑫, 2001), 早先的球类项目似乎都是单纯词: cricket(板球, 13世纪)、hockey(曲棍球, 13世纪)、golf(高尔夫球, 1457)、squash(壁球, 1850)、soccer(足球, 1863)、polo(马球, 1869)、rugby(橄榄球, 1871)、badminton(羽毛球, 1873)、tennis(网球, 1873), 而后面命名的球类项目几乎都是复合词: table-tennis(乒乓球, 1880)、softball(垒球, 1887)、basketball(篮球, 1891)、volleyball(排球, 1895)。Ayto(1999)在回顾20世纪出现的新词时说:迄今为止,英语词汇量扩大的最为常见方法就是对现有成分的组合,将近四分之三的新词就是用这种方法构成的。Stockwell & Minkova(2001)更是直接地指出:“复合词是英语词汇中新词产生的最大源泉。”原因就是简便透明。就地取材,借用现成的词素来构造新词,要比挖空心思凭空造一个词省力多了;把两个熟悉的词碰在一起,要比杜撰一个完全陌生的词友好得多(more friendly),能理解得多,这也符合人的认知规律:认识新知识要有旧知识作为桥梁。

5.5.2 词汇意义变化

一个语言的词汇理据大小,除了词汇结构比例外,还取决于动态的词义变化。词

义变化是绝对的,这是因为 i) 社会历史的发展会使指称意义发生变化(如下文举例的 manuscript, pen); ii) 新事物新概念命名需要赋予旧词以新义(如下文举例的 scene, allergic); iii) 使用者对事物看法和联想的改变引起词义变化(如下文举例的 villain, Black); iv) 本族词受外来同义词的挤压影响而改变词义(如下文举例的 deer, pig); v) 原词的缩略、简化也会改变词义(如下文举例的 private, general)。一般说来,无论是单纯词还是合成词,其最初出现的意义都有一定的理据。随着词义的引申和演变,其理据就会有所下降。正如 Li & Thompson (1981:46) 说的“一个词刚形成时,其词的字面意义和词的总体意义还是比较一致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语义相关性渐渐拉开,最后理据就失去了”。

用原型范畴理论来解释,理据丧失的过程就是语言非范畴化的过程。一个词的典型意义一般是有理据的,随着表达的需要,典型意义通过泛化、虚化和喻化等而不断变化,由此产生的新义逐渐失去了典型范畴意义。如 Taylor (1989) 在《语言范畴化》中考察了 climb 几个不同的意义:

- a. The boy climbed the tree.
- b. The locomotive climbed the mountain.
- c. The plane climbed to 30,000 feet.
- d. The temperature climbed into the 90s.
- e. We climbed along the cliff edge.

a. 是 climb 的典型范畴意义:“从低往高、使用四肢、相当费力。”但 b.、c.、d 分别没有了“使用四肢”和“相当费力”意义,e. 甚至连“从低往高”的意义也没有了。汉语中如“小姐”,典型范畴意义是“富贵人家未出嫁的年轻女儿或女子”,但随着公关小姐、三陪小姐和服务员小姐的出现,这些典型范畴意义都丧失了,只剩下“女性”意义。可见这种从典型意义(即原型)向非典型意义转变的非范畴化必然削弱了原型的理据。

用符号任意性理论来分析,词作为语言的符号是任意性和约定性妥协的结果。约定性保持了语言符号所代表的意义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为语言沟通提供了理据性。而任意性保证了对不断增长的表达需要的满足,使词汇意义能够在约定的框架内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表达的需要有所变化和发展。没有语言的任意性,对词汇原来约定的意义就不能改造,词义就不能发展,而如果没有语言的约定性,词义的发展就失去了基础,就会因为理据性过分降低而得不到全社会的认可和使用。因此词义的发展是在一定框架内进行的。词义的发展和变化有三种基本情况:词义扩大、词义缩小和词义虚化。

5.5.2.1 词义扩大

从最早开始的特指意义、具体意义,术语意义等逐渐扩展到较为普遍的、抽象的和一般的意义,英汉语言中的词汇中,尤其是基本词都经历了这种语义扩大和泛化的过程。如:

词	原来意义	扩大意义
manuscript	手稿	作者原稿,手写或打印的
bribery	给乞丐的剩饭	行贿、受贿

orientation	向东面	方向
scene	舞台上的房子	景色
cookbook	烹调书	详尽的说明书
pain	惩罚	痛苦
arrive	靠岸	到达
holiday	圣诞节、复活节等	任何休息的假日
alibi	不在犯罪现场(法律语)	借口、托词
allergic	过敏(医学语)	厌恶
oil	橄榄油	油的统称
butcher	杀羊的人	宰杀任何牲畜的人
河	黄河	所有河流
好	女子面容美好	各种事物美好
匠	木匠	各种有技术的工匠
衣	上衣	所有衣服的通称
管	钥匙	细长的管子,管理
灾	天火	一切灾害
达	道路畅通	一般的畅通,包括语言
联姻	两家由婚姻结成亲戚	不同单位建立的紧密合作关系
工程	大土木建筑工作需要	投入巨大人力物力的工作

“管”的最早意义是“钥匙”,如(左传)有“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这是因为古代的钥匙都是用竹管做的。后来由竹管引申为水管、铜管;由钥匙引申出掌管、管理。这样,“管”的“钥匙”意义消失了,而“水管”和“管理”的意义联系也就中断了。allergic 从医学上一种病症引申到“引起反感”,使原来的理据丧失了。这种理据的丧失往往是词义引申比喻的结果。有些词本义和引申义共用,理据尚存,如“同志”的本义“为共同理想事业奋斗的人”,引申义为“人们彼此之间的称呼”。另一些词的本义词典已不记载了,理据较弱,如 broadcast 原意是 to scatter seed over a field,现转为“广播”。

5.5.2.2 词义缩小

词义缩小和词义扩大的演变方向正好相反。也就是说,意义是从泛指到特指,从抽象到具体,语义外延缩小。

词	原来意义	缩小意义
meat	食品和饮料	食用肉
deer	野生动物	鹿
garage	安全地方	汽车库
poison	饮料	毒药
liquor	液体	烈酒
hospital	休息游乐场所	医院
spinster	纺织女	未婚女人

pill	药片	避孕药
girl	年轻人	女孩
capsule	小盒	胶囊
knight	年轻人	爵士
bird	雏鸟	鸟
虫	所有动物	昆虫
寡	丧偶	女性丧偶
金	金属	黄金
瓦	土器已烧总名	房顶盖的瓦
臭	气味	臭味
禽	鸟兽总称	鸟类
宫	房屋	皇帝宫殿
脚	小腿	腿的接触地面部分
丈人	年老之人	岳父
处分	处理、安置	对犯错误或违纪的人处理

一般说来,词义缩小远没有词义扩大普遍,因为这不符合同义发展的规律。词义缩小和外来词进入有关。如 pig、sheep 和 cow 作为本族词既有猪、羊、牛的意思,也指猪肉、羊肉、牛肉。法语同义词 pork、mutton、beef 进入英语后,pig、sheep 和 cow 就放弃了猪肉、羊肉、牛肉的意义,专用动物名了。词义显然缩小了。

有些词义的改变也说不上是词义扩大或缩小,而是新义的增添。这主要是有两个渠道。i) 联想引申。如英语中的 premises, 最早是法律术语,经常出现在关于不动产的文件中,意思是“上述各点”或“如上所述”,但对一般市民来说,由于这个词和房屋等不动产有联系,久而久之,这个词就产生了语境联想,引出了“房屋及其地面附属物”意思,以至最后词化下来,并作为 premises 的主要意思。ii) 简化造成。如 private 是“私人的”意义,但作名词还有“士兵”的意义,这个意义的增添是语言缩略简化引起的。“士兵”意义,英语原来是用复合词 private soldier 表示的,在语言经济原则作用下,这个复合词通过剪切 soldier,保留了 private,结果 private 有了“士兵”意义。同样,abolition 原来仅是“废除、废止”的意思,由于经常有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 的使用,后来为精简表达,只说 abolition 表示整个短语意思,结果这个词又添了“废奴运动”的意思。下面是更多例子:

词	原来意义	新添意义
saloon	轮船大厅	大轿车(a saloon car)
periodical	定期的	期刊(a periodical paper)
general	全面的	将军(a general officer)
daily	每日的	日报(daily newspaper)
transistor	晶体管	半导体收音机(transistor radio)
editorial	编辑的	社论(editorial article)

汉语同样有这种情况,语言的缩略和简化导致新词义的出现。Packard (2001:

276) 专门谈到这个问题。如“地铁”的全称是“地下铁道”。在“地下铁道”这个短语中,“铁”是本义,表示一种金属。但在缩略为“地铁”后,“铁”的意思就变了,出现了“铁路”的意义。再如“面的”是“面包车”的简称。在“面包车”中,“面”还是“面粉”意义,说明“包子”的材料,但在“面的”中,“面”的意义是“面包”。同样“彩电”和“彩色电视机”,在全称中,电是本义,但在简称中,电的意义是“电视机”。“光纤”的全称是“光学纤维”,这里的“光”和“纤”是本义,分别表达“光线”和“微小”,但缩略成“光线”后,光是“光学”的意思,纤是“纤维”的意思。词语缩略后出现新的搭配不仅改变意义,还改变词性。如“纤”是形容词,一般作修饰用:纤尘、纤毫、纤毛、纤度等。但在“光纤”中,成了名词。“公托”是“公办托儿所”的简称,“托”是一个动词,表示“委托、寄托”意义,但在“公托”这个缩略词中,“托”不再是动词的意义,而是“托儿所”的简称,具有了名词的词性和机构的意义,这可以从“入托”的“托”表示出来。再如“劳保”和“劳改”,它们的全称分别是“劳动保险”和“劳动改造”。全称里的“保”和“改”是动词,分别是“保护”和“改变”的意思。但缩略为“劳保”和“劳改”后,就变成了“保险”和“改造”意义,词性也由原来的动词变成了名词。

词义的扩大或缩小还往往伴随着词义色彩的变化,这主要是人们对某个阶层、职业等形成的心理上偏见或重新认识引起的。如 villain 古时指种地为生的农民,由于贵族阶层往往把农民和粗鲁、坏人画等号,逐而渐之,villain 的词义变为“恶棍”。再如, lust 和 lewd 原来意义分别是 pleasure 和 ignorant,并没有贬义,现在才有“性欲、物欲”和“淫荡、好色”的意思。相反 Black 一词在歧视黑人的时代有贬义的意义,但随着黑人地位的改变,黑人加入到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大家庭,人们对黑人态度的转变,Black 成为了褒义词。还有 marshall,原来是“马夫”,现在是“元帅”,angel 原来是“messenger”意思。无论是从褒义到贬义,还是从贬义到褒义都会影响词汇理据。再如:

词语	原词义	现词义
craftsman	骗人高手	工匠、名匠
shrew	邪恶的	精明能干的
cunning	有学问的	狡猾的
策划	暗地里谋划做坏事	精密计划做某事
老板	有剥削性质的私营企业业主领头的掌权者	

我们看到,不管词义扩大还是词义缩小或色彩意义的改变都是理据丧失的过程。尤其是不少词已经失去了词源,理据更是难以发现了。如 pen、car 的原来“羽毛杆笔”和“四轮马车”意义在现代词典不记载了,同样,broadcast 原来意义是“scatter seeds”,drive 原来意义是“drive cattle”,现在词典都没有这样的意义了。不知道词源,理据就没有了。有些词典还保留源义,如 chip 指我们吃的“薯片”或计算机上的“集成片”,它们有什么关系?只有查词典,才知道 chip 的原来本义是木、石碎片。

5.5.2.3 词义虚化

一些实词在长期的使用中往往会逐渐虚化,也称语法化,即实际意义的丧失,语法功能的增强。这种语法化的过程是理据丧失的过程。正如 Langacher (2000:296) 说

的,语法化是由词项逐渐演变为一个语法成分的过程。Driven & Verspoor(1998:62)更具体了:语法化就是原来可以自由运用的词转变为在构词或句法中不再独立使用的语法标记的过程。如英语派生词缀-ful、-less、-ship、-ly等,原先都是自由语素,不仅有其独立的形式(full、leas、shape、lic),而且有其明确的词义:“满的”、“没有”、“创造”、“身体”。后在使用当中,由于经常和某些词共现,意义逐渐虚化,或获得了一种概括化意义,笼统地表示“有的、多的和具有某种性质的”、“无的,不的”、“状态、性质和情况或身份职位”、“方式、程度”等。虚化后,成为了词缀,又加强其构词能力:

spoonful, mouthful, fruitful, powerful, successful, eventful, wishful, careful, hopeful, trustful, hateful, regretful, feaful, skillful

fruitless, sleepless, careless, hopeless, merciless, restless, homelss, useless, shameless, colourless, rootless, tireless

friendship, fellowship, partnership, dictatorship, relationship, membership, citizenship, ladyship, lordship, kingship

carefully, fearfully, really, similarly, gloriously, usefully, quickly, daily, monthly

可见,“语法化与某一语言项高频率使用密切相关。使用频率越高的实词,就越容易作为语法化的起源,也就越容易被虚化为语法标记,其结果反过来又提高了该形式的使用频率”(王寅2006)。

可以说,一个自由语素语法化过程就是具体意义减少,概括意义增加的过程,也就是说是理据不断丧失的过程。

再如英语中 given, provided 常常用作过去分词,具有“给予”、“提供”实词意义:

Given the opportunity, he will do it excellently.

Provided fine weather, I will make a trip.

由于经常这样搭配使用,given 和 provided 意义虚化,逐渐和逻辑主语(he、I)的关系飘离,而成为介词性的虚词,具有“考虑到”、“给予条件”和“只要”意义:

Given his age, I'm sure the job is excellently done.

Provided circumstances permit, we will hold the meeting soon.

regarding, considering, judging, concerning 等,同样是由于经常使用现在分词形式,或固定搭配,而成为具有介词性质的虚词:

Carefully considering all the evidence, the panel delivered its verdict.

Considering you are still so young, your achievement is great.

再看一例:

He keeps all letters. / He keeps quiet. / He keeps eating.

从“长时间保存、保留”的词汇意义到“继续保持某种状态”的体态意义,keep 逐渐成为一个功能性动词。再如英语 back 原来指人体的后背。从 He put the bag on his back 到 A car appeared in his back,再到 He turned and looked back,可以看出这个词一步一步在虚化。

汉语同样如此。如在古汉语中,“将”是动词“领、率”意义,到了中古后,逐渐虚化为“和、跟、与”意义,成为虚词。“及”在《说文解字》中解释是“及,逮也”,即“追赶

上”,逐渐引申为“达到”,“比得上”,最后成为一个表示“和”的介词。“把”和“以”原先也不是虚词,最早是动词,有“把握、拿住”和“使用、给予”等意义。“被”在古代作“蒙受”解,是个动词,后逐渐演变为介词。同样“在”,从“他在食堂吃饭”到“他在危险中挺身而出”,再到“他在写论文”,意义从指具体的场所,到抽象的情况,再到一种状态,“在”的意义不断虚化。有些原本是独立的词由于经常出现在某一词后面,逐渐虚化为词缀。如“了”在古汉语中是一个动词,有“了结、了却”意思,常常出现在另一个动词后,现在就虚化为一个词缀,附加在动词后,表达“完成体”语法意义了。再如“到”原来意义是“到达”,但经常在动作动词后,其意义从“到达”逐渐演变为有“完成”意义的词缀:我们到了(走到、赶到、看到)图书馆。如果说走到、赶到,飞到中的“到”还有“到达”的实词意义,看到、听到、闻到中“到”只是表示一种“完成”的虚词意义。还有“过”、“着”、“家”、“头”、“子”、“丁”、“儿”原先也都只是实词,现在已虚化为词缀。正所谓“今之虚字,皆古之实词”(周伯崎《六书证伪》)。当然,它们大多数作为实词的意义还没有消失,和虚词的意义并存。

由于最容易语法化的往往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往往体现了人类共同的认知规律,因此不同语言中词语虚化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根据 Bybee 等(1994)的研究,不少语言中的将来时表达都是由表示欲望和趋向这两个生活中最常用的动词演变过来的。如石毓智等(2007)认为,古英语的 will 意为“欲望”,逐渐虚化为表示将要发生的“意愿”和“预测”:I will see you next week。汉语中表示将来的“要”是古汉语“欲”逐渐虚化而来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山雨欲来风满楼(咸阳城东楼)。/要下雨了,我们快走吧。/他要回来了。同样,英语中的 be going to 是实义动词 go 虚化来的:I'm going to visit my aunt。汉语中的“去”也从实义动词虚化为表示将来的标记:让他去独立完成。/我去烧饭,你去陪孩子玩。

Hopper & Traughott(1993)把语法化演变过程描写为:实词→虚词→附着形式→词缀。词汇虚化的根本原因还是表达的需要。如“姑嫂、嫂子”中的“嫂”是一个实词,表示的是家庭成员中“哥哥的妻子”。然后随着社交圈子的扩大,出现了“嫂夫人”即朋友的妻子,和“大嫂”即年纪不大的已婚妇女。接着“嫂”进一步虚化,出现了“军嫂”、“空嫂”、“警嫂”、“的嫂”,这是由于社会上出现了一批从事各种职业的中年女性,已婚和未婚的。显然,这里的“嫂”已不再是“哥哥的妻子”,而是泛指“从事某种职业的中年女性”的词缀。可见这种实词意义虚化的过程就是理据丧失的过程。再如小妹、打工妹中的“妹”,的姐、款姐中的“姐”,倒爷、款爷中的“爷”等,这些词中原来包含的血缘、系属、辈分、长幼、姻亲义素都已脱落。再如干洗、油洗中的“洗”,日光浴、森林浴中的“浴”,意义都已虚化。如“洗”不再局限于“用水洗的过程”,而是笼统指“去污的过程”;“浴”不再是专指用裸身与水接触,而是泛指裸身和所有自然物接触。

可以说,语法化是人类语言进化的必然过程,是语言成熟的标志。语言发展的过程就是从短语到自由语素再到非自由语素再到词缀这样一个不断虚化的过程(较少有从词缀或非自由语素进化为独立的词的情况)。而其中词缀又是语法化的重要手段。词缀具有较强的可预测性、能产性和可类推性,通过词缀保留了语法化的结果,从而经济了语言表达,压缩了词语数量,节省了识记精力。世界上每天都在涌现出新的

概念和新的事物,可以想象,如没有 fore-、pre-、ex-、mal-、super-、en-、-able、-ful、-less、-ship、-proof 这样的词缀对它们进行分门别类的范畴化,人类的表达不知有多么复杂和繁琐。正因为如此,无论是英语和汉语,语言都在不断虚化(概括化、抽象化),努力产生新的词缀,把层出不穷、千千万万的新概念和新事物归类到一个又一个范畴中。当然从词到词缀是一个连续体的过程(continuum),不少处在当中地段,兼有词和词缀的特征,汉语是如此,英语也是如此:

worthy-: “值得的,适宜于的” praiseworthy, blameworthy, roadworthy

-proof: “不能穿透/不受影响的” airproof, lightproof, smokeproof

-oriented: “以……为方向” export-oriented, education-oriented, textbook-oriented

-minded: “具有……观念的” absent-minded, tradition-minded, narrow-minded

-wright: “制作者” cartwright, shipwright, playwright

英语中已经有了几百个词缀,但词语虚化的进程并没有停止,创造新词缀的劲头不减。如新兴词缀:-gate, -holic, -bot, -athon, -nik, -burger, -teria, -info, docu-, cise, flexi-, e-等,甚至从 dinosaur(恐龙)中截取 dino,形成新的词缀:

dino-: dinoquestions, dinostores, dinomaniacs, dinoproducts, dinomania, dinothriller, dinofever

同样,汉语中最近新产生的词缀或准词缀:“网”、“股”、“-感”、“-坛”、“-户”、“-制”、“-风”、“-角”、“-族”、“-霸”、“-的”、“-巴”、“-热”、“-吧”、“零-”、“酷”、“秀”等,再如:

彩:足彩、福彩、体彩、私彩、公彩、购彩、玩彩、说彩、博彩、彩迷、彩民

优:优教、优化、优价、优生、优死、国优、部优、省优、选优、评优、择优

亲:成亲、换亲、抢亲、迎亲、让亲、买亲、卖亲、结亲、骗亲、赖亲、哭亲

汉语和英语不同的是汉语词语的虚化是把实词或单纯词“拉下水”,使其成为词缀。而英语除了实词虚化外,还可“无中生有”,创造新的词缀。另外,由于汉字数量有限,同一汉字在变成词缀后,往往还保留其独立自由语素的地位,而英语词缀往往有自己独立的语言形式,较少和自由语素共享同一语言形式。

正如卢植(2006:206)指出“词缀作为词汇扩展演化的重要工具,反映了人类语言词汇的重要特征,通过词缀形式可以压缩和简化词语的数量,这一手段无论从语言理解还是语言产生角度看,都是有着积极的意义,是对认知资源的极大节约。从语言认知加工的角度来看,词缀有利于语言的使用者以较小的认知能量获取较大的认知效益,因为人可以在不熟悉或认识某些词的情况下通过推理来获得它们的意义。”我们可以这样预言,派生词缀化是未来造词的主要手段之一。

总结英汉语词义发展和变化的三种情况,我们发现,相比较而言,英语词义演变的情况更突出一些,这可以从下面三点得到证明:(1) 英语单词的引申能力高于汉语单词,因此平均义项要远远高于汉语单词的平均义项(见第二章)。再如同样是外来词,英语从汉语中引进的 tea、silk、china 等词,可以引申出十几个意义,而汉语中从英语引进的词,无论是音译还是意译,基本都是一个意义;(2) 英语词缀数量要远远超过汉语词缀数量;(3) 英语词缀基本虚化,不能再当词使用,汉语词缀没有虚化,可以同时当

词和词缀使用。

造成这种差异主要原因:i) 英语是拼音文字,其符号的抽象程度远大于表意文字的汉语。尽管英语词义扩展也遵循了相似、相关、联想、类比等原则。但本身没有意义的字母词为词义的演变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们可以从上面举例中看到不少英语单词,原来的词义和扩大或缩小后的词义之间没有什么语义上的联系。汉语情况就不同了,作为表意文字,其词汇意义的引申和发展,或扩大、或缩小、或虚化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方块字本身意义的限制。字形和词义背离的情况在整个词汇中还是少数,而且多数是假借和音译造成的。ii) 英语追求新奇变化。如当某个修饰语形成了固定的搭配,产生了可预示性,就会被认为是陈词滥调(cliche),因为影响了语言活力,于是人们就会去开发新的修饰语。英语中不少形容词的转义就是如此。如 terrific 原来意思是“可怕的”、“可怖的”,但人们经常使用 great,感到表达力度不够,新鲜不够,就把 terrific 拿来替代,结果 terrific 原来的贬义弱化了,出现了新的褒义意义。英语强势副词是 very、quite、rather 等,但一直用,就陈旧了,语言表现力不够,结果 terribly、dreadfully、awfully、horribly、frightfully、unbelievably、fabulously、amazingly、fantastically 等都借来当 very 意义的使用。英语中某些词语因为经常性搭配出现预示性,因而被认为降低了语言表现力,“而汉语在这方面就远远没有英语那样的敏感”(邵志洪,1997:175)。汉语“可怕”一词再变也不会成为“好”、“了不起”的意思。其根本原因可能还是汉字的本身意义限制了词义的变化。

第6章

英汉词汇搭配对比

6.0 引言

按照利奇(1981)的说法,语言句子是在语言结构的聚合轴和组合轴上组织起来的。因此词的搭配关系主要指词与词之间的横组合关系,即什么词经常与什么词搭配使用。Firth认为“理解一个词要看它的结伴关系(you shall know a word by the company it keeps)”,某些词经常和某些词共现,它们这种“mutual expectancy of words”形成了搭配关系。

我们在进行英汉词汇搭配对比时,应该有一个大概的估计或假设。汉语的词怎么算不会超过10万,汉语的字更少,常用字大约3500。而英语的词按最少的算也有50万。也就是说汉语词汇的总量比英语少得多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另外,我们在第二章中证明了汉语单词的平均义项也要比英语单词的平均义项少。如果客观世界所表达的事物或概念是基本相等的,那么汉语的词汇量就必须足够大,单词词义就必须足够多。但事实上汉语无论是词汇数量还是词义容量都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大,前者受辨义音节数量的限制而可能造成更多的同音词,后者会造成一个词的词义大量增多而容易引起歧义,对语境的依赖更多。那么既要控制词的容量,又要满足日益增长的表达的需要,就只能通过一个词和另一词的搭配组合成短语才能表达英语只需一个词就能表达的意义。换句话说,汉语必须有较强的搭配能力才能满足交际的需要。

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决定一个语言的词汇搭配强弱有许多因素。语义是搭配的基础,对搭配起着关键的决定性作用。由于人类具有基本相同的认知规律,因此不同语言中,表达同一概念或事物的词语搭配是可以相互理解的。但不同语言中又反映出各自的搭配习惯,而制约搭配关系的主要有几个因素如词义宽窄,语言结构和思维模式等。

6.1 语义容量

6.1.1 词的外延性

词汇搭配范围同单词语义外延有关,外延越宽,搭配范围就越大,反之亦然。汉语中“副”有“第二位的”、“辅助的”、“附带的”意思。因此有副主席、副总统、副经理、副教授、副司令、副食品、副业、副作用、副标题等。而英语中无论是 vice、deputy、side, 或词缀 sub 所含意义远没有“副”多,因此能够搭配的概念也就没有“副”广。英语中,表示这些意义的“副”都是用好几个词来分担,没有一个能包括这么多意义的单词。如: vice president、deputy manager、associate professor、assistant commanding officer、non-staple food、sideline、side effects、subheading。

汉语中的“浓”可以指“液/气体的稠密”、“颜色的深度”、“程度的深”等,所以有浓汤、浓茶、浓咖啡、浓烟、浓云、浓眉、浓头发、浓眉毛、浓妆的搭配,而英语相应的“thick”或“strong”都没有这么宽的外延,所以在表达汉语上面这些词的意义时用不同的形容词: thick soup、strong tea、strong coffee、thick smoke、thick hair、heavy cloud、heavy eyebrows、heavy make-up。

汉语“淡”与“浓”是反义,有“液/气体的不稠密”、“颜色的浅度”、“不旺盛”等意义,所以搭配也很广,可以是淡水、淡茶、淡季、淡妆、淡墨。而英语根据不同的事物用不同的形容词: fresh water、weak tea、slack season、light make-up、light ink。

汉语中虚伪的假,不真实的假、伪造的假和人造的假等是不分的,所以有下面这样广泛的搭配:假牙、假花、假肢、假钞、假画、假酒、假新闻、假证件、假警察、假医生,假唱、假象、假话、假意。而英语分别用不同的形容词:如“人造的”: false teeth、artificial flowers、artificial limbs;“伪造的”: counterfeit money、fake pictures、fake credentials、adulterated wine;“假扮的”: fake policemen、phoney/quack doctors;“不真实的”: lip-synch、false appearance、pseudo-news、lie、hypocrisy(其中有的只用一个词)。

汉语“双”可以指任何两个的东西或人。但英语是 a double room(双人间)、double standards(双重标准)、a double-edged sword(双刃剑)、twin peaks(双峰)、twin towers(双塔)、twin stars(双星)、dual nationality(双重国籍)、dual carriageway(双向车道)。

汉语中的“恶性”泛指“能产生严重后果的”,所以有“恶性肿瘤”、“恶性循环”、“恶性事故”和“恶性通货膨胀”等,而英语对“恶性”有病理上的,物理上的区分,因此用不同的搭配: malignant tumor、vicious circle、fatal accident、inflationary spiral。根据不同的事物性质,用不同的形容词搭配。

汉语的“漂亮、好看”可以和几乎所有能够描写的对象搭配。但是英语在描写 girl/boy/woman/flower/garden/colour/village 这些软性、柔性的对象时用 pretty,而对刚性的对象如 man/boy/car/vessel/overcoat/airline/typewriter 时用 handsome。

同样,汉语“一次性”是比较含糊的,可以和“一次性付款”、“一次性拖鞋”,而意思完全不一样。英语就比较准确,认为“一次性付款”是“一次付清”的意思,“一次性拖

鞋”是“穿一次后扔掉”的意思。因此不能用相同的形容词,相应的表达是 lump-sum payment、disposable slippers。

汉语中的“非常”、“很”搭配能力很强,几乎可以修饰任何形容词。而英语中对应的 very 就不是如此,如我们只说 sound asleep(睡得很熟)、far apart(很远)。同样 highly 也表示“非常”意思,但只能和表示有积极意义的词搭配:highly competitive/profitable/intelligent/recommended/sensitive 等。

不仅是形容词和副词,动词也有类似情况。如汉语中说:学习知识,学习讲英语,学习榜样,都是用学习这一动词,但英语就只能用不同搭配,用不同的词表达:pursue knowledge、learn to speak English、follow the example。

汉语中的“打开”,不管打开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也不管打开的方式如何,是揭开盖子的,还是旋转、接通电源,还是解开结头打开,甚至是揭示秘密,都是用“打开”:打开电视、打开箱子、敲门、打开零结,打开信件,打开奥秘,打开抽屉,打开包裹。而英语对应词 open 外延就没有这么大,因此相应的内容,只能用不同的动词:open the box、turn on the TV、answer the door、loosen the tie、unfold the letter、discover the secrets、put out the drawer、unite the bundle。

汉语的“……得发抖”,英语根据不同性质对象用的是不同的词:quiver with excitement(激动得发抖)、tremble with fear(冷得发抖)。同样“溜达”,汉语中指人,指动物都可以。而英语中对应的有 wander, stroll 等,指人的时候,两个动词都可用,但指动物不一样,如英语中 cow 只能与 wander 搭配:The cows were wandering, 而不与 stroll 搭配:The cows were strolling。

汉语既可以说“赢了比赛”、“赢了美国队”,也可以说“赢了他们”。而英语表示“赢”意义的,只能说 win a game/a race/a match,要表示赢了某个队,只说 defeat the team、defeat them。也就是说汉语中的“赢”具有英语中的 win 和 defeat 两个意义,或汉语中“赢了”和“打败了”可以互相转化:赢了美国队,打败了美国队。

当然英语中有些动词的语义外延范围也相当大,搭配能力相当强。如 wear,《现代英语朗文词典》(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的解释是“to have (esp. clothes) on the body”,也就是说无论什么东西加在身体上的,都可用,因此,意义很广,不仅有 wear a coat(穿衣服),还有 wear watch(戴手表),wear a pair of spectacles(戴眼镜),wear beard(留胡须),wear hair(留头发),wear a pistol(佩带手枪),wear perfume(搽香水),wear a smile(脸带笑容)。再如,attend,词典的意义是“be present at”,这样,attend a meeting、attend school、attend college、attend a lecture、attend church、attend a wedding 都可以,而汉语则用不同的动词:参加会议,上学,读大学,听讲座,上教堂,出席婚礼。

6.1.2 词的引申性

词汇搭配大小和词汇义项多少有关。一般说来,义项越多,搭配能力越强。而义项多少,又取决于该词的引申能力。从前面几章分析,英语单词的平均义项超过汉语单词(第二章),英语单词的引申转喻能力强于汉语单词(第六章),如果这样的话,英

语单词的搭配能力似乎也应强于汉语。如 soft (soil/skin/light/outline/wind/voice/heart/job/sell/science/drug/soap)。英语中 soft 之所以和这么多词形成搭配和其基本义(前6个)、比喻义(后6个)比较多有关系:细软的土、柔嫩的皮肤、柔和的灯光、模糊的轮廓、轻柔的风、轻轻的话音、软心肠、轻松的工作、软推销、社会科学、不上瘾的麻醉品、奉承。再举些形容词的例子:

light (shoes/tap/shower/mist/supper/sleeper/wine/heart/manner/work/reading): 轻便的鞋、轻拍、小阵雨、薄雾、睡的不沉的人、淡酒、轻松的心情、轻浮之举、轻松工作、易懂的读物。

strong (stick/muscles/feeling/tea/candidate/price/reasons/personality/will/mind): 结实的手杖、强健的肌肉、强烈的感情、浓茶、坚挺的价格、充足的理由、很强的个性、坚强的意志、健全的大脑。

英语中不少形容词的搭配能力都非常强,主要原因还是这些小词引申能力特别强。再如 heavy,基本义是“沉重”和“量多”,因此分别有 heavy load/blow/work/step/suitcase/casualties 和 heavy rain/votes/advertising/crop/viewers/investors/traffic 等搭配。但引申出不同词义后,就有下面的搭配:a heavy smoker/drinker 烟/酒瘾子;a mother heavy with child 怀孕的母亲;a heavy foliage 密叶;a heavy day 繁忙的一天;a heavy schedule 排满的工作表;a heavy thinker 思想深沉者;a heavy reader 文笔单调的作者;a heavy politician 政治要人;a heavy father 严父;heavy reading 冗长乏味的阅读;a heavy sea 波涛汹涌的海面;a heavy sleep 沉睡;heavy food 难以消化的食物;heavy news 令人忧愁的消息;a heavy heart 沉重的心情;heavy police guard 警察的戒备森严;heavy applause 热烈的掌声;a heavy fate 悲惨的命运;heavy sorrow 折磨人的悲哀;a heavy sentence 严刑;a story heavy with lies 通篇谎言的报道;a man with heavy features 粗眉大眼的人;a heavy odour 强烈的气味;heavy weather 阴沉的天气。

再如 high 基本意义是“高”,因此有 high buildings/shelf/dive/voice/price 搭配。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比喻义。如“重要的、高级的”:high official/school/position/moment;“主要的”high street/day;“严重的”high crime/casualties;“极度的”high fever/speed/wind/disapproval;“最新的”high fashion/fidelity;“昂贵的”high price/living;“趋向高峰的”high noon/summer/season;“高尚的、崇高的”high ideals/art/birth/principles/aims;“傲慢的”high manner/profile;“高深的”high learning。

动词同样如此。英语 kill 这个动词的引申意义就要比汉语“杀”多,因此搭配范围也大。如除了基本意义搭配:the disease kills children(杀死了),还有下面的搭配:Garlic will kill the taste of the meat(破坏了)/He kills time at the park(消磨)/His joke nearly killed me(笑死了)/The mistake nearly killed his chance(毁掉了)/The committee killed the motion(否决了)。

“骑/ride”汉语和英语的词源即本义都是骑马,但汉语只引申为“骑车”和“骑墙”。英语的 ride 引申义就多了,因此搭配有 ride a bicycle/car/bus, ride the waves, the moon rides in the sky 和比喻义 ride at anchor(抛锚停泊), ride high(获得成功), let sth. ride (不采取行动)等。但没有“骑墙”的搭配,类似意义只能用 sit astride the wall。

当然,汉语也有不少单词,其引申意义很多。如“开”有19个意义(根据《现代汉语词典》)。除基本意义外,不少是引申意义,因此搭配非常广:①开门/开锁/开箱(使关闭的东西不再关闭)、②开山/开路/开井/开发/开辟(使不相通的两处接通)、③开学/开工/开会/开市/开业/开演/开动(从静止到开始运作)、④开矿/开工厂/开医院/开发票(使无到有)、⑤开车/开枪/开飞机(启动,使某些部件不再连接)、⑥开戒/开禁/开斋/开除/开拔(使不再连接、取消禁令等)等。而英语对应词“open”就没有这么多的引申意义。因此汉语“开”的6个搭配,英语有的可以用open,有的则用其他词:open the door/the lock/box; cultivate a mountain, cut out a path, dig a well; begin school, work begin, the meeting begin; open up a mine, run a factory, run a hospital; drive a car, open fire; lift a ban, dismiss a worker, break one's fast, set out。

再如“穿”,根据《说文解字》:穿,通也,即“穿透”意思。后来引申为“通过(孔洞、缝隙、空地)”、“把衣服鞋袜等物套在身体上”、“用绳线等通过物体把物品连贯起来”(《现代汉语词典》)等意义,所以有了“穿过树林”、“穿过马路”、“穿上衣服”、“穿过针头”的搭配。但英语中这些“穿”的意思是用不同的词来表示:walk through the forest, cross the road, put on a suit, thread a needle。

英语词语搭配体现了两面性。一方面由于词的引申能力强,因此一些词具有很强的搭配能力;另一方面词的选择性限制多,因此不少词表现出搭配的专一性。

如汉语中“大”可以和任何事物搭配,几乎没有什么限制,而英语中相应的搭配受到选择性限制,必须分别用big、large、great等。根据LOB语料库,和big搭配主要是描述具体物体大小的物理属性,因此有big rocks/man/car/hand/house/school/country搭配,和抽象词搭配只有demand、meeting、success。和抽象词搭配大多用great,如great deal/importance/variety/majority/interest/pleasure/hospital/detail/help/influence/care/danger/value/change等。而large一般和数量词搭配较多,如在LOB语料库中,按频率这些词分别为:large scale/number/quantities/sums/majority/audience/proportion/amount/supply/buildings/school/country,其中只有audience和后四个词不是数量词。

再如英语broad可以和chest、face、shoulder、leaf搭配,也可以引申和mind、support、agreement、view、masses、outline搭配。但另一方面,同样表示“宽”和“宽阔”则无法和river、gap、opening、wound、eyes搭配,而必须改用同义词wide,而wide本身又引申出意义和difference、interest、variety、distribution、guess搭配。Bolinger(1975:103)举了probability、possibility和chance的例子说明搭配的限制性。这三个词是同义词,都有“可能”意义,但high/low可以和probability搭配,表示“可能性大/小”,而不能和chance和possibility搭配。英语中说的多的是strong/great/weak/little chance。英语搭配不仅受到词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句法结构的影响。英语中有take heart/courage/fright的搭配,但如换成what we took was heart/courage/fright或the heart/courage that he took was indicated by his reaction这样的搭配就不行了。

搭配能力强源自英语单词引申能力强,搭配限制性多又和英语范畴化较细有关。细微的差异都有专门的词创造,这就是为什么英语有大量同义词的存在(详见第二章)。如英语同义词tremble和quiver,都是“颤抖”意义,但tremble with fear、quiver with

excitement,不能互换,而汉语可以说害怕得发抖、激动得发抖、冷得发抖。

一般说来英语中高频词(多为基本词)引申能力强,因此搭配范围要一些,限制性小一些。如就颜色词而言,red, black, white 都是基本词,引申义多,因此和汉语中颜色词一样,只要语义上行得通,和任何事物都可以搭配。但 blond(金黄色)是非典型基本词,搭配就有了限制。我们可以说 blond hair, 但不说 blond dress, 或 blond beach。而汉语“金黄色”的搭配受限制就小得多了。再如“变质腐坏”,汉语可以用它描写任何食品,但英语 fruit/fish 的“变质腐坏”须用 rotten; butter/bacon/oil 的“变质腐坏”须用 rancid; meat/fish 的“变质腐坏”用 putrid; milk 的“变质腐坏”用 sour, 搭配各不相同。只有用 bad 基本词时,才可以和它们都能搭配: bad fish/meat/milk/egg/fruit/butter/oil/bacon。再如 fat 和 obese 一对同义词,汉语“肥胖”可以修饰任何生命,而英语中 obese 只和 man/woman/belly 搭配,只有基本词 fat 才还可以和 baby/chicken 搭配,甚至还引申出去和 book/salary 等搭配。

英语 piece 是个基本词,用作名量词时搭配范围相当大: a piece of paper (news, advice, information, luck, bread, meat, thread, wood, glass, coal, work, poetry, music, wallpaper)。但其他量词的搭配就表现出专一性和单一性: a crowd of watchers, a company of teenagers, a circle of friends, a bench of judges, a bevy of young women, a throng of pedestrians, a troop of children, a galaxy of writers, a multitude of people, a flock of sheep, a herd of cattle, a pack of wolves, a pride of lions, a school of whales, a swarm of bees, a cast of hawks, a cloud of birds, a muster of peacocks, a team of ducks, a wedge of swans, an army of ants, a college of bees, a barrel of monkeys, a leap of leopards, a skull of foxes。

同样是复数群体量词,汉语的“一群”搭配几乎没有任何限制,也就是说,“一群”可以和人或动物搭配,可以说一群人/妇女/朋友/作家/行人/孩子等,也可以说一群羊/牛/狼/狮子/鲸鱼/蜜蜂/鸟/蚂蚁等等。但和英语恰好相反,在表示单数可数意义时,汉语则用不同的量词:一片面包、一杯水、一匹马、一位客人、一条鱼、一员大将、一头牛、一所学校、一间房子、一扇门、一辆车、一架钟、一艘船、一粒米、一朵花、一味药、一个人、一张纸、一块面包、一根线、一口猪、一座山等等。

6.1.3 词的笼统性

词汇搭配能力和词的笼统性有关。一般说来一个词尤其是动词越是笼统,越是虚化,搭配能力就越强。英语中把这种词称为 delexicalized words,即非词汇化词语或虚化动词。根据 *Collins Cobuild English Grammar* (1990),英语中 do, make, take 等动词,“本身几乎不再具有明确的词语意义,通常与名词搭配使用表示一种行为,而不产生什么影响或创造什么”。汉语中对应的词有“打”、“搞”、“做”、“弄”等。Tognini-Bonelli (2001)认为,这些高频动词,语义较弱,甚至本身没有非常具体的意义,其意义通常是通过与其搭配使用的名词表现出来。如: make an amend, make a compromise, make an adjustment, make difference, make a choice, make an arrangement, make a decision, make a contribution, make a sacrifice, make reparation, make a change, make a guess。

这里的 make 的语义内容几乎丧失殆尽,其构成的词组意思表达的就是后面名词意义,相当于 amend、choose、decide、contribute、arrange、adjust、repare、sacrifice、compromise、change。

再如,搞钱、搞人、搞坏、搞大、搞清、搞出、搞生产、搞卫生、搞恋爱、搞后门、搞建设、搞革命、搞摊派、搞阴谋、搞不正当的关系,这里的“搞”的意思已经泛化。同样,进行检查/研究/采访/抢险/评估/调解/干预/改革/观察/开发,这里的“进行”虚化到完全可以省去的地步。再如:

打: 打靶、打扮、打场、打道、打铁、打针、打水、打酒、打点、打斗、打赌、打工、打鼓、打鼾、打毛衣、打官腔、打白条、打交道、打埋伏、打招呼、打赤膊、打草稿、打哈欠、打主意、打头阵、打算盘、打哑谜、打折扣、打游击、打退堂鼓

上: 上学、上班、上场、上访、上吊、上告、上报、上调、上缴、上课、上任、上演、上映、上台、上马、上瘾、上油漆、上轨道、上年纪、上电视、上飞机、上饭馆

做: 做买卖、做生意、做学问、做人情、做手术、做针线、做礼拜、做生日、做圈套、做文章、做功课、做手脚、做爱、做东、做客、做戏、做梦、做伴

作: 作案、作保、作弊、作废、作成、作答、作梗、作假、作践、作乐、作乱、作美、作弄、作祟、作文、作秀、作态、作伪、作揖

“玩”也是一个很笼统的词,它可以和具体和抽象的事物形成搭配:玩古董、玩电脑、玩游戏、玩钱币、玩文学、玩电脑、玩文字、玩邮票、玩销售、玩股票、玩猫腻、玩深沉

同样,英语中 do、make、play、take、have、give 这些笼统虚化词,其搭配能力相当强。如:

Give: give a hand, give a kick, give a cry, give a smile, give a push, give a blow, give a kiss, give a look, give a knock, give a sigh, give an approval

Have: have a walk, have a talk, have a try, have a swim, have a bath

Do: do chemistry(从事), do shopping(买), do all one can(竭尽), do honour(致敬), do favour(帮忙), do one's nails(修剪), do the dishes(洗刷), do the room(收拾), do the problem(解决), do one's lessons(预习), do the lawn(平整), do the teeth(刷), do the hair(理发), do the flowers(插), do ironing(烫), do an article(写), do damage(造成), do housework(做)

Make: make the bed/a car/a noise/a plan/a guess/a fire/a mess/a change/money/mercy/an arrangement/amistake/peace/preparations

Play: play football/cards/chess/basketball/the piano/the guitar/games/a joke/a part/hookey/fair

我们可以看出,do 和汉语“做”有相似之处,如 do research(做学问), do housework(做家务), do business(做生意), do cook(做饭), do sewing(做针线), do sb. a good turn(做人情), do manual work(做工)等。汉语“做/做出”可能就是翻译英语 make: make love 做爱、make a preparation 做准备、make an effort 做出努力、make a sacrifice 做出牺牲、make a decision 做出决定、make a plan 做出计划、make a choice 做出选择、make a compromise 做出妥协、make a contribution 作出贡献。当然也有搭配不完全一样。

play the host 做东、put on a show 做戏、have a dream 做梦、keep sb. company 做伴、give a birthday party 做生日。

英语中的 take 和汉语中的“拿”词义基本对应,但前者词义要更为笼统宽广,如把这两个词做语义成分分析,就可见它们的差异。

表1 take 和“拿”语义成分

	方式	借助的肢体或工具				方向	施事			受事	
	握持	手	胳膊	手指	其他	转移	人	物	抽象	人	物
take	+	+	+	+	+	+	+	+	+	+	+
拿	+	+	—	+	+	+	+	—	—	+	+

汉语的“拿”,不能用胳膊,拿的施动者是“人”:拿枪/拿下敌人/拿架子,但不能是“物”,更不能是抽象概念。可见拿的义项没有 take 多,因此搭配就没有 take 广:

take the opportunity/time/one's word

take the prize/the papers/one's arm

take the children/lunch/medicine/time

The bus can take many passengers.

The inoculation did not take.

另外,我们可以说进行调整/鉴定/评估/报复,但也可以说做出调整/鉴定/评估/报复,意义区别不大。但英语即使是虚化动词,搭配也是比较严格的,do 和 make 在和某一名词搭配时不能随意调换。

虚化动词的搭配,不仅仅表现在其可能的搭配意义上,还要看其搭配频率。我们观察到,汉语由虚化动词搭配而成的词语或词组都进入了核心词汇,进入了书面语体,而英语由虚化动词除 make、do、have、get 等搭配而成的短语较难进入正式的书面体,在口语中使用较多。

6.1.4 词的语体性

词的搭配能力和词的语体也有关。一般说来,词的语体越低,如接近非正式语体和口语语体,那么该词的义项越多,搭配范围也就大,反之亦然。我们比较英语当中的短语动词和表示相应意义的单纯动词:

look over — review, bring up — educate, catch on — understand, put down — suppress

前者源于 Anglo-Saxon 本族动词(主要表示人体活动的动词)加上表示方向的介词或副词。这些词具有朴素、亲切的感情色彩,在非正式和口头语体中出现较多,因而搭配范围较大。而后者来自于拉丁语和法语,在正式语体和书面语体中使用较多,具有比较精确严格的词义范围,一般来说,搭配范围要小一些。如 put down 和 suppress 都表示“平定”:put down/suppress a rebellion(平定叛乱),但是 put down 的搭配范围要大得多:

put down the arms 放下武器
 put down eggs 储藏鸡蛋
 put down the gossip 制止流言
 put down the mighty 贬低强者
 put down the address 写下地址
 put down the expenditure 减少开支
 put down a deposit of \$200 付定金 200 美元
 put down the plane 把飞机降下来

这里 put down 表示的语义,单个动词要用 suppress、reduce、write down、place、ground 等来表达。

再如 bring up 的基本意义相当于 educate 或 raise。但前者能够搭配的宾语多得多:

bring up a child 抚养孩子
 bring up a subject 提出主题
 bring up food 呕吐食物
 bring up someone for causing a disturbance 使某人受审讯
 bring up a train 使火车突然停下
 bring up the troops 调动军队

再如 put in:

A boy put his head in at the window. (伸进)
 Just put in more water. (加进)
 The shop has now put in juvenile books. (增售)
 They put the Tories in. (选举)
 Please get the plumbing put in. (安装)
 He put in a request for an interview. (申请)
 We have to put in a few hours before dawn breaks. (消磨、花费)

不仅仅是短语动词,单个高频动词也是如此,如 hold、run、turn、break、put、set 语体意义不高,词义宽,搭配强。

catch 的搭配:

catch a ball (take hold of) 接住球
 catch a deserter (capture) 抓住逃兵
 catch the train (reach in time to board) 赶上火车
 catch cold (be infected with) 患伤风
 catch one's words (hear accurately) 听清……话
 catch one's meaning (comprehend) 理解……意思
 catch one's breath (hold back) 屏住呼吸
 catch one's eye (attract) 吸引眼球

develop 的搭配:

develop a film(冲洗胶卷)
 develop a product(研制产品)
 develop a new plant(培育新品种)
 develop an interest(产生兴趣)
 develop economy(发展经济)
 develop an argument(阐述观点)
 develop business(扩展业务)
 develop a base(开辟基地)
 develop a player(培养运动员)
 develop a policy(制定政策)
 develop a relationship(建立关系)
 develop natural gas(开发油气)

何刚强(1994)注意到 enjoy 和 suffer 这一对常用词,搭配极强。凡是表达积极意义的,基本都可和 enjoy 搭配。凡是表达消极意义的,都可以和 suffer 搭配。如 enjoy:

i) 保护、支持类

enjoy America's military protection 受到美国的军事保护
 enjoy a majority in Parliament 在议会获多数支持
 enjoy absolute fealty 下属绝对效忠
 enjoy grassroots support 得到基层支持
 enjoy the thanks and applause of 得到……感谢和赞许
 enjoy Soviet subsidies 得到苏联的财政补贴
 enjoy assistance from 从……得到帮助

ii) 待遇、地位类

enjoy a series of privileges 享受一系列特权
 enjoy popular legitimacy 被广大民众拥为合法
 enjoy great prestige 享有很高的威望
 enjoy red-carpet treatment 受到隆重的接待
 enjoy one of the highest per capita incomes in the world 人均收入列全世界最高国
 enjoy a great deal of autonomy in 在……方面享有很大自主权
 enjoy Beijing's lenient policy 享受北京给予的宽松政策
 enjoy great credibility 享有很高的信誉
 enjoy access to 有权(有机会)进入(使用)

iii) 优势、能力类

enjoy advantages 具备优越条件
 enjoy market supremacy 占据市场的绝对优势
 enjoy better communications 信息交流渠道更畅通
 enjoy a bilingual ability 具备使用两种语言的能力
 enjoy unlimited market potential 拥有无限的市场潜力

enjoy guaranteed markets 市场得到保证

enjoy a special place in 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

enjoy a distant edge over sb. 占明显优势

iv) 增长、发展类

enjoy low inflation and high rates of growth 通货膨胀率低,经济增长率高

enjoy a 31 percent increase in income 工资增长百分之三十一

enjoy a surge in sales 销量激增

enjoy a \$ 12 billion trade surplus with the U. S 对美贸易顺差 120 亿美元

enjoy double-digit growth 以两位数的百分比速度增长

enjoy the biggest salary rises 工资增长幅度最大

v) 生活、境况类

enjoy the occasional spree 偶尔倾囊狂购一阵

enjoy the greenery 喜欢或行走于绿树成荫处

enjoy a lavish inauguration 出席十分渲染的仪式

enjoy a revival 重振雄风

enjoy a successful career 从事一项有成就事业

enjoy affluence 生活富裕

enjoy one's customs peacefully 按自己的风俗习惯宁静生活

enjoy a long last phase of life 愉快度过漫长的晚年生活

enjoy a rehabilitation 得到恢复

enjoy prosperity 处于繁荣

vi) 影响、关系类

enjoy considerable influence 拥有相当大的影响

enjoy deep party roots 党内有很深的根基

enjoy a warm working relationship 工作关系融洽

enjoy uncustomary warmth 关系亲热得异乎寻常

enjoy a political honeymoon 政治上打得火热

vii) 天气类

enjoy a fair amount of sunshine 有较充足的阳光

enjoy a dry day 一天无雨

如 suffer:

i) 表示遭受病痛

suffer a stroke 中风

suffer head injuries 头部受伤

suffer liver failure 得肝病

suffer stomach trouble 得胃病

suffer brain damage 大脑受伤

suffer agonizing pains 疼痛难忍

- suffer mental disorders 精神失常
suffer nervous shock 精神受到刺激
suffer a series of fevers 高烧不退
suffer burns 烧伤
- ii) 表示遭受打击, 不公正待遇
suffer mental agony 精神痛苦
suffer emotional anguish 情感少受痛苦
suffer a political humiliation 政治上丢丑
suffer discrimination 受歧视
suffer inequalities 受到不公
suffer negative publicity 被人曝光
suffer abuse 遭虐待
suffer torture 受折磨
suffer beatings 遭毒打
suffer harassment 受骚扰
suffer an immense sense of betrayal 被人出卖的感觉
suffer miseries 受苦受难
suffer a trauma 精神受创伤
suffer physical violence 遭暴力伤害
suffer injustice 权利受侵害
suffer death 处死刑
suffer punishment 受惩罚
suffer reverse 连遭不幸
suffer a loss of stature 名誉受损
suffer outrage 受凌辱
suffer a stigma 背上不好名声
- iii) 表示遭受事故、灾害、损失
suffer serious pollutions 受严重污染
suffer rising unemployment 失业人数不断增加
suffer an earthquake 发生地震
suffer serious accidents 发生严重事故
suffer steady economic deterioration 经济状况不断恶化
suffer a sharp decline/drop in production/living standards 产量/生活水平急剧滑坡
suffer a crash 飞机坠毁, 相撞
suffer a brain drain 人才外流
suffer devastation/damage 遭摧残
suffer decay 衰败
suffer a trade deficit 贸易逆差

suffer continuous grain deficits 粮食连年歉收
 suffer a famine 发生饥荒
 suffer a serious spread of AIDS 艾滋病严重蔓延
 suffer high casualties 伤亡惨重
 suffer a recession 经济衰退
 suffer a widespread drought 大片地区遭受旱灾
 suffer a setback 受挫
 suffer a defeat 失败
 suffer serious consequences 造成严重后果
 suffer a minor dent 损失微小
 suffer a fire 失火

iv) 其他

suffer speech problems 讲话困难
 suffer an inauspicious start 出师不利
 suffer a school system 教育制度有问题
 suffer an identical problem 碰到同一问题
 suffer poor service 服务差
 suffer a change 因变化而受损
 suffer flight delays 遇到航班延误
 suffer periodic shortage 出现周期性短缺
 suffer a civil war 发生内战
 suffer cycles of success and defeats 经历几上几下
 suffer a severe image problem 形象不好
 suffer the strains of success 面临成功带来压力
 suffer a scandal 出了丑闻
 suffer ostracism 受到排挤
 suffer breakdowns of equipment 设备坏了

现代汉语的词汇语体总的说来要比英语低一些,非正式词语大量运用于报刊,甚至政治学术刊物,词的笼统性和概括性也要大一些。那么这是否可以说汉语词的搭配能力要强一些?

6.1.5 词的语义韵

语义韵(semantic prosody)是指一个词和另一个词共同出现时的语义氛围或习惯性地和某些具有相同语义的词语共现,其中有积极语义韵、消极语义韵、中性语义韵等。如果一个词的语义韵越宽,即同时具有消极和积极的语义韵,搭配的范围就大,而如果一个词的语义韵只有消极的或只有积极的,搭配范围就小。

一般说来,具有积极意义的词要比具有消极意义的词有更强的搭配能力。如6.1.4节中的 enjoy 和 suffer,前者的搭配范围就要比后者大得多。为了有更多的例证

证实这一看法,我们调查了英语和汉语七对常见的积极语素和消极语素所搭配构成的合成词。英语语料来自《英汉大词典(第2版)》,汉语语料从《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选择。统计只包括作为置前语素构成的复合词或派生词,其中剔除了音译词(好望角),专用名词(Good Hope)和非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对立的词(好比、美金、illegal 不合法的, fast day 斋戒日)。

表2 英汉积极词语和消极词语搭配能力调查(I)

语素	好 good	坏 bad	美 beauty	丑 ugly	高 high	低 low	强 strong	弱 weak	大 big	小 small	轻 light	重 heavy	快 quick	慢 slow
数量	36	11	43	16	126	42	40	8	344	224	58	20	30	15
	186	83	13	3	88	77	30	29	75	47	63	37	53	28

注: i) 英语同一意思有好几个语素,如“好”—good, well;“强”—strong, powerful;“大”—big, large, great。我们有的只统计一个有代表性的语素。ii) 英语中单纯词占很大比例,因此汉语中的复合词搭配比较多。

这些语素搭配构成的合成词举例如下:

- 好-: 好处、好歹、好感、好好先生、好手、好心、好转、好玩、好说话。共36个。
- 坏-: 坏处、坏蛋、坏分子、坏话、坏水。共11个。
- 美-: 美德、美化、美丽、美意、美学、美容、美味、美食家、美誉。共43个。
- 丑-: 丑化、丑恶、丑陋、丑态、丑闻、丑婆子。共16个。
- 高-: 高潮、高等教育、高贵、高龄、高压、高心、高原、高手、高足、高雅、高校、高射炮。共126个。
- 低-: 低调、低贱、低估、低落、低烧、低俗、低温、低能。共42个。
- 强-: 强大、强攻、强风、强人、强身、强项、强制、强手、强健。共40个。
- 弱-: 弱点、弱小、弱不禁风、弱项、弱智。共8个。
- 大-: 大臣、大出血、大地、大号、大局、大事、大自然、大厅、大炮、大名、大众、大选、大合唱、大家庭、大革命、大丈夫、大杂烩。共344个。
- 小-: 小百货、小丑、小队、小便、小产、小两口、小星系、小照、小礼拜、小报告、小聪明、小动作。共224个。
- 轻-: 轻敌、轻便、轻浮、轻活、轻快、轻视、轻音乐、轻元素、轻武器。共58个。
- 重-: 重担、重工业、重活、重炮、重伤、重型。共20个。
- 快-: 快板、快报、快车、快感、快门、快讯、快餐。共30个。
- 慢-: 慢车、慢件、慢腾腾、慢性病、慢性子。共15个。
- good-: good living(讲究吃喝的生活), good cheer(乐观、勇气), good-sized(宽大的), good hearted(好心肠的), good fairy(善良的仙女), good times(经济繁荣时期), good money(高工资), good speed(成功、幸运), good works(善举), good-neighbourly(和睦相处)。共64个。
- well-: well-designed(设计好的), well-fed(吃得好的), well-meaning(善意的), well-

- paying(高薪的), well-thought-out(精心想出的), well-to-do(富有的)。共122个。
- bad-: bad break(倒霉), bad egg(卑鄙小人), bad mouth(恶意攻击), bad patch(倒霉时光), bad talk(泄气话), bad-tempered(脾气坏的)。共24个。
- ill-: ill-advised(欠谨慎), ill-tempered(脾气坏的), ill-at-ease(不自在), ill-breeding(粗野), ill-fortune(厄运), illness(身体不适), ill fame(臭名), ill treatment(虐待)。共59个。
- beauty-: beauty contest(选美比赛), beauty salon(美容院), beauty spot(美人斑), beauty queen(第一美女), beauty specialist(美容师), beautiful people(上流社会人士)。共13个。
- ugly-: ugly customer(危险分子), ugly duckling(丑小鸭)。共3个。
- high-: high bred(良种), high grade(高级), high grown(长得高), high flying(升得高), high profile(引人注目的), high-rise(高层的), high time(快乐时光), high street(大街)。共188个。
- low-: low-angle(低角的), low-class(低级的), low bred(劣种的), low keyed(调子低的), low-paid(工资低的), low season(淡季), low tide(低潮)。共77个。
- strong-: strong arm(强制手段), strong man(大力士), strong point(强处), strong minded(意志坚强)。共30个。
- weak-: weak eyed(弱视), weak kneed(虚弱的), weak heart(衰弱的心脏), weak side(弱点)。共29个。
- big-: big boy(大人物), big buck(大笔钱), big headed(大脑袋), bighearted(仁慈的), big noise(耍人)。共75个。
- small-: small change(零钱), small ware(小商品), small goods(小件物品), small time(无关紧要的事), small-minded(气量小)。共47个。
- light-: light opera(轻歌剧), light rai(轻规), light some(轻快的), light-minded(轻率的), light housekeeping(轻家务活), light welterweight(轻重量级)。共63个。
- heavy-: heavy armed(重装甲的), heavy hearted(心情沉重), heavy weather(恶劣天气), heavy traffic(繁忙交通), heavy going(艰难进展), heavy metal(重金属)。共37个。
- quick-: quick break(速断的), quick lunch(快餐店), quick-triggered(敏捷的), quick-sighted(目光灵敏的)。共33个。
- fast-: fast food(快餐), fast lane(快车道), fast worker(进展神速的人)。共20个。
- slow-: slow paced(缓慢前进), slowwitted(头脑迟钝), slow coach(懒散的人), slow motion(慢动作的), slow down(放慢速度)。共28个。

结果表明,任何一对意义对立语素,凡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语素/词都比具有消极意义的语素/词的搭配能力强。7个积极语素/词搭配构成的词语,汉语共有677个,英语

共有 508; 而 7 个消极语素/词搭配构成的词语, 汉语只有 336 个, 英语只有 304。

表 3 英汉积极词语和消极词语搭配能力调查(II)

	积极语素构成词语数量及比例	消极语素构成词语数量及比例	总量
汉语	677 (66.83%)	336 (33.16%)	1 013
英语	508 (62.56%)	304 (37.44%)	812
总和	1 185 (64.93%)	640 (35.06%)	1 825

尽管这是语言共性, 但相对英语来说, 汉语词的语义韵似乎更宽些。如“职业”, 汉语中可以说好/坏的职业、理想/不理想的职业等, 但英语中对等的 *career* 只有积极的语义韵, 如只受下面这些形容词修饰: *successful*、*glittering*、*distinguished*、*promising*、*brilliant*、*remarkable*、*international*、*professional*、*writing*、*teaching*、*musical*。

这些搭配的词都说明了英语中的 *career* 是受人尊重, 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事物, 至少英语语料库中没有发现用具有消极意义的形容词修饰。

再如汉语中的“影响”, 可以说“留下好的影响”, 也可以说造成“恶劣的影响”, 而英语中的对应的 *influence* 和 *effect* 尽管也都有积极和消极的语义韵, 但在实际使用中, *influence* 和 *great*、*profound*、*wonderful*、*marked*、*powerful*、*significant* 这些积极和中性的词搭配多一些, 而 *effect* 和 *greenhouse*、*negative*、*side*、*devastating*、*adverse*、*detrimental* 这些具有消极意义的词项搭配使用。

再如汉语中的程度修饰语“相当”具有积极和消极语义韵, 因为我们可以说相当出色/好, 也可以说相当困难/危险等, 但英语中对应词 *rather* 主要和消极意义的词搭配, 如 *rather uninteresting*、*tiresome*、*dull*、*snobbish*、*imprecise*、*cold*。如修饰积极意义的词, 英语中用另一个表示“相当”的词 *quite*。如 *quite happy*、*interesting*、*remarkable*、*nice*、*amicable*、*noticeable*。

这说明英语中的同义词分工比较细, 可以分积极和消极或中性的。同样是“发生的事情”, 英语中有 *incident*、*event*、*happenings*、*occurrence*。如 *incident* 描写发生的疾病、故障比较多: *have an incident of the disease (stroke, bleeding, injury, infections, cracking, disruption, defects, poisoning)*。而 *event* 指重大的、积极的事情, 所以有 *celebrate (commemorate, mark) event*, 有 *great (important, historical, epoch-making, outstanding) event*。

cause 和 *lead to* 作动词是同义词, 和 *cause* 搭配的名词几乎都是消极的: *failure*、*problem*、*death*、*anxiety*、*accident*、*congestion*、*breakage* 等, 但是 *lead to* 没有明显的语义倾向性, 和 *lead to* 搭配的名词有积极意义的、消极意义的和中性意义的: *a better understanding*、*loss of life*、*a big change*。

总结上面分析, 我们认为尽管英语单词的平均义项要大于汉语单词, 引申比喻能力要大于汉语单词, 但汉语词语的外延较大, 语体较低, 词义较为笼统, 因此搭配能力相对要强些。王宁(1996)认为: “汉词的意义容量极大, 与别的词发生关系时结构的能量自然也就很大。”

6.2 语言结构

6.2.1 构词方法

汉语的构词方法总体来说分析性的,即利用现有的语素相加来构成新词。也就是说,对新事物或新概念的命名,采用在表示类属的上义词(概括词)前加上表示种差或区别特征的词来构成新词。由于上义词的概括性大,因此这种偏正结构造词方法也影响词与词的搭配:词语搭配宽松,范围宽广。

如汉语的上义词“汤”,前面加上“番茄”、“牛肉”、“人参”、“药”等,就可以有番茄汤、牛肉汤、人参汤和药汤等,即使这些汤有所不同,有的很稀,如水,有的很稠,如粥。而英语表达这些“汤”不是用上义词,而是根据不同的质地和特征,用具体的下义词语,形成不同的搭配:tomato soup、beef broth、ginseng decoction。

再如汉语中说“卫生”,用了这个上义词,前面加上不同的修饰语,就可指不同的卫生:个人卫生,公共卫生,环境卫生,但英语认为这些卫生有所不同,应当用各不相同的词,形成了不同的搭配:personal hygiene、public health、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等。

汉语上义词“环境”,可以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舒适环境搭配,但英语根据不同的环境,分别用 natural environment、social circumstances、comfortable surroundings。

再如:上义词“税”可以和“国”、“关”、“所得”和“率”搭配,形成国税、关税、营业税、所得税和税率等等,但英语认为这些“税”的性质不同,要分别用 government revenue、customs duties、business tax、tariff rates。因此,英语中这些 revenue、duties、tax、rates 词的搭配是有限的。

同样,汉语的“迷”也是上义词。不管是球迷,计算机迷,戏迷,影迷,邮迷等都是“迷”,而英语凡是指爱好,并不参加的人是 fan: football fan, movie fan, 而亲自参与的用 addict: computer addict, chess addict。

汉语中的“部”,可指虚指实:文化部(Ministry of Culture),编辑部(the editorial office),师部(the division headquarters),而英语表达较为精确,搭配也就十分严格。还有“自我意识”是内心的思想: self-consciousness,而“竞争意识”是一种精神: competitive spirit, 英语搭配各不相同。

当然,这样总结不是绝对的,也存在相反的情况。如英语的 case 在形成复合词时搭配能力也相当强: cigarette case、glass case、pen case、book case、show case、egg case、suitcase、packing case、pillow case、dressing case、knife case,而汉语中它们对应的意义则用不同的词搭配:香烟盒、眼镜盒、铅笔盒、书柜、陈列柜、鸡蛋箱、手提箱、包装箱、枕套、化妆袋、刀鞘。

6.2.2 语言类型

词语搭配强弱和词语受语法语义制约的程度有关。汉语是主题突出型语言(Li & Thompson, 1976),即汉语句子的句首成分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个话题,因此在话题和

谓动词之间,受语法语义的限制较少,如既可以说“老张开来一辆坦克车”,也可以说“街道开来一辆坦克车”;既可以说“吃了半个鸭子”,也可以说“鸭子吃了半个”;既可以说“政府要加息了”,也可以说“明年要加息了”,这样的搭配汉语没有问题。但英语不行。英语是主语突出型语言,主谓之间有严格的语法和语义关系。也就是说英语中的谓动词对主语的要求很高,如要求是有生命的主语,就不能和无生命的事物搭配。

[1a] 宗教不得干预政治。

[1b] Religion must not interfere with politics.

汉语的表达很自然,因为“宗教”是讨论的话题,无需和后面的谓语发生语法关系。但对英语来说,“干预”是句子的谓语,它必须是以有生命的人来作为施动者。因此配齐合法主语的句子应该是:我们不得用宗教的名义来干预政治,英语就是 No one should interfere with politics in the name of religion。

汉语里有这样一种现象,某些原来和主语形成语法语义关系的动词,由于经常和某个话题共现,于是就省略了主语,和话题直接对接,逐而渐之就扩大了其语义范围,和某个话题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语义关系,以至一般人很难再觉察到有任何“怪”。

[2a] 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需要的不仅仅是工程师和科学家。

[2b] China in her development needs not only engineers and scientists, but talents of different kinds.

这句话按正常的语义关系应当是“我们需要”或“国家需要”,也即“在建设事业中,我们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工程师和科学家。”但“需要”经常和“斗争”、“事业”这样的主题共现,直接搭配,因此“事业需要科学家”也被接受了。但英语中这样的搭配不行。英语是说“a country needs sth.”。

[3a] 教学科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3b] You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取得”的逻辑主语应该是“人”,但汉语当中出现“教学科研取得进步”在不断的使用中已经被接受了。而英语中 make progress 的搭配要求则是有生命的人。因此 Your teaching and research has made good progress 是不可以搭配的。同样汉语“同敌人的斗争取得胜利”并没有什么问题,但英语不能说 Our struggle against the enemy has won victories,而应当是 We have won victories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enemy。

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就是拟人化的表达。汉语中只要和人活动有关的因素如人活动的地点、时间和工具等都可以用来和与人搭配的动词搭配,结果形成拟人化表达:“全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中国的存在”、“大多数高校已将权力下放给系主任”、“明年将出版更多的儿童读物”。英语当中这样的拟人化表达只出现在少数几个动词,如 witness、see、find、seize、bring 等。因此上面的表达,英语还是强调主谓语法语义的搭配:“Her presence is felt, more than ever, all over the world”、“The decision-making rights have been given to the department head in most colleges”、“More books for children will be published next year”。

同样,汉语中可以说“有一种观点认为……”。观点和人有关,把“持这种观点的

人认为”减缩为“有一种观点认为”形成拟人化表达。但英语不能这样搭配,只能按正常的语义关系:a view is held that...或 people hold the view that。

这说明,主题突出型语言或拟人化表达使得汉语谓语搭配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一个动词既可以和有生命的搭配,也可以和无生命的搭配,可以同时与正面词和反面词搭配,也可以同时与抽象事物和具体事物搭配。

6.2.3 语义关系

英语词语搭配尤其是动宾搭配不仅受语法关系的制约,同时是受语义关系制约的。所谓语义关系是指句子成分之间在语义上的相互关联。Chomsky 的“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句子就说明了句法的正确性并不保证语义的可行性。在动宾关系上,语义就是指动作与施事、动作与受事、动作与工具之间的逻辑联系。我们注意到汉语谓语和宾语之间的搭配有时并不遵守语义关系,因此形成不可思议的搭配,如“吃饭”和“吃食堂”,一个符合逻辑,一个没有逻辑可言:食堂是不能吃的。同样“打扫房间”和“打扫卫生”,一个是具体,一个抽象。而“打扫垃圾”和“打扫卫生”,意义上一正一反,也竟用同一个动词。同样“救人”和“救火”、“养生”和“养病”、“请罪”和“赔罪”、“谢恩”和“谢罪”、“抢亲”和“抢险”等等,这种搭配也难以想象,前者合乎语义逻辑,后者难以从字面来分析。还有“晒被子”和“晒太阳”,也难于理解。同样,我们说“恢复健康”、“恢复谈判”、“恢复秩序”、“恢复正常”、“恢复知觉”、“恢复镇静”,但也说“恢复疲劳”。疲劳和健康是矛盾的,怎么能用同一个动词。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

应该看到在使用语法结构(如主谓、动宾和偏正等结构)体现语义关系时,汉语更多地倾向于意合和语境。汉语是一种分析型语言,意思的表达大多是依靠短语、句子来表达的,而表达又倾向于简约。恰如吕叔湘(1984)说的“汉语是比较经济的,能用三个字表示的意思不用五个字,一句话能了事的时候不说两句”,“尤其是在表示动作和事物的关系上,几乎全赖‘意合’,不靠‘言合’”。而意合就是通过语境来弥补语法形式上的简约。在交际中,人们往往是突出话语中比较关键的词语,把一些无关紧要的语义部分加以简约处理,让听者或读者根据双方的共识和语境的提示去领会。

叶蜚声、徐通锵(1997:131)曾举了一个例子,他们说“比方‘谢幕’这个词概括了剧场里一种常见的热烈场面,很难用一句话清楚而确切地表达出来。《现代汉语词典》对它的解释是:‘演出闭幕后观众鼓掌时间,演员站在台前向观众敬礼,答谢观众的盛意。’这个定义里面,‘演出、闭幕、观众、鼓掌、演员、台前、敬礼、答谢、盛意’九个字也各自概括了好多内容,需要作详细的解释。‘谢幕’这个复合词舍去了许多细节,只抓住‘谢’和‘幕’两点,控制一片,概括地指整个场面。”尽管这样组合的词语不合逻辑,破坏了正常的语义关系:怎么感谢幕布呢?但在语境作用下,并不影响理解。逐而渐之,这个词语就固定下来了,成为约定俗成。因此,这样的搭配归根结底是语言交流经济趋简的结果。救火、谢罪、吃食堂、吃父母等都是“失火现场进行灭火和救护工作”、“向人承认错误,请求原谅”、“在食堂吃饭”、“靠父母吃饭”的缩略表达,把动作和动作原因,地点或结果等几个概念整合在一个空间里(Fauconnier, 1997),浓缩在一

个词里。

汉语中这样的搭配之所以比较多,动词对名词的限制条件之所以比较宽松,而且在汉民族文化背景下不会产生误会,原因就是汉语是一个高语境、重意合的语言,词语的搭配可以更多依靠单个语素(字)表现出来的意义和由此产生的语境的提示,而不是语素之间表现出来的语义上的逻辑性和语法上的完整性。作为一种意合性的语言,汉语主要优势就是在表达中可以突破线性的主谓、动宾语法结构形式,抓住最能表达意义的词素直接对接、组合成词或短语。动名结构是汉语中最基本的话语结构,在这个框架中代表动作的动词是主要的,动作所蕴涵和涉及的事件如实施者、对象、目的、工具、原因、结果、处所等都是在一个操母语者的知识范围内,因此出现任何一个语素与该动词搭配时,他们就能根据自己的体验和已知规律,自动处理配对,辨认出该语素是动词的施事、受事、目的、工具、原因、结果还是处所等,而无需依靠句法关系。因此当我们说考大学、考博士、考许国璋、考学生、考数学等,人们自然知道这里“考”的分别是目标、对象、原因等。当出现模棱两可,难以确定时,语境就发挥作用。如“考研究生”这个搭配隐含两个完全不同的意义:①to take a test to become a postgraduate; ②to test a postgraduate student,但在主语确定的情况下(学校或学生),理解只能是一个。显然,汉语一个动词之所以有这样广泛的搭配,其原因就是“考”激活了相关的动词知识图式,在这样的认知语境下,无论是编码还是解码就变得简单多了。如我们再仔细分析一些这类特殊的动宾搭配,发现都有这一条原则在起作用。

(1) action + cause: 泡病号(shun work on pretence of illness)、养病、抢险、偷懒、赔罪、逃荒、换季、愁经费、恢复疲劳。这类词语是原因宾语性的。用正常逻辑应当是“由于生病而休养”、“因懒惰而偷着休息”、“由于得罪他人而向其赔礼道歉”、“因灾荒而出逃”、“因为经费而发愁”、“因为疲劳而需休养以便恢复体力”。

(2) action + instrument: 吃大碗(eat with a big bowl)、哭鼻子、跳伞、打针、写毛笔、烤火炉和说英语等。这类词语是工具作为宾语。如用大碗吃饭、哭时用鼻子抽泣、依靠降落伞人从高空往下跳、用针头把注射液打入体内。

(3) action + metonymy: 吃父母(live on parents)、坐出租、喝龙井、抽中华、闯红灯等。这类词语是借代宾语。如父母代父母的饭、出租代出租车、中华代中华牌香烟、龙井代龙井茶、红灯代有红灯标志的路口。

(4) action + place: 吃食堂(have one's meals in the cafeteria)、叫门、谢幕、写黑板、冲锋、战上海等。这类词语是处所宾语。如“叫门”是在大门外叫主人开门;“吃食堂”是在食堂吃饭;“谢幕”就是演员在幕布前向观众致谢。

(5) action + aim: 排队票(line up for theatre tickets)、打扫卫生、考研究生、跑项目、跑官等。这类词语是目的宾语。因为“卫生”、“研究生”分别是“打扫”、“考”和“跑”的目的。

(6) action + agent: 看医生(doctor check the patient)、晒太阳、闹贼等则是施事宾语,也就是说,“医生”、“太阳”、“贼”是动作的施动者。

(7) action + manner: 写大楷(write in a large character)、存活期(put money on deposit)。这里的宾语实际上是表示方式。

(8) action + time: 帮忙(give assistance when one is busy)、拜年等,其宾语相当于表示时间的状语。

孟琮(1984)发现了更多的汉语动宾语关系,而且对它们的出现频率作了调查:

表4 汉语动宾语关系

宾语	百分比	宾语	百分比	宾语	百分比
受事(钓鱼)	65%	处所(叫门)	12%	目的(跑官)	4.7%
对象(打人)	32%	施事(闹贼)	8.7%	原因(养病)	3.3%
结果(盖房)	19%	方式(存定期)	6.7%	等同(担任书记)	2.7%
工具(跳伞)	13%	致使(美容)	6%	时间(熬夜)	1.3%

毫无疑问,英语的语义信息处理也是如此,一个动词的潜在语义搭配或动作事件域也是储存在英语母语者的大脑里。但不同的是,英语搭配必须在严格的句法框架里进行。英语动词即使有相应的知识结构激活,动词和其他成分的搭配还必须纳入句法的轨道里,受语法和语义关系的制约。如上面举例的“吃”的搭配,英语必须用介词来体现动宾之间的关系:

吃大碗 eat with a big bowl,吃食堂 eat in the cafeteria,吃父母 eat from my parents

当然也有省略介词的倾向,如 walk (for) three hours, jump (over) the fence,但这种情况不多,或改用其他动词:吃父母 depend on my parents for food。再如“打扫垃圾”是 sweep away rubbish,“打扫卫生”就是 cleaning。同样,“晒被子”用 air a quilt,“晒太阳”是 bask in the sun。至于恢复可以用“restore”或“regain”等词来搭配表达:regain/restore one's health, resume talk, restore order, return to normal, recover consciousness, regain composure,但“恢复疲劳”的意思是“解除疲劳”的意思,因此用 relieve fatigue。从语义关系看,英语的动宾搭配比较严格,而汉语就比较宽松。主要原因还是英语构词造句是语法性的,而汉语构词造句是语义性的。为此,王寅(2007)撰文指出“汉语及物动词后所接名词的用法和含义比起英语的‘宾语’依旧要宽广得多,它们在英语中往往不用宾语来表示,常用被我们习惯称之为‘状语’的句法成分,这就出现了一个术语错位的问题:西方语法中的宾语与汉语动词后所接名词,在两种语言中有着不全等的表义和语用功能”,考虑到这一点,可以“将汉语中动词后接的名词短语叫做‘动名词短语’,它包括相当于英语的‘宾语和状语’等语法成分,这样就可摆脱英汉语‘宾语’的困扰。”

6.3 修辞习惯

一个语言的词语搭配习惯同修辞习惯有关。如为了达到某种修辞效果,不惜同义反复,那么搭配的就比较宽松,反之亦然。汉语词语搭配中的同义反复现象是十分普遍的。如:

[4] 在这个万分危急的紧要关头。(《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

[5] 人之所以成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并不因为他白璧无瑕,完美无缺,而在于能有认识自己的勇气,承认人性本恶。(王沪宁,俞吾金《舌战狮城》)

[6a] 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实意搞改革开放。……我们就是要要有这个雄心壮志!(《邓小平文选》)

[7b] 宣传各个领域的先进模范人物。(李鹏《九届一次人大政府工作报告》)

“万分危急”和“紧要”、“白璧”和“无瑕”、“完美”和“无缺”、“真心”和“实意”、“雄心”和“壮志”、“先进”和“模范”都是一个意思。英语就没有“sincerely and wholeheartedly”、“ideals and ambitions”和“advanced models”这样的搭配:

[6b] This would convince people that we are whole-heartedly committed to the reform and opening. We must have this ambition.

[7b] Models from all fields must be publicized.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和汉语在修辞上追求音律整齐有密切关系。如“桌”、“椅”、“石”、“尾”、“虎”、“傻”单个词不使用,就是因为不上口。而加上一个虚词:“子”,或“巴”,或“头”,或“老”,或“气”,变成双音节词,就好听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杨指导、胡队长、小伙子在口语中都变成了“杨指”、“胡队”、“小伙”。在说“外国语”、“小学校”时压缩为“外语”和“小学”。在回答对方询问年龄时,十岁以内,是数字加岁:一岁,两岁;而十一岁以上,只说数字,不加岁:十一,十二。仅仅、刚刚、偏偏、悄悄、试试等重叠词的出现也是这个原因。追求双音节词必然会造成词义的重复:

道路、墙壁、思想、声音、群众、头脑、房屋

停止、选择、寻找、保护、传播、惩罚、打击

诚实、善良、陈旧、潮湿、平稳、差错、灿烂

也就是说,汉语词汇中的“双音词化”倾向和均衡工整的美学观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汉语词语搭配中大量同义反复的现象。再如我们说“这个意见很好”的时候,这个“很好”不一定比单说“好”要强多少。在“应该倾听群众的意见”句子中,“倾听”也不一定就比“听”的分量更重(程镇球,2002:68),主要还是从节奏音律上考虑。正如王菊泉(1989)说的“添加程度副词在不少情况下主要是出于平稳音节的需要,换言之,添加上去的程度副词本身并不表示多少程度意义。”再如“天气相当干燥和寒冷”和“天气相当干和冷”是一个意思,但节奏上我们选择前者。

追求双音词的结果必然是四字短语。它们二二组合,平仄交错,抑扬顿挫,和谐悦耳。但追求形式和音律的整齐代价是同义反复。如我们说“这种飞机体积不大,价格便宜”,不说“这种飞机小,便宜”,尽管“体积不大”、“价格便宜”是同义反复(英语就没有这种重复:This plane is small and cheap.)。再如不少四字成语“甜言蜜语”、“千姿百态”、“深思熟虑”、“唉声叹气”、“争先恐后”、“安营扎寨”、“咬牙切齿”、“亲眼目睹”、“风调雨顺”、“冰天雪地”、“四平八稳”、“强弱分明”、“土里土气”,前两个词和后两个词的意思是一样的。如下面的“避毒”和“免灾”:

[8] 这是增强保健,避毒免灾的。(《倪涣之》)They'll make him strong and healthy and keep him out of harm's way. (Barnes)

为了追求音节整齐的效果,说“恶毒”一定要说“恶毒至极”,讲“完好”也要说“完

好无损”、“完美无缺”。这“至极”、“无损”、“无缺”并没有什么进一步的意思,这种搭配完全是为了语音上的顺口。

同样,“胜利召开”、“顺利进行”、“彻底揭露”、“热烈欢迎”、“坚决支持”、“努力做到”、“认真执行”、“广泛开展”、“积极推行”、“严重破坏”、“残酷迫害”、“全部垄断”、“大大促进”这种搭配也是出于音律和形式的原因。汉语一些政论文章到了要说“贯彻”前面必定要加“坚决”、“全面”、“积极”;要表达“开展”,前面必定要有“认真”、“大力”、“广泛”的地步。因为“广泛开展,深入批判,切实采取,严肃处理,大力整顿,努力做到,紧密联系,热烈拥护,胜利完成等等,觉得说来顺口,写来顺手”(程镇球,2002:71)。

还有“加以、给予、进行、从事、实施”这样的动词,在和“研究、调查、打击”等词语搭配时,“这些动词原来的词汇意义已经明显地弱化了,因此在某些句子里把它们去掉并不影响原句的意思”(朱德熙 1982:10)。之所以有这样的搭配还是从节律上考虑。

还有下面这种偏正搭配所出现的同义反复也无不是追求音韵整齐的结果:“过去的历史”、“胜利的凯歌”、“未来的前景”、“最后的结局”、“通常的习惯”、“古老的格言”、“毫无根据的捏造”、“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如程镇球(2002:69)说的:用“幻想”一词一定要用“不切实际的幻想”,好像幻想还有什么可以切合实际的地方;用“诽谤”一词一定要用“毫无根据的诽谤”,似乎有些诽谤可以有根有据。而这些都是为顺口而损义的情况。

对于汉语中这样的同义反复或无义增添的搭配现象,潘文国(2002,258)总结得好:“语义让步于节律。汉语的构词造句,不完全是出于意义上的需要,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说更多的时候,节奏上的考虑似乎更加重要。”

显然,英语则没有这样的搭配。英语中为追求音律美和形式美,也讲究词语的同义反复如“heart and soul”、“wail and weep”、“safe and sound”,和词语成双,或三项使用,如:

[9] The third has a few books or many — every one of them **dog-eared and dilapidated, shaken and loosened** by continual use, marked and scribed in from to back.
(Mortimer J. Adler *How to Mark a Book*)

[10] Your face looks **worn and tired**. ... It is my last day home, and I am **nervous, scared, and upset**. (Lisa Mandelbaum *Leaving*)

[11] Long before we have finished products, we have dreams. We have visions. We go through a lot of **trial and error**. We experience a lot of **setbacks and failures**.
(Bill Clinton)

英语是一种理性的语言,在本质上是最忌同义反复,文字堆砌。它讲究的是言简意赅。Kahn(1985)举了几个例子:

[12] **Everybody** feels, I think **unanimously**, that that wouldn't sound like the New York Times

[13] That idea has also interested me for a long time, and the two ideas happened **merge together**.

[14] The **actual facts** are that I began this book impulsively and wrote it continuously.

他认为这些搭配都不能接受。原因是 everybody feels 就是 unanimously, 而 merge 已包含了 together 的意思, facts 包含了 actual 意思。

由此可见,汉语中“大家一致感到”、“合在一起”、“彻底粉碎”、“不切实际的幻想”、“毫无根据的诽谤”、“明确的决定”、“完整的部分”、“基本的先决条件”不成问题的搭配,在英语中成了问题。“thoroughly smash”、“groundless defamation”、“impractical illusion”、“definite decision”、“integral part”、“essential prerequisite”这种搭配在英语中被视为一种冗余信息的同义反复。

邵志洪(1997:212)列出一组词语(如下),可以看出汉语的搭配是可行的,而相应表达英语搭配是不恰当的,应该极力避免:

(1) 与名词搭配产生的“同义反复”

a. 方位概念上

sunset in the west

sunrise in the east

b. 时间概念上

past history 过去的历史

future prospects 未来的前景

old adage 古老的格言

usual habits 通常的习惯

advance planning 预先的计划

first beginning 最初

final end (outcome) 最后的结局

a short half-hour 短短的半小时

c. 其他

free gifts 免费

a new addition 新增

new innovations 新发明

an indirect allusion 间接引喻

complete monopoly 全部垄断

an essential prerequisite 重要的先决条件

the general consensus 大家的一致意思

(2) 与动词搭配产生的“同义反复”

to mix together 混在一起

to combine together 合并一起

to cooperate together 共同合作

to return back 返回

to revert back to 恢复

to divide up 分开

to rise up 升起

to separate out 分离
 to reduce down 降低
 to circle round something 环绕
 to eliminate entirely 全部消灭
 to persecute unjustly 不公正的迫害
 to kill someone dead 杀死
 to set a new world record 创造新的世界纪录

(3) 与形容词或副词搭配产生的“同义反复”

a. 感觉与感官的

visible to the eye 眼睛能看见的
 audible to the ear 耳朵能听见的

b. 形状、数量、性质等

round in shape 圆形的
 small in size 小型的
 few in number 数量很少的
 many in number 数量很多的
 red in colour 红色的
 bitter-tasting 苦味的
 of an indefinite nature 性质不明的

c. 表示极限概念词的修饰与比较(+表示“能够接受”; -表示“不能接受”; ?表示“不一定能接受”)

表5 表示极限概念词的修饰

英语	more	very	汉语对应词	更/很	非常
full	+	+	满/充分/完全/详尽/丰满/完美	+	+
thorough	+	+	充分/彻底/详尽/透彻/精确	+	+
total	?	—	总的/全的/完全/绝对	+	+
complete	?	?	完整/圆满/十足	?	?
perfect	?	?	完美/理想/完全/精通/正确/精确	+	+
entire	—	—	完全/完整/纯粹	+	+
utter	?	—	完全/绝对/彻底	+	+
extreme	?	?	极度/极端	?	?
absolute	?	—	绝对/纯粹	+	+
fully	+	+			
thoroughly	+	+			
totally	+	?			

续表

英语	more	very	汉语对应词	更/很	非常
completely	+	?			
perfectly	?	?			
entirely	?	—			
utterly	—	—			
extremely	—	—			
absolutely	—	—			

可见,从修辞习惯上来说,英语词语搭配通常避免“同义反复”。

6.4 认知方式

词的搭配和不同民族认知方式有关。如英语和汉语都说 a motor runs——汽车跑,但法语则说 Le moteur marche(汽车走)。汉语的“喝”和英语的 drink 只和水、酒、液体搭配,但在日语和阿拉伯语中,香烟也是“喝”的。汉语“大”范畴包含形体(大字、大山),范围(大规模、扩大),程度(大风、大雨),声音(大声、大叫),排行(大哥、大嫂),地位(大人物)等,而英语“大”的范畴就没有这样大的外延。汉语中许多词语需要用“大”搭配使用,而在英语表达中则是用其他词语。如英语中“大哥”是 elder brother,“大雨”是 heavy rain,“大问题”是 major problem,“大提高”是 marked improvement,“大错误”是 serious mistake,“大成本”是 high costs,“大笑”是 broad smile,“大声” loud noise。可见汉语对事物范畴化时倾向于形体的描写和搭配,而英语从强度、高度和顺序等更多的角度进行范畴化和搭配。

在关于知识方面,英语的 BNC 语料中和 knowledge 搭配的频类最多的 5 个动词依次是 acquire, impart, extend, gain, possess, 而汉语中经常说的“学习知识”、“给予知识”和“教授知识”,在语料库中没有 learn knowledge, study knowledge, teach knowledge, give knowledge 的搭配。这里就反映了不同的概念和认知方式。英语的 knowledge 是靠自己获得(acquire)的,教师作用是指导和鼓励,不是“教”,而是把自己已经得到(gain)的知识让学生“分享(impart)”,因此,学生不是“学”知识。而汉族人从孔子时代到现代,都是把教学看成是从教师那里学习知识的过程。知识是教师给予的。如《现代汉语词典》对“教学”一词的解释“教师把知识、技能传授给学生的过程。”

另外,在健康方面也是如此。BNC 语料中和 health 搭配的频类最多的 5 个动词依次是 improve, promote, damage, affect, 而汉语中的常说的拥有健康、保持健康、失去健康,在英语语料库中没有发现有 possess health, maintain health, lose health 的搭配。显然汉语是把“健康”当作和金钱一样的财富,可以拥有、失去。但英语显然是当作一个过程,去改善(improve)、提高(promote)和影响(affect)。

汉语中有嫁错(了人)、打错(了电话)、走错(了房间)、给错(了药)这样的词语搭

配。这里除了双音化的影响外,把动补成分合在一起表达,是否还有把结果归咎施动者的认知观念?而英语则是把“错”和人、电话、房间和药搭配:She married a wrong guy. He dialed a wrong number. He entered a wrong room. He took wrong medicine。这是否暗示人、电话、房间和药有一定的迷惑性,导致施动者的错误,从而减轻施动者的责任?

可见搭配反映了特定的范畴化方式。同一事物有的民族倾向于隐喻性范畴化,有的用非隐喻性范畴化,搭配也会不同。如汉语说“反映问题”是一种比喻,让他人了解问题就好比是让他人从镜子中看到反映的物体,强调反映的真实性,而英语就没有这样的比喻,他们不认为反映的东西是完全真实的,所以不是 reflect the problem,而是 inform sb. of the problem。汉语中还有许多隐喻性表达,如背黑锅、避风头、唱对台戏、打小报告、翻老账、揪辫子、赔笑脸、泼冷水、抓把柄、走老路、穿小鞋等等,英语中是没有的。

6.5 教学启示

汉语的词语搭配习惯必然影响到中国学生的英语写作。根据杨达复(2000:253)对国内四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贸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的271篇议论文统计,在形容词和名词搭配方面的错误达11.6%,而动词和名词(宾语)方面的搭配错误达到43.75%。如下面是些中国学生常见的词语搭配错误。我们把它们分成四类。

6.5.1 动宾搭配错误

中国学生在动宾搭配方面最常见的错误是一对一的字面对应。如:

表6 动宾搭配错误

汉语搭配	错误搭配	正确搭配
停火	stop the fire	cease the fire
写日记	write a diary	keep a diary
创造奇迹	create a wonder	work a wonder
测量脉搏	measure sb's pulse	feel sb's pulse
提高兴趣	increase one's interest	arouse one's interest
抱有希望	carry the hope	entertain the hope
取消封锁	cancel the blockade	lift the blockade
吃药	eat medicine	take medicine

再如:

[15] 我只能走近路。

a) I have to go the near road.

b) I have to take the shorter route.

[16] 遵守时间很重要。

a) It is important to obey the time.

b) It is important to be punctual.

[17] 他说他睡得很晚。他在找借口。

a) He said that he slept very late. He was looking for an excuse.

b) He said that he stayed up late. He was making an excuse.

[18] 吸烟有害身体,不要学他的样。

a) Smoking is harmful for your body. Don't learn from him.

b) Smoking is harmful for health. Don't follow his example.

还有我们经常在学生作文中读到的 accept the reality (“接受现实”的正确说法是 live with reality), grasp time (“抓紧时间”的正确说法是 make use of time), touch the society (“接触社会”的正确说法是 be exposed to society), telephone 119 (“拨打119”的正确说法是 dial 119)。可见这些问题主要是中国学生不了解英语中动词和宾语搭配比汉语严谨。

[19a] The government tries to improve the standard of living.

[19b] The government tries upgrade/raise the standard of living.

“提高生活水平”不能用动词 improve。但如果表示“提高生活条件”就可以用 improve: improve the living condition。improve 还可以和 ability 等搭配。如“提高会话水平”、“提高领导水平”、“提高英语水平”分别为:“improve one's conversational ability”、“improve the art of leadership”、“improve English”。有趣的是 English 本身就有“能力和水平”的意义,因此“提高英语水平”的英语不需要加 level。尽管汉语中“提高”可以和“水平”搭配,但英语中,improve 则不能和 level 搭配。再如“提高文化/道德水平”则用:“raise the intellectual/moral level”。

[20a] It is necessary to teach students a little knowledge of American history.

[20b] It is necessary to impart students a little knowledge of American history.

汉语中“教”既可和“英语(数学、物理)”搭配,也可和“知识”搭配,还可以和“一门课程”搭配。而英语中则分别用不同的词:teach English/maths impart/pass on to knowledge, offer a course。这和“学习”动词一样,汉语中说“学英语”、“学知识”、“学课程”。英语则用不同的动词:learn English, acquire/gain/pursue knowledge, take a course。

我们再看一些中国学生是如何根据汉语表达习惯写句子并正确搭配的。

[21] 虽然他没有表达出来,但我还是看得出他想什么。

a) Although he did not express them, I could see his thoughts

b) Although he did not express them, I could read his thoughts.

[22] 从他的语调中,我可以听出点什么。

a) I could hear something from the tone of his voice.

b) I could tell something from the tone of his voice.

[23] 我想我们不可能同意这样的要求。

a) I'm afraid it is impossible for us to agree with such requests.

b) I'm afraid it is unlikely for us to grant such a request.

[24] 当地人似乎不怕天热。

a) The local people don't seem to be afraid of the hot weather.

b) It seems that the local people don't mind the hot weather.

[25] 我心理一个沉重的担子终于放下了。

a) A weight in my mind has been laid down at last.

b) A weight has been lifted from my mind.

[26] 穿新鞋有点脚痛。

The new shoes pinch.

汉语说“脚痛”,英语说“鞋夹脚。”

在动宾搭配上我们发现中国学生有使用高频动词的倾向。如邓耀臣等(2005)通过中国大学生和本族语大学生使用英语 do、get、give、make、have、take 6 个高频动词的对比,发现中国大学生使用这些动词搭配的频率远远超过后者。他们参照《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中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子库(CLEC-St4)和英语专业大学生子库(CLEC-St6),英语本族语大学生情况参照 the Corpus of Canadian Native University Students English Writing(COCNUS)。对比发现如下:

表7 中外大学生高频动词使用频率

Verbs	CLEC-St4	CLEC-St6	COCNUS
do	650	230	123
get	256	182	82
give	154	120	83
make	206	157	147
have	493	419	400
take	304	151	129

如和 knowledge 名词的搭配,中国大学生较多使用 get 较多,而加拿大学生使用 gain, obtain, acquire 较多:

表8 中加大学生使用 knowledge 搭配情况

	CLEC-St4	COCNUS
与 knowledge 搭配动词	出现频数/10 万词中比例	出现频数/10 万词中比例
gain	2 /0.92	3 /1.59
obtain	0 /0	4 /2.6
get	13 /5.99	3 /1.95
acquire	1 /0.46	5 /3.25

出现这种情况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如(1)这些高频或虚化动词都是学习最早,而且使用广泛,(2)词汇量有限,提取其他同义动词的搭配困难,(3)担心用错,挑最简单有把握的搭配,(4)语体意义不分。英语 do、get、give、make、have、take 搭配的词语绝大多数用于口语体中,因此英族人在书面体中较少用。而中国学生尤其是初学英语者不了解这一点。根据邓耀臣等的统计,本族语大学生使用虚化动词的比例只有22.8%,而中国英语专业大学生是40%,非英语专业则高达56%，“大多数口语体虚化动词搭配只有中国大学生使用。如:do shopping、do reading、have a look、have lunch、have a rest、have a mind、make a bargain、make a telephone call、make fun、make a living、make a mistake、make a statement、make a fortune、make a profit、take a chance、take a notice、take pains、take part、take drugs、take a risk 等。”

缪海燕等(2005)从《中国英语学习者语料库》中发现,中国学生写作和 do 搭配的最多的是 job(做工作)、work(做工作)和 best(做得最好),出现的频率分别达到264次、112次和113次。而和 washing、shopping、cooking、deed、bit 搭配的出现频数都只有3次;同样和 make 搭配的最多的是 friends、living、mistakes 等,而和 decision、effort 搭配较少。汉语表达的影响,甚至出现 make success、make practice、make a great development、make good communication、do more beautiful dreams、do anything but success、take further progress、take some means 这样的母语等值翻译错误。缪海燕等还发现,除母语影响,学习时间的前后也有关系。中国学生“能够熟练掌握并倾向于过度使用的搭配一般在中学阶段就要求掌握,而那些没有出现在语料库中的搭配大部分到了大学阶段才要求掌握的”。如下面这些搭配都是要求在大学阶段掌握的,因此在大学生作文中较少使用:

- Do: do justice to, do credit to, do one's utmost, do a favour, do a good turn, do some damage, do the honors
- Make: make a difference, make a fool of, make a fuss over, make allowance for, make the best of, make the most
- Take: take a chance, take a fancy to, take charge, take hold of, take note of, take effect, take exception to, take shape

6.5.2 主谓搭配错误

[27] 我感到大学学习相当紧张。

a) I feel college studies are quite busy.

b) I feel quite busy with college studies.

[28] 他的历史知识相当丰富,但没有通过考试。

a) Although his historic knowledge is very rich, his exam did not pass.

b) Although he is rich in historic knowledge, he failed in history.

[29a] If he watches TV like this, his eyes will be completely blind one day.

[29b] If he watches TV like this, he will completely blind one day.

就英语来说,“紧张”的主语应是“人”,而不是“学习”。rich 要求的主语是人,而

不是知识。汉语认为“眼睛瞎了”，搭配没有问题，但英语的 blind 已经包括“眼睛”意思了，无须再用 his eyes。同样，“我的肚子饿了”就是 I am hungry，没有“My stomach is hungry”的搭配，因为 hungry 就是针对肚子的感觉。再如，“他年纪很轻”，英语就是 He is very young。如写 His age is very young 就不符合英语表达习惯，因为英语的 young，就是对 age 来说的。同样，“他的脑子很聪明”，英语的表达是 He is very clever，而非 His brain is very clever，因为就英语来说，clever 并不表现在 brain 上。

[30a] His body is weak but his spirit is good.

[30b] He is physically weak but mentally sound.

汉语说“身体虽弱，思路敏捷”没有问题，但英语中 weak 和 sound 是直接描述人的。

[31a] As his illness is not restored, his heart is not good today.

[31b] As he has not recovered from his illness, he is in low mood today.

[a]句是按照汉语“由于他的病没有痊愈，今天心情不大好”译过来的。且不说 his heart is not good，当用 recover, restore 和人搭配时，就是针对病来说的，因此 illness 是多余的。

[32] 他英语讲得很好。

a) His English speaks good.

b) He speaks good English.

[33] 人们的生活离不开电视。

a) Now people's life can't leave TV.

b) Now it is impossible for people to live without TV. (or Now people cannot do without TV.)

[34] 出国读大学的中学生增加了。

a) School students who go abroad for higher education have increased.

b) The number of school students who go abroad for higher education has increased.

汉语能够省略“数量”，英语 increase 要和 number 搭配，不能说 people increase.

6.5.3 语法搭配错误

中国学生写作中的搭配错误，有些是由于受汉语动词用法的影响，对英语动词的用法不了解造成的。如汉语经常说“造成时间浪费”、“引起生活水平提高”、“使你花了不少时间”，用汉语“造成”的用法去用英语 cause，结果出现了语法上的搭配错误：

[35] It will cause you spend your time in waiting for nothing.

[36] So, it causes much time are wasted.

[37] The fast economic growth causes people's living condition has improved.

而 cause 的正确用法如下：

[38] The cold weather might cause the plants to die.

[39] Smoking can cause lung cancer.

[40] He caused his parents much unhappiness.

[41] He is always causing trouble for people.

再如:汉语“适宜/适应”的英语对应词“fit”。中国学生按照“适宜/适应”的用法,写出这样的句子:

[42] The job is fit me very much.

[43] They can fit for the position they get.

[44] He fits many kinds of job.

而 fit 的正确搭配应该是:

[45] The job doesn't fit me.

[46] His experience fits him for the job.

[47] This land is fit for heroes to live in.

学生中这类错误还有 The sun shines us (the sun shines on us)、listen music (listen to music) 等例子。

6.5.4 形容词搭配错误

[48a] The traffic in many big cities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crowded**.

[48b] The traffic in many big cities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congested**.

英语中 traffic 在表达“拥挤”、“繁忙”是和 busy, heavy, congested 搭配的,而不和 crowded 搭配。只有在说“道路拥挤”时,才说:the street is crowded (busy, congested)

[49a] But **the speed** of a car is much **faster** than that of a bicycle.

[49b] But the speed of a car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a bicycle. (or But a car is much faster than a bicycle.)

汉语可以讲“速度快慢”,而英语没有这样的搭配,和 speed 搭配的是 high/low,只有直接说交通工具,才是 fast/slow,如 the airplane is fast/slow。还有在“价格贵贱”表达上,中国学生出现类似的搭配错误:

[50a] Now **the price of milk is so cheap** that everyone can afford it.

[50b] Now **the price of milk is so low** that everyone can afford it. (or **milk is so cheap** that everyone can afford it.)

[51a] I'm an old customer and I learn to complain nothing.

[51b] I'm a regular customer and I learn to complain nothing.

同样是“老”,英语中根据不同的描写对象是用不同的词。“老爷车”是 old/used bicycles;而“老兵”则应是 an army veteran,而非 an old soldier。还有汉语说“强硬的政策”,英语是 tough policy,而不是 strong policy。

再如 big, great 和 large 的使用。英语中一般分别和具体事物、抽象事物或数量词搭配使用较多,但 CLEC (中国英语学习者语料库) 显示,中国学生作文中出现: a big cat, a big building, a big smile, a big noise, a big school, a big moon, a big river, a big burden, a big family, a big hope。而 big 和 smile, moon, noise, burden, hope 这样的搭配英语本族人不大会使用的。在 LOB 语料库中,表示“大笑”、“大声”等最多的搭配是: broad smile, loud noise, full moon, heavy burden, best hope。CLEC 语料库还显示,中国学生使

用 large 搭配的词不仅有 amount、sum、number、scale、population、还有 money、costs、progress、areas、school、mistake、part、improvement、country、attention、harm、knowledge、practice、change、problem 等。但 LOB 语料库表明,英语本族人使用 large 是不与 problem、improvement、knowledge、change、mistake、cost、practice 搭配的,他们只说 major problem、marked improvement、extensive knowledge、dramatic change、serious mistake、high costs、a lot of practice。

这说明英语中有丰富的同义词,必须根据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搭配。汉语“落后”,英语中大致有“backward”和“lag behind”与此对应,但是在表达“我得努力学习,要不就落后了”时应该是:I should study hard. Otherwise I would lag behind. 而不是 I should study hard, otherwise I would be backward。

造成形容词搭配的问题,主要还是母语的干扰,按照汉语的搭配,到英语中去找似乎对应的词。第二个原因是对英语中表示同一意思的同义词之间的细微差别没有掌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词汇量不够,只能用笼统的常用的近义词,上义词去搭配,结果产生中国式英语的表达方式。

6.5.5 语义韵搭配错误

有的词倾向于和具有消极语义特点的词搭配,而有的词吸引积极含义或中性涵义的词搭配。中国学生由于对词汇的语义韵了解不够,往往出现这方面的搭配错误。卫乃兴(2005)、孙海燕(2005)通过语料库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如 cause 这个词,汉语意义是“使发生、出现”,似乎是个中性词,但英语 cause 是个具有强烈消极意义的词,在 COBUILD 语料库中和下面这些表示“疾病”、“事故”、“坏情绪”等令人不快的词经常形成搭配(按搭配频率排列): problems、death、damage、concern、trouble、effect、cancer、harm、disease、pain、stress、anxiety、accident、chaos、symptoms、alarm、injury、havoc、irritation、illness、upset、crash、fire、distress、embarrassment、disruption、headaches、loss、discomfort、offence、difficulties、explosions、depression、suffering。

但在 CLEC 即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中,中国学生还出现下面这样的搭配:

cause changes、cause phenomena、cause things、cause result、cause questions、cause development、cause progress、cause improvement、cause the rise。

英语中的 rather 主要和消极意义的词共现,而 quite 常和积极意义的词搭配使用,但在 CLEC 即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中,中国学生在写作中出现 rather proud (good, young, fresh, practical) 和 quite annoyed (nervous, wrong, serious, limited, difficult, common) 这样的本族语者不会用的搭配。

6.5.6 同义反复搭配错误

[52] Obviously the success in this field depends on our mutual cooperation.

汉语可以这样说“成功取决于我们互相之间的合作”。而英语中的 cooperation 已经包括了 mutual 的意思,因此不能搭配使用。

[53] Therefore it becomes a compulsory duty for children to acquire more knowledge

than what they should at their age. (袁宏伟 Why Are Children Oppressed 选自《中国大学生英语作文评改》P97)

compulsory duty 是汉语“一个必须的责任”翻译过来的,但就英语来说,duty 就有 compulsory 意思了。

[54] While others play I work throughout the entire summer vacation.

汉语说“全部整整一个暑假都在工作”可以,但英语中的 entire 就是 throughout 的意思,两者不能搭配使用。下面一句也是这个问题:

[55] The nationwide physical fitness campaign should be extensively carried forward.

如果说“全国性的”就是“广泛性的”,因此英语中 nationwide 和 extensively 是不同时使用的。

[56] This reform greatly fuelled the nation's economy. 改革大大地推动了国家的经济。

[57] Air pollution does more than affect our environment; it seriously cripples and greatly shortens the lives of human beings. 大气污染严重损害了人的健康,大大缩短人的寿命。

这两句中文没有问题,但英语句子就是同义反复的搭配。fuel 和 cripple 是不能用加强副词修饰的,因为这两个词本身就有程度很高的意义。

第7章

英汉词汇量对比

7.0 引言

汉语词汇和英语词汇的总量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但英语词汇量远远高于汉语是无疑义的。《中华大字典》收词48 000条、《汉语大字典》54 678条、《现代汉语词典》56 000条。但英语词汇以最保守的估计,也有50万。如*Webster's Third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收词大约450 000,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收词约600 000。

根据 Jackson & Amvela(2000),这两部词典出现的词项约有75万,如加上词典中未出现的缩略词和动植物名称等,英语词汇可达100万。“据设在美国圣迭戈市的全球语言监测组织说,截至2006年3月21日,英语单词总量为988968个”(<http://news.sohu.com/20060414/n242812327.shtml>)。如加上各种科学术语,词汇数量很可能还要翻倍。所以汪榕培等(1997)认为英语词汇总量远远超过200万。

这就产生几个问题。1)为什么英汉语的词汇量会产生这样大的差异? 2)如果英语和汉语要表示的事物和概念基本相当,那么英语为何多出这么多词汇? 3)词汇量大小的社会意义,学习意义,认识事物意义又是什么? 这些都是英汉词汇对比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答案。事实上不同语言之间词汇绝对数量的比较是很难进行的,因为这里有语言本身的因素,也有语言外因素。

7.1 语内因素

7.1.1 形位数量

词的数量取决于词的形位数量。这里的形位是指词的外壳或语素的表现形式或存在形式,如汉语当中的方块字,英语当中表达某一意义的字母组合体。一种语言能造出多少数量的形位是受语言本身的各方面因素制约的。不管各种语言中词的形位总量有多少差异,有一点是清楚的:一般说来,一种语言中的形位不可能是无穷无尽

的,它都存在着一个饱和点,当达到某一数量后,语言系统就不大再创建新的形位,要表达新的概念和事物,往往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形位。

理论上说,语言中的形位可以根据语音规则、书写规则而任意创造,但实际上,许多因素限制其无限制的产生。如汉语中的 neng 是个符合语音规则的韵母组合,但在实际中,只有第二声的 neng 这个形位,第一、三和四声都没有形位产生。即使是第二声的 neng 也只有产生“能”一个字,不像 yi,第一、二、三和四声都能创造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形位。再如 dei、fo、gei、lia、lo、me、nin、nou、nuan、ri、sen、seng、shui、tei、zhe 等音节只分别产生一个字:得、佛、给、俩、咯、么、您、耨、暖、日、森、僧、谁、忒、这。英语同样如此。根据英语的语音规则,既然产生了 tap/dap、tangle/dangle、tamp/damp、tamper/damper 这些形位,因此如果有 dapple,规则也容许 tapple 产生。但事实上词典上还没有这个形位。

但是现在没有,不等于今后不会产生,只要有需要,就可能产生。但相对说来,汉语就比较困难,要凭空造一个新的形位,要在 neng 的音位上产生“能”字以外的其他形位比较困难。这里有 3 个原因。i) 心理接受能力。汉语是个表意文字,以形表意,创造一个新字,或在原来的字上加上一横,去掉一点,看上去“怪怪的”,很难为人接受。除非是通过行政手段,大规模的创建新形位,如当年的简化运动,一般个别新形位的出现会被当成错别字。ii) 缺乏造字条件。进入计算机文字输入时代,汉语创造新的形位机会几乎等于零。在古汉语中把“碑”写成不出头,把“明”中的“日”改成“目”,表示其他意思都是相当容易,但现在报刊和书籍出版都是电脑排字,排字系统的字库是死的,要创造一个新的形位,就要改造字库。因此,任何一个记者、作家和编辑都不能任意创造新的形位。iii) 拼写空间的限制。汉字由笔画空间构建而成的,如“言”是在一个二维平面里按一定的结构由 7 个笔画组成。汉语笔画包括基本笔画如:横、竖、撇、捺、勾和由此产生的派生笔画,如:横折斜钩(乚)、竖弯钩(乚)、横钩(冫)、横折弯钩(乙)、撇点(丷)等。两者相加共 32 种,不管笔画多少,如何进行组合,都要受到书写和视觉辨认的限制。现代汉语词被限制在 10 笔画,超过了就要简化,不是没有道理的。正因为如此,汉字总数并没有随着词的增加而增加,反而因为不断废弃而减少了。司马迁《史记》全书总字数 518 284,用字 4 989 个;曹雪芹《红楼梦》前 80 回总字数为 501 113,用字 3 264 个;叶圣陶《倪焕之》全书总字数 138 000,用字 3 039 个;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总字数为 660 273,用字 2 951 个。汉语的组词方式使得其表达新事物新概念只要依靠现有字的组合就能完成,而无需创造新字。汉语现用字 7 000,常用字 3 500 个,即使创造的新词都是双音节,根据不同的组合也有造出一千万以上的词的能力(当然受 1 300 多音节的限制,有效词即较少同音词大约可有一百万),因此,正如王力(1985)说的,汉语“不管增加多少新词,原则上不需要增加新字”。

而相对说来,作为拼音文字,英语形位创造就比较容易了。任何一个形位都是利用 26 个字母组合而成的,它不是空间构建,而是线形排列而成的。如 language 是用 8 个字母组成的。因此理论上说,英语构词的长度是无限的,如 interpersonal、demobilization、transmutationist 这样的词英语中相当普遍。词典里收录的最长的英语单词是 anti-disestablishmentarianism (反对国家与教会分离的主张)。而网络上搜索可知目前

最长的英语单词有 1 913 个字母组成。而且由于拼写和意义没有联系,不管什么样的组合,只要符合发音规则,在心理上都能轻易接受。尤其是计算机的英语输入是 26 个字母的组合,键盘上存在这 26 个字母,就给它建立新的形位创造了客观条件。如下面是几种构词法所产生的新形位。

(1) 截短词产生的新形位: ad (advertisement), doc (doctor), rhino (rhinoceros), demob (demobilize), lav (lavatory), jap (japanese), coon (raccoon), wig (periwig), chute (parachute), con (convict), flu (influenza), fridge (refrigerator), pro (professor), demo (demonstration), porn (pornography), deli (delicatessen), prez (president), tec (detective), bi (bisexual), ref (referee), vet (veteran), deb (debutante), expo (exposition), sci-fi (science fiction), grad (graduate), limo (limousine), van (caravan), hyp (hypochondriac), ult (ultimate), rep (reputation), hyper (hypercritic), incog (incognito), guv (governor)。

(2) 逆成词产生的新形位:即截除一个“后缀”(实际上不是,而是被误认为后缀)所形成的词。如 auth (author), audit (auditor), burgle (burglar), helicopt (helicopter), butch (butcher), lase (laser), henpeck (henpecker), emote (emotion), televise (television), brainwash (brainwashing), window-shop (window-shopping), lip-read (lip-reading), laze (lazy), gloom (gloomy), cose (cosy), sightsee (sightseeing), house-clean (house-cleaning)

(3) 取首字母产生的新形位: MD (medical doctor), MP (member of parliament), SAM (surface-to-air missile), ASAP (as soon as possible), UNO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 ID (identification card), VIP (very important person), TESOL (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SNAG (sensitive new-age guy)

有些是小写字母,完全和普通名词一样: dink (dual income, no kids), radar (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 sonar (sound navigation and ranging), laser (lightwave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 gomer (get out of my emergency room), emcee (master of ceremonies), scuba (self-contained underwater breathing apparatus), yuppie (young urban professional), derv (diesel-engined road vehicle), midi (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 说到首字母新词,不能不提 OK。有一种说法是该词出现与美国前总统 Martin Van Buren 的昵称 Old Kinderhook 有关。1840 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Martin Van Buren 参加总统竞选时,其支持者根据他的昵称 Old Kinderhook 成立了一个 OK Club 帮助其宣传造势,打出了“Vote for Old Kinderhook”,“He's OK”等标语。结果 OK 一词在美国社会得到广泛传播,意义逐渐扩大稳定。

(4) 拼缀词产生的新形位: camcorder (camera + recorder), brunch (breakfast + lunch), smog (smoke + fog), dawk (dove + hawk), bit (binary + digit), galumph (gallop + triumph), chortle (chuckle + snort), fruice (fruit + juice) Chinglish (Chinese + English), Interpol (international + police), autocide (auto + mobile), autome (automobile + home) forex (foreign + exchange), faction (fact + fiction), hoffice (home + office), stagflation (stagnation + inflation), bionic (biological + electronic), ragzine (rag + magazine), bi-

opic(biography + picture), kidult(kid + adult), populuxy(popular + luxury), psywar(psychological + war)

(5) 截短、缩略和拼缀后加上后缀如-y, -ie, -o 等, 派生出新的形位: dinky(dink), hanky(handkerchief), teeny(teenager), navy(navigator), comfy(comfortable), veggie(vegetarian), Boho(Bohemian), ammo(ammunition), Loony(lunatic), telly(television), broly(umbrella)

(6) 外来词音译产生的新形位, 这是主要的, 而且是源源不断的。考虑到英语中有 70% 以上的词是外来词, 可以想象有多少新形位产生。如 chocolate, parka, canoe, potato, puma, gorilla, banana, pajamas, shampoo, coolie, lakh, sari, amuck/amok, silk, renminbi, yen, wushu, yangko, kaoliang, tofu, fengshui, kungfu, suanpan, dazibao, kowtow, pinyin, ganbu。

尤其是从汉语借来的音译词, 其发音和拼写在英语是怪异独特的, 但还是能够在英语中存在, 甚至还容忍多种拼写形式, 如茶: tea, chaa, chia, tay, tsia; 人参: ginseng, genseng, ginshang, ginsing, gingsing; 荔枝: litchi, leechee, lichi, lychee; 大豆: soy, shoya, shoyu。这一切都说明英语新形位的创立几乎没有什么语音上和拼写上的限制。

(7) 人名产生新的形位, 派生新词, 英语中把这种创造新词的方法称为 eponyms。如 guillotine(断头台) 源于法国物理学家 Joseph-Ignace Guillotin; macadam(碎石路) 和 macadamize(铺碎石路) 源于苏格兰工程师 John Loudon McAdam, marconi(发无线电报) 源于意大利物理学家 Marconi; galvanic(电流的) 源于意大利医生 Galvani; sandwich(三明治) 源于瑞典人 Sandwich; guy(家伙) 源于英国人 Guy Fawkes; pasteurize(对……进行消毒) 源于法国微生物学家 Pasteur; mesmerise(施催眠术) 源于奥地利医师 Mesmer; mercerize(作丝光处理) 源于英国发明人 John Mercer; silhouette(剪影) 源于法国财政大臣 Silhouette; maverick(用不正当手段获得) 源于美国得克萨斯牧场主 San A. Maverick, 他拒绝在自己牛上打上印记而骗取他人的牛。sagan 是个新词, 源于宇航员 Carl Sagan, 他在计算机上, 进行了“billions and billions talk”, 结果 sagan 成为“大量”的代名词: The United States spends sagans on the military。还有 gerrymander 是来自马萨诸塞州州长 Gerry 的名字, 1812 年, 他以划分范围有利于自己政党利益而出名, 结果他的名字成为这个意义。

最新的例子恐怕得数 2008 年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Obama Barack)。根据全球语言监测机构(Global Language Monitor) 从他的名字而派生出来的单词已经正式进入了英语词汇, 如: obamamentum(奥巴马的竞选行动), obamacize(像奥巴马那样去做事即作为美国第一位非洲裔国会参议员, 其社会歧视下痛苦挣扎、努力奋斗的经历让许多美国人敬佩), obamaNation(奥巴马王国), obamanomics(奥巴马经济即他提出的一系列重振美国经济的政策), obamican(奥巴马拥护者) 等。

可以说英语中绝大多数术语都是由人名演变来的, 最显明的就是化学金属元素名。除了人名, 还有民族名, 如从日耳曼部落名: gothic(歌特式建筑、风格), vandal(故意破坏公物)。还有从吉卜赛人和犹太人: gyp(骗榨), Jew(讨价还价) 等。

(8) 地名或商标名通过音译进入英语, 产生新的形位。前者有 canary(白葡萄酒),

denim(劳动布), jeans(牛仔裤), peach(桃子), cashmere(开司米), maotai(茅台酒), Waterloo(惨败)等。后者有 aspirin(阿司匹林), hoover(真空吸尘器), xerox(影印), nylon(尼龙), biro(圆珠笔), coke(焦炭), kleenex(纸巾), levis(牛仔裤), escalator(自动扶梯), cellophane(玻璃纸), 这些词原先都是商家为自己产品杜撰的商标名, 现在都成为普通名词, 进入英语词典。

(9) 杜撰词 (nonce word): 即为了修辞或其他应急需要临时杜撰的。如下面是 Campbell(1999) 记载的几个杜撰词: blurb (coined by Gelett Burgess), gas (by Dutch chemist Helmont), paraffin (by Reichenbach), blatant (by Edmund Spenser), boojum, chortle (by Lewis Carroll), yahoo (by Jonathan Swift)。

这样的杜撰词往往是利用类推法构成的。如: salebration (celebration), twogether (together), triscuit (biscuit), monokini (bikini)。还有是拼缀而成的 politrics (politics + trick), fluddle (flood + puddle), lunper (lunch + supper)

杜撰词开始只是临时编造, 但后来流传开来, 被社会接受就进入了词典。如 lite, 为区别表示酒精度数低的 light 和表示明亮的 light, 有人造了 lite, 后来传开, 社会就接受了。再如 1998 年, 一个马来西亚华人在一个网络科技论坛上描写中国宇航员时造了一个 taikonaut 词。2003 年 10 月随着“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 这个词立即在英语、法语、德语和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中传开, 从而进入西方主要词典, 并没有受到原先词 astronaut 的影响。

(10) 混合法 (amalgamation) 构成的新形位: nevertheless (never + the + less), already (all + ready), alright (all right), a lot (a lot), almost (all most), alone (all one), altogether (all together), always (all ways), however (how ever), without (with out)。

下面是《韦氏开放字典》(Merriam-Webster's Open Dictionary) 从 2005 年 10 月到 11 月收进的几个新词:

fantabulicious (adjective): Combination of three words (fantastic, fabulous, and delicious) that describe how excellent, wonderful, and delightful one feels about a particular event or item.

tramedy (adjective): halfway between a tragedy and a comedy.

concernata: a piece of music that has a mix of a concerto and a sonata.

grool (adjective): Something that is both great and cool.

pfft (interjection): used when lacking any better word, especially in times of frustration, accepting defeat, or gloating. A stronger emotion will result in more “fff”s in the middle. e. g extreme feeling = pfffffffffffft ([typically responded with “hrrmph”])

insinuendo (noun): an attempt to imply something without having to say it outright.

seitan (noun): Pronounced say-tahn. The Japanese term for cooked wheat gluten, which is high in protein and low in fat. Often called ‘meat of wheat’ because of its amazing ability to mimic meat in taste and texture. Traditional (box) Water, Wheat Gluten, Garbanzo Bean Flour, Soy Flour, Soy sauce (Water, Soybeans, Wheat, Salt).

可见这些都是通过截短和拼缀而形成的新的形位。seitan 是从日语借入的音译

词。当然杜撰的词或创造的新词能否进入语言和词汇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根据全球语言监测机构总裁兼首席词汇分析师 Paul Payack, 这些标准包括该新词在媒体、书面语和口语中出现的频率, 使用的地理范围大小以及时间的考验等。这个机构为此建立了专门的计算法—the Predictive Quantities Indicator, 对英语词汇在全球的纸质以及广播媒体、互联网等传媒总使用的频率进行跟踪, 包括长期发展趋势、短期变化等指数(《中国日报 21 世纪英语教育周刊》2008/2/25, A3 版)。

拼音文字最大优点就是能够比较自由地创造新的形位来创造新词。而汉语就没有这个优势了。同样是缩略词或外来词音译, 实际上都是从现有的形位中借, 并没有创造新的形位的。如:

缩略词: 维和(维护和平)、磁浮(磁悬浮)、通胀(通货膨胀)、个调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加州(加利福尼亚州)

外来词音译: 富兰克林(Franklin)、波士顿(Boston)、比索(peso)、咖啡(coffee)、迪斯科(disco)、弥撒(mass)、幽默(humor)、奥林匹克(Olympic)、思必得(Speed)、德律风(telephone)

网络语: 酱紫(这样子)、美眉(妹妹)、菜羊(赛扬主板)

商品名: 茅台、海尔、五粮液

当然不是绝对没有产生新的形位的。如“瓊瓊”就是在音译 puru 时, 在汉字“普罗”上加上毛字底形成的。“珙琅”是在音译 farang 时产生的。翻译化学元素形成的新形位: 镭(radium)、钛(titanium)、铀(uranium)。但在整个汉语词汇中只是少数, 而且都是过去产生的。可以说, 汉语造字系统是封闭的, 不管汉语有 5 000 字或 1 万字, 只会因为汉字简化或旧词淘汰而总量减少, 而不会有新的形位产生。

7.1.2 屈折形态

这里的屈折形态是广义的, 在词汇里主要是指屈折变化和派生变化。根据 Bauer (1988), 词的屈折变化属于语法过程, 而词的派生变化是新词产生过程。如英语屈折形态变化表现在人称代词有主格、宾格和所有格之分, 出现了 I、me、my、mine 四个词, 而汉语没有这样的屈折形态, 无论是主格、宾格只有一个词“我”, 而所有格“我的”已不是词了。英语比较级的不规则形态有不同的词: worse、worst、better、best、less、least, 而汉语都用短语表达。

如果说英语的屈折形态已大大减少, 那么, 英语派生词非常发达, 如英语在 care 基础上可以派生出 careful、carefully 等, 这里就有三个词分别表示动词、形容词和副词“仔细”的意义。但汉语只用同一个“仔细”就可兼作形容词、副词、名词和动词。也就是说英语有一个屈折形态, 有一个派生形态, 就有一个词, 而汉语要么没有屈折形态, 要么不管有多少派生形态, 都只有一个词。再如: permit、permission、permissible、permissive、permissiveness、permissibility、impermissible、impermissibility、permittee、permitter、permissible。这些词汉语只收入一个词“许可”, 要表达“许可的”、“不允许的”、“许可性”、“被允许的人”等等, 都是在“许可”基础上加词, 用短语表达。因此就屈折和派生, 英语的词汇量就要大大多于汉语。

7.1.3 音节数量

汉语用来表达词的语音音节只有 411 个(有 21 个声母和 38 个韵母结合组成),常用 14 个: de、shi、yi、bu、you、zhi、le、ji、zhe、wo、ren、li、ta、dao。次常用 33 个: zhong、zi、guo、shang、ge、men、he、wei、ye、du、gong、jiu、jian、xiang、zhu、lai、sheng、di、zai、ni、xiao、ke、yao、wu、yu、jie、jin、chan、zuo、jia、xian、quan、shuo。又次常用 62 个。这三类共 109 个,但在语言中的出现率占总数的 75%。为了扩大辨音功能,汉语又引进了声调,加上普通话 4 个声调,用于区别意义的音节单位达到了 1 300 多个。但即使如此,同音字还是大量存在。按计算机标准字库的字数 6 763 汉字计算,一个音节平均要表示 5.2 个字。由于每个带声调的音节所表示的汉字数量是不同的,因此,出现了第一声的 yi 有 18 个,第二声 yi 有 28 个,第三声 yi 有 17 个,第四声 yi 有 72 个情况。另一方面,汉语的词绝大多数为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结果造成汉语当中庞大的同音词群。如合成词中:淫雨/隐语,赢余/盈余,古董/股东,印章/印张,异乡/异香,滋味/自卫,指示/指使,中间/中坚,集市/急事,外县/外线,租界/租借,杂技/杂记,琵琶/枇杷,赢利/盈利/营利,统统/通通/通统,悠悠/幽幽/幽忧,期中/其中/期终,辜负/姑父/孤负/姑夫,一向/义项/意想/意象,机智/机制,气愤/气氛,及时/即时,记忆/技艺,客观/客官,酒菜/韭菜。

因此,汉语词汇总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音节数量的影响。而英语不同,作为拼音文字,英语音节在 6 000—7 000(Packard, 2001: 282)。即使词汇都是如 we、go、come 这样的单音节词,不同音的词就可以接近一万。何况英语构词音节并没有双音节化趋势,如 population、comfortable、unfortunate 这样 4 个音节和 4 个音节以上的词语英语词汇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因此不同发音的词可以是几十万。除音节总量多,构词音节数多等,英语还可以通过重音来增加不同发音的词的数量,如重音在第一音节和第二音节,意义就不同: refuse/refuse, abstract/abstract, confront/confront, content/content, minute/minute。因此从语音条件上看,英语为大量造词创造了条件。

7.1.4 构词单位

由于形位的总量相对是封闭式的,而新的概念和事物又是层出不穷的,因此,语言总是尽可能利用原有的符号,提高原有形位的利用率。最常见的有两种方法:一是扩容,即扩大单个形位的容量,赋旧词以新义。二是组合,即现有形位的不同组合,表达新的意义。扩容是有限的,一形多义有个度,超过了这个度就会给语言的交流带来麻烦。汉语的“好”有 13 个义项,“成”有 10 个义项,英语的 set 有近百个义项等等,显然不能让这些形位无限制的增添新的含义而不造成交际上的困难。因此,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现有形位的组合,来分担过多的意义,表达新的意义。

形位作为语素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自由词根形式,粘着词根形式和词缀形式等,它们都是构词单位。因此,一个语言中的词汇量大小和构词单位多少有关,构词单位越多,能够构成词汇的数量也就越多。

1) 自由词根,也即能独立运用的单语素词,或称为单纯词。英语单纯词没有见到

有直接的统计。根据 Dupuy(1974)对 *Webster's Third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中的 54 万词条的统计,除去屈折变化形式,如 children、women、learnt、interested 等,实际词条(词族)是 267 000。而这 26.7 万词中,作为单纯词的词根词、同形异义词和绝大部分由单纯词组成的专有词就要占到 42.5%,还加上难以归类的其他词。这样单纯词在 26.7 万词中占到 45%左右,在 54 万中占 25%强。问题是这些单纯词都是基本词,因此如在一般 20 万词条的中型词典中(好多技术词汇和生僻词一般词典都不收),单纯词的比例至少在 50%以上。

表 1 267 000 词的词型分布及其比例

词 型	例 词	词条数	百分比
词根词	eat, speak, cook, table, elephant, book, hope	54 341	20.3%
派生词	eatable, bookish, cooker, hopeful, management	63.773	23.9%
复合词	blackboard, homebird, cookbook, earthquake	67.177	25.2%
专有词	Asia, Paris, Eskimo	19 291	7.2%
同形异义词	bear(熊、忍耐), pupil(瞳孔、小学生), sound(声音、健全的), minute(分、细小的)	40 050	15.0%
其他词		22.468	8.4%
总 计		267 000	100%

而汉语单纯词的比例就要低多了。根据许余龙(1997),“汉语中的单纯词约占总数的 20%”。我们认为这个数据是不真实的。许余龙的判断是根据《汉语词汇的统计与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5)中 16.7%单音节词的总数统计得出的(另外 3.3%是双音节和多音节单纯词)。而我们可以断定《统计与分析》所说的单音节词严格说是单语素字,包括了能单用的词和不能单用的非自由语素字。根据周荐(2004:163)统计,《现代汉语词典》收单音节字 8795,约占该词典收条总数的 15.039%。但他认为,“只有其中一部分属词汇单位”,如“白”、“小”、“人”、“水”、“虎”、“打”、“飞”。由于单语素中绝大部分是不能单用的非自由语素,如“首”、“晨”、“危”、“聪”、“导”,因此汉语中真正能够单用的自由词根词是不多的。魏志成(2003:155)对《现代汉语词典》、《新编汉语多功能词典》和《多用现代汉语词典》3部词典的统计,认为“在现、当代汉语中常用的、能合成两个以上词语的字根有 3 630 个”。由于字根不仅可以独立成词,而且有着极强的构词造句能力(周荐,2004:64),因此,可以说单纯词基本都在这 3 630 个当中。而分析魏志成提供的 3 630 个字,至少有 50%是不能单用的语素,即只能用于构词的黏附语素或非自由词根。如果这样计算是正确的,那汉语中的单纯词不足 1 700,按汉语总词汇 6 万计算,也只有 3%左右,即使这 3 630 个字都可以独立构词,那汉语单音节单纯词也只有 6%左右。如加上 3.3%的双音节和多音节单纯词,汉语中整个单纯词也不到 10%。

汉语自由词根不多,从历时角度来分析原因,汉语的自由语素经历了并还在进行

一个大量失去独立运用能力而降为只能作为构词黏附语素的过程。正如 Parkard (2000) 认为“语言中有不少因素使得自由语素向非自由语素发展,这是带有共性的趋势,汉语就是如此。”造成汉语自由词根总量不断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现代汉语的双音节化。古汉语中,词汇系统中主要是单音节语素词,因此基本上都是独立的,可以单用的。从理论上说,一个音节的词可以表达许多意义,但实际上由于辨义音节有限,大量同音词的产生加上因单纯词义项增多而使用频率提高,都会给交际带来一定的影响。出路两个。i) 放弃使用同音词,而发展表达同一意义的异音词,如“手”、“首”同音,而且由于经常一起使用而混淆,结果弃“首”,而转用表示相同意义的“头”。ii) 把单音节词拉长到双音节词。如“指”、“趾”同音,结果发展成“手指”和“脚趾”。而当某个单音节词长期不单用,只是和其他字/语素构成双音节词,那么它就会逐渐失去原来独立单用的自由语素的地位,而下降为专门构词的非自由语素。如首、指、趾这些曾经单用的词,现在都不能单用了,只是出现在首领、首都、首倡、屈指、指示、指点。而且,一旦自由语素和另一个自由语素合成双音节双语素词,这些单语素就会在和其他语素构成新词的过程中,产生了增值,和原来作为单用时的语素意义有了不同。如“力”原本是个自由语素,表示“气力”的意思,但在构成“劳动力”、“体力”、“智力”、“听力”、“武力”、“水力”等双音节中,有了“力量”、“能力”、“动力”等意义。这些新语素“力”已经彻底变成了黏附词根,很难再能单用了。

根据《说文解字》,“匠,木工也;从工,斤所以作器也”。可见最早时“匠”专指木匠,后来借“匠”,类推出“泥匠”、“瓦匠”、“铁匠”等,这样“匠”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词,而是构词的语素。“生”从最早表示的“生育”意义的独立单词,降格为表示“生命”的构词语素(生活、生存、生平、生日、生产等)也说明了问题。

英语中也有实词语素化情况。不少单纯词在现代英语中逐渐失去其自由语素的独立地位,而成为构词语素。如英语后缀 *dom* 和 *hood*, 在古英语中都是独立成词的自由语素,而今却早已从词汇地位降为只有语法地位即名词标识后缀了。再如 *wright*, *monger* 过去是能独立运用的名词,现在成了专门参与复合词构成的非自由语素,分别表示“制作者”和“专门制造……的人”: *ale monger*(啤酒商), *ironmonger*(五金商), *playwright*(剧作家), *shipwright*(船木工)。

但与汉语有所不同的是,它们成为构词语素后,许多并没有失去单纯词的地位。如在 *postman*, *chairman*, *dustman* 和 *policeman* 中的 *-man*, 其发音已弱化成 [mən], 与施事后缀 (*agentive suffix*) *-er* 没有区别了,但还可以单用,表示“人”或“男人”。

如 *wise* 是一个实词,语素化后构成许多副词,如表示“什么方面”: *moneywise*(在金钱方面), *luxurywise*(在享受方面), *otherwise*(在其他方面), *educationwise*(在教育方面);表示“方向”: *sunwise*(顺日转方向), *clockwise*(顺时针方向), *cornerwise*(对角方向), *coastwise*(沿海岸方向);表示“样子” *dropwise*(一滴一滴地), *crabwise*(似蟹横行地), *pairwise*(成双成双地), *likewise*(同样地)。

再如 *proof* 语素化后,也成了—一个构成能力相当强的准词缀。可表示“不能穿透/不受影响的”: *airproof*, *lightproof*, *smokeproof*, *soundproof*, *bullet-proof*, *inflation-proof*; 也表示“防/抗……的”: *rustproof*, *fireproof*, *damp-proof*, *earthquake-proof*, *leakproof*,

burglar-proof。

尤其是一些过去分词,特别容易语素化:

based: class-based, computer-based, money-based, leisure-based, campus-based school-based, home-based

oriented: export-oriented, education-oriented, textbook-oriented, market-oriented, technology-oriented, test-oriented

minded: independent-minded, absent-minded, tradition-minded, safety-minded, narrow-minded, strong-minded

较新的例子是 gate。gate 原来是“门”的意思,但是 1972 年尼克松总统时代出现了“水门事件”丑闻(共和党人潜入民主党总部的水门大厦 Watergate)后,一下子使 gate 成为能产性很强的语素,表示各类丑闻:

Irangate, Koreagate, Pageantgate, Reagongate, Sharongate, Stargate, Briefinggate, cattle-gate, Clintongate, Debategate, Godsgate, Gospelgate, Guinnessgate, Heavengate, Inkathagate, Keelgate, Pearlgate, Totegate, Walk-on-gate, Camillagate, Nannygate, cook-iegate, copygate, gibberishgate, harborgate, information-gate, oil-gate, wine-gate, prisoner-gate, pseudo-gate, salvationgate, sugargate, targate

再如:

well-: well-paid, well-behaved, well-informed, well-managed, well-built, well-disciplined, well-intentioned, well-educated, well-known, well-meaning

ill-: ill-paid, ill-educated, ill-treated, ill-chosen, ill-judged, ill-timed, ill-prepared, ill-equipped, ill-natured, ill-informed

尽管这些词都不同程度地词素化了,具有很强的构词能力,但是它们并没有因此失去词的独立地位,无论是 wise、proof、minded、well、ill、gate 等都还是可以单用,也就是说英语的自由词根并没有语素化而减少。

另一方面,英语中的语素和音节没有像汉语的语素和音节那样一对一的关系(当然汉语中的音译词如马拉松、巧克力和连绵词徘徊、葡萄是多音节单语素词,但总量少,可以忽略不算),因此不需要为了避开同音词去大规模地和其他词构成合成词,而逐渐降格为构词语素。这样英语中的单纯词相对稳定,很少有变成非自由语素的,而且随着大量的借词和缩略词增加只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2) 非自由词根,即不能单用,只能和其他语素构成合成词的黏附语素。如英语中的 bibli、heli、cosm、terr、verm、ornith、hydro、aqu、rus 等,英语这样的非自由词根非常有限,大约有 480 个左右。汉语中没有一个明确黏附词根的概念,如有的话就是非自由语素,但这非自由语素和上面英语非自由词根还有点区别。英语的非自由词根从形式上容易区别,而且绝对不能单独成词,而汉语的非自由语素很难从形式上和自由语素有所区别,说生、力、首、威、经、校是非自由语素,说大、人、花、笔、长、猫是自由语素,全凭句法分析,少数非自由语素,在一定的句法环境下,还能单用。另一个区别是英语非自由词根合成的是派生词,而汉语非自由语素合成的大部分是复合词,如“闲+暇”、“范+围”、“生+辰”等。不管怎样,汉语的非自由语素是大量的。

3) 词缀。如英语的 re-、im-、mis-、-en、-ness, 汉语的-子,-者,-性,老-等。根据《朗文当代英语词典》(1987年版),英语词缀总数为306个,其中前缀145个,后缀161个,而汉语真正的词缀很少,即使把吕叔湘(1979)称之为率词缀算进,也只有60多个。问题不在于数量上的区别,而在于英语中凡是有词缀构成的词都出现在词典上,而汉语不是如此,只挑结合比较紧密的派生词收入词典,而其他都不收。如“非”构成的词语有:非导体、非法、非卖品、非金属、非正式、非公有化、非专业、非公经济等,但只有前4个是收入词典的。

7.1.5 构词方式

词汇量的大小不仅和构词单位多少有关和构词方式多少也有关。首先我们来对近三十年来英语和汉语中出现的新词构成方式作一个比较。

英语新词我们选取的材料分别来自 <http://www.didyouknow.cd/words/newwords.htm> 和 Barnhart, D. K. 等写的 *America in So Many Words*.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前者列出英语70年代到90年代有代表性的新词是:

airhead(傻瓜), bean counter(统计专家), biofeedback(生物反馈技术), deadbeat dad(懒汉之父), diskette(软盘), electronic mail(电子邮件), junk food(垃圾食品), gentrify(旧城改造), surrogate mother(代孕母亲), AIDS(艾滋病), boom box(便携式收录机), caller ID(拜访者身份), channel surf(浏览频道), cyberpunk(科幻小说文体), dis(贬低), fragile X syndrome(一种遗传症), greenmail(绿票讹诈), sandwich generation(吃三明治一代), trophy wife(年轻美貌的女子,老人地位的象征), voice mail(语音邮件), wannabe(追星族), anatomically correct(结构正确性), bad hair day(事事不顺的一天), brux(习惯性磨牙症), digerati(信息技术专家), granny dumping(遗弃老人), medicide(药物自杀), netnanny(网上保姆), olestra(低糖添加剂), soccer mom(陪孩子去球场的年轻母亲), step aerobics(台阶健身操), uptalk(陈述句问调), World Wide Web(万维网)。

后者列出的美国自1975年来每年产生的一个代表性的词:

substance(毒品1975), couch potato(1976), loony tunes(愚蠢的1977), geek(有奇才的人1978), stealth(隐形1979), gridlock(交通堵塞1980), wannabe(想要成为的人1981), like(认为1982), greenmail(绿票讹诈1983), yuppie(1984), rocket scientist(高明科学家1985), dis(对不尊敬1986), codependency(情感依存1987), envelope(极限1988), virtual reality(1989), PC(政治正确1990), about(涉及1991), Not!(不是那么回事1992), newbie(网上新手1993), go postal(发生暴力行动1994), Newt(金里奇政策1995), soccer mom(陪孩子去球场的年轻母亲1996), Ebonics(美国黑人英语1997), millennium bug(1998)。

两者相加,去掉重复的,共有53个词,分析构成方式,主要有五种:

单纯词:wannabe, brux, olestra, geek, Newt

缩略词:digerati, AIDS, dis, medicide, yuppie, PC, Ebonics, caller ID

复合词:airhead, bean counter, boom box, deadbeat dad, electronic mail, junk food,

surrogate mother, channel surf, fragile X syndrome, greenmail, sandwich generation, trophy wife, voice mail, anatomically correct, bad hair day, granny dumping, netnanny, soccer mom, step aerobics, uptalk, World Wide Web, couch potato, loony tunes, gridlock, rocket scientist, virtual reality, go postal, millennium bug

派生词: biofeedback, diskette, gentrify, cyberpunk, stealth, codependency, newbie

增义词: substance, about, like, envelope, Not!

根据我们对《韦氏开放字典》(Merriam-Webster's Open Dictionary)从2005年6月到11月收进的在人文社会方面的163个新词统计,主要构词方式依次为派生词、缩略词、复合词、单纯词、外来词和增义词。

表2 163个新词的构成方式

单纯词		派生词		复合词		缩略词		外来词		增义词		合计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
25	15.3	48	29.4	27	16.6	44	27	10	6.0	9	5.5	100

汉语新词是《文汇报》(1998年12月18日)根据有关媒体选出的改革开放来最流行的50个单词:

中国特色、平反、一号文件、万元户、顶替、托福、乡镇企业、小康、国债、股票、倒爷、奖金、打工、艾滋病、炒鱿鱼、一国两制、赞助、甲A甲B、希望工程、下海、第三产业、迪斯科、回扣、跳槽、生猛海鲜、电脑、白领、兼职、大款、卡拉OK、快餐、休闲、减肥、打假、商品房、市场经济、转换机制、两个转变、东西联动、利改税、资本运作、资产重组、软着陆、降息、年薪、按揭、回归、知识经济、下岗、分流。

另外是教育部在《2006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7年8月16日)中公布了171条汉语新词语:

八荣八耻、白奴、白托、白银书、半糖夫妻、抱抱团、抱抱装、奔奔族、笔替、搏斗、博客话剧、博文、草根网民、车奴、成考移民、城市依赖症、村证房、大肚子经济、倒扁、盗版党、等额配比基金、电话门、电子环保亭、吊瓶族、丁宠家庭、动能车、冻容、独二代、断背、EMBA、2时歇业令、二奶专家、法商、返券黄牛、饭替、房魔、房奴、飞鱼族、废统、沸腾可乐、分手代理、福利腐败、福寿螺患者、复古学堂、感恩红包、高薪跳蚤、搞笑、公司驻虫、谷歌、骨性、国际高考移民、国六条、国十条、海缆断网、海绵路、海啸音、寒促、汉芯造假事件、合吃族、红楼选秀、红衫军、换客、灰色技能、回购地、会议大使、婚嫁大年、急婚族、监控门、江选、奖骚扰、交强险、脚环鸡、节奴、解说门、禁电、掘客、卡神、考霸、科研包工头、啃椅族、空调、骷髅门、赖校族、乐活族、梨花体、李娅空翻、两会博客、垄奴、绿色产房、裸考、裸替、M型社会、慢活族、美丽垃圾、迷卡、蜜月保姆、秒杀、明星枪手、墓产经济、墓奴、年后饭、暖巢管家、诺亚规则、跑酷、陪拼族、捧车族、拼卡、拼客、7时代、擒人节、轻熟女、穷人跑、求学房、群租、让票区、人球、人户育婴师、润滑经济、三失、三手病、三限房、三支一扶、晒、晒客、上海社保基金案、剩女、十五细则、世宗、试药族、手机幻听症、手机手、熟年、睡眠博客、她经济、痛快吧、图书漂移、土腐败、囤房捂

盘、托业、网络晒衣族、威客、微笑北京、微笑圈、文化低保、文替、巫毒娃娃、捂盘惜售、新明星学者、新中间阶层、熊猫烧香、炫富、学术超男、学业预警、压洲、洋腐败、洋漂族、医闹、医诉、移动商街、印客、游贿、游戏手、砸票、择校税、证奴、职粉、终统、众包、住房痛苦指数、装嫩族、作弊克。

分析按构成方式,除了外来词(如托福、艾滋病、迪斯科、白领、卡拉OK、软着陆、谷歌、晒)、缩略词(如中国特色、一国两制、甲A甲B、两个转变、八荣八耻、国六条、国十条)和增义词(跳槽、下海、分流)外,几乎都是复合词。

两者相比,汉语构词方式比较简单,主要是复合词,没有单纯词和派生词的构成方式。下面我们从单纯词和合成词的构成方式来分析。

7.1.5.1 单纯词

汉语单纯词构成有两种基本形式, i) 单音节性的:如鸟、山、哭、跑; ii) 多音节性:如坎坷、玻璃、丁克、巧克力。无论是单音节单纯词还是多音节单纯词都离不开造词的最基本成分:字。汉语构字不是笔画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最小的有意义的部首或部件合成的。这些部首如人、刀、工、小、女、王、牛、斤、欠、斗、风、户、皿、耳、岳、喜、麦、赤、谷、雨、金、骨、黑、鼠等既可以直接构成单纯词,也可以构成合成词(除了诸如亻、冫、卩、宀、亠、扌、彳、衤、彡、口、厶、彡、彳、女、彡、艹、艹、艹等,因为它们是字的变形,专作偏旁部件用)。汉语这种部首约有200多个(《现代汉语词典》统计为189个)。而且构成一个字所需要的部件不多。一个部件(即部件本身)构成的字,如:山、水、人、火、木、牛、千、羊、土。两个部件构成的字,如:引、庄、明、苦、林、轮、秋、功、疗。三个部件构成字,如:想、逊、湖、鞭、磊、薪、籍、崑、崩、翼。而四个以上部件构成的字就相当少了:羸、巍、囍、儻、灑。因此大多数字是由两个部件构成的。如果用数学方法计算,造两个部件合成的字,就可以造32400个;造三个部件合成的字,就可以造5832000个(蔡勇飞等,2005),但由于受到语音和书法等规则的限制,汉语能够造出的汉字是不多的。根据张斌(2005),从3000年前甲骨文发展到现在,汉字的总数有五六万,而现代常用汉字和通用汉字在3000—7000之间。“普通电脑打字包括常用和不常用字才6763字,而人们现今常用的字只不过是3000多个”。

单纯词的数量和活跃程度并不取决于现代汉字的数量,而是受两个因素牵制的。第一,字并不等于语素,如“玻”、“璃”、“窈”、“窕”等,它们只有合起来才是语素或单纯词。字更不等于单纯词。有些字虽是语素,但不能单用,因此不是词,如“首”、“造”。由于能独立运用的单纯词不多,因此在3000常用字中,朝多的方面算,能够单用的字总量绝不会超过50%。第二,由于新造汉字已几无可能,汉语单纯词就基本上失去了创造基础。加上现代汉语造词和用词的双音节化倾向使得产生单音节单纯词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甚至通过语素化使单音节单纯词的数量日益减少。而多音节单纯词中,像坎坷、玻璃、窈窕、鸚鵡等词都是过去遗留下来的,最近几十年,这类连绵词基本没有产生过。而丁克、克隆、巧克力、歇斯底里这样的外来音译词尽管还会出现,但由于音译词不是汉语借词的主流,因此它们数量很少,可以忽略不算。根据我们对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出现的新词的调查分析,除了托福、卡拉OK、雅思、料理等外来词,几乎没有任何单纯词产生。

英语的单纯词的构成和汉语不同,不是有意义的部首,而是无意义的字母组合,如 magazine、go、come、class 等。英语有 26 个字母,由于一个单纯词可以是一个字母如 I,也可以是七、八个字母如 sandwich,因此,单纯词的数量是无以计数。问题是英语的单纯词系统是开放的,是在不断增加的,任何字母组合只要符合读音规则就可以产生新的单纯词,如 wannabe、brux、olestra、geek 都是新创造的单纯词。《牛津新词词典》所选的 2 000 多个英语新词中,有不少 dweeb(讨嫌的家伙), prozac(抗抑郁药)杜撰词。也就是说英语单纯词可以通过随意的杜撰而不断创造出来。下面这些词都是已被词典收入的、最近几十年杜撰的单纯词:

anorak(呆子)、bozo(傻瓜)、bungee(蹦极)、bumph(手纸)、ditsy(傻子)、ditz(呆子)、dorky(笨)、dweeb(怪人)、effing(该死)、gimmick(小发明)、geek(沉迷)、gimme(轻松得来的东西)、grebo(邈邈青年)、mamou(潜力的东西)、meeja(新闻媒体)、mosh(狂舞)、nacul(与自然和谐的建筑理念)、naff(不时髦的)、nellie(同性恋者)、nerd(狂热爱好者)、nitty-gritty(基本事实)、nocebo(非安慰剂)、phreaker(偷打长途电话的人)、schlumpy(不修边幅)、skank(邈邈贵)、yobbo(小无赖)、umpteen(无数的)、spiv(不无正业的人)。

除了杜撰外,英语单纯词还有一个主要来源就是借词。和汉语借词方法不同,英语借词方法主要是音译,这些音译词就是不可分析的单纯词。如波斯语:barem(商队)、bazaar(市场)、shawl(披肩);土耳其语:kiosk(凉亭)、coffee(咖啡);印第安语:chocolate(巧克力)、parka(派克大衣);古巴、秘鲁和巴西等语的 canoe(小船)、potato(土豆)、puma(虎猫);非洲语:gorilla(猩猩)、banana(香蕉);印度语:pajamas(睡衣)、shampoo(洗发水)、coolie(苦力);马来语:paddy(稻子)、orang-outang(猩猩);汉语的 silk(丝绸)、tea(茶叶);日语 soy(酱油)。

除此外,还有专有名词等。由于人名、地名、商标名都是无意义的字母组合,因此转为普通名词的单纯词很容易,两者在形式上并无任何差异,只需小写首字母就可以了:Braille — braille, Maverick — maverick, Hoover — hoover, Xerox — xerox。而汉语作为表意文字,人名、地名、商标名本身的字符有意义,和一般普通名词在字符上有很大的区别,因而很难转化。

7.1.5.2 合成词

词汇量大小的关键不是语素的数量,而是组织方式。如果一个词是由两个语素合成的,那么它有 4 种组合:(AA)、(BB)、(AB)和(BA),三个语素就有 18 种组合:(AAB)、(AAC)、(ABA)、(ACA)、(BBA)、(BBC)、(BAB)、(BCB)、(CCA)、(CCB)、(CAC)、(CBC)、(ABC)、(ACB)、(BAC)、(BCA)、(CAB)、(CBA)。英语最小的有意义的构词语素是自由词根(词)、非自由词根(粘着词根)和词缀(前缀和后缀)。由于英语中构成一个词的语素可从 1—10 个不等,因此英语基本合成词(这里包括复合词和派生词两类)的构成如是 5 个语素,那至少也有 28 种方式之多。

- 1) 自由词根 + 粘着词根: bank + rupt, media + crat
- 2) 粘着词根 + 自由词根: bio + ethics, inter + breed
- 3) 自由词根 + 自由词根: earth + quake, black + board

- 4) 粘着词根 + 粘着词根: bio + logy, inter + ject
- 5) 自由词根 + 派生词缀: care + ful, hear + less
- 6) 派生词缀 + 自由词根: super + market, en + large
- 7) 粘着词根 + 派生词缀: paci + fy, cred + ible
- 8) 派生词缀 + 粘着词根: in + spire, dis + turb
- 9) 派生词缀 + 派生词缀: non + ist
- 10) 派生词缀 + 粘着词根 + 派生词缀: pro + min + ent, dis + turb + ance
- 11) 派生词缀 + 派生词缀 + 粘着词根: pre + com + pose
- 12) 派生词缀 + 粘着词根 + 粘着词根: tri + gono + metry, neo + nat + cide
- 13) 粘着词根 + 派生词缀 + 派生词缀: liter + al + ize, cord + ail + ly
- 14) 粘着词根 + 粘着词根 + 派生词缀: trans + fus + ion, helio + trop + ism
- 15) 粘着词根 + 粘着词根 + 粘着词根: micro + photo + meter, eco + porno + graphy
- 16) 派生词缀 + 自由词根 + 派生词缀: ex + claim + ation, ab + norm + ity, anti + magnet + ic
- 17) 自由词根 + 粘着词根 + 粘着词根: stereo + micro + scope, magnet + cardio + gram
- 18) 自由词根 + 派生词缀 + 派生词缀: value + less + ly, wonder + ful + ly, care + less + ness
- 19) 自由词根 + 自由词根 + 自由词根: forget + me + not, nuclear + weapon + free
- 20) 粘着词根 + 粘着词根 + 粘着词根 + 派生词缀: auto + bio + graph + er
- 21) 粘着词根 + 自由词根 + 粘着词根 + 自由词根: macro + space + trans + ship
- 22) 粘着词根 + 派生词缀 + 派生词缀 + 派生词缀: psych + olog(y) + ical + ly
- 23) 自由词根 + 派生词缀 + 派生词缀 + 派生词缀: establish + ment + arian + ism
- 24) 派生词缀 + 粘着词根 + 派生词缀 + 派生词缀: ex + curs + ion + ist
- 25) 派生词缀 + 自由词根 + 派生词缀 + 派生词缀: un + govern + able + ness
- 26) 派生词缀 + 派生词缀 + 粘着词根 + 派生词缀: im + pro + vid + ent
- 27) 派生词缀 + 派生词缀 + 粘着词根 + 派生词缀 + 派生词缀: un + pre + dict + abil + ity
- 28) 派生词缀 + 派生词缀 + 自由词根 + 派生词缀 + 派生词缀: un + in + habit + able + ness

可见,英语中词缀不仅可以同时在词根的前后加,还可以联在一起组成词缀群,如“anti + dis + establish + ment + arian + ism”,是两个前缀和三个后缀同时附着在一个词根上的结果。也有词根群,如 oto + rhino + laryngo + logy,是三个词根加一个后缀形成的。显然汉语这样的意义只能通过短语来表达:反对主张废除国教制度主义、耳鼻喉科学。王文斌(2005)举了两个特殊的例子,英语用一个派生词,汉语则用一个句子来表达:

pneumonoultramicroscopicsilicovolcanoconiosis(由于细微火山尘侵入肺部而引起的伤痕或纤维病变,也称矽肺病)。这个由45个字母组成的词有8个语素构成:pneumo + ultra + micro + scopic + silico + volcano + con + isis。

diisobutylphenoxyethoxyethyl dimethylbenzylammoniumchloride(二异丁基苯基乙氧基乙基二甲基苯氯化铵)。这个词有58个字母,9个语素构成: di + isobutyl + pheno + xyetho + xyethyl + dimethyl + benzyl + ammonium + chloride。

Bauer(引自程工,2004)举了 anti-tank missile(反坦克导弹)的例子。为了确保这类坦克不受攻击,人们发明了 anti- [anti-tank missile](反反坦克导弹);如果再发明专用于对付 anti- [anti-tank missile]的导弹,则可称作“anti- [anti-(anti-tank missile)](反反反坦克导弹)”。如此往复,可以把“anti-”这个前缀叠加在同一个词上,递归的次数在理论上也是没有上限的。因此,由于构成方式灵活,英语可能构成的合成词就要大大超过汉语。

汉语构词语素也是自由词根、非自由词根和词缀(数量较少),但一般构成一个词参与的语素2-3个,因此基本合成词构成方式不超过10种。

- 1) 自由词根 + 自由词根:开 + 关、冰 + 山、马 + 路
- 2) 粘着词根 + 粘着词根:公 + 司、攻 + 击、规 + 模
- 3) 自由词根 + 粘着词根:轻 + 视、听 + 见、电 + 脑
- 4) 粘着词根 + 自由词根:结 + 合、橡 + 皮、盲 + 人
- 5) 粘着词根 + 派生词缀:作 + 家、教 + 员、插 + 头
- 6) 自由词根 + 派生词缀:田 + 头、电 + 化、长 + 度
- 7) 派生词缀 + 自由词根:阿 + 爸、初 + 一、可 + 爱
- 8) 派生词缀 + 粘着词根:非 + 法、副 + 刊、前 + 言
- 9) 自由词根 + 自由词根 + 自由词根:短 + 平 + 快

根据 Packard(2000)对汉语和英语的基本合成词和派生合成词的构成方式统计,我们发现有些构成方式是汉语中没有的。

表3 基本合成词构成

词类	方式	汉语	英语
复合词1	自由词根 + 自由词根	冰山、马熊、借用	key + board, earth + quake
复合词2	粘着词根 + 粘着词根	游民、木版、解释	bio + logy, patri + cide
复合词3	自由词根 + 粘着词根	车祸、电脑、死亡	work + aholic, bank + rupt
复合词4	粘着词根 + 自由词根	足球、橡皮、享有	helio + therapy, mari + culture
派生词1	自由词根 + 派生词缀	人性、骗子、工头	pay + ment, act + or
派生词2	粘着词根 + 派生词缀	惯性、房子、患者	nutri + ent, magn + ify
派生词3	派生词缀 + 自由词根	复活、可笑、无人	re + tell, en + large
派生词4	派生词缀 + 粘着词根	复习、非法、无视	de + tach, ex + hume
派生词5	自由词根 + 屈折词缀	见过、他们、走了	student + s, show + ed

表4 右向派生合成词

方 式	汉 语	英 语
自由词根 + 复合词 1	铁饭碗、酸中毒	department, chairperson
自由词根 + 复合词 2	手榴弹	blood antigen, heart sonogram
自由词根 + 复合词 3	手电筒	heart echogram
自由词根 + 复合词 4	(没观察到)	serum antibody
自由词根 + 派生词 1	病根子	pasta eater, boat arrival
自由词根 + 派生词 2	人贩子	door ornament, heart surgery
自由词根 + 派生词 3	(没观察到)	exam retest,
自由词根 + 派生词 4	(没观察到)	computer encrypt
自由词根 + 派生词 5	(没观察到)	door hinges, house eaves
粘着词根 + 复合词 1	洋打工	anti-sunburn, anti-leash-law
粘着词根 + 复合词 2	核武器	semi-introver, pseudo-intramural
粘着词根 + 复合词 3	微电脑	pseudo-Japanese
粘着词根 + 复合词 4	(没观察到)	pseudo-antiChrist
粘着词根 + 派生词 1	洋学子	telemarketer, ultra-sheepish
粘着词根 + 派生词 2	石砬子	camcorder, phototropic
粘着词根 + 派生词 3	(没观察到)	pro-retest, anti-exhusband
粘着词根 + 派生词 4	(没观察到)	auto-extract, semi-exhume
粘着词根 + 派生词 5	(没观察到)	pro-voters, anti-smokers
派生词缀 + 复合词 1	未分配	non-highschool, reaircondition
派生词缀 + 复合词 2	无意识	retelegraph
派生词缀 + 复合词 3	非卖品	non-waterproof, re-rustproof
派生词缀 + 复合词 4	未成人	remicromanage
派生词缀 + 派生词 1	非军事化	declassify, non-arrival
派生词缀 + 派生词 2	(没观察到)	dehydrate, non-toxic
派生词缀 + 派生词 3	(没观察到)	redebreif
派生词缀 + 派生词 4	未可知	unretract, redecant
派生词缀 + 派生词 5	(没观察到)	reclimbed

表5 左向派生合成词

方 式	汉 语	英 语
复合词1 + 自由词根	行道树	blood-type analysis, keyboard cover
复合词2 + 自由词根	混沌汤	orthopedic ward
复合词3 + 自由词根	生产部	candygram receipt
复合词4 + 自由词根	棒球队	antilock brakes, cranberry sauce
派生词1 + 自由词根	酸性鱼	teacher lounge, mainly physique
派生词2 + 自由词根	码头税	rhomboid body
派生词3 + 自由词根	无线电	aplastic anemia
派生词4 + 自由词根	未亡人	detox centre
派生词5 + 自由词根	走得动	weeks-long
复合词1 + 粘着词根	手工业	earthquake-proof, sunburn-proof
复合词2 + 粘着词根	理疗机	technocrat-ese, telegram-itis
复合词3 + 粘着词根	生产力	bureaucrat-ese
复合词4 + 粘着词根	野心家	televisionitis
派生词1 + 粘着词根	氧化物	computerese, tabloidaholic
派生词2 + 粘着词根	磁化力	toxicology, excrementitis
派生词3 + 粘着词根	无神论	restestism, reuseproof
派生词4 + 粘着词根	未婚夫	exhume-proof, detox-itis
派生词5 + 粘着词根	记不住	bullsaholic, twinsproof
复合词1 + 派生词缀	电气化	baby-boomer, double-decker
复合词2 + 派生词缀	自愿者	completely, prenupify
复合词3 + 派生词缀	开拓者	workaholic-like
复合词4 + 派生词缀	劳动化	micromanager, anti-American
派生词1 + 派生词缀	说头儿	teacherless, managerlike
派生词2 + 派生词缀	偶然性	ornamentlike
派生词3 + 派生词缀	可能性	enjoyment, retrainee
派生词4 + 派生词缀	无核化	exhumable, attachment
派生词5 + 派生词缀	(没观察到)	reportedly

说基本合成词,是因为还没有包括在复合词基础上构成的词,如 heartsick + en + ing + ly, narrow-minded + ness, 也就是说在自由词根、非自由词根、词缀三个构词单位上,再加入复合词,构成的方式更多。由于英语构成没有语素或音节的限制,因此多个词素合成的词很普遍:garbage can collect + or(垃圾桶收集人), map-making geo + graph + y class(地理地图制作课), equal opportunity employ + er(实行机会平等的雇主),甚

至还出现句子性复合词: a difficult-to-operate machine(难于操纵的机器), hard-to-get-at volumes(难以借到的图书), the still-to-be-made announcement(有待宣布的声明)等。当然汉语也可以有多音节的复合词,即复杂复合词,如激光打印机、珍珠养殖场、春节联欢晚会、演员休息室等。但是汉语中派生词和复合词绝大多数还是以双语素词构成的。四个语素以上的词较少,至少词典是不收的。而且超过四个语素的词一般都要简略为双语素词。如根据周荐(2004)对《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修订本的统计,在58481条目中,单字8795个,占15.039%;双字组合39548个,占67.625%;三字组合4924,占8.42%;四字组合4798,占8.20%;而五字和五字组合一共只有0.73%。而且即使是三字、四和五字组合也不等于是三语素词和四语素词。“海洛因”、“盖世太保”和“布尔什维克”只是单语素词;“因特网”、“糊涂账”和“阿拉伯人”等是双语素词,而“冰糖葫芦”和“八面玲珑”是三个语素词。

英语的合成词还有一种是短语动词,即用常用动作动词如 show、take、put、set、break、take、clean、make、pick、lift、shake、blow、run、hold、kick、follow、walk、wash等和一个副词如 in、of、off、up、down、over、out、back等合成的词,这些数量大,义项多,而且都可以零转换为名词,引出更多的意义。如 makeup(化妆品)、showoff(爱炫耀的人)、break in(破门而入者)、turnround(运营)、coverup(舞弊行为)、line-up(排的长队)、runoff(流走之物)、print-out(印刷品)、getaway(度假)、backups(后劲)、smokeout(戒烟)、mail-in(邮购)、workout(锻炼的时间)、dial-up(拨号行为)。

英语的合成词不仅仅是有意义语素的组合(或自由语素词根或粘着语素词根),还可以是没有语素意义的音节参与组合(当然这样的音节在使用当中也产生了意义),如:

dino-(dinosaur): dino + questions, dino + stores, dino + products, dino + mania, dino + fever, dino + thriller

info-(information): info + sphere, info + tainment, info + mercial, info + tech, info + system, info + dump, info + glut, info + centres

of-(Office): of + tel, of + gas, of + wat, of + fer, of + trail, of + lot, of + bank, of + milk, of + sted

rot-(robot): know + bot, mo + bot, miro + bot, cancel + bot

-cise (exercise): Jazzer + cise, aerobi + cise, sexercise, biker + cise, aqua + cise

docu-(documentary): docu + truth, docu + fiction, docu + maker, docu + film, docu + drama, docu + net, docu + search

甚至是单个字母:

e-(electronic): e-mail, e-text, e-cash, e-zine, e-money

s-(supersymsparticle): s + electron, s + quark, s + lepton, s + neutrino, s + particles

7.1.6 词化程度

词化是人类对客观事物范畴化的结果。尽管世界上客观事物的数量大体相当,但是不同民族中,范畴化程度不一,在不同的语言中,词化程度更是相差很多。这和文化

有关系。如汉语中有绫、罗、绸、绢等各种丝的词,而英语中只有 silk,要表达更细,就只能用词组:绢——raw silk。相反,英语有 automobile, taxi, sedan, limousine 等词,表示不同的形状和功能的小汽车,而汉语要表达这些小汽车,只能用短语:limousine——高级豪华轿车。除文化因素,也和社会文明发展程度有关,如一些新出来的现象、事物或概念就没有在语言中词化,而只能靠临时性短语来表达。我们有“海水”、“淡水”的词,但没有被污染的水的词语。有“儿子”、“女儿”的词,但对再婚后带来的孩子没有专门词语等等。

词化还和语言内部机制有关。如英语表示否定的前缀 un-可以加在形容词前,形成一个新词:well/unwell, happy/unhappy, beautiful/unbeautiful, successful/unsuccessful, wise/unwise, just/unjust, robust/unrobust, loved/unloved, tidy/untidy, grateful/ungrateful, kind/unkind, lawful/unlawful, real/unreal, rich/unrich, interesting/uninteresting, true/untrue, fair/unfair, intelligent/unintelligent, suitable/unsuitable。

但如果带有消极意义或贬义的词,un-一般就不能附加上去,产生新词。如不能说 unbad, unsad, unugly, unfoolish, unhated, undirty, unboring, unfalse, unease, unstupid, unworried, unmean, 尽管这些词的意义没有问题。其中一个原因是人类向往真善美,强调的是积极美好的方面,因此健康、美丽、成功、聪明、公正积极词汇等成为社会评价体系 and 标准,如果有不符合这个标准就有加词缀的反义词。而疾病、丑陋、失败、愚蠢等消极词汇不是社会评价标准,当然没有必要加词缀形成其反义词。如果用认知语言学凸显优先原则(principle of salience priority)来解释,就是凸显度高的概念使用频率高,因而容易词化;而凸显度低的概念因使用频率低而不易词化。显然真、善、美、好、高、大等表示积极意义的概念凸显度要高于不真、不善、不美、不好、不高、不大等表示消极意义的概念凸显度。

汉语也有这种情况,如:有偿/无偿,有关/无关、有望/无望,有机/无机、有效/无效、有限/无限、有理/无理、有名/无名、有为/无为、有心/无心。

但是不是所有“无”形成的词语都可构成相应的“有”的词语:无恙/无恙*、无辜/无辜*、无业/有业*、无私/有私*、无际/有际*、无故/有故*、无疆/有疆*、无愧/有愧*、无补/有补*、无常/有常*、无耻/有耻*、无敌/有敌*、无度/有度*、无妨/有妨*、无能/有能*。

尽管词语构成受词语内部规则的限制是语言的共同现象,但总体上说,英语词化能力要比汉语高。从第五章的分析,我们知道英语派生词非常发达,一个名词或一个形容词加上词缀,就能产生一个新词,表达另一个更为复杂的意义,而汉语中只能用短语甚至句子表达:cyberize(网络化)、internetize(因特网化)、white-collarize(白领化)、re-purpose(改变……意图/目的)、re-career(为……重塑职业生涯)、unclothe(脱去衣服)、agendaize(将……列入议事日程)、tabulate(把……列成表格)、yuppify(为迎合雅皮士而改变)、awfulize(把……从坏处想)、outsmart(比……更机敏)、outbrave(比……更勇敢)。

汉语中表示使役意义,大多是用短语来表达,而英语都词化了,形成一个一个词:discourage(使……丧失勇气)、derail(使……出轨)、totalize(使成为整体化的)、enrich

(使……富裕)、benumb(使……麻木)。

汉语中表示偏正关系,不少是用短语表达,而英语都词化了: gasp(气喘吁吁说)、whisper(低声地说)、beam(眉开眼笑)、chortle(哈哈大笑)、tiptoe(踮脚走)、shuffle(拖着脚走)。

汉语有动词“投资”、“培训”等动词,但要在这个基础上表示更复杂的动作就只能用短语了,但英语用词缀形成新词: disinvest(从……撤资), re-skilling(再培训)。

名词方面汉语表示“某人干什么”意思时,除表示职业形成一个词如“教师”、“作家”、“工人”等,其他一般都用“……的人”的短语表示。而英语都可形成词: wheelwright(制造与修理车轮的人)、wheel-dealer(善于讨价还价的人)、microserf(沉溺于网络的人)、couch-potato(整天看电视无所事事的人)、buddy(帮助艾滋病患者的支援者)、litterbug(在公共场合乱扔杂物的人)、dropout(对现实不满而隐退社会世俗的人)、antiabortionist(反对堕胎者)、ambipolar(精通两种语言的人)、Einsteinian(爱因斯坦研究者)、monarchist(主张君主制度者)。用-er后缀可以构成许多词: pollster(民意测验者)、scandal monger(搬弄是非者)、betweener(无法归类的人或事情)。再如,stuff和swallow两个简单的动词,加上er,就表示相当复杂的意义: stuffer(把毒品暗藏在身体器官里偷运的人)、swallower(把毒品吞食腹内偷运毒品的人)。

另外表示事物性质方面,汉语除专有名词如“社会主义”等,一般都用短语。而英语有 victimism(受迫害意识)、numeronym(由单词构成的电话号码)、aliteracy(受过教育但不接触文字)、ablism(针对残疾人的体能歧视)、nanny-statism(保姆式国家政策)、normtology(正常心理学)、corpocracy(公司官僚主义)、pluography(为富豪写传记)、adend(电脑中的异常中断)、megahit(极其成功的作品)、otorhinolaryngology(耳鼻喉科学)、proabortion(赞成人工流产合法化)。

形容词方面,英语有许多形容词词缀,因此很容易把表示事物性质、特征的内容用词来表达: boomerisque(具有高峰儿特征的)、ungreen(对环境有害的)、neoembryonic(新萌芽期的)、ahistoric(无历史背景的)、ingravescent(病情日益加重的)、clubbable(爱好交朋友的)、maturateable(可施加成熟剂的)、frugivorous(以果实为食的)。而这些内容汉语几乎都是用短语。

英语词化度还反映在短语简化上。英语中任何一个短语只要出现频率较高,都可以通过融合缩略而形成一词。如从短语中各取得一个成分 information commercial — infomercial(信息商业), television computer — teleputer(联网电视机), document entertainment — docutainment(娱乐性纪录片), paraplegic olympics — paralympics(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 permanent temporary — permatemp(永久性临时工), electronic magazine — e-zine(电子杂志), motor pedal — moped(机器脚踏两用车), telephone conference — telecon(电话会议), privileged intelligentsia — privilegentisia(享有特权的知识分子), advertising statistics — advertics(广告统计学), car barbecue — carbecue(驾驶汽车去户外烧烤), common market — commart(欧洲共同市场), triathlon athlete — triathlete(三项全能运动员), history biography — historiography(历史传记), television telephone — visionphone(可视电话), Oxford Cambridge — Oxbridge(牛津剑桥), citron orange — cit-

range(柑橘), downward mobility — domo(为追求生活质量而自动低就倾向), beauty utility — beautility(美观实用性), magazine catalogue — magalog(刊登邮购货物目录的杂志)。

再如,一个词加上另一个词的部分成分而合成的词:women economics — womenomics(妇女经济), web economics — webonomics(网络经济), Europe dollar — Eurodollar(欧元), Eurodollar land — Euroland(欧元区), computer word — compuword(计算机用词), computer sex — compusex(网上性行为), pen computer — penputer(笔触式计算机), net citizen — netizen(网民), net entrepreneur — netpreneur(网络企业家), net etiquette — netiquette(网络礼节), net broadcast — netcast(网络广播), rock documentary — rockumentary(摇滚纪实作品), mock documentary — mockumentary(模仿剧), program commercial — programmercial(高质量广告节目), television diagnosis — telediagnosis(远距离诊断), advertising mass — admass(大众广告的对象), sky hijacker — (空中劫机者), cooperation competition — co-opetition(合作性竞争), slim gymnastics — (减肥体操), executive crime — execu-crime(高级白领犯罪), never referendum — neverendum(不间断的公民表决)。

汉语当中尽管也有短语缩略情况,如引资(引进外来资金)、采编(采访编辑)、程控(程序控制)、疾控(疾病控制)、足彩(足球彩票)、人流(人工流产)、考研(报考研究生)、消协(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超女(超级女声)等等,但都是语素的压缩,总的说来结合性和固定性不如英语,因而很少进入词典。

如果说词化词是内部语素已经凝固,不可再扩展或插入其他成分的词,那么汉语词语的灵活性和不稳定性往往阻碍了完全词化。如汉语词内语素可以颠倒:相互/互相,兄弟/弟兄。词内语素间可以插入其他成分:服了一次务、鼓痛了掌、睡够了觉、慷他人之慨、滑天下之大稽。根据李大忠(1996:255)的统计,在收入《现代汉语词典》的3205个动宾词条中,只有322个是不能任意插入其他成分的。

7.1.7 同义词群

词法里有这样一个阻断规则,即一个形式之所以不出现是因为词库里有另一个表示相同意思的形式已经先期存在(Aronoff, 1976)。如形容 generous、curious、tenacious 可以产生名词 generosity、curiosity、tenacity 但 glorious、furious 却没有产生相应名词 gloriosity、furiosity, 因为英语中已经有名词 glory、fury 词的存在。也就是说,词库里是不容许有两个意义表达完全一样,且语体、感情色彩和使用范围也一致的词同时存在。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其中一个词就会被淘汰,或转而表达其他意义。如古汉语中有“走”和“行”两字,前者是“奔跑”意义,后者是“步行”意思。但唐宋以后出现了“跑”,取代了“走”,“走”的意思只能改变,表示“步行”。而“行”的意思受到“走”的意思的挤压,只能把“步行”词的地位让给“走”,自己就降格为非自由语素,转而成为构词成分:行人、步行、行进、远行等。同样,“头”和“首”同一意思,“首”只能放弃词的地位改为构词语素。类似的情况在“冠—帽”、“梁—桥”、“舟—船”、“箸—筷”、“足—脚”、“目—眼睛”、“寝—睡觉”中发生,前者虽然还在词典中保留,但要么意义发生了转移,

要么已经降为构词语素。英语中同样有这种情况,但动因不同。英语中词义的改变往往是由于外来同义词引起的。如 deer 作为本族词原来是“动物”意义。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就有这样的用法:Rats and mice and such small deer。后来表示“动物”意义的法语词 *beast* 和拉丁词 *animal* 相继进入英语,使得 deer 改变意义,去指鹿了。再如 stool,原来意思“座位”,法语 *chair* 进入英语后, stool 改指“凳子”。同样英语的 cow、pig、sheep,原来既有指称意义(一种动物名),又有研碎意义(一种食用肉),但法语 *beef*、*pork*、*mutton* 词借进后, cow、pig、sheep 在同义避免的原则下(Kiparsky, 1982),放弃了研碎意义,专指动物。而 dog、fish、chicken 不同,由于没有受到外来同义词的挤压,还是有狗和狗肉、鱼和鱼肉、鸡和鸡肉的两个意义。外来词借进,也受同义阻断规则影响。veal、poultry 在法语中分别为小牛和小鸡,由于英语中已存在 calf 和 chicken,因此就转义为“小牛肉”和“家禽”而登陆英语。

尽管同义词受到阻断规则的限制,但不同语言里,这个规则的作用大小是不一样的。英语中同义词群之所以大,除其他因素,还有这样几个因素。i) 借词多,且来源丰富。英语不断地从各种语言中借入词汇,其中包含同样意义、同样文体和感情色彩的词在所难免。如表示“协定”*agreement*、*accord*、*pack*、*entente*。其中 *entente* 是法语借词,但用法和前三个完全一样。同样, *theme* 和 *motif*。ii) 英语使用的国家和地区广泛,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文字词汇委员会进行调控,各地(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都会创造相同词义和相同文体的词。如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 *sidewalk/pavement*、*gas/petrol*、*movie/film*、*elevator/lift*、*mail/post*、*telephone booth/call box*、*fall/autumn*、*cracker/biscuit*、*baggage/luggage*、*railroad/railway*、*garbage/rubbish*、*couch/sofa*、*candy/sweets*、*emcee/compere*、*call/ring*、*faucet/tap* 等。

相对说来,汉语词源比较单一,使用地区虽然除大陆外,还有港台等地,但流通度不高,文字语言受政治和社会制度影响,控制比较严格。这一切都限制了同义词。

英语中还有同一意义用单纯词、派生词和复合词来表达的情况。如河马: *hippopotamus/river horse*、火山 *volcano/burning mountain*、寿命 *longevity/life span*、水管 *aqueduct/water pipe*。汉语只有单音节和双音节的变化,由于单音节词大多降为构词语素,因此在词典中作为独立的词就淘汰了。

7.1.8 词典因素

英汉词典收词原则不同也影响到词汇的数量。一般说来,词典只收词化了的词。Lieber(1981)认为词库或词典只收不能分析的词。Di Scicullo & Williams(1987)则认为,词典不收所有实际出现的词,而只收具有特异性和意义不可预测性的词,他们作了一个比喻“*The lexicon is like a prison, it contains only the lawless*(词库就像一座监狱,装的是那些不合法者)”。简而言之,词典一般收不可分析、不可预测或内部构成模式不具有能产性的词,对于那些由能产性较强的词法模式所构成的词,一般不收或少收。

那么什么是不可分析或不可预测的词?我们可以作个对比。“纸箱”和“纸钱”,同样是用“纸”构成的词,但前者是可分析、可预测的,因为我们能够从字面猜得其意,而后者就不能,因为“纸钱”不是真正的钱,只是烧给死人或鬼神的圆纸片。因此前者

没有收入词典或词库,而后者就收入。再如,同样牛眼、牛嘴和牛皮、牛鼻子,前者没有进,后者进了,因为词义不可预测,它们有隐喻或转喻的引申意义。如“牛皮”还有“说大话”的意思,“牛鼻子”比喻为“事物的关键或要害”。再如《现汉》在“声”字条下,只收风声、呼声,而没收雨声、枪声、水声、歌声、笑声、喊声、雷声、叫声。因为“风声”有“传播出来的消息”,而“呼声”比喻“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再如爱花、爱草、爱民、爱校、爱厂、爱家,只是动宾结构的短语,因此不收入,但爱国、爱面子,《现代汉语词典》收进了,因为它们是词,这可以从能否插入、扩展和分离得到验证。我们可以说,“花,我不爱”,“爱工厂、学校、家庭”等,但后者不行,因为“爱面子”有特定的含义,整体意义不能从组成部分的意义推出,而“爱国”也有特定的意义,这里的“国”不是泛指任何一个国家,而是仅指“自己的祖国”。

如果从不可分析、不可预测和不能按词法模式生成这几个标准来看,显然,英语收入词典的词肯定要多于汉语。这是因为,英语是一种综合性语言,单纯词多,词化程度高。而汉语是一种分析性语言,词汇的构成以复合词为主,透明性强,可分析的词的比例要远远高于汉语。如英语中 first, second, third, 汉语中的第一、第二、第三。前者是不可分析词,当然收进,而后者可以分析的,因此没有收。这类情况很多,我们可以比较下面的表达:

January, February, March, April, May, June, July,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November, December: 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

英语中的基数词和序数词一到二十,以及二十以后逢十都有专门的词,因此都收入的: one/first, two/second, three/third, four/fourth, five/fifth, six/sixth, seven/seventh, eight/eighth, nine/ninth, ten/tenth, eleven/eleventh, twelve/twelfth, thirteen/thirteenth, fourteen/fourteenth, fifteen/fifteenth, sixteen/sixteenth, seventeen/seventeenth, eighteen/eighteenth, nineteen/nineteenth, twenty/twentieth, thirty/thirtieth, forty/fortieth, fifty/fiftieth, sixty/sixtieth, seventy/seventieth, eighty/eightieth, ninety/ninetieth, one hundred/hundredth

而汉语词典上只有“一”到“十”的词,“十”后面只有“百”、“千”、“万”、“亿”词。当中的非整位数如十一,五十二,三百六十都是现有数词的相加,没有专门的词。而序数词词典只有第一、从第二后面都没有,因为从第二开始可按照基数词预测的。再如:

pork, beef, mutton, venison, chicken: 猪肉、牛肉、羊肉、鹿肉、鸡肉

surgeon, physician, resident, dentist, oculist: 外科医生、内科医生、住院医师、牙医、眼科医生

freshman, sophomore, junior, senior: 大学一年级学生、大学二年级学生、大学三年级学生、大学四年级学生

从上面的词汇对照,我们不难看出前者是不可分析、不可预测的词,后者都是可通过“肉”、“医生”和“学生”预测派生的,而且形成短语,当然不能收进词典。这样一来一

去,当然对词汇量的大小有很大的影响。汉语词汇的可分析性强,透明度高,能产性强,这些因素阻碍了其进入词典。再如:

《现汉》在“陡”字条下,只收陡变,而没收陡升、陡降、陡现、陡涨、陡增、陡起

《现汉》在“齐”字条下,只收齐备、齐唱、齐集、齐奏,而没收齐鸣、齐聚、齐称、齐射、齐发、齐喊、齐赴

《现汉》在“微”字条下,只收微笑、微调,而没收微动、微启、微降、微升、微倾、微拂、微屈、微闭

《现汉》在“感”字条下,只收快感、优越感、责任感,而没收安全感、孤独感、陌生感、成就感、荣誉感、危机感、使命感、自卑感、归宿感

《现汉》在“成”字条下,只收促成、达成、合成,而没收读成、画成、变成、扮成、叫成、当成、说成、包成

《现汉》在“掉”字条下,只收忘掉,而没收打掉、拿掉、搬掉、剪掉、铲掉、吃掉、擦掉

很清楚这些没收进的词,包括收进的词都是透明度高,能按能产构词模式随时在线构成的词。而英语不同,英语的表达基本上是不可分析的单纯词,和词化了的派生词等,由于具有一定的不可分析性和不可预测性,因此只能一一列出。再如:

insurance(保险费), tip(小费), tuition(学费), fee(手续费)

typhoon(台风), hurricane(飓风), tornado(龙卷风), breeze(微风), gust(阵风)

red(红色), yellow(黄色), blue(蓝色), white(白色), black(黑色), green(绿色), purple(紫色)

Chinese(中国人), American(美国人), Russian(俄罗斯人), Britain(英国人), Asian(亚洲人), European(欧洲人)

trousers(长裤), slacks(宽松裤), pants(内裤), shorts(短裤), jeans(牛仔裤), tights(紧身裤)

boxers(拳击运动员), wrestler(摔跤运动员), swimmer(游泳运动员), sprinter(短跑运动员), hurdler(跨栏运动员), gymnast(体操运动员)

spectacles(眼镜), telescope(望远镜), microscope(显微镜)

oxygen(氧气), nitrogen(氮气), hydrogen(氢气), helium(氦气), methane(沼气)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英语复合词即使是透明度较高的,词典也收进:

workbench(工作台), workday(工作日), work load(工作负担), workmanship(工作质量), workpeople(工作人员), workpiece(工作物件), worksheet(工作单), work room(工作间), work table(工作台), work top(工作面)。而汉语只收工作台、工作服、工作面、工作证、工作日。

而汉语许多透明度高的词都没有收进,似乎是遗漏的。如《现代汉语词典》收了“船长”,未收“机长”;收了“洋车”,未收“洋火”;收了“瓶装”,未收“罐装”等等。总的印象,汉语词典收词比较严格。

另外,英语派生词不管是有多少语素构成的,一般都作为独立词条收入词典的,即使是复合词+词缀型,如:

hand-to-mouth(hand + to + mouth)勉强糊口的

hard and fastness(hard + and + fast + ness) 不容变动

happy-go-lucky(happy + go + luck + y) 听天由命的

free-spokenness(free + spoken + ness) 讲话坦率

nanny-statism(nanny + state + ism) 保姆式国家政策

good-naturedly(good + natur + ed + ly) 本性笃厚地

hard-of-hearing(hard + of + hear + ing) 听觉不灵的

heavier-than-air(heavy + er + than + air) 重于空气的

而汉语复合词一般以两个音节为界,超过了词典就不大收了,三音节以上的词较少。如单音节词+词缀基本都进入词典:演员、记者、教师、病人、战士、校长、士兵、名册、火车、唱机等。而由复合词+词缀的词,不常用的就不收入了,如:年轻人、裁判长、单干户、播音员、空降兵、理事长、造谣者、留言簿、签名册、遮羞布、度假村、洒水车、录音机、人事处、返修率等都没有在词典中发现。多音节复合词,除了专有名词(如人民法院、肺结核),其他很少收入的。至于文学爱好者、资料分析员、古玩收藏家、飞机设计师、遗嘱执行人更被当作临时拼缀的复合词而没有收入词典。

词典因素还涉及词典的编纂修订速度。总的说来英语词典的编纂修订周期要比汉语词典编纂修订周期短得多,一些大词典,平均两年就要修订。这样就能尽快把实际使用的词从词库中收进词典。而汉语词典这方面的工作就慢了些。汉语词汇现在正处于一个激增的时代。根据国家语委文字应用研究所的调查,近十多年来,新词语以每年1000条左右的速度进入汉语词汇。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大量外来词包括香港、台湾的词语的涌入,另一方面科技社会的发展、认知水平的提高、思想观念的转变等促使许多新词的出现:

教育方面:考研、博导、扩招、自考、减负、特困生、高考移民、择校税、赖校族

卫生方面:食疗、非典、药流、变性、代孕、药贩子、植物人、禽流感、医闹

文化方面:走穴、盗版、碟片、热播、海选、选美、排行榜、追星族、猫步、裸替

体育方面:国脚、洋帅、完胜、保级、黑哨、下课、解说门

生活方面:埋单、性骚扰、彩迷、群租、钟点工、直饮水、半糖夫妻、抱抱团

经济方面:水货、按揭、灰色收入、楼盘、大腕、融资、上市、垄奴、绿色产房

政治方面:严打、扫黄、打黑、造假、反贪、双规、保先

这些词由于出现的时间不长,一些还处于短语形式,因此大多数都没有进入正式词典,而只是收入新词语词典。

7.2 语外因素

影响词汇量大小的非语言因素情况更为复杂。由于生活环境,文化习惯,知识差异等原因,即使是同一事物,不同语言形成的词汇数量也不一样。如汉语的亲属称呼,阿拉伯语的骆驼词比一般语言都多,但这种差异是微不足道的。在基本表达得到满足后,一个语言的词汇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社会(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变化和发展程度。社会发展越快,人口流通越广,对多种文化意识的容忍越大,新词汇就越容易

不断的产生。下面我们从其他方面分析。

7.2.1 词汇历史

根据王力(1958)的划分,古汉语是指公元十二世纪前,近代汉语是指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鸦片战争。因此如现代汉语是以上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现代汉语的历史还不到100年。尽管汉语历史长达几千年,产生了几千几万个汉字/词,但是由于现代汉语使用的白话文和古汉语使用文言文不完全相同,如前者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现代普通话,后者是以中原方言为基础在古代通语,前者是以双音节复合词为主,后者是以单纯词为主,因此,从词汇结构角度分析,现代汉语的词汇历史并不长。如我们分析一下公元前100年的《史记》和公元540年《诗品》就不难发现其中的词汇现在很少用在现代汉语中了。

[1]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史記卷七十五·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2]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夙矣。夏歌曰:“陶乎予心。”谣曰:“名予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鍾嶸:诗品)

贾彦德(1999:413)是这样说的“秦汉以前,文言和口语基本一致,这以后文言与口语的距离逐渐明显,加大并越来越大。六朝以后,在北方话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与口语接近、通俗易懂的书面语,即古白话。古白话一直延续到明清。……到了50年代,文言连同它的语义场便在中国内地退出言语交际的舞台。”尽管古汉语中许多词(大多数是单字构成)作为基本词汇保留到了现代汉语中,但是由于现代汉语的双音节化,它们中许多都演变为了非自由语素,因此目、履、惧、藉、袭、召、寝、卒、救、伐、曰、详、非等这些单纯词在现代汉语中都只作为构词语素保留着。

英语的词汇历史不长,大约有1500年,但是词汇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出现类似汉语在结构、语体上的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割断情况。英伦三岛最早的居民是来自欧洲的伊比利亚人(Iberians),接着来自德国南部的凯尔特人(Celts)征服了伊比利亚人,使用自己的语言。从公元前55年起,古罗马人开始入侵他们称之为不列颠群岛(Britain)的英伦三岛。直到公元450年来自德国的三个日耳曼部落盎格鲁人(Angles)、撒克逊人(Saxons)和朱特人(Jutes)才征服了不列颠,并定居下来。随着Alfred the Great在公元830年控制整个英伦三岛,统一的共同语言Englisc(the language of Angles)出现了,也即今天的English。这个时期的英语即古英语时期(公元450年—1100年)形成的词汇我们称之为本族词汇(有别于后来从拉丁语、希腊语、法语等语言借入的外来词汇)。这些本族词汇都是生活最基本的词。如表示食物的:bread、food、meat、meal等;

表示动物的: dog、sheep、bird、fish、hen、snake 等;表示植物的: tree、grass、rose、plant、pine、leaf 等;表示人物的: man、mother、child、wife、sister 等;表示身体部位的: head、foot、face、eye、tooth、finger、ear 等;表示自然现象的: rain、wind、snow、sun、earth、sea、hill、day 等;表示颜色的: red、black、white、green 等;表示数词的 one、ten、twelve、hundred、thousand 等;表示器具的: pot、cup、glass、knife、kettle、box、bed 等;表示事物的: door、road、house、floor、wall、smoke、bone、life 等;表示事物特征的: fast、slow、strong、small、long、wise、good、cool、deep 等;表示动作的: is、come、speak、take、run、hold、hope、sing 等;代词、连词和介词: he、you、I、and、but、if、as、at、of、from、to 等。下面是写于六世纪末的《贝奥武甫》(Beowulf)(英语文学历史上最早的史诗)一段(Long, 1909):

Sat on the headland there the warrior king;
Farewell he said to hearth-companions true,
The gold-friend of the Geats; his mind was sad.
Death-ready, restless. And Wyrd was drawing nigh,
Who now must meet and touch the aged man,
To seek the treasure that his soul had saved
And separate his body from his life.

根据 Stockwell & Minkova(2001)估计,古英语中这样的本族词大约有 25 000 到 30 000 个。尽管这些词经历了漫长的 1 500 多年,其中借进了不少表达同一意义的外来词,如 rise — mount, start — commence, time — age, fire — flame,但除了少部分已经不用遭到淘汰,大部分还是保留到现代英语里。根据统计,这些词在现代英语的总词汇中占到 30%(也有说法是 50%)。比例不大,但是由于是英语表达中最基本的词汇,因此构成了现代英语中的核心词汇,体现了词义的稳定性和使用的高频率性。如《圣经》1611 年的英译本,这些本族词汇大约占到 94%。在最常用的英语词汇中,本族词汇大约占到 80%。

汉语和英语词汇经过漫长历史的演变,都发生了变化。但它们变化的性质不同。汉语的文字拼写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内部结构、语体意义和使用情况的变化都很大。而英语恰好相反,语音和拼写上变化较大,但其语体意义,其内部结构(都是单音节词汇)和基本意义还是保持不变。如古英语的 *steorfan* 词义是“to perish, to die”,拼写变成了 *starve*,但基本意义还是“(饿)死”。再如 *hors*(horse)、*sunne*(sun)、*heorte*(heart)、*sweord*(sword)、*cild*(child)、*gief*(gift)、*fader*(father)、*gulte*(guilt)、*hevene*(heaven)、*auh*(but)、*forgif*(forgive)、*oure*(our)等。当然也有意义有扩大或缩小的。如 *deer* 在古英语的拼写是 *deor*,表示“animal”。因此,从现代使用观点来看,当然是英语词汇保留的价值和机会大。因为一个历史上词汇能够继续使用,不是取决于外部的拼写和发音,而是取决于内部的结构、语体,尤其是意义。

7.2.2 社会因素

从上面分析,我们注意到评价一个语言的词汇量大小和词汇历史的长短关系不大,计算一个语言的词汇量大小应该是从共时的角度而不是从历时的角度来分析;应

该看目前还在使用的词汇,而不是看历史上曾经有多少词。汉语历史上封建制度发达,宗教祭司、家族文化、农牧业、纺织业等都非常成熟,这方面出现了许多词汇都是英语难以比拟的。如朝廷政治方面文官的有卿事、大史、六史、四史、御史、西史、北史、女史、多臣等,武官的有王、子、侯、伯、牧、马、射、卫等。祭祀方面有福、祝、礼、禧、祺、祀、祠、祈、祉、祐、祥、禅、祓等;田桑类词语有町、甸、界、畔、畊、畇、畛、畦、畹、畸、畷、畝等。纺织类词语(《说文解字》),有 248 个,如绡、经、纡、纬、缙、缥、绀、绛、绉、缕等。称谓词语更加复杂,就“妻子”(《同义词词林》)有 108 个,如妾、姬、小、继、内人、偏房、填房等。

但是这些词汇的丰富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从动态来看,词汇量大小取决于和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生活有关的词语多少。一个历史时期和社会制度的词语只适应于本历史时期和社会制度,除基本词汇外,很少能够延续到另一个社会制度中去。中国朝代更迭变化非常频繁,但其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封建社会体制延续了几千年,直至清末鸦片战争或上世纪初辛亥革命中国社会才进入现代社会,因此和现代生活有关的词语历史并不长。从古汉语词汇中继承的词不多,朕、宰相、朝廷、衙门、太监、妃子、科举、状元、乡试、探花、榜眼、巡抚、中庸等一大批和封建社会有关的词语都随着社会消亡而消亡。现在使用的词汇大多是近一个世纪产生的。统计《现代汉语词典》,不难发现绝大多数词基本上都是在近百年中涌现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到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新中国建立、土地改革、大跃进再到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这些重大事件涌现的词汇构成了现代词汇的基础。

英语情况有所不同。英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较短,进入现代文明社会要比中国早得多,美国更是直接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从内容上分析,英语词汇历史尽管不长,但大多数词汇和现今文明社会有关,因此淘汰的少,保留的多。

7.2.3 世界接触

同世界接触,借入外来词是词汇量迅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整个历史来看,我国同世界的接触相对较少,在上世纪 80 年代前的几千年时间里基本处于封闭状态。没有新事物、新概念的传入,当然词汇增长缓慢。中国同世界首次有较大接触是清代。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出现,尤其是鸦片战争的爆发,八国联军的侵入,中国开始和西方世界接触日益密切,大量来自欧美和日本的词语才开始渗入到汉语中。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时期,虽然和西方国家终止了往来,但和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关系密切,因而出现了布拉吉、喀秋莎、孟什维克等词语。闭关自守的大门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彻底打开。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大量外来词语进入了汉语。如:从英语进来的克隆、黑客、在线、伊妹儿、因特网、伟哥、托福等,从日语来的写真、料理、人气、空港、景气、职场等。但根据我们对《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统计,外来词还只占总词汇的 1.25%。

而英语情况不同。英国是一个岛国,但其历史一直与欧洲大陆保持密切的联系。无论是过去的英国还是现在的美国始终处于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的中心。英国历史上经历了基督教传入时期(公元 597 年起),古罗马人、日耳曼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入侵时期(公元 790 年起),诺曼人对英国的占领时期(公元 1066 年起),14 世纪

的文艺复兴时期,19世纪英帝国向外扩张时期,每一时期都为英语输入了大量词汇。如诺曼人占领时期,约有一万法语词进入英语,而文艺复兴时期进入英语的关于宗教、艺术、科学、政治等外来词就达一万二千(绝大部分是来自拉丁语和希腊语)。英帝国扩张时期把殖民地先后建到非、亚、北美、澳洲等地,建成“日不落帝国”。这些地区如南非、印度、埃及和中国等都有相当高度的文化和文明,在宗教信仰、地理气候、物产人文、社会形态方方面面都表现出和英国社会乃至欧洲大陆的极大差异。文化的碰撞导致大量外来词的借入。可以说“每一次文化浪潮都在英语上沉积下一层借词”(萨丕尔,1985)。根据统计,英语借词的语言至少有120多种。如除了法语、拉丁语、希腊语、斯堪的纳维亚语主要外来词借入语言,还有德语(如 noodle, delicatessen, loess, gestalt, zither, waltz, quartz, pretzel, Blitz);荷兰语(如 boss, landscape, measles, uproar, wagon, bedspread);葡萄牙语(如 albatross, cobra, doddo, zebra);意大利语(如 duet, umbrella, opera, tempo, corridor, profile, miniature, piazza, gondola);西班牙语(如 cargo, embargo, cigar, mosquito, cork, hammock, tornado, sherry, plaza, siesta);俄语(如 glasnost, troika, gasnost, perestroika, steppe, vodka, ruble, drosky, privilegentsia);匈牙利语(如 shako, tokay, hussar, shako);波兰语(如 mazurka);捷克语(如 robot);挪威语(如 fiord, ski);瑞士语(如 sloyd);冰岛语(如 geyser);印第安语(如 chipmunk, skunk, hickory, raccon, hominy, squaw);爱斯基摩语(如 parka, kayak);南美语(如 puma, pampas, topioca, tapir);印地语(如 karma, loot, thug, shampoo, coolie, cashmere, bungalow, dinghy, tandoori, wallah);波斯语(如 pajamas, taboo, dervish, baksheesh, durmacr, shawl, paradise, check, chess, lemon, lilac, turban);希伯来语(如 alphabet, camel, rabbi, bedlam, cherub, nard, nitre, seraph, sabbath);爪哇语(如 bantam, batik, gamelan, junk);梵语(如 carmine, cheetah, crimson, jungle, jute, lacquer, mandarin, sugar, pundit, Buddha, yoga);泰米尔语(如 catamaran, cheroot, curry, mango, mulligatawny, pariah);土耳其语(如: yogurt, bey, bosh, turkey);阿拉伯语(如 admiral, albatross, alchemy, algebra, assassin, giraffe, hazard, lemon, magazine, tariff, zero, alcohol, zenith);日本(如 tycoon, kimono, soy, samurai, sayonara, shogun, sushi, yen, honcho, haiku, hara-kiri, mikado, tsunami);马来语(如 bamboo, trepang, compound, amuck, cockatoo, dugong, gingham, cassowary);汉语(如 yin, yang, t'ai chi, chow mein, sampans, lychee, ginseng, gung ho, kowtow);埃及语(如: ammonia, fustian, gypsy, oasis);南非语(如 apartheid, commando, outspan, trek, wildebeest, commandeer, bitong, spruit, imbi-zo, amakhosi);班图语(如 boma, champanzee, boma, mamba, marimba, zombie);西非语(如 anansi, gumbo, juju, juke, mumbo-jumbo, yam, jazz);澳大利亚土著语(如: kangaroo, boomerang, stock, bullock, koala, kookaburra, wallaby, wombat, yabber);波利尼西亚语(如 aloha, hula, kapu, lei, muumuu, wahine);毛利语(如: aroha, marae, moa, tangi, toheroa, whare, hoonui, haka, hangi, mana);巴西语(如 cayenne, coaita, copaiba, jabiru);古巴语和西印度群岛语(如: barbecue, hammock, hurricane, maize);墨西哥语(如 chocolate, tomato, coyote)等。

我们可以想象,任何一种语言都代表一种文化和社会,都有反映各自环境、文化、

习俗、发明等表达法和词语。如果英语把这些语言中独特的词汇吸收到自己的语言中,其词汇数量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借词已占到英语词汇总数的70%到80%,达到60—70万词。正如“The Glorious Messiness of English”一文所说的“The story of our English language is typically one of massive stealing from other languages. That is why English today has an estimated vocabulary of over one million words, while other major language have far fewer.”。

7.2.4 文化态度

词汇量大小和外来词的比例有很大关系。外来词的融入,既和被动强加性的因素如外来入侵和传教士渗透有关,也和主动吸收性因素如开放态度有关。英国人面对入侵者带来的词汇比较坦然。即使在强化民族语言的同时(如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 the Reformation,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提高英语国语地位,削弱拉丁语和法语),他们也不忘对欧洲大陆的科技文化的向往,对古希腊文明产生的兴趣,在吸收他们的文艺和科技成果的同时,也吸收了他们的词汇。他们不仅借词,而且借词缀,用这些外来词缀词根和本族词结合产生新词。

表6 外来词根与词缀

词根词缀来源	举 例
拉丁语	ab-, ante-, ad-, con-, conter-, de-, dis-, en-, ex-, extra-, in-, inter-, intro-, mal-, mini-, multi-, pre-, post-, sub-, sur-, trans-, tri-, ultra, -able, -age, -ate, -ance, -ant, -ary, -ese, -ive, -ory, -ure
希腊语	a-, anti-, auto-, di-, amphi-, dia-, hemi-, hyper-, hypo-, macro-, micro-, mono-, heo-, pan-, para-, poly-, pro-, pseudo-, syn-, -ess, -ia, -icist, -ism, -ist, -ite, -ize, -logy, -ocracy
法 语	dis-, de-, non-, -eer, -ery, -ry, -esque, -et, -ette, -eur, -ify, -ion, -let, -ment, -or, -ous, -sion, -tion
本族语	a-, be-, fore-, mis-, out-, over-, under-, -dom, -ed, -en, -ful, -hood, -ing, -ish, -less, -like, -ly, -ness, -ship, -th, -ty, -ward, -y

这就是为什么在英语词根词缀中出现普遍的同义词根词缀现象:

表7 同义词根词缀

意义/英语	拉丁语	希腊语	意义/英语	拉丁语	希腊语
耳 ear	aur	oto	吃 eat	ed	vor
脑 brain	cerebr	encephal	知道 know	cogn	sci
头 head	capit	cephal	说 say	dic(t)/fab	parl

续表

意义/英语	拉丁语	希腊语	意义/英语	拉丁语	希腊语
舌 tongue	lingu	glasso	讲 speak	loqu	log
手 hand	manu	chir	看 see	vis/vid	spect
脚 foot	ped	pod	睡 sleep	somn	hypn
心 heart	cord	cardio	怕 fear	terr	phob
鼻 nose	nas	rhino	爱 love	amor	philo
牙 tooth	dent	odonto	生活 life	viv	vit
眼 eye	ocul	ophthalm	生 birth	nat	par
泪 tear	lacrim	dacry	女 woman	fem	gyne
血 blood	sanguis	hemato	同样 same	syn	homo
肉 flesh	carni	sarc	反对 against	counter	anti
皮 skin	oss	oste	人 man	popul	demo
一 one	uni	mono	心理 mind	mental	psycho
二 two	bi	di	疾病 ill	morb	path
六 six	sex	hexa	母 mother	mater	matri
十 ten	deci	deca	水 water	aqua-	hydro
百 hundred	centi	hecto	半 half	semi	hemi
千 thousand	milli	kilo	许多 many	multi	poly

英国人对外来词一般通过正字,即在外来词的拼写上作些改动,纳入英语拼写体系。如括号为拉丁词 offensive(offensiva)、relax(relaxus)、celerity(celeritas)、system(systema)。但同时也接受原词借入,即保持原词的发音和拼写。如:avenue、rendezvous、faux-bas、naive、reverie、arcade、resume、routine、omtroggi。这些词都是从法语直接引进,没有经过任何改造。Foster(1985:75)对英语在外来词方面的开放态度做过这样的评论:从英语的整个历史看,英语对其他语种的词汇总是乐意采纳的,跟其他语种相比更易接受外来的影响。他们似乎主张一种语言上的自由贸易,如果一个外国词语是有用的,那就采用,不论其来源如何。

反观中国,从历史上看,历代政府对外来文化和语言一直是持敌视态度的,普通大众中排斥西方的情绪也相当强烈。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冷战和其他原因这种情况并没有多大的好转。今天我们仍在坚持捍卫中华文化遗传和维护语言的纯洁性,如2004年5月中宣部新闻局与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专门举办的“规范外文使用,维护祖国语言健康发展”宣传座谈会。会上十几位语言学方面的专家学者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如果本民族的语言被破坏,那么文化也相应地被破坏了。语言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的重要标志,维护语言的民族性,就是维护国家的尊严”(杨帆:《专家:维护民族语言纯洁性 促进祖国语言健康发展》人民网2004年5月21日)。从反对音译外

来词到现在反对字母原词,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外来词的借入。

7.2.5 地域流通

方言,即不同地区使用的语言一直是词汇量的最大贡献者。但是一个地区的语言能否为全民所接受,继而进入词典,取决于地域的流通性。我国地域流通情况直到最近二三十多年才有好转,这得益于改革开放,户籍制度的松动,各地区人员的流动,使得方言词被全社会逐渐接受,而进入汉语词库。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成为方言输出的主要地区。如广东方言的打工仔、大排档、云吞、生猛、扮靓、炒鱿鱼、发烧友,上海方言的套牢、动迁、师傅、拍板、搞定、大呼笼等词语,这也验证了强势语言的特征。随着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交往增多,港澳台地区的词语也进入普通话词汇系统,如花心(爱情不一)、家私(家具)、写字楼、钟点工、按揭、物业、双赢、心仪、飙车、瘦身、作秀等。还有些没有进入中国内地词典,但已传开,如台湾连战和宋楚瑜等访问中国内地带来的“体认”、“愿景”等等。而另一些词由于政治、文化、经济、意识等因素没有进入中国内地的主流词语。如下面是陈瑞瑞和汤志祥(1999)的统计。

表8 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词汇使用

使用地区	词语举例
台湾独用	联考、国中、国代、国协、行库、课征、公权力、政交税、交流道、督察室、原住民
香港独用	公屋、求证、轻铁、规例、加幅、收生、开幕礼、保护令、临屋区、律师行、音饶处
台港通用	民运、飞弹、同业、权证、籍着、相较、六合彩、精神科、同意权、剧情片、大陆客
中国内地独用	房改、民警、解困、公车、公房、团伙、居委会、离退休、群众性、特困户、人贩子

由于不同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教育体系等,在香港广泛使用的词汇如布政司、律政司、特区首长、政务司、廉政公署、纪律部队、太平绅士、民主党、自由党、民建联、港进联、民协、草根阶层、夹心阶层、弱势团体、负资产人士、直通车、直选、间接选举、自由港政策、居留权、义工、善老、擅长、善款、慈善骚、公益金、公积金、强积金、强医金、毅进计划、伤健人士、专上程度、语文评核、优才计划、康体艺术、主流文化、专栏文化、八卦文化、无厘头文化等,大多没有进入大陆的主流语言,这和强调语言规范,强调政治导向有一定关系。

英语就没有这方面的情况。第一,英美国家内的人员流动历来是没有限制的,如美国人是车上民族,随工作机会、发财机会和政治机会到处流动。这就使得各地的方言得以迅速传播。第二,言论自由的环境相对宽松,尤其是美国人标新立异的个性,使得方言和新词能够在报刊上出现。第三,英语也有类似两地三语,或三地三语的情况,如英国英语、美国英语、加拿大英语、澳大利亚英语、南非英语等等。如:

加拿大: riding(加拿大选区), cellar(不住人的地下室), firefly(萤火虫), hydro(发电厂), jack(用篝火打猎), pit(樱桃核), sleigh(雪橇), shivaree(喧闹的庆祝)

澳大利亚: billabong(死河), yacher(喋喋不休), backlocks(人烟稀少的腹地), out-

back(内地), throw-down(爆竹), sharefarmer(与农场工人共享利益的农场主), servo(加油站), dob(告发), poofter(同性恋者)

新西兰: watersider(码头工人), woolshed(羊毛打包房), bodgies(无赖青年), swaggie(背着行囊流浪者), shanty(无营业执照的小酒店), solo parent(单亲), huntaway(牧羊犬), stockrider(骑马放牧人), tar-seal(柏油碎石路面)

南非: trek(长途跋涉), veld(南非草原), smous(小贩), apartheid(种族隔离)

下面是 Gramely(2001)所记录的一些在西非、南非和亚洲等地流行的英语词汇,不少还没进入主流英语词汇,但只是时间问题。

西非: awujor(ceremony giving the ancestors food), krain-krain(a leafy vegetable), akara balls(bean cakes), next tomorrow(day after tomorrow), co-wives(wives of the same husband), head tie(woman's headdress)

南非: black money(illegal gains), coolidom(state of being a coolie), change-room(dressing room)

新加坡: jaga(guard, sentinel), padang(field, open area), tamby(office boy), dhobi(washerman), peon(orderly, office assistant), dayman(corpse, ghost)

巴基斯坦: chocolate hero(a boyishly attractive film hero), airdash(depart quickly by air), head-carry(carry on head), challan ticket(ticket), teachress(lady teacher), anti-awami(anti-people), supple(supplementary exam)

尤其是美国对英语词汇的贡献特大。不说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创造的无数类似 thanksgiving、frontier、cowboy、immigrant、minuteman 等词,在本世纪创造的新词就无以计数。如 David K. Barnhart(1997)写的 *America in So Many Words* 一书就收集了美国自 1900 年来每年一个代表性的词:

grass roots(1901), goo(黏性物质 1902), highbrow(自认为文化修养高者 1903), cut the mustard(做事符合要求 1904), jellybean(软糖 1905), teddy bear(玩具熊 1906), muckraker(收集并揭发丑事的人 1906), melting pot(1907), asleep at the switch(坐失良机 1908), pork barrel(政治拨款 1909), barbershop(1910), blues(1911), movies(1912), jazz(1913), backpack(背包徒步旅行 1914), flapper(行为和衣着不受传统约束的年轻女子 1915), IQ(1916), GI(美国士兵 1917), D-Day(1918), T-shirt(1919), normalcy(正常状态 1920), media(1921), cold turkey(突然停药毒品 1922), hijack(1923), brainstorm(1924), motel(1925), Bible Belt(美国南部基督教流行区 1926), macho(男子气概 1927), athlete's foot(足癣 1928), jalopy(破旧汽车 1929), bulldozer(1930), skid row(贫民街 1931), hopefully(1932), supermarket(1933), whistle-stop(短暂停留 1934), boondoggle(琐碎无价值工作 1935), streamline(1936), groovy(演奏出色的 1937), teenager(1938), jukebox(投币式自动唱机 1939), jeep(1940), multicultural(1941), gizmo(记不住名称的机械装置 1942), acronym(1943), snafu(混乱 1944), showbiz(娱乐行业 1945), iron curtain(1946), cold war(1946), babysit(1947), cybernetics(控制论 1948), cool(好极了 1949), DJ(播放唱片的人 1950), rock and roll(1951), Ms.(1952) UFO(1953), fast food(1954), hotline(1955),

brinkmanship(1956), role model(行为榜样 1957), Murphy's Law(墨菲法则 1958), software(1959), sit-in(1960), biodegradable(可生物降解的 1961), carpool(合伙用车 1962), duh(啐 1963), swing voter(独立选举人 1964), affirmative action(1965), credibility gap(1966), rip off(敲诈 1967), aerobics(1968), sexism(性别歧视 1969), ageism(歧视老人 1969), bottom line(基本意思 1970), workaholic(1971), Watergate(1972), sound bite(录音片段 1973), streak(裸奔 1974), substance(毒品 1975), couch potato(1976), loony tunes(愚蠢的 1977), geek(有奇才的人 1978), stealth(隐形 1979), gridlock(交通堵塞 1980), wannabe(想要成为的人 1981), like(认为 1982), greenmail(绿票讹诈 1983), yuppie(1984), rocket scientist(高明科学家 1985), dis(对不尊敬 1986), codependency(情感依存 1987), envelope(极限 1988), virtual reality(1989), PC(政治正确 1990), about(涉及 1991), Not!(不是那么回事 1992), newbie(网上新手 1993), go postal(发生暴力行动 1994), Newt(金里奇政策 1995), soccer mom(陪孩子去球场的年轻母亲 1996), Ebonics(美国黑人英语 1997), millennium bug(1998)。

英语在这些国家都是国语或主流语言,因此都独立地发展自己的词汇。这些独立创造的词汇,借助本国报刊和人员在国际上的流通和交往,在国际上传播并逐渐被英语世界接受。

除了英语国家,还有更多地把英语当作官方语言的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等和当作主要外语的国家如日本、中国等。这些国家也在贡献自己的词汇,出现了许多 Singlish、Hinglish、Chinglish 等。如 walkman 一词就是由日本数码公司创造的词。再如根据全球语言检测机构公布的 2006 年度“Chinglish”排行榜, No Noising(禁止喧哗), Airline pulp(航空餐), Jumping umbrella(跳伞)进入全球英语(《21 世纪英语教育周刊》2006 年 12 月 4 日)。可以说英语在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语。全世界 80% 的电子信息是用英语存储,全世界网站的 78% 为英语网站,国际上 80% 以上的科技论文首先是用英文发表,一半以上的学术刊物语言是英语,85% 的国际长途电话是用英语的,75% 的传真、电报和电子邮件是用英语的,60% 以上的电视广播节目是英语的。在使用中,由于文化的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同,科技发展的方向和程度不同,世界各地使用者在各行各业,每时每刻都在创造新的词汇,各自为英语词汇添砖加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7.2.6 科技发展

技术发明的大量出现,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行业分工的日益精细,必然会出现许多新的行业词语和科技词语。而随着科技知识的普及,这些词语很快进入大众词汇。应当承认在科技发展方面,欧美国家要比中国快一些。尽管中国出现过火箭、印刷和火药这些词汇,但是大量的科学技术词汇都是来自西方的。诸如工厂、车间、火车、电灯、电影、电话、电报,再如“镭”等一大批化学元素等,还有“激光”、“雷达”、“声纳”、“克隆”、“纳米”等都是从西方传进中国的。每一次科学技术的突破,就会出现大批新词。如空间技术发展出现的新词:black hole(黑洞)、big bang theory(宇宙大爆炸理论)、space man(宇航员)、space station(太空站)、space suit(宇航服)、space shuttle

(航天飞机)、lander(宇宙飞行着陆舱)。

网络计算机技术突破出现大批词汇,如:Internet(因特网)、web page(网页)、spell-check(拼写检查)、website(网站)、wired(上网)、warez(盗版软件)、hacker(黑客)、intranet(企业内部网)、browser(浏览器)、smiley(笑容符)、Millenium bug(千年虫)。用-ware构成电脑需要的各种软件:freeware(免费软件), shareware(共享软件), donorware(馈赠软件);利用 cyber-构成:cybercafe(网吧)、cyberia(网络世界)、cyberize(使网络化)、cybernaut(网络用户)、cyberphobia(网络恐惧症)、cyberpunk(计算机高手)、cybersex(网络色情)、cyberspace(网络空间)、cyberspeak(网络用语)、cybersurf(网络漫游)、cyberworld(网络世界)。

我们对汉语最新出现的195个字母借词进行了分析,发现绝大部分为科学技术和商业经济方面的词。

表9 字母词使用的领域

类别	科学技术	商业经济	日常生活	文化教育
数量	112	43	32	8
比例	57.4%	22.1%	16.4%	4.1%

再以增长速度最快的缩略词为例,根据《英汉缩略语大词典》统计,从1970年的8万条发展到1993年30万条,其中增长最多词条的领域分别是电子信息、医学、化学化工、经济贸易等。而其中贡献最多的依次是美国、法国和英国。这和美国以及西欧的科技水平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是一致的(如诺贝尔奖获得者主要在美国)。由于我国科学技术的相对落后,在我们语言中缺少某些现代科技以及物质产品的词汇是不争的事实。在电子信息、生物技术等研究领域,论文的技术术语都是外来的,如蓝牙技术、生物芯片等。这说明不借助外来词,汉语本身已经无法满足这些领域的表述要求。即使民用方面,新发明大多是来自西方:传真(fax)、个人小型立体声播放机(personal stereo)、手提摄像机(camcorder)、液晶显示超薄电视机(flat-screen television)、钟控收音机(clock-radio)、盒式录音机(cassette recorder)、电影摄影机(cine-camera)、电热毯(electric blanket)、煮鸡蛋计时器(egg-timer)、高压锅(pressure cooker)、快速冷冻(deep-freeze)、速溶咖啡(instant coffee)。

7.2.7 意识形态

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相对西方世界比较单一,从封建社会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创造的词汇是有限的,同时我国政治上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中体制,更限制了词汇的发展。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采取的是多元化政策,容许各种政治、宗教、文化和经济势力的存在和竞争,同时对世界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事务的关心和卷入,这一切都促成英语这方面的词汇的发展。如William Stafire(转引自靳梅林,2005)编写的《新政治语言词典》就有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政治新词汇:hardball(强硬无情的), deep-six(抛弃), cover-up(掩盖手法), launder(让

非法获取的钱通过第三者转手而变得合法), firestorm(爆炸性反应), plumber(调查泄密事件的特工人员), stonewalling(拒绝评论), smoking gun(无可争辩的证据), Iran gate(伊朗门), zipper gate(拉链门), nuke(用核武器攻击), mole(鼯鼠,即在敌方担任要职的间谍), born-again(复出), roorback(诽谤性谣言), shuttle diplomacy(穿梭外交)。

英美每一届总统都会留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词。如 Blairism(布莱尔政策), Blairist(布莱尔的), Blairite(支持布莱尔), Blairistas(支持布莱尔政策的人), Blairification(全面实行布莱尔政策);同样, Clintonism(克林顿政策), Clintonite(支持克林顿者), Clintonise(推行克林顿政策), Clintonisation(实现克林顿政策), Clintonomics(克林顿经济政策)。

欧盟成立带来的词汇: European Union、Euro-sceptic、Eurodollar。世界上许多新的政治、经济组织和条约都首先用英语: G7 nations(西方七个重要工业国), WTO(世贸组织), Ifor(维和部队), Mercosur(南美共同市场)。

对世界环境的关心产生了 alternative fuel(代用燃料), superunleaded(超级无铅汽油), bio-diesel(生态燃料), fundie(绿色和平极端分子)

社会方面: harassment(性骚扰), carjacking(汽车劫持), Prenup(婚前协议), cardboard city(无家可归人的聚居区), narcoterrorism(毒品恐怖主义), buddy(帮助艾滋病患者的支援者), abortuary(堕胎医院), slackers(无所追求的人), brawn-drain(劳务输出), hiccup(短期衰退), litterbug(在公共场合乱扔杂物的人), live-in(住在雇主家里的), sacktime(睡觉时间), smogout(烟雾笼罩)。女权运动又促使一大批中性词产生 waitperson(侍者), pressperson(新闻工作者), clergyperson(牧师), alderperson(议员)。

可以说政治、经济、宗教和生活方式的自由度越大,这方面的词汇也就越多。

7.2.8 文明程度

可以想象词汇量的大小,同社会文明程度有关。在一个只为满足生存最基本需要的社会里,除了了吃穿住行以及和与此有关的词汇外,很少在情感、艺术、体育、教育等方面有较多或很细的分类。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产生这些概念和词的条件或需要。当时的英国有类似中国的情况。但欧洲大陆文艺复兴等重大事件,英语从拉丁希腊语中借入大量文化哲学词汇,从意大利借入许多音乐词汇,从法国借入烹饪词汇等等。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50年,欧洲艺术体育教育都高度发展,出现了许多新词汇。如休闲方面新词: homesitting(代为看家的业务), cable-ready(可接通有线电视的), bi-media(广播电视双重媒体), home cinema(家庭影院), fajitas(饼卷菜), ciabatta(意大利面包), vegelate(蔬菜巧克力), latte(牛奶咖啡), brewpub(当场酿制啤酒的酒吧)。体育方面新词: extreme sports(极限运动), bungee(蹦极跳), canyoning(蹦谷运动), freeride(自由滑雪), hydrospeeding(快速漂流), rollerblade(滑轮靴), aerobic(飞盘)。艺术方面新词更多: hip-hop(狂跳音乐), ragga(破衣舞曲), trip-hop(幻影跳音乐), gangsta(匪帮音乐), rave(电子通俗音乐), bonkbuster(色情小说), actioner(动作片), chopsocky(东方题材的武打片), karaoke(卡拉OK)。

汉语同样如此。最近 20 多年出现在体育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大量新词反映这段时期中国社会文明的迅速发展。还有委婉语的大量出现也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从野蛮走向文明,随着整个社会的进步,思维的发达,文化素质、认知水平和人文理念的提高,语言也越来越丰富,对客观事物的描述更生动细致,对感情的表达更准确细腻,带有人情味人文色彩的新词不断涌现。如委婉词语方面:

交媾、性交—做爱、光棍—单身、离婚妈妈—单亲妈妈、失业—下岗(待业)、高价—议价、涨价—调价、物质刺激—物质鼓励、强奸—强暴、手淫—自慰、厕所—洗手间、自杀—轻生、残废—残疾(残障)、月经—例假、姘头—第三者、减产—负增长、多余人员—富余人员、监狱—大墙

英语在这方面更如此,如:

foreman(领班)—supervisor(领导)

asylum(疯人院)—mental home(精神病之家)

hairdresser(理发师)—beautician(美容师)

undertaker(殡仪工)—mortician(丧葬师)

plumber(管道工)—heating engineer(供暖工程师)

garbage collector(垃圾清洁工)—sanitation engineer(环卫工程师)

dismissal(解雇)—layoff(裁减)

disease(生病)—discomfort(不适)

pronographic movies(黄色电影)—adult films, X-rated films(成人、X级电影)

prostitute(妓女)—call girl, street walker(奉招、街头女郎)

poor country(穷国)—developing country(发展中国家)

slow student(差生)—under achiever(成就较低者)

old people(老人)—aged/the elderly/senior citizen/golden age/pensioner(领养老金者)

poor people(穷人)—the disadvantaged/the underprivileged/the low-income group(低收入者)

slum(贫民区)—cultuarlly deprived environment(缺少文化的环境)

invasion(入侵)—pre-emptive action(先发制人行动)

civilian casaulties(平民伤亡)—collateral damage(附带损伤)

air strike(空中打击)—air option(制空选择)

ground war(地面战争)—ground operation(地面行动)

由于委婉语是后于另一种说法产生的,而且有行业特点,全社会接受性不强,更由于委婉是一种间接的表达(根据认知象似原则,间接表达的语言形式要比直接表达的语言形式复杂一些),因此大多数委婉语处于短语状态,还没有词化。相比而言,汉语双音节构词化,委婉语更像词语,或更容易词化。

综上所述,词语数量不仅涉及语言因素,也涉及非语言的文化因素。奈达(引自潭载喜,1999:171)指出“任一语义域中词语数量的多少与词语分类的复杂程度,通常取决于(1)特定文化的焦点是什么,如在工业发达的国家,科技词汇多而分类细致;

(2)特定文化内部各个小范畴的焦点是什么。如植物学家可有许多关于植物的表达法,分类非常精细;而巫医或哲学家在这一方面的表达就相对地缺乏。相反,巫医或哲学家在他们各自的行业里却可以有许许多多的语言表达法。”

7.3 词汇量意义

7.3.1 社会发展

有一种观点认为,词汇量的大小与社会的进步相关。如胡和平(2005)认为,“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要看这个社会语言的发达程度,而发达与否,要看这种语言拥有词汇量的多寡”。从上面对影响词汇量的非语言因素分析,也可以得到证明。但这只是相对的,而且有一个程度问题,并不是说词汇量越大,社会越发达。英语有超过二百万的词汇量,可以说是世界上现存的5 000多种语言中词汇最丰富的语言。这也大体反映了美国以及英国在世界上科学、技术、经济、军事和政治上的地位。但其他经济发达的欧洲国家的语言词汇量则远不如英语,如德语只有185 000个词,法语也只有100 000个词(汪榕培、卢晓娟,1997)。我们不能说这些国家的科技文明和社会发程度不高,因此,词汇量大小能够反映社会进步程度,但不是绝对的。

7.3.2 学习难度

一般说来,词汇量大的语言,词化程度较高,单纯词多;而词汇量小的语言,词化程度较低,复合词越多。单纯词的学习是靠心理记忆的,而复合词的学习是靠词法推理的。如:

馆:饭馆 restaurant	使馆 embassy	博物馆 museum	体操馆 gymnasium
图书馆 library	旅馆 hotel	美术馆 gallery	咖啡馆 cafe
羊:绵羊 sheep	山羊 goat	羚羊 antelope	公羊 ram
母羊 ewe	小羊 lamb	阉羊 wether	野羊 mouflon
球:水球 polo	足球 soccer	羽毛球 badminton	网球 tennis
曲棍球 hockey	橄榄球 rugby	壁球 squash	高尔夫球 golf
场:市场 market	赌场 casino	剧场 theatre	斗牛场 bullring
竞技场 arena	露天市场 bazaar	飞机场 airport	操场 playground
室:办公室 office	档案室 archives	休息室 lounge	会客室 saloon
驾驶室 cab	停尸室 mortuary	实验室 laboratory	盥洗室 toilet
树:松树 pine	橡树 oak	柏树 cypress	榆树 elm
杉树 spruce	棕榈树 palm	冬青树 evergreen	梨树 willow
鱼:鲤鱼 carp	带鱼 hairtail	鳗鱼 eel	章鱼 octopus
鲨鱼 shark	河豚鱼 puffer	比目鱼 flounder	鳕鱼 cod
机:收音机 radio	电视机 television	录像机 video	照相机 camera
起重机 crane	飞机 plane	发动机 engine	直升机 helicopter

星:水星 Mercury	火星 Mars	土星 Saturn	海王星 Neptune
金星 Venus	木星 Jupiter	天王星 Uranus	卫星 satellite
酒:啤酒 beer	葡萄酒 wine	鸡尾酒 cocktail	威士忌酒 whisky
香槟酒 champagne	杜松子酒 gin	烧酒 spirits	白兰地酒 brandy
杯:玻璃杯 glass	啤酒杯 mug	咖啡杯 cup	平底无柄酒杯 tumbler
盛啤酒大杯 tankard	高脚酒杯 chalice	陶瓷带盖酒杯 stein	奖杯 trophy
红:粉红 pink	猩红 scarlet	深红 crimson	
桃红 peach	樱桃红 cherry	玫瑰红 rose	朱砂红 vermilion
笑:冷笑 sneer	微笑 beam	嘲笑 jeer	露齿笑 grin
抿嘴笑 chuckle	暗笑 snicker	咯咯笑 giggle	哈哈笑 chortle
哭:大哭 bawl	号哭 howl	啼哭 squall	恸哭 wail
低声哭 mewl	抽噎哭 pule	呜呜哭 sob	号啕哭 yowl
死:淹死 drown	毒死 poison	杀死 kill	射死 shoot

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汉语采用的是分析性的“表特征词 + 属概括词”的“属加种差”复合构词法。即先把事物归类, 给出一个表示基本范畴的类属概括词, 然后凡是在这个基本范畴下的事物, 都以这个概括词为基本, 前面加上表示下位范畴这些个别区别特征的字词来构成新词。而英语中则多倾向于用综合法, 即给每一个事物或概念以一个新的词, 而这个词从词形上看不出与表达同一类属事物有任何联系。

显然汉语这种构词法的优点是: 字的利用程度高, 即体现了以少量字词表达大量事物的经济原则。如上面“羊”、“鱼”、“馆”、“场”、“酒”、“机”、“笑”、“死”、“破”、“说”这些属概括词又可成为其他复合词中的表特征词, 从而参与构成一大批词:

树叶(干、林、墩、枝、皮、脂、苗、丛、龄)

马鞍(刀、灯、夫、队、褂、路、术、靴、桶)

酒店(量、菜、家、色、窝、药、精、鬼、会)

机器(车、舱、床、油、电、耕、件、械、修)

死亡(胎、囚、角、心、刑、罪、讯、伤、路)

破产(绽、相、土、格、烂、句、落、碎、例)

同时像“公”、“野”、“旅”、“玻璃”、“水”、“毒”这些表特征词也构成一大批词:

公牛(猪、狗、鸡、鸭、马、猫、子、婆、民)

野牛(猪、狗、鸡、鸭、人、参、菜、味、性)

旅馆(客、程、伴、途、居、费、行、游、社)

玻璃杯(钢、纸、丝、体、砖、球、布、纤维)

水星(压、箱、库、雷、能、平、面、笔、分)

毒死(草、害、化、气、品、蛇、刑、药、手)

汉字利用程度之高, 组合能力之强,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汉语常用字只有 3 500 左右(国家语委颁布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收字 3 500 个, 覆盖率为 99.48%。其中常用字 2 500 个, 次常用字 1 000 个), 最常用的 1 000 字, 其覆盖率竟达到 90% 左右, 如根据 2006 年出版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媒体语言中的前 1 000 个最常用汉字覆盖率

为 90.16% (李宇明, 2006)。曹雪芹《红楼梦》120 回总字数为 736 245 个, 但用字 3 384。老舍《骆驼祥子》全书总字数 107 360 个字, 只用 2 413 个单字。《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总字数为 660 273 个, 也只用了 2 951 个不同的汉字。而这 3 000 字左右都是由有限的部件根词所组成的, 因此“初学者只要学会 221 个根词, 进而观其作为字的部件组合情况, 即‘造字的方法’就能轻而易举地学会”汉语(蔡勇飞, 2005)。

也就是说, 汉语构词的字数不仅有限, 而且有一个可以遵循的词语生成模式, 这样就可以利用语法规则学习新词。假设出现一个新的五金家电, 取名“X”, 按汉语造词模式就是“X”机。读者或学习者即使不懂这个 X 是什么, 凭“机”, 就可知道是一种电器装置。这样识记就容易了: 只要学习和记住概括词前面区别特征的词就可以了。而英语就不同了, 一种机器或装置就是一个单纯词, 没有汉语这样“属加种差”的词语生成模式, 每个词都是完全新的词, 其中没有可以联想的成分, 只能一个词一个词的学习, 一个词一个词的记忆。学习效率, 经济效益都低。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如果一个中国小学生, 懂了“形”的概念, 就很容易学习和理解“方形”、“三角形”、“圆形”、“立方形”、“球形”、“圆柱形”是什么概念, 而英美学生可能要一个一个学习 square, triangular, circular, cube, sphere, cylinder, cone 这些词; 中国小学生知道了“琴”是什么东西, 就不难理解“钢琴”、“小提琴”、“大提琴”、“竖琴”、“簧风琴”、“管风琴”等大致是什么东西, 而英美小学生不可能从 piano 猜到 violin, cello, harp, harmonium, organ, xylophone 等词的意思。我们在想, 如果英语的“火箭”、“火车”、“火山”和汉语一样用 fire-driven aircraft, fire vehicle, fire mountain (英语当中也有 burning mountain, 但基本不使用), 而不是现在的一个个单纯词 rocket, train, volcano, 不知英美学生是否感到容易学, 容易记?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美国大学生需要花时间去一个个学习和记忆本专业教材上的“专业词汇”, 而汉语“专业词汇”由于都是用日常汉字构成, 根据类推和联想, 学习就相对容易, 至少不要花许多时间去记。

英语倾向用一个不同的词来表达类似的概念和事物, 这种造词方法使得英语新词不断增加, 结果整个词汇变得浩如烟海。比较“大一学生”、“大二学生”、“大三学生”、“大四学生”和 freshman, sophomores, juniors, seniors; 比较“牙科医生”、“内科医生”、“外科医生”、“专科医生”和 dentist, physician, surgeon, specialist 就不难理解汉语用词的经济性和英语用词的奢侈性。翻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英译本就用了 7 859 个不同的英语词(派生词为一个词, 动词、名词、形容词的变化形式只算一个)。

上世纪八十年代海外著名报人梁厚逵在《我的治学经过》(《世界经济导报》1987/1/12) 中记叙了一位精通中文的美国外交官学汉语经验。这位美国人说“世界文字中, 中国文字是最优秀的一种, 能以少数来抵多数”。他还说, 教外国人学汉语, 教他认识一千多个字, 词汇问题就大致解决了。一千多字能够表达英语中需要几十万词来表达的事物和概念。而一般的美国大学生的词汇量至少在 5 万左右, 因此他们在读报的时候总要手边备一本词典。

7.3.3 事物认识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有限构词成分(常用 3 500 字)内, 进行有限形式的组合(主

要是两个语素)必然会影响事物和概念命名的精确性,从而影响了大多数中国人对客观事物和概念的准确认识和把握。

我们还是对照“火箭”、“火车”、“火山”、“火炮”和英语 rocket、train、volcano、cannon。大多数中国人看到“火箭”、“火车”、“火山”、“火炮”这些单词,只要认得“火”和“箭”、“车”、“山”、“炮”的字,一般都会根据其意思去推测词的意思,而不会去先查词典的,也就是说汉语词的本身就是词典,带有强烈的释义性。根据我们对小学五年级、初中三年级、高中三年级、大学三年级和具有高中文化水平以上参加工作者各40人在阅读中碰到生词查阅词典情况调查统计,发现有以下结果:1)阅读中碰到新词查阅词典的人的比例是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逐渐下降的;2)没有语文考试压力的人一般很少有碰到新词查阅词典的习惯;3)大多数人都是根据自己学得的字去揣摩新词(复合词)的意思的。

表10 各层次查阅词典情况

小学五年级	初中三年级	高中三年级	大学三年级	已参加工作
96%	83%	68%	9%	6%

这样就产生了问题。汉语构词的主流是双语素偏正结构性的复合词,这样的构词方式是不可能准确概括所指事物的意义的。如“火箭”的词典意思是“利用反冲力推进的飞行器,速度很快,用来运载人造卫星、宇宙飞船等,也可以装上弹头制成导弹”(《现代汉语词典》),这么多的信息,汉语复合构词法只能硬概括在两个语素中,这必然会造成许多信息的丢失和词语意义的笼统和模糊。如果词语只是一个符号也罢了,问题是汉语的词语本身就是一个简明词典,其构成成分字或语素都是有意义的,字形表义这一属性使读者对“火”、“箭”、“车”、“山”、“炮”这些字/语素往往有先入为主的联想和理解。如小孩或对科学不大了解的人对“火箭”第一感觉是他们在电视里看到的古代带火的弓箭;“火山”是孙悟空西行途中遇到的火焰山。由于自以为是,不查词典,他们从两个字构成的模糊笼统的词语中得到的信息也只能是不确切的,甚至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构词的简洁性、笼统性和汉字的透明性、表义性干扰了读者对词语所指事物的准确意义在大脑中的形成,甚至出现误导。现在我们来假设:如果人们对所有新词的理解都是依据汉字单个语素本身意义和组合推导意义,而不是去细心查阅词典,吃透新词的准确意义,那么他们对新词所指的事物和概念只能是肤浅的、笼统的和错误的。周有光(1995)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书空”,一个是“对红”,让学生写出词义,结果五花八门,实际上正确的词义分别是“用书在空中书写,是一种练习写字的方法”和“出版书的最后一道校对”。我们曾对汉语“干细胞”意思向17个大学生进行调查(其中9个大学生还是生物系的)。调查表明,其中13个学生认为是干细胞是“没有胞液的细胞”或“干掉的细胞”,相当于英语 dry cell;2个学生认为是“主要细胞”,还有2个学生称“无法理解”。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学生能正确理解“干细胞”的词来自于英语的 stem cell,即“具有可继续分化,再生各种组织器官的潜在功能的细胞”。再如“差强人意”、“功高不赏”、“屡试不爽”、“危言危行”这样的成语,之所以不少人理解

为“差得难令人满意”(勉强可以)，“功高但不予奖赏”(功劳大得不能用奖赏来比)，“屡试不能有满意结果”(屡试都没有错过)，“危险言行”(正直的言行)，而且错误率很高，原因就是望文生义，字意本身干扰正确理解。

专门研究英汉双语的曲刚(2007)在《中国人学好英语与尊敬母语矛盾吗》一文中指出：

到书店里找一本英文版的数理化教材一看就清楚了，你会发现用英语学数理化比用汉语学数理化简单十倍(反之，用汉语学数理化比用英语学数理化难十倍)。……英语里“物质”是 substance，这是一个含义明确的单词，而汉语里“物质”是“物”和“质”两个词的合并，这种合并仅为了凑成双音，使发音上口优美，实现发音的韵律，却模糊了概念内涵的精确性。“物质”二字偏“物”还是偏“质”，还是二者的组合？这给理解上带来了不确定的空间。这样的概念要是多起来，用来进行逻辑思考和符号运算，就会增加理解上的偏差和表达上的精度，就会增加科研的难度。难怪外国人在近代历史上数理化自然科学比我们发达。(http://edu.sina.com.cn/en/2007-08-17/121339037.shtml)

英语词语是由无意义的纯字母符号构成的，像 substance、rocket、train、volcano、cannon 这类单纯词不能给读者任何意义上的提示，对他们来说完全是陌生的，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去查阅词典。而词典中对这些词的定义是详尽的，如 **rocket**: cylindrical device that flies by expelling gas produced by combustion, used to propel a warhead or spacecraft; **volcano**: mountain or hill with an opening or openings through which lava, cinders, gases, etc come up from below the earth's surface。阅读这样的解释就保证了他们对这些词所指的事物和概念有较准确的理解。即使是派生词，除了少数封闭性的词缀和粘着词根能提供意义，另一构词成分，即开放性的单纯词还是无意义的字母组合，因此合成的派生词透明度还是不很高。由于英语中单纯词和派生词占词汇的绝大部分，因此即使是大学毕业生在阅读中碰到新词也只能查阅词典，否则就不能了解其意义。再如，“血红蛋白”中国人一般不会去查字典，因为字面意思已经大概告诉我们是什么了。但英语的对应词“hemoglobin”，如果我们对其派生词根不熟悉的话，就只得去查词典：The oxygen-bearing, iron-containing conjugated protein in vertebrate red blood cells, consisting of about 6 per cent heme and 94 percent globin, and having as a typical formula.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结果真正了解了 hemoglobin 是什么意思。根据我们对美国大学生 23 人和有大学文化水平的运动员、公司职员和商人 11 人的调查，发现他们在阅读报刊中碰到新词，如无法从上下文中推导出意义时，查阅词典确定意义的比例平均高达 76%。

有一点是肯定的：英美大学生在学习自己的专业教材时，碰到专业词语大都是新词，都需要查专业词典去认识，否则无法读下去。而中国大学生学习自己的专业教材，碰到的专业词语都是熟悉的字构成的，偷懒不查释义和定义凭猜测也可以读下去。这两种对专业词语的不同学习方法对知识的掌握和对世界的认识将产生不同的影响。

一个是从意义笼统含糊的词语本身符号上来认识事物，一个是从详尽准确的词典定

义上来认识事物,我们不难知道谁对客观事物的了解更深更准确。如果这是一种全民族的习惯,这将对整个民族的认识客观世界的方式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

因此,如果要平衡英语和汉语词汇的优缺点,我们是否可以说,英语是以繁多的词汇和记忆的相对困难为代价来换取词汇表达的精确性和人民对事物了解的深度性,而汉语则以用词相对模糊和对事物的认识相对笼统为代价来换取用字不多、表达简洁和学习容易的优势?

第 8 章

英汉词汇对应对比

8.0 引言

词汇对应是指一种语言里的某个词汇和另一种语言里的某个词汇其语义恰好正好对应,且引申意义、使用范围也基本一致。英汉语中这种完全对应的词主要集中在科技工具等词汇上,如:microscope 一显微镜,physics 一物理学,zebra 一斑马,clone 一克隆。

但应该看到两种语言中完全同义的词语还是少的,绝大多数情况是部分对应,即一种语言里的某个词汇的其中一个义项与另一种语言中的某个词汇的一个义项相同。如汉语的“主人”和英语的“master”在表示“雇主”意思上一致,但前者还有英语中的owner和host意思,而后者有汉语“家庭主人”、“能手”、“大师”和“名家”等意思。除了部分对应情况,主要是词汇空缺、词汇冲突等。

8.1 对应词语的空缺

语言是文化和社会的镜子。一个民族在创立语言时,都需要对外连续而无限的物质世界和经验领域进行分割和范畴化,并把其结果用词汇形式固定下来,形成一个一个的概念。由于不同民族的地理环境、生活习惯、思维方式、语言心理、道德价值、文化传统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以及语言种类形态的不尽相同,这样不同语言在对同样的物质世界现象进行切分和概念化时就会有差异。这种差异反映到词汇系统上,其中之一就是对应语义场的词语空缺。正如Lado(1957)说的,“我们把生活经验变成语言,并给语言加上意思,是受了文化的约束、影响的,而各种语言则由于文化的不同而互为区别。有的语义存在于一种语言之中,但在另一种语言中却不存在。”

狭义上说,词语或词汇空缺是指一种语言中存在的词在另一种语言中没有语义对应的词,或虽有相应的表达,但没有词化。这种词汇空缺是普遍的语言现象。如“父母

的孩子”世界各个民族都有这样的概念,但如何用词语去分割这一概念,如何具体化,不同民族是不相同的。汉语用“兄”、“弟”、“姐”、“妹”四个词来分割这一概念,而英语只用 brother 和 sister 两个词。有的语言只有一个词,男女长幼都不区分,这样就形成了词汇系统的空缺。在事物性质描写方面,英语和汉语有相似之处,但与法语就有差异,如没有“窄”和“浅”的词,要表达“浅”,用 peu profond(不深)短语来表示,下面是英语、汉语和法语的比较:

high/高/haut — low/低/bas

long/长/long — short/短/court

wide/宽/vast — narrow/窄/∅

deep/深/profond — shallow/浅/∅

同样,汉语和俄语对“前天”和“后天”都有专门的词,而英语没有,只能用短语表示:

今天/segodnia/tod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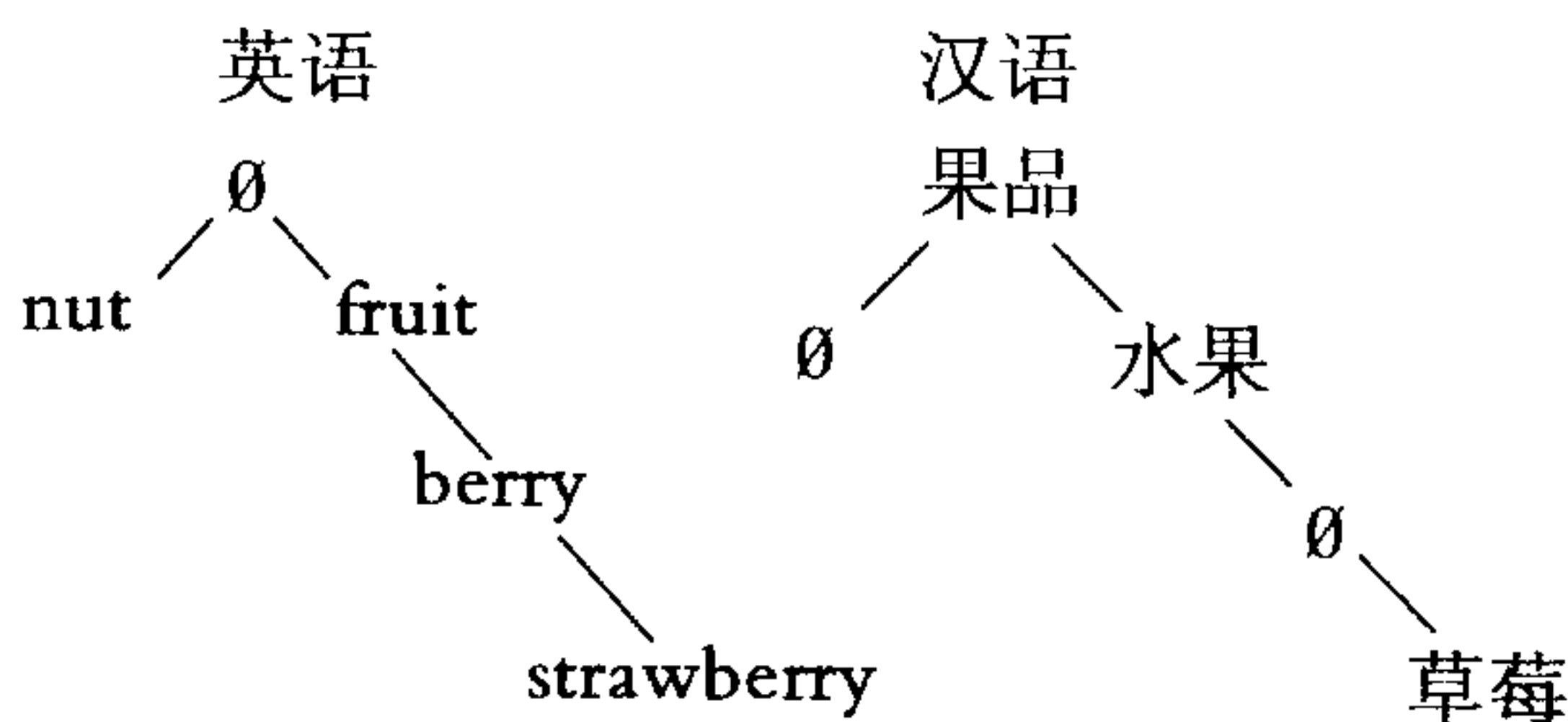
昨天/vchera/yesterday

明天/zavtra/tomorrow

前天/pozavchera/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后天 poslezavtra/the day after tomorrow

在表达运输工具的词汇系统中,英语有一个表示各类运输工具(如汽车、飞机、轮船)的词:“vehicle”,但在汉语中则没有这个上义词,汉语的“车辆”是对地面上的机动车而言的。汉语有“长处”和“短处”之说,英语中有 shortcoming 的对等说法,但缺 longcoming 说法。反过来,英语有 strong point 和 weak point,但汉语中只有“弱点”,而无“强点”的说法。许余龙(1992)画了个图,表示英汉词汇系统在水果方面的相互空缺情况。



英语中没有汉语“果品”相应的词;而汉语中没有英语“nut”的相应词(汉语翻译为“坚果”),汉语中还缺乏英语“berry”的相应词。如果再细一点:英语在 berry 下面不仅有 strawberry 和 blackberry, 还有 cranberry、elderberry、raspberry、hollyberry、gooseberry、bilberry、blueberry、loganberry 等。而汉语基本上没有对等的词。造成这种情况有许多原因。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

8.1.1 生活环境

地理生活环境对词语的构成有很大的影响。雪是自然现象,汉民族除了大雪、小雪、暴风雪等外,没有其他名字。英语中也只有“snow”。但对全年生活在冰天雪地里的 Eskimo 人,雪对他们生活很重要,因此他们对“雪”这一概念的分割可达 22 多种,在他们的语言中,有各种各样雪的叫法。汉语中有“骆驼”,但在阿拉伯语言中,对不同年龄、出现不同生理现象、担任不同任务的骆驼有不同的命名,据说有 400 多个对骆驼

的称呼。据说在澳洲许多语言里都有若干个词来表示不同的沙,而英语中只有 sand。

英国是个岛国,四面环水,出门靠船。因此就“帆船”,英语中可以分成 catboat、schooner、ketch、yawl、sloop、bluejay、sunfish、weekender 等。英民族为了生存不得不熟悉海浪,并和恶劣且多变的海洋环境抗争。因此,“波浪”的意义,英语除了 wave,还有 billow、breaker、chop、comber、dumper、roller、shooter、surge。他们在与海洋环境打交道过程之中创造了很多与海洋或者航海有关的习语成语。而中国是一个内陆国家,显然由于两国地理文化的显著差异,这种单方面形成的 idioms 在汉语中很难找到完全对应的习语:

a sea of troubles(许多问题)

all at sea(不知所措)

on the rocks(毁坏)

between the devil and deep sea(进退两难)

plain sailing(一帆风顺)

feel under water(感觉不适)

weather the storm(渡过难关)

rest on one's oars(暂时休息)

to sink or to swim(死活全靠自己)

to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奋力图存)

sail under false colours(冒充)

Living without an aim is like sailing without a compass.(没有目标的生活好比没有罗盘的航行。)

A smooth sea never made a skillful mariner.(平静的大海造就不了好的水手。)

再如英语用 fish 比喻很多,汉语就空缺了。英语说 Never offer to teach fish how to swim 和 Fish begins to stink with its head,而对应的汉语表达是“班门弄斧”和“上梁不正下梁歪”。英语说 drink like a fish,汉语只能用“牛饮”对应。牛在以耕田为主的农业国中非常重要,因此造成汉语中有许多由牛引出的词语:牛脾气、牛角尖、老黄牛、孺子牛、牛劲、牛性、吹牛、执牛耳、牛鬼蛇神、对牛弹琴、牛刀小试等等。但英国是个游牧民族,与奔马则有关系,因此由马引出的词语较多:blackhorse(黑马)、talkhorse(吹牛)、a dead horse(徒劳无益的事)、a willing horse(工作认真的人)、as strong as a horse(强壮如牛)、buy a white horse(浪费钱财)、work like a horse(像老黄牛一样拼命干活)、change horse in midstream(中途换马)、ride on the high horse(傲气凌人)、come off the high horse(放下架子)、hold one's horses(沉住气)、a good horse should be seldom spurred(好马无须加鞭)。

8.1.2 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不同,必然产生不同的相关词语。中国古代盛行佛教和道教,于是在汉语里有阴阳、八卦、观音、风水、龙王等词语,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等谚语。西方世界信佛教和道教的人极少,因此英语中没有相应的词语。

西方人信奉基督教,《圣经》几乎每家都有,对西方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口头上总挂着“God”和“Christ”等,而中国没有“上帝”、“耶稣”,只有道教的“玉帝”,佛教的“阎王”和神话中的“龙王”。英语中有关基督教的谚语也特别多: The devil lurks behind the cross. (是魔鬼躲在十字架后面。) God tempers the wind to the shorn lamb. (上帝对被剪过毛的羊会减弱风力。) 有不少直接产生于《圣经》:

a drop in the bucket 沧海一粟

clean hands 洁身自好,清白无辜

前者出自《旧约·以赛亚书》: Behold, the nations are as a drop of a bucket. 后者出自《旧约·诗篇》He that hath clean hands, and a pure heart.

在中国古代的哲学观念体系中,天是至高无上的神,可以主宰世间万物。正如《说文解字》说的“天,颠也,至高无上”。在这种尊天崇神的观念下,人们自然把“天”和君皇联系在一起,因为皇帝是承天意来统治国家,同时“天”是至高无上的,因此又和完美绝伦联系在一起,这样一大批和“天”有关的词语就出现:

天意 天机 天资 天数 天书 天助 天条 天赐

天赋 天子 天王 天朝 天颜 天威 天宠 天禄

听天由命 成事在天 天从人愿 乐天知命 天作之合

天香国色 天衣无缝 天伦之乐 颐养天年 天造地设

显然,英语当中用 heaven 构成的词并不多。

8.1.3 风俗习惯

风俗习惯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相沿久积而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它表现在饮食、服饰、节庆、礼节、婚嫁等各个方面。这些风俗习惯的不同,必然出现彼有此无词汇空缺现象。如饭是中国人的主食,因此汉语有米饭(烧熟的)、大米(去皮的)、稻子(在生长期)、谷子(收割下来的)、稻种(留作种子)之分。词典中,以“米”作偏旁的字就有68个。但英民族对米饭的分类就没有那么细致,汉语中这些词英语只用 rice 全包括了。同样是面粉制品,汉语是馒头、饺子、馄饨,而英语中没有这样的食品名称,英民族相应的只有 dumpling。同样,汉民族对用油烹调非常讲究,因此有了“炸”、“炒”、“煎”、“煸”、“炆”等各种描写用油下锅的词,而英语只有 fry。但英语中的牛在他们饮食文化中很重要,因此有 ox、bull、bullock、calf、cow、heifer、steer、vealer 等等。其中 bullock 和 steer 都是阉牛,但是前者用作耕田的,而后者是肉牛。cow 和 heifer 都是母牛,但前者是成年的母牛,尤指乳牛,而后者是指三岁以下,未生产的母牛。calf 和 vealer 都是小牛,但后者是指一岁以下,专供食用的小菜牛。显然,现代汉语当中没有分得那么细。同样,英族人喜欢养狗,狗的种类就很多,如 hound、spaniel、pointer、setter、retriever、terrier,汉语统称为“猎狗”。

8.1.4 文化观念

文化观念,道德价值和政治环境的差异滋生大量的词汇空缺。如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清静无为”。而美国人好大喜功,勇于进取,因此没有,也不可能有相应的

词语。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长期处于农耕的封建社会,生产力低下,吃饱饭是普通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所以见面时最常用的招呼语是“吃饭了没有?”词汇里出现了许多饭的比喻,如:要饭的、饭桶、吃闲饭、吃大锅饭、抢饭碗、铁饭碗、丢饭碗等。

而英语当中没有“饭”的概念,西方人是以面包作为主食,和汉语“抢饭碗”相当的表达只有“He has taken the bread out of my mouth”,而不说 He has taken away my rice-bowl,所以有 out of bread(失业), breadline(领救济金队伍)等表达。但土豆作为西方国家的主食之一,却产生了不少“土豆”的比喻:big potato(大人物)、small potato(小人物)、hot potato(棘手问题)、mouse potato(电脑迷)、couch potato(电视迷)。

汉语当中有把书比喻成人的表达,有“书目”、“书眉”、“页眉”、“页脚”,而英语当中没有这样的比喻。这可能同他们书的印刷形式不同有关。

骂脏话是每个民族都有的,但中国人是“他妈的”、“他奶奶的”、“去他妈”,大多骂一个人长辈和祖宗的。而英语中多数只对当事人,如:you son of a bitch、you bastard、you devil、damn you、fuck you、shit、you devil。

汉语当中有一个频率较高的词“管”,不仅有管人事、管教育、管财务等,还有管学生的、干部的、退休工人的,英语中没有这样一个“管”的对应词。英语中的 be responsible for 是“负起责任”的意思,没有“控制”意义。西方世界强调自己负责。

再如状元、党员、党委、干部、同志、公社、劳模、大字报、鬼子、专政、解放、中山装、旗袍、都是汉文化的产物。而英语当中的、jury(陪审团)、cowboy(牛仔)、scouts(童子军)、Yuppies(雅皮士)、American dream(人人可以享受平等的自由和机会)、Lazy Susan(一种自助餐的转盘,顾客可以随意取食)、Merry Widow(一种女子紧身衣)等词语也是美国特有的文化,是汉语当中没有的。有些双方的语言中都有,但是出现频率是很低的。如张彦昌、张而立(1994)的调查。他们用 Brown Corpus, LOB Corpus 这两个英语语库和《现代汉语频率词典》语库对英汉语出现频率最高的 2 000 个词进行统计证实了这一点。同时他们发现“革命”在汉语词库里出现的频率在第 59 位,而 revolution 出现在英语 Brown Corpus 词库的 1 446 位,出现在 LOB Corpus 词库的 5 100 位。使用频率很能表示文化负荷,如下面是他们统计汉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 100 个词中一些词的出现顺序和它们英语对应词出现的顺序:

表 1 英汉对应词的频率统计

英汉对应词	汉语词库	Brown Corpus	LOB Corpus
革命/revolution	59	1 446	5 100
主义/-ism	2	—	—
很/very	24	110	81
好/good	2	108	104
工作/work	96	122	114
社会/society	97	245	446
国/country, state	34	64	187

从表中可以看到,“革命”、“主义”、“国家”、“社会”这些概念在中国文化中看得重一些,“好”、“很”的顺序也说明汉语的评价习惯。

再如他们发现英语和汉语称谓词和表亲属词的差异。称谓词在汉语语库出现 57 个,在英语语库中出现 38 个;亲属词在前者出现 33 个,在后者出现 7 个。这说明汉文化是非常重视人际关系和亲属关系的。中国传统社会注重家庭观念,几代人同堂,在辈分、血缘、系别、性别和长幼等方面形成了系统和完整的家庭关系。尤其在孔孟礼教的影响下,形成小辈尊重长辈,女性服从男性,外亲低于内亲的伦理观念。反映到亲属称呼上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如

辈分(上、中、平、下、孙)
 性别(男、女)
 父母亲属(父亲亲属、母亲亲属)
 亲属关系 年龄(大、小)
 缘类(姻缘、血缘)
 系别(直系、旁系、三辈)
 内外亲(内亲、外亲)

这样形成的组合,使要选择表达的称呼就可多达 53 种。如爷爷、外公、奶奶、姥姥、表妹、表姐、表弟、堂兄、堂弟、堂姐、堂妹、伯父、叔父、姑父、姨父、舅父、表姑等。而英语国家的封建社会时间比较短,而且西方国家一般鼓励成年的孩子搬出去住,因此没有形成上下辈之间,内外亲之间和直旁系之间复杂的关系。结果在英语的亲属系统中缺少了“父母亲属”、“年龄”、“缘类”和“内外亲”四个系统,只能在“辈分”、“性别”、“系别”里进行组合,可能选择表达的称呼就要简单多了。英语用了 13 个名词(father, mother, brother, sister, son, daughter, uncle, aunt, cousin, nephew, niece, husband, wife)和几个修饰词(great, grand, step, half, first, second, in-law)就可以反映所有的辈分、血缘和系别。如:

表 2 汉英亲属关系称呼对照

汉	哥哥	弟弟	姐姐	妹妹	叔叔	伯伯	舅舅	姑父	姨夫	婶婶	伯母	舅母	姑母	姨母
英	brother		sister		uncle					aunt				
汉	堂兄	堂弟	堂姐	堂妹	表兄	表弟	表姐	表妹						
英	cousin													

文化习俗不仅反映在词上,也反映在词缀上。根据越是常用的词,越是容易语法化的原则,我们不难在词缀上发现语言所在国的文化趋向。如汉语构成“人”的词语的后缀大多是家庭称呼,和反映手工劳动的职业:-亲:乡亲、父亲;爷:老爷、少爷;-子:妻子、儿子;-夫:丈夫、姐夫、挑夫、农夫(从事体力劳动);-家:良家、婆家、科学家、美食家(某一门专家);-鬼:酒鬼、烟鬼;-汉:懒汉、好汉;-师:技师、导师;-手:歌手、打手;-兵:步兵、卫兵;-民:渔民、牧民;-人:证人、情人;-士:武士、护士;-员:海员、演员;-者:记者、读者;-匠:木匠、泥匠;-丁:家丁、园丁。

这和中国的社会文化是一致的。而英语有所不同。家庭称呼的后缀几乎没有,反映职业的后缀,分工较细,不仅有手工劳动,而且有表示科技、理论、信仰、宗教的后缀。即使是表示地区的人,也分得较细。这无不反映了英国社会或美国社会的文化习俗。

- ain: ①领导人 captain②信仰者 Christian
- al: ①领导者 principal②动作者 rival
- an: ①表示国……地区的人 Asian, American②信奉……的人 republican③精通……的人 historian
- ant/-ent: 进行……动作的人 merchant, assistant, agent
- ar: ①scholar, vicar②动作者 liar, pedlar
- arch: 统治者、领导人 monarch, matriarch
- arian: ①……主义的人 vegetarian, humanitarian②从事……职业的人 antiquarian③制定……的人 disciplinarian
- ard/-art: 沉湎于……的人 drunkard, braggart
- ary: 从事……人 secretary, missionary
- ast: 与……有关者 scholiast, ecdysiast
- ate: 从事政治的人 electorate, delegate, magistrate
- crat: ①统治阶层的人 bureaucrat, plutocrat ②政治学说提倡者 democrat, technocrat
- eer: 从事……人 engineer, auctioneer
- ee: 被……人 interviewee
- enne: 女性 comedienne, tragedienne
- ess: 女性、雌 poetess, lioness
- er: ①从事某一职业的人 Banker, teacher②……地方的人 foreigner, Londoner
- ese: 表示国……地区的人 Japanese, Cantonese
- eur: 从事某一专业 connoisseur, litterateur
- herd: 管理家畜的人 cowherd, shepherd
- i 表示地区的人 Iraki, Israeli, Yemeni
- ian: ①从事某一专业 grammarian, magician②表示国……地区的人 Parisian, Venetian③从事宗教的人 Christian
- ic: 从事某一专业 mechanic, critic
- ier/-yer: 与某活动有关的人 clothier, cashier, lawyer, sawyer
- ine: 女性 heroine, concubine
- ist: ①专业人员 pianist, dentist②信仰者 socialist, Marxist
- ite: ①表示地区的人 Israelite, Brooklynite②信徒、成员 Luddite, laborite
- ive: 动作对象者: captive, fugitive
- logist: ……学家 biologist, meteorologist
- nik: 热衷于某事的人 filmnik, jazznik, computernik
- or: 从事某一职业的人 author, doctor ②从事创造活动的人 speculator,

inventor, creator

-ot: 痴迷者 patriot, idiot

-ster: ①从事某事的人 songster, spinster ②参与某事的人 gamester, gangster

-trix: 女性者 aviatrix, executrix

文化观念也折射到委婉语词上。英语中对难以启齿或评判的事物,有较多的词,如厕所,英语中有 lavatory、bathroom、toilet、restroom、ladies、men's、washroom、the Gents、public conveniences、WC 等。而汉语对“死”比较忌讳,因此有逝世、去世、谢世等词语。尤其在待人接物方面,中国自古就有谦虚礼让、抑己尊人的习惯,因此有本人、在下、鄙人、小人、不肖、拙青、便餐等词语,也有老先生、老同志、孙老的尊称和刘局长、张处长、王秘书官衔称呼。而在美国师生之间、上下级之间、长幼之间都可直呼其名,最多姓前面加 Dr.、Prof 和 Mr. (Mrs., Miss)。

词汇空缺是由环境、文化等因素造成的,但反过来也影响语言的表达。在某一语言中由于词汇空缺,表达可以含糊,而在另一语言中则必须强制交代情况。如英语可以说 My aunt is going to visit me,无须交代 aunt 是父亲方的,还是母亲方的。而汉语必须在婶婶、伯母、舅母、姑母、姨母中选择。汉语和英语都有中性词“朋友”和 friend,但德语说“我请朋友吃饭”必须在 Freund(男朋友)和 Freundin(女朋友)中选择,因为没有“朋友”中性词。同样德语中没有“去”这个笼统词,所以说“我到北京去”非要说明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是步行去(gehen),还是坐船/车去(fahren),或坐飞机去(fliegen)。再如汉语的“吃”和英语 eat,可以用于人和动物。但德语表达人吃东西是 essen,动物吃东西必须用 fressen。

8.2 对应词语的不同内涵

由于文化、宗教和价值观念的不同,表示同一概念的词往往会有完全不同内涵和联想意义。我们分概念词语,动植物词语,颜色词语来说明。

8.2.1 概念词语

汉语“农民”的对应词,英语似乎是 peasant 和 farmer。但前者有贬义,一般是指乡下人,乡巴佬,粗鲁、没教养的人。farmer 是指拥有自己农场并经营的农民。因此意义和“农民”有所不同。

“家”是指“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包括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亲属在内”,因此有四世同堂的家。但英语中 family 只有丈夫、妻子和孩子。

“官”指“政府机关或军队中经过任命的、一定等级以上的公职人员”。而英语中的 official/officer 与汉语的“官”在内涵上有很大的差异,这两个词,主要指受雇于公众或某一团体或企业服务、在某一区域或部门担任负责的人,不一定是政府任命的。如英语中有 union officials、library officer、bank officer 等,翻译成“工会官员”、“图书馆官员”、“银行官员”就不正确,还不如翻译成“工会领导人”、“图书馆管理员”、“银行职员”等,更确切。

汉语的“地主”主要指“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而对应的 landlord 根本没有这个意思,而是指 a person who owns a building or land that he rents to others,是个中性词。

汉语“烈士”是指“为正义事业而牺牲的人”。但英语 martyr 是指“因宗教或其他信仰而被处死或深受迫害的人”。

再如“先生”是一种尊称,如鲁迅先生。而 Mr. 是一般的称呼,蓝领工人也是称 Mr. 所以 1987 年 2 月 10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美国华人彭重康教授写的《谈称呼与尊重知识和学术》,说的是他大学里一个教授在中国讲学三个月后回到美国,抱怨“中国人不尊重知识和学术”,因为在美国,人们都尊称他 Doctor/Professor, 但在中国人们把他当作一般人,叫他 Mr. Davis。

英语中的 individualism 在汉语中都翻译成“个人主义”。但“individualism”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在西方,尤其在美国是一种崇尚的品质,是实现个人自我价值的积极表现。如:“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value they place on individualism is the importance Americans assign to privacy.” (Gary Althen)。而中国人眼中,“个人主义”是指“一切从个人出发,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错误思想”(《现代汉语词典》)。

汉语把国外来的人称“外国人”,是个中性词,但英语对应词“foreigner”不大用来指外国人,因为在英美国家,外国人不像在中国可以从肤色外表上判断。在他们国家,本国人和外国人中都有白人、黑人、黄种人。他们用“foreigner”往往指那些令人反感、讨厌的来自国外的人。因此如果我们介绍外国朋友说“they are foreigners”,是不友好的。

英语中 intellectual 常被翻译为“知识分子”。实际上,英语 intellectual 这个词的词义比“知识分子”狭窄得多,知识分子可以指初高中以上有文化的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而 intellectual 一般是指大学教授和在学术上有相当成就,而且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的人。

汉语中的野心,英语中一般用 ambition 这个词。但“野心”往往贬义性的,而 ambition 在英语词典中有积极进取的意思。在西方人认为,看准老板的位置,或要出人头地,做大人物并不是坏事,因此 ambition 这个词是有积极含义的。正如 Michael Dobbs 在 The ABCs of the U. S. A. (见《21 世纪大学英语》第三册)中说:“Ambition. In the Old World, people are taught to hide it. Here it's quite proper to announce that you're after the boss's job or want to make a million dollars by the age of 30.”

“妥协”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是有消极的意义。中国人在原则、立场问题上从不妥协。但英语对应词 compromise 却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在西方人看来,妥协是为达到目的交涉协商过程中不可缺少的。

“宣传”英语中有 propaganda 这个词对应,但后者具有贬义,尤指“传播带有偏见的消息”的宣传。如希特勒大搞种族宣传:Nowhere in Mein Kampf(希特勒《我的奋斗》) is the author more revealing of himself and his tactics than in his discussion of propaganda techniques. (Robert B. Downs)。汉语中正面的宣传,英语中对应的应该

是“publicity”。如表达：“应该大力宣传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应该翻译为 Hence much publicity should be given to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planning.

汉语中的“政治”和 politics 也是两回事。英语这个词的意思是“采取欺诈和不正当手段搞政治活动。”而汉语的“政治”是积极的词义，如“我们要讲政治”。

类似的还有 empiricism, liberalism, sophisticated, 汉语当中对等的“经验主义”、“自由主义”、“深于世故”都有贬义，但 empiricism 英语词典的解释是“relying on observation and experiment, not on theory”; liberalism 是“a belief that people should have a lot of political and individual freedom”; sophisticated 是指“a person who is intelligent, and well-informed, and shows an ability to understand complicated matters”。从这些解释中丝毫看不出有贬义的色彩。

奈达(引自潭载喜,1999:20)认为“各种语言往往在表示具体事物的语义层上区别不太明显,而越往上,区别就越大。这是因为,语言在语义结构下层的区别,主要取决于人们的感性知识,取决于他们对物体形状、大小的感知;而在上层归类方面的区别,则取决于人们的思想观念,取决于他们对事物及其性质的认识。”因此,“政治”、“妥协”、“宣传”、“烈士”、“野心”、“个人主义”等概念在英汉语之间的语义差异要远远大过“花”、“猫”、“山”和“偷窃”、“谋杀”、“撒谎”这些具体词汇。当然不完全是绝对的,像“植物”、“天文”、“食物”、“家具”、“建筑”和“体育”这些范畴词,尽管也是属于上层结构的词,但语义差异就不很大。

8.2.2 动植物词语

有些动物词,英汉所引起的联想意义是不同的。例如,“龙”对汉文化来说是皇室和权威的象征,古代封建帝王常常称呼自己为“真龙天子”。即使在现代“龙”还是深受民众崇拜,如“望子成龙”、“龙凤呈祥”、“龙的传人”都是褒义的。不论在中国古典文学或是现代生活报道中,提到龙或出现龙的场面总是洋溢着吉祥、喜庆、权威以至民族尊严等等气氛。但对英民族来说,dragon 是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凶暴的庞然怪物、是给人类带来灾害的邪恶化身,因此一提起“dragon”,西方人绝无好感,如:One socialist dragon that Thatcher may never slay is 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Readers Digest* February, 1988.)对英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社会主义是恶魔,是要消灭的,因此把社会主义比喻成 dragon 是不难理解的。正因为如此,吴友富和金立鑫(《新闻晨报》2006年12月4日)等人呼吁考虑改变或重建龙作为中国形象品牌的建议。也有人提出用 loong 替代 dragon。尽管这个建议引起很大争论,但同我们在翻译“亚洲四小龙”是应考虑译为 four tigers,而不适宜译为 four dragons。

欧美人对狗的认识和中国人也不尽相同,他们的风俗习惯养狗不只是打猎和看门,而主要是为了做伴,并将“狗”看作人类最好的朋友,认为“狗”是十分忠诚可靠的伙伴,因此英语中有大量与“狗”相关的带有褒义色彩的习语。如 lucky dog, dress like a dog's dinner, every dog has his day, love me, love my dog, work like a dog 等等。而汉语当中,对狗大多是贬义,如:狗血喷头、狼心狗肺、狗仗人势、鸡零狗碎、狗胆包天、狗急跳墙、狐群狗党、鸡鸣狗盗、狗腿子、狗熊、狗头军师、丧家之犬等。

还有公鸡的联想,在汉文化中公鸡是积极的意义:“闻鸡起舞”、“金鸡报晓”。但英美人提起 cock 会使人想到男人的生殖器。

蝙蝠因“蝠”和“福”谐音,被汉人看成是幸福的象征。而在西方世界, bat 是一种瞎眼、丑陋凶恶的动物,与巫婆有关。如蝙蝠闯人家,则是死亡的凶兆。

白象(white elephant)、山羊(goat)在汉语中都是积极的联想。但是英语中几乎都是贬义的。英语的 sheep(绵羊)是褒义的,但 goat(山羊)有“色鬼和好色之徒”意义。相反,猫头鹰在中国是与不吉利的东西或噩运联系,但英语中虽然也有不吉利,凶兆的联想意义,但同时 owl 是聪明的象征:as wise as an owl。孔雀在中国文化中是吉祥的象征,而在英语中则指洋洋得意,炫耀自己的人,proud as a peacock, the young peacock(年轻狂妄的家伙)。汉语中的“喜鹊”与“喜事、吉利、运气”等联系,而英语对应的“magpie”却常跟“唠叨、饶舌”等有联想。同样,杜鹃在汉语中是报春鸟,但英语中的 cuckoo 往往指傻子。英族人说“胆小如鹅”:I got goose bumps when I see a snake。汉人则说“胆小如鼠”。

牛在中国人眼中是任劳任怨的象征,所以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赞颂。但是同样牛给西方人的印象是横冲直撞,性情暴烈,非常好斗,所以有 a bull in a china shop(闯祸的人)。

在植物方面,“梅、兰、竹”被中国人称为“岁寒三友”,具有高尚品质和文化的内涵,象征着坚韧不拔的品质。但是在西方人眼中却觉得是十分普通的。而西方人和游牧生活有关,因此通常将三叶草看作最新鲜的牧草。如畜生遇见三叶草便是交上了好运,所以三叶草成了好运的象征。这样,英文中有习语 in clover,意为在最理想的地方生活优裕、舒适安逸。英语对玫瑰也情有独钟:roses all the way(凡事顺利); not all roses(不尽如人意)。

自然界的东 西,也有不同联想意义。如西风对中国人和英国人产生的联想意义也是不同的。对中国人它意味着凄凉、萧条和没落。如马致远的“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李白的“西风残照”,毛泽东的“东风压倒西风”。但对英国人来说,西风代表希望,如英国诗人雪莱的《西风颂》就是对西风的赞颂。这和英国地处西半球,北温带,西风从大西洋吹来,带来的是春意和暖和,报告春天消息有关。

明亮、圆满的月亮对中国人来说象征美好和幸福或触发思念之情,但英语中没有这样的联想。相反,月光使西方人想到的是兼职打工,或虚无脱离实际。如 moonlight 是:“第二职业”,moonshine 是“不切实际的愚蠢想法”,或“非法酿造的威士忌”。

8.2.3 颜色词语

每个文化中都有颜色构成的词和成语谚语等,但不同民族的颜色文化内涵是不一样的,对各种颜色符号的感知是不一样的。这就使得颜色词具有各种联想意义。

红色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喜庆、吉利、兴旺和革命的含义。如传统婚礼上的红喜字、红蜡烛、红盖头、新娘的大红袄,不但给婚礼带来喜庆的气氛,更让人联想到婚后的日子会越过越红火。还有红人、红包、红榜、红利、红运、红旗、红心、红领巾、红色根据地、红军等。而英语中这些概念都不是用 red 表示的。如:红运(good luck)、红利(bonus)、

红喜事(wedding)、开门红(make a good beginning)、又红又专(be socialist-minded and expert)。

英语里的 red 也用来表示庆祝活动。red-letter day(喜庆日子)、paint the town red(狂欢痛饮)、roll the red carpet for sb.(隆重欢迎某人)。但也表示危险等含义。如 red light district(红灯区)、to be in the red(亏损)、red ball(特别快车)、red neck(乡巴佬)、red flag(引人发怒的东西)、red cap(搬运工)、red shirt(罚下场的队员)、red hands(杀人犯)说法等。再如汉语中的“红眼”指“发怒”,而“红眼病”表示嫉妒,英语中的 red eye 是指一种夜间航班。总体来说,汉语“红”表示的积极意义要超过英语。江静(2008)对“红”和“red”的动态频率统计,前者表示积极和消极意义的比例为69.27%比29.36%,后者则3.85%比87.18%。

白色对中国人来说,消极意义大于积极意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白”是“平民之色”。古代老百姓的衣服不能有颜色,故称“白衣”。古代没有功名的人称“白丁”、“白身”;没有功名的读书人住的屋子称为“白屋”,白屋是用茅草搭的房子。“白”字的派生词往往含有徒然、轻视、无价值等贬义。如“白搭”、“白费”、“白送”、“白眼”、“吃白食”、“一穷二白”等等。在传统戏剧里,“白脸”象征着奸诈和背叛。白色还有死亡和恐怖的象征。如死了人披麻戴孝是白的。还有“白匪”、“白色恐怖”、“白色政权”说法。但西方文化里的白色常代表“好的”和“正面的”意义。如白天鹅代表纯洁、善良和爱情,白色的鸽子常被世人誉为和平的象征,西方新娘的白色礼服则代表吉祥与大喜。“one of the white days of somebody's life”是指“某人生活中的吉日之一”。再如:white man(正直高尚的人)、white light(公正的裁判)、a white lie(善意的谎言)。

黑色在英汉文化中都有“坏”和“邪恶”、“非法”的联想,如 a black deed(恶劣行径)、a black villain(恶棍)、a black market(黑市),黑帮、黑手、黑哨、黑店、黑货、黑社会。但英语里还有“不祥”、“沉闷”等意义。如 black Friday、black mood。在英美国家人们参加葬礼时一般穿黑色礼服,表示庄重和对死者的哀悼。而汉语中黑色还有“秘密”的意义,如黑话、黑幕等。同样汉语的“黑心”、“黑脸”分别指“阴险狠毒的心肠”和“京剧中一种脸谱人物”,而对应的“blackheart”和“blackface”分别指“一种黑尖樱桃”和“扮演黑人的演员”。

绿色在西方文化中可能被联想为“缺乏经验”如:green hand(生手)、as green as grass(幼稚)和“环境卫生”。而在中国文化中,绿色代表新生和希望,但也有贬义的意义。如戴绿帽子(be a cuckoldry)。

汉语桃色使人想到性,如桃色新闻、桃色事件等,但英语 pink 就没有这样的联想,倒是蓝色有这样的意义。如英语的 a blue film 是指色情影片。英语中还有用 blue 表示一个人的情绪不好。如 He has been feeling blue.(闷闷不乐)。He was in a blue mood.(心事重重)。

8.2.4 数字词语

英汉数词基本意义是一致的,其联想语用含义也有相同的地方。如汉语中有“七上八下”和“乱七八糟”,英语中“at sixes and sevens”表示相同意义。汉语“十之八九”,

英语也有“nine-tenths”与“ninety-nine out of a hundred”,以及“nine times of ten”的表达法;汉语有“十有八九”,英语中有“ten to one”;汉语中有“五五开”、“对半分”的说法,英语中则也对应“fifty-fifty”;汉语中有“半斤八两”,英语中则有“six of one and half a dozen of the other”和“six and two threes”的说法。但也有不对应或联想冲突的方面。

如“三”在汉语中有丰富的文化含义。据统计,《辞海》中以“三”字开头的词条多达540。在古代“三”是表示吉祥的玄数,所以有三皇、三军、三教、三纲五常、三朝元老、三从四德。“三”,尤其和“五”连用可表示“频繁、次数多”的意思:三番五次、三令五申、三五成群、三顾茅庐、三思而行;也可表示“少”的意思,尤其和“两”合用:三言两语、三三两两;而和“四”组成成语多含贬义:丢三落四、朝三暮四、说三道四。“三寸金莲”中“三”意为“短”,但“三长两短”中“三”又延伸为“万一”的意思,“三心二意”又和“一心一意”相对,表示多。但英语中three有不同的延伸含义,three-ring circus指乱糟糟的场面,three sheets in the wind指酒后醉态;而three handkerchief则指真实得引人挥泪不止的伤感剧,所以英语中three兼有“混乱”和“真实”的含义。three一词“真实”的喻义来自three-dimension(三维)这一概念,由于立体电影给人逼真的视觉感受,three也就自然地获得了“真实”的喻义。另外,因为基督教有“三位一体”说,也许正是这“三合一”的学说使three延伸为“混乱不清”的喻义。

再如汉语“八”字比喻为“各方面”,如“八面玲珑”、“八方呼应”和“八面见光”等。而英语的eight没有相应的文化关联性。尤其汉语的“八”与“发”谐音,于是数词“8”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吉利数。古时八仙、八卦、八宝、八八大寿等。再如“518”因与“我要发”谐音而成了众多商家竞相争夺的电话号码、车牌号码。日期中凡是月份数或具体日数中含有八的无一例外被大家看作绝佳的良辰吉日。但“8”在英语中却无此殊荣。

相反,英语seven与heaven从拼写到读音皆很接近,因此数字成语be in seventh heaven表示非常幸福、快乐。另外,在犹太人的文化中,第七重天为最高,且上帝就居住在里面。因此,有“七重天”,还有七大美德、七大圣礼物、七大精神善事,甚至飞机也带seven:如波音737、747、757等。

“十”字在汉语中有表示“顶级、足够多”的意思,如十全十美、十年寒窗、一目十行、十恶不赦等,但英语当中就没有这种意义。

“十三”被西方人视为凶数,因为耶稣的第十三个信徒是个叛徒。由于宗教的原因,西方人对其避之,唯恐不及。高楼的第13层,代之以“12A”;飞机、火车、剧院等没有第13排;每月的13日都不宜从事庆典等喜庆活动。而汉语中“十三”没有这样的联想。相反在中国、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由于“四”与“死”谐音,因此“四”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也是忌讳莫深。无论是选择电话号码、手机号码,抑或是门牌号,“4”总是极力避免的数字。有些人甚至在打的时也要关心这辆车的车牌号码是否有许多“4”,如果是,他们会认为这是不祥之车而另觅其他车辆。

8.2.5 谚语

谚语是心理、语言与文化的综合产物。我们惊奇地发现英汉语中有些具有共同比喻的谚语:

火上浇油—pour oil on the flame

半斤八两—six and half dozen

破釜沉舟—burn one's boats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an eye for an eye, a tooth for a tooth

坚如磐石—as firm as a rock

疾如闪电—as quick as lightening

但由于两个民族有各自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各自独特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因此谚语联想、引申和比喻上有很大的不同。例如汉语“拍马屁”取古人讨好某人时,用手拍主人的马屁股,说“好马、好马”,而英语对应的意思用 lick sb's boots,是舔靴子;汉语“炒鱿鱼”是把被解雇者卷起铺盖的样子描绘成鱿鱼被炒卷曲起来的样子,而英语 get the sack 是取被解雇者背起工具袋走人的形象。再如:害群之马——black sheep; 一箭之遥——at a stone's throw; 掌上明珠——the apple of one's eye; 棋逢对手——diamond cuts diamond, 这些谚语后面都蕴藏着各自的文化信息。英语有时从字面上看似乎是表达一个意思,实际上整体意义完全不同,真可谓“貌合神离”。如 pull one's leg 一拉后腿,前者是“戏弄人”的意思,后者是“阻挠或牵制别人的行为”。同样 in the same boat 是“处于相同的境地”意思,而“同舟共济”有“互相扶持、共同进步”意思。“have one's tail up”表示一个人“快乐而自信”,对应的汉语“翘尾巴”却表示“骄傲自大”。再如: move heaven and earth 和“翻天覆地”表达也是完全不同意思,前者表示“竭尽全力”。With the tail between the legs。尽管英语和汉语中都有“灰溜溜”的形象,但汉语中还有“谨慎、小心”的意思。

8.3 对应词语差异分析

表示同一概念或同一意义的词,在表达形式如命名方式和结构组合上可以有很大的差异。下面我们从观察视角、认知方式、语音要求和构词方式等四个方面来分析。

8.3.1 观察视角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观察视角,结果就会在概念化中凸现不同侧面。如同是一个“地瓜”,即使在中国,不同地域就有不同的概念化。称呼“地瓜”可能是因为看到其是长在地底下,成熟后挖出来的。也有科学分类命名,把它归到西瓜、南瓜、冬瓜一类中去。而取名为“番薯”可能是从历史角度,最早是从西域地方传进的。叫“山芋”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主要产于山地。也有的叫“红薯”或“白薯”是凸现其外皮的颜色;而“红薯”或“白薯”则是因为其甘甜的味道,还有叫“豆薯”是其外表像土豆。这说明即使是同一民族,但各地观察视角不同,命名也不同。如下面是中国内地和中国台湾对同一

事物的不同指称:

表3 中国台湾和内地对同一意义不同称法

中国内地	中国台湾	中国内地	中国台湾	中国内地	中国台湾
导弹	飞弹	方便面	速食面	性行为	性事
地铁	捷运	学生会	班联会	卫生裤	秋裤
丑闻	弊案	大学生	新鲜人	书店	书肆
盒饭	便当	立体声	身厉声	跳闸	跳电
形势	情势	服务器	侍服器	搭档	拍档
退伍	退役	末班车	尾班车	留学	游学
分清	厘清	电磁炉	电子锅	垄断	寡占

同是英语,不同视角造成了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对相同事物的命名也不同。如:

表4 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不同称法

词义	英式英语	美式英语	词义	英式英语	美式英语
汽车	car	automobile	挡风玻璃	windscreen	windshield
汽油	petrol	gas	抹布	tea-towel	dishcloth
秋天	autumn	fall	餐具	cutlery	silverware
列车员	guard	conductor	表格	form	blank

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别更大。同样是天然水道,汉语是根据其大小,来取名“江”和“河”,而法语则是根据河流是否入海,来分“fleuve”和“riviere”。英语的 train,汉语翻译为“火车”,视角在用煤烧火,日语翻译为“汽车”,观察到的是蒸汽。同一种乐器,英语是 piano,汉语翻译为“钢琴”,观察到其材料,而法语和德语的对应词分别是 tail piano 和 wing piano,用动物部位来比喻。汉语一般用东、西、南、北方向来定位,命名街道、乡镇、城市等,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西北部由于河流多,当地印第安人用“向上游的、向下游的、向河这面的、离开河的”来表示北、南、东、西(平洪:1999)。再如“下雨”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自然现象。但是各个民族对其概念化是根据雨点的数量或力度或强度等不同的视角进行的。结果汉语是“大雨/小雨”,英语是 heavy rain/light rain。据说,日语是“多雨/少雨”,泰国语是“强降雨/弱雨”。

词汇概念化主要从用途、目的、功能、使用场所、结构材料、颜色、外观等方面进行,但由于自然环境、认知方式、经济文化等因素,概念化时表现的差异是正常的。如同样是比喻,古代人把雨后天空出现一条弯弯的彩虹称之为“虹”,是因为在科学不发达的当时,人们以为这是天上的一条大“虫”。而英语命名为 rainbow 是因为在英民族人看来,雨后出现的弯弯彩虹样子如他们打猎用的弯弓。汉语把天空称为“苍穹”是因为天空呈隆起来的样子,而英语的 vault 是把天空比喻成拱形屋顶。汉语的“流星”是把这种自然现象比喻成流下的雨丝,而英语 shooting star 则是比喻为射出的箭。汉语有

“鸡皮疙瘩”的比喻,英语则是“goose skin”。有的事物英语有比喻,汉语没有,而有的恰好相反,汉语有比喻,英语没有。如英语的 cloverleaf 是把立交桥比喻成一种有三到四片交叉叶子的植物,而汉语就没有类似的比喻。相反“彗星”英语就是 comet,而汉语则用“扫帚星”的比喻。

同样是形状命名,汉语说“隐形眼镜”是从外人的观察角度来概念化的,因为相比普通的显性眼镜,这是一种戴了后外人看不见的眼镜。而英语相应词 contact lenses 只是凸现材料,即镜片和眼睛直接接触。因此有观点认为,从词汇概念化的规律角度,汉语注重外在的特征,大多从方式、外观、颜色、位置来命名,而英语则重内在的特点,凸现用途、目的、功能和内在材料。如“高射炮”是描述其发射的方式,而 anti-aircraft 则强调其防空的目的。汉语“台灯”着眼于其放置的地方,而英语说 reading lamp 则重其用途。“眼镜”是从使用场所出发,因为是指架在眼睛前的一种镜子。而“glasses”是从玻璃材料上考虑,另一个词 spectacles 则考虑其功能(spec 的词根意义是“看”)。“黑眼镜”、“黑色金属”是从表面颜色看的,而相应的 sunglasses, ferrous metal 是从功能和材料上观察的。同样,太阳“黑子”,英语对应的 sun spot 就不是从直观颜色命名的。“红绿灯”是根据视觉命名的,而 traffic light 是凸现其功能;“回形针”是外观形状,而 paper clip 是着重作用。“密码”是表面特征,用数字或字母组成文字,而对应的 password 则是从功能上命名,能够让你通过打开的东西。下面再比较一组:墨鱼/snakehead、名片/business card、纸浆/wood pulp、温床/seedbed。

但我们也可以找到反证。如“零花钱”是强调用途的,而英语 pocket money 是关心放的场所。“密码锁”偏重保密功能,而英语的相应表达 combination lock 是从外表数字组合看。“跑表”是关心其用途,用来计跑步的,而 stop watch 则重方式。汉语“替身”是讲作用功能,但英语 body double 是讲外形身材酷似的人。同样,“消防龙头”是从使用的目的来考虑,而 fire hose 是指龙头和“火”有关。

因此我们不能绝对归类成经纬分明的两大类。“挂历”和“挂钟”是强调其放的方式,wall calendar 和 wall clock 是侧重放的地点。抗“非典”时期,“口罩”一词的频率在报刊上很高。但我们注意到英语报刊使用的是“mask”,都是从外表命名的。汉语取名为“口罩”,视角范围小一点:在口嘴,尽管罩住的似乎不仅仅是口腔。而英语相应“mask”(a piece of cloth or other material that you wear over all or part of your face to protect you from germs or harmful substances—*Collins Cobuild English Dictionary*),意思是“面罩”,取名和实际比较接近,罩住的除嘴还有鼻子和脸,整个或大半的脸部。另外,汉语“壁虎”是爬在墙壁上的,而英语 house lizard 是在房子里的。

最有说服力的是“手机”和“手提电脑”。汉语说“手机”(一度称为“大哥大”,主要和港台地区黑社会老大手持此物招摇过市有关),凸现的是使用场所,即使用时的摆放位置,而英语说“mobile phone”是依据其能随身携带的特点,或美式英语用“cellular phone”(蜂窝状电话),视角落在了机器本身的构成外观即键盘上面。但是有趣的是,汉语“手提电脑”的命名却是根据机器能够携带的特点,或说“笔记本电脑”依据其外观形状而命名的。而英语对应的“laptop”(膝上型电脑)的命名参照点却是其使用场所,即使用时摆放的位置。

除了具体事物,还有对抽象性事物也有差异。如汉语说“人才市场”,视点在聘人单位,而英语相应表达是“the job market”凸现的是应聘方面。

汉语“合资企业”,看重的结合的方式,双方资金的投入,而英语对应词是“joint ventures”关心的是共同的风险。

汉语的“婚姻介绍所”,注重的是结果,是为结婚目的的,但英语对应词是“dating agencies”注重的是交男女朋友的过程。汉语“旅游结婚”是讲方式,而英语对应的 destination wedding,是讲结婚的地点。

还有对空间关系的概念化汉语和英语也不同。如汉语“在家里”,是把家看成是一个封闭的三维体,而英语 at home 是一个开放的零维体,这不能不反映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家的不同看法。汉语说“在校园里”,因为校园有围墙围起来的,是三维体的;而英语 on the campus 是二维体,这和西方大学校园一般是敞开式,没有高深的围墙有关。汉语说“在马路/街上”,因为中国过去的马路或街上鲜有高楼大厦,而英语有 in/on the street 之分,区别有高楼无高楼的街和路。同样汉语“世界上”是把世界看成平面的,而英语 in the world 是把世界看成三维的,可以周游的。

在时间概念的表达上汉语和英语也有不同点。汉语是“过去在前在上,未来在后在下”:

上星期/个月/季度、前天/年、以前、解放前

下星期/个月/季度、后天/年、今后、解放后

英语则是“未来在前”:

From this time forward I will work harder. (从这后我将)

In the years ahead, we will make more efforts. (在未来的岁月里)

A new life lay ahead of me. (新的生活就在前面)

He saw before him an idyllic life. (将要过质朴宜人的生活)

中国人用“前”和“上”表示过去,用“后”和“下”表示将来,与汉人崇拜祖宗,重视过去,尊敬老人和论资排辈的文化传统有关,这个和前辈、上祖、后辈、下辈、后继有人、前赴后继等表达是一致的。而西方用“前”和“上”表示将来,用“后”和“下”表过去,也和他们创新求变,藐视过去,追求未来的文化心理有关。

下面的英汉词语表达正好都是相反。

红茶 black tea

温泉 hot spring

油漆未干 wet paint

消防队 a fire brigade

太平门 an emergency exit

候机大厅 the departure lounge

自学 teach oneself (a self-taught person)

不冻港 ice-free port

买一赠一 buy one and get one free

肤浅 skin deep

北屋 a room with southern exposure

座钟 standing clock

教练车 student driver

词汇表达层面上的差异反映了观察事物的角度差异,而视角的差异又是不同语言在对事物进行范畴化时所依据的社会文化模式表现出来的差异。如汉语“我的天”和英语的“my God”基本对应,这和汉文化把“天”看成最神圣的有关,如天命、天机和天授等。而英文化信奉基督,把上帝看成最高圣者,一个是自然界模式,另一个是宗教模式。汉语的“儿媳妇”凸现的是家族体系,是儿子的媳妇。而英语对应词 daughter-in-law 着眼于法律上的关系。汉语用山来比喻丈人德高望重,有“岳父”的词语,而英语对应词是 father-in-law,凸现法律上的关系。汉语对老教授的尊称是“某老”,凸现的是“敬老模式”,而英语的尊称是 Doctor. Wang 或 Prof. Wang,凸现的是“尊知模式”,即对知识的尊重。汉语的“侥幸、幸运”和英语对应词 fluke 的“侥幸模式”也和各自的文化有关。前者源于封建时代的妃子或大臣得到帝王的“宠幸”而感到幸运,后者原是锚爪或鱼钩,由于水中等了很长时间才钩住了鱼,因而引申出“侥幸”的意义。

观察视角的差异不仅反映在人体部位和客观事物范畴化上,还反映在“委婉模式”上。如前面说到的“人才市场”可能是从委婉的角度,而 job market 比较实际。但汉语说“残疾人”,却是从实际出发,而英语说“differently abled”或“the physically challenged”是从委婉角度考虑。汉语说“成绩报告单”反映了报告单里的实际内容,英语 school report 就比较委婉,避免带来压力的说法。西方性解放程度比较高,但是语言表达却比较委婉。如汉语的“一夜情”比较直,英语用 night stand。同样,如中国人说大鸡蛋,小鸡蛋,从事物的实际大小描写。美国人说 large size,是从实际出发,但小鸡蛋不说 small size,可能影响销售,所以是说 medium size。汉语对禽类的肉是按部位直接称呼的:鸡脯、鸡腿等,但英语出于委婉角度,把胸脯肉称为白肉(white meat),大腿肉称为红肉(red meat)。中国人说电视机很便宜,实事求是,而英美人说 reasonable,都是从商业角度考虑。还有 borrowed prosperity,说法比较婉转、含蓄,而相应的“虚假繁荣”就比较直接。“暮年”西方人最忌讳了,所以他们的对应词是 chair days。“减肥所”比较实际,但英语中对应的 fat farm 就把“减肥”隐去了。英美人把无家可归流浪的女士称为 bag lady,因为这些流浪女士总是随身带着一两个装商品的纸袋,里面有日常用品和面包食品。而中国流浪的女士没有这样的特征。因此文化心理也影响命名。同样男女性行为,中国文化背景把它看成是为了传宗接代,所以有了“生殖器官”的叫法;而西方文化背景则看成是性享受,因此同一意思,用的是 sexual organ。汉人说“同房”,英语说做爱(make love)。即使是翻译词,也有文化影响。如英语的 jury 是指从公众中挑选出来的一些在法庭上根据摆在他们面前的证据做出公正裁决的人。汉语完全可以翻译成“裁决团”,但汉语翻译成“陪审团”,说明中国司法中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即使有也是陪衬性,是由法官说了算。

这说明了词汇的范畴化并不直接反映客观现实,在范畴化和词汇化之间还是有一个距离,这个距离就是根据不同民族的认知方式、社会文化,价值观念进行筛选、调整或突出某些特征,或淡化某些特征。

8.3.2 认知方式

语言是思维和认知的结果。思维和认知方式的不同,概念化方式或词语的表达形式也会有所不同。Weil 指出“思想彼此间的关系会明显影响句中词语的安排”(转引文旭,2001)。如汉语说“救火”,英语认为这样说是不可思议的。英语用短语表达是“fight fires”(“灭火”“与火斗”)。再如,汉语说:东北、东南、西北、西南,以南北为基点,这种认知方式古代就有,如“东南西北,谁敢宁处”(《左传·襄公》)。而英语则是北东(northeast)、南东(southeast)、北西(northwest)、南西(southwest),以东西为基点,和西欧国家的认知顺序一致,如法语:sud-est, nord-est, 西班牙语:nordeste, 意大利语:nord-ovest。

再如下面一组词(短语^①)的词序正好相反:

钢铁 iron and steel	水陆 land and water
水火 fire and water	血肉 flesh and blood
贫富 rich and poor	田径 track and field
视听 audio-visuals	温饱 food and clothing
沉浮 ups and downs	汤药 herb water/tea
老少 young and old	新旧 old and new
前后 back and forth	左右 right and left
左上 the upper/top left	右下 the lower/bottom right
晴雨 rain or shine	迟早 sooner or later
跳远 broad jump	

思维认知方式还体现在直接表达和间接推理的差异上。如在“caution wet floor——小心地滑”这个语义对等的英汉表达中,汉语概念化该现象时直接说“地滑”,而英语概念化没有出现“滑”,只有“湿”。而从“湿”到“滑”需要通过认知经验的推导。再如假眼——glass eye、乘客止步——crew only 等,汉语的概念化比较直接,英语都是通过间接推理来暗示的。

根据功能语言学的观点,一定的语言的结构体现一定的交际功能,语言结构是语言为实现语言的功能而自我调节的结果。也就是说,语言结构是人类经验和概念的反映,形式和意义之间的联系不是任意的,而是有“象似性”的。正如 Croft(1990)认为,“语言结构反映经验结构,即世界结构,包括说话人强加给世界的观点。”尽管人类的认知方式基本一致,词语表达映照人的总体思维与认知顺序,但思维方式的不同,对世界的体验不同,语言结构也有差异。上面词序的不同就是这种差异的结果。总的说来,汉语词序更多地是临摹性,即是按自然次序安排词序。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汉语和英语在词序上的异同。

8.3.2.1 时间顺序

在时间方面上,汉语总是按照先古后今,先前再后,按时间流逝的顺序表达,如名

① 表达两个相关、相近或对立概念,汉语多用复合词,而英语多用短语和单纯词。

词性复合词语素顺序:东西、前后、古今、早晚、朝夕、春秋、昼夜、先后、始终、生死、寒暑,开关。还有因果性的:烧伤、涝灾、疗效、笔迹、树阴等。英语也有相同顺序: east and west, from dawn to dusk, sooner or later,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from beginning to end, life and death, rise and fall, open and close。

[1] **Winter and summer** were two hostile lives and bred two separate nature. (Henry Adams: *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汉语复合动词的语素排序也基本都是按照时间原则:先发生的动作在前面,后发生在后面。如:拆洗、割据、起飞、离休、往返、听从、捕食、裁缝、来去、买卖。同样,动作在前,结果在后的:推翻、砸碎、磨损、说明、运走、扫除、叫卖、迷信、削弱、缩小、解脱。

英语短语也有 come and go, teach and learn, buy and sell。但由于英语单纯词的发达,汉语复合词的意义大多数可以用英语单纯词表示,因此在词层面上不存在语序的问题。如磨损 wear, 听从 follow, 砸碎 break, 说明 illustrate, 分离 separate, 建立 establish, 削弱 weaken。缩小 shrink、解脱 release。即使是用复合词,也不一定按照因果逻辑词序。如:推翻 overthrow, 高举 uplift, 观光 sightsee。

8.3.2.2 空间位置

在涉及空间方位时,汉语的思维定式总是先前再后,先左再右,先内后外,先上后下,如:上下、前后、进退、表里、左右、天地、高低、手足、南北、内外、远近、进出。英语也基本按照这样的空间顺序。如 ups and downs, from top to toe, ins and outs, skin and bone, here and there, at home and abroad, far and near, imports and exports 等。

[2] I told you not to touch my horn. You got it full of slopper **inside and out**. It's ruined. (Carson McCuller: *The Members of the Wedding*)

这和人类具有自上而下共同的认知规律。但也有差异的地方,如汉语是东南西北,英语是北南东西 north, south, east and west。还有:左右 right and left, 前后 back and forth。

[3] Pipes were lighted. Village jokes went **back and forth**. (Sherwood Anderson: *The Thinker*)

[4] He staggered **backwards and forwards** with the utterance of each syllable. (James F. Farrell: *The Young Manhood of Studs Lonigan*)

8.3.2.3 重要程度

在涉及事物重要、大小、优劣等程度方面,总的来说,汉语重要的在前,次要的在后,大的在前,小的在后,肯定在前,否定在后。如父母、臣民、官兵、男女、老少、新旧。当然这和中国社会长幼、尊卑等级观念有关:帝王、君臣、兄弟、夫妻、姐妹、公婆、师生。这种辈分性别的尊卑观念带有普遍性。如英语的 man and woman, husband and wife, father and mother, brother and sister。但也有相反的,如“老少”和“健美”,英语分别是 young and old, beauty and health。“老少”可以从中国社会尊老观念得到解释。而“健美”表明中国人相比美丽,更看重健康。而西方社会恰好相反。这说明思维、文化观念的不同,词序也不同。再如西方人的礼貌原则是 ladies and gentlemen, bride and groom, mum and dad 等。

再如汉语下面这些词语也体现了重要原则:年月、分秒、长短、山水、粗细、胖瘦、快慢、深浅、厚薄。但英语有所不同,其思维定式似乎是由小到大,从轻到重,由近及远。如 weak and strong(强弱)、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中小学)。同样是“救死扶伤”,英语则为 cure the wounded and save the dying。汉语说“三三两两”,英语说 twos and threes。

在好坏优劣上人们遵循的是“先优后劣”或“先肯定后否定”的顺序。如:善恶、褒贬、甘苦、功过、利弊、真伪、爱憎、喜怒、成败、安危、盛衰、是非、贵贱。同样是消极的,一般把最坏的放在最后:伤残、仿冒、偏离、流失、节减、稀缺。

[5] 黄瓜有大、小、好的、差的、新鲜的和不怎么新鲜的分别。(张贤亮:我的菩提树)

英语短语也同样如此。如:fair and foul, profit and loss, rise and fall。

[6] Attraction and Repulsion, Reason and Energy, **Love and Hate**, are necessary to Human existence. From these contraries spring what the religious call **Good and Evil**. (William Blake: *The Marriage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但英语中也有相反的。如新旧—old and new, 强弱—weak and strong。

[7] There was no such things as the solitude of nature, for the **sorrows and joys** of humanity had pressed even into the bosom of a tree. (E. M. Forster: *The Road for Colonus*)

主次顺序同样如此,英语和汉语基本都表现出“先主后次”的认知顺序。如血汗、骨肉、国家、城乡、名利。英语当中有 town and country、fame and fortune、bread and butter。但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和观察视角不同,也有颠倒的:汉语说“温饱”,英语说 food and clothing, 汉语说“食宿”,英语是 room and board。汉语“钢铁”是遵循主次和优劣顺序,而英语 iron and steel 是根据物品形成的先后顺序。

8.3.3 语音要求

词汇表达形式除了受观察角度和认知方式的影响外,也受语音要求制约。如不同语言对声调音律的要求就影响词内部的语素序位。现代汉语词汇的阴阳上去,平仄声调在语言结构中非常重要,有时甚至压过了逻辑及语意的顺序。根据潘文国(1997),海峡两岸的汉语学者通过各自独立的研究,都发现“决定并列双音词字序的因素有两个:意义和声调”(陈爱文、于平 1979)。意义涉及上面所说的观察视角和认知方式,是自觉调整的结果,而声调的和谐是发音生理机能的要求,是不自觉的,或无意识的。如根据陈爱文、于平(1979)下面一些词语的词序用上面所说的认知方式是无法解释的,但从声调的调序上却可以得到解释。

迟早(早晚),死活(生死),里外(表里),宾主(主客)

输赢(胜败),离合(聚散),缓急(快慢),雌雄(公母)

意义上没有区别,语体也不存在问题,只是有悖于前面提出的大小、好坏、主次等认知规律。之所以在语言交际中存在,就是和声调配合有关。他们是这样解释的:

声调的次序为什么能对并列双音字的字序起作用? 我们只能从发音的生理要求上来解释。人们说话的时候, 有一种本能的要求, 在不影响表达思想的前提下, 发音尽可能省力一点。这样看来, 两个字连在一起, 顺着四声和阴阳的次序, 发音就省力一些; 反之, 就费力一些。这个连读的省力和费力的差别很细小, 我们不大容易能感觉到。但是四声八调发音的省力费力我们是可以感觉到的。四声中发音最费力是入声, 最轻松是平声, 发上声和去声哪个省力, 哪个费力, 凭感觉不容易判断, 发清浊声母省力费力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它们的次序可以这样排列: 平声发音最省力, 上、去次之, 入声最费力; 发清声母的音调比发浊声母的阳调省力。因而我们可以这样说: 两个字连起来发音的时候, 省力的声音在前, 费力的声音在后, 就是顺口省力, 反之就费力。(陈爱文、于平, 1979: 104)

根据我们对《现代汉语词典》双音词的统计, 一四声词(55. 51)和二四声词(35. 51)分别占 18. 7% 和 17. 8%。反之四一声词(51. 55)和三一声词(214. 55)只占 0. 8% 和 0. 4%。主要原因就是声调由高到低、由紧到松合乎省力原则。根据潘文国(1997), 合乎这一调序规律的词, 即以仄声收尾的双音词高达百分之八九十甚至更高。对于用认知说不能解释的双音词, 调序说更加有效。而且“当语意原则和语音原则发生矛盾时, 多数情况下, 语意原则要让位于语音原则”(周荐, 1986)。再如, “酒饭”, “饭”是主要的, 但是“酒饭”是上去声; “草木”, “木”比“草”大, 但是“草木”是上入声; “街道”, “道”比“街”大, 但“街道”是平去声; “肢体”, “体”比“肢”大, 但“肢体”是平去声。再如“叔伯”、“词句”等。

汉语中一个语素一般是一个音节一个汉字构成, 因此汉语的双音词或成对词, 在结合顺序上要考虑声调和谐、对仗对称等因素。而英语有所不同。英语不是声调语言, 音节和词都没有声调, 只有轻重音。因此有不少成对词的词序可以颠倒变化:

day and night — night and day, rise and fall — fall and rise, ebb and flow — flow and ebb, on and off — off and on

而汉语对应词“日夜”、“盛衰”、“涨落”、“断续”等由于声调等因素就不能变化词序。至于单纯词或复合词, 英语单词内的语素是固定的, 不能像汉语可以任意颠倒而不改变意义。那么除了视角和逻辑因素外, 还有什么因素影响英语复合词或成对词的内部词序? 我们知道英语一个词一般是由多个音节构成的, 因此在复合词和成对词中, 前后两个语素或词由于音节数的不同, 在符号视觉上显示出不对称性是普遍的, 如 fur and feather, rules and regulations。除了其他因素, 英语在词序方面还要考虑结构的平衡性。英语中的重尾原则(end-weight)就是作为一种平衡的手段而产生的。根据重尾原则(Quirk, R. et. al. 1972), 英语可以通过把音节多的, 字母多的词放在最后“压阵”, 从而达到避免视觉上和心理上的“头重脚轻”的语言现象的目的。如:

文艺 — art and literature、团结统一 — unity and solidarity、忠心的老臣 — an old and conscientious servant

除了音节少的语素/词放在音节多的语素和词的前面外, 英语构词还受其他音系规则的支配, 如高元音先于前元音; 前元音先于后元音; 短元音先于长元音等等。

8.3.4 构词方式

词汇化,词汇的构成方式,既受思维方式的影响,反过来又影响事物命名方式。现代汉语中存在大量偏正式复合词和并列式复合词,都不能不和民族思维方式有关。汉语是一种感性思维,决定了构词方式是以字与字或语素与语素组合的分析性复合法为主,如用一个语素来给事物归类、归属,然后用另一个语素来描述事物的特征或外貌,形成偏正结构的复合词,如:青春+痘=青春痘,机器+人=机器人,蝴蝶+结=蝴蝶结,牛仔+裤=牛仔裤,番茄+酱=番茄酱,自助+餐=自助餐,高+校=高校,酸+奶=酸奶,假+山=假山,谎+言=谎言,伪+君子=伪君子。同时汉民族的中庸哲学观,决定了造词注意辩证对立,正反对仗,把互为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样又形成了大量并列,尤其是对立复合词,如国家、道路、窗户、矛盾、忘记、利弊、动静、详略、赏罚、真假、首尾、刚柔、虚实、彼此、褒贬、恩怨、贵贱、始终、方圆、利害、是非等。其实在古汉语中就存在这种情况,如根据王宁(1996:122)的统计,古汉语中有近百个包含正反对立两个意义的词:乱—治/乱、藐—广/小、副—分/合、肆—古/今、租—存/逝、沽—买/卖、破—覆盖/显露、乞—给予/要求、受—接受/授予、废—废弃/设置。正如苏新春(1995:199)说的汉语“总是喜欢在这样一对矛盾的词素上看到它们相辅相成,统一和谐的一面,在表述一事物一个观念,描绘一种状态一个动作,都喜欢顾及矛盾的两端,从中进行总体概括。”

而英语偏重理性抽象思维,往往用一个语言符号来表述一个事物,呈现综合性,词化程度相当高。如汉语上面这些意义都采用单纯词或派生词的表达手段:acne, robot, bow, jeans, ketchup, buffet, college, yoghurt, rockery, lie, hypocrite, country, road, window, contradiction等,而不是youth spot, machine man, butterfly knot, cowboy trousers, tomato sauce, self-help meal, high school, sour milk, false mountain, false talk, false man或country and family, road and street, window and door, forget and remember。

8.4 教学启示

8.4.1 防止“假朋友”

“假朋友”,即英语中的false friends,是从法语faux amis借用的,专指两种语言中语义结构相同,但词义并不相同的词。如sweet water不是“甜水”,而是“淡水”;an old daughter不是“老闺女”,而是“最小的女儿”;dry goods不是“干货”,而是“纺织品”;white night不是“白夜”,而是“不眠之夜”;a remote grove不是“遥远的树林”,而是“稀疏的树林”;Indian summer不是“印度的夏天”,而是“晚秋的晴暖天气”;guinea pig不是“几内亚猪”,而是“供医学实验用的一种鼠”;thick-skinned不是“厚脸皮”,而是“沉着”。英国英语中的Vice-Chancellor是全面主管学校事务的校长,而不是副校长。他们的副校长是Pro-Vice-Chancellor,而Chancellor是名誉校长。再如“eat one's words”不是汉语中“食言”的意思,而是“收回前言(take back what one has said)”的意思。“食

言”英语的表达是 break a promise。汉语“方便面”,不是 convenient noodles,而是 instant noodles;“早恋”不是 early love,而是 puppy love;“长镜头”不是 long lens,而是 zoom lens。尤其是颜色词更要注意:白菜— Chinese cabbage,白熊— polar bear,白蚁— termite,白送— give away, free of charge,白开水— boiled water,白肉— plain boiled pork,白话— vernacular,红运— good luck,红榜— honour roll,红利— dividend。

再观察下面的不同表达:

[8] 冬天要来了,多带些寒衣去。

The winter is coming. You may take more warm clothes.

汉语说“寒衣”,英语说“保暖衣”。

[9] 我们讲到故事后面去了。

We are getting ahead of the story.

汉语说“讲到故事后面”,英语说“讲到故事前面去了”。

[10] 六年后,前十名的都读了大学,而后十名的没有一个是大学生。

Six years later, those in the upper ten percent all went to college, while not a single person of the lower ten percent had become college students.

汉语说“前十名”和“后十名”,而英语说“上十名(the upper ten/the top ten)”和“后十名(the lower ten/the bottom ten)”。如:

[11] If you are born into an American family ranking in the top tenth of income, chances are one in three that you'll stay there. If you are born into a family in the bottom tenth, however, chances are less than one in 200 that you'll ever reach the top. (Donald A. Daiker: *The Writer's Options*)

8.4.2 辨清词义

汉语和英语有些词义从字面上分析似乎对等,但实际上还是有差异的。如同是用作评价的形容词“好”和 good。“好学生”和 good students 似乎对应。但仔细分析,汉语的“好”主观成分大一些,因为在古汉语中“好”,主要是对容貌的称赞(《古汉语常用字词典》,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现代汉语中还是保留“优点多的、使人满意的”解释(《现代汉语词典》)。因此汉语如用“有多好?”发问,都是假定所问对象是首先就是好的,如:“他英语说得有多好?”、“你提到的这个学校有多好啊?”。而英语 good 则不同,这个形容词只是对客观属性的一种描写,问“*How good is it?*”,it 并没有“好”的隐含意义(Lyons, 1977)。

再如英语的 old 和汉语的老,在同指年龄上,也不是完全对应的。汉语的“老”是“跟‘少’或‘幼’相对的”,一般是指“老年人”(《现代汉语词典》),而英语的 old 的解释是“*Advanced in age; far on in the natural period of existence; not young or near its beginning*”,意即“年长的、不年轻的,不是刚开始的”(《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因此英语的 old 在汉语中准确释义是“年纪大”,而不是像许多汉英词典翻译成“老”。所以英语中的 *How old are you? How old is your child? He is 8 years old.* 应分别翻译为“你多大了?”、“你孩子多大了?”和“他有 8 岁大了。”同样,英语中的 young,在汉语中不仅指

“年轻的”,还应包括“幼小的”,因为词典的定义是“being in an early period of life or growth, not old”(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因此英语中 young baby, young children 应翻译成“幼儿”和“小孩”,而非“年轻的婴儿”或“年轻的孩子”。

还有一个例子是 heavy,表示重量时和汉语的“重”的意义也有所不同,汉语可以说“这个书包有多重?”、“这个书包有5公斤重”,因为汉语“重”覆盖了从轻到重整个重量范围。而英语的 heavy 并没有覆盖这样的范围,它只是表示一个极端的重量。因此不能说 How heavy is the schoolbag? The schoolbag is 5 kilograms heavy,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How much does the schoolbag weigh? The schoolbag is 5 kilograms。

因此是用 heavy,还是 weigh,不仅要了解同义词的细微差异,还要根据上下文和搭配、语体、语用等因素来确定。这种本领只有通过长期的阅读和观察同义词的使用,才能比较好的掌握。而光阅读字典,尤其是英汉词典帮助不是很大。

第9章

英汉借词对比研究

9.0 引言

借词是两种语言直接接触的产物。Sapir 在其《语言论》中指出“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所邻近语言或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移民迁居,战争征服都会引起语言的接触和词语的借用。但借词能否被接受,如何接受,既是和一个国家的政治政策和文化态度有直接关系,也和自身语言的特点有关。Weinreich(1964)认为借词有六个原因:1)本身词库里词汇不足以解释新的事物和新的概念;2)虽然有词表达,但不经常用;3)为解决同形异义现象;4)解决同义词不足问题;5)语义场成员不足;6)引进和使用外来词的社会价值。

汉语借词在清代前规模不大。最早是战国秦汉时期,从西域和匈奴传入的“玛瑙”、“葡萄”、“骆驼”、“琵琶”、“胡桃”、“狮子”、“石榴”、“琉璃”等词。较大规模的是隋唐佛教传入时期,从印度梵语中借来大批词语,如“佛”、“僧”、“和尚”、“尼”、“禅”、“菩萨”、“袈裟”、“罗汉”、“沙门”、“烦恼”、“方便”、“世间”、“解脱”、“地狱”、“悲观”、“庄严”、“光明”、“自在”、“根本”、“神通”、“秘密”、“坚固”、“清凉”、“清净”、“智慧”、“变化”、“欢喜”、“思维”、“自然”、“平等”、“轮回”等词,数量之多,影响之大,根据梁启超对《佛教大辞典》统计,共收有“三万五千余语”。元朝蒙古人带来了“胡同”、“蘑菇”、“站”、“戈壁”等词。直到清代,随着鸦片战争爆发,八国联军的侵入、西方传教士的出现,中国开始和西方世界接触日益密切,大量来自欧美和日本的词语才开始渗入到汉语中,范围涉及科技、军事、经济、文学、医学、工业、艺术、政治等各个方面,如“鸦片”、“乌托邦”、“尼龙”、“沙发”、“苏打”、“扑克”、“摩登”、“马达”等。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改革开放,更多的词语进入了汉语。

而英语由于是拼音文字,借词的能力就强得多,借词规模也大,世界上主要国家的语言都可以在英语中找到自己的词汇。古英语时期(公元450—1066)词汇绝大部分是以日耳曼语为基础的本族词。当时吸收的外来语主要是两个来源。1)基督教传入

期(公元540—640)从拉丁语借用的宗教词汇:bishop、church、offer、mass、angel、devil;文化词汇:school、belief、history、universe、philosophy;贸易词汇 bargain、trade;家庭词汇:kettle、bowl、pot;食品词汇 cheese、corn、pepper、cook、wine;战争词汇:battle、banner,其他词汇 port、tower、mountain、village。古英语词汇中各时期的拉丁语借词总数为450个,其中约100个是文学语言或学术语言,剩下的约350个借词已完全被古英语吸收,成为古英语基本词汇的一部分。2) 斯堪的纳维亚人入侵时期(公元9世纪—11世纪)带来的丹麦语。如名词:skin、sky、skill、skirt、cake、guest;动词:raise、give、die、want、happen、call、drop;形容词:awkward、big、ill、ugly、flat、weak等。这些词已完全融入英语基本词汇。

中古时期英语即从1066年起,诺曼底对英国的占领从法语带来了大量涉及宗教(如 religion、service、clerk、confession)、政治(如 government、people、nation、authority、public)、军事(如 army、navy、peace、enemy、defend)、法律(如 court、judge、crime、accuse、proof)、艺术(如 art、music、image、tragedy、paper)、娱乐(如 leisure、recreation、melody、chess)、医药(如 medicine、poison、plague、stomach、pulse、remedy)、服饰(如 dress、fashion、habit、scarlet、jewel)和日常生活(如 lamp、basin、towel、cushion、chair、curtain)的词汇。由于诺曼法语一度成为英国的统治阶层的语言,因此,这些借词成为这些领域的所用词语的主体。这个时期的英语经历了剧烈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 法语和拉丁语词缀的英语化,成为英语构词的重要素材。如前缀 dis-、en-、inter-、mal-、non-、pre-、re-、semi-、sub-;后缀 -able、-acy、-age、-al、-ancy、-ency、-ate、-ory、-ance、-ant/-ent、-ician、-ise/-ize。与此同时,有些英语本族语的词缀反而被废弃不用。2) 词尾变化大多消失了,名词的性也消失了,词序、虚词和语调成为表示句子结构关系的主要手段,这一切表明英语从古英语的典型的综合语朝着词根语方向发展。3) 由于大量外来词的涌入,英语改变了原来主要通过运用复合法来造词的方法,转向借词以满足对新词的需要。这一变化对英语词汇的构成和发展起了很的大影响,它为日后的大规模借词铺平了道路。

14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英语从拉丁语和希腊语借来科技、天文、艺术等方面的词汇如:formula、species、focus、chaos、atmosphere、irony、catastrophe、drama等。这些词语成为英语书面语和术语词的基本部分,同时为英语提供了大量同义词。这个时期同时还有许多法语词汇(pilot、scene、detail、duel、essay、progress等),西班牙语词汇(cargo、banana、potato、mosquito等)和意大利语词汇(opera、violin、balcony、design、traffic等)涌入英语。1640年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和其后的工业革命,英帝国开始向外扩张。殖民统治时期则从殖民地国家借进词语。如印第安语的chocolate、parka、raccoon、bateau;古巴、秘鲁和巴西等语的canoe、potato、puma;澳大利亚土著的kangaroo、boomerang;毛利语hoonui、haka、hangi、mana;非洲语gorilla、banana、mealies、impimpi;印度语pajamas、shampoo、coolie、cashmere;日语sushi、bonsai、chopsocky、karaoke;汉语的silk、tea、ketchup等。根据统计,英语借词的语言至少有120多种,可以这样说“现在英语几乎借用过每种语言的词汇”(Roberson & Cassidy, 1954)。英语从一个岛国的语言发展成为第一国际语言,其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借鉴吸收其他民族语言的过程。

每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语法、语音、词汇和句法结构,这就造成了不同的借词能力、借词范围和借词方法的不同。

9.1 汉语借词

9.1.1 借词方法

受语言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汉语在借词的方法上是不同的。汉语从甲骨文开始就一直是采取象形造字、指事造字、会意造字和形声造字。这种造字传统习惯、民族具体思维原则和形、音、义统一于一个方块字上的特点,决定了汉语在对待外来词的“入侵”时,不得不考虑到汉字的表意功能,选择所使用的汉字尽量做到音意兼备,形音义结合。而当发生矛盾时则选择牺牲它的语音构造。汉语借词具体说来一般采取四种方法。

9.1.1.1 音译

汉语外来词音译(phonetic loans)的比例最小,主要是人名、地名和货币名等专用名词。如:

富兰克林 Franklin	爱迪生 Edison	丘吉尔 Churchill
洛杉矶 Los Angeles	波士顿 Boston	华盛顿 Washington
欧元 Euro	先令 shilling	比索 peso
盎司 ounce	加仑 gallon	磅 pound

张清源(1957)解释说“这类词在科学术语中特别多,为了科学术语的精确意义不致被不妥当的义译破坏,这类词的变化不大。”还有一些中外贸易及其他交往带来不少外来事物的专有名称一般也用音译。

咖啡 coffee	雷达 radar	乌托邦 utopia
歇斯底里 hysteria	克隆 clone	比基尼 bikini
麦当劳 Mc Donald's	三明治 sandwich	巧克力 chocolate
色拉 salad	基因 gene	奥林匹克 Olympic
吉他 guitar	迪斯科 disco	弥撒 mass
马拉松 marathon	多米诺 domino	木乃伊 mummy

但即使是音译,汉语非常注意挑选与原词意义有关的汉字,使其有联想意义。

幽默 humor	浪漫 romantic	香波 shampoo
引擎 engine	引得 index	声呐 sonar
苦力 coolie	休克 shock	佃农 tenant
维他命 vitamin	逻辑 logic	康乃馨 carnation
脱口秀 talk show	抛光 polishing	蹦极跳 Bungee
黑客 hacker	利舍平 reserving	霓虹 neon

这就是为什么外国人给自己的姓名取中文名时都可以挑选有特别含义的字。商品、商标和公司名翻译成汉语时可以使用有利于自己品牌的字:奔驰(Benz)、彪马(Pu-

ma)、登喜路(Dunhill)、万事发(Mild Seven)、金利来(Goldlion)、口维可(Quick)、舒肤佳(Safeguard)、思必得(Speed)、四通(Stone)、乐百氏(Robust)、美加净(Maxam)、伟哥(Viagra)、百事可乐(Pepsi-cola)。

9.1.1.2 意译

意译(semantic loans)有两种。一种是原词是单纯词,按整体意义翻译。如:

专政 dictatorship	总统 president	灵感 inspiration
交响乐 symphony	自助餐 buffet	洗礼 baptism
盲文 braille	圣经 Bible	教堂 church
安乐死 euthanasia	宠物 pet	民主 democracy
照相机 camera	传真 fax	胶卷 film

这种借词法最多,如现在大多数借词都是整体翻译的,由于整体翻译,这些词是无法复原的,也就是说本身看不出任何外来语的痕迹。

备份 backup	电脑 computer	病毒 virus
显示器 display	驱动器 drive	内存 memory
互联网 Internet	通信卫星 cosmat	吉祥物 mascotte
峰会 summit	净化 purify	反思 reflection

另一种原词是复合词或派生词,碰到这种情况,汉语倾向于按照原词的构成的语素逐个翻译(loan translation),保留其原来的结构,这类借词的字义和原词的词义有一对一的联系:

电话 telephone	政变 coup d'etat	隐形眼镜 contact lens
外卖店 takeaways	黑匣子 black box	街舞 hip hop
蜜月 honeymoon	连锁店 chain store	软着陆 soft landing
夜总会 night club	超市 supermarket	情人节 Valentine's day
千年虫 millennium bug	计算机病毒 computer virus	下意识 subconscious
网民 netizen	马力 horse power	冷战 cold war
温床 hot-bed	哑铃 dumbbell	处女地 virginland
热狗 hotdog	白领 white collar	代沟 generation gap
试管婴儿 test-tube baby	健美 body building	月球漫步 moonwalk

这样的借词符合汉语的造词,一个语素对一个语素:

课件 courseware	快餐 fast food	牛市 bull market
动作片 action film	泡沫经济 bubble economy	家庭影院 home cinema
合资企业 joint venture	磁悬浮列车 maglev train	概念车 concept car
背景音乐 background music	被动吸烟 passive smoking	贫困线 poverty line
滚动新闻 rolling news	摩天大楼 skyscraper	姐妹城市 sister city

我们注意到,现在不少的意译词曾经是被采用音译的。如:

buddha 浮屠/佛	democracy 德谟克拉西/民主	telephone 德律风/电话
stick 斯的克/手杖	penicillin 盘尼西林/青霉素	spring 司必灵/弹簧锁
microphone 麦克风/话筒	cement 水门汀/水泥	piano 披亚诺/钢琴

bank 版克/银行 bourgeois 布尔乔亚/资产阶级 party 派对/舞会
 parliament 巴力门/议会 science 赛恩斯/科学 gasoline 格士林/汽油
 grammar 格朗码/语法 office 奥非斯/办公室 Combine 康拜因/联合收
 ultimatum 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 割机

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初外来词不少首先是通过口头交际传入中国的。如上海和广州方言里的外来词,由于通商和传教的原因,无一例外是音译的,只是后来逐渐被普通话意译词取代:

camera 开麦拉(沪)/照相机 cement 水门汀(沪)/水泥
 gasolin 甘士林(沪)/汽油 film 菲林(粤)/胶卷

但有些借词即使后来意译了,也还保留原来音译词,形成意译词和音译词并行使用的情况。如:gas 瓦斯/毒气、shampoo 香波/洗发剂、motor 马达/电动机, cartoon 卡通/漫画, bass 贝司/低音, hormone 荷尔蒙/激素, gene 基因/遗传因子, angel 安琪儿/天使。这里有几个原因。其一,受港台的影响,在媒体上同时存在。如:

表1 音译意译对照

英语	港台地区	中国内地	英语	港台地区	中国内地
laser	镭射	激光	salad	沙律	色拉
cheese	起司	奶酪	cassette	卡式	盒式磁带
massage	马杀鸡	按摩	boss	波士	上司
tips	贴士	小费	UFO	幽浮	飞碟
puff	泡夫	奶油松饼	film	菲林	胶卷

其次,音译和意译发生在两个时代,意思上有所区别。如 modern 最初音译为摩登,有“时髦的”意思。而现在意译为现代,是指“近代的”。因此“摩登女郎”和“现代女性”是两个不同意思。还有 motor 音译为摩托,是指“摩托车”,而意译为马达,仅指汽车的发动机。同样 romantic 音译为罗曼蒂克,有风流,大胆奔放甚至放荡的意思。但现在意译为浪漫,是一个比较积极的词。

其三,语体上有些差异。如书面正式场合,不用马达,卡通,白脱油,贝司,而是使用其意译:电动机、漫画、黄油、低音等。

第四,意译的流行不如音译。被大众更广泛接受和使用的是音译,如歇斯底里(癔症),吉他(六弦琴)等。

意译包括一些成语或谚语,如鳄鱼眼泪、鸵鸟政策、泥足巨人、走钢丝绳、替罪羊、尘埃落定、冰山一角、多米诺骨牌效应等。

意译词还包括从日本输入的“转译”词。日本原没有文字,公元5世纪起开始引入汉字,到了魏晋六朝后,汉语词语大量涌入日本,成为日本和语的主要词汇成分。如公元8世纪的诗歌总集《万叶集》全用汉字写成。后来他们又创造了平假名和片假名(类似汉语拼音)。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为提倡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表达西方的新概念和新事物,他们就用汉字作材料来翻译。主要有两种方法:i)赋予借来的

汉语以新义,如用“经济”、“社会”、“革命”、“共和”、“环境”等词来翻译 economy、society、revolution、republic、environment 这些英语单词。在古汉语中“经济”表示“经世济俗”;“社会”表示“集会”,“革命”有“变革、天命”意思,“共和”是“召公、周共同辅政”的意义,“环境”即“区域的四周”,翻译后意思就有了改变。再如周朝有“封建”一词,意即“封邦建国”,日本人把 feudalism 翻译成“封建”。“博士”是战国时的学官名,日本人用它去意译 doctor。ii)用汉字作为构词语素构成新词,如用“独”和“裁”相加表示 dictatorship,用“哲”加上“学”表示 philosophy,用“电”和“话”翻译 telephone 等。因此,日语里出现许多表达外来语意思的汉字。随着清末日中交易的增强,以及梁启超这些人的翻译工作,这些日语汉字就成批地借了回来。当然我们只吸收其汉字外壳书写形式和它所代表的意义,把日本平假名读音改了,按现代汉语同音字发音。如日语“母校”,读 boko。1907年在翻译时把这个词引进,于是很快传开了。

应该注意到同样用汉字翻译外来词,日语充分发挥了汉字的表意功能和构词原理,大量采用意译。如人权、特权、哲学、金库(形名结构);休战、作战、投资、投机、抗议(动宾结构);肯定、否定、交流、独占、特许(副动结构);说明、解放、解决、革命(动补结构)。而中国当时学界对外来词研究不够,多以听到的音进行翻译,所以有了许多诸如赛恩斯、德谟克拉西、斯的克、盘尼西林、巴力门、版克这样的音译词。但随着日本意译的外来词大量涌入中国,一比较,意译的优点就显示出来了。如我们对英语 telephone 有音译“德律风”,但鲁迅在介绍日本近代化时说“以电气传达言语,中国人译为‘德律风’,不如‘电话’之切”。结果这种意译词打败了音译词,除少数被淘汰外如切手(邮票)、手形(票据)、残念(遗憾),车掌(乘务员)、夕方(傍晚),全被汉语吸收。日本这样的意译词被汉语吸收的有近千条。根据魏志成(2003)对几个数据的统计相加,从日语引入的词条有 862 条,如:

政党、革命、解放、公报、特权、代表、人权、阶级
 哲学、世界、直觉、本质、归纳、动机、共和、服务
 组织、纪律、方针、政策、原则、政府、干部、理论
 文学、作品、喜剧、漫画、舞台、审美、文明、美术
 文化、大学、物理、座谈、知识、方式、资料、艺术
 电报、机械、分子、科学、主义、封建、抽象、生产力
 经济、资本、商业、工厂、列车、营业、银行、资本家
 法律、宪法、医院、卫生、细胞、营养、环境、俱乐部
 军事、团体、体操、运动、市长、农民、条件、优生学
 公园、对象、会话、克服、必要、简单、批评、手续
 料理、写真、刺身、寿司、洗手间、温床、原子
 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治外法权、土木工程、自然科学
 自然淘汰、攻守同盟、防空演习、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
 动脉硬化、神经衰弱、财团法人、国际公法、最后通牒

尽管数量不大,但都是高频率词,而且都是概念意识的抽象词,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有 70% 是从日语输入的。更值得提到的日语输入的

外来词还有 23 个重要词缀和构成成分:化、式、炎、力、性、品、界、型、感、点、观、线、率、法、度、者、品、作用、主义、问题、时代、社会、阶级。

日本外来意译词,不仅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为现代汉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为传播世界文明,促进了中国的政治、民主、经济、文化的进程。

9.1.1.3 音意结合

音意结合(hybrid),即译成汉语的词一半是根据原词的音,一半是原词的意思。如:

浪漫主义 romanticism	冰激凌 ice-cream	因特网 Internet
苹果派 apple pie	迷你裙 miniskirt	米老鼠 Mickey Mouse
剑桥 Cambridge	万维网 World Wide Web	爱克司光 X-ray
分贝 decibel	马海毛 mohair	多媒体 multimedia
山姆大叔 Uncle Sam	毫巴 millibar	道林纸 Dowling paper
呼啦圈 hula-hoop	奶昔 milk shake	

这里的“浪漫”、“激凌”、“英特”是音译,而“主义”、“冰”、“网”则是意译。

在用音意结合法时,汉语特别注意加上表示该事物类别或属性的语素,以方便理解。如:

啤酒 bear	艾滋病 AIDS	桑拿浴 sauna
芭蕾舞 ballet	维生素 vitamin	丁克家庭 DINK
卡其布 khaki	太妃糖 toffee	汉堡包 hamburger
来福枪 rifle	霓虹灯 neon	加农炮 cannon
卡片 card	恤衫 shirt	沙丁鱼 sardine
贝雷帽 beret	嘉年华会 carnival	咖喱粉 curry
乒乓球 ping-pong	扑克牌 poker	吉卜赛人 gypsy
曲奇饼 cookie	苏打水 soda	法兰绒 fanne

“酒、舞、病、浴、糖、灯、球、枪、帽、炮、鱼、人”这些类词有强烈的表意作用。这样,即使是音译,也能使读者一看就知道大致是什么意思。但是由于某些借词出现频率较高,大家都熟悉该词的意义了,从双音化,和经济原则出发,有些表示类别的语素逐渐脱落:

吉普(车) jeep	鸦片(烟) opium	探戈(舞) tango
卡通(片) cartoon	香槟(酒) champagne	厄尔尼诺(现象) El Nino
马拉松(赛跑) marathon	托福(考试) (TOEFL)	夹克(衫) jacket

有些音意译结合得相当好,在音译中就融入了表类别的字眼,如:

绷带 bandage	芒果 mango	嬉皮士 hippies
台风 typhoon	模特儿 model	俱乐部 club

9.1.1.4 原词借入

原词借入,即不经过翻译直接借入词的书写形式(graphic loans),我们在报刊上经常见到的英语字母或词:

你可以有 N 个理由。/他打着 V 字手势。/我们进入了 e 时代。/她刚做了 B

超。/发个 fax 多容易啊。/说声 OK 就完事了吗? /SARS 不能打倒他们。

原词借入有大致可分为三种形式。

a) 英语缩略词,一般取英语单词的首字母。如:

CEO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首席执行官)

CPI (Consumer Price Index 消费者物价指数)

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信息技术)

IQ (intelligence quotient 智商)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 美国出生的华人)

APEC (Asian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BBS (Bulletin Board System 电子公告栏)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国内生产总值)

b) 英汉混合词,即英语字母加汉语语素。这主要是为了便于理解,在缩略词后加上义词或属性词,起提示作用,如:

BB 机	AA 制	BASIC 语言	VCD 光盘	SOS 儿童村
IBM 公司	4U 书店	IP 技术	IC 卡	e 时代
IT 人才	DISC 舞厅	KTV 包房	APEC 会议	VIP 卡/房

也有汉语或语素在前面,英语缩略词在后面的。如卡拉 OK、维生素 C 等。

c) 英语单词。如

E-mail、Internet、bye-bye、Office、ok、摆 pose、叫 taxi、发 fax、call 台,等。

9.1.2 借词特点

归纳上面四种借词方式,我们可以看到汉语借词的主要手段是意译汉化,尽量把所借之词纳入汉语的造字方式和汉民族的表达习惯。早在中古时期,除了佛、夜叉、魔、阎罗这些音译词,也有现在、过去、方便、圆满、有情、烦恼、世界等意译词,以及彼岸、尼姑、忏悔、苹果这样的音意译结合词。近代(19世纪起)由于大量外来词从口头涌入,音译词大量增加。但相对稳定后,意译词又占上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外来词中的纯音译词明显减少,大量的外来词是通过意译成为现代汉语的新词,根据对《新词新语词典》和《现代汉语新词词典》统计,新外来词中的音译词还不足 1.5%。意译汉化的特点是:

1) 双音节化。汉语的特点是双音节,超过三个音节的词较少。因此在音译时碰到三个音节以上的词,就会略译一些音节,压缩为双音节词。如, geometry — 几何, romantism — 浪漫。而原来是音译的也由于音节过长而转为意译: democracy — 德谟克拉西 — 民主, inspiration — 烟士披里纯 — 灵感, telephone — 德律风 — 电话。原来是单音节或双音节的词,往往音译保留原来音节。如 tank, jeep, copy, clone, soda, humour 进入汉语后,被音译为: 坦克, 吉普, 拷贝, 克隆, 苏打, 幽默等。甚至原来是意译的词后来也因双音节而被音译词取代,如“吉他”(guitar)取代了“六弦琴”。尤其是外国人名和地名,音节多,不可能都把音节都翻译出。缩略音节翻译,总是倾向于双音节。如除了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名,把 Isles Malvinas、Philadelphia、Massachusetts、California 等翻译成

马岛、费城、麻省和加州。对这种双音化倾向,周荐(2004)认为“现代汉语中双字外来词众多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双字的节律最易为汉人接受,双字单位给人的词感最为真切,另一方面是将外语的多个音节缩减或扩展为双字,容易使人感觉不出它舶来品的身份从而易为汉人接受。”

2)形声造字。音译词的书写形式和词义没有关系,不符合汉语造字习惯。为了克服名实分离的矛盾,在音译时采用增添偏旁意符的方法来提示词义。surna(唢呐)、mammoth(猛犸)、shir(狮子)、lemon(柠檬)、dada(骆驼)、mango(芒果)、sphatika(玻璃)等无不在音译音节时,在字形上添加汉语特有的形旁,使外来词变成了地道的汉语。尤其是一些化学外来词,通过取第一个音节音译,同时用汉语形声造字法来改造,创造新词。如氖(Neon)、钙(Calcium)、硼(Boron)、苯(Benzene)。有趣的是在音译 radium, titanium, uranium, magnesium, natrium, ammonium, calcium, chromium, germanium 这样的金属化学元素。汉语按照形声造字法,首先英语这些词拆成两部分:rad + ium、titan + ium、calc + ium。然后前面部分用声符音译,如雷、太、丐,后面部分用“金”遍旁的形符来意译义类。这样就形成了 radium—镭、titanium—钛、uranium—铀、magnesium—镁、natrium—钠、氨—ammonium、calcium—钙、chromium—铬、germanium—锗。这样的词和汉语中土生土长的形声字柿,柑,梅,橄,榴,杉,桐,榆,杆等已没有什么区别了。所遗憾的是,这样的处理造成了原词意义的丢失。英语中的化学元素词都是拉丁文,在给某一发现的元素命名时都赋予了一定的意义,或是为了纪念发现地点、发现的国家、某个科学家,或是借用星宿名和古希腊神话中神名,或是元素的质地和光谱颜色。

镁 Magnesium(希腊城市)、铪 Hafnium(哥本哈根古城)、铼 Rhenium(莱茵河)、锶 Strontium(苏格兰名)、锗 Nobelium(炸药发明人诺贝尔)镭 Einsteinium(爱因斯坦)Lawrencium(加速器发明人劳伦斯)、钽 Titanium(希腊神话英雄)、钷 Promethium(希腊神话中偷火种英雄)、氦 Helium(太阳)、铀 Uranium(天王星)、镭 Radium(射线)、氩 Argon(不活跃)、碘 Iodine(紫色)、铋 Bismuth(白色)

9.2 英语借词

英语借词的主要方法是音译。西方语言之间借词由于同属印欧语系,因此有的是原词直接借入,即保持原词的发音和拼写形式,如 fiance、resume、entrepreneur、blitz、coup d'état、typhoon、judo、elite、karaoke、kowitz、kung-fu。但更多的是在拼写上略有变化,适应英语的拼写规则,如失去词尾 consultare(拉丁)—consult, exoticus(拉丁)—exotic, 改变词尾:externus(拉丁)—external, celeritas(拉丁)—celerity, politique(法语)—political。这些词在词形上已看不出是本族词还是外来词了,已完全归化了。再如:opinion、conspicuous、uncertain、question、disregard、skirt、fellow 等都是音译过来的。英语 70% 左右的外来词都是属于这种音译词。

意译词在英语中比例不大,大多是短语性质的。如从法语借来的:black humour (humour noir), one by one(un par un), in fact(en fait), take care(prendre froid), in a

word(en un mot), by heart(par coeur),从汉语借来的 paper tiger, running dog。

英语从汉语借入的词尽管大大低于汉语里的英语借词,但数量也是可观的。据 Garland Cannon(1988)统计,大约有 980 个汉语词进入英语。但最新统计,英语中的汉语借词共有 1488 个(汪榕培,2002)。英语从汉语借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早期的,主要是通过口语传入英语,因此基本上是音译而成的。如根据英语语言史家 M. S. Serjiantson 在其论著 *A History of Foreign Words in English* 中记载,到 19 世纪末为止进入英语的 27 个汉语借词无一例外是音译的:

silk(丝绸)	galignale(良姜)	li(里)
litchi(荔枝)	ginseng(人参)	chaa(茶叶)
tea(茶)	japan(日本漆)	bohea(武夷茶)
pongee(茧绸)	sycee(银锭)	ketchup(番茄酱)
pekoe(白毫红茶)	congou(功夫茶)	hong(商行)
kaolin(高岭土)	hyson(熙春茶)	souchong(小种红茶)
chinchin(请请-招呼语)	kowtow(磕头)	whanghee(黄竹)
loquat(枇杷)	yamen(衙门)	wampee(黄皮)
oolong(乌龙茶)	kylin(麒麟)	tong(堂)
lama(喇嘛)	Dalai-lama(达赖喇嘛)	yak(牦牛)

还有一种情况是近代的。即在音译借词的同时,开始通过翻译,出现意译词。意译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专用名词,如:

the Opium War(鸦片战争)	Mohism(墨教)
Maoism(毛泽东思想)	Long March(长征)
Great Leap Forward(大跃进)	Chinese New Year(春节)
Confucianism(儒教)	Dragon Boat Festival(端午节)

还有一种是一般词语,如:

eight-legged essay(八股文)	paper tiger(纸老虎)
running dog(走狗)	wall-poster(大字报)
rice noodles(米粉)	lunar calendar(阴历)
foreign devil(外国鬼子)	iron-rice bowl(铁饭碗)
work point(工分)	fire cracker(爆竹)
inkstone(砚台)	spring roll(春卷)

我们注意到,无论是专用名词还是一般词语绝大多数都是短语性质的。英语从汉语借词更多的是音译:

yum cha(饮茶)	tai chi(太极拳)	renminbi(人民币)
yen(瘾)	wushu(武术)	yangko(秧歌)
kaoliang(高粱)	pin yin(拼音)	tofu(豆腐)
wonton(馄饨)	fengshui(风水)	kungfu(功夫)
chow fan(炒饭)	suanpan(算盘)	kooli(苦力)
chow mein(炒面)	dazibao(大字报)	cheongsam(旗袍)

guanxi(关系)

yuan hsiao(元宵)

typhoon(台风)

从统计的结果看,音译词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意译词。当然也有个别是音译和意译混成的。如:tong oil(桐油)、chop suey(炒杂碎)。最近的一个是 taikonaut(太空人)。

通过音译词一旦进入英语词汇,它就有可能出现一系列英语语法特征,即屈折变化。如复数构成:tea/teas、typhoon/typhoons、Taoist/Taoists;动词第三人称单数和过去式变化:tea(teas, teaed)、silk(silks, silked)、shanghai(shanghais, shanghaiied)、kowitz(kowitzes, kowitzied)。

同时,这些借词能够通过加上英语的后缀-ese, -ism, -ian, -tion, -phobia, -y, -ist等,从而派生出许多词:

typhoon(台风)—typhonic(台风的)

kaolin(高岭土)—kaolinize(变成高岭土)

Tao(道)—Taoism(道教)/Taoist(道家)/Taoistic(道教的)。

Confucius(孔子)—Confucian(孔子的)/Confucianism(儒家学说)。

Sino(汉、中国)—Sino-US(中美的)/Sinological(汉学的)/sinologist(汉学家)/sinology(汉学)/sinophobia(恐华)/sinophile(亲华人士)/sinocism(中国特色)/sinicize(使中国化)

Mandarin(官话)—mandarinic(官僚的)/mandarinate(官职)/mandarinism(官僚)

Pekin(北京)—pekingology(中国政策研究)/pekingologist(中国政策研究专家)

silk(丝绸)—silkeness(柔软光洁)/silky(a. 柔软的;n. 丝光鸡)/silkyly(柔软地)/silkened(穿丝绸衣服的)/silken(a. 柔软的)

而且大多数借词都能构成复合词:

pekin duck(北京鸭), Pekin Opera(京剧), Pekin Man(北京猿人)

mandarin oil(橘皮油), mandarin duck(鸳鸯), mandarin orange(橘子)

tea towel(茶巾), tea tray(茶盘), tea shop(茶馆), tea time(喝茶时间)

根据语料库的统计,以 tea 在前面的复合词如 tea bag 多达 81 个,而以 tea 在后面的复合词如 gunpowder tea 也有 49 个。而根据汪榕培(2000)的统计,由 silk + nouns 构成的复合词有 41 个,由 silky + nouns 形成的复合词有 15 个;由 China + nouns 的复合词有 46 个, Chinese + nouns 的复合词有 128 个,如 china ink, china rose, china clay, China town, Chinese cabbage, Chinese calendar, Chinese copy, Chinese opera, Chinese date。

除了派生构词和复合构词外,还有转类词。如 Shanghai, 不仅有派生词 shanghaier(n. 诱拐者), 还有零派生 shanghai(v. 诱拐)。而汉语借词,原词是名词,借进后就是名词,很少转为动词或形容词。从 shanghai 一词,我们注意到和汉语借词还有一个不同的是,英语借词可以引申出其他原词没有的意义,也就是借词意义的增添,如:

tea:①茶②茶叶③茶会④茶剂⑤早茶⑥喝茶

silk:①丝②蚕丝③丝绸④丝绸服装⑤王室律师的绸袍⑥蜘蛛吐的丝⑦玉米的蕙丝

china:①瓷器②陶器③牙齿④瓷花瓶⑤钱

根据汪榕培(2002),英语从汉语中借的词引申出多义项至少有80个。而汉语中的外来词基本上是一词一义,尽管原词是多义词,也就是说,借词意义是减少。如salon有上层社会的文艺政治讨论会、招待会、美术展览会、客厅等意思。但借入汉语,音译为“沙龙”,意义缩小为“一般的文学艺术小型聚会”。再如jacket(夹克)不仅有夹克衫,还有锅炉和管子的护套,但借进后,只取“人穿的夹克衫”而且只指有拉链,袖子收口的一类。造成这种不对称的情况,主要原因是英语词汇中的多义词比例较高,汉语借入后只取所需要的其中一个义项。而汉语词汇中多以单义或少义的复合词为主,英语借入后,凭借其语言机制,很容易引申和派生出其他相关意义。

英汉语借词另一个不同的是,以英语为主的外来词涉及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体育等各个方面,构成了现代汉语词汇的主流。可以说现代汉语的表达已离不开这些外来词。而英语从汉语的借词大多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日常用语(如食品、节日),和与中国政治相关的政治用语,很少有科技、经济和人文方面的世界能够通用的词汇,因此流通度不大,只仅限于介绍中国时使用,不能进入世界,甚至是西方社会的主流词汇,其生命力仅限于某一个历史时期。由于这个原因,不少汉语借词难以收入词典,除renminbi、tai chi、kungfu、yin、yang、Confucianism等,能够长期存在于英语之中的寥寥无几。

9.3 差异分析

为什么英语倾向于音译,而汉语倾向于意译?这可以从语言本身和文化传统两个方面来分析。

9.3.1 语言制约

9.3.1.1 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

英语是表音文字(phonetic writing),其字母和音素是对应的。语言中所有的音节最后都能分解为音素,用一定的字母或字母组合在书写形式上表示,如magazine听到的3个音节,分析为8个音素分别用8个字母表示,组合起来就成了magazine。因此,音译外来词时可以按其音节,按听到的声音来用字母或字母组合成自己的音节进行。如“功夫”,听到两个音节,英语可以音译为kungfu,再如“太极拳”、“台风”,根据听到的音节,用音素组合而成tai chi、typhoon。至于在西方语言相互之间音译更是简单,英语和拉丁语、希腊语、德语、法语和北欧诸语言同属于印欧语系,都是拼音文字,音译只需要经过正字(orthography),字母稍加改动就可以了。因此英语借词是大量的,几乎是没有任何约束的。

而汉语则不同,作为音节文字(morphemic writing),一个方块字一个音节,音节是和方块字对应甚至和语素对应。尽管所有音节最后也分解为音素,但音素没有相应的汉字书写形式,只能借助表音节的汉字来进行。如pu tong hua,听到的也是3个音节,落实到书写形式就是三个方块字:“普通话”。也就是说,汉语的对magazine或interdependence的音译,听到的3个音节或6个音节最后都得用3个或6个方块汉字来表示。

这一特点如在两种不同的语言结构类型中进行音译,就造成困难,并伴随着不可避免的语音和语义的磨损。汉语音译的过程是这样的:

外来词——汉语拼音模拟——选择对应的汉字——音译词

首先我们看汉语拼音模拟。不同语言有着不同的语音系统。英语中的音素多于汉语,前者有音素 44 个,汉语只有 31 个,英语中有些音素是汉语中没有的,如/æ/、/i/、/θ/,有些音素组合汉语中也是没有的,如复辅音汉语只有/ng/一个。在音译时如遇到汉语中没有的音素,只能用一个近似的音去代替,这就造成英语中一些音是无法准确音译。如 totem 音译为“图腾”,因为汉语中没有以/m/收尾的鼻韵母,于是以/ng/代:[tuteng]。radar 翻译成“雷达”[leida],是因为汉语中没有/r/音,只能用边音/l/代。再如英语的 volt,汉语中没有对应的/v/音素,就用比较接近的是/f/或/w/,所以有的翻译成“伏特”,也有翻译成“卧特”。brandy 翻译成“白兰地”是因为汉语中没有/r/和/æ/的因素,只能用/l/和/a/来替代。从音节数量分析,汉语只有 1 300 多个,而英语有上万个音节;从音节结构看,汉语只有 4 种,基本上都是以元音结尾的,很少有两个辅音结合的复辅音结构,如 cv、v、cvc 等,而英语结构多达 20 多种。英语中/pl/、/tl/、/kl/、/st/、/fl/等许多这类复辅音和 ccccvcc、vccc、ccvccc 这样的辅音群音节结构是汉语语音系统中缺少的。因此在汉译具有这种辅音群的英语单词时,往往在它们当中插入一个元音,纳入汉语的音节结构中。如 Mark Twain,其音节结构是/mɑ:k/cvc 和/twein/cvcc,第一个词的音节结构和汉语一样,因此音译为“马克”,但 Twain 的音节结构是汉语没有的,因此找不到发这个音的字,只能在两个辅音中插入一个元音,成为/tuwein/,译成了“吐温”。可见当译者无法在汉语字库里找到和音节声音完全一样的汉字。这样音译的结果是五花八门、言人人殊的。翻译出来,除了译者自己,别人难以进行还原。如 Hugo 有翻译成“雨果”的,也有“器俄”的,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有两个人。同样 Sidney 一雪梨/悉尼,音译因人因地因时而异。

即使音节和字能够对上,也有一个在众多同音字中选字的问题。汉字对应的是音节。但汉语音节大约 411 个,加上 4 个声调,这样使音节的总数达到了 1 300 多个,但即使如此,汉语仍然存在大量的同音异义字现象。外来词中的同一音节可以有許多不同汉字来表示。如翻译 Italy,即使用第四声翻译第一个音节,也有:意、毅、逸、翌、溢、翌、饫、缢、裔等几十个字,用哪一个?因此音译时对外来词某个音节用哪个汉字来表示随意性很大。如 buddha,先后曾音译为浮屠、浮图、佛驮和佛陀等。下面是曾经有的几种音译:

brandy 白兰地/勃兰地	calory 卡路里/卡洛里/加落里
cashmere 开士米/开司米/开四米	cheese 吉士/吉司/吉斯/计司
chocolate 朱古丽/朱古力/查古律/诸古力	curry 咖喱/加里/加厘/介哩
gentleman 尖头满/尖头鳗/真特尔门	golf 高尔夫/果尔夫/考尔夫
guitar 吉他/吉它/给他	Esperanto 爱斯不兰托/爱斯不难读
parliament 巴力门/巴烈门	piano 披亚诺/披耶拿/披霞拉
watt 瓦特/猾脱	waltz 华尔兹/华尔姿/窝尔兹

目前还并行使用的有:

Hollywood 荷里活/好莱坞

pizza 披杀/比萨

sandwich 三文治/三明治

rumba 轮摆/伦巴

在香港,不少音译词连内地人也不知到是什么。如下面是石定栩等(2005)提供的研究。

show:内地和台湾音译成“秀”:时装秀、做秀,但香港音译成“骚”:举行慈善骚。

ball:内地意译为“球”,但香港音译为“波”:波经、波鞋。甚至引申出“女性胸部”:波霸(乳房特别丰满的女性)、食波饼(身体碰触女性胸部)、送波饼(女性主动将胸部贴到对方身上)。

hose:内地意译为“管子”,但香港音译为:氧气喉、消防喉、煤气喉、铁喉。

fare:本指车票钱,引申为“票”。香港音译为“飞”,就有了“扑飞”、“派飞”。

gay:内地意译为“同性恋”,香港音译为“基”:基佬、基民、搞基。

可见问题还不在于哪个音更接近些,而在于汉语是表意文字(ideograph),其本质特征之一是音形义一体,一个音节,一个符号,一个意义,三者在这上统一起来,密不可分。有音必有形,有形必有义,音节是区别意义的单位,只要使用了汉字,就很难避开汉字所代表的意义。为什么“骚”和“喉”等难以接受,就是这些音译词有强烈的表意性。把 show 音译成“秀”还是“骚”,把 AIDS 音译成艾滋还是爱滋,把 buddha 音译为浮屠、浮图或佛陀,都给读者以不同的联想。而英语则不同,除词根、词缀有意义,音节是没有任何意义的:li-ber-ty, ma-ga-zine。

音译的目的是要避开意义,而汉字的本性就是顽强表义性,无论挑选哪个字,字的形符本身都已经具备了其固定的含义。这一对天然矛盾的存在,使得汉语使用音译就非常谨慎。如把 Mozambique、English、America 翻译成:莫三鼻给、英吉利和美利坚,这些字要么具有贬义,要么具有褒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翻译中出现的“意义增值”。再如 dioxin 是疯牛病的致病元凶,中国人把它翻译成“二恶英”。但果真是那么“恶”?为了减少这种意义,现都设法挑中性意义的字:莫桑比克、英国和美国了。再如,party—派对, jacket—夹克, shock—休克, dink—丁克,这样音译词虽然弱化了汉字表意功能,但是干扰还是存在,其联想因人而异。如“派对”是为一对一对情侣或夫妻办的等。正是这种难以摆脱的干扰迫使人们放弃音译,转向意译。这也算是一种文化“排异现象”吧(王东风,2002)。

而英语作为拼音文字,词的构成单位是字母,是没有意义的纯符号,无论是拼写还是发音都无法产生意义联想。拼写和意义分离就可以做到零干扰。另外,英语单词音节的平均长度超过汉语单词,诸如 subconsciousness, urbanization, interdependence 这样多音节的词是常见的。因此英语如从其他语言如汉语中借入“算盘”、“太极拳”等多音节词,即使把所有听到可分辨的音节全记录下,音译出来多音节词:suanpan, TaiChi-chuan,除了音素组合有点怪,音节长短并没有什么异常,并没有不符合英语的语音构造。反之汉语对待英语的 democracy, romanticism 这些有五六个音节的词,音译就有点困难,即使能把所有音节用汉字翻译出来,“德谟克拉西”、“罗曼蒂克”,由于违反了汉

语大多数词为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因此显得不符合汉语的构词习惯。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少外来词开始时音译,后来抛弃音译,转而为意译为双音节词“民主”、“浪漫”。

周定一(1962)在《音译词和意译词的消长》一文中分析了汉族人吸收外来语时偏重意译的文字心理:

语言文字本身的性质才是根本的、长期起作用的原因。比如说,我们汉语语词的音节简短,不宜于容纳大量的音节过长的音译词。我们的表意文字拿来译音时有时会感到滞重,不能得心应手;有时又会显得随便,难于标准一致。而且我们在表意文字里过惯了日子的民族总爱从文字的表意效果上去费心思,想尽办法叫文字本身能够使人“察而见意”,文字的语音有时候倒可以“不求甚解”似的。“手上长了个疙瘩”、“使绳子打个结哒”、“做碗咯哒儿汤”、“飞起块土圪塔”……其实都是 geda(r) 或 gade(r),然而要写成各种各样的形体才满足“字必有义,一字一义”的文字心理。我们吸收外语所以偏重意译,这种文字心理大约也起了相当作用。(即使是音译词,也常常爱附带上一点儿若隐若现或者似通非通的表意色彩,例如“梵啊铃”、“商籁体”(sonnet)、“模特儿”、“盖世太保”(Cestapo)、“幽默”等等,有时为了将就字义,宁可在对译的语音上马虎过去。)

9.3.1.2 分析性语言和综合性语言

汉语是分析型语言,词语的书写形式具有很强的理据。对于英语中的派生词和复合词,都可以采取分析法,在汉语的词库里找到表示相应意义的语素,用语素加语素的复合词构词法来译出外来词。如:sub + conscious(下 + 意识), super + market(超 + 市), commun + ism(共产 + 主义), micro + scope(显微 + 镜), hot + line(热 + 线), soft + ware(软 + 件)。

即使是单纯词,语素没法分析,也可以在音译的基础上,加上意义贴切的上义语素,用汉语典型的偏正结构进行改造,形成“属”加“种差”这样可分析的词:

golf(高尔夫 + 球)、neon(霓虹 + 灯)、jeep(吉普 + 车)、sardine(沙丁 + 鱼)、beer(啤 + 酒)、AIDS(艾滋 + 病)、puff(松 + 饼)、robot(机器 + 人)、fax(传真 + 机)、camera(照相 + 机)。

而英语是综合性语言,大多数是没有理据的单纯词,一个词就是若干的字母的组合,本身没有意义,可以随意被赋予任何意思,这就为音译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不会出现汉语中方块字对意译的冲突。因此英语对外来词音译,按音节进行字母组合,用来表示汉语中这个意思或那个意思,还是约定俗成,如 typhoon、ginseng、mahjong、kowtow,这样音译词都符合英语单纯词的特点,而且可以随意引申出更多的意义。但如意译,用分析性方法组词,可能要用好多词才能说清楚。如 tribute rice(贡米)、bean curd(豆腐)、mandarin duck(鸳鸯)。而且即使这样的意译词,意义还是不能从字面上推导,如 work point(工分)、foreign devil(洋鬼子)、sweeping graves(扫墓)、iron-rice bowl(铁饭碗)、moon cake(月饼)、eight-legged essay(八股文)、wall-poster(大字报)、running dog(走狗)等词都有很深的文化背景,对英族人来说,还是一堆无意义的符号,和 fengshui(风水)、suanpan(算盘)等音译词没有什么区别,还是需要进行解释,意义还是约定俗

成的。甚至更会比音译词引起误导。我们注意到凡是音译的,都是英美人翻译的,而意译词大多是中国人翻译,然后传入他们的语言的,如 paper tiger、iron-rice bowl。

9.3.2 文化习惯

语言是文化的沉淀,必然要受到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这一影响不仅决定着民族语言自身结构系统的建立,而且也决定其对外来语的吸收。古汉语的哲学文化心理是具体形象和联想顿悟。名实统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孔子),外来词音译必然产生“名不符实”和“言不尽意”的情况,因此从中国人喜欢可解性文字的文化心理出发,就会有寻求调整外来词的形意关系,解决名实之间矛盾的努力。而意译、音意兼顾、半音半意、增添类词和偏旁等就是这种努力的表现。从“德谟克拉西”、“得律风”到“民主”和“电话”的演变说明了音译对具有形象思维的中国人来说是矛盾的。音译无法给人从文字的形、意上得到具体而形象的感受,因此大多数外来语进入汉语都不得不放弃语音的完全对等,而转向字义。如“巧克力”,原来有“朱古律”、“查古列”和“句古力”等音译法,最后流传的是“巧克力”。书写形式筛选的结果也证明了音译词的表意功能。再如金属元素“镭、钾、钙”和化学元素“氨、氮”等都是在音译基础上通过加“金”字或“气”字旁这样的形符来暗示外来词词义的意义类属和指称范围。汉语造词顽强的表意性还表现在书写形式的联想功能上。如好莱坞女影星 Vivienleigh 音译为“费雯丽”就能说明问题。尽管原名看不出性别,但翻译过来后,是女性就在声音相似的基础上加上草头、女字旁等,尽量女性化。如:安娜(Anna)、里娜(Rena)、杰丽(Jerry)、玛丽(Mary)、珍妮(Janet)、路易莎(Louise)、苏珊(Susan)、索菲娅(Sophia)、莉莉(Lily)。是男性的也不例外,用百家姓套,如萧伯纳、卓别林、杜威、高尔基、罗斯福、张伯伦、丘吉尔、刘易斯等。可见音译外来词,一求字音相似,二求用字可解,如发生冲突,常以前者迁就后者。

从文化思维习惯看,英语比较抽象,汉语讲究具体。比较英汉电影片名就很可能说明问题。如汉语翻译英语电影片名基本上采用意译,即使碰到人名地名要求音译,也必定添出一定的意义,越具体越好。比较下面英语片名和汉语的翻译:Patton《巴顿将军》,Rebecca《蝴蝶梦》,Casablanca《北非影谍》,Hamlet《王子复仇记》,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廊桥遗梦》,Waterloo Bridge《魂断蓝桥》,Memento《记忆碎片》,Lolita《一树梨花压海棠》,Donnie Darko《死亡幻觉》,Leon《杀手莱昂》,Forrest Gump《阿甘正传》。可见英语基本上都是以故事的主人公或发生地作为片名,而汉语音译这些人名地名总感到抽象,必须添出具体意义才感到符实。

拒绝音译,倾向意译也说明了汉文化甚至是近代文化对外来语的态度上总体来说是比较保守的。不说清代的锁国政策,对外来语的敌视态度,即使是当代,在强调汉语“规范化”和“纯洁性”的同时,对外来语也持否定、甚至是排斥的态度。如黄伯荣和廖序东(1981:285)在其主编的高等学校教材《现代汉语》中告诫学生“不要滥用外来词。滥用外来词有损害于语言的纯洁”。杨华和蒋可心(1995)文章则批评在外来词的吸收和使用上,学术界有一种“盲目慕外文,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心理因素”和“崇洋媚外心理状态。”更有言辞激烈者将滥用外来词与“有损国格”、“语言入侵”联系在一起

(《光明日报》1994/811)。这样出现了净化汉语,减少使用外来语的浪潮并不奇怪。可以说汉语引进外来词的态度是消极的,只有在自己的语言不够用的情况下,才使用外来语。而英语即使有同义词,也再次引进,甚至为引进,改变本族语同义词的意义。如英语的 wed 原表示“结婚”,但传入法语词 marry 后, wed 就委曲求全,下降为构词成分: newly-wedded、wedding ring。还有表示“动物”的 beast,借进 animal 后, beast 就改为“野兽”(a wild quadruped)。汉文化对外来词的消极和敌视态度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外来词的语体意义一般比较低,大多在口语中流行。原因就是上不了正规的书报刊物。而英语的外来词由于大多是外来占领者和统治者语言,反而语体比本民族词高。

在既需要外来语,又要捍卫民族文化的矛盾中,只有走“吸收—消化—改良”的意译道路,将外来词纳入汉字造字的构词模式,成为符合汉语规范的词,才能做到“洋为中用”,捍卫汉语的纯洁性。因此,在当时批判洋人的年代里,引进 *Gone with the Wind* 美国大片,电影中甚至出现了郝思嘉、白瑞德、韩媚兰这些完全汉化的外国人名。

但应该注意到的是,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人们对外来词态度的改变,最近十多年音译词开始增多起来。如 cool 音译成“酷”就是一例。尤其是科技词汇,大多数是音译的:逻辑(logic)、淋巴(lymph)、克隆(clone)、基因(gene)、伊妹儿(email)、因特网(Internet)和纳米等。甚至原来已经意译的词开始重新使用到音译。按照一般规律,外来词的引入首先以音译词形式出现,而后在使用中逐渐转化为汉民族乐意接受的意译或音意兼译的形式。然而在一定情况下,又会出现了一些音译词“回潮”的现象。如 cartoon,最早是卡通,后来用动画片,流行了几十年,又用卡通。还有 microphone 最早音译为“麦克风”,后来被意译词“扬声器”所取代。而近几年来,随着娱乐界的日趋活跃,“麦克风”一词重新抬头,频频出现在人们的口头上、大众媒体上。我们在报刊上经常看到的“派对”(party)、“嘉年华”(carnival)、“派司”(pass)也是音译词的回潮。根据郭鸿杰(2005)对2003年的文汇报的统计,发现媒体有偏向音译词的趋向。

表2 三个词的音译和意译使用情况调查

英语原词	bus		taxi		cartoon	
汉语翻译	巴士	公共汽车	的士/的	出租车	卡通	动画
出现次数及比例	148(63.2%)	86(36.8%)	982(74.3%)	340(25.7%)	176(50.7%)	171(49.3%)

但由于音译涉及字的字面意义的增加,如“爱滋”、“伊妹儿”,因此这一缺点限制了其大规模使用。这里,日本借词方法的变化值得我们注意。传统上说,日语对外来词也采取意译法,但近些年来已基本停止用意译法,改用音译,即用片假名逐音记录外来词。片假名如同汉语拼音,是纯粹的表音文字。日语是汉字和平假名并用的,即汉字掺杂在假名中运用。但最近十几年,日语正越来越向表音文字方向发展。外来语的借入本意是为了弥补本国语的词汇缺失。但现在日语中即使有某个词存在,也还会再次用片假名按其发音引入外来语,直接吸收语言的实质——音声。这种借词法不仅省去了意译造词的辛苦和漫长的过程,节约了大量时间,适应了时代的快节奏,而且避免了音译过程中产生的增义情况,使翻译更准确。从而大大加快了外来词的引进速

度。那么我们是否也可学学呢? 如用拼音来音译, 至少不会出现爱滋/艾滋、伊美儿/伊妹儿这样混乱的情况, 也不会出现 presentation 至今没有汉语译名的情况。汉字音译和汉语拼音音译不同, 如 Benz, 无论音译“本茨”或“奔驰”, 都还是有一定的意义和联想, 而用汉语拼音 benzi 翻译和日语用片假名ペンズ记录, 就没有这个缺点。

9.4 英语词语对汉语影响

不同语言的交流和接触必然会引起借词输入国的语言的变化。这样的变化会影响到语音、节律、形态、词汇、句法和语用等各个层面(Romaine, 1955)。王力(1954)曾经就西方语言对汉语的影响归纳为7个方面, 如复音词的创造; 主语和系词的增加; 句子的扩充; 可能式、被动式和记号的欧化; 联结成分的欧化; 新替代法和新称数法; 新省略法、新倒转法、新插入法等。但这些大多数是句法方面的。那么在词汇方面, 外来语尤其是英语词语对汉语的影响是什么?

9.4.1 词语

9.4.1.1 词语多音节化

现代汉语的词汇是以双音节为主, 多采用两个单语素相加的方法合成复合词, 语素基本上和音节对应: 一个语素一个音节。然而由于外来词尤其是音译词的增加, 汉语词汇结构出现了一个较为明显的变化: 单语素多音节的词大量增加, 如的确良(dacron)、脱口秀(talkshow)、白兰地(Brandy)、蒙太奇(montage)、迪斯科(disco)、马赛克(mosaic)、海洛因(德语 Heroin)、高尔夫球(golf)、波尔多液(Bordeaux)、歇斯底里(hysteria)、奥林匹克(Olympic)等等。即使是意译或音译为双音节的词, 由于参与了和其他语素结合, 又产生了多音节词, 如由咖啡(coffee)一词引出了咖啡壶、咖啡杯、咖啡伴侣、咖啡糖、咖啡剧、咖啡病等词, 由沙发(sofa)产生沙发套、沙发椅、沙发床、沙发垫。随着大批音译外来词的介入, 汉语中多音节词在量上有了飞速的递增, 使双音节复合式构词占主体的汉语词汇结构开始发生了变化。

同时, 音译词也使同形异音甚至异义词大量产生。如“卡”字原来是“夹、按住”的意义, 发 qia。后来在音译 cartoon(卡通)、calorie(卡路里), 出现了 ka, 意思也不是原来词义。“伽”原来发音 qie, 在翻译 gamma(伽马), 出现了 ga 音。最明显的例子是“的”在音译 taxi 时出现了 di, 意义由助词演变为表示“交通工具”的语素。

可见大量音译外来词的增加, 改变了汉字以形表意的特点。语言的准确性和简洁性是一对矛盾。就好比经济中的收益和成本的矛盾, 要提高收益, 就必然要增加成本, 而要降低成本, 就会影响收益。要把外来词翻译得清楚无误, 就得使用意译, 结果往往是短语; 而要用词来对应, 尤其要纳入汉语双音节或三音节的框架, 只能是音译(因为好的意译, 如“民主”等不是一朝一夕的), 而结果是牺牲意义的清晰。如 parka、moccasin、dink 可以翻译成“派克”、“莫克森”和“丁克”, 也可以翻译成“戴帽毛皮外套”、“鹿皮软平底鞋”和“夫妻双方都有工作但无子女”。但人们最后往往选择了音译, 也就是说简洁战胜了准确。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几年音译词和外来词有上升的势头。

音译词造成字音、字义逐渐分离,理据性减弱,人们很难从下面词的字面意义推测词义:厄尔尼诺(西班牙语 Nino,表示“一种反常天气和海洋异常现象”)、开司米(英语 cassimere,表示“高级山羊绒”)、蔻丹(法语 cutex,表示“一种指甲油”)等等。也就是说克隆、派对、雷达、激光、卡通、丁克这些音译词已变为纯粹的符号。随着这样的词在汉语词汇中的比例扩大,将对汉字系统发生质的变化。

9.4.1.2 构词成分字母化

汉语在音译词增加的同时,原词借入有迅速发展的趋势,数量已经超过音译词,大有后来居上之势。1980年版《现代汉语词典》还不收入英语原词或字母词,但在1994年的修订中就以附录形式收录了39个以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2002年增补本《现代汉语词典》收入字母词猛增到142个,英语缩略词占到了77%。到了2005年的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中这个数字增加到了182个,其中英语缩略词为148个,占总数的82.2%,英语原词(如 Internet)3个,占16.8%,英汉混合词(如 A股、B超、Y染色体、T恤衫)为17个,占9.4%。这三类就有168个,占到93.3%(其余的是汉语字母词如 HSK、RMB、GB 和来源希腊语的字母词如 α 粒子、 β 射线、 γ 刀)。

1993年版的《汉语新词语》(刘一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中仅收录了“BP族”一个字母借词。2005年版的《新词新语词典》(沈孟璿,四川辞书出版社,2005)中,收录的字母借词达254个(其中包括238个以汉字夹杂英语字母形式出现的以及16个以阿拉伯数字与英语字母形式出现的字母借词)。《实用字母词词典》共收词1356条,其中来自英语的字母词共857个,占总量的63.2%,来自希腊语20个,法语的5个,拉丁语的3个,还有39个是汉语拼音缩写转来的字母词。

原词尤其是原词中的字母词借入在数量上的激增可以从当今传媒中明显感觉出来。其进入当代汉语的速度之快,只要你随意翻开每天的报纸杂志,就不难感觉到这一点。根据周健等人(2002)的对一个月(30天)的《羊城晚报》的统计,发现用英语字母直接表达出现次数为5106,每天就有161.8次。徐卫、梁慧(2005)对《文汇报》1965年、1975年、1985年、1995年和2005年这五个年份中十月份31天的报纸中出现的英语原词(字母词、单词和短语,不包括广告)统计如下:

表3 英语原词出现的变化

日期	数量	举 例
1965	10	MP-13(装甲车),E-100(喷气式战斗机),B-57(轰炸机)、X光射线
1975	0	
1985	30	OK、AIDS、HPA-33、ABC(电视台)、Claude Simon(人名)
1995	462	CT, OK, VCD, DVD, NBA, TNT, KTV, ITV, LD, CNN, Gene、homepage, Internet, Hollywood
2005	1428	NBA, DVD, NASA, GDP, WTO, sweet, sofa, Google, global, photo, color laser

如《申江服务导报》2005年第394期的一些例子:

“用生日蛋糕和酒精埋没 Single Night 日子”、“就在他们‘Women gossip’的同时”、

“完成各种 mission impossible”、“有关公司的 confidential”、“Sales 能做到叫客户认人不认公司”、“大牌云集的 Shopping mall”、“狂野奔放的 rock girl”、“全球员工收到一封 E-mail”、“另一场则是在 VIP room 举行的音乐盛典的预热 Party”、“俱乐部的超级 fan”。

根据北京语言大学 DCC (Dynamic Circulating Corpus) 博士研究室对字母词的统计,2002 年《人民日报》共出现 11 748 个字母词。

正如朱永锴、林伦伦(1999)说的“夹用外文字母或全部使用外文的词越来越多”。王琪(1999)也认为中国内地“已开始接纳了这种非汉字语素,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打破了汉语只用汉字语素构词的规限。”并在 1997 年预言:“十年后《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将会收录更多的这类混合词,其增长率将会超过 40%。”

应该看到,随着汉语构词中出现的字母化现象,也激发了汉语拼音字母缩写语的使用。如 HSK 就是 HanYu Shuiping Kaoshi 的缩写,PSC 来自 Putonghua Shuiping Ceshi,它们比“汉语水平考试”和“普通话水平测试”要简洁经济多了。再如 GB(国标)、RMB(人民币)等字母词。

原词尤其字母词的大量使用除了说明当代社会对外来词和外来文化的态度转变外,还有其他一些语言上的原因。

1) 字母词符合简约的原则。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都力求用尽可能简短的语言表达尽可能多的信息,如果意译英语缩略语的意义,就需要很多的汉字,如 DNA 和 CPU,用汉语表达就必须把其全称翻译出来:“脱氧核糖核酸”和“计算机中央处理器”。可见,使用原词可以大大减轻语言交流负担,无论是口头交际还是书面记录(尤其是计算机时代的键盘输入)都体现语言简洁和经济的要求。从另一角度看,字母缩略词的使用可以丰富汉语词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汉语对一些事物、概念冗长的表达方式,增加单位文字内的信息容量。如用“B 超”代替“诊断疾病的超声显像法”,简明扼要,言简意赅,而且表意性更加准确。因此字母词要比同是外来词的原词更充满活力。

2) 有些外来词难以意译或音译,特别是汉语中没有对应音素或对应表达,如 vs. 在“数码 vs. 传统”这样的表达,汉语中几乎找不到一个相应的词来翻译 vs.。“对”是对抗的意思。但 vs. 不仅有“对抗的对立”意义,还有“并列比较的对立”意思。再如 OK 在“必须台台 OK”、“京剧,OK”、“几分钟可以 OK”。这些表达中,OK 作为一个口头词可以作形容词,名词和动词,意思从“完美”、“成功”、“胜利”不等。还有 ppt、presentation、MP3 等例子。与其费劲想一个能确切表达其意思又符合汉语造词的汉语,还不如直接使用原词。

3) 随着社会和科技的不断发展,各种新词将会不断涌现,来不及翻译处理也是一个因素。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新词在西方产生,同时就传到中国,中间已经没有了时间差。在较短时间里,人们无法准确而又贴切地用汉字表达,即使翻译出来,也很难统一,甚至一份报纸上出现两个不同的翻译。在这种情况下如直接引用原词,就可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混淆。可以说原词的运用就好比日语中片假名的运用,对迅速接受外来信息,吸收外来技术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4) 使用原词和人类的猎奇心理也有关系。在方块字中出现拉丁字母,不仅有感官的冲击力,而且由于拉丁字母和英语单词往往是高文明、高教育、高科技和高质量的象征,因此传媒和广告都倾向于使用原词,标新立异,追求眼球效应。

5) 港澳使用原词的影响。由于历史等原因,港澳台地区对外来词采取更宽容的态度。如在香港英语作为唯一官方语言地位有100多年历史,在行政、司法和教育等领域占据支配地位。因此在香港人的日常交流,尤其是媒体中直接采用原词是常见的。甚至口语中也经常听见这样的混合语:好 high、好 nice、好 enjoy、好 fit、hold住。正如吴东英(2001)指出的“港澳地区对英语文化以及英语、拉丁字母词的容受度比大陆高”。媒体的传播和人员的流动使得这种处理外来语的方法直接影响内地。

6) 语言认同程度的提高。全民素质的提高使字母外来词具备了接受的可能性。如英语教学的普及,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这都是原词广泛运用的基础。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奥运会和世博会的申办成功,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交往越来越频繁,政府、学校等有关方面都加大了提高全民族外语水平的力度,出现的全民学英语热,使得 Hello、You are welcome、APEC、WTO、EXPO等成了市民的英语培训内容。这一切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对英语原词的认可度和理解度,从而为报刊上出现GDP、GNP、IT、MBA等英语原词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全民英语素质的提高使字母借词具备了在中国被广泛接受的可能性。

7) 原词的大量出现和使用与我国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也有极大关系。诸如 Pizza、IBM、TOFEL、GRE等都是外国公司产品 and 广告的宣传,外国教育机构和考试机构在中国的建立,以及中国留学人员回归的结果。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与外部世界贸易增加,必然要引进更多的概念,需要有新词语来表达。

8) 网络通信的发展给原词普及创造了条件。不可否认,网络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比较钢笔和电话,键盘对原词的运用和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键盘字母的输入对缩略词来说比汉字输入更迅速,因此出现了一大批网络用语,其中不少直接是英语原词如:F2F。

9) 青少年群体因素。青少年是字母借词的一个特殊的接收和传播人群。这与青少年独特的心理特点以及所接触的文化有关。相比其他年龄层次的人,青少年的英语水平相对较高,思想最活跃,接受新事物和外来文化更快,而且他们更多地追求个性化的东西,追求时尚和新潮,标新立异。这一切都使得字母借词在青年人的语言中使用频率最高。尤其是口语上,青少年往往直接用英语说一些品牌如“Nike”、“Adidas”、“Reabok”。再者,青少年热衷于一些诸如玩电脑游戏、上网、看原版片、卡通片、体育赛事、港台片或听音乐等娱乐活动。在这些过程中,多多少少会接触到许多的英语,这使他们更加容易从潜移默化中接受一些字母借词。

10) 更大程度地保留外来词的原生态文化意义。如 party 翻译成“晚会”就不能准确表达西方国家的 party 的含义。这也可以解释在对具有比喻形象的外来词的翻译中,往往采用直译的方法,目的就是更多地保留民族文化色彩。比较下面的直译和意译,就知道为什么前者战胜了后者而使用开来:黑马—出人意料的优胜者(black-horse)、白领—管理、技术人员(white collar)、热狗—红肠面包(hot dog)、跳蚤市场—经

营廉价商品的露天市场(flea market)、千年虫—电脑千年问题(millennium bug)、处女作—作者第一个作品(maiden work)。当然这和直译表达简洁,更像词语有关。如果汉语里本来就有表达同样意义的词语(一般都很简洁,不大超过4个汉字),就无所谓保留原生态文化意义,因此多半采用意译:skyscraper(摩天大楼)、midwife(接生婆)、big wheel(要人)、hardback(精装本)、red carpet(隆重接待)。

正如日本人对音译词的激增表示担忧,国人对汉语原词的激增也表示出不少关注。如胡守钧在《维护汉语的纯洁性》(《中国教育报》2002年4月2日)中说:“汉语面临中英文拼盘化的危险。中国历史悠久,文明流长,现有汉字是从甲骨文、金文渐变演化而来,形成了独特的方块字系统,与拼音形态的英语完全不同,两种系统各有长短,此处暂且不论。英语缩写词直接嵌入汉语系统,反差极大,破坏了汉语系统的内在和谐及形体之美”。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文字处处长于虹在《关注字母词在中文中的渗透》(《中国教育报》2005年7月24日)一文中说:“如果我们在对新事物、新观念的表述上过分依赖字母词,从读音到书写形式上照抄照搬另外一种语言的词汇,也反映了在吸收外语词方面手法的单一、简单化,使外文词语挤压了本民族语言独特的创造新词汇的能力。长此以往是否会使独具特色的民族语言退化成为一种无力表现新事物、特别是高科技的落伍的语言呢?如果将来的中文演化成了汉字记录的原生汉语词汇和字母形式记录的英文词汇杂糅形式,汉语汉字还能作为中华文化的显著标志在世界文化之林独放异彩吗?在字母词的使用上不能无为而治,还是应该关注这一语言现象渗透蔓延,限制其消极作用,至少不应任由其急剧增多,应避免其造成交际障碍。”

但是存在和流行必定有其合理性。这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引进阿拉伯数字的发展情况。根据虞培祥等(2006)对从1954年到2005年历届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统计,六七十年代,阿拉伯数字根本无容身之地,直到90年代左右才开始广泛采用阿拉伯数字。尤其是近几年的工作报告,阿拉伯数字的比例已接近汉语数词的比例。若扣除由“一”、“二”、“三”等数字构成的复合词如“一定”、“二胡”、“三轮车”和成语如“一朝一夕”、“三心二意”、“七零八落”(这些数字已没有实在数量意义),那么阿拉伯数字使用的频率其实已经超越了汉语的数词。考虑到阿拉伯数字使用的范围和频率,我们可以预料,汉语中纯粹表示数量的数字开始渐渐弱化,很可能在今后被阿拉伯数字所替代。究其主要原因就是阿拉伯数字无论在书写上还是在阅读上远比汉语数词简便,直观。请比较:3025 = 三千零二十五。数字越大,其优越性越明显。正因为如此,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出版局等,于1987年2月联合发布了《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宣布今后“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且又很得体的地方,均应使用阿拉伯数字”。不可否认,这样的规定对于阿拉伯数字的推广起到了积极的意义。在当今世界的信息化时代,崇尚量化时代,以及全球化时代,无论是从国家GPT、企业大学座次、城市居住的排名,到失业率、居民消费物价指数统计,再到世界经济文化交流(阿拉伯数字是世界上真正通用的语言),阿拉伯数字在其精确性、方便性和通用性等方面都起着汉语数字不能起的作用。从阿拉伯数字的借用和发展,我们不能看到字母词的明天吗?

英语原词尤其是字母词的借入和阿拉伯数字的借入非常相似,其作用是完全意译所不能替代的。

9.4.1.3 一义多词化

大量各种形式的外来词的借入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方式,一义多词现象明显增加。这是由于采用不同的方法引入外语词而造成的。如呼啦圈(健身圈)、比萨(意大利馅饼)是音译词先出现,后来有了意译词,但没有能够取代音译词,造成两者并存的局面。当然,也有意译词先出现,后有音译词,使用时音译、意译并行。如出租车(的士)、洗发水(香波)等。还有意译词、字母词并行,如飞碟(UFO)、工商管理硕士(MBA)等。更多的是香港、台湾等地的不同译法,如贴士(tips)和提示。

这种一义多词现象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外来词的各种形式起到不同的语体作用有关。如“托福”和“TOEFL”,前者是 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的音译词,带有明显的褒义色彩,而后者是英语首字母缩略的原词,不带有任何褒贬色彩。再如“艾滋病”和 AIDS,前者是中性的,后者有些贬义色彩。同样“巴士”口头味道浓一些,而“公共汽车”偏向于书面体。

9.4.2 词缀

汉语本族语里能够真正成为构词词缀的语素不是很多,所以,人们一直认为词缀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但汉语在吸收外来词,进行意译时产生了一些类似词缀的构词成分的同时,也强化和丰富了汉语的词缀系统。魏志成(2003)认为:“汉语在19世纪前就已产生了前缀和后缀,但这些字缀数量极其有限(如前缀:初-、老-、小-等几个),非词化(如后缀:-子、-儿、-头等几个),总体上带有封闭性。汉语从19世纪起,通过多种渠道与外国语言逐渐有了直接或间接的接触,这些接触使汉语产生了许多新词。在新词中以合成词为绝大多数,其中有不少原来为自由语素的字逐渐降格成了字缀。这类字缀与先前的字缀所不同的是,他们具有明显的开放性,造词能力强。”如:

超:超市 supermarket/超人 superman;非:非会员 non-member/无意义 nonsense;性:能动性 activity/优越性 superiority;化:现代化 modernization/自动化 automation。

尤其是从日本传入的意译性词缀更是对汉语词缀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外来词对汉语词缀的影响。

1) 古汉语中有些类似词缀的词,既能独立用,也能和其他单纯词构成复音词,位置相对固定,但能产性不强。只是在外来词的影响下,数量上和范围上都增加和扩大了,并彻底降格为词缀。如“者”在文言文中就有“老者”、“道者”、“侍者”。但受英语 teacher、worker、inventor、editor 的影响,“者”的使用范围扩大了,可以出现在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后面。如:

名词:责任者、当局者、失败者、无神论者

动词:出席者、造谣者、目击者、幸存者

形容词:强者、前者、富有者、优秀者

宾动结构:金钱崇拜者、事业开创者、病毒传播者

动宾结构:违抗命令者、爱好文学者、冲锋陷阵者

再如“们”的用法始于唐宋,但是用在代词后面。如《辞源》对“们”注释是加在代词后,表示多数,因此有“我们”、“你们”等。但由于英语的复数名词基本上都是加-s: friends、presidents、scientists、musicians,因此在英汉翻译时,翻译者一般用“们”直译-s,这样,“们”就开始出现在名词后面了:朋友们、专家们、孩子们,领导们、科学家们、白衣天使们、委员们、姐妹们、少男少女们。汉语“们”一般不用在单音节字后,但现在受英语影响,也有官们、兵们、贼们、星们等用法。由于英语对无生命的事物也是用-s的:machines、shops、books、cars,因此在汉语网络语言中竟然还出现了电脑们、新车们。我们不知道,“们”的发展是否会完全和-s有同样的语法和语义特征,出现“思想们”、“理论们”这样的用法。

再如“化”,《辞源》的解释是“变化、改变”。古汉语当中就有羽化、物化和卵化这样的词。但是这时的使用是作为自由语素。有意识地把“化”作为词缀来构词还是在翻译英语 beautify、naturalize、deepen、modernization 这些词时,从-ize、-ify、-en、-zation 这些词缀中拓宽了汉语的“化”的构词范围。如 Packard(2000)给出的-化的词缀使用:

动词+化:开化(civilize)、退化(degenerate)、纯化(purify)、民主化(democratize)、正常化(normalize)、归化(naturalize)、感化(sensitize)、磁化(magnetize)。

名词+化:人性化(make human)、汽化(vaporize)、氧化(oxidize)、欧化(Europeanize)、石化(petrify)、骨化(ossify)。

我们再来看“性”。在古汉语中就有“天性”和“人性”的说法。《辞源》解释“性”有四个意思:人的本性,事物的本质,生命和性情。这时的“性”还是一个自由语素。作为词缀使用是在对英语 relativity、flexibility 这类词的翻译中。结果在汉语中广泛使用:

名词后:普遍性、戏剧性、规律性、理论性、权威性、周期性、统一性

形容词后:刚性、脆性、灵活性、先进性、舒适性、可能性、不可战胜性

动词后:开创性、控制性、批评性、建设性、发挥性、互换性

汉语当中的半-、不-、超-、单-、多-、非-、前-、外-、伪-、无-、再-、自-等在古汉语经常用在字首,但派生有限,因此没有形成真正的词缀。只是在英语 hemi-、semi-、il-、im-、ir-、sur-、over-、mono-、multi-、poly-、non-、ex-、fore-、pre-、exo-、pseudo-、a-、ex-、re-、self-这些词缀的影响下,汉语这些字开始能产,而成为词缀:半封建、半导体、半流体、半殖民地;不法、不轨、不规则、不公平、不结盟;超市、超自然、超音速、超意识;单程、单向、单边、单方面;多元论、多功能、多中心、多细胞;非法、非金属、非公经济、非正式;前缀、前言、前任、前例;外层、外族、外大气层;伪民主、伪科学、伪政府、伪气功;无生气、无条件、无性别、无政府;再生、再教育、再就业、再学习;自治、自信、自立、自助。

2) 汉语中一些词缀原来是单纯词,作为词缀的用法是直接由外来词缀翻译过来而产生。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词根翻译,如英语中“micro-”:microbiology、microscope、microwave,这样“微-”就形成了新兴的词缀:微电机、微生物、微型电脑;在翻译“neo-”:neonatal、neorealism、neofascism 中,产生了“新-”:新生、新现实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在翻译“pan-”:panorama、pantheism、Pan-American 中,产生了“泛-”:泛美、泛神论、泛太平洋。第二种情况是词缀翻译。如翻译 depth、width、strength,提炼出“度

(-th)”:强度、宽度、深度;在翻译英语的“-ism”和引进了日语的汉语借词“主义”后成为一个词缀,出现了共产主义、自然主义和拿来主义。再如较新的词缀“迷你”是从英语“mini-”借入的,从迷你车(minibus)引出了迷你帽、迷你裙、迷你相机、迷你音箱、迷你市场、迷你计算机、迷你游乐场。

9.4.3 语素

外来词对汉语的影响在语素方面主要表现在促使大量新语素的产生。我们分别从非自由语素和自由语素两个方面来分析。

9.4.3.1 非自由语素

外来词的引进,无论是音译还是意译,都使汉语的非自由语素大量增加。首先看音译产生的语素。我们知道在音译外来词时,需要在汉语字库中寻找声音相似的汉字。由于汉字是表意文字,为了避免汉字本身带来的意义干扰音译词的词义,音译汉字的选择往往挑选没有意义的音节字,或没有实义的虚字。如巴士、咖啡等。但一旦这些汉字选定,即成为了音译词的构成成分,往往会迅速语素化,演变成为一个有意义的、能产性很强的非自由语素。如英语 taxi,音译为“的士”:有了普通的“的士”后,就根据“的士”的功能和结构有了“面的”、“轿的”、“货的”、“残的”和“警的”等。而司机成了“的哥”、“的嫂”、“的姐”、“的爷”,用车的人可以“打的”、“拦的”、“搭的”、“叫的”和“坐的”。这样“的”从原来一个助词变成了一个表示“出租车交通工具”意义的新非自由语素。再如 bus,音译成“巴士”后,人们又创造性地生成出大巴、中巴、小巴、微巴、冷气巴、巴姐、巴嫂。在使用过程中“巴”这个原本是个表音的单位被赋予了一定的意义,成为一个音义结合的新非自由语素。徐通锵(2004:150-153)把这个过程称为字化,即从一个无意义的音节演变为有意义的语素。这种情况实际上早在古代就有。如唐朝时期的借词“佛陀”是从 buddha 音译而来,“佛”原本只是一个表音的单位,后来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佛土、佛经、佛法、佛像、佛身、佛门,结果“佛”就有了意义,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非自由语素,并出现了立地成佛、借花献佛、抱佛脚这样的词。“魔”同样如此,它是梵语的音译词,进入汉语后,变成了一个有具体意义的语素,构成了魔怪、魔力、魔术、魔杖、魔掌、魔头、魔鬼、恶魔、病魔、妖魔、妖魔鬼怪、群魔乱舞等。下面是更多例子。

非自由语素	英语音译	派生词
吧	酒吧(bar)	网吧、氧吧、水吧、陶吧、琴吧、影吧、画吧、书吧、咖吧、露天吧、休闲吧、吧娘、吧女、吧客、吧仔、吧台、吧厅、泡吧、石吧、布吧、迪吧
迪	迪斯科(disco)	迪哥、迪妹、迪姐、迪友、迪迷、迪巴、迪厅、蹦迪
酷	酷(cool)	玩酷、显酷、扮酷、摆酷、比酷、装酷、酷毙、酷哥、酷姐
模	模特(model)	名模、男模、女模、野模
啤	啤酒(beer)	生啤、熟啤、干啤、黑啤、黄啤、扎啤、瓶啤、听啤、散啤
客	黑客(hacker)	博客、蓝客、快客、虾客、朋客、闪客、灰客、咖客

咖	咖啡 (coffee)	咖吧、咖具、清咖、影咖、网咖、冰咖、泡咖、品咖
卡	卡片 (card)	贺卡、饭卡、信用卡、长城卡、充值卡、电话卡、校园卡、上网卡、打卡
波	波 (ball)	波王、波友、波坛、波盘、赌波、赢波、打波、世界波
派	派 (pie)	苹果派、香蕉派、奶油派、樱桃派、南瓜派、菠萝派
因	因 (heroin)	海洛因、可卡因、咖啡因
纶	纶 (vinyon)	维尼纶、涤纶、晴纶

由此可见一个无意义的音节字能否字化,成为一个新语素,关键有两条。从结构上看,是否有构词能力,即能否类推出一批以该字构成的类推词。从意义上来说,指称意义是否扩大,类概念是否形成。否则,还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音节词。如幽默、克隆等,这些选中音译的汉字都没有字化。当然这种情况较少,而且往往是暂时没有字化,也就是说,一旦有需要,可以类推出类似幽默、克隆的词,它们就可能字化,成为语素。因为“汉语是语义型语言,汉字是表意的文字,汉语社团的认知心理不大愿意接受只表音不表意的汉字”(徐通锵,2004:150)。

外来词的意译也可以增添汉语的非自由语素。其过程和音译相反,不是音节字字化,而是实义词虚化。如“网”是个自由语素,原来并没有什么构成能力,构成的复合词非常有限,但在意译 internet,出现“因特网”后,在其义项中产生了“计算机网络系统”的新义项,并马上虚化了,并变成了一个能产性很强的准词缀:网虫、网民、网聊、网谈、网文、网站、网恋、网址、网卡、网管、网费、网友、网页、网迷、网邮、网购、网名、网主、网籍、网事、网吧、网海、网德、网龄、网情、网语、网剧、网缘、校园网。

再如“蓝领”和“白领”,是翻译英语的 blue collar 和 white collar,由于这两个词转喻体力劳动者和办公室职员,因此“领”就有了新的义项“社会阶层”,于是出现了除蓝领和白领外的粉领、灰领、黑领、钢领、金领新词。“领”就成为新的非自由语素。同样“门”,原来是一个自由语素,但在翻译 Watergate 以及派生的 Irangate、Koreagate、Sewergate、copygate 等词中,“门”作为类后缀在中国传开,出现了拉票门、拉链门、鞋带门、月饼门、秘书门、胶水门、解说门、电话门、艳照门、迟到门等新词,结果这个意义的“门”成为了一个构词的非自由语素。动词类同样如此。如汉语中有看跌、看好、看涨、看淡、看稳、看旺、看疲等词,其中的“看”就是在翻译英语 look good、look bad、look up 中,成为一个新的构词语素,表示“有希望”。同样,汉语中的走低、走高、走热、走软、走俏、走强、走牛、走熊、走弱,其中的自由语素“走”在翻译 go popular 中成为一个新非自由语素,意即“变成”。

自由语素	意译英语	派生词
软	soft landing	软着陆、软资源、软指标、软包装、软环、软通货、软饮料、软硬广告、软技术
硬	hard copy	硬拷贝、硬任务、硬广告、硬环境、硬通货、硬指标、硬武器
城	shopping mall	商城、影城、大学城、图书城、服装城、美食城、电器城、儿童城、健康城、娱乐城
村	global village	地球村、民族村、文化村、度假村、亚运村

零	zero distance	零距离、零中介、零首付、零增长、零事故、零犯罪、零利息、零事故
---	---------------	---------------------------------

9.4.3.2 自由语素

外来词对于汉语自由语素的贡献也反映在两个方面。一种是意译,即利用汉语词库中已存在的自由语素词来翻译外来词,使自己的词义得到增加。因此这种方法产生自由语素是意义增添性的。所产生的新的自由语素有的是具有派生意义的。如英语当中的 green revolution 被翻译成“绿色革命”,“绿色”就具有了新的意义,在原来表示“颜色”的语素中又增添了“环境意识”的语素,并由此派生出绿色食品、绿色包装、绿色农业、绿色产品、绿色工程、绿色能源、绿色通道、绿色标志、绿色建筑、绿色银行、绿色消费等。再如“泡沫”在翻译英语 bubble economy(泡沫经济)中,在原有的“聚在一起的许多小泡”语素中,又增添了“虚假”新的语素义,产生了泡沫文化、泡沫新闻、泡沫政绩等词。这样产生的新语素很多。

词	英语词	语素义	派生词
数字	digital TV	电子技术控制	数字技术、数字通讯、数字小区、数字城市、数字相机、数字战场
中心	shopping center	活动集中地	展览中心、考试中心、网络中心、猎头中心、交易中心、科技发展中心
边际	marginal effect	微弱的、边缘的	边际产品、边际营业、边际分析、边际主义、边际效率、边际企业
概念	concept car	设计上的、意义上的	概念房、概念股、概念版、概念商品、概念市场、概念店
垃圾	junk mail	无用的、无价值的	垃圾股、垃圾时间、垃圾食品、垃圾债券

汉语中还有不少自由语素都是通过外来词形成的,只是我们现在已觉察不到了:

太阳(solar): 太阳能、太阳灶、太阳灯、太阳历、太阳系、太阳黑子

工程(project): 水利工程、希望工程、再就业工程、菜篮子工程、送温暖工程

卫生(sanitation): 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公共卫生、卫生设备、卫生带、卫生纸

风险(venture): 风险投资、风险意识、风险资本、风险抵押、风险贷款

电子(electronic): 电子管、电子琴、电子枪、电子计算机、电子音乐、电子手表

用意译产生的自由语素也有是暂时没有派生意义的。如“动作”一词,《现代》中只有两个意思:“全身或身体一部分的活动”和“活动,行动起来”。但当我们把 action film 翻译成“动作片”,“动作”就增添了英语词典中 action 的另一个意思“a fighting which takes place in a war”。还有英语中“sister city”,英语词典中的解释是“one of pair of citi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which share cultural contact as a means of promoting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awareness”。我们把 sister 翻译成“姐妹城市”,使“姐妹”一词的意思又多了一层。“市场”也有这种情况。《现代》中“市场”的两个意思是“商品交易的场所”和“商品行销的区域”,但在把 labor market 翻译成“劳动力市场”后,“市场”就有了英语中 market 的意思:a market is a place for people who are looking for work, and a place

where the jobs are available。

新的自由语素产生也可以通过音译。如“克隆”是英语 clone 的音译,表示“细胞复制”的意思,即可以作动词,也可以作名词。这样一个新的自由语素产生了,并出现克隆羊、克隆人、克隆病、克隆时代、反克隆等词或短语。再如“博客”是音译英语 blog,即“在网络上写日记或小说的人”,于是一个新的自由语素充实到汉语词库中去了,由此出现了博客日记、博客日志、博客运动、博客文化和博客社区等词。这种通过音译产生的新自由语素很多,只是有的没有能产性。如民主、浪漫、香波、引擎、苦力。但它们完全具有派生的潜能。如马拉松是通过音译 marathon 产生的新的语素,一段时间没有产生派生词,但现在出现了爱情马拉松、滑冰马拉松、广播马拉松、接吻马拉松、不眠马拉松、动物马拉松。下面再举些例子。

词	英语词	语素义	派生词
沙龙	salon	聚会讨论	文化沙龙、英语沙龙、学生沙龙、军事沙龙、摄影沙龙、体育沙龙
卡通	cartoon	漫画	卡通天地、卡通人物、卡通产业、卡通玩具、卡通世界、卡通秀
纳米	Nano meter	一种技术	纳米材料、纳米产品、纳米时代、纳米生物、纳米世界、纳米级
贴士	tips	指导/忠告	减肥贴士、旅游贴士、求职贴士、装修贴士、健身贴士、考研贴士

从上面的举例可以看到,自由语素一般是双音节产生的,而非自由语素是单音节构成的。如我们来比较一下:

表 4 外来词音节与语素关系

英语词	语素类型	派生词
bus	巴(非自由)	大巴、小巴、中巴、巴嫂
	巴士(自由)	空中巴士、空调巴士、观光巴士、巴士族
coffee	咖(非自由)	清咖、影咖、奶咖、冰咖
	咖啡(自由)	咖啡屋、咖啡豆、咖啡沙龙、绿色咖啡
hacker	客(非自由)	博客、蓝客、快客、虾客、拼客、晒客
	黑客(自由)	黑客帝国、黑客文学、黑客世界、黑客入侵
zero	零(非自由)	零关税、零换乘、零投诉、零感染
	零距离(自由)	零距离沟通、零距离服务、城市零距离、明星零距离

当然,单音节语素也有构成自由语素的。如从英语 show 音译过来的“秀”,不仅作为非自由语素构成了作秀、选秀、模仿秀、政治秀、处女秀、电视秀和秀场等词,而且还作为独立的词用作动词:

李霞也一直有分寸地“秀”着。/窦文涛、崔永元谁的口更“秀”? (引自郭鸿杰)

同样,“哈”在刚开始借入时,形成的“哈日族”和“哈韩族”中,只是一个非自由语素,但现在也开始用作独立的自由语素:

数百年前,韩国和日本也曾“哈”中,而且还“哈”得有声有色。(引自王林玲 2002)

最近又冒出一个“晒”的词,它是从英语 share(分享)音译过来,成为自由语素的。没有多少时间,就出现了网络晒客(the person who shares himself or herself on the Internet),他们晒幸福(share happiness)、晒衣服(share clothes)、晒思想(share ideas)、晒快乐(share joy)、晒问题(share problems)、晒靓照(share pictures)、晒账单(share bills)、晒工资条(share pay slips),整个网络像个“晒场”,人们“乐晒不疲”。这个词的音译非常巧妙,不仅音相近,字母拼写相近(share—shai),而且形象比喻生动:晒,把生活琐事、个人隐私、思想心得、个人用品统统拿出来晒太阳,与人分享。

尤其要提到的是字母语素。由于一个字母或字母缩略词表达了一个独立的意义,因此就是一个非方块字的语素。这些原词可以像汉语其他语素,能够和另一个语素结合,演变为一个非常能产的语素,如:

E—E 现金、E 世界、E 邮政、E 周刊、E 交易、E 大赛、E 时代、E 生活、E 概念、E 广告、E 世纪、E 住宅、E 教学、E 行动、E 账本、E 键、E 房

IT—IT 行业、IT 市场、IT 管理、IT 产品、IT 服务、IT 公司、IT 人才、IT 技术、IT 通讯、IT 教育

Call—Call 机、Call 台、查 Call、复 Call、追 Call、急 Call、Call 我

可见,这些英语原词和缩略词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语素库和表达方法。

9.4.4 词语表达

词语表达也受外来语的影响。下面分几个方面来叙述。

1) 名词形式动词用法。英语当中零派生构词比较发达,如名词 target, action, statement, agenda, group, birth 等可以没有形式变化直接变成动词等。于是汉语中也出现了下面这些用法:

把第三者标签为坏人(to label an outsider as a villain)

他简报这次袭击(He briefed the attack)

甚至名词短语也可以作动词:

他官式访问外地(paid an official visit)

性骚扰学生(assaulted the students sexually)

(石定栩等,1999)

被一种光环有形无形地框架着思维方式。

在国内刻意低调自己。

为您重新定义居住理念。

靠这些“荧屏垃圾”来娱乐大众。

美国伞降伊北部。

李登辉踏上了私人访问美国之行。

澳总督卷入性侵犯儿童丑闻。

在家医学观察两周。

(郭鸿杰, 2005)

尤其是一些音译外来词, 更是容易从名词转为动词:

如果你掌握了克隆技术, 你是否愿意克隆你自己呢? (《南方周末》1997/4/2)

让我们找点乐子, 一起卡通吧。(《南方周末》1999/2/5)

一向喜欢间谍别人的英国, 却一直被人所间谍。(《南方周末》1999/10/29)

2) 名词形式形容词用法。英语一个名词加上形容词后缀, 就可以成为一个形容词, suburb — suburban、person — personal、Europe — European、colour — colourful, 并具有形容词的所有特点, 如作表语, 受副词修饰等: very emotional、quite commercial、very athletic、very detailed、very colourful。而汉语这些名词“城市”、“个人”、“欧洲”、“颜色”不大可能变成形容词, 在句子中作表语, 更不要说受副词修饰。但似乎在英语的影响下, 汉语也出现这样的用法。如在名词前面加程度副词“很”、“十分”、“更”、“非常”等, 使名词成为了形容词。如:

他有一个女朋友, 很青春。

这些女主角都很风情、很女人。

他们都很朝气、很阳光。

看上去非常中国。

我们不能太动物了。

在长期单亲家庭中, 她也变得很父性了。

他们这些人都很官僚。

他很技巧地谈论着性的话题。

他真的很文学。

下面是郭鸿杰(2005)提供的例子:

这些都是很感情的话。

听起来十分欧洲。

日本漫画更商业。

希望把体育媒体做得更体育一些。

有人问了盖茨几个很细节的技术问题。

中国球迷度过了很声色的一个月。

整个场面很张艺谋。

贾秀全用了一句很楼世芳的话。

史蒂文森教授真是非常绅士。

这样的用法现在在文艺小说和媒体报刊上相当普遍:

发型就已十分吸引。(《新民晚报》)

妻子念念不忘要他学钢琴, 说钢琴多高雅多贵族。(《南方周末》)

那时潘虹正当盛日, 悲剧得光芒四射。(《郑州广播电视报》)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要很绅士或很淑女, 星期六进入狂欢。(《人民日报》)

吴天亮说完就走了, 很首长, 也很男人的样子。(石钟山《幸福还有多远》)

得了癌症以后,他表现得非常男人。(阿成《丑女》)

英语中的名词还可以加上分词后缀,成为定语性形容词,如 experienced、informed 等,结果汉语也有“经验教师”、“智慧老人”的用法。

3) 形容词功能扩大。汉语中形容词可以分非谓语形容词和谓语形容词。前者只能修饰名词,并不充当表语。如现代(音乐)、专业(人士)、弱智(儿童)、负面(作用)、冷血(动物)、建设性(意见)、学术性(活动)等。但在英语当中,对应的形容词都可以作表语,并受程度副词修饰: The building is very modern, He is very professional, He is mentally handicapped, It is very negative, He is rather cold-blooded, The meeting is very constructive, It is very academic。在这种用法影响下,汉语也出现了非谓语形容词兼谓语形容词的特点:

新世界的老师很专业。
 这些女绑匪格外冷血。
 王府井很现代。
 女人恋爱时变得很弱智。
 艺术电影的发展已很良性了。

(郭鸿杰,2005)

在英语形容词用法影响下(如 annoyed with sth., interested in sth., ashamed of sth.),汉语形容词也开始作谓语,可以带宾语:

百分之十五的人说害羞购买(某物)。
 现在的同学都好奇她的过去。
 他很投入物理研究。
 富裕国家善财难舍,吝啬捐助。

(石定栩等,1999)

再如:

她明显恼怒莱温斯基。(《明报》,1998,09)
 你一定要放心我们啊。(《报刊文摘》)
 放下玩具,别淘气你叔叔了。(《南方周末》)
 刘长江不仅竭力恶心了某某女孩,而且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程林《警察与流氓》)
 我曾经感兴趣他的许多事。(《小说月报》2002/2)

4) 动词作形容词和名词用。英语动词加上形容词词缀可以成为形容词(interested、developed、insulted、attractive),受此影响,汉语动词加上程度副词也成为形容词,如石定栩等(1999)在香港报纸上摘录的例子:

他感到十分侮辱。
 书中披露的事相当震撼。
 价格实在非常吸引。

汉语动词甚至还可以转为名词用:“我必须对市民有承担”(石定栩等,1999)。正如胡明扬(1995)指出现代汉语“动词和形容词向名词漂移是一种欧化语法化现象。”

5) 动词功能扩大。汉语中不少不能直接带宾语的动词,在英语的影响下,正在朝

及物动词发展。这里有几种情况:

i) 把……引出、赶出、留下。汉语这种句型可能是受了英语当中 lure sb. into、drive sb. away、leave sth. 的影响:

Peter 引了女人出来。

康体局赶足球出体院。

市民不要存放太多贵重饰物或金钱在家。

(石定栩等,2003)

ii) 向……挑战(提问)、为……服务。汉语这样的表达和英语 challenge sb.、serve sb.、question sb. 的表达有关系:

记者提问吕丽萍的问题多数与《起程》无关。(《信报》2004/3/29)

韩国《武士》四天后挑战中国《英雄》。

这不是挑战法律。

他们存心发难中国。

服务全国、服务东盟。

他们捐资希望工程。

郭鸿杰(2005)对2003年全年的《人民日报》和《新民晚报》出现的“挑战”用法统计,发现VO用法即宾语在动词后超过了OV用法:

表5 “挑战”的VO用法和OV用法

来源	结构	次数	比例
《人民日报》	VO	164	81.2%
	OV	38	28.8%
《新民晚报》	VO	585	88.9%
	OV	73	21.1%

iii) 和……接触、联络、约会、对话。汉语这样的用法和英语中 contact sb.、meet sb.、date sb. 有关系:

约会院士。

对话罗大佑。

袁教授将会会合各分卷的主编。

领导人接触患者。

姜文紧急联络媒体。

(郭鸿杰,2005)

再如:签约歌唱家、无缘冠军、决战中国队、接轨国际

iv) 在……落户、登陆、供职、投资。英语当中有这样的表达:land at Shanghai、work for a company、settle in China、invest in a new enterprise,这种VA结构也影响汉语,如状语也开始出现在谓语动词后面,甚至连状语前介词也省去:

登陆内地、屯兵后方、落户上海、供职大公司、消失舞台、抢滩上海、留学海外、做客

北大、落幕清华、现身江湖、逞凶太行山、观光吉隆坡。

v) 使……复杂化、格式化、现代化、妖魔化。一般说来,由后缀“化”构成单音节词都是及物动词:美化市容、绿化城市、深化改革、净化空气、简化手续。而“化”构成的双音节词则是不及物动词:形势复杂化了、使农业现代化。但在英语中有 to modernize、to complicate、to formatize、to demonize 这样的用法,受此影响,“化”也有了下面的用法:

这极大地复杂化了我们的局势。

美国有一股势力企图“妖魔化”中国。

如删除文件,格式化硬盘。

(郭鸿杰,2005)

vi) 电话联系、掌声鼓励。英语中表示工具、方法、手段及所处的名词往往和动词结合,形成 N + V 的复合性动词。如:

She was home-schooling her two children. (在家教授)

The committee decided to house-clean its staff. (在内部清洗)

He hand-picked his men for that job. (亲手挑选)

The government tries to net-connect every school. (通过网络联系)

She part-owns the club. (部分地拥有)

He can lip-read what she says. (通过她嘴唇动作来理解)

这种结构也影响汉语,如:

你可以电话联系他。

我们集体参观党的一大会址。

大家都在高薪引进高水平人才。

美国导弹袭击巴格达。

电视台将现场直播这场比赛。

区别是,汉语只是一个光杆名词作状语的状动结构,这个结构没有词化,没有形成复合词,虽然也可以直接带宾语(汉语一般只有身体部位名词 + 动词可以带宾语,而且多为口语:手提箱子,头戴军帽、尾随仇人,亲手枪毙他)。

vii) 等同于,雷同于。同样现在有些用法不需要后面跟介词“于”就能直接带宾语:

(议员)公开抨击戴卓夫人此举等同不尊重司法。

犯案手法雷同“廉正先锋”。

(石定栩等,1999)

对动词功能的转变,山东大学王巍曾做过这样一项统计(引自其2002年硕士论文),结果如下:

表6 汉语动词由不及物到及物的功能转变

动词	1995	2000	动词	1995	2000	动词	1995	2000
登陆	2	24	迁址	1	6	屯兵	2	4
泛舟	3	5	受聘	2	6	垂青	2	4

续表

动词	1995	2000	动词	1995	2000	动词	1995	2000
回首	48	108	涉足	37	59	服役	2	0
更名	2	4	求见	0	2	插足	2	3
决战	3	16	授意	2	11			
取信	2	2	取悦	6	17			

可见这些原本不带宾语,或很少带宾语的动词,都在朝一般及物动词的方向转移。出现汉语动词从不及物向及物转向,并导致 OV 结构(宾语、状语在谓语前)向 VO 结构转向,有汉语语言本身内部的变化,也有外来语的影响。

在两种语言的接触中,一种语言的表达更省力,就有可能被另一种语言所学习接受(Clyne, 1999)。显然,无论从语言形式上,还是记忆单位上,“电话联系他”比“用电话联系他”、“服务人民”比“为人民服务”、“挑战权威”比“向权威挑战”、“登陆内地”比“在内地登陆”、“问鼎全国联赛”比“在全国联赛问鼎”都要节省些。新结构不仅省略了介词,语言表达更简练,符合语言经济原则,而且原来的状语提升为宾语,信息更突出了。因此这种用法往往首先出现在篇幅版面有限,吸引读者至上的报刊上,使用开来后,就为社会所接受。

6) 数量短语功能改变。英语当中有 more than/ less than/ nearly 30 students 这样的用法,而汉语当中的对应词“超过”、“少于”、“接近”是作动词用的:参观者超过了两万、人数少于原先的估计、报名的接近两百人。但在英语的影响下,出现了这样的用法:

市民欢迎搞多一些有奖游戏节目。

美国死了超过六千人。

面对接近二十名记者一早登门造访。

只有少于两成家庭购买。

(石定栩等,2003)

包括一些频率短语,如:

他称中共政治局每周都要开会一次,重大决策都是由政治局及其常委做出的。
(《星岛日报》,2001,9)

马勃怀疑该护士用脚踢向病床边的椅子多次。(《东方日报》,2001,9)

而现代汉语一般是“开了一次会议”和“多次用脚踢”。

7) 单词意义扩大。(石定栩等,2005)等发现汉语的“分享”和“机会”用法扩大。英语的 share,可以和褒义和贬义宾语搭配,如 share joy/profit/worry/sorrow with sb.。这样在汉语中出现了分享忧虑、分享痛苦、分享债务、分享责任的用法,而在标准汉语中“分享”只能同表示美好事物的词语搭配的。同样是“机会”,在汉语中这是一个褒义词,和美好的可能性搭配,如有机会深造、得奖等。但由于英语中的 opportunity(表示褒义的)和 chance(表示中性和贬义的)在一般英汉词典中都翻译为“机会”,因此在汉语中也出现了“得流感的机会”的用法。

外来语对汉语的影响还表现在句法上。如下面是石定栩等(2003)给出的例子。

a) It is time for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句型影响

现在是时候对人身安全提高警觉。

我认为是时候让他开始学习认识金钱。

上述的表达,在标准汉语里应该是:“是对人身安全提高警觉的时候了”和“是让他开始学习认识金钱的时候了”。

b) ... more A than B 句型影响

整座建筑物像监狱多于旅馆。

场面似政治集会多于选美会。

这两个句子在标准汉语里是“整座建筑物与其说是旅馆,不如说是座监狱”和“与其说是选美会,不如说是政治集会。”

c) There is a need to do something 句型影响

报告承认有需要向李文和进行全面调查。

人类有了条件,同时也有需要大量制造下一代。

标准汉语里,“需要”前不加“有”的。

郭鸿杰(2005)也给出些例子。

d) ... to be 句型影响

我很同意幽默感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是很逻辑的。

他是很辛苦,但我们也不轻松。

语言被认为是交流思想的工具。

标准汉语里,“是”一般省略的。

e) He, who ... /He, a man who 句型影响

作为一国有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经理助理的他,为掘取人生“第一桶金”,不惜犯下惊天大案。

聪明而又勤奋的他,创业之路还算顺利。

标准汉语的表达是“他是一国有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经理助理,但为掘取人生‘第一桶金’,不惜犯下惊天大案”和“他聪明而又勤奋,因此创业之路还算顺利。”

中央戏剧学院毕业且挂名于中戏研究所的巩俐并没有到北大再镀一层金。(《北京青年报》,2000,4)

《一声叹息》的剧本出自眼下正因随笔集《无知者无畏》而在图书市场上呼风唤雨、红得发紫的王朔。(2002,2,《北京青年报》)

何焯(2004)统计了英语定语句型对汉语的影响:

表7 汉语中的英语定语句型

年份	“定语加人名”结构的句子	“定语加人称代词”结构的句子
1956	2	0
1982	14	2
2000	41	14

f) ..., if(when, as)结构影响。

雇主将不会增聘新雇员,如果他们经济前景看淡。(《星岛日报》,1998,10)

觉新也以为是这样,虽然他并不赞同祖父的办法。

弟妹不用她们照顾,不论学业还是生活上。(《星岛日报》,1998,10)

而现代汉语一般是前偏后正的句式。

h) obviously, presently, ironically 插入语结构的影响。

讽刺地,施政报告可供批评的地方其实不多。(《明报》,1998,10)

很明显的,未来是要由台海两岸的中国人解决的问题。(《明报》,1998,10)

i) 分词结构影响

英语当中有(I)feel offended, get insulted, feel attracted 的用法,于是在香港的报刊中出现了(我)“感到冒犯”、“感到侮辱”、“感到吸引”。而标准汉语中应该是“感到被冒犯了”、“感到被侮辱了”、“感到被人吸引”,也就是说汉语动词没有过去分词的被动形式,被动意义要由被动标记“被”来表示。香港报刊上还有这样的用法:

这两名男子怀疑与“基地”恐怖组织有关。

行动相信是涉及攻击一个塔利班重要领导目标。

拒捕的可疑人物证实是华盛顿居民。

(石定栩等,2003)

显然,标准汉语的表达是“被怀疑”、“被相信”、“被证实”。略去“被”,直接用怀疑、相信等不能不和英语当中的 be + suspected/believed 的结构有关。

在总结外来语对现代汉语的影响中,我们感觉到,在英语的影响下,现代汉语的某些句法结构似乎正在回复到古汉语结构。如:

表 8 现代汉语中的古汉语结构

结构	现代英语	现代汉语	古汉语
比较结构	more than, rich than	场面似政治集会多于选美会。	季氏富于周公。(《论语》)
比拟结构	shepherd the homeless dog	把我待作像客人一样	孟尝君客我(《史记》) 天下云集而响应
状语结构	land at Shanghai, work for a company	登陆内地。 屯兵后方。	种瓜于长安城东。(《史记》) 诱子华而杀之南里(《左传》)
动宾结构	1. reach a place, contact sb. 2. home-school children	1. 签约明星 出台方案 2. 现场直播比赛	谬力本业(《史记》)、轻敌黄忠(《三国》)、传位太子、托名汉相。 秦王庭迎(《战国策》) 勤民事而野死(《国语》)
动补结构	lure sb. into, drive sb. away, leave sth	康体局赶足球出体院。	吹我罗裳开。(《子夜四季歌》) 唤江郎觉。(《世说新语》)

续表

结构	现代英语	现代汉语	古汉语
使成结构	complicate the situation excite all the girls	美国有一股势力企图“妖魔化”中国。	晋侯饮赵盾酒。(《左传》) 项伯杀人,臣活之。(《鸿门宴》)
状动结构	hand-pick (his men) home-school (her children)	电话联系(他) 导弹袭击(巴格达)	狼奔豕突 蜂拥

当然,事物不是绝对的,上面归纳的句型和所举的例子可能不完全是英语的影响,也有可能是汉语语言自身的变化和发展的结果,也可能是语言共性的表现。例如刘丙浦(2004)认为:“电话联系”和“口头支持”是语言共性的表现。

第 10 章

英汉文字及其阅读速率比较

10.0 引言

处理同样量的信息内容,哪一种语言的阅读速度要快一些,是汉语还是英语?在这方面我国一些学者作了一些研究。如李公宜(1987)在《从阅读高效率看汉字》一文中得出结论:中文的阅读速度是英文阅读速度的 1.6 倍。并由此自豪地认为“1.6 倍意味着在相同的阅读时间内,中国人可以比西方人多得 60% 的精神食粮;意味着在同样勤奋的条件下,一个中国人一辈子(按平均寿命 70 岁计算)看的书,西方人只能在上帝给予他比中国人多活 36 年的寿命时才能读完。”10 年后,林汝昌、李曼珏(1998)通过他们的阅读对比实验,同样得出“阅读英文所花的时间大约为阅读中文所花时间的 1.7 倍”的结果:“我们的实验数据与李公宜先生所得出的数据极相近。”7 年后,蔡勇飞等(2005)等也有同样的观点:“汉文一般比英文简短 1/3 以上,因此同样内容的文章,阅读汉文比阅读英文快。”那么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在单位时间内英美人处理信息的速度是否比汉族人慢?

10.1 字符形式

李、林的结论都是建筑在语言符号所占的印刷面积大小,以及语言符号和信息量之比的简单对等基础之上的。林文认为“阅读的主要目的是摄取信息。因此以较少的篇幅传达较多的信息自然有助于减少信息摄取所需的时间。对英汉信息等值的文字材料的篇幅进行比较(主要是对这些文字材料的长度及印刷面积进行比较)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英、汉语的一些特征”。“在人的视阈有效宽度相等,视觉形象对大脑中枢反应速率及传输速率也相等的条件下,阅读字符长度相等时,眼球沿字行移动的速度应该是相等的。这时两种文字的阅读速率即基本取决于两种文字信息密度之比。”

在这个假设下,林文通过英汉篇章的文字印刷面积的对比统计,发现“一个普通长度的英文单词(5—6 个字母)在长度上大约相当于 3 个汉字”,因此“从相同字体、字号

(指字形大小)所占空间大小的统计对比来分析,单位长度汉字字符所含的语义信息(即汉字的信息密度)明显地高于英文字符的信息密度”(林汝昌、李曼珏 1998)。

我们毫不怀疑他们这种单纯的印刷面积和信息量之比的分析。这可以从联合国同一份文件在五种官方语言的版本中,用汉语写的那份总是最薄的;做翻译时,一页中文原稿被翻译成英语后,往往会有两三页之多这一简单事实中得到证明。也可以从电脑存储时,在同样字号、字体的情况下,英文文件要比同内容的中文文件大 1.4 倍得到证明。

但这是否可以证明汉字的信息密度大,从而得出汉语阅读速率高的结论?我们知道造成英语字符所占印刷面积大完全是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书写形式不同。英语是线形文字,词汇是由字母组成的,少则 2—3 个,多则 14—15 个,一个词的平均长度也在 6—7 个字母。而汉语词汇是由方块字组成的。由于汉语的词汇基本上是双音节词和单音节词,而音节和方块字基本对应,因此以词的单位来计算,汉语单词的平均长度要低于英语单词的平均长度(对照一下下面词语的物理长度:经济 economy、政治 politics、科技 science and technology、教育 education、文化 culture、军事 military、外交 foreign affairs、明确的 clear-cut、方针 guidelines、政策 policies、准确的 precise、语言 language)。用词构建的句子,当然汉语句子要短多了:

- [1] 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邓小平) Clear-cut guidelines and policies concerning economy, polit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culture and military and foreign affairs have been worked out and expressed in precise terms. (外文出版社译)
- [2] 黛玉见她无精打采的去了,又见眼上好似有哭泣之状,大非往日可比。Daiyu saw that she looked in low spirits, quite unlike her usual self, and had been crying. (杨宪益等译)
- [3] His success were so repeated that no wonder the envious and vanquished spoke sometimes with bitterness regarding them. (*Vanity Fair*) 他赢钱的次数那么多,无怪乎眼红的人、赌输的人,有时说起这事便发牢骚。(杨必译)
- [4] At the White House, which had announced that President was staying up “until a late hour getting bulletins from the Bonus Army front,” discrediting the BEF became the official line. (*The Glory and the Dream*) 白宫宣布总统“深夜不眠,批阅不断送来的征讨‘补偿金远征军’的前线军情报告;”诋毁“远征军”成了官方的拿手好戏。(朱协译)

简单的视觉告诉我们无论原文是汉语还是英语,传达同一信息汉语句子所占的篇幅总是比英语少。正如熊文华(1997)说的“与英文相比较,汉字所占字节一般较少,书写或排版所占宽幅当然也就小。”这里除了文字形式的不同外,还有英语词与词之间的空格所占的印刷面积的原因。

但是这只是从字符和印刷单位面积来计算的。如果从字数(汉语一个方块字为一个字,“政治”是 2 个字;英语以分隔空格计算,英语 have been crying 是 3 个字)来计

算,同样信息量的句子,汉语所用的字数平均超过英语。如林汝昌、李曼珏(1998)统计的几个数据:

表1 英汉信息量统计(I)

	《林海雪原》	Lord Ji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中文总字数	407 000	262 000	1 148
英文总词数	236 060	150 900	712

下面是我们的一些统计:

表2 英汉信息量统计(II)

	I Have a Dream	Three Days to See	美国总统布什9·11 电视讲话	联合国秘书长 2000年致辞
英语总词数	1 479	4 600	593	436
汉语译文字数	2 507	8 455	946	613

即使是以词对词计算(汉语“政治”、“黛玉”、“无怪乎”均为一个词;英语 have been crying, work out, White House 也各为一个词),似乎也是汉语的词比英语多一些。如对[1]到[4]的例子统计:

表3 英汉信息量统计(III)

比较方式	邓小平		红楼梦		Vanity Fair		The Glory and the Dream	
	汉语	英语	汉语	英语	汉语	英语	汉语	英语
字字对比	39	27	28	17	30	18	46	30
词词对比	24	23	17	13	19	17	23	22

因此从语言单位(字或词)平均所含的信息角度计算,汉语并没有多大优势。我们承认文字是通过视觉形象来传递语言信息的。一种文字的阅读速率是以单位时间内通过文字形象所摄取的信息量来表示的,但我们并不认为文字的阅读速率是以简单的字符所占的印刷面积来计算的。诚然, politics 要比“政治”所占的印刷面积大,但英族人读 politics 不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读的,就如汉族人读“政治”不是一个偏旁一个偏旁读的。因此处理 consciousness 和“意识”的速率应当基本一致。那种“汉字结构各不相同,容易辨认。英文26个字母搭配成词,形状比较接近,影响辨认的速度”(蔡勇飞,2005)的观点并没有任何根据。

林文认为“因为汉字不存在字与字之间的空格问题,因而更能有效地利用(纸面)空间”。“同等篇幅内,使用汉字能传达更多的信息”。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就意味着汉语读者能够处理同样多的信息。文字阅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不仅涉及读者的文化程度、百科知识、对阅读材料的熟悉程度,以及阅读时的意识状态(清醒、兴奋状态),心理状态(注意力和阅读情绪)和生理状态(视力,身体疲劳)等,还涉及语言方面

的因素(句子长度、结构复杂度,单词的高低频率),以及印刷方面的因素(如字体活泼,词与词之间的空间大小等)。就英语词与词之间的空格,看起来耗费了有效的印刷面积,但读起来似乎更省力。正如刘宓庆(2001:158)说的“英语的词有形式自足标志,即前后都有间距,也大体可以识别出意群组合范围和分布模式;从而使句法成为可识别的组织程式。”尤其是英语单词的长短不一,句子有大写开头,从视觉效果看,显得有变化、活泼,同时便于辨认句子意群,这一切都有利于阅读速率。而汉语一个个方方正正的字紧挨着,呆板的排版不仅使阅读容易疲劳,而且对理解也发生困难。如在没有标点符号分开时对意群的判断,往往费时不少。汉语字和词的界限一直不清楚,加上词与词之间无间距,搭配与搭配之间无间距,意群难以划分,如读“美国会极力阻止通过这个动议”这样的句子,前面没有交代,读者就会困惑,不知道是读成“美国/会”,还是“美/国会”。同样,“男人没有了女人就活不下去”,没有上下文既可以理解为“男人没有了女人,就活不下去”,也可以理解成“男人没有了,女人就活不下去”。即使是“全国性科学会议”和“一个半劳动力”这样的短语没有上下文也会造成歧义。词与词之间没有空格符就如句与句之间没有标点符号一样,对阅读效率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现代人简直难以想象去阅读一篇没有一个标点符号的文章。同样词与词之间没有空格符就好比读一串没有分隔的大数如894739240234,一般人根本无法一下子读出。但如果写成894 739 240 234,情况就不一样了。可见汉语这种书写方式给阅读理解带来的是困难。这也就是汉语界不少人为什么呼吁要进行分词连写的改革,因为这将极大地提高汉语阅读效率(刘丙浦,2003)。

阅读速率还涉及读者对象,因此林文所做的实验也值得商榷。他们选择的是8名中国人(英语专业研究生)。4人做英语文章的阅读理解,4人做其汉语译文的阅读理解。从而得出“同样内容的文章,阅读英文所花的时间大约为阅读中文所花时间的1.7倍”。这个结果根本不需要实验。本族人读本族语肯定要比读外国语快。如果换8个英美人来做实验,还会得出如此结论吗?即使他们汉语水平很高,也肯定读汉语的材料要比读自己的语言速度慢得多,因此这个实验的数据是不可靠的。

阅读速率和单位时间内所摄取的有效信息有密切关系。而有效信息量摄入直接涉及词、句子和篇章所蕴涵的信息量。因此,下面我们从语言单位来分析信息量,及其处理的速率。

10.2 词语特征

10.2.1 词化词

信息量和信息处理速度与一个语言中的词化程度有关。所谓词化即原本用一个短语、词组和句子表达的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现在用一个单词来表达。前者我们称为分析表达法,后者是综合表达法。一个语言中词化程度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单纯词和派生词的数量,因为较之复合词,单纯词和派生词的词化度要高得多。而英语作为综合性语言,这两类词在整个词汇中的比例(大约分别为45%和24%)远远超

过汉语这两类词在整个词汇中的比例(汉语复合词在整个词汇中的比例约80%)。

英语采纳的是拼音文字,单纯词虽然只含一个语素,但这个语素的存在形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字母组合,符号性强,组合成一个单词后,可赋予其任何意义,即使这个意义有多么复杂。如:atoll(环状珊瑚岛)、Edam(荷兰球形干酪)、cupple(快艇赛爱好者)、wheelie(后轮平衡特技)、nutria(河狸鼠毛皮)、buddy(帮助艾滋病患者的支援者)、streak(为使某事件引起注意或轰动而在街上裸跑的行为)、literacy(读写能力)、nudge(用肘轻推让人注意)、afflict(使遭受极大痛苦)、cap(盖在……顶上)、water(给……浇水)。

汉语也有单纯词,如山、水、花、玻璃、葡萄,但其提供的信息远没有英语单纯词所提供的信息量大。主要原因汉语是表意文字。尽管汉语造字/词的概念化过程和英语一样都是一种编码过程,但汉语方块字字形本身就有意义,且意义有限,其形其意制约了其指称或表达事物的范围。要表达一个复杂的概念,只能采取分析法,用多个单字组合成复合词、短语,甚至句子来表达。可以说,词形语义的透明度和信息量是成正比的。词形语义越是透明,能携带的信息就越少,反之,则越大。如汉语中的“肝”字,其形其声,一下子就让人知道是和身体某一器官有关,透明度高,但同时也很难让人们再赋予它其他意义。而英语中对应的liver,基本上没有什么透明性,这可以使人们赋予其任何你想表达的意义。如liver可以用来指“肝”,也可以指“肝细胞”、“肝病患者”,甚至和“肝”没有任何关系的意义。如英语中的liver还可以指“过某种生活的人。”因此,在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汉语单纯词的信息度是最低的。

英语派生词和单纯词一样,信息密度也是很大。由于英语一个派生词可以容纳多个语素,因此表达的意义和概念更为复杂。如:lander(宇宙飞行着陆舱)、unconsciousness(无意识状态)、millionaire(百万富翁)、nonaddict(尚未染上吸毒瘾者)、engineerese(工程技术人员的行话)、ecofreak(关注生态保护的怪人)、overgrow(长得太大而不适合)、disarticulate(使关节脱落的)、enculturative(使适应某种文化的)。而汉语的派生词并不发达,在整个词汇体系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而且派生词绝大多数是仅由两个语素构成的。

由于英语词汇体系中单纯词和派生词占绝对多数,因此英语单个词所包含的信息量平均密度就大多了。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英语单词表达的内容,对应到汉语中去往往需要多个字来表达。正如林汝昌、李曼珏(1998)承认的,“在表达同一逻辑思维时,汉语多采用自然语言去描述,这样用字就要多些”。换句话说,英语是把多个信息组合在一个单词内表达,从而使单个词所含的信息量增大,而汉语是用多个字/词组合来表达一个信息。

复合词是由自由语素组合而成的。尽管英语复合词和汉语复合词基本上都含两个语素,但语素的质地有所不同,前者是意义约定俗成的字母词,后者是以形带义的方块字,因此,就信息密度来说,英语的复合词还是大于汉语复合词。如:moonshot(把宇宙飞船发射到月球)、ecofriendly(不会破坏生态平衡的)、Nannygate(雇佣非法入境的外国人看孩子)、baby boomers(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一代人)、smellfeast(专门在吃饭的时候来串门的人)、litterbug(在公共场合乱扔杂物的人)。尤其是短语动词性复合词,

其信息密度更大: readout(宇宙飞船发回地球的资料)、live-in(住在雇主家里的保姆、厨师、司机)、teach-in(大学师生就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的宣讲会)、dropout(对现实不满而隐退社会世俗的人)、walk-up(无电梯的大楼的楼上房间)、walk-in(不经预约就可以就诊的诊所)。

汉语就没有对应的复合词来表达这些复杂的意义。汉语硬要把这些意义浓缩在双音复合词里表达,往往会导致词义的模糊。以“证明人”为例,这个词是英语的 referee 翻译过来的,其定义是:“a person who may be referred to for information or guidance on the character or other qualities of someone, esp. of an applicant for employment, for other award, or the like”(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意思是“给一个求职者或受奖者提供他们品行意见的人”,显然汉语用“证明人”来概括,意思是含糊的,原因就是“证明”的本身含义干扰了 referee 的意义理解。

10.2.2 转类词

转类词尤其是名转动的词有着极大的经济性,它无需改变词形或编码形式,就能表达更多的概念内容。如: summer in Paris = spend summer in Paris, champagned the guests = serve champagne to the guests, shelve the newspapers = put newspapers onto the shelf, knife the dog = kill the dog with a knife。汉语也是如此,如:猫着腰 = 像猫一样弓着,铁了心 = 像铁一样坚定,杀父娶母 = 娶自己母亲为妻,宝贝儿子 = 把儿子当作宝贝看待。可见名词转为动词后,不仅把名词本身的指称概念,而且把其相关的信息(在名词结构中这些相关信息需用宾语、补语、状语等来表达的)都转移到动词中,从而使其增值,达到表达经济的目的。针对 knife the dog、hook the chain、wheel the cage、comb the forest 这样的表达,Given(1984b)认为是工具格随着名词转为动词后并入到动词的意义中去了,也就是说工具的功能、目的及其运用过程都添加到转类后的动词中去了。

由于一个转类词能够表达一个复杂的事物发生、演变及其结果的过程,因此它的信息量相当大。但是,比较英语和汉语,英语中的名转动的词相当发达,数量远远超过汉语(参见 5.1.2 和 7.4.3)。绝大多数具体名词如 microwave(the chicken)、island(the villagers)、flea(our dog)、cloud(the issue)、trash(the neighborhood)、clothe(his family)、shampoos(her hair)、stomach(the insult)汉语都无法转类。而且英语不少名词由于其多义性,转类词意义就更丰富。下面从陆谷孙《英汉大字典》第2版中举 father 和 nose 两个例子:

He fathered a son. (他生了个儿子)

Who father your son? (谁来抚养你的儿子)

Einstein fathered relativity. (爱因斯坦创立了相对论)

He fathered a proposal. (他首先提出一个倡议)

He fathered a controversy. (他引发了一场争论)

The cat nosed her kittens. (老猫用鼻子碰触小猫)

The bulldozer nosed the rock off the road. (推土机把石块从路上推开)

He nosed his car through the gate. (他慢慢地把汽车开出大门)

He is nosing the airship upward. (他正把飞艇上升)

另外一点是现代汉语没有的,就是专有名词尤其是人名的转类:

[5] My sister Houdini'd her way out of the locked closet. 我姐姐就像休特尼一样成功地从锁住的壁柜里脱身。

[6] He's going to OJ his way of this marriage. 他要像辛普森一样通过谋杀妻子来摆脱这段婚姻。

Houdini 是美国家喻户晓的魔术大师,他可以被捆住手脚从封闭的容器中逃脱。O. J. Simpson 是美国著名橄榄球运动员。1994 年他因被控谋杀妻子来摆脱婚姻关系而闻名世界。可见这些人名转类为动词后把整个相关的事件、过程等信息浓缩在一个词里表达了。

10.2.3 缩略词

信息量大小和词汇中的缩略词发达也有关。缩略词能够用最少的印刷符号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如:人大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科技 = 科学与技术,北大 = 北京大学,篮联 = 全国篮球联盟,非典 = 非典型性肺炎,亚运会 = 亚洲运动会,供销社 = 供销合作社,扶贫 = 扶助贫困户或贫困地区,驾校 = 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汉语中存在大量这种具有高度信息的缩略词,再如:地铁、责编、影评、高校、审批、彩电、高考、美协、食疗、工改、西欧,北美、篮联、高专、普法、超重、知青、国策、奥委会、博士生、世政系、数理化、房管所、土特产、中西医、传帮带、绿化办、考古所、工商界。

但是比起英语,又是小巫见大巫,英语中的缩略词是浩如烟海,要比汉语的缩略词多得多。根据(Gale, 1989),英语 Acronyms, Initialisms & Abbreviations Dictionary 收入的缩略词超过 45 万,而汉语《现代汉语词典》总共才 6 万。英语缩略形式丰富。

(1) 两个词剪裁后拼缀的:

smog = smoke + fog, brunch = breakfast + lunch, autocide = automobile + suicide, comsat = communications + satellite, medicare = medical + care, breathalyse = breath + analyse

(2) 切掉部分音节重新成词的:

auto = automobile, ad = advertisement, expo = exposition, disco = discotheque, copter = helicopter, phone = telephone, quake = earthquake, dozer = bulldozer, flu = influenza, fridge = refrigerator, dept = department

(3) 复合词截短的:

finals = final examination, weekly = weekly paper, taxi = taximeter cab, pub = public house, zoo = zoological garden, lube = lubricated oil

(4) 首字母缩略的:

VOA = Voice of America, WTO =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EO =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IT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I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 g. = exempli gratia, etc. = et cetera

(5) 首字母拼音的:

SALT = 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 NATO =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SOHO = Small Office, Home Office, radar = 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

还有句子缩写的:DIY = do it yourself, IOU = I own you, kiss = keep it simple stupid.

英语中这种字母缩略词不仅数量多,而且使用频率相当高。如 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OC(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这些词在每天报纸上可以看到。

更重要的是,由于英语词是以纯符号字母组成的,缩略词浓缩的信息就大大高于汉语缩略词。如 AIDS(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用中文来表示就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再清楚一点就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在人与人之间传染,并阻止身体自身抵抗感染的免疫系统的正常工作疾病”。再如 radar(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汉语是“无线电侦察和测距”,再具体一点就是“一种通过向外发送无线电波发现诸如飞机或导弹等物体位置的方法”。而汉语的缩略词不大能够浓缩这么多信息。当然汉语翻译也非常简洁:艾滋病、雷达、克隆。但这也是音译,而且用这种构词方式形成的词在汉语中比例很小。由于英语字母缩略词的简洁性,汉语近些年出现了抛弃翻译,直接使用原词的倾向,如 PC、IT、WTO 等。英语缩略词尤其是字母缩略词已成为国际性词汇。

语言中还有一种数字式略语(numeral compact expressions)和单位面积的信息量有关。如双赢、双规、三包、三讲、三好、三个面向、三个“代表”、四季、六书、四清运动、三老四严、四书五经、五讲四美、四项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英语中也有这类词语,如:Ten Commandments(十戒)、the three P's(中东三大问题:和平 peace、石油 petroleum、巴勒斯坦 Palestine)、the three R's(三种基本能力:读 reading、写 writing、算 arithmetic)、the three C's(商誉三要素:个性 Character,能力 Capacity,资本 Capital)、Four-H(美国农业部提出的四健:head, heart, hands, health), four elements(古代西方哲学家提出的土、风、水、火构成物质的四大要素)、five senses(五官感觉:视、听、触、嗅、味)。应该承认“汉语的数字式略语比英语多得多”,但是这种词语有很强的文化信息,且“地域性强、时间性强、专业性强”(汪榕培,2000),因此使用范围受到限制。

10.2.4 冗余词

与词语的缩略相反,汉语中为追求词句的韵律节奏往往把单音节扩展到双音节,把双音节拉长到四音节,这就造成了语言表达中的大量冗余信息。如双音词中两个构词成分是同一个意思,而英语单纯词表达就没有这个问题:

名词:道路(road)、声音(voice)、脂肪(fat)、皮肤(skin)、歌曲(song)、房屋(house)、墙壁(wall)、衣裳(clothing)、森林(forest)、疾病(disease)

动词:停止(stop)、选择(choose)、盗窃(steal)、丢失(lose)、堵塞(block)、躲避(avoid)、灌溉(irrigate)、指导(guide)、阅读(read)、递交(submit)

形容词:潮湿(damp)、甘甜(sweet)、灿烂(brilliant)、干燥(dry)、喜悦(happy)、坚固(solid)、巨大(huge)、粗糙(coarse)、愤怒(angry)、丰富(rich)

再如嫖、赌、咬、踢这样的单纯词本身都已包含了“嫖女人”、“赌钱”、“咬人”、“踢人”的意思,但在现代汉语双音节模式里,这种冗余度是无法克服的。除非是这些词能和其他语素合成双音结构或四字结构:“他又嫖又赌”、“他不嫖不赌”、“他又咬又踢”,一般不说“他嫖”、“他赌”、“他咬”、“他踢”。

汉语当中还有叠音词:爸爸、巍巍、黑压压、沉甸甸、糊里糊涂、马马虎虎;四字成语:甜言蜜语、千姿百态、深思熟虑、唉声叹气、风调雨顺、冰天雪地、四平八稳。前两个词和后两个词的意思是一样的,意义重复无非是考虑韵律因素。汉语中还有重叠词如刚刚、常常、冉冉,和联绵词如荡漾、彷徨、汹涌等。口语体中的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相当相当(满意)、非常非常(舒服)、“谢谢,谢谢,谢谢”、“对不起,对不起”。另外修饰习惯上的同义反复:全部消灭、共同合作、最后结局、彻底揭露、热烈欢迎、坚决支持、广泛开展、严重破坏、大大促进、不切实际的幻想。

英语作为重音节奏语言,不需要通过增减音节,来取得音节对等所产生的节奏感,因此不需要像汉语一样通过增加语素造成冗余信息。英语中的重叠词(reduplication)并不是能产的构词手段,数量相当少,如 flip flop、hush-hush、walkie-talkie。英语大多数词是由没有意义的字母组成的单纯词,结果把语义的冗余信息降到最低程度。从修辞角度分析,英语提倡简练,反对重复,也没有这样的表达习惯:“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和“sorry, sorry”。尽管有“I'm very very sorry”或“It's a small, small world”,但一般出现在口语中,在书面表达中说的是 It's an incredible small world。

汉语用词追求音节平衡和韵律节奏所表现的冗余性还反映在“用脑想”、“用脚踢”、“用眼看”、“用耳听”、“用手推”、“用牙咬”、“用头顶”这样的表达上。而英语认为,think, kick, see, listen, chew 这些动词已经包括了 brain, feet, eyes, ears, teeth 这些器官,除非是特别交代,一般没有必要,也没有习惯同时使用。请比较:

[7] He kicked the ball with his left foot. (他用左脚踢球)

He kicked the ball. (他用脚踢球)

[8] He was looking with his left eye. (他用左眼看着)

He was looking. (他用眼看着)

[9] He listened with his left ear. (他用左耳听)

He listened. (他用耳听)

[10] She was chewing her fingernails with her beautiful teeth. (她用漂亮的牙咬着指甲)

She chewing her fingernails. (她用牙咬着指甲)

显然,在一般情况下,汉语一定要加上“用脚/眼/耳/牙”才能在节奏上达到平衡,而英语没有这样的要求,如加上 with foot/eyes/ears/teeth,反而觉得怪怪的。

冗余度分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英语在用词方面表现出简洁扼要,而在语法方面英语的冗余信息要大大超过汉语,如:He works there,这里的单数第三人称一般现在时谓动词加 s,纯粹是语言规则,并没有带来新的信息。

冗余信息是人类语言交流的必然产物。人们在语言交际过程中经历了编码和解码的过程,由于语言交流过程中的各种干扰因素,为防止信息的误解,解码的错误,冗

余信息作为一种补偿手段是正常的。问题是哪种语言的冗余信息高或低? 研究冗余信息的学者一般认为现代汉语的冗余度要比英语小, 古汉语还要低。但这只是从整个语言来看的, 从屈折形态、形合性语言来考虑的, 从句法结构来考虑的。这并不等于说, 在词和用词的平面上汉语的冗余信息也比英语小。

通过上面对各类词的分析, 我们认为, 至少从词层面上说, 英语一个词所含的信息量平均要大于汉语的一个词。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同样读 10 个词或 100 个词, 英语读者所获得的信息要远远大于汉语读者。换一种算法, 在单位时间内, 英语读者处理的信息要比汉语读者快而多。

10.3 句法结构

10.3.1 展开型和浓缩型

研究英汉语对比的人都发现, 表达一个同样的意思, 汉语往往取较高级阶的句法单位, 如句子。而英语则取较低级阶的句法单位, 倾向于把意义浓缩在一个较小的单位里加以表达(王寅 1992)。也就是说英语一个词或短语的信息往往包含汉语一个句子的内容。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例子看到英语分词[11]、[12]、[13]、[14], 形容词[15]、[16]、副词[17]、[18], 介词[19]、[20], 名词[21]、[22]等是如何表达汉语句子内容的。

- [11] He crashed down on a **protesting** chair. 他猛然坐到一把椅子上, 椅子被压得吱吱作响。
- [12] Tom leaped to his feet, moving with **surprising** agility. 汤姆纵身跳了起来, 来回走动, 显得很灵巧, 这真使人感到吃惊。
- [13] American prisoners are permitted to receive Red Cross food parcels and write **censored** letters. 允许美国战俘接受红十字会的食品包裹, 允许他们写信, 但信要经过审查。
- [14] Patients wait hours while the **understaffed** hospitals struggle to meet the demand. 病人看病要等好几小时, 因为医院缺少人手, 疲于应付。
- [15] But some suggested **lower**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higher** wages for teachers. 但有人建议降低政府开支, 提高教师工资。
- [16] **Icy road and poor visibility** led to the accident. 路面结冰, 又很滑, 加上能见度很低, 因而导致了这场交通事故。
- [17] Tobacco addicts remain **hopelessly** blind to signs that say NO SMOKING. 瘾君子对“禁止吸烟”的牌子视若无睹, 真是无可救药。
- [18] Nonsmokers **justifiably** urge the government to take action to ban public smoking. 不吸烟者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禁止公共场合吸烟, 是完全有道理的。
- [19] He did not look up **from his desk** when I entered. 我进去时, 老板埋头桌上, 头也不抬起来看我。

- [20] He usually rides subways to and from work. But today he had to take a taxi on a story assignment. 上下班他一般坐地铁,但今天要写一篇报道,就打出租车了。
- [21] The future is a world where ever growing **abundance** is matched by ever rising **aspiration**. 未来将是一个物质不断丰富,人的愿望永不满足的世界。
- [22] Advertising campaigns have, however, promoted a growing **realization**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se small plastic cards. 然而,广告公司的宣传活动,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种小塑料卡的好处。

Jespersen(1949)把这种抽象名词称为主谓连系词(nexus-word),认为这种词隐含着一个小句的内容。尽管这个小句没有出现,读者根据派生名词的对应动词或形容词的惯用搭配,可以理解其意思:abundance 是针对“物质”;aspiration 和 realization 的出发者是“人”。抽象名词隐含着一个小句内容还表现在用作修饰的抽象名词上,如: sanitation cops = 保护环境卫生的警察, attention span = 上课或开会者能集中注意力的时段, appointment secretary = 负责安排接待的秘书, opinion leaders = persons who can lead other people's opinion 能左右公众舆论的人物。再如:

- [23] Time was in my life when the dawn happened to other people. I was definitely not a morning person. 我生命中有一段时间,黎明与我无缘。我那时根本不愿清早就起来。

也就是说英语中还有表示职业身份的名词往往可以表达一个相应的动作内容。Randall(1988)区分了 pilot 和 flier, chef 和 baker, ballerina 和 dancer,认为用-er 构成的名词表达一个动作,而不用-er 构成的单纯词就没有这个意义。如 a beautiful dancer, a singer of sad songs, a baker of fancy foods 分别表示“舞跳得好”、“唱悲伤的歌”、“烘出漂亮的食品”。相比较,动作意义在汉语中,不能用单个名词表示,而只能依赖动词结构。

- [24] It is important to **be good listener**, to be sensitive toward others' needs, and to take criticism well. 很重要的是善于听取别人意见,体察别人的需要,虚心接受批评。
- [25] Thu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rush hour **commuters** are greatly affected. 这就给几十万在高峰时间乘车上下班的人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这些例子充分显示了英民族表达倾向于“浓缩型”方式,即将较多的信息通过各种方法凝集在一个词或短语里,从而提高了英语语言单位内的信息量。而汉语表达方式正好相反,采取的是“展开型”,倾向于把问题层层铺开,用节节短句逐点交代。这和汉语缺少形态变化有关(如时态、非谓语形式、关系词等),信息传递只能通过动词集结,按自然顺序,依靠一系列的线性句法单位逐步展开,就如竹竿子一样,信息内容一节一节的通下去,形成松散的流水句结构。这样,如果说,读一个词或一个短语就可以得到汉语一个句子的信息,那么英语处理信息的速度当然就快多了。

10.3.2 对偶性和简洁性

汉语展开型表达还体现在词语和结构的重复性上。汉语是一种意合性语言,为了加强语句内部的连贯,往往使用词句的重复和对偶。如:

- [26] 在就“批”的方面说,我对于总批和眉批是同时使用的,而且着力写好总批。这不是说我已经把总批写了,而是说我本来想写好总批的。(叶圣陶:《评改〈最近半年工作情况汇报〉》)
- [27] 想和做怎样才能联结起来?我们常常听说“从实际出发”这句话,这就是想和做联结起来的一条路。(胡绳:《想和做》)
- [28] 从严密的综合科学体系讲,最基础的是两门学问:一门物理,是研究物质运动基本规律的学问;一门数学,是指导我们推理,演算的学问。(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

正如潘文国(1997:356)指出的,汉语“形合的手段有二,一是话语中的同字重复,二是通过骈偶以互文见义”。而英语作为形合性语言,有各种丰富的外显衔接手段,不需要通过词语和结构的重复来达到连贯的目的。而且英语从本质上讲究简练,最反对简单的重复。我们可以从陆振慧(2002:325)对11篇汉语文章和21篇英语文章的统计中看到,除了描写文,汉语名词的重复使用都超过英语:

表4 英汉名词重复使用情况

体裁	英语文章			汉语文章		
	代词	名词重复	指称省略	代词	名词重复	指称省略
记叙文	69%	31%	0	43%	33%	24%
描写文	73%	27%	0	37%	22%	41%
说明文	48%	52%	0	11%	76%	13%
议论文	32%	68%	0	13%	86%	1%

- [29] Today, the heaviest burden on mankind's shoulders was the arms race, which was inexorably bringing it to the edge of an abyss. "It is our duty to stop and then to reverse it, to prevent it from spreading to space." (Mikhail Gorbachev, "Today, the Heaviest Burden on Mankind's Shoulder Is the Arms Race") 今天,人类最沉重的负担是军备竞赛,军备竞赛残酷地把我们带向灾难的边缘。“我们有责任制止并逆转军备竞赛,以防止军备竞赛扩散到外层空间。”(陆振慧译)

这个例子里,the arms race 只出现一次,后面三次提到都用 it 代词;而汉语对应的“军备竞赛”三次都是重复。从符号面积和信息量之比,显然英语要有效得多。

英语当一个修饰语修饰两个内容时,一般省去一个,以求简洁,而汉语为追求短语或句子的平衡和对仗,往往重复这个修饰语。比较下面的对应表达:

- [30] For new machines or techniques are not merely a product, but a source, of fresh creative ideas. 因为新的机器,新的技术不仅仅是新的创造性思想的结晶,而且是新的创造性思想的源泉。

- [31] Over the years, tools and technology themselves as a source of fundamental innovation have largely been ignored by historians and philosophers of science. 多年来, 工具和技术本身作为根本性创新的源泉在很大程度上被科学史学家和科学思想家们忽视了。

如果汉语和英语一样省略其中一个修饰语, 读起来就没有平衡对仗带来的节奏感了。

10.3.3 意合型和形合型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 英语作为一种形态形合性的语言, 短语需要用 of、about、to 等介词来连接, 小句间需要用 and、or、which、that、where 关系词来联系, 名词前要有 a/the 冠词, 或 its/his/her 这些物主代词表示属性, 非谓语需要同 to、on 等引导等等。也就是说, 英语一个句子中所含的虚词如连词、介词、冠词、关系词、代词等要远远超过汉语。根据张彦昌、张而立(1994)对英汉词汇的频率对比调查, 英语的连词、介词和冠词在英语出现频率最高的 100 个词中分别占 13%、15% 和 3%, 而汉语的连词和介词在汉语出现频率最高的 100 个词中仅分别占 2% 和 6%, 汉语没有冠词。

- [32] Because **of** this English background **of** civil conflict, English-speaking America, **where there were** no religious war, **as such**, is often described **as a land of refuge to which** men and women came in order **to** enjoy **the**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freedom denied them **in their** homeland. (因为英国存在着内战, 在这种背景下, 美洲这个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 又是讲英语的大陆, 常常被描绘成流亡的乐土。人们为了追求在本国被剥夺的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而纷纷来到这块土地上。)

英语句子有 48 个词, 其中的黑体词基本没有传递任何信息, 数量占到 16 个, 是全句的 1/3。而汉语则相反, 句子里每个字基本上都是比较实的。作为意合性语言, “汉语在表达思想时采取的是思维向语言直接外化的方式, 而不是像屈折语那样, 采取间接的方式。后者中间必须有一个形式/形态程式装置, 接受思维的投射, 才能转化为语言的表层结构”(刘宓庆, 1991)。汉语“抛弃了一切无用的附属装置, 用语言本身而不是凭借语法形式来充分表达纯粹的思想”(Humboldt, 1989)。字与字直接对接, 如“父子关系”, 三个语素(父、子、关系)可以直接组合在一起, 无需像英语表达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ther and son 一样要用连词、介词等。

- [33] 损人利己 **To** hurt others **to** his own advantage.

- [34] 知彼知己, 百战不殆; 不知彼而知己, 一胜一负; 不知彼不知己, 每战必殆。
You can fight a hundred battles without defeat **if** you know **the** enemy **as well as** yourself. You will win one battle **and** lose one battle **if** you know yourself **but** leave yourself **in the** dark **about the** enemy. You will lose every battle **if** you leave **both the** enemy **and** yourself **in the** dark.

正如张志公(1984)说的汉语“虚词在一般当用的地方可以不用, 用与不用对句子的语法完整性并没有影响。”而英语作为形态性语言, 这些虚词不大好省。

再如:

- [35] a. 他吃苹果。
 b. 他吃大碗。
 c. 他吃食堂。
 d. 他吃了一身肉。

显然除了 a 句是正常的动作—受事关系,其他三句分别表示的是动作—工具关系、动作—处所关系、动作—结果关系。如不省略的话,就是:他用大碗吃。/他在食堂吃。他吃得长了一身肉。但英语作为形合性语言,省略就不那么容易:

- [35] b. He ate from a big bowl.
 c. He ate at the restaurant.
 d. He ate so much that he gained weight.

汉语还有一种话题结构,在话题明确的情况下,后面句子的主语等都可以省略。如:

- [36] 柯灵,生于1909年,浙江省绍兴人。中国现代作家,1926年发表第一篇作品叙事诗《织布的妇人》。1930年任《儿童时代》编辑,1949年以前一直在上海从事报纸编辑工作,并积极投入电影,话剧运动。解放后,曾任《文汇报》副总编辑。现任上海电影局顾问。(《中国现代散文选谈》上册)

而英语作为形合语言,即使意义明确,作为句子的必要成分如主语等是不能省略的。如:

- [37] Beethoven overcame many personal problems to achieve artistic greatness. He was a major composer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e was born in Bonn, Germany, in 1770 and first studied music with the court organist, Gilles van der Eeden. His father was excessively strict and given to heavy drinking. His mother died when Beethoven was a young man, and he was named guardian of his two younger brothers. He was appointed deputy court organist to Christian Gottlob Neefe at surprisingly early age in 1782. He also played harpsichord and viola. He was sent to Vienna in 1792 by his patron to study music under Haydn. (Robert G. Bander *American English Rhetoric*)

陆振慧(2002:325)对四种文体的指称代词和名词的省略统计,汉语平均为19.75%,而英语无一省略的。这样看来,汉语句子传递的信息密度要大于英语。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从接受处理信息的角度看,就是另外一种情况。我们知道英语本族人在读这样的句子时,不是逐字逐词,平均使用注意力的。他们读词是有选择的,他们只注意该注意的词,而对其他词是视而不见,所以他们在阅读中广泛地运用跳读和略读的方法。如在 There is a **debate** over the **issue** of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这个句子,他们注意的就只有4个词:debate、issue、development 和 environment,而其他7个虚词都跳过了。而汉语恰好相反,由于“汉语是比较经济的,能用三个字表示的意思不用五个字,一句话能了事的时候不说两句”(吕叔湘,1980)。因此句子里每个字基本上都是实的,都是有意义,都要仔细读。尤其信息密度大的句子,省略很厉

害,留下的实词其意义,紧缩的句子其读法,全靠语境的细细体会。如“我告诉了他去买新书”这个句子既可以理解为“我告诉了他我去买新书”,也可以理解为“我告诉了他让他去买新书”,究竟哪个意思要根据上下文琢磨。而英语对应句子增添了虚词,虽然增加了冗余度,但句子意思一清二楚:I told him that I/he would buy books。

洪堡特在《论汉语》中说,汉语是将词与词的联系几乎完全建立在思想的序列和概念的相互关系之上。由于缺少必要的虚词连接,就给理解带来一定的困难,与其他语言相比,汉语要求精神力量付出更多的劳动(姚小平,1995),这样阅读速度就慢了下来。而且词汇密度越大,阅读速度越慢,反之亦然。所以汉语阅读不大讲跳读的策略,而是讲仔细“推敲”。蔡勇飞等(2005)等认为“阅读英文很难数行同时看,阅读汉文如果只求其大体内容,可以一目数行地浏览。”而实际情况恰好相反。

意合性语言虽然关联词和虚词使用少了,但给理解带来了难度,结果是以牺牲阅读速度为代价;形合性语言虽然关联词和虚词使用多了,但给理解带来了方便,从而加快了阅读速度。

10.3.4 显性和隐性

我们常说,英语语法意义是显性的(explicit),即是通过词的形态变化反映出来的。而汉语语法意义是隐性的(implicit),即不是通过形态变化,而是通过词序,尤其是语境表达意义的。显然后者要求读者对理解付出的力气更大。如英语 A guest has come / The guest has come,是特指还是非特指通过 a 和 the 明确显示出来,而汉语是通过词序反映的:来客人了/客人来了,即使如此,要真正区分还是要凭语感。可以说英语语法信息的标志是强制性的,是必须表示出来的,而汉语语法信息的标志是隐性的,语法意义取决于读者的理解。如汉语说“杯子在哪儿?”这里是指一个,还是多个?是特指的还是无定的,只能依据语境。而英语相当清楚:Where is the cup? / Where are cups?再如“我们不需要进口设备”这句话,究竟是“我们不需要进口的设备”还是“我们不需要去进口设备”,需要读者对上下文的研读,才能分清,而英语前者意义是 We do not need the imported facilities,其中的 imported 是用过去分词作定语,后者意义是 We do not need to import facilities,其中的 to import 是用不定式,没有模棱两可的表达。

也就是说,由于英语有形式标记,信息读取和解码就比较快了。我们再比较下面的句子:

[38] 上海的字面意思是“位于海之上”,它位于黄浦江岸,是长江流入大海之前的最后一条支流。Shanghai, which means “above” the sea, is on the Huangpu River, the lower tributary at the mouth of the Yangtze.

[39] 长江是世界上第四大河。在那里现正在进行世界上最大的大坝——三峡大坝的建设。The Three Gorges Dam is now under construction on the Yangtze, the fourth largest river in the world.

[40] 美国快餐业是世界一流的,它给中国带来的好处绝不仅限于向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The US fast-food business, one of the most advanced in the world, has brought China benefits that extend far beyond providing consumers more

choices.

汉语每句中都含有几个信息,都是用小句形式来表达,哪个是作者要传递的主要信息,哪个是背景性的次要信息,没有语法标记,只能靠读者去体会领悟。而英语则用独立句、主句、定语从句和同位语来分别表达主要信息、次要信息和背景信息等,使读者一眼就看出不同的信息。再如下面[39]中“我们的国家大,人口众多,经济落后”是一个背景信息,是农业难搞上去的原因,但用的是句子形式,并且放在句首,由于没有标志指明这是个次要信息,读者没法跳过,每个字都不能少读。这样阅读的速度就慢了。而英语用短语形式 *in so vast a country with such a large population and backward economy as in China*,表明了其信息的重要性要低一等。

[41] 我们的国家大,人口众多,经济落后,农业要搞上去,最重要的还是要依靠一系列正确的政策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Agriculture advance in so vast a country with such a large population and backward economy as in China, requires above all motivating the farmers to work hard and self-reliantly by means of a series correct policies.*

英语对各种信息都有不同的语言形式标志,读者可以一目了然,并可根据各种语言单位所传递的特定信息,来决定信息的取舍,如对于抓主要信息的读者可以不读定语从句和同位语的内容,从而提高阅读的速度。

10.3.5 高语境和低语境

Hall(1976)的语境文化假说,汉语是高语境文化系统,英语是低语境文化系统。也就是说,对讲汉语的人来说,文章中有比较高的信息量是潜伏在本民族所共有的文化意识中,信息的解码和理解对文化的语境依赖较多。正因为如此,汉语表达方式比较含蓄,句子中成分省略较多有关。这对一个缺少汉民族文化常识的人,阅读解码比较困难。相对而言,英语有比较高的信息量直接体现在语言中,读者往往能够从句子和文章本身读取信息,在解码过程中对语境的依赖低得多。如“气球在树上”,“小女孩走在他们中间”,“鸡吃了”,这些句子的确切意思都需要有具体的语境才能断定:气球是在树上飘,还是挂在树杈里?小女孩是在两人中,还是多人中?鸡是吃了鸡食,还是人把鸡吃了?而英语句子本身就表达清楚了:*A balloon is over/in the tree. A girl walks between/among them. The chicken has been eaten up. The chicken has eaten up the food.*再如“他买好雨伞”,就单句来说,有两层意义:买好-雨伞、买-好雨伞。“他是小组长”也可以有两个意义:小组-长,不是大组-长,也可以是小-组长,不是老-组长。而英语是清楚的:*He has bought an umbrella. /He bought an umbrella of high quality. He is leader of a big group. /He is young leader of a group.*

尤其是汉语中广泛使用的主题结构,如:“那座房子,幸亏去年没下大雪”、“这件事我现在脑子里一点印象也没有”等等句子,其中缺省的成分,主题和后面句子的逻辑关系都需要有很强的语境知识才能理解。而英语中主题结构使用频率低,即使使用,也往往在主题成分提取出来移到句首后,留下的空位有一个代词形成复指,如:*This spot in the rug, you'd better get it out before the party.*如不用代词,读者也很容易通过

句法关系辨认出提到句首做主题的成分是句子的宾语等: *Of himself, John no doubt had quite a good opinion.* 也就是说英语句子单凭句子本身就可以理解其意,而汉语句子必须依赖上下文语境或文化语境。正如 Humboldt(转引自潘文国等,2006,101)指出的“其他语言的上下又对理解语法起辅助作用,而汉语中上下文起的是基础作用,句子的结构只有从上下文推导出来。”

10.4 篇章结构

在篇章结构构建上,英语和汉语有两点不同。1) 英语文章是一种作者负责型的模式(a writer-responsible pattern),而汉语文章则是一种读者负责型的模式(a reader-responsible pattern)(Hinds 1987:144; Scollon 2000:94)。作者负责型的模式是指作者有责任把文章要表达的观点和思想从一开始就用一个句子清楚地告诉读者;而读者负责型的模式则几乎不直截了当地把文章中心思想说出来,而是通过文章的描述或论述含蓄地反映出来的,理解不理解是读者的责任。2) 英语文章倾向于演绎型,而汉语文章倾向于归纳型。Scollon (1991:113), Tyler and Davies(1990:400)认为北美的语篇模式是属于演绎型,即把作者观点和态度从一开始就引入文章,然后用事实给予说明。而亚洲的语篇模式是属于归纳型,首先是具体事实、理由,然后逐步引出结论,因此一般把文章主要思想放在结尾处。正如 Scollon (2000:93)指出的“Western cultures use a deductive method of reasoning or argument, while Eastern culture use an inductive method of reasoning”。

不仅国外学者注意到这一点,国内学者也有相同的论述。如贾雪睿等(2001)等在分析汉英语篇逻辑模式时发现“英语说服力语篇的发展中,说话人的思路直线运动,开篇直接切题,即所谓‘开门见山’,或‘起笔多突兀’。而结尾是对主张或要点的概括。”而汉语语篇与英语的“线式逻辑截然相反,被称之为逐步达到高潮式”。他们下结论说,“英语语篇的开头告诉人们辩论/谈话走向何处(where the argument/talk is going),而汉语语篇开头讲的是辩论/谈话从何处来或从何处说起(where the argument/talk is coming from)”。

这两种模式对读者处理信息有什么意义呢?显然,文章中心思想或作者主要观点在文章或段落开头的,能让读者一目了然,一下子就知道文章或段落讲什么,即使他们省略不读后面支持论证部分也不影响他对全文或段落的理解。如我们看一篇题为 *Our Changing Lifestyle: Trends and Fads*(《21世纪大学英语》第一册)文章的前3段:

P1 **These days lifestyles seem to change fast.** It is more than just clothing and hairstyle that are in style one year and out of date the next; it's a whole way of living. One year people wear sunglasses on top of their heads and wear jeans and boots; they drink white wine and eat sushi at Japanese restaurants; for exercise they jog several miles a day. However, the next year they notice that everything has changed. Women wear long skirts; people drink expensive water from France and eat pasta at Italian restaurants; everyone seems to be exercising at health clubs.

P2 **Almost nothing in modern life escapes the influence of fashion; food, music, exercise, books slang words, movies, furniture, places to visit, even names go in and out of fashion.** It's almost impossible to write about specific fads because these interests that people follow can change very quickly.

P3 **In the United States, even people can be "in" or "out".** Like people in any country, Americans enjoy following the lives of celebrities: movie stars, sports heroes, famous artists, politicians, and the like. But Americans also pay a lot of attention to people who have no special ability and have done nothing very special. In 1981, for example, an unknown elderly woman appeared in a TV commercial in which ...

显然每段的第一句就是段落主题思想,后面不过是对这个句子的思想进行说明和解释。因此读不读并不影响读者对这些段落的理解。据曾利沙(1994:20)统计,像这种“主题句+说明支持”的段落结构占到整个英语段落的60%—70%以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篇几千词的文章,一本几百页的书在英美大学水平以上的人手里,一会儿就读完了,而且对其中的内容理解不会低于50%。他们就是采取抓中心思想,抓段落主题句的方法。

而汉语篇章中的结论和作者主要观点的位置就不那么有规律。有放在文章结尾的;但不少是含蓄的,并没有直接表达出来,而是通过论述可以体会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对文章中心思想分析一直是我国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只有很小部分是放在文章或段落开头的。这对读者理解和处理信息的速度就产生了影响。这种篇章结构“apparently requires people to be able to read between the lines”(Scollon, 2000)。这就是所谓的读者负责型文章。正如Hinds(1987)指出的:作者不需要用清晰的语言,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能否理解作者的观点和意图完全是读者的责任。显然,这种篇章结构迫使读者按部就班地读下去,不能跳,不能省,而且还要边读边体会,往往要读到最后才能豁然开朗。

10.5 结语

平心而论,英美人对阅读策略的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远超过中国人对阅读策略的研究。西方人之所以注重阅读策略的运用,能够广泛地运用跳读、略读,这与他们的语言本质、表达习惯和篇章结构有关,也就是说,阅读方式受制于语言本质和篇章结构。而中国人较少研究和运用阅读策略部分原因就是汉语的语言本质和篇章结构使他们很难使用诸如跳读、略读的策略。李公宜认为在同样勤奋的条件下,一个中国人读的书比西方人读的书多得多,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如美国大学生在他们四年学习生活中所读的专业方面的书远远超过中国大学生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除了教育方式和课程要求不同外,应当承认他们阅读一本书的速度,他们处理信息的速度都要超过中国人读书的速度。

参 考 文 献

- 蔡勇飞、王之光,2005,《汉英文字比较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 曹 杰,2005,英汉复合词地位和使用价值对比,复旦大学课程论文
- 曹 炜,2004,《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 陈爱文、于平,1979,并列双音词的字序,《中国语文》第2期
- 陈望道,1979,《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
- 陈瑞瑞、汤志祥,1999,九十年代汉语地域分布的定量研究,《语言文学应用学》第3期
- 程雨民,2003,《汉语字基语法》,复旦大学出版社
- 程 工,2004,论构词规则的有限能产性,《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3期
- 程镇球,2002,《翻译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慈拉特科夫斯卡雅,1984,《欧洲文化的起源》,三联书店
- 丁声树等,1961,《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
- 戴浩一,1990,以认知为基础的汉语功能语法邹议,《国外语言学》第4期
- 董秀芳,2002,论句法结构的词汇化,《语言研究》第3期
- 董秀芳,2004,《汉语的词库与词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 藤永超,1999,从汉英构词法比较看国际汉字研究,《汉字文化》
- 邓炎昌、刘润清,1989,《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邓耀臣、肖德法,2005,中国大学生英语虚化动词搭配型试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第7期
- 范 晓,1996,《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高 远,2002,《对比分析与错误分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 高 芳、徐盛恒,2000,名词转用与语用推理,《外国语》第2期
- 桂灿昆,1978,汉英两个语音系统的主要特点比较,《现代汉语》第1期
- 桂诗春,2006,英语词汇学习面面观——答客问,《外语界》第1期
- 郭鸿杰,2005,《英语对现代汉语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郭绍虞,1938,中国语词的弹性作用,《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 郭绍虞,1979,《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北京:商务印书馆
- 何善芬,2002,《英汉语言对比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何元健、王玲玲,2005,真假复合词,《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
- 何 焯,2004,改革开放以来英语对汉语句法的影响,《四川外语学院学报》第5期
- 华星白,1994,汉字与汉语,《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3期

- 胡和平,2005,《同义词说略》,上海古典出版社
- 胡裕树,1981,《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
- 胡明扬,1996,《词类问题考察》,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胡壮麟,1998,系统功能语言学近况,《外国语》第3期
- 胡壮麟,2003,英语的最近变化,《外语研究》第2期
- 黄伯荣、廖序东,1981,《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
- 黄志强,1985,关于〈左传〉复合词的几个问题,《研究生论文选集——语言文字分卷》,江苏古籍出版社
- 贾德江,2002,《英汉语对比研究与翻译》,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 贾雪睿等,2001,汉英语篇逻辑模式对比分析,《外语学刊》第4期
- 贾彦德,1999,《汉语语义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 蒋冰清,2004,英汉数词文化差异探析,《湖南社会科学》第3期
- 江 静,2008,隐喻化中的源话概念影响,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 靳梅林,2005,《社会语言学与英语学习》,南开大学出版社
- 龚天红,2006,浅谈生物学中的外来词,复旦大学语言学课程学期论文
- 李大忠,1996,《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分析》,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李 冬,1988,汉英词语理据比较,《外国语》第6期
- 李公宜,1987,从阅读高效率看汉字,《语文学习》第11期
- 李行健,1982,汉语构词法研究中的一个问题,《语文研究》第2期
- 李延福,1999,《国外语言学通观》,山东教育出版社
- 李宇明,2006,《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北京:商务印书馆
- 连淑能,2002,论中西思维方式,载杨自俭主编《英汉语比较与翻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连淑能,1993,《英汉对比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
- 连淑能,2002,论中西思维方式,《外语与外语教学》第2期
- 林汝昌、李曼珏,1998,英汉文字比较实验报告,《汉字文化》第1期
- 林汝昌、李曼珏,1999,中西哲学观对英汉语言之影响,载刘重德主编《英汉语比较与翻译》[C],青岛出版社
- 林振坤,1998,时间概念的空间比喻,《福州师专学报(社科版)》第4期
- 刘国辉等,2004,国外主流语言学派对名词化的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第9期
- 刘宓庆,1980,试论英汉词义的差异,《外国语》第1期
- 刘宓庆,1989,《文体与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刘宓庆,1991,《汉英对比研究与翻译》,江西教育出版社
- 刘宓庆,2001,《翻译与语言哲学》,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刘润清、刘正光,2004,名词非范畴化的特征,《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刘泽先,1985,汉字好学吗,《语文现代化》第8期
- 吕 俊、侯向群,2001,《英汉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吕叔湘,1942,《中国语法要略》,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1963,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中国语文》第1期
- 吕叔湘,1984,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见《汉语语法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1979,《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1980,《语文常谈》,北京:三联书店
- 陆国强,1984,《现代英语表达与理解》,上海译文出版社
- 陆振慧,2002,英汉语篇中指同表达的对比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第5期
- 罗思明,2005,英语合体数词复合词词化统计分析,《外语与外语教学》第9期
- 卢植,2006,《认知与语言》,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马清华,2000,《文化语义学》,江西人民出版社
- 毛荣贵,1997,《中国大学生英语作文评改》,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缪海燕、孙蓝,2005,非词汇化高频动词搭配的组块效应,《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3期
- 奈达,1999,《新编奈达论翻译》谭载喜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帕默尔,1983,《语言学概论》李荣等译,商务印书馆
- 沈家煊,1993,句法的象似性问题,《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
- 沈家煊,2006,概念整合和“浮现意义”,复旦大学学术讲座
- 苏新春,2001,关于《现代汉语词典》词汇计算研究的思考,《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潘文国,1997,《汉英语对比纲要》,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潘文国、叶步青、韩洋,2004,《汉语的构词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潘文国、谭慧敏,2006,《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上海教育出版社
- 平洪,1999,语言结构和文化结构,《外语与外语教学》第1期
- 濮建忠,2003,《学习者动词行为:类联接、搭配及词块》,河南大学出版社
- 饶宗熙,1998,《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上海书店出版社
- 萨丕尔,1985,《语言论》,商务印书馆
- 申小龙,1989,《中国文化语言学》,吉林教育出版社
- 申小龙,1990,《汉语人文精神论》,辽宁教育出版社
- 邵萱婷,2005,一词多义现象的英汉语对比,复旦大学学期论文
- 邵志洪,1997,《英汉语研究与对比》,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 施茂枝,1999,述宾复合词的语法特点,《语言教学和研究》第1期
- 石定栩、朱志愉,1999,英语对香港书面汉语句法影响,《外国语》第4期
- 石定栩、朱志愉、王灿龙,2003,香港书面汉语中的英语句法迁移,《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
- 石定栩、朱志愉,2005,英语对香港书面汉语词汇的影响,《外国语》第5期
- 石毓智,2003,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建立,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石毓智,2004,英汉动词概念结构的差别对其被动表达的影响,《外语教学与研究》第6期
- 石毓智,2006,《语法的概念基础》[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石毓智、白解红,2007,将来时的概念结构及其词汇来源,《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

- 束定芳,2002,论隐喻的运作机制,《外语教学与研究》第2期
- 束定芳,2004,隐喻和换喻的差别与联系,《外国语》第3期
- 苏新春,1995,《当代中国词汇学》,广东出版社
- 苏新春,2001,关于《现代汉语词典》词汇计算研究的思考[J],《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谭达人,1989,略论反义相成词,《语文研究》第1期
- 谭载喜,1983,《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论文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万艺玲,2001,汉字难易度测查与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 文旭,2001,词序的拟象性探索,《外语学刊》第3期
- 威妥玛,2002,《语言自述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 魏志成,2003,英汉语比较导论[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王艾录、司富珍,2002,《语言理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王灿龙,2005,词汇化二例——兼谈词汇化和语法化关系,《当代语言学》第3期
- 王东风,2002,文化认同机制假说与外来概念引进,《中国翻译》第4期
- 王菊泉,1989,节奏在汉语词语结构中的作用所引起的汉英语法差异,《外语研究》第4期
- 王洪君,2002,汉语语法的基本单位与研究策略,《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王晋军,2003,名词化在语篇类型中的体现,《外语学刊》
- 王惠,2004,《现代汉语名词词义组合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力,1943/1985,《中国现代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力,1954,《中国语法理论》,北京:中华书局
- 王力,1958,《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
- 王力,1980,《古代汉语》,北京:中华书局
- 王力,1985,《王力文集第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
- 王力,2000,《王力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玲,2002,“哈”风正起,《语文建设》第8期
- 王宁,1996,汉语现象和汉语语言学——读启功先生《汉语现象论丛》,《汉语现象问题讨论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 王琪,1999,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借词及其对现代汉语的影响,香港理工大学及双语学系硕士论文
- 王巍,2002,汉语语法若干新现象,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王寅,2006,《认知语法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汪榕培、卢晓娟,1997,《英语词汇学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汪榕培,2000,《英语词汇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王文斌,2004,英汉“看”类动词的语义及词化对比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第6期
- 王文斌,2005,《英语词法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王宇,2001,英汉烹饪词汇语义对比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2期
- 王宗炎,2001,语言对比小议,《外语教学与研究》第3期
- 吴东英,2001,再论英语借词对现代汉语词法的影响,《当代语言学》第2期

- 吴慧敏,1990,《中国数文化》,岳麓出版社
- 吴玉璋,1988,从语言的类型对比看人类的共性,《福建外语》第3期
- 熊学亮,2003,《语言学新解》,复旦大学出版社
- 许国璋,1988,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外语教学与研究》第3期
- 许余龙,1992,《对比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许余龙,2002,《对比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徐通锵,1994,字和汉语的句法结构,《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徐通锵,1998,说字,《语文研究》第3期
- 徐通锵,2004,《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徐卫、梁慧,2005,浅析汉语报纸中英语的“入侵”,复旦大学2005年语言学导论课程论文
- 姚小平,1995,《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叶蜚声、徐通锵,1997,《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 严辰松,1990,汉英词汇透明度比较,《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1期
- 杨达复,2000,《英语错误形式分析》,陕西人民出版社
- 杨华、蒋可心,1995,浅议新外来词及其发展,《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
- 杨乃济,1993,《旅游与生活文化》,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 杨自俭,2000,“关于中西文化对比研究的几点认识”载于罗选民主编《英汉文化对比与跨文化交际》,辽宁人民出版社
- 张安德、杨元刚,2003,《英汉词语文化对比》,湖北教育出版社
- 张继东、刘萍,2005,中国大学生英语写作中的使役结构及相应的词化现象调查与分析,《外语研究》第3期
- 张 斌,2005,《现代汉语语法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
- 张 博,2005,英汉语复合词隐喻与转喻情况对比,复旦大学对比语言学课程学期论文
- 张培基,1979,《习语汉译英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张彦昌、张而立,1994,一份英汉词汇对比调查报告,载于刘重德主编《英汉语比较研究》,湖南科技出版社
- 张志公,1984,《现代汉语》,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 张志毅,1990,词的理据,《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 张今、赵洛生,2006,汉字与符号演算,载于《英汉语比较与翻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张清源,1957,从现代汉语外来语初步分析中得到的几点认识,《语言学论丛》第1期
- 张 乔,1998,《模糊语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张淑静,2002,中国英语专业学生 make 的使用特点调查报告,《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4期
- 张韵斐,1987,《现代英语词汇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张志毅、张庆云,1997,新时期新词语的趋势与选择,《语文建设》第3期
- 袁 立,2000,《English 说文解字》,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 袁毓林,2000,述结式的结构和意义的不平衡性,《现代中国语研究》第1期

- 余祥越、黎金娥,2006,“人喝酒”与“酒喝人”——最简方案框架下的汉英动词句法差异比较,《外语研究》第1期。
- 于平,1999,《明清小说外围论》,中国青年出版社
- 虞培祥、庄子昕,2006,英汉语数词的研究,复旦大学学期论文
- 曾剑平,2002,从词语看英汉民族的思维差异,《外语与外语教学》第5期
- 曾例沙,1994,英语线性段落结构模式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
- 赵艳芳,2001,《认知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赵元任,1975,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载袁觥林主编《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 周定一,1962,“音译词”和“意译词”的消长,《中国语文》第10期
- 周荐,2004,并列结构词语的顺序问题,《天津师大学报》第5期
- 周荐,2004,《汉语词汇结构论》,上海辞书出版社
- 周上之,1998,HSK 双音动宾结构研究,载于吕光旦主编《对外汉语论丛》,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周有光,1995,《语文闲谈》,三联书店
- 朱汇,2007,词汇化现象及其在语法框架下的实证研究,复旦大学课程论文
- 朱兰芝,1995,汉语语音与语义的关系,《山东社会科学》第6期
- 朱永谐、林伦伦,1999,二十年来现代汉语新词语的特点及其产生渠道,《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
- 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 邹韶华,2001,《语用频率效应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Adams, V. 1982.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nglish Word-formation*. London: Lonman
- Aitchison, J. 1987. *Words in the Min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ental Lexicon*. Oxford: Blackwell
- Ankist, J. 1985. Incorporated meanings: Conversions of nouns into verbs in English. M. A. thesis, Applied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 Areil, M. 1988. Referring and accessibility.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4
- Areil, M. 1990. *Accessing Noun — Phrase Antecedents*. London, Routledge
- Aronoff, M. 1976. *Word Formation in Generative Gramma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Ayto, J. 1999. *20th Century Wor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nczerowski, J. 1980. Some contrastive considerations about semantics in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In Fisiak (ed.) *Theoretical Issues in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B. V
- Baugh, A. C. & T. Cable. 1978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Bauer, A. 1983. *English Word-Form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uer, L. 1988. *Introducing Linguistic Morpholog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Barnhart, D. K. et. al. 1997. *America in So Many Words*.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 Beard, R. 1995. *Lexeme-Morpheme Base Morpholog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Bybee, J. 2001, Cognitive process in grammaticalization. In M. Tomasello (ed.)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Volume II*.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Bloomfield, L. 1933. *Language*, New York: Holt
- Bybee, J. R. Perkins & W.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olinger, D. 1975. *Aspects of Languag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Campbell, L. 1999. *Historical Linguistics*. Cambridge and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Cannon, G. 1988. Chinese borrowing in English. *American Speech*. 67
- Carroll, John and Tanenhaus, Michael, 1975, Prolegomena to a functional theory of word formation. *Papers from the Parasession on Functionalism* 47—62, Chicago: CLS
- Clark, E. V. & H. H. Clark. 1979, When nouns surface as verbs. *Language Vol.* 53. 810-42
- Chao, Y. R.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Chomsky, N.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orna, E. R. M., 1985. *A Cognitive Theory of Metaphor*.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Croft, W., 1990, *Typology and Univers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ll
- Edward T., 1976. *Beyond Culture*. New York: Doubleday
- Jespersen, O. 1949, *A Modern English Grammar*. Munksgaard, Copenhagen
- Dawkins, R. 1976. *The Selfish Ge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i Scicullo, M & E. Williams. 1987. *On the Definition of Word (Linguistic Inquiry Monographs, 14)*.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Deignan, A. 2001, *Metaphor*, 外文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 Dupuy, H. J. 1974. *The Rationale, Development and Standardization of a Basic Word Vocabulary Test*.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Ehri, L. C. 1998. Grapheme-phoneme knowledge is essential for learning to read words in English. In J. L. Metsala & L. C. Ehri (eds.). *Word Recognition in Beginning Literacy*.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Fauconnier, G., 1997, *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Cambridge, CUP
- Feyaerts, K. 2000. Refining the inheritance hypothesis: Interaction between metaphoric and metonymic hierarchies. In Barcelona. Berlin (ed.)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Fisiak, Jacek, 1955, *An Outline History of English*, Kantor Wydawniczy Saww, Poznan
- Firth, J. R. 1957. *Papers in Linguistics 1934-195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oster, B. 1980. *The Changing English Language*. Macmillan Co Ltd
- Fowler, H. W. 1908 *The King's Englis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Leech, G. 1975. *Semantics*. England: Penguin Books
- Given, T. 1971. Historical syntax and synchronic morphology: An archaeologist's field trip.

-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7
- Given, T. 1984a. Non-arbitrary coding in syntax. In J. Haiman (ed.) *Iconicity in Syntax*.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Given, T. 1984b. *Syntax: A Functional-Typological Introduction Vol I*.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Givón, T. 1990, *Syntax: A Functional-Typological Introduction. Vol. II*. Amsterdam/Philadelphia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Gowers, E. 1977. *The Complete Plain Words*. New York: Penguin Book
- Gramley, S. 2001. *The Vocabulary of World English*. London: Arnold
- Haiman, J. 1985. *Iconicity in Syntax*,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Hall, E. T., 1976, *Beyond Culture*.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 Halliday M A K, & Hasan R, 1976, *Cohesion in English*. London: Longman
- Halliday, M. A. K.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rnold
- Halliday, M. A. K. and Christian M. I. M. Matthiessen. 1999. *Constru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 A Language-based Approach to Cogn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Cassell,
- Halliday. M. A. K. 2007, 《大学英语教材探索与展望》, 复旦大学出版社
- Hatch. E & C. Brown, 1995, *Vocabulary, Semantics and Language Educ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usarbert, W. 2003, *Metonymic Extensions of Concrete and Abstract Lexical Concepts*. Universität Hamburg
- Hinds, J. 1990, Inductive, deductive, quasi-Inductive: expository writing in Japanese, Korean, Chinese, and Thai. In U. Connor and A. M. Johns (ed.) *Coherence in Writing: Research and Pedagogical Perspectives*. Alexandria, VA: TESOL.
- Hinds, J. 1987, Reader versus writer responsibility: a new typology. In U. Connor and R. B. Kaplan (ed.) *Writing Across Languages: Analysis of L2 Text*, Reading, MA: Addison-Welsey
- Hodges, J et. al. 1998. *Harbrace College Handbook*,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 Hopper, P. J. & E. C. Traugott. 199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UP
- Horn, Laurence. 2006. *Speaker and Hearer in Neo-Gricean Pragmatics*.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4
- Humboldt, W. V. 1989, *On Langu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espersen, Otto. 1949, *A Modern English Grammar*, J. Jorgensen & Co. Copenhagen,
- Kahn, J. E. 1985. *The Right Word at the Right Time*. London: The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 Kaplan, Robert B. 1966, Cultural thought patterns i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Language Learning*, 16(1-2). 1—20
- Kiparsky, P. 1982. Word-formation and the lexicon, In Ingeman (ed.), *Proceedings of the*

1982 *Mid-American Linguistic Conference*

- Lado, Robert, 1957.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Lakoff, G. & M.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 1993.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In A. Ortony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W. 2000,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Leech, G. N. 1981. *Seman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
- Li, Charles and Thompson. Sandra, 1976, Subject and topic: a new typology of language, In Charles N. Li (ed.) *Subject and Topi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Li, C. N. & Thompson, S. A.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yons, John, 1968.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Arthur, T. 1992.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English Langu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gnus, Margaret, 1999, *Gods of the Word: Archetypes in the Consonants*. Kirssville, MO: Thomas Jefferson University Press
- Moore, F. C. T. 1982. On Taking Metaphors Literally, In D. S. Miall (ed.). *Metaphor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Harvester Press
- Newmark, P. 1988.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Prentice Hall
- Packard, J. L. 2000. *The Morphology of Chinese: A 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Approa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inker, S. 1999. *Words and Rules: The ingredients of language*. London: Pheonix
- Poole, Stuart C. 1999/2000, *An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Macmillan Publisher Ltd.
- Quirk, R. et. al. 1972, *A Grammar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London: Longman Group Ltd.
- Quirk, R. et. al. 1985,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gman: London
- Randall, J. 1988. Of butchers and bakers and candlestick-makers: The problem of morphology in understanding words. In A. Davison and G. Green (Eds.), *Linguistic Complexity and Text Comprehension*. Hillsale, N. J. :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ion
- Ralph, 2003, The Phonosemantics of Nasal-Stop Clusters. Iconicity in Language: retrieved from www.trismegistos.com/Iconicity inLanguage
- Romaine, S. 1994. Borrowing. In R. E. Asher (ed.) *Th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Oxford: Pergamon
- Saussure, F. 1916,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高名凯译, 1966, 商务印书馆

- Scollon, R. 1991, "Eight legs and One Elbow. Stance and Structure in Chinese English Composi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
- Scollon, Ron et. al. 2000, *Contrastive Discourse in Chinese and English*.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Scott McGinnis 1973. *The Less Common Alternative: A Report from the Task Force for Teacher Training in the 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mla.org/adfl/bulletin/V25N2/252017.htm> Apedix A
- Seidle, J. 1978, *English Idioms and How to Use Th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elinker, L. 1972. Interlanguag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9
- Sperber, D. & D, Wilson. 1986.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Sperber D. & D. Wilson. 2002, Pragmatics, modularity and mind — reading, *Mind and Language* 17
- Stockwell, R. & D. Minkova, 2001. *English Words: History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lmy, Leonard. 1985,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semantic structure in lexical forms. In T. Shopen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John. 1989.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s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Tao. J. H-Y, 1985, Temporal Sequence and Chinese Word Order, in J. Haiman(ed.), *Iconicity in Syntax*,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Tognini-Bonelli, E. 2001. *Corpus Linguistics at Work*.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Tyler, A and Davies, C. 1990, Cross-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missteps. *Text*. 10(4)
- Ullmann, Stephen, 1962,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 Oxford, Basil Blackwel
- Zhang, Yunfei et. al. 1986.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nglish Lexic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Zipf, G. 1935. *The Psychobiology of Language*, Boston: Houghton & Mifflin